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二・經部・群經總義類

敬修堂講録不分卷 〔清〕查繼佐撰 …… 一

經義雜記三十卷 〔清〕臧琳撰 叙録一卷 〔清〕臧鏞堂編 …… 三七

經玩二十卷 〔清〕沈淑撰 …… 二九七

經考五卷 〔清〕戴震撰 …… 五一三

惜抱軒九經説十七卷 〔清〕姚鼐撰 …… 六〇一

敬修堂講儀

先一日設

宣聖先師神位于別室、案陳香燭、併列講座北面、同學列
座西行、自南而北、以近講者為尊也、講席前、復設一質
疑座、以便問答、
晨刻同人畢集、未揖、主簿者、登名及字號里籍、送閲訖、
司鐘皷者、次第三奏、
導講二人、引講者出

詣

先師神位前、

司礼者、賛云敬修堂講者、詣
宣聖先師神位前、一揖、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声鐘皷者
三、拜興者四、同學詣
神位前、序齒、北面拜興者四、同學分東西、拜見講者、拜興
四、同學交拜四、尊者導講者退、就講位、諸同學各就位、
司礼司鐘皷及導講者、咸就位、司礼者、出立
神位之下、高声静息、同學咸收視返聽、内炤移時、侍書二
人、坐左右講席、高声誦所擬講
一聖三賢書本文、堂主開講、從者除進茗小食外、負壁而
立、不得溷聽、

午刻講者退食、諸同學各就座、飯訖、從者拂拭洒掃整
座、應者復引講者出堂、詣
神位前一揖、三上香、再一揖、退、就座、開講如前、講畢、前曽
問難凡解得者、即具載講録、併列姓名、如尚未得解、即
與開豁、侍書乃撿書捧起、還贊復引講者于
神位前、率同學分班四揖以謝、同學于講者、亦分班四揖
以前、声鐘皷者三、講者退、

敬修堂詩經講録

三頌

頌、歌者、以人聲比於樂之謂也、直陳其事而無比興者、
所以將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請問成洛邑謂何、率以祀文王謂何、此章當從此勘入、
周宅鎬京、四方道里不均、朝會不一、洛居天下之中、天
子至止以朝、至於列辟來王、勿後清廟即明堂之祀也、
祭文王以配帝、是周公意起之制、既有太廟、不宜一例、
祀作論
故曰明堂、時武王亦並用騂牛合享、而獨言文王、稱文
德以嚴人心、正以萃天下之渙、爲朝諸侯第一義、與初
載主意同、若曰如文之至德、眞不可忘也、重肅雝句、正
是朝諸侯而助祭多士、從顯相側下、見得助祭和敬如
此、駿奔事等人、無不濟濟秉文句統承、還重顯相上、文
德浸深于諸侯、即指肅雝二字、不說文之盛被、而說諸侯
後與文王一德一心、語有妙用、蓋此時爲攝政之七年、
計八百中、或多商裔、興亡在眼、意主固結、說得親切無
間、對越頂肅雝句、駿奔走頂多士句、亦宜側看、駿字訓
大而疾、大者即一項細、其義頗宏、疾者勿忘厥事、不顯

句是贊詞、當云文德豈不因顯相而益昭、豈不因顯相
而益順、末句是我等之意、已說照見卜年卜世光業、此
周公之所以聖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亦明堂配帝之詩、蓋此時未有世室之制、文王在太
廟則爲穆、在明堂則專祀、觀首節明是配字、天命不是
國命、不顯是通詞、純字却重、與不已正合、次節指後人
當仰承意、假字作何字解、溢字不必作恤字解、只云分
外加厚方妙、若曰據文王當日所爲、自我思之、那件可
以有益於今日、可知後儀式型三字、不宜死煞看、只在
我用得着、故曰我其收之、駿惠接上句來、大者不狹小
之謂、惠者無拂逆之謂、篤字與溢字應、前人既加意於
我、後人亦須加意厘、此文德之純於無窮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章當與前章合看、前論德、此論事、典者、方冊所道是
也、見得以德而徵于事、故能靖而緝熙、但從文典看爲
非、據註於所當二字、從後王作解、須云文德原清而緝
熙、吾亦當清明而繼續此光明之休、庶文典不是虛設、
重肇禋二字、若不是文典、豈能受命爲天子、其能以天子

之禮祀文王、皆文典之所致、既能肇禋自然迄今有成
可見躍魚流火、還是小應驗此則真正禎祥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章重末節、祭宗廟即是太廟、援以文王道德深矣、可
以係屬九有、意實惓惓、欲諸侯眷念先德、較開國之君
而尤切想是初獻助祭、歌此以訓辟公之心耳、辟公上
加個文字、即是大文德意、也已便想到後世兵爭之故、
烈者、舉擬文之有光、錫茲二句、直貫下世世助祭、錫福、
便是無疆、末句言子孫當保此所錫之福、次節雖是贊
詞、然按封靡二字、但已預料列國後世所為、封則浸淩
請地者有之、靡則驕奢僭上者有之、故無封靡為戾度
最要、崇字是嘉尚意、戎功要說到成來助祭、則享王無
失、國以肇固、豈不是大勲、前錫福已含蓄此義矣、我子
孫克保、則汝子孫繼序而昌大、所不待言也、而末章又
恐其或怠、故又宜稱前王武、文王于子臣弟友無不敬
止、從八道之最競、不顯句當合前於乎不顯二句講、意
注紙字、此四語的指文王、莫拘前字並稱文武、況後武
二字、原無明注須理會著、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
作字、係搃是創闢意、天祚有周、自太王始、故云、此字
於前此草昧不可言、得太王創闢、遂稱天意、于是文王
亦靜處以聽天命、蓋之王雖嘗遷豐、而不以有為見于
時、注是康審須歸重太王身上、註又字莫泥、讀者今周
京所適于岐、道路坦平如此、可知開基實自高山險僻、
宜作徂字、徂字只作往字解、于荒後更合、子孫保、不是
保此岐山、乃保此太王荒作之意、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而命自應、此命受之難、而基之亦難、繼体損逸豫、成者
或缺、觀鴟鴞之詩、危乎其言之矣、前二節句似天以完
璧屬二后、既已受之、須當寶持勿失、宜側下省、警風雷
而知悟、便是不敢康、夙夜者無時或怠、正是實際工夫、
基字於、武王受命、已爲晚年、僅僅六載、故奠定根本、正
在此時、況漂搖之甚、骨肉乖疑、曰余未有室家、可想見
緣于之義矣、宥是德之宏深、密是德之精縝、緝熙二字、若
指文武光明之業、須竟接肆靖句、不宜復有單厥心三
字、可見即指心字、心既光明繼續而不已、便是鼎處、沒
遂

句云今日安享治平、多是立基牢實搖動不得之故、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此宗祀也、配帝以之、〻右字即如任意、正是配處、全章
重既右句、首節我字、緊照末節我字、日靖之事、我奉天
而身膺之、則此配帝之禮、創行自我、誰可代得、恰像我
與天、與文王、就有一体無間意、牛羊略見與郊性不同、
惟天句、如注不敢必、明有威在矣、照末節看、儀式型雖
云無一不法、但所為典者、原以靖侯服、非以靖四方、故
須儀者儀之、式者式之、型者型之、有变通在、三字疊用
者、不拘一成死法之謂也、日字照下夙夜、已有保字義
在、既字緊对首節其字看、其尚虛擬、既則實然、須云法
文典而能靖四方、此確〻事、果與天心合、豈不與天同
來右享、緩字即指四方已靖為福者、末節我字、直行接
當、正應首節一語、見得文既配天、文即天也、不宜歷觀
而忘天之尊、故但云天之威、而不及文王、可見日靖歲
積、以輮更無所寅畏、文即忘之、天當不許、于時即保于
是解、保者保此文王與天而皆右享之意、不過靖四方
于無窮耳、

性考作牲

吾有误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章意任稱〻以派諸侯、永保右序、宜重首節、周制十
二年巡狩、則武不當〻時、〻字應指後王講、現東遷以
後、天子無所恃以自重、則知此章立意、真有遠見、春秋
係王於天、即此首章義也、其子二字、不是活話、須云名
曰天子、實落天以之為子矣、如是凡吾所至、皆當奉天
以行、如下二節是也、實右二節、總是權歸于天子、絕無
謙讓意、右序于上子字及下后字作三樣看、天之建之
曰子、歷代帝王傳之曰序、四海君之曰后、實字而允字
便是以天自居、是自任口氣、薄言與他處不同、若曰不
必大用吾威、而所至之國、已莫不如天之臨于其上、震
疊即九經所云天下畏之之義也、懷柔二句是況詞、雖
屬於告實事、然巡狩畢為諸侯、不為諸神、須云彼國諸
且已招來莫定、則在〻者可知矣、河嶽為百神之大者、
故又提出言之、總示不但天之子、實〻為天下第一之
稱、〻外更得在我管下、敢不信從、遂接云、此昭明之有
周也、為有嚴、令則光明洞達、更翔易制、絕無擬隱、可以
公言于天下者、是照昭明、于是体天之生殺舒肅而行

黙陟序学本上序、以我以功德而歷數序於我、即當
陟之功德而序陟載戢三句、是式序中最要事、宗陟
亦作共字任武事、似覩見後世戰國氣象、豫為防微者。
此詩必姬公所作、如數在數百年前、亦一奇也、總之、
以征誅得天下、是以武、數故特以此矯之、求非他求、即
從所位中顛倒之、亦式序中之事、干戈弓矢為凶器、德
以懿稱、是絕無乖戾、所以為美、与上兩句一意、肆即肆
諸市朝之肆、使各國皆耳而目之、以為準的、終完得式
序事、不說天下如此而可保、乃云我能以此法永保天
所以予我之意、總是乾綱在手、不到奇落意、不然、允王

二字、文氣使不洽合前兩允王、又確宜如此講、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章文字淵、無深解、与前姬公諸手筆不同、競即敬勝
解、烈指功業、继世克之是曰顯、上帝句總承、註亦字可
玩、自彼二字作甚承前業也、須有克肇無缺之意、方
總亦可見不是靠前人餘澤為声灵、果能細細彰
察、敦盾而切、無缺調、樂而祖德不洽、便不和、鐘以宣之
敲以節之、磬以辨之、管以会之、和無湊襍、集無掛漏、神

既享我自然獲福、所訓大、与穰穰多更進、声音所以通
微、威儀所以着顯、皆我所以上格于三王者、醉飽言以
示說、王之祭、不是另有三王之廟、總是七廟中之
三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率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第二語直曰配天、所謂賦其實也、文字已照到陳常句、
彝常顯著、正是文處、天欲養民、又要教民、成功文章皆
此、配天者豈止粒食已哉、要見五穀之藝、自神農始、不
始于稷、稷者官也、時以洪水九年之後、地多傾圮、高下
大判、其土宜不任所種、而民方溺、力不耕耘、夫種
業地廢時落業九州皆然、現此疆爾界句、可見、立字不
必泥注粒字、烝字對衆、正與無彼此合、極字該後四語
看、既免飢溺、復能縱履、才與天地並立、故立字不止于
養、而始承稷之至極、月令麦為首種、故此章与下章皆
止云來牟、不及他種、我句明是給種、高燥下濕的分
播、全在農官、顧名而思原詞、若曰此係上帝命以編養
、詳此予又與無字合、所重在無一夫不得粒食、雖
于下句更最養樂、此句不宜柔了数稼、須云無彼此
皆可收養、則司徒所職、從此處處可施、明是君臣父子

之常道稼穡為之　德之極、豈不文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
之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
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章戒農官、使受成　俾令保介命眾人勤所事、以無
負於帝賚、非之賜、戒者只戒臣工、所戒臣工只要來受
成法、其底竝命眾、庫是保介事、非農工職也、不曰農官、
而曰農工、見得農官是司農亦即將之列、如唐虞時稷
為五臣之一、原非卑職、農官所職、但小民私事、合天下
之私而成公事、亦即爾之公事、捨此不敬、便是失職、敬

且慢作是

在何處、下二句是也、成法者何、后稷樹藝之教、固是祖
傳、照下節看、毋失天時、毋乖地宜、毋偏廢人力、毋間缺農
具、想此功農、必有條款、故須咨問是咨、領受是茹、此處
有虔惕不敢怠慢意、下節戒農官、而兼言保介、不是兩
而並行、乃是并勵諸副、使農官得奉行而農乃公事也、
保介如鄉遂之司稼、田畯、田正等、維暮該三時、
是毋失天時、亦又何見得無他營幹、只此一事、須當細
言如何句是無乖地宜、田二三歲後倒與畬等同、
課叡加如何是新、是耕酌牛種、須與初種有異、若云新田
亦有細壁者、若溝洫之田用貢法、則全屬私田、舉新畬

以概其餘也、於皇句、承上將受、與迄字緊對、暮春農
事伊始、便思受上帝之命明、而不道此上帝既要以康
年若先、迄字作便易迅速解、于是眾人皆命、不令勤惰
不均、周用助法、合力耕種或懈事、則又以眾故、反致失
業、故爰字有解、所為毋偏廢人力是也、錢鎛與銍、為耕
種之具、此只以概其餘、所為毋偶缺農具是也、保介之
急是、是即農官之不敢勉之勉之、
振驚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豈嘗覆本解註云三十里萬夫之地、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
夫為界、又云川內之田方三十三里有奇、夫戢以萬夫
為界、前無明文、川內豈能額定三十餘里、鄉遂等官、豈
專主川內一方者、未免互舛、當活看、總之溝洫用貢法
是實、章內追稱成王、曾以明命格汝眾庶、見是祖制、非
屬創聞、爾私處須云行助法為公田者、自不必講、只溝
洫行貢法之私田、亦亦發無剩發字不必殊作耕字、況
一明有一耕字、然說三十里、皆發動舉事、駿事從終字
見、二十官竟貽識大矣、亦字正指公田、已了此私田、亦
復如是、不然此亦字無從著落、十千者概舉之、見為人
無不為耦、總之無然惰者、正是率時農夫中要件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此詩言豐年無嫌疑而永遠誠服、意全規勉、首節是助祭
崇、亞無德事、客作人美、客字指進退周折、註潔白二字
亦屹兄、斯容對振字、此見二王之後、助祭時濟將在事
之後、正與鷺之一髙振舉相像、次節勝國之後、譬除不
形、在彼國者為客之民、然即我之民也、不以遵行彼之
礼樂而稍有介意、在此々字、指廟中言、與我之同異娃
諸侯、共有事祭享、不以其衣冠制度稍異、使有外之々
意也、是客之一德一心所在、下舉字指此二語、因勉之
曰、其度几夙夜覓勉以克終矣、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々厥声肅雍和鳴先祖是
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豐年二字、斷講、若曰此誠大有之年矣、為黍句是誣
據、而有二字應豐年、以見得歲々豐年、今亦有之、為酒
二句、是報賽農事、即以神所既享神、蓋不以外攻之具
瀆於祖、曰顧我、烝畀二字如註、祖字不敢云后稷、原無
指名、即鄉黨萊羹瓜祭註云、祭先代始為飲食之神者
是也、大率概指先農、註引先農于田祖未協、方社非祖、
亦不可加以妣字、俗云田公田母、正合此解、百礼指開
說、見諸豐年之入、吉凶諸事、都可辦得、農家凡事合並
收成、則神之降福、豈不咸備、若百礼粘在報賽工事已
悠于烝畀以千口氣、不便複提、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旧重先祖是聽、然我客永觀、始能合祖、純與始作樂義
合、首節胡然有瞽在周之庭、與下客字照、見非客所習
見、明是特創、次節皆是始作、樂器非旧、則所以懸樂者、
亦有時制、鼓為樂之大者、而懸鼓為周制之所特重、故
提出言之、虡以覆栒々以輔業々是横板、崇牙之綵色
畫于懸處、而又樹五色之羽以美觀、括為下懸鼓而設、
懸鼓之外、有應有田、是附見、又鞉以節樂、磬以収樂、柷
以起樂、圉以止樂、所包者廣、故既備、而簫管者諸音、以
之候氣無不准于十二律、而備字是足、而又足之義、喤
喤以始作而声自大、肅以声言、雍以客言、合肅雍而始
為和、而始為入、此正揚厲闡之功德、先祖寧不俯與決
洽、於客亦免有興亡之感者、客不心服、先祖尚或芥帶、
成為樂之成、客助祭無不終事之理、永觀者其心樂與
有成、則先祖之聽更合、

周頌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此季冬季春兩次薦魚之樂歌也。冬當魚，凡魚皆薦，春正薦鮪，是時獻，不是、祭。潛字不是現成深字解，乃吾積柴以護之，使得深藏之謂。原為實祭而設，魚師始魚，固天子親魚不是偶然事，是禮中一件正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考作俗

周頌

全詩無徵意，以之為徵，相沿之誤也。以武而祀文，據著明有天下後，得以會諸侯而助祭，為克昌實事，可見先人格天，故厥後享此多福。二綏字妙，惟恐服事之心，未必附協，故再云安我，使我心無掛礙。首節頗有張大意，在遠則和，在廟則肅，分遠近。下二句見得專廟之禮自我制，初則無辟公之[illegible]相也，未嘗天子而主祀也。今時行此禮而穆穆，說遠之意漸通乎神，已始末節右字。次節廣牡於大宗，未為天子時不敢以此為敬，可以祭祀中第一事，故特言肆字，訓陳字，然頗有周備意。見目祀時無不著，假字深諱，為天子父，享此祀禮，豈不光大，享

我之祀，即是安我之心，見得不以甲子為嫌也。第一節乃云我之行此大祀，不過我能自致，自即文王昌於宣哲如注，文武即從附衆威猷說，人即人道，后即君德。燕字是大概說定意，本文無人字，賁安一時，至于天心亦安然而歸之，及字正我也，今日昌大氣象，總是文德所既用文明，所謂昭文不諱也，諱名而不廢文也。此時武已九十有餘，望于眉壽者切，繁祉謂天下和定，所藉于然護者正多，而烈考右我，併及文母，終見親切一體一室無間，裕情人子豈把娘來以伏父意，大率如此，語真篤摯。

周頌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凡助祭皆朝會中原事，以朝會為主，載在三頌者，大率閔予宗廟，故爾爾，而辟王承之，又是朝後大禮，見字正是衆朝此時三監屋絕，微子嗣封，又是一番氣象，故厥章不僅僅武王時旧方策也，當有申飭成文在，龍旂三句如註，鞗首有鈴，亦貫和協，上國輝光，見威儀大著，猶復如昔，此節絕無痛意，次節是旧例，據註除太祖外，左昭右穆，是連太王王季文王奠，武宜屬穆，即以文武奠，

文亦為昭、要知周尚右、當從右標說起、列左于右前、是
是不協、孝是心、享是妝、不関諸侯而上、是率見者以之
莫誤痛、三以字聯接、眉壽三句直下、介眉壽以保此極
大之多祐、明是辟公之綏我多福、使我績光明之業、即
是永保意、繳字與上祐字福字一義、純則全美無間純　同多
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〻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遏劉耆定爾功　同多

此微子初封、来見祖廟、不與振鷺泛〻助祭者同、右爵
人必于廟、故来見廟、此去為諸侯之始、故致惓〻之意、
首節二有字、是創見意、白馬、得從勝國所尚之色、即含
後派威義、致順從叔琢来、其詠如是、為客者可知、龍國
有定時、故云信〻留之而不得、繋馬留此馬以不忘勝
國之威儀也、留與追俱託言、非認真字、綏是安其心、恐
彼以與〻保念、故左之右之無方也、淫字是不好字面、
大略云過分的、薄威獨異列辟、得守先生礼楽、亦屬晉
修意思、談云用天子礼楽来合、勝國之後、所尚色數、所
用礼度、是彼本朝故也、至于為彼天子所用者、彼為帝
之云耳、福字若解作我與之以福、與廟見遠了、見僣此
淫威、家吾祖優待吾客、即是吾祖降之福、彙訓平、讀得　同多
平常、不甚打緊、與註更合、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〻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周樂為武、此其舞歌之首章、所為象武王之功也、武字
從止從戈、制字之始、原在止戈、必原文王、猶載主之意
也、見非有私天下意、於皇〻字、從烈處見、首二句是作
正面、下五句是推解前二句口氣、玩耆字自見、明是武
字、倒與文字合、允文緊對下劉字、媿傷孔邇、真正不殺、
便是文〻以此開之、武敢不受〻字中有変通在、殷好
殺、我用武以勝之、勝殷而殺止矣、是止殷之殺、不是初
尚殺、勝殷而後止也、功字應烈字、尔字作如此解、應皇
字、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
保明其身

免喪而朝于廟、然後坐朝、礼也、廟即太廟、說武王定帶
文王、必係姬公作作、首節免喪後語氣悽惻、武践祚未
幾、甑有負扆之擧、時嫌疑起于骨肉、漸生擬〻、所謂家
之不造也、在疚正之喪中、於于二句、即是末節思字、不

思豈皇考之孝、永世不是終身、指武王末受命而成達孝講、克孝又即下念之切處見之、念字非空〻想像前輩儀型、日靖夙夜畏威皆此意也、庭非廟庭、若親見于臨民之處、夙夜字本宗祀章夙夜字來、敬字也不是空〻悚惕、須合到造家方切、末節說皇王、見序之所自來、朝後便親政、正是繼序、思即上皇考念字、皇考念于前、予小子敢不思于後、不忘猶指造家言、夙夜以之、便是不忘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〻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首句貫一節、下句〻有訪字在其中、落訓始、非和即位、是廟見後涖政之始也、總要承循昭考以保明其身、註道字是強入、妙在不露道字、總與上章思字合、和覺遠而不能及、繼又即之而不易覩、未艾是未半、判渙是未合、總是難承意、多難未堪、宜深一層看、要見與太平時率循不同、始信前空〻即令、無處下手、不如從上下庭陟降于家者、實地探尋、從此紹之、治內治外、便與此身關切、上下陟降、還屬皇考之神看、因神而想見其身、而所宜率者已見、此日親政、正以身承當家國之日也、休字即指在庭在家有徵驗處、便是休美、保是貞安、明是濬哲、全仗群工于紹處細〻開示、総于皇考繼体之身、有所裨益、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此章一呼一應、另有作詩一体、但上節還是頂上延訪來、約略其意而設為警戒、不必采述其敬字全章血脉、天道顯赫、不可玩忽、正是宜敬處、命之不易、見得受命難、保命更難、無曰句是戒詞、陟降二句、雖是顯字、然正教他如此以致敬、註常若二字妙、正是心工覺得他陟降監茲、不宜呆說天或臨之終是、不聰指質言、質不足以敬、故須學、日月皆天之所以為光明也、天之顯處在此、吾于此就將、便有瞻天而黽勉不怠意、進日而月、便是緝熙、即是光明、但熙字從進德處言、光明從學之完徹處言、天命在躬、仔肩匪細、既對警戒、還藉扶持、有進一層意、顯字應前顯字、天道昭格、凡有一毫曖昧、便與天不合、便不是光明、便不是熙、便不是敬、

載芟載柞其耕澤〻○千偶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〻其達有厭

其儀。厭〻其苗綿〻其麃。載穫濟〻有實其積萬億
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右其儀章

註雖云詳落然本文只是悔悟防愼到末二句言外露
求助意只重首句是直說註何所二字与其字不合勿
泥若曰予從此懲前日之誤而愼防後日之患莫字貫
四句正寂懲毖意不可仍前輕使輕信不好顯言故託
喩与比体不同玩四語不依武庚專以託三監爲誤此
詩亦必周公所作雖大義減覩而此中有十分难過処
故借訪落之詩自引信任之誤託王言而使天下諒之
據註末堪句作幼沖末句作禍患既云多难已明是管
蔡之亂了蓼字須以王室危而復安天心正在难測人
情不免生疑所爲苦在心頭無處說得集字又處〻可
慮事〻宜防正与前毖字相應綜合

畟〻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
蓼朽止黍稷正(茂)穫之挃〻積之栗〻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
似以續古續之人

載芟章

報賽意于末節見首二節略舉耕耘第三節言備耕事

此是發作之人自圖然但出之

而本及播穀第六節備言耘事而弄及積穫然後畢事
始竟酒爲三句合下節是因穫而得行奉先享賓養老
三大事末節見得年例不可不報正是章旨芝称是耘
以前事勿慢作耘字解澤〻略言土非初闢千耦節略
言人無留力于是暢言耘事由人力併齊人心協孫自
而伯而亞而旅如註解纔即有餘力而做工者以明合
畔而互爲工者人多則饁時有声思媚句泥註媚者農
既在田室中。諸事全賴饁婦爲之。故辭氣和順。依者饁
婦感受夫命。烙料室中。故各相依而不去。播穀〻生俱
如註是附見又暢言耘事厭〻即上節厭字無不氣足
謂之厭〻此時苗本已長易于疎略所以貴乎詳審穫
穫積如註亦附見比祖妣字比前豊年章不同前是田
祖比是宗廟百礼推開如下節賓饋老皆在其中比報
賽事卿大夫以下有田禄者所爲非編民歲事玩邦家
耆老可見有且與下句皆指豊年註單說穠穡未合前
豊年章亦有二字正暗合振古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
其俅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夏〻章

解俱如注但不必单列耕耘自耕而播而饁而耘而茂
而穫而積而藏而享一逓下此祭方社田祖以土神故

用黄、牛從其色也、末句即前章振古意本年例來、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

王之造載用是嗣實維爾公允師

絲衣章

此士助祭于王、獻酬交錯之詩也、從主祭者而言、大率以烈文獻辟公、以絲衣獻士、觀詩柄此亦二字可知、对烈文並看、重兕觥三句、以上序其戒事循礼如此、既飫酒而能敬、正是致福之由、首二句以衣冠別其為士、時多士劝劳、只見服此衣冠者、絲訓潔、俅訓恭順、不過因其執事而形容之、主祭常在基、未祭而省器、壺濯籩豆在門堂、故曰降、次省牲、在門外、故曰反、告充以省鼒鼎幕、註無反告二字、則當如省器一樣看、方祭而獻酒、兕觥是正面事、末二句與首二句不同、前是形容、此是贊美、不吳在声上見、不敖在容上見、從是威儀能敬、神自錫福了他、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於鑠章

註云内則十三舞勺、即此勺也、是舞時之歌、或云酌其時之可否、故曰勺、二時字重、正與天道為屈伸、凡商周事、皆不為于不可成、總是知幾、不然與悖逆無二、首句是冒、下三句鑠字還屬光大看、與下熙字合、不是註初有極盛之師而不用口氣、下須云何以見其鑠、時晦則養、而時熙便能用、所以為光大、宜側看、妙在能屈而後能伸也、不是能屈能伸相對的話、細玩首句自見、遵養旧云退守臣節大非、觀兵諒非駿擧可知、蚤有奉天伐暴之任、妙在能忍、遵是循時、養是養我之兵力、晦者所以熙也、不是晦到底說話、熙上加个純字妙、是天道人事、全然大光、無一毫疑險、是以一用大介而事成、純見得於鑠、蹻蹻於鑠字應、龍訓寵、似有私幸意、正以起末句公字、公者公事也、不止訓一事字、見得時行時止、乃是造化無私妙用、與天下共之、為之至公、我寵而受此、豈敢以私事、亦惟師吾武以天下為公、許多應時的作用做法、終見與闔闢于我無與、總是法天、

為考作謂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

綏萬邦章

此亦祭武王之詩、先偷下武字、見得用武所以安民、屢字與匪懈應、豐年之屢、正見天命之匪懈、註然字未安、桓桓四句、是武王体天命保功臣以定國、定國而云定家者、此時家難方平、賴四方分封已定、洛邑生變、不足為累、正見萬邦綏寧之盛、保字是無走狗良弓之弊、善全功臣、分封四句是武及身事、克定是武身後事、因請

云此安民定國之意果能昭荅于匪懈之天閒字是閒
隙之義皇訓君字君天下于遇接處正見匪懈雖在攺
革天命原無彼此閒而未嘗有閒也武直須克定來作
後日風雨漂搖看便寔是閒從是武王保有妙處愈見
匪懈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周之命

文王既勤止章

大封功臣是武王事二我字明指武王而詩柄云頌文
武之功則此詩似作于成王以後者要見搃頌文武即
述武王分封大意以見文德之不可忘綂合勤字于功
上見註得字不合文之時非周之時既已修和輯寧運
是勤于商而緒日開則業自大武不得不當之受即受
此土地神明無可思從勤而得之則有可思故曰繹思
天下安定綠究滿得一勤字然又當思勤者在商而出
以應受者之命則已屬周此處不可玩忽前繹思是原
土地人民之所自來此繹思當叹以旧邦而得新命其
所以然之故各宜体認言外有勉勵意

駉駉牡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思無疆思馬思(斯)臧○駉駉牡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
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伾伾思無期思馬思(斯)才○駉駉牡
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
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
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於皇時周章

此与前時邁章一意前兩有周此兩時周搃見新命非
復旧邦氣象首句皇字作君字未安註美字不如大字
解為正首句與末句應搃是喚醒人心各宜遵守意陟
高山即保墮嶽喬正是祭告而柴望主一之方岳言猶
河是周四岳不望河与前時邁及河句稍異夫祭告者
朝会之大端亦朝会之始事故又補出聚諸侯于方岳
之下全式是慶謀黜陟此對字乃是荅字解凡修五礼
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宣布新朝政令所以荅其仰望
而又叮嚀之曰此時周之命不要看做故事三个時字
一意搃說此日當权的便是有周裒時時字亦云此日
时泳与旧套不同見非時則与迎将義大乘般与賚与
酌皆本文所無或取即樂之名以樂起名不以詩起名
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
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

有君子有穀詒子孫于胥樂兮

駉篇章

註言僖公牧馬之盛、作者之意便深、還是借馬以徵其國之富强、緣与思字合、非敢言馬也、古人問富、舉馬以時、分封列國、特稱千乘、々以地作則封疆之大小以判、乘以軍用武、則師旅之衆寡以彰、况魯患在積弱、至僖公而振、觀東遷之後、盛稱宣王之中興者、于六月則云戎車既飭比物四驪、于采芑則云四騏翼々、戎車嘽々、于車攻則云四牡龐々、四牡奕々、于吉日則云田車既好既差我馬、總是借車以形容其盛、非真為車馬作解也、思字是公之立心經理治安、原非論力深（有誤）其思便到尊處亦復爾々、每章末句、思馬不宜實看、玩斯字自見、時解增出蕃牧有方、是僖公一典牧之官了、蒙極蒙極、可見經綸起于寤寐、而國之富强、徵於其馬、此時列國大都尚材武、運議論、求諸心學者少、故以頌美僖公、殭以地言、斯以時言、無斁是不急、無邪是不僻、諸如註、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々鸞聲噦々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々其馬蹻々其音昭々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穆々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々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々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濟々多士克廣德心桓々于征狄彼東南烝々皇々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有駜章

此是魯公燕飲而群臣稱頌之詞、首二句以筆法相發起興、想是就燕諸臣、乘駜而往、偶舉之、非有所取義也、明々訓辨治、時在燕飲、易于殊忽、不違不亂、是章中喫緊處、見燕飲非沈湎無度之舉、而鷺字、上是羽、下是如鷺、鼓非舞後另舉、鼓其舞也、下舞字指飲者言、以礼節樂、非徒以酒、所以可樂、次節飲酒、正言君臣行燕飲之礼、原非無名之設、醉言歸、是必醉而後歸、非實指歸也、載燕与飲酒同、國家所重、只此有年善後二事、故以致頌、三節末節以二字為樂、

閟宮有侐實々枚々赫々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緖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光華泮水章全章當以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爲主、詩書禮樂、魯國所嘉尙、時泮似之禮義廢、適泮宮不識作詩者見僖公能復曠典、遂以文德修而遠人服、誇爲盛事、通章全是裕折衝于樽俎意、三章飮酒句以前是飮泮宮實事、下始露出頌禱意、觀允文允武一語、正是本道德而該兵戎、莅學中要緊關鍵、思樂二句、上句是賦、下句是起興、魯侯四句、總是創見意、茷茷噦噦、分所觀、耳目一新光景、魯是公爵、前稱侯、是大概之辭、庶至定有講學行禮等事、不是但來飮酒、無小二句、人心悅從、就深說國內觀炙如此、聞風可知、昭下淮夷說終始二節矯矯、不是但言馬之盛、即馬而見威儀之動、數莅學爲創見事、此風聲大著、可以及遠、正射著淮夷、載色二句却是柔遠根苗、古立教以修來爲要義、色笑是也、匪怒二字、非于色笑有別、作者之意、正說我公全不尙氣質、而接以伊教二字、若曰只是誘掖爲主、以此布爲昭昭之音、豈不遠人感服、三節飮酒字、須帶曠典、復而遵行燕飮之禮、詩柄中重泮宮、不重飮酒故也、永錫句、是飮酒常套語、不莫頌禱、此以後終是頌禱、長道崇講學來、長字對屈字看、道長故能不戰而屈人、屈字從折服義、雖不指淮夷、而所該者遠、四節矯矯、從在學折心于長道、絶無浮露、綫、是深遠之解、欲明二句測下、以敎而明其德、昭以敎

而著于威儀、民則必須允文、亦是講學事、而允武便已
該得前群醜屈服、可以想得武字、烈祖一字、遺命、一是
開封、原不由韜鈐起家、故允文而該武、便見孝處、伊祐
正指外患不作、賓已即含下服淮夷意、五節明〻二句、
緊對前穆〻二句、前在學時主于敬、故重深遠、此則作
現成解、不主于敬、見得此穆者時已光昭無外、果然光
明、以啟下句、作字指着修省、詩人之意專在此二語、此
後多是形容、与頌禱祈副、形容是為孫學後而頌其有
此、訊馘聞殺獲二義、受成、受成命也、釋奠是和奠而釋
之以舉其事、因有首從、及通勤千速等事、故須淑問、濟
濟節多士即指從公于邁之掌兵事者、以學中受教言、
故略虎臣等名、而稱多士、德心根四章德字來、公既敬
明其德、多士須張大其德而使之遠暨、于征是有兵名
而止于狄、不必遠之而已、東南二字、域外之稱、據狄字
本義付之化外而已、軍威軍律軍情、是形容于征時事、
烝烝是衆、皇是大、德之曰盛、不吴是鎮靜、不揚是進重、話
是治獄之官、不告是不爭功、囚在泮与上節而在泮應、
獻功包上囚馘、正指狄東南為大功也、至此已完淮夷
攸服一語、角弓節又申言淮夷久之無變志、首四句是
實、平而兵力尚尔有餘、是不壬賓續意、若曰弓矢豈不
究倫東徒豈不精勤、而既已、克之、不能鞠矣、此四語中
可想出前匪怒二字來、孔淑到甚善、明是格心、不逆是
不抗顏行、即前屈服字義、而式固二語、又深一層看、見
得道義字猛、可以不拔、仁者是敵有征功在德、然則謀猷豈
豈不是審固、須粘在學而上講終合、卒獲者到底獲其
心、不是以怒而猛制之也、末節是形容不逆的實事、集
于泮林、取與興、好、明是淮夷反側以泮宮而來歸化也、
懷我好音、影孔淑字、音字与前其音昭、字相應、猶以
聲感、以聲應、重一媒字、覺悟前非、便是孔淑、獻琛是
現成字樣、下元龜等總是琛、不是既獻琛、而又獻此三
者、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〻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鞉鼓淵〻嘒〻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
孫穆〻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閟宮章

首節廟初成曰新廟、加以美詞稱閟宮、見深閟為神靈
所都意、是現成話、有恤是言致敬、所以清淨、寔以下之
基言、枚〻以上之結構言、追原后稷所自生、不但立廟
之田、是言賜天子禮樂之句、文周廟及郊、推到后稷不

是泛泛、從此置土田附庸云云、爲僖公所以有、來歷敘得詳盡、上帝是依句、正是配天緣故、降之百福、是天錫之以嘉種、播後看起來就是福了、故曰百福、奄有下國從降福來、言福之以國、是封于邠、下奄有句、從俾民來、言五穀僃于下土、五有字一体看、莫錯、次節剪商是論其緒可以無商、不是有此心、商訓極、是商命至此而盡、上帝句又應是依、若曰自后稷時、天已相依、至此時有何疑二、王曰句見得多有功、而獨叔父勲更大、三節封魯之寔、周公之孫、見嫡孫承祀、不與下句對、龍旂二句、指廟祭威儀、不必兼郊、以本章重廟祭故也、春秋二句、正是廟祭勿忘勿乘、是寔事、此處當接云開國始于后稷、而蒙特賜廟與郊、並以天子礼樂、則后稷配天之礼、爲魯之要于列國者、不可不提、享饗義同、而書法異、上享字是進獻、下饗字是來享、功德相配、故曰宜、降福句即下天錫一句事、玩末二句亦其二字、則知廟與郊當側看、因郊而知廟之獲福、亦必如是、語氣綿合、秋而四節、所云福女者是也、曰壯、時解謂不以臣礼待公未合、還是依註不敢二字、所以別嫌、將將是擺列嚴正、毛炰句是三味、籩豆句是三品、以上是三礼、舞句是樂、萬爲樂名、該得廣、故曰萬、熾昌是福、壽臧是壽、時魯不無削弱、

故以保國之久、不致傾擾者、祝三卿留壽、君臣等於朋友、正見心膂契密、如剛句還是鞏固之勢、不必定從壽面工解、公車節又以武功祷之、合下二節、俱是開疆拓敵保國復地等意、魯方積弱、所要在兵戎、故云、矛與弓載于車者、朱英句又是飾矛約弓之具、千乘其徒該七萬有奇、言三萬、不盡用也、朱綅所以綴具于冑者、增增是三萬或不足、則或以次第增益、故復舉之、戎狄在西北、荊舒在東南、見威震域外、下提是福壽、略蒙上取來、見得武功如此、而祖之（有誤）福福、有後如此、重疊不已、泰山節三句是原有者、時淮夷久爲魯害、故字大東、海邦側下來同、勿把三字並對、荒是初闢、同是齊至、率是貢獻、從是來歸、而以末句總收、末已也、保有節亦即此節意、提周淮而並及徐宅海邦蠻貊南夷、末句文氣似遠人惟魯侯是順、一說魯侯心安、則獲福更大、天錫節但以天字之故、遂云交際獲福、揆全章文氣、似不宜顛倒、如此、當云廟祭本后稷功德來、則廟祭之獲福、亦自配天來、皇祖之福我、即天之錫我純嘏也、復字蒙保魯來、常許還而後復、謂之保、邦國是蒙魯三句來、內助于家、和衆于國、總所以保國、截分看、既多是又句總收、正是純嘏處、而末句又復叮嚀者、謹謹之見、閔公八歲被殺、故

祷寿更甚于福、断是于産地、广是于工所、尋是長料、尺是短材、聚松桷而全体備、舉路寝而全庙該、新庙提收、奕斯是公子、亦即周公荘公遺体、他日主祀者、為之監作、自然精神敎通、料理詳慎、与諸臣不同、末句最要、魯之得國、由于粒民、即今庙享、亦能協衆、摠叠民起見、是若于魯侯是若逆應、可見君民皆協、神之應之、寧不福汝、

嗟々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争綏我眉寿黄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々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豊年穰々来假来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将

猗那章

以末節為主、商人尚声首二句該通章、那是指声之多、洋々盈耳之謂、不止楽器説、鞉鼓楽所由成、分舉以見其備、下是末祭而楽盛、三闋而後迎牲是也、衎我、是我要去衎也、是未然事、次節方祭而楽盛、斁字貫一節説、正是穆々厥声處、思是齋時事、成是祭時事、所為思之而成其人者是也、安我是慰我、正是神明来格、安註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似綏字与格字合了、恐属未安、和者音叶、平者諸律均、以嗈々之楽而依堂上之玉磬、終是和平、於赫句妙、再提湯孫、見一体同氣、不是陽属、故淵々嘒々、捴之為穆々、就合後宮格意、三章為祭畢而楽盛、鏞鼓萬舞、係九献之後事、自古節指前朝大例、温恭二句、時与是分、無一時一事不敬、末節湯孫、捴前而湯孫、應自古而句、傳自先朝、猶属規制之迹、本乎一氣、妙于精神之通、神豈不歆、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々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方○四海来假来假祁々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嗟々烈祖章

詩柄与那同、但前只重声楽、此章原烈祖之功徳、施于無窮、故能天人合効而致福享、首節烈字中已含得天得人意、其福禄人々秩然有次第、将以垂久不替到尔、此香一氣説、可見以一体之故、孚通無二、故次節志物俱盡、卜其綏我、祭時僕美熟而荐、然以酒醴主、美次之、賚我々荐酒与以美俱有之、不是原属載酤説、賚与前綏字略異、綏者安之以心、賚者儀之以像、戒平指美之宿戒而味和、鬷假二句捴承酒与美、無言是静嘿、無争是柔順、三節得人得天、本烈祖字来、不寧是烈祖之秩祜、方得有

此約敕三句、是詩痒助祭、其得人、武受三句、是之年禮倫、是得天來假二句總承、末句無疆、即應首節無疆、見得天人交会、總是烈祖故、能無疆、末節与前章稍異、以申錫于我者、而欲我以受申錫之人、而先將有誤假由一氣闡通、自應來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天命玄鳥章

此祭祀宗廟、只重湯与武丁看、生商者、追原得國之始、非并祭契也、旧說以閑于契、成于湯、中興与武丁三年未合、觀生商不曰生契、可見一帝命、二受命、自明指二王、未嘗及契也、正域二字命、大則人心、繫于一成、則土字周于四說、以下方命句屬、正字、指人心、奄有、屬域字、指土字、受命不殆一結、是武湯事、龍旂二句指人心、邦畿一節指土字、四海二句足言人心、景員句足言土字、而咸宜句、總應不殆句、是武丁事、首節天命二字貫下命字、芒芒非大、以基天命為大、次節厥后指武湯、方命四方受命也、以其有于我、故曰九有、先后二字、以古帝所命、又对孫子而追稱之、不殆是受命之國、武丁句、在字妙、不殆之命、全已屬之、註猶賴二字未合、既已屬之則人心土字、稍不如前、是不宜于武湯矣、直貫咸宜句、武丁者、謚也、武王者、以祖稱武湯、引祖號自居、全是民民、即應之、遂字既、字有述化意、烈烈亦是軌德、与桓撥相類、海外聞風、有截不是實事、帝自立子時、已自眷商、雖夏德未衰、而未嘗有拂逆意、至運數適合、一則必亡、一則必興、芒在湯之時、而湯之生不後、日升者与天合德、日主陽、敬是惕、与上桓撥合、生不遲而格天之德遲遲、是無意于受命、祗字即上敬字、上敬字是寧自修、下祗字是敬天寬、畏而無所冀望、而帝命云云、式訓法、仍是率履示民意、祖德合下二節、正是式圍實事、小球節是敷政、小共節是奏勇、天休天龍、總由上帝是祗來、還未說到伐商、伐夏、只言大小之國皆來贄見貢、載、

旆節絳是夏受球非合瑞以制不過對見思後　集說
不屬旗幟之、以言各國來繫屬也、何天句不是誅天之
福湯、是湯之担荷天休而能敷政、下即天龍亦〻負錯
因直接不競三句、不競句是緩急得宜、不剛句是剛柔
相濟、優〻合接百祿句、終是天之福湯、遒有聚大小為
一之義、五節駿是馬、龐是大、取合國承載意、天既寵我、
敢不荷之而奏吾勇、不震句當大變而不疑、懈剖恐、不
戁論大事而不懼、總有統大小莫二之義、大小之國既
歸、然後誅暴以安民、有虔本聖敬來、載旆秉鉞時、仍是
日躋之德、從敬虔行師、終稱無敵、故曰莫曷〻註誰何
頗當、不作言禁、以曷字擬之、為湯諱也、莫遏句、但說他
不能禦、語亦含〻亦見龜仁人不殺之義、末二句見不急
進兵、待其悔悟、故先之韋顧與昆吾、按放桀事、可知無
交兵對壘、末世光景、末節因大禘以阿衡配、故及之、中葉
指商言、湯未受天命時、震業不是中衰、乃桀行暴虐
身及、不勉危懼、允也句是天深信湯、不是夏臣、雖是天
以此與一良佐、阿是倚、衡是平、官名、湯以之為平也、除
字與前湯降〻字、生商生字、皆由天命來、寔右文〻佐之
降字一氣貫下、商王二字、遂應禹字、初曰生商、今〻曰商
王矣、儼然與禹稱二王云、

殷武

此章重商邑翼翼句、為四方所取正、則是人歸而天下服、
服、在其中、可以無負天命也、首章伐楚、次章警楚三章
諸侯畏服、四章凜于歲事而獲天命、五章方然〻、召
聲矣而歸于正、至六章特廟以安神、作詩者以高宗功
與湯商時應親盡、特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而首章
盛稱其伐楚之功、首句該到聲靈二句、不但伐楚是武、
諸侯畏服也是武、第二句乃說說及兵機貴速、故曰撻、
不說何人之武、概曰殷武、總是本朝威、便有與湯同武
意、深剖冒、是探險不懼意、裒荊句、即是第二節事、敘其
眾而聚之也、截字對阻字看、既聚後、此所無險、而截然
蕩平、湯開創于前、高宗中興于後、是續武而有此緒、次
節述裒旅時警戒之詞、居國句不是說遠、是說近、有賴
他為屏障意、昔有五句、正見湯初如此、湯孫亦然、是形
上節湯孫二字、不然只說高宗之緒、已了正解、專是戒
貢、王是時見、而莫敢、及下節勿予口氣、都是為五節聲
靈二字作地步、曰商雖是代氐羌輸服之詞、却是作者、
露一常字、已該殷武祖孫一体、應三節天命二字、與四
節天命、及命于下國命字、一意、總是為民而命〻、列
辟、故歲事凜及稼穡、惟恐獲罪、想此時殷道衰〻而
各國觀望有之、自禹定九州、自辟設國都于中。以〻

蓋外國當各有享王定制、故帶禹來、明說九州
國也、歲事是述職、和或曠廢、因楚威而復舉之、
稼穡句來、設辟、只為養民、則天命無從降監、下
聽者是、諸侯為下民而恐獲罪于我、〻為下民而恐獲
罪于天、不僭句于歲事中、見述職時定有慶讓等予、為
養民事起見、不致僭濫、不敢怠、正是有嚴命于下國、不
是命之以天下、是應上節首句、下國即指多辟之後、都
蓋以歲事式序諸侯、不致僭濫、于是天命多辟、以大建
我安養百姓之福、五節捉收、商邑對下國言、下國受命
匪懈、則帝欲愈加嚴整、遠人奉命、諸侯畏法、正是四方
取正于我、声指布告風諭言、尺指向明物言、赫濯炤合
首節捉武意、壽考指享國之久、寧字指四方鞏固以貽
子孫、就是保末節、〻訓直、斷是斷于產地、遷是迁于
工所、以方絕覺取正、斷以斧斤、就裁處以刀鋸合用、梃
則在上綿延、閑則在下宏大、廟後是寢、不說廟而曰寢、
以百世不遷、棲神最久、貴其安、行孔安處見湯孫之緒
永〻不磨

詩經補訓　敬修之人未及句讀圈點今照字句
精妙文字尚須細心体会也　族後學梅存謹

敬修講堂條例

一 聖賢指趣。貴乎互暢。四書拙講方半。或恐疑義未詳。凡諸
堂尊宿高明。幸垂指示。即屬聽講。亦可互參。

一 當年拙選尾判、間有矯越、茲以尊經輔註。不畔制科。
本文所有。向來糊襟。偶爾拈出。一聽班駁。不尚穿鑿。

一 學庸二書。旨義深奧。學者聞多逡巡。以至怠而弗竟。
茲當先此二種。而論孟並及五經。由淺及深。易于
會通。諸同學須于日昨。將此日所講。先加揣測。使此
中畧有把握。然後就質。是否爽然。

一 吾堂以存誠為主。日與古人對面。而尚抱凡心。非所
尚也。先戒自欺。不自欺。便不欺人。
孟夫子云、誠能動物。天人交應者是也。他日服官臨民。
自有得力處所。

一 學者天机固不可使拙。而名教之樂。實在儀型。所為
先民是程者。如父坐子立。徐行後長。如此則心安意
順。不如此畢竟夢亦不穩。堂中大要。已具十必十旬
之中。此日共事。還宜交勉。啟處務繩尺。視聽務儀正。
容貌務端莊。言笑務舒婉。久之不期然而然。而道望
自尊。

一共學之説。本自
尼父。已稱合志。豈宜市心。吾輩同堂。宜視爲一体。學問相資。功名相勸。以稍補高深萬一。縱有意見未融。宜看
尼山而上。

一講貫云者。原取會通。若只本文死扣。未免生吞活剝。遂至自生矛盾。先儒亦或不免。凡講一句。引悟別句。講此節。推解彼節。俗語云、觸類旁通。入門妙訣。物情雖變幻百端。而道理則一。

二賢頻唱曾唯。不過如此。只安勉攸分耳。

族去声

一按題應制。急在抵要。自然入彀。要者。題之族也。如解牛然。應節而入。如振衣然。挈領而是。雖員才殊等。風雲蓬生。而湊理不屬。等于浮艷。索然無味。以理爲主。而辭以快出之。必使衡文怒者喜。坐者起。醉者醒。淺者因之而深。俗者因之而雅。是所謂造化在手。筆墨通神者哉。

〇〇〇敬修堂四書講録自序

吾讀吾
尼山先師孔夫子二語。可與立。未可與權。以知越清任和一格。而聖獨以時。权之謂也。杏壇之上。論道曰時中。曰不思勉。論學曰時習。曰取裁。而自諸其所得。曰從心所欲。曰無可不可。自是奉家教者。曰時措之宜。託私淑者。曰不爲已甚。而亟口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揔循乎权之一字。以爲真傳。頓後學從不敢以权作時字譯者。則表章
聖訓。防維萬世之指切也。此权之一字。不知何時。目以爲反經。于是权遂與經二。降至搢紳家。全窃此字以欺當世。而此字乃貿似是而非之惑。宋有程朱諸先儒。隨有苦心設程以明之。寧與共學適道而底于立。進此則惟學而不厭者。自得之。不必炫一权字以滋獨等。則猶之　孟夫子不成章不達之明訓也。蓋立教與論古不同。立教者急牖以入門之階。論古者貴核以原之心。解先儒集註。務梯後進。惟恐誤于躐企。謂當口誦習而身踐履之。希賢希聖以漸至希天。惟是不意後世徒誦此衆物而攻爲文章也。雖然、歷代以來得因集註自鄉塾以馴至上痒。咸能窺見大義。勉于要道忠孝節廉諸煌煌不朽垂金石者見也。下此四民之中精習親蒙師稱述。亦頗循依分誼。不遽隕越。伊誰

之功敬余舍此其安歸矣若夫原道者級選与策義有疏別為曾閔之言當求曾閔之所然為游夏之言當求游夏之所然而況深而求諸子北面之一人既不宜以权之義俯為权立者作解又安得以立之義矯為权者作解夫子告哀公博學而後猶復審問慎思明辨層累遞進始發于明善則夫粗郎之望影似而以為遽得者猶未也是編加弗措之功如降尊

一聖諸賢于此三十餘年與之卧起曰時隨勢稱情度務前以為如是久而又如是久而又不止于如是身經治乱興衰之故兼之講席啟予名山就正真覺此四種書字字咸有精用其能煥諸文章迄于成功則先儒之守先以待意正在是至于識有或缺義有未圓實坐不敏凡我同學屬在聖人之徒幸賜補剔俾得無罪於

素王則先儒咸嘉與之矣

聽講十二日

曰息煩即此耳目以押笑謔則聰明益發以向古義轍倦欲休久之卧耳退未知静味也旦覺而百忘俱往氣清則識長人有之矣未對古本時先使内揖移時蒙氣謝退隨處旦覺鑑懸于此好醜自賣吾無惑價何以息煩在乎空中

讀不長而有

曰了指聖賢大端可一舉而盡處處歸宗其先後或殊彼此不悵必有其故從此勘入條分縷析中有按拿不長而是且能見非生疾勇于誅救何以了指在乎明端

曰辭淺長厚之意以悅鄉黨奉是明理鮮不屈矣老師之家必有恒是所為固然者也譬以一指障目動廢萬里吾去此一指而無窮生以虮蝎之意攻孜昔義矯入絲髮若彼半活之莫乎軟何以辭淺在乎深詠

曰互暢本義入妙不能形容常以曲譬得之問生和何處得一語其日經一事雖前屑甚已塵腔中且化也忽于此日捷來助我一解至于經史証據既妙涵濡却從不甚合處尋合方可以論世可以入情若徒反嫋狁淺之矣何以互暢在乎悟通

讀回前

曰求真從集注索白文是向米元章學魯公書多一轉矣何不竟臨顏本取子曰孟子曰以下通讀幾過挨節幾過挨句幾過挨字又幾過虛字之乎等復幾過或不即得須之復幾過其幽秘日出精神益生客座作對使語心胆宜有真者哉何以求真在乎百讀

曰審挨章有主宰有關鍵有血脉有筋節題不一形有如名山洞天妙于隨步領取振衣千仞即小積聩俱能入情不惟輕重棄要害不守走百萬徒自困立敗也甚至悞賊

為主全題与敵矣何以審族在乎輕重
曰公聽偏若未審陰陽表裏乃自堅獨得以為傲古傲古
則已矣病不治也更甚以不可救窮鑿之解是也審原委
灼情勢洞其全確持是說其實恒乎習腐者以為奇過人
矣紐彼不然以為我然情義不屬究不傾也何以公聽在
乎準是
曰平運左傳未登亦是失運漢書之盛先于史記亦有數
存此四種書豈不炳列星萬世不刊顧作者各以其所尚
為顯晦人心好險此書便堅人心好膚此書便腐余眼數
十年亦似孔孟口中其說屢變務之者變也果求至是此
理不易不倍諸家豈自顯晦何以平運在乎獲真
曰釋公意在尊古視楮上所見便為今世所無迷謬疑似
無異說空要知名為聖賢之情五官与吾輩等採落楮上
按以今日事故便得款曲不敢隔靴何以釋公在乎實証
曰矯便人情賞易過稍艱深便如護痛一振即釋起倒不
卒存一兵心必破此城雖百痒不療經此大戰諸小鬪不
值一知是宜類取性命天人諸條先与融徹人能讀周五
籍百困立解即非殊才亦數行下何以矯便在乎加難
曰徽体文章自秦漢而下以數字數十字成篇顯于世者
蓋寡欲為波瀾便甚費筆墨遂大家而衰極矣請現一聖

諸賢信筆草草百体具備駢不失方側不形踳凡自五六
歲時率讀爛熟見為故常若作不經見讀豈不奇幻無端
後世臨摹孟氏筆法尚自藍青況此三書今人意盡何以
徽体在乎臨文
曰求濟此大宗師与其及門各造尔尔書非知後世取以
應制應制者偶然耳云敵將來使觸事有其準則不至廢
壞乃弋獲而輒棄之以臨民以輔世正須囊底有錢或以
一語得力便可千古奇語登岸勿遺此筏何以求濟在乎
致用

敬修堂學庸講録叙 乙未

余嘗不存解、其於緒論、情教勢氣諸殘唾、或有也、於四種書、雖及門間、稍〻竊志之、而中有未敢、未敢者二、曰孔聖人道大娩近。今且將二千年、其間豈無絶慧勝智能攻謎解、環百不失、乃未嘗盡其藴、尚留處所欲後人措舌、然則理精未敢、是以為得其義矣、閱日而變、閱歲而又變、近登座、〻已又變、乃知不歷深故、諸窮悟尚是盲人夢五色、而可擧也、不到此十年、讀素位一章、猶然讜論偶闇巻嘖、或身早晚近狀、忽有所悟、亦似造物破壁以示、不能提得、然則識進、未敢已、余存誠二字、吾黨方奉以望見孔孟、而以未即是、未即已者、謹今與古、則蓋有所不敢、十數年來零作署判見之文、未聞有發明而破裂為多、十未二三、今賣衡下衡、未驗之與越時、復按大敗人意、余亦不免、乙未春三、偶過吳下、教及門留南曾子子思子二書、且曰恨不從雲居之席、余曰諸子欲從故雲居索解、是余數年前已、是亦數年前、可已中所未敢、則願以未敢是未敢已者、与諸子共加其何以助我、㬈席十日、而子思子竟、其与故雲居同異、余即不記、亦或數條、但令日坐尼父壇上捷我、耳壇下、以為作秘也、乃知聖賢和簡上、數千百字、儘耕耘加深定、多數耘所他、挾所珍、貝羅列說、不能下脚、無為矣。

諸子更須我曾子解、合以存、余曰曾見朱夫子來、其義未詳、未知孰是、何以、毋欺之至也、乃欲多為不誠乎、則同社列子逸民告我、存未是所以徵是、存未已所以徵已、願續續吏為之、口者或異口、則耳者或異耳、如處半空、其為物降之地者、不知空中知之也、因復繹故雲居一經十傳之解、而稍示同異、合按汪子古唐沈子仲方等、廣之以祈教我、譬諸未驗之與、以人事試吾術、亦一解也、而有諸難弄提、則涉于禪棒、率真亦粗于塾校、欲為可思、則解中益解、亦為可現、則解外益解、皆不足以信此書、古註、率即文章、与本義、俱行漢以下、便不易得、且朱夫子已為之矣。

講堂大指說　重器異

問敬修堂所學何事、鈞史曰、學聖賢者不一指、此堂所主無過、存誠、而以動物者為驗。存誠云何、成己成物時措之宜、直下可認者是也。周秦以前、宋元而後、學分內外、外疾放而不可久、內者腐中而不可以信、體與用岐、無體者亂、無用者不可以治、而並以蠹亂。于是體與用互為黨、黨之事興、與運俱盡、其初為理、其後為氣、任氣必敗、已事可徵也。宋人主靜主敬之說、非有殊指、顧學之而誤者、或荒于寂、或苦于拘。陽明先生于聖經致知句、刪下三字、則理不全、又二字中益一良字、則屬枝解、去物何處得知、曰良知、容有不良者矣。陽明先生諸經濟、純任一誠、晚以三字立教、原非偏內之解、而其門或未大暢厥旨、遂不免于誤。中庸下策、專訓此誠、然無不本于天、而及乎物、要知天既生人、責以有餘補不足、若止自全、論語見善不及一簡、亦儘可上座、稱了義、壓倒人也。有身便與物對、何時為無物時、乃曰姑置此、吾只求安頓源頭、然則此目前遇物之時、作何應付、誠之合己物而措以時、當可直指、千萬皆見、不是從黑闇落裡出、相人物、教人戴臉子、過活也。時誠之動物者有殊、匹夫婦未嘗學問、孰其不化、亦往往涕泣感人赴處人所期、抱橋梁而死、諸不可謂不誠、而論者以為愚誠、而以為拙、誠則何也。金出土未見為金、合之以火、而金成焉、種之在穀已是生理、經培灌而後可食、存誠者有其事、中庸擇執、五者是也。知之事四、行之事一、可以得其內外之一致矣。吾夫子微服而過時已、而往後世學者所不敢行、以為近于不誠、而聖人行之適合于禮義、而無所于疵、是故存誠之學、能善所不誠者以為誠、聖人深之而名為權、即有貫金石而動雲霓、舉不足稱無過、則學之不可以已也。誠之動物、如磁得針、力大者取大、力小者取小、非磁則竟無所見矣。稍能為磁、皆得自見其能、是故敬修堂之學、教人以其誠動一物、亦動物物、積之既久、至于無欺矣。人好欺、亦或有不忍欺人之時、人群好欺、亦或有不忍欺人之人、在吾窮其不忍、是所為動之也。人不迷、蹔以蹔者無迷人之心、人不侮弱、以弱者無侮人之心、此至誠動物之明驗哉。

敬修講堂約

堂有十必十勿之約。十必者，期于是也，不如是不可以已也。堂之人胥期于是，堂之人胥期于是十必也。如敦倫。一根本已撥，違悖其他，雖有高世之舉，爲無耳。從忠孝起念，每事依此作榜子，肆舟中流，傾吾檣柁在，必不逐浪市紛争而從家。一語脈之義。奉君父者，衆莫能違也。誠存則臣子之所務有進。若但以此二字作羔雉，名至而實不至，則与攸斁人倫者尺寸矣。唐宋而大宋，其于政事，豈不甚有可觀者哉。必明理。二理之在書冊者百一耳，得其一以珖人義何衆問奴織問婢。目前最近，往往有淪悖所未及，是有法。每當物至，不輕撓過，當內作迴翔。物使是耳，我自爲深觸類而長，積日以新故，有同論一事而精粗殊，同觀一物而淺深又殊。讀迴文詩，理博者多所得，是以貴乎明眼。必讓德。三近好大率以爲風矣。古無縱非自謂能文，頭頭諸先生間者，無論鄉閭尊盛，宜得侍坐，即傲然莫京，然則無所益也。以無所益上人，其弊過于無所益一等。水不能加高，以無可受，不擇細古言之矣。夫我待物与人，應不能善受吾物，率惜不與，況乎彼自謂有物哉。必成人。四人雖至貧，凡所知，擧美好事亦或勉，小劑以助之，情不能已也。彼務雖大，物有敗之，將扶一言，言言，故天譬之養花，其種之佳者每不多蘖，已幸見端，忍令萎敗，即遇暴戾，亦惹護之。嗟乎，盲先步者哉。就坦道而恐失之，旁贊一是，彼治有軽身之樂也。必執要。五事即至微，必有端委，欲遂一事亦費月日，況乎相因而起，委復生端，于是終身逐末而無所要于成。果能設大題目以課吾日，即不課日也，課吾年念念務此，其疾成幸也，即不幸相因而起，端委互還，就則終身猶務大也。百年中能完得幾大事，數月後欲迴擧一端不得也，數年後欲迴擧一端不得也，況復痺精神于纖屑哉。不止也，痺精神于乖件哉。若夫極細而所關者遠，自以務莫切矣，而實不足成務，則又有緩急之分爲，責乎其審之矣。必濟物。六君子所至有澤，無論得時被萬物，其次惠人以財，否亦惠人以言。生造物動變之時，緩急所誠有，豈能必不賴人。人衣食天地而生，實不給人，一飽煖鬼神賙之矣。積者必散，止分愉悅也，不如其倫也。必惜時。之老大傷悲，此粗心耳。昭烈拊髀，所見自殊，頗誠高明，定不欲一世而止。凡數百年傳不衰者，必其初不苟于歲月積累而得。此而荒淹娛寒，徒託將來以自遣，何益。夫耳目司古，手口司令，俱令曠官，此官勤久亦敝，惰久亦敝，不因無所爲。特堅好以須，至既敝而嘆，莫追則一世之人矣，且爲一世中無用之人，豈不嗟哉。一必寧心。天下有餘者情也

不足者勢也以有餘共此不足以互畜而後獲全如處
數大物于一物之中必各副稜角和使一之必逐一之必
逐諸重傷矣此必逐者不思也思重傷在彼而我偶能安
和思彼之必逐而我在重傷之外則又奈何必養身九吾
儒所務將以文飾治間文為身何物吾神之引而曲折者
是也無治神之法有治精与氣之法精氣固完神乃益續
續達不斷如回、算曆入無間而愈排下此算不及者或
半適而止或不及半或過半而止則文中高下之數也皓
其肌節脉液枯亂為處不清其于繹理吾知之矣况治生
十古人裹粮遊京師投贄名碩始為世所知否者戶牖老
也窮愁著書以感綺紈之不自立也營心朝夕辛苦萃渴
古伊呂鉞人哉即五経之儒半朝廷之人為之必試飢餓
乃云困窮如孔門只道回憲彼求賜真門外矣勿者不出
是也出是不可也堂之人胥不出是也堂之人出是一不
可也勿黨同一既入此堂必有不入此堂者堂字從尚從
土立地誠高稍益之以自護其嘿則為黨矣存誠之學主
于悟世以不立尔我為第一義立尔我則又不誠之第一
戒今日數百里內事漸且數千里數百年以之使後世進
論以為教修流弊如此則正先輩所為吾黨之過也比年
文社紛作彼此攻難有如大敵以以求心心無異同便能

無敵夫子知我其天四字足撤一、認大干戈矣此閩學術
亦憂在世道吾同學其慎之一切驕亢二款器之說則熱閙
之矣此為滿者戒也夫不滿而妄自滿或初之不虛行好
上矣好上則必好譽好譽則必惡不譽則益思不譽人竟
毀人矣相因之勢也吾人病此易去此病益難是有法一
則引古人相擬吾人于古人何等二則引古文相擬吾文
于古文何等二則引古事相擬吾事于古事何等放一平
心無不廢然矣向聾瞽而適然得計以為吾聰明大過之
敦將為傲聾瞽之聰明乎戒勿誣妄三大僞徵天奈何乎
不僞人不許僞而好行僞又奈何乎不僞頓口舌吾口舌
最珍惜而聽妄用之是猶藏玉而棄斌玞人即不指吾不
耳也且亦不思自誣以為尊以誣人為敬受誣者以為榮
及至斌玞之實大著而所為尊与敬与榮安在而況誣妄
之所貽為害于家國天下有不勝數也勿貽驚四果閉戶
而營一物物出異人果閉戶而營一事事出異人社刹之
行名在選手而在上衙文不能為人名于是借名者爭走
在下夫氣動則不能靜求捷足游手于禪座非卧則病是
故一出門即工為閑人矣勿訕議丸議者訕之漸也意在
舌端其所攜拳不在喉以下取巧在指領嘗至借彼所甚
諱者以為端如縱馬康莊勢不能空也或互報而相因以

刻其若不報可畏者在是矣每十一語而使人終身不忘
一語而千萬人爲不惱者奇之言人非公出謂之誠私出
謂之嘲成人与敗人其意殊也一切千与六非我事而我樂
聞之必聞之此何意寵此意則終身務加矣余曾有句罣
失勢爲石〻不復上天傷失足之義也局悖標誦最近末
流此不才者之爲而聞捷詞聽取淫酒食即才者嘗爲之古
藏亡逐死矯法廢程太史公以填俠烈不足立教後世勢
一沉溺振拔爲難其不至于葷飯作了局不可得矣一切奢
汰也棄地棄人之日物生益寡價倍過半至一年之用而
絀三年而金貴于衆越常頒數倍是一年之用其爲絀不
知其幾矣今者皂隷優伶以街炫耀過公卿此立適之道
也一物之用必有其宜用枉其材謂之悖理嘗至傷心而
況靡濫成風勇于窮天地所有豈不危哉一切狹小以山行
得石稍瑩輙携之歸以其近玉也吾輩情不亦性然矣凡
天分有餘之人其所務必加其務而加吾道加其務于吾
道亦加無論外之以萬一樹吾敵非所自使乃今此道之
中有道人而至私矣窮方僻濫亦負殊慧天則至公且又
離俗而信獨其奉教之篤過于名都數倍將以宏暢賛事
奈何不以誘汲之一切淫泛九人無果然之氣美好在前必
不可得矣尚愚之人不動非數〻也与爲不善無藉与爲善

亦無藉也与爲善或稍異于不〻〻爲不善亦竟稍異和
善矣是故群然之中而有斷然斷不然者此其人可与言
道夫居平文弱自安無所取戾于人人亦不能執一以非
之及有緩急事變安忍無恥是世界盡隱而中不動無遺物
雲覺救旱風日噓生之意豈有所頼哉一切怠廢而有所慕而
爲之慕之意倦則竟熄矣有所矯而爲之矯之力淡則与
波矣乃自爲身心計何與人事吾中嘗宜從打一算前所
欲何如願今不然今然矣何忍後之不然盡廢其前哉流
浪于俗不知慄策漸即荒廢離俗而求自然孤往亦勢然
也人有終身營一事而無成者即安得不負尓所生哉

庚戌春二月敬修堂講録

惟庚戌敬修堂復理講業、敬告同人、此敬修大指、饒舌東南有日矣、同人習聞之、無不以爲是、却未見有寔、体行以斯道自任者、此是不能說箇不是非、能真以爲是也、學者通病、專在此處、若果信得所講貫經書真有是處、句句于我用得著、濟得急、討得好、依了修身便是獨善、依了經世便是兼善、在朝不至以富貴而宴將就過了一生、在野不至以衣食而宴苟且過了一生、濟人利物、立身成名、古聖賢不是撇人做的、五官百骸、是人一樣、却便是人有分、當見一介小夫、未嘗讀書識字、倘能自愛、不肯欺心妄作、他何嘗妄想聖賢、不過要求夢寐安穩、凡人性善的本等、原自如此、及至朝夕寒暑口口

孔孟的人、到將書本上嘉言善行、只筭做古人的好處、盡情推諉過去、却不曾得古人而此遺筆、是要後世的人、看得、好樣做件好事、成箇好人、不然他已過世、猶藉這許多涎唾何用、少息、諸同人聽、次第數之、

五經且閣著、這四種書、那箇不熟讀來、即如放利多怨的話、是爲後世私心封殖而發、惕怵惻隱、是爲後世任情恣刻而發、小有才未聞道、是爲後世舞文使智而發、患得患失、是爲後世梯榮保位而發、群居終日、是爲後世朋從佚游而發、色厲内荏、是爲後世假公濟私而發、敬事後食、是爲後世曠職素餐而發、與奢寧儉、是爲後世窮欲適志而發、致身授命、是爲後世顧恤身家而發、餘力學文、是爲後世驕縱子弟而發、與爾隣里鄉黨、是爲後世不修敦睦而發、獲罪無禱、是爲後世走間希寵而發、禦人口給、是爲後世詼諂面諛而發、爲山一簣、是爲後世半途廢業而發、法語巽語、是爲後世勸誡不入而發、不怨不忘、是爲後世變古更制而發、罟獲陷阱、是爲後世行險僥倖而發、如此以往、不可悉數、那一件不預先陷著著口指示、只因平日但作耳邊過的風、及至失足敗事、然後追悔、嗟乎後矣、且如

今日立學設官、命題取士、尊經扶傳、陪祀鄉賢、無非奉此、民間延師就塾、諸生會課、分經負笈、擔簦千里、筆札家傳口授、一室淵源、何嘗舍此、却大家認做具文、沿習故事、不從此身實落体驗、豈不是奉行與肄習公私兩廢、大學明德新民、爲修身寔際、若只虛虛將、未嘗不是大縣好看話理、後聖賢勢必六籍等廢、楮淵吹坑、焚矣、豈不可畏、

少息、屏慮内照、只向先聖先賢刻求是處、請再研審存誠之義、所謂存誠者、是吾敬修堂明白持循一箇題目、就如前輩主敬主靜的說話、但主敬恐涉体貌、未免擺設、主靜恐淪墮廢、未免揀擇、只有存誠一宂、不落空虛、不煩擬議、

不。消。地。位。祁。榮。等。待。隨。人。做。得。些。處。做。得。隨。時。做。得。小。做。小。驗。大。做。大。驗。只據四書夫子說簡誠意。又說簡誠身。說簡誠者。又說簡誠之者。却曾子只說簡自慊。于思子就說簡成己成物。如神達天。孟子單說簡反身動物。總是一義。只、分安勉至次。學者開手。入門。先須識。得誠字。此誠不是拙、誠。也不是愚誠。何謂拙誠、經濟見諒是也。何謂愚誠、從井求仁是也。所以夫子論學与論政。誠意之先。須用致知。誠身之實。原于擇善。總是明了。方誠處。幾不錯。自明誠一語。子思子却說得了當。但學者往往自欺。鏡作光蒙。安能。燭。物。曾子所云毋自欺。如好如惡念、無忘。功先慎獨。即孟子所去反身者是。直到自慊田地。即孟子所云樂莫大者是。却意之和動。安能便分好惡。須得平日做那格物工夫。格物絶無奇幻。中庸告哀公明善實事。學。問。思。辨。百。之。千。之。者。便。是從獨知處說誠的是意。從萬行處說誠的。是身。子思子統于自成處。候他無息。教人致曲。漸到時宜。是從。夫。子。人。之。道。三。字。下。註。脚。隨于成物處。即孟子所云動物。功配覆載。純亦不已。底于變化。是從。夫。子。天。之。道。三。字。下。註。脚。至于前知之解。原非術數。誠則明矣。外此。別。無。知幾。是。從。夫。子。鬼。神。德。盛。章。夫。微。之。顯。下。註。脚。若夫詩言無邪。易言无妄。禮言儼若。書言精一。總是一誠。豈有二諦。會。得大原。萬卷可不存一字也。少息

朱子註解中庸修道、說簡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不可不教、夫賦質庸下。遠遜上中。天為之矣。却人欲而上。不止一端。譬如鄭衛成風。漸靡不化。則習俗之。累居一。氏族相高。畜謡積甚。則紈綺之累居一。扶同渠誘。妄託声氣。則朋比之累。居一。俯仰不給。俛就非儀。則飢寒之累居一。窮鄉僻澁。師智自尊。則固陋之累居一。養優處便。氣勢凌鑠。則声望之累居一。假仁似義。操切物論。則武斷之累居一。小過薄懲。因循不改。則怙非之累居一。物窮勢通。救急飾非。則說播之。累。居。一。扶孱助子。轉輾屠溺。則牽染之累居一。矜才負氣。漸就刻深。則揣摹之累居一。嚮命走諾。鋪張声影。則假借之累居一。徇俗就下。自甘菲薄。則暴棄之累居一。此等緣由。不可悉數。少息、

今與同人相勉。只有立志。為斬關要着。可破諸累。夫子所云志于學。志于道。志于仁。皆是下手訣。入一念便可千古。志真終肯相信。志堅自能獨好。信而好古。却又本此涓同人當下就向

宣尼至聖先師面前。設大誓願。從此決不退悔。比如皈依外教、常生忘生、移向聖賢一中授受之處。詩云、自求多福。現生領受。保世滋大。子孫以之。何等便宜。須知聖人之徒。

自不喫虧懂着。
敬與同人共叅大學聖經一章。另有講錄、隨發十難、以開
格物之端、後期垂示、
一春秋春王正月、果屬夏正。還屬周正。併辯孟子七八月
之間旱、爲夏爲秋、
一孔子尊王、孟子王齊、仲尼之徒。自作翻案。能暢言其故
否。
一周以前皆尚右、風云左遷、雅云亦右是也、廟禮自當先
穆後昭、中庸序昭穆、是左先于右、當作何解。
一孟子以不見諸侯爲義、夫子却輕見南子、夫子不見陽
貨、却欲赴費黨公山之召、其義安在。
一子思以孫而字其祖、中庸而稱仲尼、陳亢以弟而字其
師于同門之前曰仲尼豈賢于子、亢在門外、子思猶復
不免、當有深辨。
一論語說禘、在魯國及于天下、中庸說禘、于武周却說治
國、皆以掌爲形語。定有其故。
一夫子極嘉歎管仲、以爲功在天下、受賜至今、孟子卑之、
至不足比數、豈有說乎。
一孟子以曾皙爲狂者、夫子歸次之歎、謂不知所裁、即曾
皙棄、及同三子言志、乃獨與之、是點有大過及門者矣、
果否。
一井田之制、度周時閒田尚多、可以按夫增減、及考大禹
別九州、定墾土田九百一十萬八千餘頃、迄明洪武中、
丈量止得土田八百五十萬八千餘頃、是較夏時促額
六十萬頃、而已無餘地、當時井制。何以可行。又按五穀
之樹、地宜已自不同、墻下之桑、九州可蠶之處頗少、二
畝半遂爲定例、却是如何。又衆與禍、已見四書、乃不入
制、而五十必衣以帛、又屬難解。
一文字之災、周末爲甚、穿鑿附會、離聖侮智、群爲不經、何
至秦之焚坑、乃云被扱篆之。與桃之。同源。相傳上古民
風樸略、後世學者漸爲鉤深、及考三代以上之書、典謨
而下、誓誥臣民、必用精言、加以傳註而後解、而較近大
家以降、蕪陋日甚、豈聰明必不古若與。抑古有殊授。後
世萬不可及也。

敬修堂閏二月初集講録

前講、勉同學立志、志既堅切、請商中庸成己成物二義。什麽叫做成己。己是吾身五官所幹的事。皆是。若錯認先己二字、把己字撇着、不。知。伏。何。處。去。仁。那。天。下。夫子明、說個非禮不可視聽言動。不是。視。聽。言。動。便。算。非。禮。要見合禮的視聽言動。總。叫。做。己。孟子所云聖人踐形。亦即此解。那成己實際。不外知行。知是博學四句。行是篤行一切、只因學者、錯認博學。但是讀書。為此不應制的人。不肯攬在身上。不知四書出題應制。近代的事。自古學字。試得廣多聞多見。全靠耳目採取。若不消博得。先尋那約處。難。通。一肚。皮、荒。陋。可。當。得。約。麽。明是不博得幾多珠子。便思想穿出夜光走盤。萬無此理。走過幾个馬頭。比那閨門吃飯的。自然另一見識。沙聚而渾金是也。閒是就正的說話。耳目領畧雖多。却彼此各據一是。滿芦提沒个准成。必須尋那老成練達的人。細、考証也。不。必。果。遇。老。成。練。達。便。是。身。常。走。路。的。經。過。自。然。不。差。所以大舜好問邇言也不放過。却是學問二字。還是彼處的帳頭。大凡未經到手。雖。然。打。聽。請。解。極。其。明。白。到。得。親。自。體。認。尚。隔。數。層。周。心。思。萬。而。有。不。合。者。是。也。慎字妙絶。枕頭上揣摩。名為獨幾。此處一錯。便致千里。故須警省。既已能思。似不煩辨得。却辨字要看得細。是。論。全。次。不。是。泛。然。論。理。欲。品之希賢希聖希天。善之分鄉分國分天下。其界在何處。明是悟徹。聖經知至二字。恰在此處討得。此四句。俗。語。說。是。曉。得。下句篤字。是斷不得一分成色。減不得一分氣力。不。靠。耕。耘。深。處。踏。何。時。休。歇。只是認真打併過火足色。俗。語。說。是。做。得。透曉得與做得。拏去治世。便是成物。九經修身以下皆是。但在上的人。難宜講究。難道沒有治世之責。使該撇却。目今當士急思廷獻。要將不曾曉得不曾做得的句當。誆騙富貴。過日子。使天下指噱个不了。却。不。思。量。未。遇。的。時。節。也。曾。偶。然。分。發。濟。急。援。至。得。時。緣。索。在。手。易。於。見。德。却。把。初。心。竟。付。流。水。豈。不。可。惜。一身定落下肚。比寒儒增得有數着。苦為那四大。忘却群生繫命之意。真是寶山空手。不求你家裡拏了錢。當官分散。只消一喜怒一措置。總為百姓起見。除害興利也就一時歌呼。百世瞻仰。只同平日識處未曾留意。看不透。幹不來。所以流淤至此。如今不出世的人。却又往、錯認。捐修齋素。總是隔靴施食放生。無非管見。却究、成物的事件。倒不省得。辟如與人共事。一語排解。省。許。多。後。患。與人同里。一。身。砥。礪。長。許。多。高。風。高明的著書。立。言。啟。迪。萬。世。教學的教。子。訓。孫。勸。誘。來。茲。參軍的維濟。借。人。極。溺。鄉塾的主裁。隨。事。解。紛。孔子司冠三月而外

孟子齊梁二君以前。早已是大聖大賢。何嘗定要百姓曰
成己所以成物也。外中庸首章解義及答難發難另揭。

敬修堂庚戌闈之第一次答難十

答春王正月之難、周和、任列國。得自為元、是教僭也。晦朔有數。自宜繫列國之史于周元。擬春秋之名。魯開國有之。則知周官于禮之最大者。未免有缺。夫子。公。魯史。于天子。若曰魯不得有史。既沿其名為春秋。安得有乘月令。擬元禮之書。不自周始。知以子月為歲首。四時故不變也。夏時之行。亦論歲首。義是宜取之義。不失尊王。夫子以為罪我在此。況子墨廢以朱氏周正之故、二說並存、然事無兩可。余為章子星文作正月辨敘。言之詳矣。

答尊王之難、王便是天子。春秋王在。故得尊之。戰國時。王已七矣。譬如周當牧野。使天下另有王。尚復尊乎。武庚即微箕。不能而欲責孟氏以孔子尊周之解。議亦固矣。況孟子念念以王道易世主。以為必仁義乃是王。明是不與七雄以王也。教過之論對了諸王、若思王者、此等筆削直進。尼山許管仲。姑與其載書。畢管仲毒訑其霸主。孟子曰、以霸而漸致擅稱王、無上。皆由仲等所致。仍是不與七雄以王也。與曲贊扶王非二解。孔孟皆尊王一。論義二。論數也。

答向右之難、右者用。左者体也。古以用為尚。而体自在。何謂用。人生手足。右者獨便。藤蘿等物。率皆右旋。人南行則必偏西。西行則必偏北。黎園中繞場。右旋則習。古射禮以

中左為上殺全右也覔裔而尊東海陷下豈非用使然歟何謂佐天與日月其首在東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為始五味酸為始五德仁居四德之首詩書所載皆曰左右無有右左云云者廟制雖是向東脈階以位孝子無疑矣而昭穆則仍以佐行武穆朱註而以武王為穆考非是

答不見諸侯之難、觀陽虎勸仕數語、傲甚、夫子以道自重與孟子非招不往一義知公山之執桓子從虎後也何以欲往其召、曰說以殺季氏亂賊之心也執桓當是借公命以行召者拳公致辭玩一者字必非竟指公山書叛無公也書召借公也書欲說詞以見意也書東周叛者濕致叛者尤濕皆非周初許也若見南子、夫子早知人倫乖亂必至禍國夫率從夫婦始因其向道欲補正之而卒不可得稱天以誓南子非自白也此是聖人權教非賢者所及

答仲尼之難、仲尼二字、繫于君子中庸篇首、後又繫祖述憲章篇首、前是公中庸之作于天下後是附尼山于帝王之後從不致私其祖為家裡人不然家乘矣陳亢仲尼豈賢之語、或在未束修之前以子貢猶天之解而後北面也世諺子同學而字師之理墨庵常云死哀之辭、不宜見於山未顏之日、以為子張一題、皆夫子沒後事、現同堂稍有異同而知之但字師之說又不是沒後輕口

答而補之難、此即春秋書法有作降與奪之義係傷武之違孝而繫以國不予其為天下也感魯之借大祭而推之天下所予其在國也而以掌於微詞之外又加形語一格

答吾與點之難、此是進三子也三子皆不讓夫子早許在前不吾知三字明是讓進意見其有才願有志人之意與用行舍藏唯爾有是判然不同豈是造化周應自然之理哉子路、侀以感二子暮春數語以應所知、絕悖、却夫子為隊進者下針砭時至事起因物付物廟廊而有江湖之致絲是大經濟與智術以化三子詳在四書講錄中、

答井田之難、古河以南外、荊吳不版、猶多曠土、後世促額、多因畝法不同鹽鐵論曰、古以百步、漢以二百四十步、明如漢制、周夫百畝當明四十一畝況兼河水不由地中則當嗟不少瀕海湖沙難廢居多即以明嘉靖去弘治幾何央頃額四百二十餘萬奮韜云、非溢恩于撥給即荒穢于蝕盜非訛誤于冊文即欺隱于奸猾然則猶未悉其故矣至于宜桑之處頗少即布之棉與苧尚不能概樹安得七十皆衣帛其義未詳

粹沉字之難、古現天祭地、初無傳授、分度測野倡一畫分五行設甲子辨危微豈是後人所辦當時至人、經由山川靈氣所鍾資既絕異而所學又有殊授如卜商所述、豈是

恍惚所云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數公俱不甚顯于後世可知當時如數公者甚夥孔孟之言當是為世衰道微急于啟悟使易讀後人何所知而貿奇字須人問陋矣

為吳子卜功北堂葉太母孝行開講會論二章

敬修堂長恭誦

宣聖荅孟武伯之問孝有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孝係人子事何預父母陷先之父母無不寔其事于人子此所荅似非所問豈知勢裨正在此曰以感人子也以警人子也以策勵人子也感云何生我者然為所生者胡不然警云何生我者尚然為所生者敢不然策勵云何生我者獨此然為所生者事獨此而不然感以情警以義策勵以力葉母已解得此意書遂創侔謂足以解憂而抑有進為在孔門師但以教弟在吳門母又以教子不止於自為孝也于是卜功不敢忘其母之教乞言以大之而余因悟孝哉閔子一章之解夫閔子未必不欲諱其孝乃以無間言稱之是又不止于師之以弟為孝也實欲借閔子之父母昆弟以諗天下之為子者也故曰此全帙諸公之亟口不啻者以廣母孝也

經義雜記卅卷
敘錄一卷
武進臧氏拜經堂雕

刻經義雜記題辭

經筵講官 南書房翰林戶部左侍郎兼管兵部右侍郎前提督浙江學政阮元譔

經義雜記武進臧玉林先生所著也先生隱德君子深入兩漢諸儒閫奧研覈經訓根究小學嘉定錢莘楣少詹序之云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余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金壇段若膺大令序之云發疑正讀必中肯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至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是以當世通儒碩學莫不心折此書鉅都大邑研經好學之士往往傳寫不倦余獲交先生元孫在東亟為料量刻資於嘉慶己未秋付梓南海庶得家置一編免於抄胥之役將見海內承學之士有所稟程稽先生之書以通漢唐之業於是乎在前人自閻百詩徵士以下序之者已詳余為掇其梗概題辭卷端以告學者焉

經義雜記贈言校勘爵里姓氏

徵士太原閻百詩 若璩
徵士元和惠定宇 棟
舉人武進楊符蒼 方達
國子監丞武進張伯倫 綸
翰林學士餘姚盧召弓 文弨
光祿寺卿嘉定王鳳喈 鳴盛
詹事府少詹嘉定錢曉徵 大昕
宮保兩湖總督鎮洋畢纕蘅 沅
戶部侍郎儀徵阮伯元 元

禮科給事中華亭王周謨 顯曾
江南道御史仁和孫詒穀 志祖
兵部主事德清許周生 宗彥
內閣中書武進趙億孫 懷玉
國子助教仁和宋左彝 大樽
太常博士曲阜孔叢伯 廣林
濰縣知縣武進莊葆琛 述祖
巫山知縣金壇段若膺 玉裁
寧波教授歸安丁小雅 杰
丹徒訓導寶應劉端臨 台拱

孝廉方正吳縣江叔澐 聲
舉人武進鄭清如 環
布衣武進張珊林 琛
布衣吳縣鈕匪石 樹玉
布衣武進顧子明 述
監生吳縣袁又愷 廷檮
監生錢塘何夢華 元錫
監生甘泉林仲雲 慰曾
生員江陰葉保堂 廷甲
生員江寧王西林 汝翰

生員武進丁道久 履恒
生員元和顧千里 廣圻
生員歸安嚴久能 元照

經義雜記第一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居平不揣固陋考究諸經深有取於漢人之說以爲去古未遠也爲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一得隨筆記錄間有他說亦附益之歲月既多卷帙遂富伏處草茅不克遇當代名儒鉅師商摧是非删裁蔽冒深以不聞過爲憾丁丑之歲太原閻百詩先生來常過從請質先生見而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相與切磋疑義爲之作序平生知己一人而已後之君子見此書者能爲琳正定是所厚望也

大康熙四十二年孟春琳識於豐玉堂

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案馬鄭說不同亦各有所本學者喜馬說之平易便斥鄭爲迂遠爲鄭學者專主其說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徧考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云云又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卷五說魯君假馬子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文弨案說文缶部字下有不解者多書闕字即本論語闕如之意）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註本史記指衛輒拒父事言之較馬說更切近

西宮災

春秋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杜注西宮公別宮也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

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范解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又漢書五行志上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

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案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特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知西宮卽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旣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亦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徵今所宜急治者也

宣謝火

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杜注宣謝講武屋正義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傳夏成周宣謝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經作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樂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范解宣謝宣王之謝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

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又漢書五行志上宣榭災（災今本作火今據顔注校正）榭者所㠯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㠯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㠯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榭者講武之坐屋案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意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㠯臧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說文宀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徐鍇曰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漢書賈誼傳坐宣室）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穀之義矣又公羊言新周核之董劉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穀梁周災不志也當從徐本作周災至志也謂以災來告遂志之徐注云重王室也得之范本作不字非是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徧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爲納韭卵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

古文尚書釋文

周顯德中二年二月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三月李昉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判監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詔並刻板頒行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是書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書刻板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上（見玉海藝文）案釋文敘錄云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爲正其目載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尚書釋文本用古文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者是也但世間已有范氏所變

今文尚書釋文及隋唐志皆十卷故宋開寶命周惟簡等重修刻板頒行則改古文爲今文非陸氏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新定釋文並行猶今古並存今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字則爲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矣夫兩本並行而一存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歟是可慨也

昭六年鄭災

漢書五行志上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已鑄刑器臧傳作藏俗字爭辟焉火而傳作如古通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已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已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案所引說曰乃西漢說左氏者之言春秋正義引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卽本西漢舊解杜注云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與兩漢義乖其說非是

昭九年陳災

春秋昭九年夏四月陳災杜注陳旣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正義曰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孩而異之案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陳火董仲舒已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已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已五成舊本譌陳據傳改正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已水王陳其族也今玆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已一生水地已二生火

天已三生木地已四生金天已五生土五位皆已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已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已天一爲火二牡木已天三爲土十牡土已天五爲水六牡火已天七爲金四牡金已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葢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案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大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第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於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招殺太子偃師（事在昭八年）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案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

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解左傳范注穀梁無不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

蒼兕主舟楫官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曰蒼兕本或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眾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案郭氏山海經序曰鈆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蹋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蒼兕與伶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閒主舟楫官所能涉也葢蒼兕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盡其職常以蒼兕爲警也論衡是應篇云尚父威眾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葢今文家說失呼而令之之旨矣

尚書泰誓有三

書序正義引馬融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又引鄭康成書論云民閒得泰誓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泰誓正義引王肅書序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又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趙注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據趙馬之說知記傳孟荀所引皆未焚書前之尚書所謂古太誓此一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集解引馬鄭之言索隱曰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齊世家亦載斯事索隱引馬融說以為今文泰誓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㠯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㠯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立功立事二句刑法志又引之禮堂謹案後漢書班彪傳下汪汪乎丕天之大律李注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平當傳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㠯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泰誓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周禮大祝注書曰王動色變賈疏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藝文類聚十六引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鏞堂謹案後漢書王霸傳雖武王白魚之應無㠯加此李注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又文苑杜篤傳蓋六燔

魚躍蜒莫之方斯注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攴部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水部淚水涯也周書曰王出淚手部搯搯也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此俱漢初壁內別出之太誓即馬氏所稱其文似若淺露神怪在子所不語者然兩漢大儒皆見之馬鄭王肅爲古文學者皆爲之注此二也至東晉臧彥始授梅頤古文尚書內又有泰誓三篇自唐以來立於學官即今日所誦讀者此三也

雉門及兩觀災

春秋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氏無傳何注公羊云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穀梁傳先言雉門親親也范氏但論書法先後不能發明其義楊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過制故致天災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而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案

劉子政何邵公皆以魯雉門爲僭天子與漢志所載董劉說正合是公穀義同也范武子集解最爲空疏宜據舊義補正之

古文籀篆變遷

說文序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案此可知保氏所掌以教國子者爲古文及史籀變其書則有與古文異者故孔子與左氏書經傳皆用保氏古文今考許書古文人作穴象形籀文別造刀字古文亦作穴象人形籀文改爲大字別造穴字以爲亦雖同一象形而籀文不及矣此聖人去取之意歟然說文所載皆小篆即籀文亦未易多得也

亳社災

春秋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左氏無傳公羊經作蒲社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衞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穀梁傳亳

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
解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
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范又
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
瞻之而致戒心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㠯爲亡國
之社所㠯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
火災屢於定哀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㠯亡國不
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葢失禮不明火災
應之自然象也案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杜注左傳同
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

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
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
之以封伯禽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
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
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
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書釋文蒲如字非是當從徐仙民扶各反何氏
墨守公羊未考左氏穀梁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
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
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
之意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曾衛之聽命於吳

天以爲王敎滅絕故災之案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
誤三也范注穀梁此條最得經傳意

唐人桼榛無別

說文木部桼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
過桼栗又榛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菆也則二字義別詩
鳲鳩其子在榛釋文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
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
音莊巾反又禮記曲禮下婦人之摯椇榛釋文榛側巾
反木名字林云仕巾反木叢生生字本脫今據鳲鳩釋文引補也古本
又作桼音壯巾反字林舊脫字林二字今從鳲鳩釋文校補云似梓實如

小栗也據兩釋文知字林榛仕巾反云木叢生也桼壯
巾反云似梓實如小栗也與說文同詩釋文當引字林
木叢生禮記釋文當引字林實如小栗乃於一字下並
引兩文且云字林榛木字從辛木則大誤矣經傳如曲
禮婦人之摯椇榛鄭注榛實似栗而小左傳莊廿四年女贄不過
榛栗杜注榛小栗字皆當从木辛不與詩鳲鳩其子在榛旱
麓榛楛濟濟同箋云山之足林木茂盛釋文引字林云木叢生是也正義引周語韋注云榛似
栗而小誤乃今禮記左傳皆作榛是因聲近亂之然觀說文
桼下引春秋傳禮記釋文榛下載古本知經傳中始未
嘗混也玉篇桼側詵切實似小栗榛仕銀切木叢生亦

與說文字林同而於乘下又載漆字云同上此蓋後人增入非顧野王原本也禮堂謹案九經字樣木部桼𣏍音漆資如小栗傳曰女贄不過桼栗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變是唐元度以爲一字也

祖廟明堂異處

左傳文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正義曰鄭元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案以祖廟明堂爲一乃先儒之誤者當從鄭說爲二杜從左氏舊說非是袁準正論曾辨之見詩靈臺正義

經義雜記卷第一　經六千二百七十一字　注四百六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十幹字象人

梁劉昭注續漢志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案說文載十幹字首取象陰陽之義即蔡氏所謂探五行之情也後載一說謂取象於人如甲象人頭乁承甲象人頸丙承乙象人肩丁承丙象人心戊承丁象人脅己承戊象人腹庚承己象人臍辛承庚象人股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癸承壬象人足此易所謂近取諸身也

王禹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家王禹記二十四篇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案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又白虎通禮樂篇樂元

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歡之樂僸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順命重始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葢皆王禹記文即河閒獻王所傳若據班志知劉向校書得今樂記禹所傳者遂寖以微矣

石言于晉

漢書五行志上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葢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傳無神字案杜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則作注時本有神字今本脫耳）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傳作）莫信（傳保案當依師古訓爲保一讀爲巾非是漢書所載左傳即劉歆等所據古文今杜本作保是以詁訓代經也）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案師古注當有所本杜氏以性爲性命非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夏小正蓄藥

夏小正五月蓄蘭傳爲沐浴也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採艾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荆楚歲時記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採艾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當作日）蓄藥以蠲除毒氣據上文所引書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葢古本也諸書說五月五日採藥者甚多今作蓄蘭徐氏所引同案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今本葢出此然小正所記皆要事若言爲沐浴蓄之淺矣當從歲時記所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燮理陰陽之事（鏞堂謹案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聚蓄百藥注云蕃廡之時毒氣盛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此傳葢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

莊十一年宋大水

春秋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起應之際甚可畏之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五行志上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

二國俱水劉向曰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
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案三
傳義不同左氏以宋來告災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以
有及我之文故董生謂兩國俱水何氏本之言爲比與
兵而百姓怨之應亦同穀梁言宋爲王者之後故書故
劉子政言宋愍驕慢之應義不同而各得本傳意也

有渰淒淒

詩大田有渰萋萋釋文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黤呂氏春秋務本作喻正義曰毛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案說
文水部淒雲雨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渰淒淒則渰正
字訓爲雲起與孔本毛傳合又說文廾部弇蓋也从廾
从合是作弇亦通陸引漢書作黤今食貨志作渰案說
文黑部黤青黑也从黑奄聲蓋天將雨則黑雲興於上
定本集注毛傳作陰雲貌義與漢書說文同顏氏家訓
引毛傳亦作陰雲高注呂氏春秋顏注漢書莫不盡然
高注本或作陰雨者誤正義作興雲理雖通而未得其眞也又萋
萋當從呂氏春秋兩漢書後漢左雄傳作淒淒與說文所引
同玉篇水部廣韻五十琰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皆然
開成石經从艸今釋文正義同誤也

竇攸辨豹文鼠

釋獸鼠屬豹文鼮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
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案廣韻藝文類聚太
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
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
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唯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
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
子弟從攸受爾雅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
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注亦同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
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
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
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
鼠部云鼨豹文鼠也則讀鼨鼠豹文爲句與鼠屬下與
此異

公穀不具四時

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
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案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
穀梁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
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
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
時以成歲他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

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歟

養以之福

左傳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注養威儀以致福案漢書五行志上引左傳作能者養己之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據此知左傳本作養以之福杜作注時猶未誤故與師古義同當據注及漢書乙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養口之福此亦用左傳語所缺必是以字

匪儌匪傲

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案漢書五行志上中引傳作匪儌匪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儌謂儌倖也又左傳襄廿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荀子勸學引詩匪交匪紓今采菽作彼交匪紓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左傳云匪彼也是匪與彼音相近故轉匪為彼古書亦往往互異論語惡儌以為智者釋文云儌鄭本作絞是儌絞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儌毛公兩詩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為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為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夫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何容相異況襄廿七年趙孟引詩亦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為明證乎今本蓋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儌當從應仲援說為不儌訐與鄭本論語義合師古改為儌倖非是荀子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為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

單子其死乎

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五行志上中作單子其死虖（古乎字）無將字似兪得乎字之神有之意反索然

子貢本作贛

論語學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隸釋誠石經殘碑貢作贛下篇有子貢字并並同（又案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案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

貝聲省聲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爲贛贛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尙存古本餘則多爲後人改易矣繡堂謹案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理之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贅貢錫畀予貺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字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

八

隱九年震電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案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上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已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時也本此傳以霖解經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曰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

衣以尨服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愍傳作閔公二年狐突歎曰今命㠯今傳作以案說文㠯已也从反巳時卒閟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案杜注本此衣㠯尨服遠其躬也佩㠯金玦棄其衷也後四年申生㠯讒自殺近服妖也案命以時卒三句皆用以字與上文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二之字相對今本作衣之尨服葢誤

九

鼷鼠食郊牛角

春秋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徐疏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五行志中上

劉向以爲不敬而僭霜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戒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案何注公羊云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即本董義又云角生上指逆之象則於義無取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角爲傷君威得之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

論語古文今文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号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注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注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今據何氏以前書略爲分別之漢石經殘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氏說文皆古論也石經見洪氏隸釋茲不贅列古論語傳不習乎魯論語專不習乎（釋文下凡見釋文者皆不注所本）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若貧而樂古論語而衆星共之魯論語而衆星拱之古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魯論語有酒食先生餕古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縱之純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從之純如也古論語無適也魯論語無敵也古論語可使治其賦也魯論語可使治其傳也古論語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

得聞也已(孔子世家)魯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已矣(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語未知焉得仁魯論語未
智焉得仁(漢書古今人表論衡問孔中論智行下句同)古論語崔子弑其君
魯論語高子弑其君古論語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魯
論語不知所以裁之古論語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命也夫(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語文質彬彬魯論語文質份份
(說文人部廣圻案說文是古論語當互易)古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魯
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論衡問孔)古論語子之燕居魯
論語子之宴居古論語吾未嘗無誨焉魯論語吾未嘗

無悔焉古論語假我數年(孔子世家)魯論語加我數年古論
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語五十以學亦可
以無大過矣古論語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世家)魯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古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語多見而
志之知之次也(白虎通禮樂)古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仲尼弟子
傳)魯論語揖巫馬旗而進之古論語正唯弟子不能學
也魯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古論語君子坦蕩蕩魯
論語君子坦湯湯古論語民無得而稱焉魯論語民無
德而稱焉(釋文後漢書丁鴻傳論)古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魯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
焉(白虎通聖人)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語悾悾如也古論語
弁衣裳者魯論語絻衣裳者古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張壹傳趙岐孟子章指)古論語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賈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商
賈)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
逡逡如也(孔子世家索隱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
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
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古論語執圭鞠躬如

也魯論語執圭鞠窮如也(儀禮聘禮注)古論語上如揖下如
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不使勝食旣(說文皀)魯
論語不使勝食氣古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魯論語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古論語鄉人儺魯
論語鄉人獻古論語君賜生魯論語君賜牲古論語見
弁者魯論語見絻者古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魯論語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三綱六
紀)古論語車中不內顧魯論語車中內顧古論語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
貢文學子游子夏(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論語南容三復白珪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古論語仍舊貫魯論語仁舊貫古論語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魯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古論語無吾以也魯論語無吾已也古論語因之以饑饉魯論語因之以飢饉古論語詠而饋魯論語詠而歸古論語吾與蕺也說文蕺雖皙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蕺字子皙仲尼弟子傳作蕺字是省文魯論語吾與點也古論語仲弓問政仲尼弟子傳魯論語仲弓問仁古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者廣雅一釋詁制折也古論語子之迂也魯論語子之于也古論語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孔子世家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古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魯論語吾黨有直弓者古論語硜硜然小人哉魯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孟子公孫丑下注古論語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毛詩伐木傳魯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古論語子貢方人魯論語子貢謗人古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艸部魯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語高宗諒陰三年魯論語高宗諒闇三年鄭注本又公羊傳文九年注古論語在陳絕糧魯論語在陳絕粻古論語小人窮斯爁矣說文女部魯論語小人窮斯濫矣古論語工

十四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漢書梅福傳古論語好行小慧魯論語好行小惠古論語友諞佞說文言部魯論語友便佞古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國君之妻白虎通嫁娶兩引古論語邦人稱之曰君夫人魯論語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爵又嫁娶古論語饋孔子豚魯論語歸孔子豚古論語湼而不緇魯論語泥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緇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隸釋費鳳別碑涅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滓禮堂謹案文選東方朔畫贊云湼而無滓廣圻案泥而不滓見婁機字源今隸續有錄無書古論語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魯論語苟患失之亡所不至漢書朱雲傳古論語古之矜也廉魯論語古之矜也貶古論語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魯論語夫何言哉夫何言哉古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魯論語惡果敢而室者古論語惡徼以為知者魯論語惡絞以為知者古論語齊人饋女樂魯論語齊人歸女樂古論語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孔子世家也亦當作兮魯論語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也漢石經有古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語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古論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文選

十五

皆紀論注總魯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語朱張魯論語佅張古論語行中清孔子世家魯論語身中清古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古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白虎通辟雍古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漢書薛宣傳古論語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仲尼弟子傳魯論語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魯論語敢昭告于皇天上帝白虎通三軍古論語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魯論語無此章魯論語衞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大二〇九八 小卄九

夬

沒觀其行古論語無此章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眞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漢儒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皆過也能參合古今擇善而從可爲後學法守者惟北海鄭君一人而已

經義雜記卷第二

經五千八百十七字
注六百九十字

經義雜記第三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韋昭論奕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集解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則博奕乃飽食無事之徒所以自遣者有業之人即不當爲此況學者乎其足以虛歲月而損神智匪淺三國志韋昭傳稱蔡穎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今錄以爲子弟之戒云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

三七五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

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文選作神迷上勞身又作勞神字復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文選有暇字今案無之是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顏氏家訓雜藝論博弈云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

如翬斯飛

說文羽部翬大飛也从羽軍聲一曰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詩曰如翬斯飛臣鉉等曰當从揮省寫本徐鍇說文引詩作有翬斯飛九經字樣羽部云翬音輝從軍聲詩曰有翬斯飛案字樣本之說文刊於石壁不容有誤疑徐楚金本爲是然今毛詩皆同大徐本又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兼闕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則鄭本亦作如翬有爲誤字無疑學者不可以字樣通釋相同遂謂作有爲是鼎臣以翬音如揮因云當从揮省不知古音本同即揮亦从軍聲也

釋獸注脫文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爾雅蜼卬鼻而長尾又引郭璞注以尾塞鼻下有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案宋以來本皆無此文郭注釋獸每以零陵南康等方土爲證且注中具有音切俗人以其非要刪之古音遂不可知矣或以此類爲郭氏音義之文恐非

其助上帝寵之

晉出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傳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違其志案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

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則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注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又首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師尙屬開端語下文其助上帝寵之甫言君師代天治民意古文改寵之爲寵綏合下四方爲句故改生降爲佑助義以上下配合然刪惟我在三字又改天下爲予則意氣索然不見武王自任之勇矣且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屬上亦誤也或云書詞至武王恥之止非也趙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

唐試士法

李林甫大唐六典載試士法至詳恐持此以取人可得少學之士空疏者無僥倖之獲初時吏部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茲錄其正文及原注并附采吏部員外郎職注以備考可想見有唐取士之式云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伍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并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舊制諸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即爲高第開元二十五年敕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口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六已上并答時務策三道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爲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爲通通十爲上上通八爲上中通七爲上下通六爲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爲上上通十爲上中通九爲上下通八爲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爲不第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舊例帖一小經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開元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爲下其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爲乙已下爲不第

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所試律令凡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爲不通全通者爲甲通八已上爲乙已下爲不第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爲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試不限條數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諸試書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限條數疑則問之並通然後試策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案吏部員外郎職注云記遺三等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爲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緝古三條諸及第人並錄奏仍關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排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爲

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奬不得限以常科開元二十五年勅明經進士中除所試外明經有兼明五經已上每經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疏義精通通五已上進士有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六已上須加甄奬所司錄名奏聞其進士唱及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第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明經口問仍須對同舉人考試其試宏文崇文生自依常式其宏文崇文館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廕全高試取粗通文義宏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皆須識文體不失問目意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共十條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粗通然後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大廟齋郎案吏部員外郎職云應簡齋郎準貢舉例帖試注太常解申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功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其國子監大成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幷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邑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間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一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不第者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減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皆准此

承天龍也

易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鄭云光燿也王肅作龍云寵也案龍爲古寵字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左傳昭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杜注詩曰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焦氏易林亦云蓼蕭露瀼君子寵光又詩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爲寵寵榮名之謂考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作何天之寵足證箋義有本而俗人議鄭好改經者誤也鏞堂謹案廣雅釋言龍寵也家語弟子行引詩曰荷天子之龍龍亦當是古文寵王肅注龍和也不依傳記及詩箋獨用長發傳者有心與鄭立異也然則此經承天寵也古易當爲天龍鄭以光燿解之益云龍當爲寵後人遂依注改經如繫辭上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本作至頤云頤當爲動而衆家本遂皆爲動見釋文王肅訓龍爲寵無當作寵之文故尚仍原本其實鄭經亦當與王肅同也

劉向校書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讐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案今人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風俗通知劉子政用二人對校蓋一人並看兩本恐有漏略故一人讀書一人持本視聽兩用庶可無失然猶慮有音同文異者故必一人先校此校與讐之不同然弱一不可

也又張景陽雜詩十首注引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此亦當本劉氏別錄西漢無紙故先書於竹簡有誤者用書刀刊削之（釋名釋兵云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及讐校已定則繕寫於縑素此劉氏校書之式例也

直方大

元熊朋來經說云或問坤六二爻辭直方大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元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曰坤爻辭皆以第二字爲韻此可貞元吉之類爾曰乾稱大坤稱至乾大生坤廣

生坤何以言大乎六二之爻辭言大六三用六之小象又言大何也曰易中凡言大者皆陽也陰變陽則聖人喜而識之案熊說足却或問之妄矣周易集解直方大載荀爽說云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與熊氏義同荀字慈明潁川人與馬融鄭康成並傳費氏易有易注十卷可證漢易本有大字鄭庠易古音之言未足據

贈婦往反詩

文選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曰集亦云爲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荅而云贈婦誤也案玉臺新詠卷三作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弟一首是贈婦弟二是婦荅弟三是贈婦弟四是婦荅故題曰贈婦往反今昭明但選婦荅二首而刪題中往反字故呂向李善皆以爲誤今錄其贈婦二首讀選者可爽然矣其一云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沈目想清惠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衿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其二云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一作木榮非）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誓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又婦荅雅步擢纖腰當從

新詠作嫋纖腰佳麗良可美新詠作可羨亦是也

荒虛也

釋詁漮虛也釋文漮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墟之空無案詩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據此則郭氏所云或作荒者即指某氏本鄭康成所據亦同又易泰九二包荒釋文引鄭注云虛也說文禾部云穅虛無食也是荒之爲虛古義也

早起

自古聖賢及有志士無不早起蓋早起則心體清明讀書易於領悟爲一切事亦易成就故相士之道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今錄困學紀聞一則以勸晏起者云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漢儒明哲保身

後漢書盧植傳董卓至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已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不交人事世說新語文學載鄭康成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夫董卓以刳肝斮趾之殘忍而欲快志於忠賢不足爲異季長海內大儒博通古學而亦效盜賊之爲行之於高第弟子斯可怪矣卒之卓既授首車中母妻男女盡焉族滅融亦不保令名後之學者羞稱之或疑融事不實要非無因也嗟夫使盧鄭二子不早爲之備致宵小得遂其奸謀殊非明哲保身之義矣

雞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本或作說誤）人也薛君曰蒼蠅之聲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據韓詩序及薛君說知雞鳴爲刺讒詩小雅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彼乃直言此爲婉諷若曰雞既鳴則朝既盈相因之勢然也然今者匪雞鳴也乃蒼蠅聲也可遂以爲雞鳴哉此聞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聽也次章言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此見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視也三章蟲飛薨薨言小人衆多也薨薨亂也小人衆多則亂矣我甘與子同處此亂國哉我且欲歸矣子庶乎無予憎而與讒矣首二章見詩人敏

心慧口譬近指遠卒章見其去就之義明而詞氣又婉而不迫太公之澤深矣

放勳乃殂落

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趙注放勛堯名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說文歺部殂往死也从歺且聲虞書曰放勛乃殂落此可證尚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為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孔傳於篇首解放

勳為放上世之功化其解難施於此故改經作帝以遂其背古之心而未計及尚有孟子春秋繁露說文等可覆案也遏當從董子作閼說文㢟部云遏微止也从㢟曷聲門部云閼遮攔也从門於聲又孟子董子引書皆作三年孔傳本改年為載欲合釋天之文顯與孟子董子相違矣

魯詩周道郁夷

詩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詩作倭遲倭遲者委曲遲遠也故毛傳曰倭遲歷遠之意韓詩作威夷威可畏也夷傷也故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是以郁夷為地名倭威郁聲相近而義別李善文選注十又二十又廿一又五十六引韓詩皆作威夷惟十八引作倭夷然正文臨迴江之威夷仍是威字則注作倭者順毛詩所改地理志作郁夷既與韓毛不同藝文志謂三家魯最為近之則為魯詩無疑矣顏師古見與毛氏不同便以為韓詩不知韓詩有文選注薛君章句可證也不料唐人讀書已傳會若此

韓詩外傳格言

韓詩外傳云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

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又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琳嘗一日三復斯言以自警

說文言性善

說文心部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从心靑聲性人之陽
气性善者也从心生聲自孔子後言性者紛紛矣以性
爲善者獨孟子韓子而許氏亦與之同其見豈不出諸
子上哉要知說文之書非許叔重自撰乃記集三代以
來遺文故其詮解亦俱自古相傳舊義如說性字以爲
性善倘無所本安能特信孟子確然不惑學者識得此
其餘可堅信矣白虎通情性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
化又引鉤命決云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
有仁也亦近理

●

唐儒陸孔傳

唐儒陸德明孔仲達徧通五經學者日讀其書不可不
知其人今錄唐書本傳俾學者景仰焉陸元朗字德明
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宏正陳太建中
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
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
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典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閈
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閒廣召明經士四方踵至於
是德明與魯達孔褎其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
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
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

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元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
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皐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
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
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
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
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
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
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
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
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
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厤
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
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
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
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
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
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
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
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已雖多仍

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厤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四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駮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累擢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案陸氏之於元恕也服邑豆偃偃壁下遺利不復開口孔氏之事太宗也數以忠言進事皇太子箴諫其失雖死不恨較之漢儒北海鄭公范陽盧公何愧焉出處大節凜然不苟學者尤宜師法不特釋文正義二書爲千古模範也後世有徇利貪榮苟免無恥者亦自命爲經生斯陸孔之罪人已

經義雜記卷第三　經六千一字　注一千廿一字

經義雜記第四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騋牡驪牝元

爾雅釋畜騋牝驪牡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案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曰騋牡驪牝元則鄭本爾雅亦上騋牝爲牡孫與鄭合非私改也周禮釋文云牡驪絕句牝元絕句郭璞義異鄭蓋郭氏爾雅作騋牝驪牡不與鄭孫本騋牡驪牝元同故云義異鄭又釋獸麋牡麔牝麎鹿牡麚牝麀麕牡麌牝麜狼牡貛牝狼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義也檀弓注引爾雅曰騋牝驪牡元此注必近人依郭氏爾雅竄改當以廋人注爲正正義曰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元駒小馬稍異鄭也據正義知禮記注本作騋牡不作騋牝矣幸有二禮注疏及釋文尚得見鄭孫爾雅眞本也

孔子字仲屔

史記孔子世家云顏氏女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邱字仲尼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案說文丠部屔反頂受水丠从丠泥省聲古人名字相配孔子名邱字仲尼則尼當爲屔爾雅釋邱水潦所止泥邱郭注頂上污下者亦當用說文丠部字釋文云泥依字作尼又作埿考說文水部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从水尼聲則从水者非尸部尼從後近之从尸匕聲爾雅釋詁即尼也書正義引孫炎注云尼者近也郭注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則尼乃昵近字與屔亦異若作埿爲說文土部所無乃俗字劉熙釋名云水潦所止曰泥邱其止汙水留不去成泥也首句雖本爾雅然不釋圩頂受水之義而但言汙水成泥與爾雅說文異解蓋已不識此字矣

誤讀釋山文

爾雅釋山小山岌大山峘郭注岌謂高過釋文峘胡官反一音袁埤蒼云峘大山又音恒案說文馬部駁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駁大山峘則許讀爾雅以六字爲句郭注謂高過與許氏馬行相及訓亦合蓋岌者及也峘者恒也以小山而及於大山爲長可知矣恒長也釋文峘音恒者是胡官反音袁非也（禮堂謹案峘字當以胡官反一音袁爲正音恒者非說文恒作恆从二从心从舟峘字說文所無篆書當从山从亙形聲各異如峘可音恒豈垣字亦可讀作恒乎蓋唐時俗書亙作恒偏旁與峘相混故峘亦音恒也廣韻二十六桓峘爾雅云小山岌大山曰峘胡官切又戶登切是陸法言讀爾雅以六字爲句一音戶登切則失之矣）埤蒼云峘大山則張氏讀爾雅以小山岌爲句大山峘爲

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酈道元注水經廬江水曰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爲名葢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是鄭氏讀爾雅以大山宮爲句小山霍爲句矣卷末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霍山下引爾雅云大山宮小山霍似不誤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釋文鮮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或作巘又音仙詩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公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葢毛意鮮巘爲一字故皇矣同爾雅作鮮公劉作巘呂氏春秋及周禮注獻羔開冰禮記月令作鮮羔開冰鄭康成以爲鮮之誤正義引釋山重甗隒及西京賦陵重甗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此過爲區別失毛旨矣李善注吳都賦嶰澗闃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古買切又注長笛賦嶰壑澮㟅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解與鮮古書往往互異案孫郭皆云不相連似作嶰爲是陸云或作巘巘葢嶰之譌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矣其訓鮮爲少則經必作鮮葢所傳本異也郭氏以毛公許君孫氏讀爲據而不從李巡張揖鄭元等其識較能差勝矣

荷芙蕖葉

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釋文其葉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闕讀案說文艸部菡菡藺也藺菡藺芙蓉華未發爲菡藺已發爲芙蓉蓮芙蕖之實也茄芙蕖莖荷芙蕖葉蔤芙蕖本蕅芙蕖根據說文亦無其葉蕸句荷字注云芙蕖葉則其葉卽名荷已見首句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正義曰荷之爲葉極美好孔氏以荷爲芙蕖之葉與說文同初學記廿七寶器部引作其葉荷雖亦妄增較之蕸字尚爲近是是可知衆家本皆無此句郭注本亦無矣詩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有非古義也高誘注淮南子說山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蕅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其葉蕸句又詩正義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案李注又見山有扶蘇正義或疑據云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則李本亦有其葉何不知李所云葉

卽說文所謂荷爲芙蕖葉也詩正義所引郭注今本皆脫邢氏襲此以作爾雅正義此注具見疏中則郭注之脫落在作疏前矣然邢氏不爲補錄何邪

菂茇荄根

釋草菂茇郭注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茇茇疑衍一茇字卽此類又荄根郭注別二名俗呼韭根爲荄考說文艸部荄艸根也菂茇也茅根也茇艸根也廣雅釋草杜蔽茇荄株根也案爾雅有茇無芟說文有芟無茇案說文別有茇字解云乾芻今合之二雅無訓根之茇耳然則茇卽芟之異文其義同爲根也廣雅無菂蔽卽茇字說文每字皆訓爲根廣雅總釋爲根則爾雅菂茇荄根者別四名也不當分爲二郭氏誤也

攫橐含華荂也

釋草攫橐含郭注未詳又華荂也郭注今江東呼華爲荂案郭氏分此爲二節以攫橐含爲未詳蓋疑是草名耳琳以此當六字爲一節猶上之蘥芛葦華榮與菂茇荄根也攫疑當讀爲葩說文艸部葩華也从艸肥聲又橐部橐囊也从橐省石聲蓋言華之裹橐未開也又马部马嘾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始知爾雅含本作马象華之马而未放以马與含聲同故讀若含而義則不同後人習用同聲者非正字也說文口部含嗛也嗛口有所銜也又荂榮也从艸从𠂹又𠂹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荂𠂹或从艸从夸學者能以說文之書校六經之字則無不通卽微文奧義鮮不達矣

易逸象注

宋朱震子發撰周易集傳十一卷今本題爲漢上易傳其說卦傳有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古文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集解坎爲狐子夏傳曰坎稱小狐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王肅曰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

來水間者狐也子夏時坎爲狐孟喜王肅止隨傳解釋不見全書蓋秦漢之際亡之矣案荀爽九家逸象見陸氏釋文坎後有八六爲狐兌後有二一爲常陸氏引舊注云常西方神也餘不詳唐李氏集解於未濟小狐汔濟引虞翻曰艮爲小狐又曰艮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引干寶曰坎爲狐又曰狐野獸之妖者而無子夏孟喜王肅之言據朱氏此條則宋時猶存古義也然九家中有馬鄭虞翻無子夏孟喜王肅

民生幾何

左傳襄卅一年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五行志中上作民生幾何又無作毋安作焉皆古通釋文云民生幾何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案陸本與漢志正同當從之本或作無幾何無衍文也今注疏本釋文作人生幾何當是後人私改

遠績功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釋文云亦遠績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據此知本作亦遠績功禹爲衍文遠績功與大庇民相對爾雅釋詁績功也又績成也此績字當訓成正義云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非是遠績功猶云成遠功也故下趙孟辭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言不能成遠功也杜云勸趙孟使纂禹功者因上文歎禹功此又云子盍亦遠績功正文雖不云禹明是使纂禹功無識者或援注以增禹字然正文如有禹字杜可無庸注矣或據漢志有禹以證此亦當同不知漢志云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無上文美哉禹功云云而特言遠績功則文意不明故以義增禹此仍當以本書爲主注疏本改釋文云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遠績功誤甚

七

王僚季子庶兄

左傳昭廿七年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案史記吳太伯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襄廿九年傳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索隱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兄弟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爲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璟案公羊所云長庶言僚爲夷昧長子以諸樊兄弟四人之子論之特庶子中之長焉者耳非如光之爲王嫡嗣也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

八

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則季子口中明言僚爲兄矣故何注云兄弟相殺者謂闔閭爲季子殺僚是也案以光而弑僚是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讎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

夫讀如扶

禮記曲禮下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案釋名釋親屬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獨斷上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白虎通爵篇大夫之爲言大扶

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禮記王制正義引作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又三綱六紀云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嫁娶作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又嫁娶云國君之妻稱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高注淮南子亦以夫爲扶禮堂謹案大戴禮記本命云丈夫丈者長也夫者扶也又廣雅釋親夫扶也意林載風俗通云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毅也故曰丈夫今人讀夫若膚同此然古膚與扶亦聲相近故膚寸而合或作扶寸而合禮堂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膚寸而合廣韻十虞扶公羊傳云扶寸而合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今公羊傳注皆作膚

畏死

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又杜氏通典八十三凶禮引盧植曰畏者兵死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案盧子幹之義正根據班氏兵死之說鄭氏謂非罪攻已而死與班盧義同又引孔子畏於匡以

證經之畏字不謂孔子猝遇匡人之難爲輕身忘孝也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夫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於鄭實乖舊義矣通典引王肅聖證論難鄭

乘我乘驕

詩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又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維駒音俱本亦作驕據株林釋文引沈重說釋文序錄與沈重撰詩音義陸每引之知株林皇皇者華並作驕其作駒者出後人所改疑是不知古音者謂駒與株滿韻改之正義並作駒誤矣陸氏於株林從沈作驕於皇

皇者華所見本亦作驕而反定從駒何遊移無定也案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一曰野馬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鏞堂謹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略同當出古傳記驕必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文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則二詩作駒非也

駫駫牡馬

詩駉駉牡馬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案前作又作驍說文作駫同說文馬部云驍良馬也从馬堯聲駫馬盛肥也从馬光聲詩曰四牡駫駫又駉牧馬苑也从馬冋聲詩曰在駉之野案毛傳駉駉良馬腹榦肥張也與說文駫馬盛肥義合據釋文云駉說文作駫則說文當於駫下引詩駫駫牡馬駉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駫駫及引在駉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竄改今試辨之大昕案說文馬部引詩在駉之野則許君時毛詩是駉字故篇名用之若論六書之本只當作冋从土从馬皆經師增益以其在遠野而加土旁以其牧馬於此而加馬旁非有異義也詩既以駉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說文中一字而兩三收者甚多非李陽冰輩所能竄入駫駫二字說文異訓恐非重文陸德明所云又作駫者謂毛詩別本非必謂說文也毛詩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冂部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冋古文冂

从口象國邑坰冂或从土則說文義與毛傳同此當本諸先秦古書故無異說冂字既有重文冋坰安得又爲牧馬苑特造駉字與冂部文乖當非原本毛詩駉馬字說文當本作駫重文駉或駫駉異字別訓駉爲牡馬後誤作牧馬而加苑字并改引詩以實之說遂不可解矣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騯字下引詩四牡騯騯遂并此四牡駫駫皆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驍古幺切勇急捷也良馬也又駫古熒切馬肥壯盛皃駉同上又牧馬苑也騯百庚步庚二切騯騯馬行皃今作彭可證駫駉同文騯即彭字之異與駫不同驍與駉異字異訓詩釋文謂駉又作驍者誤

若可弔也

左傳昭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案作若何弔也語甚模糊疑作可字是其讀當若可弔也句其非唯我句賀讀將天下實賀句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已亦隨衆而已非有異於人也

嬰母能言

禮記曲禮鸚䳇能言不離飛鳥釋文嬰本或作鸚厄剩反母本或作䳇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案說文鳥部鸚䳇能言鳥也从鳥嬰聲䳇鸚䳇也从鳥母聲然則鸚䳇字本作鸚䳇古文省作嬰母䳇从母不从毋諸葛恪茂后反則讀若每母與每同聲禮記當從諸葛音說文當爲母聲陸德明音武徐鉉載唐韻文甫切是以爲从毋聲矣此蓋因作䳇致誤䳇俗字說文所無

不同柂

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釋文同柂羊支反衣架也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案注云椸可以枷衣者然則經無枷字矣今內則亦有枷字疑誤衍鄭箋鵲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記注枷字與詩箋意同並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箷亦單稱箷郭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語云然耳說文有柂無椸當從釋文作柂徐鉉新附云椸衣架也从木施聲不知古本借作柂也內則釋文同柂本又作椸

漢以爲池

左傳僖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方城不言山也

孟兮

左傳僖卅二年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兮案杜注孟明百里孟明視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然則孟明已爲百里視之字蹇叔老臣何爲稱百里之子孟子乎呼曰孟兮蓋痛傷之詞與上蹇叔哭之文正合陸孔俱定從子字唐石經今作孟子細驗其剜改之跡原是兮字

王充性書

後漢書王充傳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慾頤神自守案充所著論衡八十五篇今本無缺而性書失傳隋唐志亦無著錄論衡末有自紀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作養性之書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以上疑用十六篇之日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厤但
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
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
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讀此可想
見其書之彷彿

大室屋壞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左氏
先師及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公羊經作世室傳
曰久不脩也何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
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穀梁傳譏不脩也爲社稷之
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又五行志中上先
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
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
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
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
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
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
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
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
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
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
先禰後祖也案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
文足以補正杜注彼云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
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似爲禘
之常稱矣志云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同左氏作
太室傳曰太室猶世室也足以明之或劉子政所據穀
梁經作世室與范本不同又謂先禰後祖者左氏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是也

經義雜記卷第四　經五千五百六十六字　注七百二字

經義雜記第五

武進臧琳玉林

君子以經論

易屯象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姚信云綸謂緯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非其義也劉表鄭元以綸爲淪字非王本意案釋文作經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漢荀慈明鄭康成並作經論（荀鄭皆傳費氏易費氏經與古文同）劉表黃穎亦同正義淪爲論字之譌孔氏引姚信訓綸爲緯是姚本與王輔嗣同作經綸矣

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爲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案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與馬說不同朱子集注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舊說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卽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惟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伯兄玉呈疑父母字其字意複琳以父母字當略讀則得之

終朝三褫之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王弼注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閒褫帶者三也正義曰一朝之閒三被褫脫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本又作𧜵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拕徒可反案說文衣部褫奪衣也从衣虒聲讀若池此二王所本作𧜵者譌體也李氏集解載侯果說亦云褫解也據鄭本作拕知古文易作拕矣古褫拕聲相近說文手部拕曳也論語鄉黨加朝服拖紳拖卽拕之俗馬融注易以鞶帶爲大帶包咸注論語以紳爲大帶是於大帶宜言拕而非褫奪之義也宋項安世周易玩辭引鄭注云三拕三加之也王肅作褫而以爲解此與鄭立異耳

師貞丈人吉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今注疏本脫此四字）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李鼎祚曰彖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案釋文貞丈人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又周禮夏官序官疏引鄭易云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為人之長然則古文易本作丈人非王氏曲解李氏從子夏傳作大人與鄭本義得兩通此注尚未誤違經旨不得輒改作大人也

泰象无往不復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釋文作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鏞堂謹案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易象曰无往不復上有无平不陂句）李氏集解作无平不陂載宋衷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似漢易本有二句然王弼注云天地將各分復之際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是王輔嗣本原止无往不復一句蓋孔子錯舉其辭不得據經妄增也

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勿克王弼注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宋程子頤蘇氏軾二傳皆以亨為通惟朱子本義云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亨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享于天子之象又語錄云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琳案釋文用亨許庚反通也下同衆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亨宴也姚云亨祀也又集解載虞翻注云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然則京房虞翻姚信干寶衆家並作享字本義

以春秋傳爲據最是而漢易本經尤足爲證又案說文
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唐韻許兩切又普庚切
又許庚切朱子謂亯享說文本一字是也又謂字畫音
韻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
亦甚害事尤爲名言朱子真通儒也故欲治經必先自
小學始

隋大儒王通考

近世講考訂之學者以文中子爲僞書又旁稽遠證謂
幷無其人因隋唐史不爲著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
書文藝列傳上王勃傳云勃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

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
以續古尙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
定著二十五篇又隱逸列傳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
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
閒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
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然則或
疑無其人幷無其書全出後人僞作者非也徒以唐人
尙浮華不爲諸儒稱道故隋唐閒學未顯耳程子所謂
隱德君子是也然唐書王勃王績兩傳已大足爲據宋彥
案唐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敘述頗詳皮稱通生於陳隋閒則當較魏徵李
靖諸人爲長可無項紊之疑矣韓退之文公推尊荀揚而不一及仲淹
其送王含秀才序有云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
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
也固不服尙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績卽仲淹之弟不可謂之不遇但績習
誕縱不化於兄耳績傳又云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
績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觀
此知績自難化不得以績而咎仲淹退之豈以斯輕之
歟

騋牝驪牝

鄭康成孫叔然爾雅本作騋牡驪牝元余旣有說矣今
玩郭注陸氏釋文及禮記正義知郭本爾雅作騋牝驪
牝翰堂蘆案宋槧書院單注本爾雅正作騋牝驪牝騋古讀若驪爾雅以驪
牝釋詩騋牝故郭注曰詩云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
騋見周禮解騋牝不更釋驪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騋馬
爲牝驪馬爲牡郭注安得詳騋而不及驪乎檀弓正義
曰爾雅釋詩云騋牝此正據郭本也更可證者釋文大
書騋牝云頻忍反下同陸所云下同卽指下驪牝之牝
若是注中牝字陸當言注同矣又釋文大書驪牝今攷改牡
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亦因本作驪牝故陸

言上騄牝別之若下是牡字則直云改牝爲牡矣且孫本作騄牡驪牝元故陸云孫改上騄牝爲牡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

孔舒元公羊傳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今本同）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柰何（二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何何本同）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二何何本無）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

七

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見公羊序疏）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禮堂謹案釋文序錄公羊穀梁俱有孔衍集解十四卷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爲古本可知矣

春秋名季子辨

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說經爲謬也案杜注左氏云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何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注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扃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

八

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氏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傅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歟惟明王氏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很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係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

闞閎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也
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鍾
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難是其
於萍蹤蓬合之人尚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
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
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徇之躬受
篡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去全身潔已之
爲愈哉闔閭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弒
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
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曰

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
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季子之
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矣嗚呼其知季子者哉

白虎通詩考

班氏白虎通說詩與毛氏多有不同蓋皆魯說也今輯
以俟考爵篇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
也故詩曰靺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號篇云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此言文王（三正篇有此三字據補）改號爲周易邑爲京
也禮樂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又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誅伐云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
大罪也攷諡　大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諫諍云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
夫之詩也辟雍云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
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王者不臣云詩
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又見三正篇）瑞贄云
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
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三正云詩曰厥作祼將常服
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姓名云韓詩內傳
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

四方也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當有
度曹叔振四字）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

盧子幹遺文

初學記十引盧植奏事曰后妃者所以郊天祀地祇奉
視宗外以肅恭明神內以帥正九嬪理陰陽者猶天之
有地陽之有陰又引曰三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
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北堂書鈔九十九引
周植酈文周誄云自亂末成載著書十餘用文懷思奧
爛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太平御覽八百卅四引盧植
與張然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其

侮也是以君子愼其舉文選赭白馬賦注引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後漢書本傳稱有碑誄表記六篇今不傳先賢遺逸之文雖零章碎句猶斷圭殘璧尚可寶也

許男𦍒

春秋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左氏公穀經並同公羊解云許男業卒正本作𦍒字案𦍒字誤當作𦍒說文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凡丵之屬皆从丵讀若浞業大版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𦍒許男本名丵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𦍒也

室如縣罄

左傳僖廿六年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靑草何恃而不恐杜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靑草言在野無靑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啖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罄在縣下無聚帛炫乃以服義規杜非也案說文缶部罄器中空也从缶殸聲詩云缾之罄矣石部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依杜說縣字當解盡磬罄字別而聲相近故互誤如禮記樂記石聲磬注云磬當爲罄字之誤也此磬又爲罄之譌孔晁注國語亦從服義杜氏改如爲而又以磬爲罄此好異於先儒耳劉光伯規之當也

穀梁經召伯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伯上照反穀梁經作毛伯釋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

碩人頎頎

玉篇頁部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頎傳頎長貌又頎頎然佳也案今詩作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

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

孝經閨門章

宋本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在子曰君子之事親孝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共二十四字元氏正義載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内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案古文雖出劉光伯或

恐以私意竄改但閨門一章文簡意序理致精嚴似非後儒所能偽作不當以文句疑之蓋閨門之内人君燕寢之地也人君於大廷之上百官執事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即欲不具禮而不可卽退朝之後與父兄相處爲我素所嚴敬者雖欲不具禮而亦不能惟閨門之内所對者妻子耳所侍者臣妾耳人君而與妻子臣妾相處燕昵之私情欲之感自有所不容已則起居之際必有不能具禮而或至於失禮者能若嚴父嚴兄在前則閨門之内一如大廷自不敢不具禮矣蓋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而自一家視之爲妻子臣妾自天下視之爲百姓徒役故云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欲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必不敢遺於天下之百姓徒役欲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必不敢侮於閨門内之妻子臣妾此先王之孝也此聖人之誠也司馬氏以爲凡鄙誤矣

李古理字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注行李使人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

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隕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也又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又管子法法篇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房元齡注古治獄之官李同理大匠爲國子爲李注李獄官也李理同

公羊經昔郎

公羊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解

云盟于犀邱正本作菑邱故賈氏云（案云字今補）公羊曰菑邱穀梁曰師邱是也據此知公羊經本作菑邱當從賈氏所見本陸氏釋文作犀邱音西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邱則唐以來本多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

三老五更

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正義曰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樂記食

三老五更於大學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又續漢禮儀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長老之稱也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月令問荅曰叟長老之稱也其字與叟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叟瘦字中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又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注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每常人行禮乃置案詩閟宮三壽作朋傳壽考也老義同是三壽卽三老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此卽盧子幹禮注意與毛傳亦合又三老五更蔡伯喈以爲有三人五人更當作叟鄭氏不然者案白虎通鄉射云三老者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鄭說本此而三五義微異

經義雜記卷第五　經五千六百九十四字　注二百五十四字

經義雜記第六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北風傳虛徐也

詩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也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案作虛徐也是葢經言虛徐中加其字以助句毛恐後人分其虛其邪爲兩事故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在位之人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郭注但云雍容都雅之貌非是）正義又云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孔說甚是據此知孔本原作虛徐也今注疏本標起止作虛虛乃近人誤從釋文改耳或曰子所言確可據矣未知更有旁證否余曰蕩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釋文大書侯作云祝詛也注同此同孔氏之誤又云本或作詛此因誤讀而私改猶正義云作古詛字也

夫予之設科也

孟子盡心下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集注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趙氏章句云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又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疑當有云字）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據此知夫子之設科也本作夫予之設科也以經省曰字故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正義載章指云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非己所絕己字正釋經予字此節即所謂順答小人也又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予字今注疏本作子是從集注改也四書大全載慶源輔氏說以殆非也下無曰字故

知為問者之言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案孟子一書問答處曰字每不具著未可以此拘泥若以為露筋骨則孟子自言有甚於此者矣且孔子曰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孟子之言卽本孔子豈亦非所以待學者乎總之朱子讀夫如敫此失之小焉者也一無所據而改于餘年相傳之予字此非失之小焉者也後之學者能於此等處不為之曲護庶可謂朱子爭臣矣

侂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今論語泰伯侂作託案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厇聲厇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葢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葢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與說文義合也

六鶂

說文鳥部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鷊鶂或从鬲鶃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案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本

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葢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五經文字鷁鶂二同見春秋傳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賈景伯以鬩解鶂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鶂字本从兒也此疏引賈亦誤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傳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切又五今切鷊鶃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為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鶂上同說文又作䴇鷊反以鷁為正首尾倒置矣郭忠恕汗簡上之二鶂作玉云出李商隱集案說文載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李書所載卽䴇字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案集解引王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地理志下引孔子作得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

無德釋文所見葢即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季氏篇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釋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震夷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

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案劉子政言晦暝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廟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傳公敝於季氏季氏敝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誥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厤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即本劉子駿說

莊公寤生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杜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不舉寤生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杜兩說皆非是若寐寤時子已生兒墮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公之解甚精爾雅釋言逜寤也郭注相干寤釋文云孫本逜字作午又說文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昜冒地而出啎逆也从午吾聲說文與爾雅義同逜字當從孫叔然作午寤即啎之通借字寤生者謂啎逆難生葢交午於產門久而不得下往往有母子交斃者

故武美驚也依杜注宜云寤生不當曰寤生近人有訓寤爲蘇者謂莊公絕而復蘇穿鑿之甚余友閻百詩云周書寤儆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孔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史記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琳亦以爲非

隱五年秋螟

[illegible]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贏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又春秋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氏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大者不摦

左傳昭廿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杜注槬橫大不入正義曰槬聲近橫故爲橫大釋文不槬戶化反五經文字木部槬戶化反見春秋傳案漢書五行志載左氏作大者不摦師古曰摦橫大也音胡化反說文手木兩部俱無此字玉篇手部摦寬也廣韻四十禡摦寬也大也又徐鉉新附云摦橫大也从手瓠聲與篇韻俱胡化切而皆不从木則作槬者非左傳下文王心弗堪漢志作弗𢦔孟康曰古堪字案𢦔乃𢦏之譌說文𢦏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𢦏黎左氏本古文故多假借字

浩然之氣

文選班孟堅荅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集注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行者必以賷

孟子公孫丑下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案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又文選魏都賦襁負賮贄劉淵林注賮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賮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說文曰賮會禮也據此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說文貝部賮會禮也从貝𦘔聲玉篇貝部賮才刃切財貨也廣韻二十一震賮琛賮又財貨也會禮也徐刃切又疾刃切五經文字上貝部賮音盡皆無贐字至集韻始二字並載今孟子及諸書皆作贐賮字遂廢幸王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尚仍舊本也

文帝始置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兩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㠯爲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王氏玉海藝文云爾雅文帝立博士本之孟子漢書也李賢注翟酺傳云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言不知何據蓋未詳考也劉歆書諸子傳說說字誤當從孟子題辭作傳記諸子謂孟子也傳謂論語孝經也記謂爾雅也（書序正義曰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

犧尊象尊

詩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作犧者沙羽飾此同釋文然正義是）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宜同鄭王許宜反正義曰犧尊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春秋定十年正義云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春秋正義作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

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案當作讀羲爲犧是毛詩本作羲尊）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又禮記禮器犧尊疏布鼎釋文犧尊鄭素何反王如字正義曰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娑娑然（此本鄭志梁書劉沼傳引作畫鳳皇尾娑娑然）故謂娑尊也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釋文犧素何反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犧尊象尊似當從王肅阮諶說較直捷或得於目驗與傳聞者不同然毛公傳詩云犧者沙羽飾先鄭注禮云犧尊飾以翡翠古義獻沙聲並相近故沙尊作羲尊毛詩傳爲先秦古書二鄭咸所依據後世即出犧牛之尊要不得以此改詩禮之義終是王肅好與鄭難故爲異說耳

三川震

五行志云史記周幽王二（國語作三史記同作二下云三年幽王發愛褒姒則國語作三譌字也）年周（國語史記作西周）三川皆震（應劭曰震地震韋昭曰地震故山川亦動兩說本通師古謂非地震非也）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史記同作甫國語作父韋注曰周大夫服虔曰周太史裴駰引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案古史多[illegible]）

（言陰陽事）曰周將亡矣（國語史記有夫）天地之氣不過（國語史記下作過此作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史記同作民亂之也國語作民之亂也案注云言民者不敢斥王也則似本作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史記同作陰迫國語作陰遁案應劭曰迫陰迫陽使不能升也韋曰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然則國語本是迫字作遁者形近之譌春秋文九年正義引作迫）而不能升（國語作不能烝史記作蒸韋注曰烝升也此以詁訓代經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史記同作塡國語作鎭漢書多以塡爲鎭應劭曰塡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史記同作原國語作川源下同案原古字）必塞原塞國必亡（史記同有此五字國語無而川源必塞下注云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然則本有此句後來脫耳）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引也所以引出土氣者也師古曰演音衍韋注曰水土通氣爲演演猶潤也案應以土演而民用也爲句夫水二字略讀土演謂引土也故下云土無所演史記亦同古演引聲相近韋注以夫爲起句之辭水土演連讀故下作水土無演此當從史漢及應氏解）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國語史記作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悳（國語作德案說文德作悳）如二代之季（國語史記有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語史記此五字在亡之徵也下史記作必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史記有國）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國語下有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二句史記無夫字棄作弃）是歲（國語史記有也）三（舊譌二從國語史記正）川竭歧（國語史記作岐此俗寫）山崩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埶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

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以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

無酒酤我

詩伐木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則酤買之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案說文酉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从酉古聲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禮記郊特牲注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正義曰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醴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酒正疏云事酒冬釀春成非是）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然則酤酒醴酒事酒醳酒一物四名歟本無酒因有事而一宿醳成之故曰無酒酤我毛傳與說文正同不得以經傳無名爲疑矣漢書食貨志下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

彝　十三

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則班孟堅解論語以酤爲買與箋義合也

朝服而立於阼

論語鄉黨朝服而立於阼階案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禮記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注裼或爲儺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咸曰義也

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注末薄也減輕也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殺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案家語正論載此事亦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注云末薄曰義也夫作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家語句讀與服氏合其所見左傳作咸不作減亦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減而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如字服云不爲末殺是讀末爲抹集韻引字林云抹摋滅也知古但作末殺矣）又傳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彝　十四

夫注三號雖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矣劉光伯規之當也

爲師齊衰三月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弟子爲師服齊衰三月琳謂準情當理足以輔翼先王之制可與心喪三年內外並行誠不刊之典也存此庶足以振澆薄敦禮義於師友一倫所裨匪淺師之所成者大心喪三年無論矣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則服齊衰三月斯亦寧厚無薄之旨也庸何傷乎在位君子留心禮教者如不以琳言爲謬而以此奏之朝廷定爲　國制不無小補云

經義雜記卷第六　經五千四百九十六字 注九百五十一字

經義雜記第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磒然或作砰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霣石于宋五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磒然視之則石釋文磒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注疏本爲砰）八耕反穀梁疏曰磒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磒字張揖讀爲磒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磒柱下石磒之仁切磒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砰披萌切大聲硑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磒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磒字楊云張揖讀爲磒是古本廣雅有磒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塡然鼓之之塡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砰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

二女婐

孟子盡心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趙注果侍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正義曰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許愼謂女侍曰婐（婐舊譌倮）今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愼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集注云果說文作婐烏果反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婐妮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借趙氏訓爲侍朱子訓爲女侍皆與說文合疏闕舊說謂木實曰果取其實而言義甚穿鑿蓋本王安石字說（語類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案廣韻三十四果婐婐妮身弱好皃烏果切無女侍一訓九麻婐女侍古華切是同說文讀若騧矣）

權子母輕重

權子母輕重謂權時物之貴賤而行子母輕重之錢此言錢法今俗以母錢生息亦謂之權子母非其本也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韋注降下也戾至也漢書食貨志下載國語作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案國語當從韋注漢書當從顏說）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

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案漢書應劭注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又孟康注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可與韋注相發明

無以莤酒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鄭特牲云縮酌用茅鄭元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周禮注亦作鄭大夫賈疏標起至作鄭司農誤）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周禮注作浚釋文浚荀閏反劉思順反與此異）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案說文酉部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莤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泲莤之釋文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則莤酒字本从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莤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莤茅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皆莤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莤茅者以茅爲莤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莤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莤字故以今文讀之作蕭亦爲聲近字論語集解載鄭注云蕭之言肅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蕭肅也可證古蕭莤聲相似故莤或作蕭杜子春讀爲香蒿之蕭鄭康成從之未足以改鄭少贛義也（周禮司尊彝禮記郊特牲及毛詩傳所言莤酒皆去滓法與說文甸師左傳所說灌酒茅上象神歆之義微不同）

吾不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案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施弛古通

說文㫃部施旗皃从㫃也聲亟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式支切 徐鍇曰旗之逶迤一曰設也弓部弛弓解也从弓从也施氏切 㢮弛或从虒凡延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解義當作弛古書既互通俗人又多亂之爾雅釋詁矢弛也郭注弛放釋文弛也尸紙反案江漢矢其文德毛傳矢施也釋文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曰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又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文弛其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注同皇作施弛施也如字皇本作施布也據此知

爾雅禮記作弛者皆施之通借當從毛詩傳作施故鄭注禮記云弛施也此非訓弛爲施言弛爲施之假借也乃郭璞晉人已不明六書之旨作如字讀而訓爲放梁皇侃知禮記義當作施而不知古書多借字竟改經作施又改注弛施也爲施布也以合其所見唐定本詩傳又依爾雅改作弛皆非也又釋詁弛易也郭注相延易釋文弛易施李音尸紙反下音亦顧謝本弛作施弁易皆以豉反注同案詩葛覃施于中谷傳施移也箋云葛延蔓於谷中釋文施于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皇矣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釋文施于以豉反注同又

禮記孔子閒居施及四國施及四海施于孫子注施易也釋文施及以豉反注同又淮南子卷八云德澤施於方外沐施㤙延於遠方之外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然則釋詁弛易之弛亦施之假借據毛詩傳箋及禮記注知顧謝是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郭注相延易本此又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施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施讀亦爲弛也國語晉語九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韋注云施劾捕也晉孔晁注施廢也廢

其族也尸氏反見春秋昭十年正義及釋文 論語微子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釋文不弛舊音絁疑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衍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施易音亦案不施其親亦當作解廢意孔注作如字讀益不知爲假借也禮記雜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本字本訓與說文合 隸釋卷十五載漢石經論語亦作君子不施其親唐李翱筆解云施當爲弛而釋文作不弛朱子集注謂福本同義雖是而文則改也詩禮釋文施以豉反論語釋文作以支反非羣經音辨㢮字音灊灊設之曰施式支切詩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及之曰施羊至切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此過於區別

廏焚

論語鄉黨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廏夫子家廏也王弼曰公廏也案禮記雜記下廏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曰廏焚孔子馬廏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廏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云魯廏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下合而爲

王弼之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廏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自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爲國廏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可與共學六句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習之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緜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據詩正義及筆解改今本論語案淮南子氾論孔子曰可以其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

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李習之後世文人其言未足爲據

古文均爲袗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古文袗爲均也案此經若古文作兄弟畢袗元今文作兄弟畢均元鄭從今文作均元豐古文不用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袗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正義曰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又周禮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釋曰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又國語晉語二均服振振韋注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又呂氏春秋悔過云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袀服四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高注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鄭注既以元衣元裳爲同服則必從今文作均矣賈高韋杜並云均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禮記月令孟夕之月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正義曰袗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彡袗是元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袗字錯誤以此經云乘元路元袗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袗元鄭雖以袗爲同要袗是元之類是鄭以袗義爲元經已云元不必更言袗矣古文袗元義複鄭所不從據月令正義知孔氏所見儀禮已誤同今本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釋曰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即婦人之服不殊裳案士昏禮亦當作均元據疏云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疑賈氏作疏時禮經尚作均元而未誤爲袗元也續漢輿服志下云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

祀之服皆以袀元又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元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元以從又祀宗廟諸祀皆服袀元梁劉昭注云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曰袀皁服也又蔡邕獨斷下祠宗廟則長冠袀元又淮南子齊俗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高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此並袀元連文與冠昏禮今文均元二字正同雖皆秦漢之事不足爲禮經之證然左傳均服既本作袀服知儀禮均元亦本作袀元矣說文新附袨盛服也从衣玄聲黃絢切玉篇袨胡絢切黑衣也

袀服振振

文選吳都賦六軍袀服劉淵林注左氏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閑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說文曰袀元服也音均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左氏傳袀服振振師古曰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作袀服其義爲黑衣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氏用之服注當云均讀爲袀袀服黑服也今說文衣部云袗元服从衣㐱聲袗袗或从辰而無袀字據閑居賦注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袀字蓋今本脫落或即袗字之異蓋說文本用今文袀字後人以古文袗字代之猶儀

禮之均作袀也經既均迺文則袀爲元服可知元與服子愼顏師古義同玉篇袀戎服也廣韻十八諄袀戎衣也左傳曰均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釋文亦云均字書作袀知說文故有袀字矣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袀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戎事黑服之證師古以袀服爲黑衣當本之應劭服虔等音義顏氏每過晉注與己合者即沒其姓氏襲爲己有故能於杜注孔疏外別立一解也

王弼易注有音

易大過注音相過之過明神廟崇禎兩刻本皆無正義

大易八の小十九

經　十一

標注有此句釋文大書相過之過四字蓋後人疑注中不當有音恐非王氏語故刪之案井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爲去聲故音之也豐彖曰豐大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宏廣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宏使大豐之爲義既闡宏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舉此可證注中本有音矣凡漢儒之書多注讀相連如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許叔重說文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可見魏晉以來此法漸疏惟郭景純注爾雅方言尙有其遺論語子游曰事君數集解云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較易注益寥寥矣

沙鹿崩

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公羊曰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曰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案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

經　十二

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杜注左氏經云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案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

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値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

欒范易行

左傳襄廿六年鄢鄬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二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杜注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衺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毁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

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舊衍上字今據國語注刪）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又國語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敗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韋注云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據國語則此傳當從鄭司農說苗賁皇言楚之三軍惟中軍王族最精不可驟勝其左右單不足憂也若以晉中軍與下軍相移易彼見吾中軍柔弱必起貪戰之心則爲吾所誘合戰而入吾十軍吾卽以上下二軍與新軍相合以敵彼左右二軍去其中軍之羽翼然後以上下新三軍與中軍相合攻彼王族則彼中軍必敗矣故成十六年傳云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公從之若依杜氏簡易之說則分良以擊其左右句如何可通公從之者謂從苗賁皇之計分移中軍爲下軍也杜以爲從其言而戰非也又彼傳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國語云若易中下謂中軍欒書范燮

與下軍韓厥相易其上軍郤錡荀偃則仍舊故國語云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此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明上軍郤錡荀偃不易也易行非但易卒伍軍將亦相易孔氏謂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是不知連軍將易也國語云三萃彼傳亦云三軍萃於王卒而此傳云四萃者三軍之外又有郤至新軍因與下軍相合故總言之則曰三軍三萃分言之則曰四萃也韋注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杜云四萃四面集攻之孔云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案三說皆非也傳謂中行二郤將上下軍今郤錡中行偃既將上軍則下軍必有郤至矣故知新軍與下軍合也然下軍之中兼及權合之新軍而本

軍之將佐反無明文者以上云欒范易行以誘之則下軍之將佐已明若新軍之所屬不言則不知也又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謂欒范不得在中軍衛公各以其宗族夾輔公行也故下言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之欒鍼責之云離局姦也以已在下軍而復至中軍載公故謂之離局賈逵以易行爲欒與范易道先後誘擊之然卽欲先後誘擊之亦無庸欒與范易章邪以若易中下爲中軍之下此據國語晉語六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之文然欲儕易以示弱同一中軍之將何范燮之軍儕易欒書之軍不儕易乎故讀易字以

開杜氏之誤而國語之難通更哥於左傳矣今爲晉三軍與中下相易表及楚三軍表於左俾學者考焉

晉三軍及新軍表

上軍	中軍	下軍	新軍
郤錡 荀偃 [illegible]	欒書 范燮	韓厥	郤至

晉三軍中下相易新軍合下軍表

上軍	中軍	下軍
郤錡 荀偃	韓厥	欒書 范燮 郤至

楚三軍表

左軍	中軍	右軍
子重 令尹	子反 司馬	公子壬夫 [illegible]

經義雜記卷第七

經五千七百卅二字
注六百九十字

經義雜記第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李翱論語筆解

世傳論語筆解題唐韓愈著余讀其書知是李習之所爲蓋韓退之評隲者也其冉有曰夫子爲衛君章云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後又載一條云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不可槩窺其極子曰善人敎民七年章云七年義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於王各脩戎事之職案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後又載一條云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敎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五年而三年十一年從可知矣子曰性相近也章云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下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後又載一條云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矣乎據此知是李習之所爲而非退之之書也其餘評隲語尙多惟此尤爲明證云

論語筆解纂

習之好改字余既有辨矣覆讀之有可采備一說者纂錄於此事君數章何晏注數謂速數之數李云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案速讀爲促卽頻數義

此解與集注同子見南子章孔注矢誓也李云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矢爲誓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又於豔反正義曰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解與蔡王李充等合自行束脩章云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敎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修則然矣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修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案漢人皆以束脩爲約束修絜李解與舊說合子曰由

知德者鮮矣云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案集解載王肅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此解與王意合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為弛此解與余說合今之學者日習朱子集注於何氏集解置之高閣更何暇及此而不知唐人之書亦不可不讀也或疑此為後人託撰然即以茲數端論之似非宋以來學者所能言且其文緐意複與唐人義疏極相似

左傳錯簡

左氏音義之四襄五第十八大書傳字云此傳本為後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案傳云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杜注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邱明自分為三十也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為後年修成發其萌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

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眞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又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釋曰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尚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止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此傳會于夷儀云云共三十五字以八九字一簡數之應有四簡蓋簡編爛脫當在卷十七之末者反落在卷十八之首杜氏注傳時本已如此故後人傳寫者亦因之而不敢改陸氏所言是也乃杜以為傳寫失之語欠分曉正義又云學者欲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余謂自杜氏以前恐無此穿鑿私改之獘今釋文尚仍陸氏之舊在第十八依孔氏所言亦本在正義第卅七之首乃俗本注疏移於第卅六之末在廿五年傳後則非孔氏之眞本矣單注本亦

誤惟明刻杜林合解在第卅一襄廿六年之上頗足取云鏞堂謹案歸安嚴久能元照貽我不全宋板左傳三册上册題襄五第十八此傳正在廿六年之首

壅河三日不流

穀梁傳成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聾者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案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流俗字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係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為遏字作音是唐以來已衍矣

五十曰艾

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釋文曰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正義曰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案鄭既以治訓艾則當從陸孔說以艾為草色釋文一音刈與釋名合然據中候七十亦稱艾豈謂年至七十始能治事乎禮記五十曰艾而鄭言七十者蓋如六十七十八十通稱耆也

龍漦之怪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史記周本紀作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廷而言曰國語鄭語作褒人之神化為二龍而言余褒之二君也案國語注云二先君也裴駰引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應劭曰漦沫也鄭氏曰漦音牛齝之齝案韋注云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師古曰匵匱也去藏也案以去為藏此古訓也史記亦作櫝而去之國語作櫝而藏之蓋後人私改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案史記作夏亡傳此器殷亡又傳此器周國語作傳郊之當有誤字詩白華正義引無此三字韋注云傳祭於郊可疑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史記作祼而譟之國語作不幃而譟之漦化為元黿韋昭曰黿或為蚖蚖蜥蜴也象龍案史記同作黿師古曰黿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入後宮處妾國語作童妾史記作童女遇之而孕國語作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史記作既齓而遭之未既之既蓋衍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䚻此歌䚻本字說文云䚻徒歌从言肉國語史記皆作謠俗字曰檿弧其服實亡周國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為歌謠也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即今之步叉也其草似荻而細織之為服也檿音一簟反其音基荻音敵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史記作逃於道

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徐廣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案作妖孽本字是聞其夜號
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
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
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
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
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
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萁服蓋以萁草爲箭服近射
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

二曰醫法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注醫之字從殹從酉省

也釋文從殹烏兮反徐烏例反本或作毉案醫字正從
殹從酉不當言從酉省考賈疏云從殹省者去羽從酉
省者去水故云從殹從酉省也則賈疏本作從翳從酒
省也釋文音烏兮反蓋已誤作殹或作毉即醫之俗字
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瘱翳之翳與賈疏本同今賈疏
亦作從殹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酉部
云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疑衍得酒而使从酉
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
巫彭初作醫據說文則殹爲病聲一曰病聲皆取會意
不從翳省而鄭云從翳省者鄭以醫爲諧聲字石鼓文
汧殹沔沔元潘迪音訓引王厚之云殹即也字見詛楚
文及秦斤然則周秦皆以殹爲也鄭恐學者亦讀殹爲
也故轉從翳省也凡醞釀醴醇等字皆從酉酉即酒也
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又酒就也所以就人
性之善惡是酉酒同義故醫下云从酉醫之性得酒而
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爲酒也鄭云從酒省則
凡从酒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然未見有不省
而從酒者疑鄭本云醫之字從酉從翳省也寫者誤倒
之

大卷咸池因變

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
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
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舊倒今據史記樂書正義所引乙正
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釋文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卷音權案鄭以周禮大卷當
禮記大章以周禮大咸即禮記咸池此注一作大卷明誤無疑陸氏何不能辨之正義曰黃帝
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
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故此文
次在大章之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
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
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

卷於周之世其黄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别爲黄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别爲黄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上加雲門者以黄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别名大卷明周爲黄帝於不增脩之樂别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别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黄帝曰雲門大

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灋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釋曰本黄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黄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卽通大章大舊脫大字今補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黄帝樂故此大卷一當作亦爲黄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黄帝咸池爲堯樂名則卽通更與黄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舊脫門字今補與大卷爲一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據此知黄帝二樂一大卷一咸池其大卷堯不增脩而全用之更名曰大章周公制禮以大卷本黄帝之樂但異其名耳故仍屬之黄帝而復其本名又冠雲門以美大之其咸池堯既增脩改用則咸池之名雖仍黄帝之舊而實爲堯樂矣故周公遂以此爲堯樂又加大字於上省池字於下也於此見堯有因襲之妙而無變改之失有表揚之衷而無攘竊之嫌又可見周公定樂命名之精而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也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堯欲全用黄帝之樂必改其本名庶足以新民之耳目此大卷所以爲大章也若咸池既已增脩非盡黄帝之

本體而又改易其名幾何不疑爲堯所自創百世之下增脩之迹卽泯又誰知爲本之黄帝乎故咸池之仍名咸池堯之不忘所本也若周公制禮必去其虛名而從其實體故復大卷之號而黄帝之樂定矣歸咸池於堯而堯之樂定矣不更以咸池歸黄帝者何也蓋不敢以後帝所增脩致殺前帝之創造又不敢没後帝之脩改而虛加之前帝故咸池不屬黄帝而屬堯也大卷必冠以雲門何也蓋周公定六代之樂俱加以美大之稱故武曰大武濩曰大濩夏曰大夏韶曰大磬咸池曰大咸至於大卷黄帝本言大堯改之又曰大章不可更加以

大故於大卷之上美之曰雲門也其因變之迹今爲表以明之

大卷咸池因變表

黃帝	大卷	咸池
堯	大章 改名不循	咸池 循不改名
周	雲門大卷	大咸

周公定樂表

黃帝	雲門大卷
堯	大咸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釋文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案孔本無此句今禮記有之葢從陸本將入也正義曰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可證孔氏無此句此節除備其鼎俎其十四句正義句句釋之不宜獨闕此句不釋禮運篇有此句正義甚詳葢因彼誤衍耳

既稟稱食

禮記中庸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注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釋文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案說文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凡㐭之屬皆从㐭稟从㐭从禾稟賜穀也从㐭从禾則廩爲倉㐭之或字與餼食之稟義別鄭注以既稟爲稍給之食與說文賜穀也正合則鄭本必作稟字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目陳粟又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知古穀食字皆作稟也釋文作稟與許書合注疏本作廩非一本又力錦反此六字是後人校釋文之辭非陸氏語作力錦反得之

皆曰國士在

左傳成十六年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注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案此當從服注上文軍吏患之以下是分敘晉事楚子登巢車以下是分敘楚事伯州犂以下是總敘晉楚事下文苗賁皇言於晉侯以下又分敘晉事此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者卽所謂伯州犂以公卒告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也苗賁皇正以楚之王族不可當故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忽以皆曰之文屬下以爲晉侯左右之言此臆改舊義而失之甚焉者也

三入三出

左傳成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逬入狄卒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令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案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困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卽出晉軍至晉

三百八十五

樊

圭

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卽入于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或連下入于衞師衞師免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三出之文在入于狄卒上明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入三出矣）若謂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師退言齊之帥以衆兵退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大三百八十　小卅五

樊

古

輚轏卽棧字

詩何草不黄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釋文有棧士板反正義曰巾車之（舊譌）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輓不堅易坼壞也士

乘棧車釋文棧士板反劉才產反又儀禮既夕賓賵幣
子棧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轏釋
文于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注轏同釋曰柩車即蜃車四
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轏
中注轏士車釋文轏中仕撰作才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
字林仕諫反云臥車也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考
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又說文
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戔聲車部新附轏車
名从車孱聲玉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棚也一曰
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今本說文共脫八字當從此所引補正車

大三九十　小廿七　雜　去

部轏仕僩切載柩車轏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閣也
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限切轏車名士所乘也轏埤蒼
云臥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載柩車也三十諫轏臥
車又轏當作兵車亦作轏士諫切棧木棧道又士限切五
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轏輚二同士諫反上見春
秋左氏傳下見周禮案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惟既夕注有轏字此周禮乃儀禮之譌與
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
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轏蓋俗儒以
棧是車名應从車遂改棧爲轏廣韻上聲去聲棧下皆無車訓鄭康成
因字本作棧故定從禮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廣
韻引埤蒼知漢魏間已別作轏爲棧矣說文以轏爲籀文車字玉篇同
汗簡下之二載王存乂切韻亦然棧作輚與籀文車字涉殊非是左傳作轏者即輚之
別體戔孱聲相近玉篇先列輚字又云轏同上廣韻云
輚亦作轏五經文字云轏輚二同此轏即輚別體之證
陸德明於轏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轏爲輚矣徐鉉
於車部新附轏字蓋爲左傳而設然杜注以爲士車則
本同巾車職作棧孔仲達亦云轏與棧字異音義同可
無庸附也棧字陸德明士板反劉昌宗音才產反劉氏
近之

大三夕六　小廿七　雜　夫

經義雜記卷第八　經五千六百七十七字　注七百一字

經義雜記第九

武進　學生　臧琳　玉林

維牛維羊

詩我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也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明監注疏本箋中本作牛羊後依經改爲羊牛今箋牛字上尚宛然存羊字之跡識者審之知余言不誣也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後人妄移牛字於下如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此非孔氏原本孔釋序云以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又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其釋經云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爲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其釋箋云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又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又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爲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此皆孔氏原本作維牛維羊之證俗人止改其正釋一處前後俱未及盡改故猶得考正之周禮疏羊人曰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又隋書宇文愷傳曰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知唐以前本皆作維牛維羊故孔氏據之開成石經誤作維羊維牛今本遂沿襲之也

來假來饗

詩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前明諸舊本及國子監注疏本毛晉汲古閣本金蟠葛鼎校刊毛詩鄭箋本皆作來享惟唐石經上作以假以享此作來假來饗二字有別案以假以享箋云假升（作大譌）也享獻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此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釋經云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此享字非原本）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此言享饗二字甚分明）又釋箋云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此享字不誤）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此二享字並誤）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據此知經本上作享下作饗故彼箋以享爲獻此箋以饗爲神歆饗之正義作來假來饗爲唐石經之所本俗

本經誤作享遂盡據以改箋疏致不誤者亦誤矣今箋中絕無饗字幸疏中尚有改之未盡者得據以正之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獻酒二字爲下使神饗之四字張本非訓享爲獻也箋云諸侯來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當作來升堂獻酒下一來字是淺人所增竄疏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可知來升堂獻酒五字爲經文來假之解不連來饗在內而俗本箋云來獻酒者誤認箋訓享爲獻也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蓋謂神靈來歆饗之降下我無竟之福也是鄭以

來假二字爲諸侯之助祭來享降福無疆六字爲神明之饗祭而淺者欲以上一句言諸侯下一句言神是以私意配合而昧於古人文章參差不齊之妙矣下湯孫之將箋云中宗之享此祭享字亦譌正義作中宗之饗此祭後見顧寧人詩本音亦作來假來饗然載宋儒歐陽氏之言尚未知孔疏本作饗也

諸侯囿五十里

晉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李賢注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邪章懷不深考耳又詩靈臺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

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曰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已作七十故孔氏謂文王之囿則七十里引孟子證之楊疏謂詩傳據孟子文王囿

七十里故約之爲百里李賢引孟子亦作七十里然穀梁疏引孟子云寡人三十里則唐本孟子倘有作寡人之國方五十里者故孔氏云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五十里今詩正義作四蓋後人所改毛傳旣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也

文王事混夷

孟子梁惠王下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趙注詩云昆夷兌矣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作文王事混夷案詩緜作混夷駾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釋文混夷音昆王伯厚諸考載說文昆夷駾矣而緜正義引說文曰詩云混夷駾矣皇矣患夷載路箋云患夷即混夷釋文混夷音昆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昔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作字異耳或作大夷大則畎字之省也據此知詩混夷字無有作昆者孟子昆夷當從石經作混夷方與詩合今經注皆作昆失其舊也皇矣引詩序混夷今采薇序注疏作昆夷釋文昆夷本又作混作混與正義合今本作昆乃依釋文正字耳

祭服不到

儀禮士喪禮祭服不倒注斂者趨方或顚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釋文倒丁老反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案說文𡉀（隸作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到至也从至刀聲人部無倒鳥飛不上而下至地則有傎倒意知傎倒字古作到說文又云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𠫓或从到古文子尢爲明證詩東方未明顚倒衣裳禮記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到字从人皆俗寫也唐石經儀禮倒作到與古六書之旨正合可據以校正經典之俗倒字顧氏疏於小學故反以爲誤釋文亦作倒或本與唐石經同爲後人所竄改然不音經不倒字而音注倒衣字亦可疑（禮堂謹案玉篇倒丁老切書云前徒倒戈說文云仆也說文明用到爲倒不宜更有倒字玉篇疑誤徐鉉新附有倒字云仆也从人到聲又說文徐楚金本艸部菿艸木到从艸到聲徐鼎臣本誤作艸木倒尾部𡰪从到毛在尸後）

卽鹿无虞

易屯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王弼注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釋文卽鹿王肅作麓云山足李氏集解虞翻曰卽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兕虎震爲麋鹿又爲鷩走艮爲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卽鹿无虞惟入林中矣案王弼經作

鹿注不改字故正義釋經注皆如字讀集解引虞仲翔訓鹿爲山足於經尚未改作麓知鄭易本作鹿字以爲麓鹿王弼本之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爲麓虞翻亦好譏議鄭氏與王肅同裴松之注三國志虞翻傳載翻別傳云經之大者莫過於易鄭元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謂元所注五經違義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但不至妄改聖經以證合己意少差於肅耳故此讀鹿爲麓而經仍作鹿也詩瞻彼旱麓釋文旱麓本亦作鹿國語周語引詩瞻彼旱鹿據宋庠本宋明道二年本仍作麓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作沙鹿崩傳林屬於山爲鹿是鹿可借爲麓也

七

身有所忿懥

禮記大學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爲疐釋文懥勑值反作懫音致疐音致又得計反案說文心部無懥字亦無懫字叀部疐礙也从叀引而止之此據說文繫傳祛妄篇所載今小徐本叀部後人改從大徐本徐鍇曰此毛詩載疐其尾字言狼進則躐其胡退則閡其尾凡專謂者事多閡徐鉉本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此下非許叔重語廣韻六至疐礙不行也又頓也詩曰載疐其尾考兩徐本義各通閡者礙不行也然則礙不行也四字當爲閡字之義訓蓋徐楚金本得其真也凡心有所忿便如有物之閡礙於中懥當作疐因忿字从心故疐亦誤加心也疑正文本作疐注云或作懥而無識者倒轉之作懫者聲近之誤毛詩載疐其尾說文作載躓其尾可證

田有禽

易師六五田有禽王弼注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釋文有禽徐本作擒集解引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此禽如字讀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此禽當作擒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李鼎祚曰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猶同殷紂而被武王禽此亦當作擒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爲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案荀慈明云二帥師擒五知古文易本作擒王輔嗣云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擒知與荀同且徐仙民易音據王弼而其本作擒故知王作擒也虞仲翔好改先儒舊義故云陽稱禽則讀爲禽鳥字正義謂往即有功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是其本亦作禽然非王意禮堂謹案古禽鳥禽獲同字作擒者俗字說文無之如長獲字禽又左傳不禽二毛字皆不從手可證田有禽當從擒獲義其字仍當作禽徐仙民本作擒義是而文則俗也

八

吾黨之士狂簡

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葛本毛本皆作吾黨之小子誤也明刻翻宋板作吾黨之士朱子集注本亦不誤

毛詩改從鄭箋

鄭箋毛詩傳有申其義者有改其義者有同一字而詁訓各異者有云當爲某讀爲某而易其字者然皆具於箋中於正文未敢輒改後人往往從箋以改經又依鄭義以改箋字今舉數則正之終風願言則疐傳疐劫也箋云疐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而玉篇口部唐石經皆作願言則嚏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舊作虛）也箋云邪讀如徐而關雎正義引作其虛其徐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舊作襗）褻衣近污垢釋文同澤如字毛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而正義曰箋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又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袍襗之屬釋曰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襗是也衡門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樂（舊作㵒）飢釋文以樂本又作㵒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而唐石經作可以㵒飢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㵒飢李善注毛詩曰可

大三百七　小九　癸巳　九

以㵒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㵒飢㵒音義與療同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李注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太平御覽五十八亦作可以療飢蓋一改樂爲㵒再改㵒爲療鹿鳴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而左氏昭十年傳視民不佻釋文云視民如字詩作示字車攻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舊作圃田本尚作甫）田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甫田舊音浦下同而唐石經原刻作東有圃草（後改爲甫故石刻甫字獨小）正義凡甫田字皆从口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而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邢疏云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而白氏六帖九十六兩引皆作莝之秣之徐楚金說文繫傳作芻之餘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亦作秣之剉之思齊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烈（舊作厲）假皆病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而釋文云烈毛如字鄭作厲宋丁度集韻引詩厲假不瑕是皆依箋改經也

尚書異說

尚書孔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正義曰孔君既

大三百九　小廿二　癸巳　十

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卽用伏生之說故書此
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
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
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
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將疑作）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元
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
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
務以天言之鄭元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
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
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

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
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
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
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
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
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元以先王食腥與易上
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案天在
上尊尚之若天書然此言人之尊書非人言繫之於天
也鄭說較馬孔為精肅改鄭注正義已有駁難又劉知
幾史通六家云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

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
書也案尚書璇璣鈐此今文尚書也鄭學閎通擇善而
從不偏主一家故雖注古文猶采用今文家說如既箋
毛詩猶不廢魯韓時取其是者以改毛義也唐時今文
尚書已亡孔氏不知鄭之所本故以為溺於書緯耳

孟子西夷北夷

孟子梁惠王下齊人伐燕章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
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滕文公下宋小國也章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盡心下有人曰我善為陳章南面而征北狄怨東

面而征西夷怨宋高宗御書朱子集注及葛本毛本皆
作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
夷字案趙注梁惠王云東向征西夷怨（當有南向征北夷怨六字後人或北夷為北狄與注意不合因刪之耳）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曰湯之
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
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
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
義曰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
為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文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此明是近人所改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閒采孟子作僞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幸趙注尚存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南宋以來反從晚出古文竄改孟子此含本而逐末也鏞堂謹案公羊傳僖四年南夷與北夷交注南夷謂楚北夷謂狄唐石經宋鄂州學官本皆如是今俗本作北狄

有如召公之臣

詩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召旻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氏所據本其少三字而於本篇正義反無考然箋云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是經本不指召穆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多審箋義知本有之臣二字又詩序云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取經文有如召公之臣句爲說又可證本有之臣二字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

以二竹簠方

儀禮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簋當作簠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釋文簠方音甫劉音蒲本或作簋外圜內方曰簠內圜外方曰簋釋曰凡簠皆用木而圜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者寒具見籩人筥圜此方者方圜不同爲異也案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又篆飲牛筐也方曰筐圜曰篆則簋筐皆方簠筥皆圜聘禮作簠嫌爲圜器故經簠方連文以明之注云狀如簠而方謂形與簠相似但簠圜而此則方耳故又云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如今寒具筥猶上云狀如簠也筥者圜此方耳猶上云而方也皆以經作簠方恐學者疑簠不當言方言方則爲簋故注詳辨之劉昌宗音蒲知晉以來皆作簠故陸賈同作簠釋文云本或作簋蓋因經文方字妄改唐石經作簋誤從或本也俗本經注反有作簠者此因注疏本載釋文有簠音甫二字而改若見宋刻單注本必同石經作簋矣鏞堂謹案儀禮識誤引此經作竹簋方注云狀如簋而方明鍾人傑單注本同近見宋槧單疏儀禮凡簠字果皆作簋

投壺音義考正

禮記投壺末記魯鼓薛鼓節兼載圓方之圖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釋文○圓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

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　口方鼓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鎗鎗然鎗音吐郎反案此節釋文不得經注之次當爲後人移改葢○口皆經之圖也陸氏既出經文當有音義不宜於○口之下空無一語又圜鼗二字是鄭注陸氏有音故大書然依次當在口下不宜出經文上若方鼓二字併注亦未見連文陸何故出之或疑是陸氏爲口作音義亦不當大書故知此爲後人竄改也今爲考正之○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口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鎗鎗然鎗音吐郎反圜音圓鼗音薄迷反其聲下其音榻榻然其聲高其音鎗鎗然釋文有音葢陸氏自音其語也又陸氏之言當有所本惜乎無考其方鼓二字當爲衍文

大三百卅九　小六八

予所不者

論語雍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集解孔安國曰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釋文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亦本古論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世家文合凡古人誓言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予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曰更有誓辭不或作否否與鄙聲相近魯論遂誤作予所鄙者經傳有展轉相承漸失其眞者此類是也

經義雜記卷第九　經五千六百二十字　注五百六十一字

經義雜記第十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五里之郭

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案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椁爲外棺

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雨言五里之郭必非誤

清揚婉兮

詩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案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删玉篇面部云婉於遠切眉目之閒美皃韓詩云清揚婉兮案春秋序正義云邱明作傳與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亦不當爾是韓詩作亦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美皃與毛傳例同顧野王分引之者欲明婉字見於韓詩之經也又君子偕老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則以揚爲眉上之美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又以清爲目之美揚爲眉上之美矣是清揚爲眉目之美前已分釋故於此總解清揚婉兮爲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猗嗟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蓋傳本云清揚婉兮好眉目也以婉爲好以清揚爲眉目之閒君子偕老既釋清揚故於此止言眉目之閒此既言

眉目之閒故於猗嗟又止言眉目并無之閒字毛公性好簡質文已具明於上故不贅言之也君子偕老正義云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閒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可驗孔氏所見此傳已無婉兮二字故爲之謬說如此毛意眉上之美曰揚者以額顙之際開揚廣闊顏角豐滿故猗嗟傳亦云揚廣揚而孔云眉之下爲揚誤矣猗嗟正義又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亦非

識文爲章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釋文徽識式志反又音志又昌志反釋曰鄭

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號舊脫號今補爲一物識此字舊錯徽下今移正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一物又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徽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公二十一年宋廚人僕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徽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徽識也案今詩六月作織文鳥章箋疏及釋文並同譌字也考陸氏孔氏本原作識文鳥章與賈公彥所見同開成石經誤作糸旁爲禹貢兖州厥篚織文之字而後人遂據以改陸孔之書致不誤者亦誤猶幸賈疏兩引此詩皆未改也鏞堂謹案御覽六百八十儀式部旆下引詩曰識文鳥章禮堂謹案月令以爲旗章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釋文章識巾志反又如字正義云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詩織文鳥章是也此引詩必本作識文箋云織當據賈疏改正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案周禮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大司馬之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釋文徽識音志一音試又左傳昭廿一年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釋文揚徽許歸反說文作微舊譌徽今校改云識也徽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昌志反一音式

此箋所云徽織卽周禮左傳注之徽識也說文巾部云徽幟也以絳徽帛箸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說文無幟字从巾亦俗寫當依左氏釋文所引作識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又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釋名釋言語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是古旗幟字皆作識也說文言部云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聲琳以識字本訓爲常卽周禮司常之常司常掌九旗而獨取名於常者因日月爲常舉至尊者以名其官說文訓徽識字爲常亦從其大名也一曰知者徽識所以使人識別故轉訓爲知也徐鉉等於巾部新附幟字不審之至釋文云織文音志又尺志反注同是與周禮左氏釋文同爲識字作音而非爲織字作音故知今釋文作織爲後人改也正義釋經云將帥以下皆有徽織當作識下並同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又釋箋云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又引周禮司常及大司馬職儀禮士喪禮經注爲證其文甚詳故知孔疏作織亦後人改也或曰安知非

毛本作織文鄭易為識文而遂以為唐石經之誤乎曰
如毛本作織而鄭易之箋當有織讀為識四字且毛鄭
既異釋文宜有兩音正義亦應別為毛說今釋文無織
字音正義釋經即本箋義故知毛與鄭同為石經之誤
無疑也

恆星不見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
象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
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

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
向以為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
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
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
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
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
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
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
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譚遂邢衛
之國滅宿遷於宋蔡獲於楚晉相弒殺五世乃定此其

效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
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
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
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
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
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
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
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
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為功名去其上政

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案董劉以常星
為二十八宿人君之象穀梁集解引鄭康成云眾星列
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
劉合何氏以列星為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為常列
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
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為象中國微杜云蓋時無雲日光
不以昏沒非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為人君炯鑒
後之君子采此以為規諫未必無補云

其欲篴篴

易頤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

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
逐尚敦實也集解引虞翻曰眈眈下視貌逐逐心煩貌
坤爲吝嗇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敦實
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
迪荀作悠悠劉作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又漢書
敘傳下六世眈眈其欲浟浟師古曰易頤卦六四爻辭
曰虎視眈眈其欲浟浟眈眈威視之貌也浟浟欲利之
貌也眈音丁含反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案說文足部
跾疾也長也从足攸聲攴部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
汝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从心攸聲攴

部心部義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
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景升作跾爲正
子夏作攸荀爽作悠皆借用同聲字漢書作浟卽攸字
之俗攸从水省不當更加水旁此參合說文及秦刻石
爲之也據漢書謂武帝其欲浟浟是班氏以浟浟爲貪
利之貌虞翻云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與班義同薛云
速也者貪利則欲速也劉云遠也者貪利則希高遠如
漢武帝之好大喜功也虞云心煩貌者貪利而志大心
勞也師古引易虎視眈眈其欲浟浟蓋順漢書之文云
浟浟欲利之貌當是漢書舊義詩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
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
今字異是毛讀軸如攸鄭讀軸如逐古攸逐聲同志林
云攸當爲逐因聲近而云然然虞喜非經師其言恐未
足據且云攸當爲逐是經尚作攸猶未改爲逐而今王
弼本竟作逐何也注謂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非
特詁訓無本且反以其欲逐逐爲不貪利矣蓋因與无
咎連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耳此當從虞仲翔義集
解引虞作逐蓋亦順王弼之經也漢書注丁合反疑丁
含反之譌釋文云攸蘇林音迪可見古本漢書本作攸

攸師古音滌與蘇林音迪同此古音也

乘馬般如

易屯六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
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如字子夏
傳云相牽不進貌鄭本作般正義曰乘馬班如者子夏
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
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集
解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邅如矣
案說文玨部班分瑞玉从玨从刀舟部般辟也象舟之
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然則般旋字當作般班乃分

行義鄭本作般爲正馬云班班旋不進是馬亦爲般也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躓皆般旋難進之意是諸家義皆作般陸德明云班如如字非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音同左傳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釋文子般音班本亦作班同（單本釋文有脫誤茲從注疏本校定）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先已雨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班布也是班字古亦作般二字以聲同得通借也

執觶與洗北面

儀禮鄉飲酒禮執觶與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注洗觶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唐石經作盥洗北面多一盥字明鍾人傑單注本同釋曰執觶與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據賈疏知本無盥字鄭注止言洗觶不云盥則賈本是也疏云此俗本有盥者此字對上文鄉射大射禮言之謂此鄉飲酒禮俗本有盥字賈氏知其誤故不從開成石經承用俗本明刻鄭注本又多據唐石經參校故皆有盥字（鏞堂謹案儀禮識誤云今注盥字從疏刪宋板有盥誤據疏刪之）注疏本據賈氏語故監本毛本皆無盥字是也

行者有裹囊也

孟子梁惠王下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翻刻宋板作行者有裹囊也案趙注云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然則孟子以積字與裹字相對以倉字與囊字相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橐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子釋之止積倉裹囊四言也此可見三代人讀經能知其大義漢以來儒者始沾沾於字句閒有曲通古人立言之意而不爲文辭所惑者惟毛公一人而已俗本改孟子裹囊爲裹糧則詩于橐于囊句似贅矣考正義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則北宋作疏時尚作行者有裹囊

願言則疌

詩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疌本又作疐又作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

又作跆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㰦今俗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㰦案音邱據反玉篇云㰦欠張口也正義曰毛以爲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跆而不行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跆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案釋文知崔靈恩集注作疌陸氏從之又作疌者疌之異正義則從王肅作疐釋文云一作疐者卽王本也箋讀作嚔陸孔同今注疏本不論經注皆作嚔後人依箋改也毛傳依正義則王肅作劫依釋文則孫毓亦作劫故陸氏從之孔氏作跆釋文云

本又作跆據崔靈恩說則毛傳本作㰦禮記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正義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說文欠作㒵云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廣韻九御云㰦欠㰦並與毛傳合說文口部云嚏悟解气也从口疐聲詩曰願言則嚏案悟解气也與傳義同而願言則嚏之文則箋所改讀一爲口氣一爲鼻氣迥然不同合兩爲一恐非許叔重原書考王肅孫毓崔靈恩陸德明孔穎達經皆不作嚏而五經文字云嚏多計反見詩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嚏是改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嚏丁計切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疑引詩亦後人增

加非顧野王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爲唐人李陽冰[illegible]竄改也說文欠部無㰦字有吹字云出气也从欠从口徐鉉云口部已有吹噓此重出案吹噓字當在口部欠爲張口气悟不當複有吹字且本訓爲出气與口部吹噓義又微別疑吹卽㰦之譌去字篆作厺若偏傍誤从口遂作吹矣記此以待後賢定之推毛意寤言不寐與考槃獨寐寤言文同不如箋之訓言爲我謂至夜而寤覺不能寐願說州吁之暴慢久而疲倦則欠㰦也此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已故通篇皆自傷之辭一章云中心是悼惟以此爲悼傷也二章云悠悠我思長思不已較

傷益難置也三章云願言則疌思之不已故言之志倦則㰦也四章云願言則懷志雖倦而情則可傷也莊姜當日之苦心一一如見可爲善得風人之旨矣鄭以莊姜賢母也州吁卽暴慢莊姜當有不能漠然置之者故謂汝若能思念我則我當嚏今我不嚏是汝不思念我也汝思我心如是之傷切則我當少安今汝絕不思念我則我之自傷終無已時矣蓋母子天性也故莊姜之思念有不能自已者此詩人之忠厚也傳箋義本相通而妄改經作疐傳爲疐劫與狼跋傳疐跆同者此蓋出王肅之私意以見毛之絕不與鄭同然上莫往莫來傳

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毋道往加之則不以毋道往加傳有明文矣而肅云願以毋道往加不與傳乖乎崔云毛訓䟫為扻不作䟫盜王肅以形近改為劫以與扻相亂倘未敢遽作跆也孫毓朋於王故同作劫至屠人以劫與跆為音義同故竟改從狽跋傳駁以肅之說語學者學者或疑為鑿然余閉戶三十年推勘肅之肺肝瞭如指掌深於鄭王之同異者核之當以余言爲

觚二升觶三升

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觶當為觛豆當為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釋曰爵制此言許氏五經異義爵制當有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齊魯韓為今文毛詩為古文儀禮有今文古文周禮為古文禮記為今文以下是許慎駁韓詩周禮舊說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支舊譌友今改正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舊譌觚依燕禮注改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案儀禮燕禮疏引此句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觶當為觶豆當為斗此脫觚當為觶四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漢初叔孫通撰禮器制觚大二升觶大三升以上皆是鄭康成駁許叔重說與此亦馬氏所引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為觚是字之誤斗字為豆是聲之誤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能注古文觚皆為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觚公坐取賓所媵觶與注今文觶又為觚大射儀士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觶于公注今文觶為觚洗象觚注此觚當為觶據此知觗觚二字形相近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為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為觚鄭氏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義當作觶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觚義當作觚者從今文則云古文為觶亦有古文觶字反誤為觚者如燕禮媵觚于公大射儀洗象觚及周官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是也鄭氏俱云觚當為觶精審之至也古周禮同韓詩說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則明以酬以觚作酬以觶矣且叔孫通秦儒也其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

禮合是觚觶所容之數先儒舊說皆然故馬季長注周
禮謂一爵三觶相近（論語子曰觚不觚馬融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鄭氏從之
許叔重不知觶觚易溷皆作如字讀以周禮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三酬當一斗則觚爲三升韓詩周禮說皆
誤矣許意觚爲三升則觶爲四升故說文角部云觶鄉
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儀禮作一人洗升舉觶于賓）觶受四升
从角單聲䚊觶或从辰觗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
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其說
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
酒義皆有觶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

經義雜記　十五

角也寫者涉上觶字注誤耳儀禮注駁異義皆云觶字
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說文觗禮經觶正合或从辰者古
辰氏聲相近如毛詩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可
證又作觝者支與氏聲同禮記釋文檀弓下揚觶曾子
問實觶鄉飲酒禮揚觶皆云字林音支當本鄭說然此
俗師所作鄭所不從也

農用八政

說文衣部襛衣厚皃水部濃露多酉部醲厚酒也則農
字本有厚義故从酉爲酒厚从水爲露多从衣爲衣厚
鄭康成恐其與農桑字涉嫌故讀農爲醲孔傳直云農
厚也皆與本經上下文敬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
嚮用一例釋文引馬融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正義引王肅云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張晏注漢書
五行志上亦與馬王義同皆不如鄭孔之當也王肅從
馬悖鄭而反異於孔傳此小人之譎詭不可測處

經義雜記卷第十　經五千九百廿九字　注三百九字

經義雜記　十六

經義雜記第十一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義疏句纍

唐人九經義疏學者不可不讀但其文複沓有一二言義已明了者加之數十百言意反晦塞劉子元史通有點纍篇其法以文有纍者皆以筆點其上朱粉雌黃重用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其閒有文字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下亦用朱粉雌黃等惟正文用朱粉則細注用雌黃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琳欲仿史通法翦裁義疏別爲九經小疏一書但不必如史通法之太密於删改處不必拘拘盡留本文恐反亂學者之目今偶舉二則所當删者用朱粉句之其虧缺處當側注者不復補云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正義曰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釋曰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當作大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當有門字）與大卷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

巫止

禮記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釋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正義曰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又檀弓下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則正義所據本有于門外三字又儀禮士喪禮疏云此據喪大記而言彼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則賈所據本亦與孔氏同案注云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鄭既斷巫止者爲句則經無門外字可知今本較陸氏所見又

衍于字葢因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而誤加也

楚子登轈車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釋文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别名案說文木部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樐或从鹵樔澤中守艸樓从木巢聲車部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玉篇木部樔澤中守草樓也櫓城上守禦望樓說文曰大盾也樐彭排也亦同上車部轈兵車若巢以望敵也轈同上廣韻五肴轈兵車若巢以望敵也樔說文曰澤中守艸樓十姥櫓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說文曰大盾也據說文知左傳本作轈轈爲兵車高可以望敵如鳥巢之在上故从車从巢今作巢省文也杜以爲車上爲櫓正義云巢與櫓俱是樓之别名則嫌於樓上加樓矣其引說文兵車高如巢誤作兵高車加巢今說文亦同當據釋文所引訂正玉篇廣韻皆云若巢可證加爲如字之譌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與注疏本所載釋文皆作如字又據正義則澤中守草樓是櫓字訓今說文爲樔字訓櫓下止云大盾也玉篇廣韻引說文同案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諸營樓樐千里積穀三百萬斛李注樐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是櫓亦爲樓名正義引說文當不誤禮記禮運夏則居橧巢釋文云樔本亦作巢文選曹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樔而椓蠡兮李善注禮記曰夏則登巢樔即巢之俗字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許書不當更有樔字葢即櫓字之譌宋李燾等竄改玉篇亦非顧野王之舊

天子駕六馬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集解引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又漢書禮樂志曰出入詩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注應劭曰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續漢書輿服志上駕六馬所御駕六馬餘皆駕四劉昭注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禮堂謹案通典六十四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乃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爲禮制案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擇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驷皆有四方之事詩云四牡彭彭是也又蔡邕獨斷下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皆駕四馬又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偁身簒頸步而不休跛髓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又文選西京賦大駿駮薛綜曰天子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虯之奕奕薛曰六六馬也天子駕六馬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虯李善曰春秋命歷序

曰皇伯駕六龍上林賦六玉虯張揖曰六玉虯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羽獵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輦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之故五經異義據易京氏禮王度記春秋公羊說以爲天子駕六鄭康成以此諸文爲皆起於秦漢以來非三代常制不足以取證經典而尚書顧命毛詩周禮天子諸侯皆駕四馬故不從今文家及許氏說琳考之周書王會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趍趍六馬他書未可深信而此實爲姬周遺文則周巳有六馬之制矣鄭君駮之者石鼓文鄭所不見周書雜說恐亦一時之制非著爲令典者也

昭七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衞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衞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

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左傳毛詩皆作燕燕燕爲古文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如淳曰顇古悴字也案詩作或盡瘁事國毛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左傳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今據漢志所載左氏作盡悴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聲近之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左傳作是謂辰案此與上句亦同辰衍文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左傳作彼日而食正義引詩此日而食又曰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案作彼日而食非是正言日有食之安得彼日而此月若日月兩言彼蒙混更甚孔氏所見本已然則其誤已久當據漢志正之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

師古曰適讀曰謫案左傳作謫卽謫之俗字作適是假借字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以上皆錯舉傳文此下蓋劉歆等說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謂易詩春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服虔曰日中而昏也師古曰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是刈是濩

詩葛覃是刈是濩毛傳濩煑之也釋文是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是濩胡郭反煑也韓詩云濩瀹也音羊灼反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煑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濩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又郭注爾雅云煑葛爲絺綌釋文是乂音刈本亦作刈鑊又作濩同戶郭反正義曰云是刈是濩者周南葛覃文也云濩煑之也者釋之也以煑之於鑊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又唐石經與宋刻單注本爾雅同作是刈是濩鑊煑之也上一字从水下一字从金鏞堂謹案宋槧雪牕書院單注本爾雅作是刈是穫上字从禾蓋毛詩作是刈是濩依釋文韓詩亦从水爾雅釋之云鑊煑

之也四字爲句孔疏之說是也陸德明訓濩爲煑非是濩卽鑊之假借爾雅以濩爲鑊開漢儒易字法之端毛傳當云是刈是濩鑊煑之也傳中無鑊則嫌於濩字爲讀煑之也三字爲句此蓋以傳合經時所刪若更定毛傳當補載之此類頗多刈从乂从刀爲正或作艾作乂並假借字

公羊經治兵

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解云何氏之意以

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饗士卒故曰祠兵矣又詩桼芑振旅闐闐箋云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當作徑改其文而引之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曰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齊近之誤鄭君偏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傳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遊移無定矣五經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經依文順字之過也惟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

五麾五兵五鼓

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范注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釋曰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右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稷祭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麋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

案禮記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又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中引皇覽四時迎氣春旗旄尚青田車載矛夏旗旄尚赤田車載戟秋旗旄尚白田車載兵此字當誤冬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淮南子時則春衣青采其兵矛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夏衣赤采其兵戟注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季夏衣黃采其兵劒注劒有兩刃諭無所主也秋衣

白采其兵戈冬衣黑采其兵鎩注鎩者邦內象陰閉所言五兵與徐范不盡同禮記正義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蓋誤倒觀皇覽淮南子及徐說皆矛在東戟在南可知淮南子其兵戈戈乃矛類此字亦誤太平御覽引其兵鉞與徐氏正合戈必戉字形近之譌也

佁儗之機

呂氏春秋本生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注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又文選枚叔七發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李注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儗之機高誘曰佁至也枚乘引佁儗而爲蹷痿未詳乘之謬爲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佁嗣理切又集韻六止佁至也呂氏春秋佁儗之機高誘讀案李善丁度所引知呂覽本作佁儗今作招乃形近之譌詩谷風傳畿門內也高注引詩薄送我畿云畿門內之位也與毛傳合高引詩證車行不過畿明出車入輦爲至蹷之機此注當作佁至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畿之謂畿門內之位也正文機括字與注門內之位畿

字迥然不同不知何時溷并爲一致淩躐失次誤不可讀李善謂枚乘好奇改佁儗爲蹷痿者案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則七發以伐性與腐腸爲對蹷痿與寒熱爲對故改佁儗爲蹷痿然呂氏春秋以機爲佁儗以食爲爛腸以斧爲伐性三句一例高注亦與本文合若文人出新竄變何足爲據宋之黃震熟於文選反譏高注爲非失之不審

以慰我心

詩車舝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

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為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

大字二　小卅八

經十

十三

本慰安也案說文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一曰恚怒也凱風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又說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尸又持火以尉申繒也則尉即今熨斗字尉繒所以使之貼伏故慰安字从之許君以訓安為正凱風車舝兩傳並同恚怒也一訓當非古義故說文附載之韓詩作慍其義為怨慰怨聲相近故文與王肅據此改傳為怨以破鄭幸馬本毛傳作慰安尚可為證乃張融評聖證論誤為歷詆以毛傳慰安之訓屬之馬義其論今雖不詳大旨失之矣（鏞堂謹案馬昭出於鄭門當從鄭箋本訓慰為安不宜遽詆為馬融義蓋釋文言張融而誤著之也）周人欲新得賢女以配幽王故云見衛新昏若褒姒則王愛寵已久施之以新昏之稱殊為不類此條孔勝於陸

王仲任說堯典

論衡正說云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無疾風大雨（案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夫聖人才高未

大字七　小十二

經十一

十四

必相知也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案我其試哉鄭康成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之說合蓋堯典本合今舜典為一篇孔傳析之故云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此言用為天子亦非又案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

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尙書亦從其義王肅云麓錄也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據論衡所引尙書說知漢人本有是義故王肅孔傳用之但不如王仲任說爲允耳

萬民不承

詩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鄭可無庸箋矣蓋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後人竄入依釋文靡當作是較通

死生有命說

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此解亦精鑿

維周之禎

詩維淸維周之禎傳禎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禎云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作禎云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禎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本據宋定本集注禎字作禎案爾雅禎祥也禎吉也釋文禎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示部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

大字廿七　小三

經義雜記卷第十一　經五千九百六十八字　注四百廿九字

經義雜記第十二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漢石經遺字

東漢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自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所載外遺文隻字槩未之見唐張參五經文字嘗上列說文下列石經以相參校雖不能如洪黃兩家章句相連成文然其辨別石經體畫頗眞且此爲唐人之書論也在洪黃之上近時所刊隸釋東觀餘論譌闕相仍漸失眞矣耆古之士欲於洪黃兩家外復覩中郎遺蹟則張氏之書不可不讀也凡有涉石經者今謹輯之

原注進爲大字以俟考焉序例云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季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亾變爲亡晉變爲晉之類說文亾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壽變爲壽㮚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卷上木部冒也冒地而生從中下象根形今依石經省作木凡字從木皆放此桃桃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兆者皆放此築築上說文下石經檜檜上說文從舌下石經凡敵適之類皆從啇樓樓上說文下石經樗說文作樗石經作樗

手部拳也凡在左者皆依石經作才指指上說文下石經爿部牆牆上說文下石經米部粢粢上說文下石經人部僑石經從喬疑彳部得得上說文下石經復復上說文下石經凡蝮輹之類皆從复當作复御從午從止從卩卩音節石經作御辵部說文作辵從彳從止今依石經作此辶迂石經作迂凡從于者皆放此攴部長行也說文從彳引之今依石經作廴部害害從丰丰音介石經省從土從工者訛寡寡上說文下石經寂寂上說文下石經今依說文亾宜上說文下石經冃部冑從由下冃兜鍪也冑裔字從肉今依石經變肉作月與冃相

類今胄肖字別見肉部目部眾衆上說文下石經見詩凡還擐之類皆從眔四部說文作网今依石經作罒凡從罒放此非從四四從口中八與罒不同罰詈上說文下石經五經多用上字肉部說文肉字在左右及下皆作肉與肉同今依石經變肉作月偏傍從月者皆放此膌散上說文下石經月部明朙明上古文中說文下石經今並依上字舟部俞俞上說文從亼亼當作從舟從巜巜音工外反下依石經變舟作月自俞已下本皆從舟今並作月朕朕上石經下經典相承隸省凡勝滕之類皆從上字丹部靑青上說文從生從丹下石經凡淸請

大の丑六 上三　雜二　三

之類皆從青魚部象魚尾形說文作奧今依石經作魚卷中卄部蘇蘇上說文下石經荅荅上說文下石經辥辥上說文下石經廿部庶作庶同石經作庶竹部簋簋上說文下石經革部鞏鞏上說文下石經彡部弱弱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弱者皆放此髟部長髟㚇㚇從長從彡今依石經作髟凡從髟者放此心部象形說文作心今依石經作心其在左者經典相承隸省作忄又作小憝憝上說文下石經見周書恐恐上說文下石經犬部今依石經凡在左者皆作犭犭音大言部譱善上說文下石經上見周禮注卩部郤郄上說文下石經卩部

說文作冂今依石經並省點卸卸車解馬曰卸從午從止御字從此石經變止作山鄉鄉上說文從二節相對下石經𠂤部今依石經作阝陰陰上說文下石經刀部案當有說文作刀四字今依石經作刀凡字在右者皆省作刂斤部所石經作所戈部賊賊上說文下石經門部從二戶今依石經作門内部离說文從中從禽省今依石經作离凡摛離之類皆從离巛部州從重巛今依石經作州凡字從州者放此卷下水部漑漑上說文下石經滜淳上說文下石經淑石經從尗亼部會會從會省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會者皆放此會舍上說文從中從口口

大の八 小卅二　雜二　四

音圍下石經食部說文從亼從皀皀彼立反今依石經作食凡字在左者又省一畫作食凡從皀者鄉旣之類皆同饁饁上說文下石經女部婁婁上說文從毋從中從女下石經凡數樓之類皆放此幸部所以犯驚人也說文從大從屰屰音干案當作从羊羊音飪今依石經作幸見部覢石經作覢夊部夋夋行皃上說文下石經凡畯峻之類皆從夋复复從畐省從夊上說文下石經凡復輹之類皆從复憂憂上說文從頁從心夊案說文憂屬夊部錄誤下石經凡擾之類皆從此攴部小擊也說文作攴從卜從又今依石經作攵攵部叔叔上說文下石經今經典並依說

文作叔凡字從叔者皆放此書上說文下石經櫜部
櫜櫜上說文下石經一部丕丕上說文下石經下見春
秋傳北丘上說文從北下一下石經龜部龜龜象形舊
也外骨內肉上說文下石經歹部說文作𣦵今依石經
作歹日部晉晉上說文下石經𦣻昔上說文此字本是
腊字上象肉文得日而乾後加作腊以此爲古昔字下
石經曰部曹曹上說文中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曹
者皆放此下石經㫃部旋石經作旋虍部虘虘上說文
下石經血部盇盍上說文下石經今依石經禮堂謹案孫愐唐韻
序云案說文玉篇石經又上聲四十五又陸德明釋文序云斗說文作弖有柄象形石經作斗

大字二　小卌八　雜十二　五

詩淇奧篇綠竹如字韓詩竹作𦽕音徒沃反云𦽕萹茿
也石經同陸氏隋唐閒人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
也漢石經詩爲魯詩然則韓魯詩同作綠𦽕案毛傳竹
萹竹也釋文萹竹韓詩作茿音同說文艸部𦽕水萹茿
从艸从水毒聲讀若督茿萹茿也从艸筑省聲萹萹茿
也从艸扁聲據此知魯詩韓詩作𦽕以爲水萹茿毛詩
作竹以爲岸萹茿今作竹者茿之同聲假借字依說文
作茿爲正然經既言瞻彼淇奧則韓魯詩作水萹茿字
較毛爲勝洪氏所見石經魯詩已無此篇故𦽕字不載
於隸釋王伯厚詩攷魯詩無此條蓋誤以爲閒成石經

也呂東萊讀詩紀載董氏說有云石經而不與唐石經
合者此作僞欺人不足據鏞堂案釋文易繫辭上洗心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此所言石經亦漢熹平閒所刻即施孟梁邱三家經也又尚書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蓋孔氏所見漢石經尚書殘碑有堯典第一四字宋洪氏亦未之見

魏三體石經尚書

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篆文二
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
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於故相王文康
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

大字卌二　小字四十　雜十三　六

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小歐陽集古
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
經數十字葢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
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琳嘗以左傳校
之見內有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
蘇氏題爲左傳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尚書葢未嘗
徧讀而細考也今爲正之自晉是夏月至叔孫皆左傳
也自事不至卹民此尚書第一段大誥前半篇計七十
字自如楚至夏公入欒皆左傳也自文侯至哉大此尚
書第二段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九

字自宋筥至楚毛皆左傳也自令正至荒寧此尚書弟三段文侯之命篇篇首又錯出呂刑末數字掇無條理計六十六字自春朔至君子曰𥫗皆左傳也自家純至其百此尚書弟四段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自冬十至伯秋皆左傳也自寡蠢至不予此尚書弟五段大誥篇中節最有條理計四十三字自御廪災至冬莊皆左傳也自五刑至今驪此尚書弟六段呂刑後半篇間有錯出者計六十九字自事也至公曰皆左傳也尚書連重文共二百九十五蓋不學者掇拾殘字以成文故大誥呂刑分為二文侯之命分為三且有本一句而前後置之者如大誥允蠢鰥寡哀哉鰥哀二字在弟一段蠢寡二字在弟五段不卬自恤卬自二字在弟五段恤字在弟一段文侯之命文侯二字在弟二段之命二字在弟三段王若曰王若二字在弟二段曰字在弟三段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事厥二字在弟二段辟字在弟三段閔予小子閔字在弟二段小子二字在弟三段曰惟祖惟父祖惟二字在弟四段父字在弟三段追孝于前文人孝字在弟四段前文二字在弟三段其歸視爾師歸視二字在弟三段師字在弟二段余本欲彙錄之使文句相連恐漸失其真致後人無由再考故一依舊

本以尚書全句注明之筆畫有譌闕者亦未敢遽改待精於篆籀者定焉

事 越爾御事 帀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彊 疆 疆 嗣無疆大歷服

寧 玉裁案此古文寧二字見義雲章 亦未詳 予 予 惟 予惟小子 又 下 惟往求朕攸濟 予

及 案此古文受 玉裁 受 命 命 受命 敷 前 人 大 大 大 債 龜 寧王遺我

大 寶 龜 學 學 學 㚘 㚘 茲 載 越茲蠢 日 民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 𡔲 弜 以

于 于 于 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錫 大誥遺字錯出者 茲 我 我 友 邦

罔 邦 友邦君 予告我 癸 此遺字 左傳 歷 庶 庶 邦 于 邦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

播臣 鬱 大 日罔不反 可 可 征 征 征 不可征 王害 鰥 鰥 念 念 允蠢鰥寡

哀 秋 秋 此左傳遺字 鮮 鮮 自恤 不卬 代 大誥民字極多單文未詳所屬 以上弟一段 文

文侯 侯 文侯之命 王 王 王 王若 若 曰王若 大 杜 在 下 下 在下數聞 壹

大多十四 小多八

事 事 厥 厥 厥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閔 閔 閔予小子 師 爾其歸視爾師 寧 揄

旅 一旅 弓 大 大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以上弟二段 令 令 正 正 正 有庶民罔有合政

在天下于 中 中 民 民 民 之 非德于民之中 此蓋謀 倒 咸 咸 咸中庶 咸中有慶 正 又 之

之 命 命 命 文侯之命 曰 曰 曰 曰王若 時 時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辟 辟

周 心 小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小 子 子 嗣 閔予小子嗣造天丕

愆 族 後 御 御 事 御事我 父 父 庶 伊 伊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虎 女 家 家 的

汝克昭乃顯祖 肖 前 文 文 追孝于前文人 歸 寧 其歸視爾師 戶 尸 乃 汝克昭乃 以

祖 顯 弓 弓 一 一形 弓 揄 旅 旅百 矢 荒 荒 荒 無荒寧 上弟三段

家 家 家 純 純 侵戎我國家純 祖 祖 惟 曰惟祖惟父 祖 義 和 和 和 義和 王曰父

孝 追孝于前文人 矣 其 其字未詳所屬 百 百 形 矢百 矢 以上弟四段 矢 百 旅 矢 宗 蔑

𡩧𡩧 蓋九𢉗古文𢉗字案𡩧 卬旨旨 不卬自恤 于𢦔𢦔 于無恤無𢥞 不諗諗
敢𢉩𢉩 不敢替上帝命 𢦏宮克綏綏 克綏受茲命 受 𣪘弼弼 𢉲𢉲
我我 爾我丕丕 詳其蓋錯出 𠂤 王王 𩐁𩐁 若 爾知寧王若勤哉 寧 王 事事 肆肆
𠀚不予予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予不敢不予字誤倒在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以上弟五段 五
斷 呂刑五刑 遫文凡七見 吉人觀于五刑之中 弟一見 罰 惟 𤄬𤄬 惟察惟法 齵 諸 原 𠑹
罰 輕重諸罰有權 侯字當是左傳 遺字誤 以爲諸侯遫文故屬此 㞢 非 𦞅𦞅 死 罰懲非死 𠬢
其其 其刑其罰 𢦔𢦔 斯 刑刑 𤼷羌 非非 非 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 非從惟從 𢓊 其 八 下從
是人字然呂刑無其人連文者 𠓜兩兩 其 𢦔 并 云并制
又其從克之似克字脫落上半 兩兩 云并刑 有
辭云兩造具備云有并兩刑此當是有 小 此左傳 𤳲
并兩刑之誤倒又錯出上隸書其字也 以 遺字 𤳲
有邦 𢉗𢉗 惟 惟字未詳所屬 𠬪 𠑹 亂 亂 𠬪 𢑴 無 無辜 以亂 非非 非 𠋫 寶
有士

六言卅一
小言卅三

𢉗𢉗 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 才 在 僉命命 天天 天罰不極 惟人在命 𠂤
𠬪 蓋司之譌古嗣多省 作司嗣孫今往何監 今 世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當在嗣字上蓋誤認爲今字 此
故列 畺疆 無疆之辭 以上弟六段 又案漢熹平一字石經此今文
尚書也魏正始三體石經此古文尚書也識者辨之

維石巖巖

詩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
貌案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巖然則經本作巖傳云
巖巖積石貌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巖音同本或作嚴
與箋合 禮堂謹案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釋文作巖邑云五銜反本又作巖蓋必本作巖邑與詩巖巖
意相近 考正義亦作巖巖今疏中皆作巖字此後人據釋
文改也然尚有改之未盡者今試舉之云巖巖無視汝
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
人所尊嚴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是可知孔本作嚴也
羣經音辨卩部云嚴嚴高也音巖詩維石嚴嚴今从山
蓋所據釋文正作嚴也 禮記大學維石巖巖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正義曰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余昔撰大學考異疑禮記亦本作嚴字

古之人無擇

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
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

六言七二
小卅六

俊乂之美也釋文無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
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髦士也此王肅語
正義釋傳云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
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
合又釋箋云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
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
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
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案孔氏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言可爲
千古明識欲校正毛鄭之經當具此慧眼以此折肅之

謬則勢如破竹矣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云韓詩作占之人無擇此竊取鄭箋說云韓詩不知毛詩本作擇也據釋文語則此傳的係王肅僞撰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過矣陸德明本既無此傳孔仲達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蓋王肅既妄作此傳以與鄭相難俗本遂承之傳流以至今也陸孔在當日必有先儒如王基馬昭之徒辨及此者故知此傳爲王肅語無疑吁舉一可以例百矣毛詩傳先秦古書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爲肅所亂痛哉痛哉

有酒如淮二句

左傳昭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釋文有酒如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綏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如坻直疑反徐直夷反杜云山名也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无斁儀

河斁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案說文淮从水隹聲濰从水維聲維从糸隹聲則淮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綏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鄘柏舟以證亦非綌从谷聲斁从睪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莪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箕之山不必遠舉以配淮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此說尤誤如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眞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

騋牝三千

詩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

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案經舉七尺之騋以槪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駑馬也經舉牝以該牡非謂有驂而無騭也騋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騋牡驪牝元爲騋牝驪牡以爾雅驪牝爲釋詩騋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騋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憒憒若此

曰予不戕

詩十月之交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案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戕殘也是毛詩本作戕也上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臧字與戕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爲戕箋中應有臧當爲戕聲之誤也八字何得不言而竟改此必王肅妄改以與箋義相難孫毓朋於王故反以爲鄭改也惠氏棟云王肅改字以難康成不知鄭不改字卽稍習鄭學者亦當知之爲難於厚誣乎故釋文大書不戕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今本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於陸孔之不誤也疑三家或有作臧者故王肅據之以改毛詩

嘉薦亶旹

士冠禮醮辭曰嘉薦亶時釋文時劉本作古旹字案說文時四時也从日寺聲旹古文時从之日然則旹古文時也儀禮爲禮古經當從劉本釋文作旹乃旹之譌耳

蒙皐比服注

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杜注皐比虎皮正義曰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皐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皐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而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案鄭本名之曰建櫜在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史記樂書孔子家語辨樂並同則服氏不得引彼文以皐比爲虎皮之證元陳澔禮記集說云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恐服氏所見禮記本如是故孔氏

連引之蓋兢服注原文也鄭雖讀建為鍵然史記作建王肅亦如字讀皆與服合橐皐同聲既云包以虎皮名曰建皐是虎皮名皐矣更參以僖廿八年傳則服杜皆以皐比為虎皮不為無據建皐猶覆皐也（集韻建紀偃切覆也）謂以虎皮包覆干戈也此云蒙皐比蒙亦訓覆故服引樂記文

粤若稽古

後漢書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注書曰粤若稽古帝堯鄭元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案稽古當從鄭義詳琳所撰尚書集解粤正

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亏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又粤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寀周書曰粤三日丁亥（未詳今本之文）則曰與粤異寀為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即引鄭注則鄭所注古文尚書作粤矣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尚作粤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蓋後人所改

頭脰字別

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注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為脰釋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為頭故不從也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注今文頭為脰士虞禮取諸脰膉注古文脰膉為頭嗌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从頁豆聲（度侯切）肉部脰項也从肉豆聲（徒候切）是二字義別古文脰亦作頭今文頭亦作脰則以从豆聲同相亂也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不從古文可謂各得其當矣但說文無膉字口部云嗌咽也从口益聲（伊昔切）𦎧籀文嗌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則膉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也

黝堊

春秋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范注黝堊黑色釋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為黑色者以此傳為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在其間故同為黑色也案說文土部云堊白涂也从土亞聲此徐仙民所本釋文亦云堊白土傳雖為丹楹而發不妨連及於壁范氏此注眞所謂以白為黑者矣疏曲通之非是（禮堂謹案堊字偏考諸書皆以為白無訓為黑者周禮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司農云堊白也爾雅曰牆謂之堊疏云知堊是白者以其與幽黑相對故知堊是白部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之又巾車素車注素白以白土堊車也疏云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為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為飾可知爾雅釋宮牆謂之堊注白飾牆也玉篇土部堊烏洛切說文）

云白堊一曰白土也廣韻十九鐸堊白土一切經音義十一堊烏各反蒼頡篇云白土也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郭注堊似土色甚白音惡管子輕重丁云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文選南都賦赭堊流黃注山海經曰陸郈之山其下多堊郭璞曰堊似土白色也子虛賦其土則丹青赭堊注張揖曰堊白土也呂向曰堊白土又寡婦賦注云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南都賦注所引山海經見卷五中山經今本無郭注

經義雜記卷第十二　經五千七百九十字　注一千三百卌三字

經義雜記第十三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旄勤稱道不亂

禮記射義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注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旄期或爲旄勤案詩行葦序賓以賢毛傳正作耄勤稱道不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曰期頤恐非蓋毛公既作勤字當讀爲勤惰之勤如義同禮記則毛應作期字矣詩釋文每云毛如字是也此蓋因禮記注而改音耳然據射義注云旄期或爲旄勤則禮記本與毛詩傳合古勤期聲相亂因或作期家語觀鄉射亦作期鄭據曲禮記遂定從期字然百歲之人春秋時已不可得能於年八九十猶孜孜稱道不亂當亦鮮矣射義作勤是也羣經音辨卷五勤老稱也音期禮耄勤稱道不亂者毛甚讀此從釋文也

呂刑眊荒

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古髦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平帝紀及眊悼之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𢡟也五行志下之上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今書洪範無心字漢人多引作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服虔曰眊音老耄據此知古老耄字多作眊羣經音辨引鄭讀王耗荒蓋本作眊賈所見本已作耗故入之禾部說文云虞書耄字从此者謂周書呂刑耄荒假借从此眊字其義原不為目少精故鄭云眊老也鄭所注者是壁中古文與許叔重所見周書蓋同後人以大禹謨已云耄期倦于勤不宜反引呂刑故改周書為虞書而未料及晚出古文許所未見今幸得賈氏之書互相訂正之鄭注樂記兩引書曰王旄荒今本改為耄釋文尚作旄旄亦假借字

穀梁傳失實

穀梁傳成五年輦者謂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注績功也或作續謂無繼嗣釋曰舊說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敎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清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既輕故直喪明而已然此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軌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卜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案左傳云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語晉語五云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然則伯宗本欲請輦者見晉君而薦之特輦者不可卽欲一聞其姓名而不可得伯宗不强以屈其志故以輦者之言告君而從之何嘗攘善乎穀梁以為攘善而無功核之內外傳為失實本或續誤為纘遂起絕嗣之說又引子夏為證其誣慢古人不淺楊疏斥舊說為妄當也

夕桀非鄭衆注

周禮保氏敎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釋文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釋曰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又禮記少儀游於藝注六曰九

數正義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射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卽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卽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賈孔所見

本並同馬融干寶注作今有重差夕桀蓋鄭有句股無夕桀馬干有夕桀無句股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字作音依賈孔所言則沈陸誤也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是宋以來校者之辭非陸氏語如陸氏亦以爲非鄭注則不爲作音矣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校釋文而附著之也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

綏多士女

大戴禮記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詩摽有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疏云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又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儀禮士冠禮疏云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案士女猶云男女也據毛詩二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知今本作女士誤倒也周禮疏引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今本無嫁女取妻作取婦益取婦足該嫁女矣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安女也余友閻百詩若璩云依今本作女士亦通詩大雅既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文與夏小正合箋云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天旣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

以隨之琳謂此說誠精然恐失漢唐相傳之舊凡校勘書籍取其是者而已不必過求其精過求其精恐反近於穿鑿如此傳先言冠子而後言娶妻恐終是士字在女字上百詩爲之首肯

始駕者反之

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

日月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據此知陸孔本皆作始駕者無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云始駕者非言人駕馬也陸氏所見一本有馬字非是今注疏本誤從之

韎韋之不注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爲要脚連耳又詩六月載是常服正義曰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釋曰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據雜問志知左氏古文本作韎韋之不注不假借字也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韡文柎亦作跗故賈景伯服子愼皆讀不爲跗訓爲足與詩箋例同司服注跗字當本作不或鄭從賈服等說以義改之若左氏正文必作不字今作跗疑杜氏從賈服等義所改不知漢儒雖注中易字於本文俱仍其舊也鄭以不讀爲幅者蓋幅與副富字同聲跗柎與付字同聲讀爲跗讀爲幅字異而音同此可見本文作不故賈服讀爲跗鄭讀爲幅若原作跗注鄭可無庸改讀矣司服疏有同者異者同者二字當爲衍文

韓厥執縶前

左傳成二年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注驂馬絓也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杜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

案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然則古文左氏本作韓厥執馽前馬䭾縶正字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縶字縶當爲衍文上言驂絓於木而止丑父爲蛇傷不能推車爲韓厥所及故厥執齊絆馬而前也說文糸部云絆馬縶也口其足者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杜注以爲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引襄廿五年傳非是

陳言而伏諍

禮記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釋文而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正義曰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家語儒行作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王肅注陳言於君不望其報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桒徐仙民本知禮記靜本作諍當讀陳言而伏諍句而正之句謂陳言於上伏延諫諍而正君之失也王肅於家語妄改諍爲靜又作靜言而正之增言字以見本不作靜作默而翹之改麤爲默以與靜字相對肅注禮記必本作靜故釋文正義皆誤從之猶幸陸有徐本作諍一語俾後人得據以考正之也

八

莊十八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是爲夜食劉向已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已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已劫公劉歆已爲晦魯衛分又穀梁傳云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曰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釋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箋廢疾云立八尺之本不見其影並與

九

范意異也案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為食晦與公羊合杜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癈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

爾雅廣雅異同

魏張稚讓上廣雅表云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于篇然則廣雅所載皆爾雅所無余參讀二書有爾雅有而廣雅重見者有爾雅有而廣雅申明者有廣雅以爾雅展轉相訓者今纂錄釋詁釋言兩篇上列爾雅下列廣雅以考同異兼注篇卷以便覆檢使信而有證也憮有也憮古撫字此爾雅下倣此撫有也此廣雅下倣此格至也假至也假古格字祥善也祥善也從自也郭注云自猶從也自從也誠信也信誠也遏遠也遏遠也齊疾也齊疾也讎敵匹也匹敵讎輩也使從也從使也探取也探取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一釋詁俾舉也俾舉也降下也降下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一釋詁薦晉進也晉薦進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二釋詁饕食也饕食也啜茹也啜茹食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二釋詁卒終也釋文云卒又作殌本又作終殌猝竟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三釋詁燠煖也煖燠煗也班賦也班賦布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三釋詁圖慮謀也圖謀慮謀也戾定止也戾定也般還也般還也以上爾雅釋詁廣雅四釋詁遹率循也遹釋文引孫云遹古述字循率述也亮相導也亮相也遷徙也遷徙移也陶喜也陶喜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釋詁鞠稚也詩鴟鴞正義引郭樊云鞠一作毓毓稚也蓋割裂也釋文云蓋舍人本作害害割也契駔也釋文云孫樊二本亦作將且將且也以上爾雅釋言廣雅釋言諒薄也說文亮部引爾雅今本爾雅闕案毛詩桑柔職涼善背傳涼薄注㥧譌作惊補也廣雅一釋詁

學貴精專

荀子解蔽云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錯置也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義善也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楊倞注是益當為視案荀子之言見道之言也不第為治經之士言之然治經之士能守此言

六經不憂通矣而況能進於是乎

甲午治兵

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杜注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正義曰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郕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釋曰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賈疏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賈所引左氏注與杜不同蓋出於賈服舊說其說勝於元凱傳云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又云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則治兵與圍郕不同時明是兩事故傳以治兵爲禮而杜氏牽合之云治兵將以圍郕誤也舊注云三年而治兵者隱五年傳文此儀伯述先王正禮不因於圍人之國也杜於彼注云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是也云與秋同名者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彼每歲至秋而治兵與此三年而春一治兵名同也云兵革將出故曰治兵者此年公羊穀梁傳及爾雅釋天皆言出曰治兵故也

雜十五　十二

李陽冰篆書

熊氏經說云陽冰篆城隍新廟碑曰字如日頗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忘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口修廟碑曾下作甘建字從廴而旁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女字象形陽冰曳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啻破圓作鉤使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鐙之灶陽冰或卧其上灶丕上從彡陽冰中畫常正橫作ㄐ旡象反欠緗堂謹案爲本作欠無象反誤認无爲无因作無欠字又倒於上玆從元和顧千里廣圻校正旡宍上皆二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ㄐ然欠象開口猶可也丕安步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於二字多從冰體案說文曰字从口乚聲象口氣出也日實也从口一頁部有顚山部無巔石在厂下口乃象形非曰字曾字从曰不从甘故熊氏譏之餘所辨正亦多不誤甚矣陽冰之好異喜新也

雜十三　十三

哭不㥫

孝經喪親章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正義引鄭注云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此當是鄭小同注非康成也范氏後漢書載康成注有孝經乃傳聞之誤唐人辨之極核釋文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㥫云痛聲也音同案說文心部云㥫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

哭不㥿偯蓋依字之譌依㥿古今字說文序自言論語孝經皆古文則古文孝經作哭不㥿今文孝經作哭不依釋文引作悠爲轉寫之譌葢本作依故鄭云聲不委曲當據說文校正之

樛木或作朻木

詩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木下曲曰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眾妾使得其次序則眾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釋文樛木居虯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當作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朻爲木高正義曰下曲曰樛者釋木文又說文木部樛下句曰樛从木翏聲朻高木也从木丩聲案爾雅釋木下句曰朻上句曰喬而毛傳及詩正義作曲者葢曲句義同或古本爾雅作曲又釋木釋文云朻居虯反本又作樛同字林九稠反詩釋文引字林樛九稠反朻已周反二字有別爾雅當同毛傳說文字林作樛而今本作朻說文樛朻義別而韓詩及馬融本皆作朻葢是聲近假借字其義則不爲高木也又疑說文朻爲樛之重文今本是後人竄改

公羊注異字

公羊傳莊廿七年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解云禮記曰至揜恩喪服四制文也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葢以所見異耳案禮記釋文之治直吏反下同恩揜於檢反義斷丁亂反合之徐疏所見與今本並同陸本公羊注亦作門內之治門外之治葢誤同禮記也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字若徐疏本則二治字皆爲事古治事聲相近何邵公所據禮記不與康成本同也

周髀算經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厤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經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

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周公曰善哉案此書文句簡質義奥精深當是先秦古書非後人所能託譔通算學者其權輿於此乎

藒芞輿

釋草藒車芞輿郭注藒車香草見離騷釋文車音居本多無此字輿或作蒢音餘唯郭謝及舍人本同衆家並作蒢案說文艸部藒芞輿也从艸楬聲芞芞輿也从艸气聲然則說文以藒爲芞輿不名藒車也據陸氏云本多無車字知古本爾雅作藒芞輿與說文正合郭景純因離騷謂之藒車故援以證之後人輒仿注義增經字耳離騷畦留夷與揭（王逸李善本皆作揭五臣本作藒）車兮王逸注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離騷以藒芞輿爲藒車蓋詞人增損其文以成句不必盡符本文車即輿之駮文猶曰藒輿云爾王叔師云揭車一名芞輿合之爾雅說文少舛矣爾雅輿字與說文同郭謝舍人本是也蒢爲俗字衆家作蒢說文蒢黃蒢職也義別

經義雜記卷第十三　經五千八百八十三字　注四百六十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四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卻行蟲

考工記梓人爲卻行庱注卻行螾衍之屬案說文螾側行者从虫寅聲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爲蟹屬說文亦以蠏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釋文螾衍羊忍反下如字爾雅云螾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蚓衍衍音延今曲蟮也案賈疏引爾雅亦作螾衍今爾雅爲螾𧍯陸云本又作𧍯皆說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蚓螾或从引與劉昌宗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蚓誤倒也以爲曲蟮亦非說文蟺夗蟺也从虫亶此卽曲蟮與螾衍異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𧍯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蟂蠯趙魏之閒或謂蚨虷北燕謂之䖡蚭

薰葷焄

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釋曰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作此葷鄭注論語作焄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一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案賈說是也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

注葦桃茢祓凶邪也大夫用葦桃葦薔及辛菜也葦或作焄又祭義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注焄謂香臭也說文艸部葷臭菜也从艸軍聲薰香艸也从艸熏聲火部無焄字故鄭注士相見禮從今文作葷而不用古文焄蓋以聲同通借又注玉藻從葷不從焄則以焄為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焄當作葷賈疏謂鄭注論語作焄論語經無焄字蓋論語鄭注中有此字與祭義同然亦俗字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宜復自用之當亦俗寫誤也（鏞堂謹案論語不撤薑食集解載孔安國說有葷字鄭當與孔同釋文云焄本或作葷同）

金縢古今文說

論衡感類云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此今文尚書說）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此古文尚書說）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變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

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書家之說恐失其實案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此皆古文尚書說與論衡後一說同（鏞堂）

謹案班孟堅謂太史公從安國問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與論衡所載同謂古文家之說耳非言經是古文也又案魯周公世家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illegible]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此參用今文說與前古文義一篇中互見史公每兼用二說也又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見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又後漢張奐傳注所引略同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

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見後漢周舉傳注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周舉傳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張奐傳云奐學歐陽尚書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魯郊非禮也何注云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又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喪服云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此皆今文尚書說與論衡前一說同漢世今文盛行通古學者少故所引多伏生書琳另有詳述惟史記論衡兼載兩說為古今文異誼之明證今分錄以詒好古者

穀梁傳郤克跛

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為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為誤跛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戒可反二年傳敘郤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

范注當依傳而作跛恐非案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衞孫良夫跛又公羊傳成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唐定本也據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

注與傳合觀沈文何引穀梁傳釋文云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故范注二年傳云謂笑其跛也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跛矣徐疏云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傳言客或跛或眇据魯序士者非也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矣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

也又沈文何引穀梁傳魯行父禿今本作季孫行父禿引曹公子首傴今本作曹公子手僂案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公羊成二年釋文云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假借字首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說文人部傴僂也从人區聲僂尩也从人婁聲周公韈僂或言背僂是傴僂義同文得兩通要以作首傴爲正釋文僂於矩反一音力主反是同今本作僂也

𣄼薄也

說文旡部云㱃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𣄼事有不善言𣄼也爾雅𣄼薄也从旡京聲臣鉉等曰今俗隸書作亮案今爾雅闕此文隸書作亮者當卽言部諒信也之諒非从反旡字今釋詁有亮信也又亮導也亮右也左右亮也四訓亮並當作諒詩大明涼彼武王毛傳涼佐也釋文涼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可證徐鼎臣以此當之誤矣廣雅一釋詁以𣄼及媮約禪褍同訓爲禣與許引爾雅正合曹憲音釋𣄼音良世人作𣄼禣之𣄼水傍著京失之矣禣步各反世人作禪禣之禣草下著溥亦失之矣案說文水部涼薄也則水傍著京本有薄義但說文云䣼酢漿也淡薄味

也涼在縣下淡上則取薄酒義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是爲味薄之證从反欠者依說文爲事薄之義如左傳莊卅二年號多涼德昭四年君子作法於涼杜皆云涼薄也作法於涼者謂因事有不善而作法也作法於貪者謂因貪欲重賦而作法也涼當作𠗨尤爲明證今皆从水或因俗寫亂之或聲同得通借也玉篇死部力尙力章二切義本許書又云悲𠗨酸楚也案人有悲痛每气竝不得息顧野王之言是也今多作悲涼非又郭忠恕汗簡中之二㾖𠗨力向切見古尔雅葢義本說文而小變其體

彡九七　雜四　八

未必北宋時郭氏猶獨見古爾雅也說文艸部薄爲林薄一曰蠶薄衣部無襩字玉篇艸部云厚薄又引說文則厚薄之薄亦艸下著溥矣張揖衣旁从専未詳所本玉篇衣部云襩步各切襌衣也褕也約也儉也䙏也菲也沾也大也今爲薄義亦本廣雅也

馬八尺爲戎

釋畜馬八尺爲駥郭注引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駥案夏官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鄭司農引月令駕蒼龍禮記月令注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淮南子時則垂蒼龍高注云周禮馬八尺已上曰龍也說文馬部云馬七尺爲騋八尺爲龍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俱不作駥字釋文作戎云本亦作駥而融反葢以戎與龍聲近借用从馬者俗字說文所無後漢書注引爾雅曰馬八尺爲龍則與諸書同

春秋左氏傳序

杜氏經傳集解序釋文題爲春秋序正義作春秋左氏傳序今注疏本從釋文杜林合注本從正義而無氏字皆非也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釋文云沈文阿以爲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

彡九一　雜四　九

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案杜氏既集解經傳則單稱春秋或單稱左氏傳者非矣若經傳集解則杜所自爲之書杜爲集解而序經傳非自序其集解也晉宋古本鮮有誤者孔氏從之當矣穀

梁疏云晉宋古本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亦可爲證

李梅實

春秋僖卅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左氏無傳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實之爲言猶實也五行志中下云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夫也案相室當從師古說猶言相國謂相王室也古讀華若夫實字爲韻故言相字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此說可以補三傳注之闕

小渚曰沚

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歸鴈映蘭畤據注則畤當作洔五臣本作洔案玉篇水部沚之以切小渚也亦作洔洔上同又穆天子傳卷一以飲於枝洔之中郭注洔小渚也音止禮堂謹案左傳隱三年澗谿沼沚之毛詁注沚小渚也釋文作洔云音止本又作沚亦音市正義曰洔與沚音義同則洔畤皆沚字異文李注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案爾雅釋水小陼曰沚釋文陼字又作渚沚本或作洔又說文水部沚小渚曰沚从水止聲詩曰于沼于沚采蘩毛傳沚渚也又詩蒹葭宛在水中沚傳小渚曰沚又釋名釋水小渚曰沚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又文選西京賦黑水元阯薛綜注小渚曰阯據此則沚爲小渚薛君云大渚與諸書不合大蓋小字之譌也

公羊大雨雹

公羊春秋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徐疏本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據此知公羊本同左氏作雹穀梁作雪有賈景伯之言可證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范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亦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漢志云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案何注云爲季氏說本此

漢五經舊題

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

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案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釋文云馬融盧植鄭元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案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傳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注疏本與釋文同解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者雜縟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禮堂謹案或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二字趙岐孟子章句但題趙氏鄭注孝經但題鄭氏古人遜謙不欲自表其名但署其氏族傳可謙別耳近人不知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

十二

從之春秋左傳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已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尚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閒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

十三

舜典二十八字

釋文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

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又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

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據此知晉梅頤所上書堯典自帝曰欽哉止舜典一篇經傳皆無時以肅注類孔傳因取肅本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經注皆用之以補孔傳之闕或又取范甯注本以補之皆無二十八字也至姚方興采馬王注造舜典孔傳并造經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一十二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駮難不用可爲明見卓識矣則姚方興雖僞造經傳齊朝未嘗行用也至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并於姚本協于帝下又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及孔傳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以見首十二字亦本有陸德明所見最眞故以王肅本爲據非特不用濬哲文明十六字并不收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故書此二十八字以辨之云於王注無所施設也孔氏正義則

用劉炫本不便駮難其經故具有二十八字逐字爲之訓釋謂晉闕舜典姚方興表上未得施行隋始得之是以齊隋僞撰之文爲眞孔傳舜典矣然云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此猶其一隙之明之未盡泯者

僖廿九年大雨雹

漢志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已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

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案范注穀梁抄襲劉義語多破碎當以此完善者補正之中壘蓋通乎陰陽之原矣

經義雜記卷第十四　經五千七百廿二字　注七百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五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檀弓衍文僞文

檀弓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釋文云慍斯戚此喜慍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並注皆衍文正義曰舞斯慍者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曲禮云樂不可極卽此謂也何允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又曰如鄭此禮本云無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有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旣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案釋文所據本爲最古喜慍相對說亦深得經意正義謂鄭本亦有無舞斯慍句者剌孔所見本原與陸氏同但其所從者反衍此句耳品節斯斯之謂禮注云舞踊皆有節乃成禮可知人喜至舞慍至踊顯然二事中無連綴之義正

義引何氏云樂終則慍起則亦本無舞斯慍也正義謂盧本有舞斯慍句此後人見鄭本有而增之耳一本又有十句更無足辨據正義引王禮本知王肅於此又與鄭立異何以明之鄭注咏斯猶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案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禮記爲證又云猶即繇也古今字耳說文系部云繇隨從也从系䚻聲（臣鉉等曰今俗从䍃）手部云搖動也从手䍃聲二字聲義皆相近隨從則有喜意隨從則身動搖鄭注人喜則斯陶云陶鬱陶也注咏斯猶云猶當爲搖以爲喜則身動搖與爾雅說文皆合猶爲玃屬今人讀繇聲若猶此聲近致誤之證郭氏習見不察故以爲古今字耳（爾雅注引檀弓爲證於義不了當以鄭注禮記補之）今王肅本作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明是難鄭見猶非聲近之誤乃形近之誤不當爲搖因以咏斯猶句移上陶斯咏句移下改爲人喜則斯循循斯咏咏斯舞既可與鄭相難又得咏舞連文蓋以爲人喜而鬱陶未暢也則咏歌以暢之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義謂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亦因王肅義增）恐竄改之痕彌縫無迹後雖有明智之士當亦不以肅本爲僞矣不知喜慍陶戚咏歎搖舞踊皆兩兩相對陶爲鬱陶戚爲憤悲喜慍猶在中未發

也咏之歎之則聞於聲矣動搖之辟踊之則見於形矣至舞蹈踊躍則喜慍之至全體具見故舉手足以明之乃王肅妄改爲人喜斯循循字何所取義既與爾雅相乖又不得相對之次好異喜新之人或恐爲其所惑稍有學識者孰能信之正義謂與盧鄭不同可證盧侍中本亦作人喜則斯陶陶斯猶故郭注爾雅引此文亦用盧鄭本而不從王肅書古文云作僞心勞日拙肅之謂矣又肅本上有人喜則斯循循斯陶則下必無咏斯猶猶斯舞矣而正義云王禮本又長似於鄭本所有外又多此文蓋淺人不知肅改鄭本疑爲脫漏因以鄭本增足之故愈長耳據正義似以人喜則斯循循斯陶爲新足而不知此爲肅之原本新足者反在鄭本所有之文也

肥腯

左傳桓六年吾牲牷肥腯杜注腯亦肥也正義曰重言肥腯者古人自有復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豚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案說文肉部腯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腯知相傳古義如此非服子慎創說也禮記曰豚曰腯（鄭本作豚）肥豚是豕類而稱腯肥是可爲豕曰腯之明證孔氏疏杜單舉肥字以非服氏而不知服本許義

且散言皆通對文則異定當從服解也鄭注禮記以春秋傳腯字訓充貌然則牛羊大牲當言多肉說文肥多肉也豚豕之類特言充滿而已詩我將箋云奉養享祭之牛羊皆充盛肥腯

僖十年大雨雪

漢志中下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左氏穀梁同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陽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案左氏穀梁無說何注公羊云夫人專愛之所生也與先儒義同

隕霜殺菽

春秋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云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漢志云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李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菽與傳合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案何注公羊云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與董合

命之曰建櫜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李注鞬以藏箭櫜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鄭注鞬當作建讀爲鍵音其蹇反謂閉藏之也此馬鄭異義案樂記武王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注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又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謂牡禮記月令脩鍵閉注鍵牡閉牝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修楗閉說文木部楗限門也从木建聲其獻切金部鍵鉉也一曰車轄从金建聲渠偃切則鍵爲閉限義字从木鄭以二禮通用鍵字故讀從之當以自馬散之華山之陽至將帥之士使爲

諸侯皆爲閉藏兵甲事故統名之曰鍵櫜也蓋將帥以兵甲爲職今使爲諸侯而不復爲將帥是亦偃兵之一端此鄭義也說文革部鞬所以戢弓矢从革建聲(居言切)釋名釋兵鞬建也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也此馬季長義蓋鞬字从革建聲又爲建義二字義通故後漢書馬融傳孔子家語辨樂皆作鞬史記樂書鄭本禮記皆作建也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也馬云命師於鞬櫜則馬王皆以名之曰建櫜爲專指使將帥爲諸侯說但馬以戢弢弓矢封將帥爲諸侯猶戢弢弓矢而不用

故以鞬櫜爲封諸侯之名命師與偃伯對文命名也師諸侯也王肅則以建櫜爲封建櫜弢弓矢之功較之馬鄭迂曲難通矣此必以鄭讀建爲鍵欲與立異故反作如字讀以難之家語亦當作封建字今正文與注作鞬非原文也

大戴記武王踐阼

禮記學記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正義曰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恆在於意言意恆念之但其道超忽足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赤雀所銜丹(據下文此丹當作瑞)書也云端冕者謂衮冕也其衣正幅與元端同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衮冕也樂記魏文侯端冕

謂元冕也云師尚父亦端冕者案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案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下疑脫西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故西面(下當有此字)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而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強則枉不(本書作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及几鑑盂盤楹杖帶屨劒矛爲銘銘皆各有語在大戴禮也琳案鄭注孔疏及今大戴記知此書轉相改易者多矣注本云黃帝顓頊之道孔所見大戴無黃字謂鄭所見古本有者是也謂後人足黃字恐非然唐初本已無何今本反有此後人依注所加也注首有昔字疑衍文正義及大戴皆無云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者意讀爲抑言其道至今猶存乎抑亦怳忽不可得見歟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隸釋載石經論語作意與之與此意爲古抑字之證孔氏不識

故讀存乎意爲句王齊三日端冕今作三日王端冕齊字脫而王字倒疏不言注與大戴有異則孔所見大戴作王齊三日也師尚父亦端冕孔以爲鄭所加故皇侃以武王爲衮冕魏文侯爲元冕不更言師尚父爲何冕則皇氏所據大戴亦無此文西折而南東面據孔見大戴無西南字今大戴並同鄭注亦後人依注所增非唐以前之舊也又丹書本云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其敬勝怠者吉云云是瑞書衍暢丹書之言孔氏引以爲證故兩句增爲四句然精義已包兩句中矣乃後人貪其字句頗多因取以改易丹書謬甚丹書下文不強則枉云云正承上文敬勝怠者強而申言之若依今本上四句中無強字安得於此忽言不強又上已言怠勝敬者滅此又云枉者滅屨不複沓乎故知此爲唐以後人竄改無疑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二句亦當從正義所引蓋三代以前子孫不仁而守者有之矣未有及身不仁而得之尚可延至十世者今本倒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是惑於後世順守逆取之言而私改也必傾其世謂及身而亡今作必及其世亦非几作机俗字據正義知武王有盂銘今闕或疑今云於盥盤爲銘焉盂盤卽盥盤余案大戴云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一

物而重名者固多若正義所述則几鑑盂盤楹杖帶屨劒矛十字爲十物必當更有盂銘方足數且盤是沐浴器盂則說文云飯器爲二物無疑

孟子述老子

後漢書李固傳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案此二語與老子指意相近李固既引作老子則此本老子語而孟子述之也謝承據孟子改之恐非

非異人任

左傳襄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案正義曰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任此患者爲寡人也是讀至人字絕句然考注云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已則杜氏亦讀非異人任絕句又傳云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案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莊廿九年有蜚

左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杜無注漢志云劉歆曰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可取

以補注左傳漢志又云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案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范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皆本西漢儒舊義

揚雄傳誤字

漢書解嘲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埶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案古島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蓋言江湖之厓厈勃解之山島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以見人之得失窮達亦甚無定也子雲好奇字故借鳥爲島淺者因改上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作雀鳥則下文乘鴈集雙鳧飛將何指乎後見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爲宣髮

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寡髮正義曰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釋文寡髮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案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釋曰頭髮皓落曰宣者以得謂宣去之義人髮皓白則落墮故云此者解頭名宣意也說卦云其於人爲宣髮注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盇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寡也又

李氏集解作其於人也爲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白周禮注云頭髮皓落曰宣鄭引易巽爲宣髮以證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考易經施孟梁邱京爲今文費氏爲古文馬鄭傳費氏易虞仲翔傳孟氏易故文異而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費氏易又遭黨錮事逃難注禮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爲宣髮京易氏也易注之寡髮費氏易也

左氏經納糾

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今正義標起至有子字此近人所加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閒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也

戒陔聲同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八爲祴夏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釋曰賓醉將出奏之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是以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案古戒陔聲相近故杜讀祴爲陔

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說文陔階次也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左傳昭廿年齊侯疥遂痁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痎又音皆顏氏家訓云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凡此俱是戒陔聲近之證

好惡甫

顏氏家訓音辭云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原注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原注呼號反案當依廣韻作呼皓切此蓋誤生惡原注於谷反殺是物體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案孝經天子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釋文惡烏路反舊如字又卿大夫章行滿天下無怨惡釋文惡烏路反舊如字又三才章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釋文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則好惡二字雖各具兩義古人實通之矣因文繁不及盡引姑以童時所習者證之說文父作𠬞从又舉杖甫作甫从用父父亦聲是父甫本同聲故經傳多借父爲甫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孔

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字或作父又章甫注甫或爲父詩大明維師尚父傳尚父可尚可父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正義云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釋名釋親父甫也始生已也則父甫非特字通義亦本通是皆可不必過爲區別矣

公嗾夫獒焉

左傳宣二年公嗾夫獒焉釋文公嗾素口反服本作㖩正義曰服虔云嗾㖩也公乃㖩夫獒使之噬盾也據宋本案釋文則㖩即嗾字㖩讀若諏與嗾聲相近故文異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㖩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从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則左氏古文本作嗾服本不當用俗字正義是也㖩字說文玉篇皆無至集韻始收毛本注疏作取不从口與釋文更乖

遠哉搖搖

左傳昭廿五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五行志中上作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案遙爲俗字當從漢志作搖五經文字序云逍遙之類說文漏略者今得之於字林說文新附逍遙字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

字林所加可證今詩黍離中心搖搖不作遙遙白駒作於焉逍遙非古也

仲尼異說

孝經仲尼居正義曰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邱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邱山故名邱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邱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案仲尼說當從杜注左傳與史記世家合張禹梁武義皆穿鑿尼作𡰥爲夷故訓爲和邱爲高大有聚義其解字尚非杜撰弟子得稱師字故孝經曰仲尼居禮記有仲尼閒居中庸爲孔子孫子思作而有仲尼曰殷仲文以爲深敬孝道故稱字誤矣

遁名改作

禮記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注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案家語刑政篇取此文作遁名改作王肅注變言與物名也與鄭注義同古循遁字通儀禮漢書逡循皆作逡遁可證此循名當讀爲遁名謂隱遁名物也肅蓋據家語以改禮記有意作古使人不疑耳

患不知也

論語學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案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淺人所加

經義雜記卷第十五

經六千二百五十四字
注一百八十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六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大戴記曲禮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其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案歌驪駒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據此則大戴禮記有客欲歸而主人留之及相歌詩事今大戴記亡闕小戴記無之蓋江公與王翁思同業魯詩故江公嫉其至因歌驪駒以發問知翁思必對以在曲禮遂可譏其曲狗而來也據顏注知漢書本作狗曲狗狗形近據正文作狗曲知注作狗曲今誤倒式曰在曲禮是尙從曲禮之書故江佯問曰何狗曲也言淺而意深師古云改爲狗字云輕賤之甚不知江公心雖嫉之安得於諸大夫博士前輕斥經師爲狗如今鄉里小人反脣相譏乎且江本隱語故翁思亦恥與之爭而陽醉遏地倘面斥爲狗翁思安能含忍卽諸博士弟子亦豈不發一語乎

仲尼居

孝經仲尼居正義曰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案宋司馬君實古文同釋文作尻居說文作尻音同鄭元云居居講堂也王肅云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據鄭王注知今文無閒字孔云靜而思道則古文有閒故孔以靜解經閒字也然說文几部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尻如此說文自序謂論語孝經皆古文則此所引當有閒字乃以閒居爲義而經無文與王肅解同則古文可疑矣若以古文爲據則說文當是後人刪改

涕沾裣

公羊傳哀十四年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袍衣前襟也徐疏本作反袂拭目又云目亦有作面字者涕沾袍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案說文衣部袍襺也从衣包聲論語曰衣弊縕袍裣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裣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裣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

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亦可證杜氏春秋序亦作反袂拭面徐疏作拭目疑非

必火火入而伏

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注隨火行也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案當從服子慎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慎以火彗之隱顯古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此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疑當以必火句入而伏句審注義知杜氏五字一句讀恐非

雨螽于宋

漢志中下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曰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曰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曰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案穀梁傳云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螽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注以先言雨也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本董仲舒說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合也

孝經庶人章

孝經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唐明皇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正義曰鄭元諸家皆以爲患及身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據此則孔氏古文傳鄭氏今文注皆引蒼頡篇訓患爲禍矣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無終始終始字宜如此說言人子不能全受全歸立身行道而災禍不逮其身者卒未之有決言有災禍以警人子之不守身者也

孝經應感章

釋文感應章下有本今作應感章六字案此六字非陸德明語乃校者之辭雖非古本然宋以來已有之邢氏正義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又云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愼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然則正義亦作應感今注疏標題爲感應章此據釋文本改也應感謂應其所感（鏞堂謹案近出日本僞孔傳孝經亦作應感章）

王肅易爲香臭

說卦巽爲臭正義釋文皆云王肅作爲香臭案巽爲風風氣也故云爲臭香字不當有必肅所妄增經傳絕無香臭對言者如繫辭其臭如蘭書盤庚無起穢以自臭詩文王無聲無臭禮記月令其臭羶其臭焦其臭香其臭腥其臭朽內則皆佩容臭大學如惡惡臭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襄八年君之臭味也論語鄉黨臭惡不食皆不與香字相對可證李氏集解載虞翻注曰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爲臭繫曰其臭如蘭正義曰爲臭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於其人也皆足以糾肅之謬

則闔左扉

禮記音義玉藻則闔左扉一本作則闔門左扉案今本有門字然記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是門字已具見上文故於此但言闔左扉也門爲衍文無疑蓋唐以前已誤加矣說文扉戶扉也从戶非聲

齊侯疥遂痁

顏氏家訓書證云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又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此蓋疥字之譌或云俗疥字）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并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痎（疥譌）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

疥又釋文云齊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案說文疒部痁下引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痁則左氏古文本作疥杜云痁瘧疾以疥搔俗所其知故不釋如作痎亦爲瘧杜氏安得專訓痁爲瘧疾乎顏云世閒傳本多爲疥徐仙民音介孔云徐仙民音作疥今定本亦作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矣陸云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袁狎云疥當爲痎顏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是梁人雖作痎音於傳文尚未

多廿 雜六 七

擅改故陸孔及定本皆作疥亦不言有作痎者顏氏誤從梁主說私改爲痎誤矣正義雖知舊作疥而誤以痎爲是惟釋文則以痎爲非援傳例以證明之是也顏氏引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案今人病疥亦多寒熱交發俗呼爲瘡寒轉變成瘧勢所固有若作痎字說文爲二日一發瘧謂三日之中歇二日一發瘧有頻日發者爲輕閒日一發稍重二日一發難愈爲最重故孔云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可見瘧疾輕重古今同名痁爲有熱瘧葢是頻日發者若云痎而痁是重者轉輕矣顏引說文又云齊侯之病本閒日一發漸加[illegible]故是誤解說文二日一發爲二日之中一發矣袁狎云痎是小瘧痁是大瘧孔云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是皆未知瘧之輕重而倒置之也

哀十二年螽

漢志云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目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目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目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

雜六 八

案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歆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目螽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本劉子駿義與傳合

陳風化於大姬

地理志下云陳本大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目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舊脫好字據詩陳譜正義引補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

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案毛詩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不言大姬好巫而民淫祀說與毛異盖魯詩也匡衡傳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匡氏學齊詩是齊魯義同鄭康成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張晏漢書注云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俱用三家詩詩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産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盖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啟自大姬矣一國風化之原乃開端於婦人可不愼歟徒恃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謹守婦道雖有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

王肅改玉藻記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洒如肅敬貌洒或為察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說敬貌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釋文洒如王肅作察云明貌也言言王肅本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案察與洒聲相近故文異察為明察於肅敬義亦合王氏雖竊取注義以私定記文尚未乖也此三句皆言飲酒之色故一爵而色洒如二爵而色言言斯三爵而色油油斯二爵三爵不言色者蒙上文也鄭以肅敬和敬說敬解之義甚精廣雅釋訓言言喜也孟子公孫丑上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俱與鄭義合若作二爵而言豈一爵三爵皆不言乎此明是王肅妄改以與鄭異正義引皇氏云讀言為誾義亦通也案說文誾和說而諍也論語鄉黨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貌似與注義未背然說文誾在言部从言門聲則誾字不得省作言故鄭如字讀而不云言讀為誾皇說亦非

二南正雅異義

三家詩以關雎為刺詩今考之漢人之說則二南正小雅皆刺詩也鹽鐵論備胡云賢良曰匈奴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蘩怨案采蘩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蘩當為蘋字之誤耳於周南之兎罝召南之采蘋觀之知以二南皆為刺詩矣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風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漢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是

以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爲刺詩以四篇觀之知以正小雅皆爲刺詩矣

孝經音義考正

陸德明釋文凡云本今作某本今無此字者向疑是後來校者之辭非陸氏原文尚未敢決今參閱孝經音義而信所見之不謬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校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閒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此校語蓋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即以爲唐注而無疑也如釋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下有孝悌二字校者見唐注云孝者德之至無悌字因云本今無此字夫孝下有人之行三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不敢毀傷下有父母得其顯譽也者卌彊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四句唐注無因云自父母至仕字本今無形于四海下有刑見二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刑見字兆民賴之下有引辟二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引辟二字諸侯章首有危殆二字唐注云則免危也無殆字因云今無殆字滿而不溢下有費用約儉者泰爲溢二句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富貴不離其身下有薄賦斂省傜役列土封疆三句唐注無因云

自薄字至居艮反依例居艮反當作疆字下同本今無戰戰兢兢下有恐隊恐陷四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卿大夫章首有服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皆謂文繡也田獵十筮冠素積四句唐注無因云自山龍至茲亦反本今無非先王之德行下有禮以檢奢句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宗廟下有爲作宮室句唐注無因云自爲作至室字本今無夙夜匪懈下有夜莫也解惰五字校者見唐注云夙早也懈惰也因云自夜莫至也字本今無以解惰二字唐注有故不數也士章首有資者人之行也六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此句以敬事長則順下有食稟

爲爲曰祭別是非（文闕）有唐注無因云自食字至非字今本無庶人章首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分地之利下有分別五土句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又此下有邱陵阪險宜藂棘句唐注無因云自邱陵至棘本今無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四句唐注無因云自行字至謙本今無故自天子下有故患難不及其身也善未之有也二句善未之有也亦鄭注邢疏引鄭注云善未有也可證釋文爲善字一本作難故標全句校者見唐注亦有未之有也句因云自故建（當作患）至善字本今無蓋以未之有也四字爲唐注本有也舉此六章以證明之其餘可類推矣

歃而忘

左傳隱七年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杜注志不在於歃血也正義曰當歃血之時似口遺忘物然服虔云如而也（此三字釋文引）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案說文欠部歃下引春秋傳曰歃而忘古之而字多假借作如據說文引爲而知傳如當爲而也故服子愼轉如爲而杜氏意作如字讀恐非

笴本槀字

鄉射禮作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注笴矢幹也大射儀北一笴注笴矢幹釋文三笴劉古老反字林云箭笴也公但反一笴工但反劉古老反案考工記胡之笴注笴矢幹也故書笴爲箭杜子春云箭當爲笴笴讀爲槀謂箭槀又矢人爲矢以其笴厚注笴讀爲槀蓋古文借笴爲槀釋文依注古老反儀禮當從劉昌宗音與杜讀同夏官有槀人鄭司農云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說文木部槀枯也枯卽肅愼氏貢枯矢之栝竹部無笴字然則笴本作槀矣杜云笴當爲笴者以笴笴形相近下又有以其笴厚凡相笴之文也

王充論衡

范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好博學而不守章句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隋志雜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好辨論喜逞機鋒蔡伯喈秘以爲談助下虞矣其友謝夷吾擬之揚劉司馬非其倫也九虛三增以禍福感應皆不實經傳之文多增飾然則德不必修惡不必戒聖

賢之言不足憑此豈所謂信而好古者邪非韓是矣問孔刺孟語多有得罪名教者蓋充資性雖敏學力未深故據其臆見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訂時俗之忌諱頗足取焉可見世之陋習自東漢已深矣若明雩順鼓正說書解略得經子端緒兼存漢儒舊義又為不可不讀之書餘或揣摩泰儀文似小說又每以詞華之士為優於章句之儒皆其所蔽也學者以此為漢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節取為考索之助則頗有益若論其本書大體似遜於諸子此書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時之珍秘耳見本傳注引袁山松後漢書范書載其著論衡造性書外無他表見也當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為大傳豈亦因論衡歟

鷙從鳥摯省聲

禮記儒行鷙蟲攫搏注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郭忠恕佩觿上云禮鷙蟲攫搏鄭注从鳥摯省聲今作鷙省非也說文云从執聲案正義曰蟲是鳥獸通名故為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摯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執舊譌鷙今校改聲故云聲也據此知正義本作從鳥摯省聲故云執下著手釋文云鷙與摯同音至可證今本作鷙省是涉正文而誤也佩觿作摯省亦非

經義雜記卷第十六　經五千七百卅一字　注一百五十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而民勸樂之

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趙注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宋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繹之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譌作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正義云文王雖以民力為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為之則作疏時已誤作歡矣

貪夫廉

韓詩外傳三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一作臨夫有立志此見萬章下 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此見盡心下 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類聚三十七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禮堂謹案文選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云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三國名臣序贊注云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郭有道碑文注云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又晉書羊祜傳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 案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為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隋志七卷唐志同梁有綦毋邃注隋志九卷唐志七卷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歟

居不客

論語鄉黨寢不尸居不容釋文云居不容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敬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容或云居不容與寢不尸對文若作賓客解於上句恐不類琳謂寢不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客字正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當執是禮包注云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則以尸爲屍非也

子曰義以爲質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文云義以（此二字舊脫）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據此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葢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畧同畧字葢衍

如齥如磋

詩淇奧如切如磋禮記大學引詩同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郭注治器之名毛詩傳治骨曰切案說文刀部切刌也刌切也輾轉相訓則切是刌斷之意骨性堅質非可

以刌斷成器者爾雅釋文云切本或作齥同千結反考說文齒部云齥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然則爾雅本作如齥如磋葢三家詩作齥爲本字毛詩作切爲聲借字齥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參差而治之俾齊一故切磋字以齥爲正今爾雅作切後人以毛詩改也

不娛不敖

詩絲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本作吳乃從定本孔氏本作娛文泮水不吳不揚箋云吳譁也釋文吳鄭如字王音誤正義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

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矣不過誤有傷者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肅說爲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爲不娛案經文前後並同（釋文皆作吳）毛於前篇訓譁則此不當別解從鄭爲是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驁索隱曰毛傳云虞（作娛）譁也說文吳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故也據此知小司馬所據毛詩亦作歡娛字與孔本正合後人依史記改爲虞耳隸釋八漢衞尉衡方碑辭曰剋長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燿此聲香亦同史記作不虞古娛虞同字

可證不吳古多作娛也絲衣釋文不吳舊如字讙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又漢書郊祀志上詩曰不吳不敖師古曰吳讙譁也又後漢書獨行傳燒鈌斧李注鈌從吳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函人之鈌也張揖字詁云而刃也鈌音華蒸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鈌字又說文久評吳姓也又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李虔通俗文

顏氏家訓書證云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敍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

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案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又在梁沈約四聲李槩音譜釋靜洪韻英之下則隋志亦不以爲漢之服子慎所撰唐志無服書有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下引李虔通俗曰晉曰舶音泊則阮氏七錄所言信有徵矣大昕案晉書孝友傳李密一名虔未審即其人否然唐人書中所引皆作服虔太平御覽廣韻或譌作風俗通又作風俗論文選琴賦嗢噱終日李注引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切名雖不同要即一書也

鄭箋改字有本

鄭康成箋毛詩每云某讀爲某某讀若某後儒以此病其改字不知鄭意在發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鄭或正其音或辨其字雖似改毛而實爲申毛亦有鄭所不安本三家詩或據他經傳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見淺尠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之甚焉者琳不辭謭陋稍爲述之野有死麕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

屯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留釋文純留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是古屯束字多假作純也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箋云邪讀如徐毛以其虛其邪言威儀虛徐是以邪爲徐字故鄭本爾雅釋訓以正其讀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案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是鄭以其忌已記四字同爲語辭因聲相似而通用故忌訓爲辭也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雲

漢辟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說文䢋讀與記同毛以往近爲往已古已己聲同故鄭以許讀申毛也召旻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案說文顭水厓頻卽顭之隸省故傳以爲厓鄭以水顭字人所不習漢時多作濱故云當作濱凡此皆因傳義隱約鄭或正其音或辨其字實申毛而非改毛也雄雉自詒伊阻傳伊維（蒹葭傳亦云伊維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緊（舊譌伊）感小明云自

詒伊感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據此則知雄雉自詒伊阻蒹葭東山白駒所謂伊人正月伊誰云憎箋皆改伊作緊者本宣二年左傳自詒緊感之文也山有樞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案漢書地理志下引詩它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薛綜注引詩他人是媮（說文愉薄也恌愉也鹿鳴示民不恌傳亦云恌愉也本作偷是愉爲偷之本字說文偷巧黠也義稍別而同定語晉語媮居幸生賈山至言媮合取容及漢志張賦皆以媮爲偷蓋康成時以愉爲愉樂字恌薄字則作偷或作媮故鄭隨俗改愉爲偷猶召旻不云自頻頻卽水顭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爲濱也）是改愉爲偷

與班志及張賦合當本三家詩也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箋云繡當爲綃正義曰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案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綃禮有元綃衣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然則鄭改素衣朱繡爲朱綃者本魯詩也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正義曰注

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案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麎本三家詩也角弓莫肯下遺（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箋云遺讀曰隨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案荀子非相篇詩曰莫肯下隧楊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有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朄縣鼓鄭注通韓魯詩

注三禮時所用詩多本韓魯二禮注既皆引作楝則改田爲楝本韓魯詩也那置我鞉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鞉鼓然則讀置爲植當亦本韓魯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石經殘碑作置其杖可參證也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案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改龍爲寵與大戴禮記合也凡此鄭雖改毛然皆有根據非同後人之臆見鏞堂謹案少詹錢曉徵云仙人唐公房碑厲蠱不遐即用思齊烈假不瑕鄭箋讀烈假爲厲瘕皆訓爲病蠱假聲相近後儒譏康成解經好改字碑立於東漢之世其時鄭學未行而闇與之合可證康成所改皆本經師相承之訓非若後人之師心妄作也今三家並亡無由盡曉姑以耳目所及鄭氏以前之經傳考之可知鄭學之閎通矣使齊魯韓具存可考者當不第此此固斯文之不幸亦鄭君之不幸也

六鷁退飛

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與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杜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案此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劉光伯用之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陰陽不可爲訓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劉歆㠯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㠯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㠯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案史記宋世家云六鶂退飛風疾也集解引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卻退穀梁疏引賈逵云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又引鄭元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

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又何邵公注公羊傳云石者陰德之專者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與劉子駿說多有合者誰謂非人所生乎

呂封人豹

左傳昭廿一年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杜注呂封人華豹華氏黨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卽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

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案正義知今本有華者從唐定本誤衍也傳文本云呂封人豹故杜云呂封人豹華氏黨明豹卽華豹也今注作呂封人華豹華亦衍文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則王董本正文無華字可知

臧氏左傳漢書

困學紀聞左氏云羅縣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孔維謂不可案據杜鎬引正觀勑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爲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見談苑又顏氏家訓勉學云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句客刺或書翰紙末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此二則可爲臧氏文獻之徵

雍也博學於文

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釋文云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集解載鄭注云弗畔不違道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

古本亦無有者係衍文顏淵篇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蓋皆後人所加後篇朱子本無

而齊后善歌

文選陸士衡樂府十七首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此據明舊刻本毛本譌右善謌案今孟子告子下作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曰字衍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

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猶下云華周杞梁之妻也

家語乃弛邢侯

左傳昭十四年乃施邢侯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乃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案今家語正論作乃施邢侯無王肅注惟上文施生戮死可也下有注云施宜爲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據春秋正義知今本出後人移改杜注左傳施生戮死云施行罪也王義既與杜同則施行正作如字讀何反改施爲

與乎此明是下文乃施邢侯之注弛誤爲施或又據正文以改注讀者疑其難通因移改於上也上文注止當有行生者之罪也六字下文及注宜如春秋正義所引王注家語依內傳作施訓行與杜氏合是也孔注外傳讀爲弛訓爲廢其族非也

論語筆解好改字

唐李習之論語筆解好改本文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爲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事人之生也直云直當爲悳子所雅言云言音作言字誤也傳寫因注云雅言正言（今孔注作雅言正言疑李所見本誤）遂誤爾三嗅而作云嗅當作鳴鳴之鳴雉聲也以爲食具非其旨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吾以女爲死矣云死當爲先浴乎沂云浴當爲沿周三月夏正月安有浴之理硜硜然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爲耶舍人致民七年云當作五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云仁當爲備（案孔注云雖君子猶未能備謂仁未能全備李氏似因此誤會）於以杖叩其脛云古文叩作扣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爲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爲待鄉原德之賊也云原類柔字之誤

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凡所改易皆無依據義又淺陋不可從也學者無爲所惑

辛未朝于武宮

左傳成十八年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强欲合之非也案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

已則與盟而入之曰相去十有二日久八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氏反據之以改左傳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爲誤而强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也

壺矢相樂

漢書薛宣傳云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矢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曰以壺

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爲歡关耳关古笑字也案禮記有投壺篇正義引鄭目錄云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其文云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是壺矢所以樂賓既設酒肴請鄰里於是遂以壺矢相樂應仲援之解简而當薛贑君蓋本用投壺記也晉氏改爲壹关設甚既云壹关又曰相樂亦不成文說文壺作𡔷壹作𡕛篆形本異矢作𠂒與关𥬇皆不同而師古反以爲是可發壹笑也

三公舛而同歸

作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穀梁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舛而同歸釋文舛而昌兗反釋曰三人殊而一致者謂立文雖殊其理致是一也三公舛而同歸者謂失國雖舛同歸一稱也三公舛而同歸或有作舛者舛謂差舛理亦通但定本作殊者多案釋文作三公舛而同歸今注疏本同楊疏則從定本作殊而同歸今亦爲舛因釋文而改也然作舛是易字法與殊

字對文定本仍作殊恐非

經義雜記卷第十七　經五千七百五字　注六百八十八字

經義雜記第十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爵與盡聲相近

詩卷耳正義引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白虎通爵篇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據此二訓知爵與盡古聲相近

三大夫兆憂矣

左傳昭元年子羽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漢書五行志中上引作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今本下憂字蓋矣之譌如漢志所引語氣文情更兩得之

雨無正旻天

詩雨無正旻天疾威釋文旻天疾威密巾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作昊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唐石經亦作旻天文選注五十六引詩旻天疾威弗慮弗圖漢書注一百下引詩旻天疾畏不慮不圖則唐時本此篇多作旻天疾威矣與小旻之什旻天疾旻文異宋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此篇曰浩浩言元氣廣大也故爲昊天曰疾威言仁覆閔下也故爲旻天小旻言疾威亦曰旻天矣此當從釋文作旻正義定本石經皆非是

蛢蟠蟥

說文虫部蛢蟠蟥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蟠蟠蟥也从虫矞聲蟥蟠蟥也从虫黃聲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翼鳴者注翼鳴發皇屬釋曰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蛢即此發皇也太今爾雅注脫爲字平御覽九百五十一引孫炎注云翼在甲裏案犮發聲同古人多通用詩碩人鱣鮪發發說文魚部及荀子榮辱注並引作鱣鮪鱍鱍說文鱍鳥也从鳥犮聲讀若撥故爾雅作蛂周禮注又作發據說文則蟠爲正字蛂發並聲近假借字許叔重云蟠蟥周禮注云發皇則此蟲名蛢一名蟠蟥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蛢疑誤也又許鄭皆言此蟲以翼鳴孫叔然亦云翼在甲裏郭氏不言翼可謂疏漏爾雅音義云蟥本或作黃黃與皇亦古通依說文當作蟥

蒲宮有前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

第17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反內

前不亦可乎杜注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見正義　案蔡子家曰蒲宮有前卽對上文二執戈者前矣說前前戈也前戈為在會時事故又追言蒲宮在國時事也傳首言圍之設服離衛以見其僭妄苟別造王宮以自殊異傳何以無文正義駮服氏云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譏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案以圍之出會而設服

離衛安知在國無假館公宮事且服氏漢人當有所本諸大夫譏其在會之儀故子家以為在國亦有此等事無足怪為解至伯州犂言假之寡君為指服衛說郎服意亦不必指此為借宮也

駉駉牡馬

魯頌駉駉牡馬正義曰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釋文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顏氏家訓書證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荅曰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曰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據此則大朝時本已有牡馬牧馬兩文矣故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今正文皆作牡非　釋文作牡馬云本或作牧唐石經作牡馬驗其改刻之痕本是牧字文選李少卿荅蘇武書牧馬悲鳴李善引毛詩曰駉駉牧馬藝文類聚九十三太平御覽五十五引駉駉牧馬初學記廿九白氏六帖九十六引駉駉牡馬則唐人亦兼具兩本矣宋呂東萊讀詩記首章猶作牧馬今考之駉駉牡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箋云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

薄言坰者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則知在坰之野薄言坰者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騭馬也案爾雅釋畜牡曰騭則陸氏草木蟲魚疏亦作牡馬矣釋文序錄陸機字元恪吳太子中庶子乃三國時人非晉之陸機遠在顏氏之前其本更為可據是當作牡馬為定也牡牧二字形聲皆相近

有杕之杜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

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釋文云杕杕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據此則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兩篇杕字皆有作狄字者顏陸並以爲誤是也顏引毛傳云杕獨皃也今杕杜篇孔陸本皆作特貌特字訓獨顏引毛傳竟作獨非有杕之杜箋亦云特生之杜顏引說文杕樹皃也今本無也字大徐本有詩曰有杕之杜六字小徐本卽作鍇語今據顏與說文不云引詩則楚金本是

昭六年大雩

漢書五行志中上劉歆說以爲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

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案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則叔弓敗莒師在公至自晉後劉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云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者誤也

⿰馬沓⿰黑沓本沓字

顏氏家訓書證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黑沓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嚃法盛世代殊近當時耆老相傳俗閒又有⿰黑沓⿰黑沓語（原注音沓）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案說文曰部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臣鉉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水部又有濌字云濌溢也今河朔方言謂沸溢爲濌从水沓聲）顏氏引俗閒有⿰黑沓⿰黑沓之語自注音沓則⿰黑沓當作沓矣語多沓沓義與羊曼任俠誕節之行亦合从水已爲多義俗人復加重旁煩沓則鮮有潔者故又或从

黑旁也卽論羊曼之行與潔已者正相反玉篇黑部⿰黑沓丑台切晉書有⿰黑沓伯與顏所見本同廣韻廿七合⿰黑沓晉書有兗州八伯太山羊曼爲⿰黑沓伯以⿰黑沓爲積厚字是所據晉書亦从黑而不從重也今晉書羊曼傳云曼字祖延任達頹縱好飲酒州里稱曼爲⿰黑沓伯蓋從顏氏說用何法盛書也

周人以諱事神

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注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

以此諱法敬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絶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案當從衆家以名字屬下句杜讀終將諱之謂自父至高祖皆諱正義曲通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即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諱之如以爲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則將字何所施乎正義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其義是也據釋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也豈獨一杜預哉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顒顒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恊服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皋皋琄琄刺素食也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晉郭氏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閑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傷見絶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隨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亦依倣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牽上搭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

一韻或每句二韻或每句三韻悲苦征役當爲役征方與下句思所生韻或疑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韻案大戴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韻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韻是西漢人固已恊用之矣

董子言性

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

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當脫曰字〕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案董子言性謂性不能本善必待教而後能善殆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之說而小變之但不如荀子之言性惡耳孔子雖無性善之言然論語云性相近謂性與善相近斯卽聖人性善之說矣若謂必待王教而後善蒸民之詩將何說焉余故深有取於韓子嬰之言也

新宮災

春秋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又漢書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則與宣

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夫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爾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乃不能而徒爲三日之哭哭而哀禮也不敢稱諡恭也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用父命之說似疎矣

遂跣以下

左傳宣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以下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案遂跣以下者言雖降階猶不暇納屨故公羊傳宣六年云躇階而走又云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也遂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容不迫乎公羊傳云靈公召趙盾祁彌明佐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又言靈公欲觀趙盾之劍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據此則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下左傳云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堂扶盾也環案提彌明雖不得升堂然登階而呼而盾已趍階則亦可扶以下正義本是若作跣字亦可通

衷窈窕

毛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哀蓋衷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衷字之誤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若鄭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因箋改爲衷故肅讀如字以難鄭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

云人無予道以來事已亦不得以毋道往加之則不以毋道往加傳有明文矣而肅云願以毋道往加不與傳乖乎崔云毛訓迮爲敨不作劫葢王肅以形近改爲劫以與敨相亂尙未敢遽作跲也孫毓朋於王故同作劫至扈人以劫與跲爲音義同故竟改從狼跋傳繇以肅之說語學者學者或疑爲鑿然余閉戶三十年推勘肅之肺肝瞭如指掌深於鄭王之同異者核之當以余言爲

觚二升觶三升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驛曰爵制此言許氏五經異義爵制篇有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齊魯韓爲今文毛詩爲古文儀禮有今文古文周禮爲古文禮記爲今文以下是許愼駁韓詩周禮舊說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支舊譌攴今改正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舊譌觚依燕禮疏改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案儀禮燕禮疏引此經又曰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此脫觚當爲觶四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漢初叔孫通撰禮器制度此亦馬氏所引觚大二升觶大三升以上皆是鄭康成駁許叔重說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爲觚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古文觚皆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觚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注今文觶又爲觚大射儀士

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媵觶于公注今文觶爲觚洗象觚注此觚當爲觶據此知觗觚二字形相近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爲觚鄭氏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義當作觶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觚義當作觚者從今文則云古文爲觶亦有古文觶字反誤爲觚者如燕禮媵觚于公大射儀洗象觚及周官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是也鄭氏俱云觚當爲觶精審之至也古周禮同韓詩說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則明以酬以觚作酬以觶矣且叔孫通秦儒也其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

舜如腒不作始字上如字亦當有又論衡語增云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勤事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然則稱堯如腊舜如腒者言堯舜憂勤故體瘠若乾腊耳桀紂逸樂故垂腴尺餘言其肥也下二語亦傳文

白圭之剅

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傳玷缺也箋云王之缺尙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釋文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剅案說文刀部剅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剅義與毛傳同是詩本作剅也从刀有缺失義故又爲斯言之剅俗人以文連白圭遂改刀从玉矣

魚須文竹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正義曰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案釋文引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此並與注合釋文引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然則文竹魚須二物皆可爲笏崔靈恩本盧子幹說義得兩通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釋文敘錄庾蔚之略解十卷字季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經義雜記卷第十八　　經五千六百七十字　注二百卌七字

經義雜記第十九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經典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明崇禎上黨馮班跋云原書文淵閣秘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間震澤葉林宗購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仇元學盛於晉至宋而詆爲異端注疏僅存譌闕淆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間句讀字祇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澌滅矣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寶之也案唐初諸儒傳注尚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尚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但陸氏所自言未免多誤非特音學不精文字亦不大識其識甚精評斷甚確王鳴盛記周易本義引此書稱晁氏古易蓋朱子未見釋文原書故引用甚少臧所案朱子見釋文論語集注引陸氏曰

漢魏叢書

漢魏叢書有五一九十六種一六十四種余皆未之見一明人莊周漢魏叢書纂割裂不全一鍾惺評點本止以文法論之亦無足取惟明人新安程榮校本刊於神廟壬辰前有東海屠隆緯眞序一首分經史子三籍計三十八種妄改處尚少玆錄其目以便考檢經籍京房易傳三卷漢京房著吳陸績注周易略例一卷晉王弼著唐邢璹注三墳書一卷詩說一卷漢申培著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著白虎通德論二卷漢班固著獨斷二卷漢蔡邕著忠經一卷漢馬融著方言十三卷漢揚雄紀晉郭璞解史籍元經薛氏傳十卷隋王通經唐薛收傳宋阮逸注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注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西京雜記六卷晉葛洪集子籍素書一卷漢黃石公著宋張商英注新語二卷漢陸賈著孔叢子三卷漢孔鮒著新序十卷漢劉向著說苑二十卷漢劉向著新書十卷漢賈誼著法言十卷漢揚雄著潛夫論十卷漢王符著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明黃省曾注中論二卷漢徐幹著顏氏家訓二卷北齊顏之推著商子五卷秦公孫鞅著人物志三卷魏劉邵著涼劉昞注風俗通義十卷漢應劭著劉子新論十卷梁劉勰著袁孝政注神異經一卷漢東方朔著洞冥記四卷漢郭憲著述異記二卷梁任昉著拾遺記十卷晉王嘉著梁蕭綺錄甘石星經二卷漢甘公石申著飛燕外傳一卷漢伶

元著古今刀劒錄一卷梁陶宏景著論衡三十卷漢王充著如大戴禮記周書六經之次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白虎通方言法言穆天子傳新書風俗通多周秦遺文研經好學之士其深究之獨斷西京雜記新語新序說苑潛夫論申鑒中論新論論衡星經亦多簪旨但少雜耳顏氏家訓人物志精義美言時時間出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若神異經洞冥記述異記拾遺記飛燕外傳刀劒錄皆小說家耳吾不及觀之至三墳書詩說忠經素書孔叢子俱僞書識者有辨矣京氏易傳周易略例元經薛氏傳此別爲一種難以優劣論

呂伯恭論晏安

今歲自春至夏翻閱雜書一無定課朝夕昏惰晏安實甚偶觀東萊博議得管仲言晏安論讀之如清夜鍾不覺汗流浹背勇往之心勃發因急錄以爲余之藥石庶不致酖毒曰深云以言警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于駭世之病與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于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于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于車莫仁于羊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澗葢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于憂勤死于晏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與使吾功隳業廢者誰與使吾歲月虛棄者誰與使吾草木同腐者誰與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與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與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

邪雖然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人所謂晏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衆人之晏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寧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彊不息心廣體胖無入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吾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韓子知命說

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大戴管荀呂覽淮南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廁入者

本傳稱嬰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其書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皆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

未能言也琳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

瀾漣文同

詩伐檀河水淸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文漣力纏反爾雅釋水作河水淸且瀾漪郭注言渙瀾釋文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李依詩作漣音連又詩漸漸之石箋云入水之波漣矣釋文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又釋名釋水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泛流相及連也案說文水部瀾大波爲瀾从水闌聲漣瀾或从連據此則瀾漣本一字毛詩爲古文作漣爾雅爲今文作瀾說文亦以瀾爲正字釋名本諸爾雅劉成國漢人當據三家詩故亦作瀾李巡注爾雅作漣葢用毛詩究之也漸漸之石箋當從一本作瀾釋文作漣非是寫本徐鍇說文漣下有小波之注不以爲重文此非與下淪字相涉而誤卽是淺人所改不可信也徐鼎臣於漣下云今俗音力延反亦以二字同音不當區別故也陸德明於瀾字云力安反於漣字云音連不知二字音同識反出徐氏下矣又爾雅釋文瀾作灡是聲借字說文灡潘也何承蘭聲播所采者也與瀾義別

雨木冰

春秋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注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雨木冰劉歆曰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

直也劉向百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案左氏無傳當從劉子政說說文气部氛祥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

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脅木之言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

宜都記

袁崧宜都記隋唐志不著錄有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此皆見酈善長水經注文字之工語言之妙山水之秀皆得未曾有

人可使由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案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

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辵階而走

公羊傳宣六年趙盾躇階而走何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釋文躇丑略反與踱同一本作辵音同案說文辵乍

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經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傳文當本作辵義則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

不相知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釋文作不相知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行字耳案注云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經如本有名字鄭可無庸注矣此當從釋文正義曰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

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則似本有名字

某有負薪之疚

曲禮下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釋文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爲疾如字本又作疚言救柰辭以疾言以疾辭之也下文始曰某有負薪之憂此已稱有疾非是或因注云唯有疾可以辭也而誤注憂或爲疚依釋文當作憂或爲疚憂與疚聲相近故文異疚作疾因形近致譌也

行舉足

曲禮記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車輪謂行不絕也釋文作行舉足云一本作行不舉足案車輪曳踵四字正形容舉足之象言雖舉足行而踵不離地也若絕不舉足踵何由曳乎且不舉足幷不得謂之行不字明係衍文正義曰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是正義本有不字也此當從釋文

納夏作夏納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釋文作

夏納云本或作納夏又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杜注四曰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爲納夏誤又春秋正義曰定本納夏爲夏納案九夏之名皆夏字在下何納夏諸本皆夏字在上周禮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四方賓來奏納夏內即古納字即據此注亦不見當爲夏納也然依鄭孔之書知皆本是夏納左氏音義以作納夏爲誤當非後人乙改也俟考

曲禮記下衍文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三字云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案

下文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方别大夫士言之則此及下文去國踰竟皆不當預著大夫士字今本誤衍當從釋文

小人之中庸也

禮記中庸小人之中庸也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云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然則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耳下先明君子之中庸言本是君子而又時節其中故曰君子以用中爲常也此覆解君子中庸下又明小人之中庸言本是小人而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故曰小人以非中庸爲中庸也此覆解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兩句是搒遞之辭當輕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妄增反字可謂不諳文法之至

而震而怒

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則經本作而震而怒下闞如虓虎始作如字箋甚分明此作如者葢因上文如雷如霆（箋云如雷霆之恐怖人然）下文闞如虓虎而誤正義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孔本亦同陸氏作如矣

祿養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又後漢書周磐傳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李注引韓詩曰汝濆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案外傳椎牛祭墓二語讀之令人心酸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若周堅伯之辭韋就舉其庶免於

不孝乎琳志不在溫飽而未嘗無祿養之心乃索困塲屋白首如故每讀韓詩及周磐傳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後之子孫有志讀書者其無老而不應試孟子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集注亦以家貧親老言之

虞潭投壺變

隋書經籍志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中撰唐藝文志作郝沖虞譚法投壺經一卷則書名姓氏卷帙無不誤矣虞郝之書今皆不傳太平御覽載虞潭投壺變文頗譌闕難解今并錄其原注以待通數者解之謂之投壺者取名篠他由反籔漸而轉易鑄金代焉逮之於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元元月中蝦蟇隱其生死也橫為筍龍蛇之形運之以鱌鰕謂龍下蝋螭也燕尾也燕識候而歸人來去有物投而歸之目數之數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矢古用柘棘古者投壺擊鼓為節帶劍十二騎頰二帶謂之帶劍倚十八倚並左右如狼尾狀狼壺二十令矢圓轉而於壺口劍饒七十八帶劍還如後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黨同得勝也三馬成

臧曹古文尚書

孔仲達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因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堯典正義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此言前晉蓋誤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據此則古文尚書本出於鄭沖廣圻案謂僞古文出於鄭沖朱錫鬯有辨見曝書亭集五十六梅賾之獻書施行也本傳自臧彥始釋文但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不若正義之有源委也今檢唐人所修晉書無此文蓋見於王隱臧榮緒等所撰據正義語知彥始所傳已亡舜典

素問注月令

唐王砯注素問引月令桃始華作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蟄蟲坏戶上有景天華鶡鳴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此蓋後世之書如崔寔四民月令孫思邈千金月令之類非禮記呂覽中本文也學者無為所惑吳葵亦名苦菜顏氏家訓云河北謂之龍葵

不若是忦

孟子萬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趙注恝無愁之貌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案說文心部無恝字有忦字

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恝爲俗字當從說文所引忽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注義合知本作忿也

儀禮古文

古時字少多用假借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古文櫛爲節東帛儷皮古文儷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古文某爲謀以病吾子古文病爲秉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嘉薦亶時古文亶爲癉士昏禮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爲鈞髀爲脾贄見婦于舅姑古文舅皆作咎士相見禮問夜膳葷古文葷作薰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古文茅作苗皆見鄭康成注略舉數端可識古人文字之妙矣鄭氏以今古文參校其取舍恐猶有未盡善者安得好學深思之士不爲章句之學者更參訂之豈必於鄭氏外一無發明乎

髮膚不敢毀傷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落下之髮當什襲藏之與生平所揃手足蚤及齒牙聚一處待葢棺之日置之棺中庶亦全受全歸之道未必非敬父母遺體之一端也其餘大節處充類推之自有所不能已廷檮謹案　大清通禮第五十七卷喪禮曰三日大殮執事者以棺入承以褥幾棺內實七星版藉茵褥施綿衾垂其裔於四外屆時奉尸入棺實生時所落齒髮卷衣以塞空處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乃蓋棺加銘施桼此條所言與　國制相合

經義雜記卷第十九　經五千六百卌四字　注二百九十七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襄三十年宋災

春秋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羊何注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又漢書五行志上甲午宋災董仲舒曰爲伯姬如宋五年（五當作七）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考伯姬之卒公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未審傳文也案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辭意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宋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云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之所難也

大戴禮記逸篇

詩汾沮洳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又靈臺正義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曰辟廱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案辨名政穆禮器皆大戴禮記逸篇今本所無孔氏所引盛德篇今本別分爲明堂又南齊書引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今本誤爲公符困學紀聞亦承其誤又白虎通所引有王度記禮記謚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別名記禮親屬記等皆大戴禮記逸篇也據孔氏正義則唐初尚存諸儒莫爲留意反斥爲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遂至於亡也是秦火之不能焚者而漢唐人竟焚之矣別名記即辨名記禮記正義春秋正義皆引之

先生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宋據）

本補舊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為先生也爲先醒也與韓外傳合韓外傳二又有石先生商先生李先生又有卜先生荆先生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定如韓賈之說蓋亦是尊長之通稱

董仲舒孝經解

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

大義六　小二　經十　三

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下當有王問）之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聲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今文孝經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董所述蓋古文也進退可度與容止可觀應後董子所述者是）此之謂

大三六九　小卅五　經十　四

也案西漢儒解經之言不可多得存此以見其概然非東漢以後人所能言也

桓宮僖宮災

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正義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虔又云俱在造毀故不言及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何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災不宜立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

之則一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
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
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
季氏世卿者也案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
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
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
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
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
三傳說並同也

雅歌詩四篇

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案晉書樂志曰漢自東
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平荊
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
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
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
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
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
其聲韻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
三曰伐檀（杰案伐檀疑即伐木異文）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
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

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
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
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
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
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
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
年尚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
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
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
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

行禮詩四篇據此知漢志雅歌詩四篇即杜夔所傳鹿
鳴騶虞伐檀文王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
夔舊樂而騶虞伐檀文王遂亡然猶存鹿鳴一篇自魏
太和中至晉泰始五年皆用之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
作行禮詩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太樂食舉
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
特用鹿鳴一篇耳蔡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
晉以來惟鹿鳴最顯

與雲祁祁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

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今詩脫皃字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案說文水部云渰雲雨皃从水弇聲與毛傳陰雲貌正合未嘗訓渰為雲也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蓋雲興卽雨降孟子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荀子雲賦友風而子雨何邵公云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故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又追論其來乎顏氏引傳箋為經作與雨之證余審傳箋知經必作興雲也正義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呂氏春秋務本引詩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隸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韓詩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未焚書以前及兩漢六朝至於唐初皆作興雲無有作興雨者孟子天油然作雲注油然興雲之貌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載開母廟石闕銘云穆清興雲降雨顏氏說詩有狄之杜駉駉牧馬將其來施及毛傳叢木茂木青衿青領皆引河北本江南本為證則當時猶有兩書猶此止云雲當為雨而不言有本作雨可見此條出自顏氏臆說絕無憑據而頓欲輕改千年已來相傳之本甚矣其誤也陸孔所見本有作興雲而以興雨為是開成石經亦作興雨皆為顏氏所惑也又呂覽務本後漢書左雄傳今作興雨蓋後人據近本毛詩所改王伯厚詩考引呂覽作興雲此其明證

臧榮緒拜五經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案孝經說孔子成春秋孝經制作道備使七十弟子向北辰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則拜經之事起自孔門吾家被褐先生學聖人耳今之學者終身誦讀不加禮敬是慢聖人而褻五經也琳嘗約同志倣被褐先生於宣尼生日陳五經拜之又拜五經序論今不傳明黃氏省曾有補作亦未之見

屈瑕伐羅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馭今傳作御案說文彳部云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據此知漢書所載左氏皆古文也曰莫囂師古曰囂或作敖案今傳作敖此當本古文下並同必敗舉

止師古曰止足也案今傳作趾乃俗字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詩䗴之趾釋文云趾本亦作止兩通是詩本作止毛詩亦古文也故與左傳合陸德明不能別而以爲兩通非是高心不
固矣遽今傳作遂案此是見楚子曰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
莫敖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敖縊
死

君國事大國

左傳襄廿八年子產曰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
心將得死乎正義曰君小此小字亦後人竄入國事大國晉宋古
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
難也今定本作小國釋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

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
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國君是也唐定
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爲小陸德明更參合古今本
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眞猶幸有古本無
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爲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
自見矣注疏標起至君小國小字因釋文誤衍非孔氏
之舊也漢書五行志中上載左傳亦作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爲小國之君而事於大國

隱九年大雨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春
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
書時失也又漢書五行志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
爲三月癸酉於麻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雷之時也當雨
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
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
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
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
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
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
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
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

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
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
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
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旤將成也
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案穀梁傳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
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范解引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
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
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
縱逸而將爲害也與五行志所載互有詳略何邵公注公羊云周之
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

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也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皆與劉子政義合蓋公穀說同也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劉子政推闡易義頗精

子臧聚鷸冠

左傳僖廿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五行志中上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

不禮晉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案災異之見應之人臣者小應之人君者大文公不尊尊敬上犯天子命故有子臧之臣好為異服亦不敬其君乃不能感悟而使盜誘殺之是䙝用人君刑殺之柄矣故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幾亡也後一說是

鼷鼠食郊牛

春秋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無傳杜注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公羊傳以為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注漫者徧食其身穀梁傳不敬莫大焉范解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五行志中上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案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為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

王肅信術士

魏書方技傳王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年踰七十位至三公今

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一事觀之可見肅非知道者猶不免庸碌小人之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乃僥倖長生希圖公相死期在卽猶憒然不知以術士之言為信卒之不驗為其所欺不料其經學粗通而所見止此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曰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知命當終遺令薄葬觀鄭王之卒也而賢不肖定矣

丁丑作僖公主

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又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解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案孔徐兩疏知古文論語作問社於宰我孔安國鄭康成皆以爲社主魯論語作問主於宰我張禹包咸周氏皆以爲廟

主何休杜預依魯論爲廟主劉光伯規杜氏以爲非考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一爲社主一爲廟主義各不同何杜言廟主而用社主之說誤矣即以爲本於先儒然張包周等乃先儒之誤者孔許鄭等乃先儒之不誤者何杜捨其不誤者而從其誤者劉氏規之甚當孔仲達回護杜氏故反以劉爲未得也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范解云其主用桑吉主於練范解云其主用栗亦從周禮說而不用何杜之義范氏此注爲最足

周禮干寶注本

周禮音義上云宫正此以下鄭揔列六十職序于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案鄭康成於每一官之前揔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鄭仍之而不敢改易干氏於各職之前列之葢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一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之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眞也

感古憾字

說文心部云感動人心也从心咸聲訓爲動人心則感動感恨兩義皆備今於感恨之感更加立心乃俗字說

文所無案禮記中庸人猶有所憾釋文所憾本又作感左傳隱三年降而不憾釋文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五年同文十四年爾不可使多蓄憾注不爲君則恨多釋文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宣二年以其私憾注憾恨也釋文感戶暗反本又作憾注同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感胡暗反本亦作憾廿九年美哉猶有憾注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釋文感戶暗反本亦作憾案史記吳太伯世家美哉猶有憾索隱云憾或作感字省爾亦讀爲憾據此知史記亦本作感與釋文同昭十一年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釋文感戶暗反則古之感恨字

多不加心也禮堂謹案左氏宣十二年傳二憾往矣釋文二感胡暗反成二年傳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釋感胡暗反本又作憾哀十七年傳令尹有憾於陳釋文有憾本又作感戶暗反

鄭氏五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載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厤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惟春秋無注止有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而已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故鄭反之世說新語言鄭注春秋傳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

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據此知服子慎解誼本之鄭君為多今服注雖亡唐以前書徵引者尚多有之而鄭注左傳絕未之見春秋正義引鄭元說及周禮禮記疏引鄭左傳說均非春秋注大抵非鍼膏肓即鄭志荅弟子問也

阬阬虛也

爾雅釋詁坎阬阬隮徵隍漮虛也郭注阬阬謂阬壍也壍當作塹說文土部云塹阬也一曰大也从土斬聲釋文阬阬苦衡反案阬字不宜重釋詁釋言二篇重文甚少經傳亦不見阬阬之語正義曰阬阬者坎陷之虛也但重言耳鄭樵注云阬有二文無義其一為衍者耳琳案廣韻十二庚阬字下引爾雅曰虛也郭璞云阬壍也客庚切坑上同引經注阬字皆不重則鄭漁仲謂衍者是也疑一即作坑又說文水部云沆莽沆大水也从水亢聲一曰大澤皃胡朗切是作沆有大義大者多虛或一作沆然釋文邢疏皆作阬阬則為重文已久余說姑備一義而已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　經五千七百六字　注四百卅八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一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伍舉實遣之

左傳襄廿六年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案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誅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八十曰耋

易離九三則大耋之嗟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耋王肅云八十曰耋又詩車鄰逝者其耋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又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釋文八十九十曰旄本又作耄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射義者耋好禮注耆耋皆老也又旄期稱道不亂者注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又左傳僖九年以伯舅耋老加勞杜注七十曰耋正義曰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為耋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又公羊傳宣十二年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何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解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耋與此異也葢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耋字誤耳案說文耂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从老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从至𦒱年九十曰𦒱从老从蒿省則八十曰耋說文與毛詩傳同當以此二文為正（禮堂謹案鹽鐵論孝養云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次公說與毛許同）葢古本禮記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毛許據之鄭注本則無曰耋二字故曲禮注不解耋字或又益之鄭本陸氏所以斥為妄加也（鏞堂謹案八十曰耋與王肅易注合疑此禮記係王肅私加）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者他皆不坐杜注左傳隱四年昭元年並云八十曰耄孔子家語觀鄉射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王肅注八十九十曰耄皆與鄭本禮記合然易注以耋為年踰七十則鄭意亦以耋為八十矣王肅易注劉熙釋名郭璞爾雅

並云八十是也馬融服虔杜預皆以爲七十耋如春秋正義說經無明文故也摯爲舍人云六十之稱未詳所出而何邵公從之知非無據矣徐疏云今曲禮七十曰耋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六十曰耆不作耋故下云或者此耋字誤也依說文九十曰耄耋當爲薹玉篇薹莫報切邁也九十曰薹耄同上亦作耄知耋爲薹之俗矣書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耄本亦作薹汗簡中之一載薹字云見尚書薹卽薹字之譌知禮記耄字亦本作薹矣陸德明以耋耇考孝等字皆从老省因於尚書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呂刑百年耄荒毛詩

行葦傳耄期稱道不亂抑亦聿既耄周禮司刺再赦曰老耄左傳隱四年老夫耄矣昭元年老將知而耄及之耄字俱作老不知老字上本从毛今下復从毛無以下筆據毛詩行葦傳周禮司刺禮記曲禮射義知古皆假借作旄也說文㫃部旄幢也

白茷央央

詩六月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旐者也釋文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正義曰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亦旆也

又泮水其旂茷茷傳茷茷言有法度也釋文伐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曰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又羣經音辨卷三伐伐旂皃也蒲害切詩其旂伐伐今文作茷據此知六月白旆央央陸孔本皆作白茷與定四年左傳同爲假借字陸氏所見本有作旆者恐是後人改從正字而今本遂從之也泮水其旂茷茷本不與六月白茷同據釋文羣經音辨皆作伐伐正義當亦作伐乃陸氏所見已有作茷者而今本又誤從之竟與旆之假借字無別矣

莊十八年秋有蜮

五行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㠯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處有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㠯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劉歆㠯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

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氏云蠱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符爲鄭瞻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左傳秋有蜮爲災也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與漢志載劉說同又引陸機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

𣂚瘍

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注折瘍踠跌者釋文折瘍劉本作𣂚同時設反案說文艸部𣂚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𣂚籀文𣂚舊作折下同从艸在仌中仌寒故𣂚折篆文𣂚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作𣂚爲古文當從之注疏本誤作斷

羞服之式

周禮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注羞飲食之物也釋文羞服于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成作膳釋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干寶唐賈公彥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

實見閒

禮記雜記上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釋文實見音閒厠之閒棺衣也注同閒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閒二字共爲䙺字音古辯反正義曰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閒故云實見閒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舊譌槨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案䙺字雖有誤分爲見閒二字者然據注云藏於見外椁內則知鄭本作見閒不作䙺也正義引儀禮可證彼注有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賈疏云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則見爲棺飾益明矣陸氏所引一解非也

濟濟者容也

禮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釋文濟濟者客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漆漆者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正義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

交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或容爲客字則是遠義(舊作義遠今乙轉)何須云客(此客字舊誤作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案此當從正義本王肅妄改客字以破鄭皇侃義疏從之非也孔仲遠謂皇氏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守其邱於此見之釋文從皇本故亦作客家語公西赤問篇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王肅注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注言賓客疏遠之客也漆漆者以自反注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案家語容也遠也必本作客也遠也故王肅注以客也爲賓客之容以遠也爲疏遠之客下客以遠亦作容以遠有禮記釋文可證今本家語作容又後人據禮記改也禮記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家語作漆漆者以自反無容也字蓋王肅亦知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客一字爲容不可通故以容也自反也之容刪之於家語似爲本無此容字以泯其私改之迹下若容以自反容字亦當衍蓋王肅既改禮記以破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聘禮注使之將

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釋文使之將子匠反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釋曰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案公羊傳作使之將無兵字禮注本公羊傳故陸以爲後加賈疏蓋已作使之將兵矣

猗重較兮

詩淇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

尸必式正義引詩云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覇楊注詩曰倚重較兮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注毛詩曰倚重較兮案說文倚依也依倚也疑今詩猗字从犬者譌然釋文作猗云於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依此重較之車兮似本从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孔皆从犬旁爲倚之假借字開成石經亦作猗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猗重較兮羣經音辨犬部云猗依也於綺切詩猗重較兮然則自六朝以及五代至於宋初皆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从犬者尤爲信而可徵也

敢告不寧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對楚王曰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按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杜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止應云不寧君命之辱不當於不寧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既敢告不寧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故其言甚當正義曲爲回護非也又毛詩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然則此不寧寧也依本解亦通不必定訓爲傷

南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已

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注云其辭未得聞也者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案爾雅釋天及毛詩凱風傳皆云南風謂之凱風詩正義引李巡曰

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也能長養萬物則物皆凱樂或以爲長養之風或以爲凱樂之風鄭康成李巡高誘熊安等義並同據高注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乃王肅增加家語以鄭爲失妄孰甚焉正義以熊氏爲非當由誤會熊意爲卽指國風凱風篇也史記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者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愠兮蓋卽王肅禮記注旣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也

兩足不能相過

春秋穀梁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釋文兄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綦音其又其冀反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踂本釋文作縶糾譌今從舊刻注疏本也案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馽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馽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馽之同聲假借字也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踙當從宋刻注疏本作踙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踙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踙足不相過

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耳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廿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踂疑非是案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爲衍文

詩古文今文

毛詩爲古文齊魯韓爲今文古文多假借故作詁訓傳者以正字釋之若今文則經直作正字今拈示數則於此俟嗜學者推闡之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能不我狎釋文毛詩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韓詩外傳卷六毛詩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韓詩作莝之秣之義云摧今莝字也釋文云莝韓詩云委也故知韓詩經作莝而訓爲委毛詩大明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釋文正義毛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傳施施難進之意韓詩作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是今文皆以詁訓代經也鏞堂謹案毛詩抑酒埽庭內傳酒灑也韓詩作灑埽庭內見韓詩外傳卷六毛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湯蕩也三家詩作子之蕩兮見楚辭章句卷一然韓詩防有鵲巢誰侜予娓娓美也釋文毛詩作誰侜予美又疑韓詩爲本經蓋詩四家毛爲最然三家各有傳授其足互相考正者不少但存乎好學深思之士耳

不褻城

五行志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㠯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春秋公羊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釋文仲幾本或作機不蓑素戈反一或作蓑一音初危反解云謂不以蓑苫城也公羊之義以爲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者既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似左氏方始欲城耳案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衣部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也詩無羊何蓑何笠止當作衰釋文與唐石經从艸公羊釋文亦云或作蓑今注疏本同俗字也衰城之義當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玉篇衰先和切雨衣也今作蓑又史追切徵也又初危切等衰也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注云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矣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卅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蓑而已此臆說也仲幾左公穀及漢志並同釋文或作機非

昭廿四年日食

五行志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㠯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㠯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縶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㠯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㠯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愼曰將大水左傳作將水此以義言之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爲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案杜注云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狠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以下是漢儒左氏說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成王若曰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釋文王若曰曰字諸本皆無今案當有補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戎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

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據此知衞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所注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卽歐夏大小夏侯今文亦作成王義雖不同其經有成字則同也晉出尚書號稱古文乃與古今文俱不合何耶正義意在回護僞孔因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益反以有者爲誤矣不知尚書亦每言成王顧命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康王之誥康王旣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皆見釋文）晉出古文於凡言成王者皆删之陋矣此當從馬說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說文洌寒皃

詩大東有洌氿泉傳洌寒意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今七月誤作栗烈當從此所引）是洌爲寒氣也說文洌寒皃故字從冰案今說文仌部無洌字有瀨云寒也从仌賴聲據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洌字古洌瀨聲同（詩思齊烈假不瑕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瘕論語子張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釋文云厲鄭讀爲賴）說文蓋以洌爲正字瀨爲重文今本脫落合始得之李善注文選嘯賦引字林洌寒皃本說文也高唐賦注引作洌寒風也風字誤（唐石經洌字誤从水毛傳寒意也正義本作寒氣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一　經五千六百九字　注四百廿三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二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仲秋鳥獸毛⿰毛隼

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毛隼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釋文⿰毛隼音毛毨先典反釋曰云中秋鳥獸⿰毛隼毨者此是尚書堯典文案說文毳部⿱毳𠔁羽獵韋絝从毳𠔁聲𧘙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毳𠔁毛毛部⿰毛隼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毛隼毛徐鉉本作⿰毛隼徐鍇本作毛案說文毛獸毛也⿰毛隼發也則小徐本是毳部引書亦作毛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據此知尚書仲冬鳥獸氄毛古文作鳥獸⿱毳𠔁毛仲秋鳥獸毛毨古文作鳥獸毛⿰毛隼鄭注周禮亦云中秋鳥獸毛⿰毛隼與說文正合蓋許鄭皆本壁中古文故所見同也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毨字於⿰毛隼旁寫者誤入注中或覺其難通反誤認⿰毛隼爲毛字之異因刪毛字遂⿰毛隼毨連文蓋唐時本皆如此故陸貫不能辨之而釋文以⿰毛隼音毛爲尤誤⿰毛隼字从毛隼聲若因从毛而音毛則凡字書毛部字皆可音毛矣恐陸氏誤不至此也孔傳本仲冬作氄者俗字仲秋作毨者與⿰毛隼聲相近義通說文引作⿰毛隼毛但毛字誤倒在下耳其爲毛毨之異文則無可疑者乃唐韻⿰毛隼人勇切是誤作仲冬鳥獸氄毛矣余昔撰尚書集解亦謂⿰毛隼當爲而尹切不當爲人勇切疑所引書即仲秋毛毨駮文今考之周禮注益信前說之確玉篇⿰毛隼而勇而允二切衆也聚也毨同上此不特非顧野王原書恐并非孫強嵩改者矣廣韻十七準⿰毛隼毛聚而尹切較之玉篇學識爲遠勝

王肅聖證論

三國志王肅傳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沖傳云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謂孔晁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案聖證論唐人義疏及杜氏通典皆引之余幼爲困學鈔時嘗彙輯之而未全備茲見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馬昭張融孔晁四人論難較他書爲詳爲校訂之以詒嗜古者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已祥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司男女

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見本命篇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家語作而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家語作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

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見大戴禮記中古舊脫古字據大戴禮記補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今大戴禮記作合於五也中節也盧注合於五十此略引蓋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大戴禮記下有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見文十二年尹更始云西漢說穀梁者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

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鏞堂謹案舊說作夫婦茲從通典嘉禮四所引校正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猒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蓋本馬季長關盛衰說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國語越語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又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志和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婚姻類引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此文有脫誤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疑言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

也十月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無十月二字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也然則此十月二字卽王肅所加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此綢繆篇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又云時尚暇務須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此疑當作而爲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功亦不失也孫卿曰見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子云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楊注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家此作殺止恐因下引韓詩傳而誤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待冰未泮爲此驗也而元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此肅設爲問難以申己說詩以鳴鴈之時納采

以昏昏舊作感今改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東門之楊正義同引作農業與婦功相對今家語作農桑法云正月農事起蚕者採桑與通典引同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春班爵位也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頒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同今據改禮記禮運本作合男女頒爵位冬春二字是肅所加以難鄭者又以上皆王肅論以下皆馬昭難肅之辭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春日遲遲女心傷悲七月綢繆束芻三星在隅綢繆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我行其野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東山詩殷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元鳥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元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夏小正曰疑衍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今夏小正無嫁女娶妻作娶婦之時秋以爲期氓此淫奔之詩此下是張融評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夏小正作女士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當作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疑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傳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在塗見采鼈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時說舊作詩今改詩云士如歸妻我尚

及冰未泮泮字傳無今補定納其篇義云篇義謂詩序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當作時令篇云今管子闕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月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三時嫁娶當作無仲春爲期盡之言春秋四時嫁娶又何自違也也字當在之語下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綢繆箋云三星心星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有女懷春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所以悲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詩序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又唐風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元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蘩證此下是賈疏引孔晁申肅之辭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蘩芾其櫻喻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元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

章義癉惡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釋文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正義曰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癉病之也據此知禮記本作章義不與書古文畢命章善癉惡同梁皇侃本作義故陸氏據之開成石經亦作義今本作善因書古文亂也案正義云言爲國者則家字衍文

投壺復句衍字

禮記投壺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釋文請爲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又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注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案注言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此即所謂一馬從二馬也如上文本有此句則鄭當於上注之不得至此方釋也宜從定本爲是俗本蓋因下誤衍釋文從定本正義從俗本上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案四字當有惟今本間字爲衍文釋文無

隱三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滅戴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室置載州焉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爲正二當作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

言朔而實朔或朓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案漢志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又云是後衞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與董劉義皆合劉子駿言左氏以為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以待能辨者定之

鞠窮如也

儀禮聘禮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釋文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又羣經音辨卷三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知儀禮注本作鞠窮躬葢古聲借字故釋文作窮音辨本之賈疏作躬陸云本亦作躬恐皆依今論語所改

昭十七年日食

五行志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吕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吕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曰為六月二日魯趙分案所引說曰云云是西漢儒左氏舊說晉杜預注多本之而猶有疏漏未盡者

薄狩于敖

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毛刻文選作薄注今從明刻五臣注本又狩作獸當是後人依今本毛詩改如李本作獸當云狩與獸同矣）又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酈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于敖（廣圻案初學記廿二引搏狩于敖）鄭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也芣苢薄言采之傳薄辭也箋云薄言我薄也可證古狩獸通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云罷兵西

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是司馬子長以獸爲狩矣考唐石經作搏獸于敖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舊音傳單本釋文作音付今從注疏本是釋文亦作搏獸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是孔氏亦作搏獸又之子于苗傳夏獵曰苗正義云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正義祇引上文駕言行狩而不引此薄狩于敖益知孔本作搏獸矣

蕭蕭馬鳴

詩車攻蕭蕭馬鳴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卽於肅上改爲蕭蕭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肅肅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以經本作肅爲肅然清靜意故云不讙譁若作蕭爲蕭原蕭條則入近人辭氣矣或謂旣馬鳴矣安得肅然淸靜蓋天子親田士馬衆盛徒御囂囂今而聞肅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形是於極煩擾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矣故爲不讙譁當從石經原刻

侈兮哆兮

詩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誃兮哆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哆兮古文借誃爲侈故許君於金部引詩本作侈兮哆兮案詩考引說文知毛詩本作侈兮哆兮古文借誃爲侈故許君於金部引詩鐲堂疑是鈔讀若詩侈兮其義則以曲鉹鬵鼎爲正也呂東萊讀詩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僞欺人不可據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崔氏之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遺文蓋亡於唐末此條當卽竄改說文爲之理雖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無是字當從之哆大貌南箕箕星也此先釋經哆字南箕字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興之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益侈大之與斯人昔有小嫌讒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所云因卽目哆言之斯經哆在侈下之謡箋云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哆大貌以釋哆兮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兮則南箕箕星也五字何又錯於哆兮侈兮之閒此由於不通詁訓不諳毛傳文句故說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卽奢侈義說文侈奢者也世所共曉故略之哆大貌指南箕之舌言與說文哆張口也正合玉篇口部廣

韻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哆然寖大爲踵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今乃成是南箕之星又釋傳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言（當作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孔本已倒釋文哆音在上侈音在下閒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哆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

相近於坎壇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

大三八〇　小十六　雜三　十三

寒於坎暑於壇釋文相近依注讀爲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衣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孔叢子亦僞書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琳考此書解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與僞孔及王肅合書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孔子家語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何必作祖迎於坎壇今家語非完書故無此文（詩皇矣正義引家語今家語亦無）孔仲達所據唐本有之舊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蓋三書皆託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鄭說而申己意駮鄭氏非而證己是者無不於此取之故三書即肅之罪案也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爲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用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書正義推測之也）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以證之復恐後人并疑家語爲己所私定故又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勞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大三五二　小卅五　雜三　十四

古人語氣急

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不寧以不康爲豈不康書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云試不可用而已是尚書以可爲不可也論語陽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論語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也皆古人語急反言之證何氏云楚俗語者舉時驗以證之耳

舜典音義考

尚書音義非陸氏原書昔人已言之余反覆舜典一篇知此爲後人竄改者尤甚陸德明用王肅堯典注與孔

彼遂用姚方興本不同姚雖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亦必有與王肅不同者如王云上帝天也姚意亦以上帝爲天而無上帝天也之文王云禋絜祀也姚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王云輯合姚云輯斂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姚云律法制王云藝禰也姚云藝文也王云四朝四面朝於方岳下姚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胄子國子也姚云胄長也教長國子序九共九篇槀飫下王本有汩作九共故逸六字正文其法也三字注而姚本皆無且云凡十一篇皆亡於此具見王姚之注文義不同或義同而文異陸氏既據王本則所音王注中字必有姚

雜王　十五

本所無者如孝經音義所音鄭注多不與唐明皇注同可證也乃檢釋文所出之注無有一字出姚本外者則爲後人據孔本以刪改可知今卽據孔本證明之釋文有八元八凱音義因姚云舉八元舉八凱也有來朝因姚云四方諸侯來朝也有徯字因姚云不有迷錯徯伏也有墳衍因姚云羣神謂邱陵墳衍也有巡行因姚云巡行之也有燔字因姚云燔柴也有瀆字因姚云四瀆視諸侯也有纁字因姚云諸侯世子執纁也有還字因姚云復還也有華字因姚云西岳華山也有榎字因姚云扑榎楚也有喬字因姚云崇山南喬也有縉字因姚云縉雲氏之後也有饕餮因姚云號饕餮也有匏字因姚云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有故復因姚云故復至文祖廟告也有之長因姚云元善之長也有剕荆大辟因姚云五刑墨劓荆宮大辟也有三處因姚云臏刑當就三處也有於朝因姚云大夫於朝也有喉字因姚云納言喉舌之官也有令字因姚云不令相從也幾似陸本與孔本同正爲姚方興作音義矣可怪也馬氏文獻通考載崇文總目云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則刪改釋文以從孔本者出北宋陳鄂手此其明證

雜王　十六

也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此禰字陸氏當爲作音後人見姚本所無因刪之又䜌切韻士咸反殄切韻徒典反切韻陸法言之書德明與法言時世相近不宜引用其書皋陶謨惇切韻都昆反愍切韻若角反禹貢繇切韻徂禱反泰誓上嗜切韻常利反洛誥爽切韻博毛反呂刑耄切韻莫報反餘經音義引切韻者甚少此皆竄改之迹也又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案馬季長鄭康成所注古文皆作如初王肅依今文據公羊注改作如西禮此猶毛詩雝此王季肅依齊魯韓改作雝此文王故陸氏據之方與本同者謂姚氏從王肅本作如西禮也詳琳所撰尚書集解

士則朋友

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釋文作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據此知此句古本無奠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二　經五千七百七十五字 注一千二百八十四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三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雜記匠人執翿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葢謂之羽葆葆謂葢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葢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舊衍葆字今刪)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引雜記曰匠人執翿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釋曰匠人(舊譌師今改正)執翿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子之法言執翿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翿無羽葆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翿是羽葆幢案據周禮注及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翿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翿字之義今本誤以翿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者正義知孔氏所據即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翿之文後載司農羽葆幢之訓乃疏中兩援注文皆云執翿羽葆幢牽合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或疑其複遂致反刪正文而存注義乎爾雅釋言翿纛也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篇糸部纛羽葆幢也亦作翿皆可

諧雜記羽葆爲翻字之訓

鄭氏神童

太平御覽載鄭元別傳曰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爲脩冠禮見卷八百三十九又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見卷八百六十八余嘗欲彙采此類遺文撰鄭氏年譜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楚命也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之是也今注疏本載釋文又倒轉之

易輶攸畏

梁周興嗣千字文易輶攸畏屬耳垣牆或讀易爲變易之易誤也案周氏卽用詩小弁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文鄭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釋文易夷豉反屬音燭垣音袁由與輶聲相近或周氏所見詩本有作君子無易輶言者

二孔孝經說

左傳宣十二年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王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爲文文既據在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巳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已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案傳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則先孔平直之說得之後孔雖似精密然恐過巧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案古文孝經見漢藝文志謂孔安國作傳當無其事殆猶晉出古文尚書也江荀昶晉人尚未之見隋儒劉炫輩何由得之此明是以光伯僞託此書北宋前已亡逸惟唐人尚有徵引者今録以備考唐元行沖孝經正義[illegible]載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云脫衣應(唐會要作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
髮徒(唐會要作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盡天子
之孝也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非先王之法服
不敢服云服者身之表也資於事父以事母云資取也
分地之利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
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云亦以
祖統理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敎於
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

觀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故能成其德敎
而行其政令云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上云君者臣
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
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
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昔者天子有爭臣
七人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諸侯
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大夫
有爭臣三人云家相室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
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
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

屍內於棺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瑩域
也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案水字當衍)復爲市朝之地故卜
之釋文引仲尼居云靜而思道也(案古文云仲尼閒居故傳以閒訓靜)舊
唐書卷廿一王仲邱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云
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其
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鏞堂謹案春秋左傳昭廿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書湯誥正義曰孔注孝經圓邱與郊其爲一事)

雖少必作

論語述而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
瞽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
或說非是

爲其拜如蹲

公羊傳僖卅二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
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介胄不拜出曲禮上篇彼文
蹲作蓌字釋文介胄直又反如蹲音存案今禮記作介
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釋文蓌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
正合蓌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
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蓌拜賛解據公羊注

則嫂拜之拜係衍文

穀梁注禮之疏

穀梁僖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癈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司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釋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既言罪大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祖之親疏乎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也但陸既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注疏本釋文改作周疏不足信是其識究不能定此條孔勝於陸

盡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旣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旣言盡殺之當作旣言盡之標起至盡殺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

敬恭明神

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徒士衡荅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

隸釋載西岳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淸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即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鏞堂謹案敬恭明祀承上祈年方社言之明神字蓋涉箋而誤張賦易字以韻句耳

般於繹思衍文

詩般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我
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
解之正義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案賓時
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
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
功業敕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臣之有功者故
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君般爲巡守祀四嶽河海之詩
勉誰陳繹思行之乎鄭箋裒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宗
命云裒衆對配也偏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
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
之

雜三　八

於得神之勁方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
係臣庶而戒勉之也齊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
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綏思以永保神貺然一篇
以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卽在王保亦當爲衍文

匹馬踦輪

公羊傳僖卅二年晉人與姜戎要秦師于殽而擊之匹
馬隻輪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釋文
隻輪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
易輪轍隻踦居宜反一本作易踦穀梁傳作匹馬倚輪
無又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輪居宜反試於綺
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觭
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誮
虜獲之觭音居宜反案作觭作踦作倚皆奇字之通借
疑公羊傳本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
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
本作隻文義已明反訓爲踦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
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

毛傳文例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詁訓能委曲順
經不拘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玆

雜三　九

偶舉數則以質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
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淇奧赫兮咺兮傳
赫有明德赫赫然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
遂然垂其伸帶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施難
進之貌中谷有蓷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黃鳥惴惴
其慄傳慄慄懼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
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韓詩略同有經重文
而傳一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
論難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
曰信爾雅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與毛傳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有經

分而傳合者如旄邱瑣兮尾兮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載脂載舝傳脂舝其車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傳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衿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騋馬與牝馬也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沮傳漆水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與來歲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閟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烏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后為後之假借

儀禮鄉射禮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經緯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案說文彳部後遲也从彳幺夂者後也又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令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从后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禮記後多作后大學一篇全用后字說文訓后為繼體君則義可轉為先後之後故孝經說云后者後也然要非正字鄭注儀禮據今文孝經從今文不從古文未聞也又賈公彥謂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為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皆作後不作后蓋據古文改之非漢以來之舊矣

五帝本紀書說

史記載尚書今文為多閒存古文義其詁訓多用爾雅馬融注及偽孔傳往往本之唐司馬貞謂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為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此說甚誤余讀尚書以史記參之其義始通不特詁訓已也昔著尚書集解會纂錄之而未盡欲以二十八篇采史記注之更以己意發明之今老矣精力不能全遂姑就孔傳本堯典錄史記於上以尚書證之所以祛索隱之惑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孔傳言放上世之功化案此）

以放勳爲堯名猶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也釋文
引馬融云放勳堯名與史合說文勳从力熏聲勛古文
勳从員史記今文尚書也故作放勳孔傳本古文尚書也當作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此蓋釋經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富而不驕貴而
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此蓋釋經之允恭克讓也能明馴德克明
俊德傳能明俊德之士案爾雅克能也徐廣曰馴古訓
字俊馴聲相近蓋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尚書作
克明馴德訓順也古文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孔傳以若爲順而五帝本紀作誰能馴予工誰能馴
予上下草木鳥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傳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便
則訓辯遂爲辯章案毛詩采菽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
也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毛詩爲古文韓詩爲今文
是古文平字今文多作便古文尚書平章百姓今文尚
書便章百姓大傳作辯章是書文之詁訓今文之或體唐時三家已亡故司馬員取以當今文百姓昭

大六五　小多六　經二十三　十二

明合和萬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傳協合案漢碑及石經邦國字互見宋洪适謂釋典邦或作國
蓋所傳本異非由避諱是古文尚書作協和萬邦今文尚書作協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
天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傳使敬順昊天案爾雅欽敬也若順也數法日月星辰厤象日月
星辰索隱曰此言數法是訓厤象二字案論語堯曰天之厤數在爾躬象者可象法也敬授民時
敬授人時案兩漢人所引多作民時亦古今文之異分命羲仲居郁夷分命羲仲宅嵎夷傳
宅居也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案說文土
部堣堣夷引書宅堣夷是古文尚書作堣夷也嵎字蓋
後人所改考靈耀爲今文是今文尚書作嵎銕史記此
作郁夷夏本紀作嵎夷與陸氏所言不合魯詩周道郁
夷曰湯谷曰暘谷傳暘明也案史記作暘谷索隱曰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淮南子曰日出湯
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據此知史記本同
淮南作湯谷司馬貞既知作湯谷有他證又改依尚書
何邪茲復其舊玉篇引說文云叒日出東方湯谷所登
榑叒木也今說文亦改作暘谷又說文山部云嵎銕暘

谷也崵夷禺銕嵎銕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土部堣夷
爲正場谷暘谷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日部暘谷爲正
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當互有不同說文偁書
雖本孔氏亦不廢今文猶詩主毛氏復徵魯韓也敬
道日出便程東作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賓導秩序也張守節曰道音導釋文賓徐音
擯書出日謂日出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
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案說文引書平豑東
作此古文尚書也史記作便程東作此今文尚書也豑
與秩古今字程與秩聲相近下同史正義索隱隨字立
訓非日中星鳥以殷中春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殷正也案史記下云以正中夏以正中
秋以正中冬孔傳以殷爲正本史記此作殷蓋因集解
引孔傳而誤疑古文尚書仲春仲秋言殷仲夏仲冬言
正今文尚書則通言正也古文仲當爲中其民析厥民析傳言其民老壯分析爾雅厥其也鳥獸
字微鳥獸孳尾傳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案古文尚書鳥獸孳尾今文尚書鳥獸字微孳字也尾微也古微
或作尾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之證傳非申命羲叔居南交申命羲叔宅南交案爾雅宅居

大六八　小七三　經二十三　十三

也故史公以宅爲居孔傳本之便程南爲敬致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索隱曰爲依字讀春
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
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張守節曰爲音
于僞反案說文口部吪動也引詩尚寐無吪言部譌言
也引詩民之譌言無訛字釋言訛化也當作吪郭注引
詩四國是訛今詩正作吪化動義相合兔爰尚寐無吪
與說文同而釋文本或誤作訛無羊或寢或訛亦當與
兔爰破斧同而唐石經及今本誤作訛沔水正月民之
訛言當從說文作譌而今誤作訛訛本俗字乃化動之
吪譌僞之譌反而用之不可以不游也孔傳訓訛爲化
是古文作吪矣古爲字或作僞見尉繚子及荀子性惡
故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張守節音爲于僞
反亦從漢書讀是今文尚書作南爲也史記舊本作譌
者因尚書作訛俗人謂爲與訛通遂誤加言傍今據索隱正義校正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其民因鳥獸希革厥民因鳥獸希革中命和仲居西
土分命和仲宅西案中春同書作分命此又作申命當有一誤居西土蓋以義言之徐廣曰一無土字則據

尙書删之也**曰柳谷**曰昧谷傳昧冥也案古文尙書曰昧谷今文尙書曰柳谷史記書作昧谷徐廣
日一作柳谷據此知史記本用今文從人依尙書所改今正之**敬道日入**寅餞納日傳餞送也日出
言導日入言送案說文入內也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周禮鍾師納夏注故書納作內杜
子春云內當爲納轉從漢讀也史訓納日爲日入知經必作內字孔傳本爲古文不應反作納知亦從漢讀改
也又此同仲春言敬道疑今文經亦作寅賓與孔傳畀集韻載釋文餞作淺今釋文作餞是從人所改正義釋
傳云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不云淺讀爲餞是孔本作餞也**便程西成**平秩西成**夜中**
星虛以正中秋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爾雅宵夜也**其民易**厥民夷傳夷平也老壯在
田與夏平也案爾雅平均夷弟易也是夷易義同故古文尙書作厥民夷今文尙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
今文義爲易言共民至秋樂易也孔傳以爾雅展轉相訓義得爲平然其說支離不可從今文每以詁訓爲經
如鳥獸孳尾義爲字微而今文節作字微可證孔傳詁訓多用史記而鳥獸孳尾不以尾爲微厥民夷不以夷
爲易者以今文經作微作易恐相涉致嫌故別下已意以區別之而不知孔安國得壁中書會以今文讀之矣
馬鄭注古文亦采用今文矣六經之古今文雖古義勝者爲多然未嘗不互有短長非可偏主一家也史記舊
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注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爲删正**鳥獸毛毨**鳥獸毛毨案許叔重說文
鄭康成周禮注皆作鳥獸毛碑是古文尙書作毛碑也史記作毛碑當是今文不知孔傳本何以亦作毨字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傳北稱朔案爾雅朔北方也毛
詩傳朔方北方也**便在伏物**平在朔易傳易謂歲改易於北方索隱日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
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案古文尙書平在朔易
今文尙書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民燠**厥民隩傳
隩室也案古文尙書厥民奧今文尙書厥民燠釋文引馬云緩也是馬從今文讀**鳥獸氄毛**鳥獸
氄毛傳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案說文引書鳥獸褎毛是古文尙書作褎毛也史記作毨毛蓋是今文

大五九　小七廿二

尙書徐廣曰毨音甘**歲三百六十六日**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正四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案古文尙書以閏月定四時今文尙書以閏月正四時定正也歲字
已見上故於此省文**信飭百官衆功皆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
皆熙廣也案釐正也故爲飭爾雅庶衆也又熙興也注引書庶績咸熙熙興義同聲亦相近蓋古文尙書庶績
咸熙今文尙書庶績咸興釋文云熙興也此當是馬熙義取今文爲說也孔傳見今文經作興遂不取爾雅別
訓熙爲廣以區別之**堯曰誰可順此事**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順是事者
將登用之案咨咨可否也若順也時是也此也古文時今文多作是故以時爲此庸功也事也蓋古文尙書疇
咨若時登庸今文尙書疇咨若是庸孔傳事字乃以義增加經文所無史記事字則經庸字之訓也**放齊**
曰嗣子丹朱開明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傳允國子爵朱名啟開也案古文尙書允子朱啟明
今文尙書嗣子丹朱開明是允子爲嗣子也爾雅允嗣同訓爲繼釋文引馬云嗣也張守節曰鄭元云帝堯允
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是馬鄭注古文皆用今文爲說而孔傳棄絶三家徒自立異創爲國僞之說其設必
豈可問耶凡經傳古文啟字今文多作開譖堂讓襄毛詩東有啟明三家詩東有開明見大戴禮記四代篇
堯曰吁頑凶不用帝曰吁嚚訟可乎傳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案左傳嚚頑異義此古今文之別也釋文云訟馬本作庸是古文尙書作嚚庸今文尙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
凶馬既作庸鄭王亦作庸可知書釋文每舉馬本以該鄭王正義又許鄭王而略馬本其實馬鄭王並注古文
苟非王肅所改不容有異書言可乎謂如此之人豈可用乎故史以不用釋可乎也**堯又曰誰可**
者帝曰疇咨若予采案此以詁訓代經又省若予采蒙上文順此事也**讙兜曰共工旁聚**
布功可用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都於歎美之辭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案古
文旁爲方依說文鳩當作述說文僝具也故爲布釋文引馬融亦云具也孔傳言見井是方作如字讀亦誤古
文尙書方述僝功今文尙書旁鳩僝功都歎美之辭故史以爲可用也**堯曰其工善言其**

大六八　小七三

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不可用案靜善也韓詩東門之栗有靜家室薛君曰靜善也庸用也回僻也象似也蓋古文尚書作靜言庸違故孔傳云起用行事而違背之今文尚書作靜言厥庸回故史言其用僻以不可釋經之吁孔傳本之不可與可用相對合上文誰可順此事不用誰可者下文繇可不可試不可用觀之西漢人解經簡而明若此

堯又曰嗟四嶽
帝曰咨四岳案古文尚書咨四岳今文尚書嗟四嶽爾雅咨瑳也字林云瑳古嗟字是咨嗟義同說文嶽从山獄聲岳古文象高形山部岳字

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文作湯湯古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尚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湯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蕩蕩兩字俗人欲區別之因據今文改上蕩蕩爲湯湯今文無方割或史公所略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今文同言滔天之勢浩浩然懷山而襄陵也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

皆曰鯀可
僉曰於鯀哉傳僉皆也案以可釋經之於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傳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案方命負命也方負聲相近古文尚書方命圮族今文尚書負命圮族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則馬鄭王注古文皆取今文爲說矣孔傳之意讀咈哉方爲句命圮族爲句師心好巽力改舊義以古今文相難所欲毀彼衆家獨伸己是其心術之不可問也若此史以不可釋經之咈哉或古文咈哉今文作弗哉

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傳异已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案古文尚書岳曰异哉試可乃已今文尚書嶽曰异哉試不可而已用字乃史公以義增足异舉也而乃也可不可也四嶽言鯀可舉而用之試用而不可乃已之孔傳以試可爲可試以乃已爲無成乃退若從今文以可爲不可不必空嗇無成矣

堯於是聽嶽用鯀
帝曰往欽哉傳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案此以義釋經也勑使往敬其事是聽嶽用鯀也

九歲功用不成
九載績用弗成案古文尚書九載績用弗成今文尚書九歲績用不成史記下云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考績史記亦作三歲一考功古文弗字今文多作不

堯曰嗟四嶽
案古文尚書咨四岳今文尚書嗟四嶽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案異踐聲相近古文尚書異朕位今文尚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異由四嶽言之曰踐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案古文尚書岳曰否德忝帝位今文尚書嶽曰鄙德忝帝位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問孔作予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爲多鄭康成以古論校正之是古文論語作子所否者今文論語作子所鄙者與書之古今文正合書古文否字當從今文讀爲鄙孔傳欲異於今文故別訓爲不釋文否方九反此孔音也又音鄙此馬鄭義從今文說也學者審之至魯論鄙字則當從古文作否鄭君所校最是琳謂古今文不可偏主於此見之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曰明明揚側陋傳廣求賢也案悉舉貴戚此釋經之明明揚也及疏遠隱匿者此釋經之側陋也

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案古文尚書有鰥在下今文尚書有矜在下經典鰥寡字古文皆作鰥漢人始作矜在下在民閒也孔傳在下民之中本此

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
帝曰俞予聞如何孔傳俞然也案古文尚書予聞如何今文尚書朕聞之如何爾雅予朕我也朕予也

嶽曰盲者子
岳曰瞽子傳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案此當從史記以瞽爲盲者孔傳無理之至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母字相配蓋今文經作弟傲

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案克能諧和乂治格至也

堯曰吾其試哉
帝曰我其試哉案爾雅吾我也古文尚書我其試哉今文尚書吾其試哉

於是堯妻之二女
女于時傳堯於是以二女妻舜案女謂堯妻之以二女也于於也時是也

觀其德於二女
觀厥刑于二女傳刑法也案古文尚

書觀厥刑于二女尚書觀厥德於二女今文舜飭下二女於嬀汭釐降二女下嬀汭傳女降下宗史公皆以釐爲飭上允釐百工作信飭百官爾雅降下也如婦禮嬪于虞傳嬪婦也行婦道於虞堯善之帝曰欽哉傳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宗史以義釋經故云堯善之氏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三

經四千四百五十四字
注四千五十七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四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更定大學

禮記大學本無作者名氏亦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關頭於學者最爲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於後自河閒獻王得後劉向別錄屬於通論漢注唐疏皆謹守遺經未敢以私意移改宋以來儒者紛紛更定不特大學一篇也然推其端則自二程子之改大學始不免爲賢者之過後人不學其不可及者而喜效其不必爲者可怪也余別有大學考異一卷

二程子大學

程子伯淳所定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必誠其意次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次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次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程子正叔所定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次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次所謂脩身至辟則爲天下僇矣次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

忘也次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次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次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又在親民云親當作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此謂知本爲衍文身有所忿懥云身有之身當作心所謂齊其家云其字衍舉而不能先命也云命當作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云或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故不特朱子章句與二程本不同卽二程子所定又各不同使學者何所適從乎益不如從注疏本爲定矣

疾雷爲霆

釋天疾雷爲霆霓案說文雨部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从雨廷聲霓屈虹靑赤或白色陰气也从雨兒聲則霆霓顯然二物不當連文郭注云雷之急激本七疏急者謂霹靂亦無霓字義考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引作疾雷謂之霆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文選注一事類賦三引作疾雷爲霆是可證霆下本無霓字今諸本並有蓋因下句雨霓爲霄雪霓與霓形相近遂誤衍矣後有校刊此書者不妨竟刪之

御廩災

春秋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杜注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左傳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正義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又乙亥嘗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嘗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解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又漢書五

行志上春秋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
破之於龍門（龍門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
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
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
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
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
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耤
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案左氏當從服
解杜預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
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

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
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其言其不當災也
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
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
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
解而三傳並通歆謂棄法度亡禮之應亦得之董生推
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
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內
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
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益深切著明矣

古人之象

說文解字序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
不穿鑿魏書江式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
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
也據此知書皐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舊說以爲考文
事許序又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
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
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又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知古者以象爲
文字之名矣故保氏敎國子以六書鄭司農以象形爲
第一許氏述六書二曰象形三曰形聲是六書之中惟
象形最先今許書所載古文多象形字皐陶謨所謂古
人蓋即指庖犧神農黃帝倉頡等也

萬子曰

孟子盡心下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
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趙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
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

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今集註作萬章未知是轉寫之譌或朱子本誤也鏞堂曾見元板四書尚作萬子知非朱子之誤趙注謂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爲鄉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

原隰捊矣

說文手部捊引取也从手孚聲玉篇捊說文曰引聚也詩曰原隰捊矣捊聚也本亦作裒案爾雅釋詁裒聚也釋文裒古字作裦本或作捊又詩原隰裒矣傳裒聚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是說文引取當從玉篇作引聚宗彥案禮運注田人所捊治也正義捊謂以手捊聚亦作聚字鏞堂謹案詩緜捄之陾陾箋云捄捊也築牆者捊聚壞土釋文引爾雅云捊聚也說文云捊引聚也譌作引取上許書所收皆古義故與爾雅毛傳合據說文知毛詩本作捊據釋文知爾雅亦作捊今釋文从木爲傳寫之誤又玉篇云本亦作裒則顧野王所見毛詩已有同今本者家藏寫本說文通釋亦有詩曰等六字今說文無宜據玉篇通釋校補之

秦有楊紆

釋地秦有楊陓釋文陓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淮南子墬形九藪秦之陽紆高注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脩務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陽盱河蓋在秦地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冀有楊紆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紆劉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紆則釋地舊本皆作紆字陸德明所見本尚然郭璞改爲陓音烏花反陸氏據之反以作紆爲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紆不作陓也考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陓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禮作紆終當依舊本也陽楊紆盱鳳爲皆音相近翔翊文相近義同

文翰若翬雉

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孔晁注鳥有文

彩者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伯厚補注云皐一作皐案皐雞當爲翬雉字之誤也說文羽部翰天雞赤羽也从羽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而不作皐雞爾雅釋鳥鶾天雞（釋文引樊光云一名山雞）郭注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采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鶾若采雞者王會篇文也彼云蜀人以文鶾文鶾者若翬雉是邢氏所見周書亦作翬雉而不作皐雞故徵引原文稱彼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采雞者案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疏引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

大三九八　小十　雜志十四　八

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是采雞爲翬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所引知北宋本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文鳥部云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鳥𠦝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見風俗通祀典此亦翬雉之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鳧之言爲誤矣

孟子注致至也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案王氏所引見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放字非誤作致或形近之譌（宗彥案風俗通亦有放踵之言）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爲本有無疑據王氏語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三字當在墨翟也之下（綏堂謹案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則劉成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叩頭漢人常語

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引孟子曰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今本注云若崩

大三卌三　小六二　雜志十四　九

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無叩頭之文蓋趙氏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俗而私改幸有文選注所引足考也案萬章下北面稽首再拜注再拜叩頭不受與盡心下注正合又公羊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使若叩頭乞盟者也昭廿五年傳再拜顙注云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又揚子方言載劉子駿攻方言書首云歆叩頭末云歆叩頭叩頭子雲答書首云雄叩頭末云雄叩頭叩頭則此二字乃漢人常語未足爲異何不考而輕改之邪

襄九年宋災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又曰外災不書此何㠯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解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以宋爲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宋災劉向㠯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輂（傳作挶）具綆缶備水器（師古曰缶盎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罃備火金之長頸瓶也案金之當爲今之今說文無此二字又此備火下疑當有罃字）畜水潦積土塗巡守備表火道儲（傳作具文複當從此）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問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㠯出入（傳作內案入古內字）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㠯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㠯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㠯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㠯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案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卽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己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此用何邵公說皆非本傳旨也

帝清問下民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傳以皇帝爲帝堯正義引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爲言顓頊皇帝清問下民以下爲言堯則上文皇帝鄭孔雖異下文皇帝鄭孔同以爲堯也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趙注云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豈可案文而皆信之是以皇帝爲天猶言皇天上帝也此當是今文家說故引呂刑作甫刑案今文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大傳亦以

呂刑爲甫刑據此知趙邠卿爲今文家學也又困學紀聞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則今注皇字係後人依尚書所增

捊多益寡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王弼注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用謙以爲益也案李氏集解引虞翻曰捊取也侯果曰裒聚也與孔氏引爾雅義同然審王弼意則當用廣雅掊減之訓即朱子本義損高增卑程傳損過益不及之說若多者更益其物豈得謂隨物而與施不失乎孔氏取漢人易詁以釋注非王意也裒當爲捊其義爲聚詳上原隰捊矣條釋文及集解作取者皆字之譌

古文杜爲土

詩鴟鴞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杜義同謂韓詩經作杜字義與毛同亦訓桑杜爲桑根也案方言卷三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芨郭注詩曰徹彼桑杜是也詩考遺郭注未載又緜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杜陽師古引詩自土漆沮云齊詩作自杜然則齊魯韓杜字毛詩多作土當是古文假借爲之說文木部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是杜字从土得音故毛詩省作土說文杜字雖無桑根之訓然據三家詩及方言知桑土字作杜爲正也釋文又云字林作𦼮桑皮也𦼮蓋从皮者聲說文既無傳記亦未見乃後人增益未足據

諡法

穀梁傳桓十八年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加之矣范解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案周書諡法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敘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范本此集解細行作小行非王伯厚云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蓋今本鈌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諡出於此考張守節史記正義金履祥通鑑前編所列諡法皆與今本同

無王氏所引者知唐宋以來本多缺矣王氏見六家謚法中所載如此故引之又說文言部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聲徐鍇曰皿非聲兮聲也諡笑貌从言益聲是二字不同今多亂之

自土漆沮

詩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酈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疏省曾本依今詩改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上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案民字作人或唐人避諱所改其作漆沮而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且并可見齊詩亦作漆沮漆沮與亶父爲韻常武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同此蓋因唐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酈顏二家證引得據以考正也

大漬也

春秋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注瘠病也㾐者民疾疫也釋文瘠在亦反本或作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㾐力二反案說文瘠作膌云瘦也古文作𤺓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案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沖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聲並同故瀆或作瘠又作癠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　釋詁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視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瀸于遂傳瀸者何瀸漬也衆殺戍者也何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漬今作積茲從陸德明所引死非一之辭故曰瀸漬衆多也又說文水部瀸漬也从水韱聲漬漚也从水責聲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瀸汙相染逮及衆盡之辭詩傳及先儒義並同㾐亦俗字當爲癘集韻㾐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今本作惡疾也非是茲從詩思齊正義所引从疒蠆省聲何義本此呂氏春秋貴公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矣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所據本同

毛詩生民傳

毛傳云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此先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五句中經字下復申說以總解之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上文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皆是天生后稷異之於常人也故上帝安寧之而康

其祭祀云以顯其靈也者解經之以赫厥靈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言上帝欲顯異后稷而帝嚳不能承順天意是帝嚳不明矣下言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皆是帝不順天承天意而顯異於天下之事也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解經誕寘之平林之意也云又爲人所收取者解經之會伐平林也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明不特覆之而已經舉覆包藉省文以成句傳以義增足之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寘之於寒冰者此覆解誕寘之寒冰之意以見不當更有鳥覆翼之之事乃鳥又來覆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此二句卽用毛傳經鳥乃去矣傳不解者毛意往取后稷鳥見人來乃飛去矣故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明鳥去而后稷泣也俗本割裂毛傳以分隸經文致失毛意者甚多今舉此傳正之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四　經五千八百八十七字 注四百卌八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五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東漢兩大儒冢

水經巨馬水注云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水經濡水北過高密縣西注云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案盧鄭二公同受業馬季長之門學行兼優忠節並著酈氏述漢魏以來冢墓往往數千百言極奢盡侈祇足爲戒而於二子不贅一語可想見先賢守禮之嚴矣故令後人見其姓氏猶低徊不置云

千字文

隋志小學類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演千字文五卷舊在篆書下今案當在此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卷則周氏所撰爲本書蕭胡二家皆注周書者演千字文當別爲一書乃唐志載蕭子範千字文一卷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雲範字異未審孰是然周爲本書蕭乃附注依唐志竟似有二書蕭幷在周之前演又似周所撰何耶大昕案南史蕭子範傳子範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是千字文

子範所製非子雲矣其注則蔡薳所撰隋志甚誤當時蕭周各有一本蕭本有蔡薳注而周無之未可併而為一今周書猶存頗有典據童子以此發蒙村師鮮能通者如辰宿列張宿讀若肅故釋名釋天云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而世多讀若秀又如俊乂密勿密勿當讀為黽勉毛詩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云密勿僶俛也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蔡中郎集晝夜密勿文選任季友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密勿軍國凡此皆讀為黽勉之證乃多作如字讀誤也或言千字文無重字女慕貞絜乃絜矩字與紈扇圓潔不同案古潔字多作絜鄭注禮記君子有絜矩之道云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是絜矩義必當連文不得合矩而配貞也見近本有作貞烈者當亦屬後人所改憶昔取周氏之書離合分并另編一篇中有句云河澄寶出鳳舉羽從武功稱甲吉運始丁登皐遠眺臨流玩性道惟絜矩經亦貴常龍駒超逸鯤魚獨遊雞鳴高樹烏飛空巖新荷早發寒松後凋谷蘭自馨園桐積翠聊取新目未嘗求工也

遠兄弟父母

詩竹竿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為誤毋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或疑父母不當在兄弟下不知詩人取韻正不必拘如蝃蝀首章遠父母兄弟次章遠兄弟父母可證也

養生

余好古養生家言素問上古天眞論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居起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斯言切近非見道者不能出

三劉三絕

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章劉劭人物志之論人劉知幾史通之論史可稱千古絕作余所深嗜而快讀者著書人皆劉姓亦奇事也

中庸

孔叢子居衞云宋圍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

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唐李習之復性書上云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案李說本孔叢子九七字之誤也孔叢子僞書魏晉間人所作中庸一篇首末完備焉得有四十餘篇（漢志中庸說二篇乃禮記中庸之解說耳）本書引孔子稱仲尼而此云祖君陋矣拘羑里演易尼陳蔡作春秋乃大史公遭李陵之禍而著史記故爲此說其實不盡然即有其事子思亦安得自擬於文王孔子哉禮記正義釋文並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則中庸爲子思所作本漢人舊說確然可信餘言不足憑也

李巡奏定石經

漢定石經說者不一范書靈帝紀云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儒林傳云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以相參檢使天下咸取則焉此功歸諸上以爲靈帝意也蔡邕傳云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

大ラ八二　小十九　《雜志》　四

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儒林傳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此言衆臣奏求正定蔡中郎特總其事也宦者呂強傳云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據此知熹平立石經雖有靈帝之詔蔡邕之奏而發端白帝實自李巡特身爲宦官不能與帝王及士大夫並稱乎後世爲可惜耳其持躬清忠不爭威勢益足尚也余特爲表出之隋書經籍志有李巡注爾雅三卷可謂篤學有志之士矣

盧植奏定石經

後漢書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

大ラ九六　小十八　《雜志》　五

思淺為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頗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下云會南夷反叛已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下云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已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尙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廬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紕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會所阻千古恨事也然石經禮記雖未刊

定而盧所自著解詁猶存隋唐志載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唐人表章鄭學而未及盧氏其書遂亡安得有志者輯其遺說以存其概乎

盧植禮記注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尙可得其略其一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㬎今考詩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禮記月令則縶騰駒是縶為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與縶義無涉革部韅著掖鞥也从革㬎聲又釋名釋車云韅經也橫經其腹下

也案杜注左傳傳廿八年云在背曰韅非是與維絆義合故名縶字子顯依說文韅當作韅盧云當作㬎者漢人隸省此校之盡善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述案淮南子氾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氏受業於盧尙書故用師校本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舊譌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述案孟子獸之走壙也晉書段灼傳作禽之走曠野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舊本禽獸盧氏定為走獸與上飛鳥相對不免失之拘泥此校之未盡善者鄭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鏞堂謹案散言皆通對文則異盧校是也

吾聽訟猶人也

禮記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案注云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明證當據釋文改正

詠嘆淫液

樂記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注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釋文液音亦正義曰詠歎者謂長聲而歎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朱子大學章句云此兩節詠歎淫液其味深長本之樂記俗本多作淫泆困學紀聞云淫液刊本誤為淫泆則宋板已誤矣又詩賓之初筵序云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今俗本毛詩及注疏多作淫泆不學者又云飲酒無度當為淫泆此經之所以展轉相譌也

周書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案自蓋孔子所論以下皆師古語今本闕十一篇猶存六十篇較之唐本反多十五篇可異也其中酆保大開小開文儆商誓度邑武儆五權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謚法器服皆序十八篇無注蓋亡闕之餘後人綴拾他書補之故止存其本文若周月時訓明堂官人職方等篇為采摭他書其跡顯然又令人不能不致疑其文理精醇堪與典謨並列者莫過祭公史記芮良夫王佩數篇識者辨之

汲冢周書

晉孔氏所注者非汲冢書宋王伯厚明楊用修已辨之矣但漢志止言周書隋志周書下附注云汲冢書唐志竟標汲冢周書其相沿致誤之由尚未明也案郭忠恕汗簡略敘引晉史公云咸寧中汲郡人盜魏安釐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于是始有汲冢周書之號矣晉書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其中與經傳大異則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麻未嘗言有夏書又云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止言雜書中有周書論楚事及周穆王盛姬事未嘗言別有周書也晉史公誤述汲冢之書以為有周書隋志又誤會晉史公所述汲冢周書而以班志所載之周書當之誤遂不可解矣且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杜氏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予解甲休兵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有發冢者則發

汲冢書雖不言二年爲太康二年可知而晉史公云咸寧中與束傳杜序皆不合又束傳云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亦嘗言有論語也而晉史公又言有論語何不憭文理若此稱爲晉史公似卽當時史官不應誤會至此郭氏之言未知何本大抵出於傳聞之誤當更考之庶釋然也

竹書紀年

束皙傳紀年十三篇隋志紀年十二卷并竹書同異一卷共十三卷古多以篇爲卷與束傳正合唐志十四卷蓋又分竹書同異爲二卷乃今本止上下兩卷何邪又束傳云記夏以來左傳後序言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事而今本起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非汲冢本書矣卷首署梁沈約附注今考紀年所載祥瑞事自黃帝至周武王皆見宋書符瑞志其文正同宋書亦沈所作也豈紀年首載五帝事亦沈所附益如小司馬之補三皇本紀歟大昕案梁書南史沈約傳俱不云注汲郡古文隋唐志載紀年亦不言約有附注殆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卷首妄爲題署耳史記夏殷本紀裴氏引紀年兩條今皆在附注中裴在休文之前知附注必非沈作後人以其所載多三代時事往往與經傳有合者故通人博士咸喜引據然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水經

隋志地理部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經三卷郭璞注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二書不著撰者姓氏而皆自郭景純注之則相傳已久舊唐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酈道元撰與隋志同但以注爲撰微誤耳通典謂晉郭璞注後魏酈道元注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與隋志合惟宋人新唐書志云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案以水經爲桑欽所撰與唐六典注同然水經注漯水引桑欽曰漯水出高唐濁漳水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易水引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濡水引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於盧水今水經皆無是語則不得以爲桑所撰又舊唐志以注爲撰故於郭酈二注亦稱撰今以酈書爲注而於水經下又云郭璞撰則與隋志舊唐志俱乖舛矣或以水經經注混淆所稱地名多出後代反以稱郭撰者爲是此失之不審也

䋠羅也介別也

爾雅釋言䋠介也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䋠羅也介別也案李孫顧舍人謂李巡孫炎顧野王舍人也據釋文所述則三家正文與郭氏不同今考字書無䋠集

鄭以爲補或作紬義不合紬蕬縛之譌說文縛束也束縛有羅維意又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介畫卽分別之意與雅言義同郭注云𥿻者繫也介猶閡案說文𥿻以絲介履也从糸冋聲則郭義亦邇蓋所傳本異也

逘遇遻也

漢書敘傳下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敬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遻遇之也非謂寤也案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遻也釋文遻字又作迕釋言遻寤也釋文孫本作午莊子釋

文又作迕忤是遻寤逜迕午五字音義皆同鄧氏所據爾雅與釋文所載本合依雅詁爲幼遇聖君義自明直師古見今本作遻便以爲非輒改爲感寤之義斯不根之談也釋名釋姿容云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亦作遇義

唐書儒學傳序

經學莫盛於兩漢其次李唐爲最皆在爲上者振興而鼓舞之故縉紳之士韋布之儒咸思發其聰明竭其思慮以稱上意新唐書儒學傳序足以表見有唐三百年厲學官崇經術之盛與學者不可不讀也今錄於此云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卽位殿左置宏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

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稡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元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

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縢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案文宗於大和開立石壁九經命唐元度覆審訛謬作九經字樣一卷開成二年上故世稱文宗所立爲開成石經若張參五經文字乃撰於代宗大厤十一年在文宗石經之先此混爲一事）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于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黃帝六禁

呂氏春秋去私引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語古朴切實當有所本非戰國先秦人所能道高注聲禁重云不欲虛名過其實也即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義於學者爲己之道最切宋黃震云此禁聲色太過耳注非所見淺矣

固封璽

禮記月令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案呂覽淮南子皆作固封璽（鏞堂謹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載應劭漢官儀引月令曰固封璽又蔡邕獨斷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令也）高注璽讀曰移徙之徙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玉璽譜云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議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文引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璽始以玉爲之據此知秦以前君臣庶民皆得用璽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

卑其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然則說文此事亦據秦以來言之非古義也

說文注脫字

許氏說文學者所取正以校他書之譌謬者然不無脫誤如玉篇艸部藥字注引說文云治疾病之艸總名乃今說文云治病艸似藥爲一艸之專名矣又艿字注引說文云舊艸不芟新艸又生曰艿案論語仍舊貫鄭康成注仍因也義正如此乃今本云艿艸也竟似艿爲艸名矣凡斯類甚多如據玉篇廣韻集韻韻會等書所引說文參校一一補正之有功於許書非淺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五　經五千七百卌五字　注四百六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六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人偶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葢尊異親愛之意驟讀之或不能通其義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又儀禮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釋曰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正義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廣雅四釋詁人惪愛同訓爲仁

天子以球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注球美玉也案注
知經本作天子以球𤥨玉字釋文大書以球而不作球
玉可證士喪禮注引玉藻有玉字釋文以璆音虯

六鳴蟲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
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注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
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說文虫部蟬以旁鳴者
从虫單聲蛢蟠蟥即發皇以翼鳴者从虫幷聲蚣蝑以
股鳴者从虫松聲又蚣蜙或省蝑蜙蝑也此三蟲與鄭同又蜩蜩

鼃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案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
鼃䵷蟾諸在水者黽而周禮蟈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
鼃爲蟈此一蟲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
蜥从虫兀聲蚖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釋魚蠑螈蜥蜴
蝘蜓守宮一物四名與此同蠵大龜也以胃鳴者从虫巂聲又𧕳司馬相如
說蠵从夐此二蟲與鄭不同釋文胷鳴干本作骨云倣屁屬
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蠵也沈云作胷爲得釋曰馬融以
爲胃鳴干寶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
骨爲狀亦難信不如作胷鳴也案爾雅釋文、引字林云
蠵大龜以胃鳴今本誤茲從賈昌朝所校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

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胷爲得賈疏云不
如作胷皆據鄭本也鄭以胷鳴爲榮原屬故以注鳴者
當胃鳴而別以精列爲注鳴然說文六鳴蟲不數精列
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以蟋蟀蛬爲精列亦不言以注
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既以胃鳴爲靈蠵則必以注
鳴爲蚖榮矣干寶改作骨鳴以爲倣屁屬與先儒更乖

西狩獲死麟

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
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
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

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
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
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
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
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
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
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
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後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
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
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

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案此引春秋公羊家說也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見麟而泣當從論衡所引儒者說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服注左傳亦云麟爲仲尼至見春秋正義何氏以麟出爲知將有六國爭彊縱橫相滅之敗秦項

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故豫泣民之離害妖妄之至王仲任遠在何邵公之前所引蓋西漢公羊說也又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

疏引孔叢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玆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當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說文麟大牝鹿也麐牝麒也五經文字云麐經典言作麟唯爾雅作凡麐字釋獸釋文云麐本又作麟知今本爾雅作麟者後人所改也論衡作麟說文所無釋畜青驪驎驒釋文驎作粼在說文巛部森業傳序麟感化而來應釋文麟本又作驎知驎又爲俗麟字

蚤揃

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須也說文須面毛也从頁从彡無鬚字今注多作鬚釋文云本又作須兹從之釋曰此蚤乃是詩云其蚤獻羔祭韭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士虞禮沐浴櫛搔

翦注搔當爲毛本譌搔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鬋又考工記輪人爲輪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案說文爪丮也覆手曰爪象形葢用爪爪丮几據切故以爪爲丮蚤爲𧒒重文齧人跳蟲也从叉叉古爪字故經史多假蚤爲爪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蒙悟傳作自揃其爪以沈於河士虞禮作搔亦非正字說文搔括也今文或爲蚤與士喪禮同豳風以蚤爲早是古文以聲同借用士相見禮問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蚤賈疏據此便以蚤爲古早字非也說文手部揃滅也

从手前聲士虞禮當從揃與士喪禮及史記皆合翦羽生也从羽前聲鬋女鬢垂皃从髟前聲蓋並以聲同相亂也

穀梁傳呫血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注今云呫嘗膳釋文呫嘗音貼他篋反穀梁未嘗有呫血之盟呫嘗也案呫旣訓嘗則呫卽嘗之駁文呫下不當更著嘗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呫膳注今云呫當膳當作今文云呫膳文脫嘗衍也今穀梁傳莊廿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釋文有歃所洽反不作呫

然玉篇口部呫他叶昌涉二切穀梁傳曰未嘗有呫血之盟呫嘗也（廣韻廿怗亦云呫嘗也）與陸德明所引正同知古本穀梁作呫血矣今作歃者說文歃歠也引左傳歃而忘與嘗義合呫歃聲亦相近孟子告子下又有歃血之文故異也說文口部無呫食部有飴云相謁食麥也从食占聲穀梁傳當本作飴訓爲食與嘗義合詩鴇羽二章父母何食三章父母何嘗廣雅二釋詁飴嘗同訓爲食則飴爲呫之本字無疑

形於四海

孝經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釋文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又刑見賢遍反下同案古形刑互通左傳昭十二年形民之力（杜作形俟解）家語正論作刑民之力（王肅注作刑偽解）據釋文標鄭注形見二字知經本作形于四海陸氏大書形于云字又作刑是也法也一訓本唐明皇注當是後人竄入蓋天子旣有德教加於百姓則此德教自然形見於外不言四海取法爲四海取法可知

鳱卽雁字

詩匏有苦葉雝雝鳴鴈鹽鐵論結和引作雍雍鳴鳱案大射儀見鳱於參注淮南子曰鳱鵠知來釋文鳱音干

劉音岸又音鴈說文隹部雁鳥也鳥部鴈鵝也二字皆从厂聲厂卽說文厈字（籒文从干）故劉昌宗鳱音岸又音鴈皆一聲之轉也蓋毛詩古文作鴈三家詩今文作鳱因聲近故文異

漢注用蒼頡篇

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鄭司農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瓷又鮑人之事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瓷車人之事柯欘有半謂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王伯厚急就章補注序云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鞄瓷柯欘四字案孝經孝無終始而患

不及者未之有也正義曰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證此經然則漢魏儒者注孝經亦引蒼頡篇矣公羊傳定四年朋友相衞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出蒼頡篇於王氏所衆四字外又得十字孝經正義云鄭謂康成孔謂安國韋謂韋昭王謂王肅玉海藝文云孝經取元行沖疏約而修之邢序自言剪裁元疏今注疏本卷首有邢昺奉勅校定字樣然則孝經正義雖經邢氏刪改猶本唐人舊書非邵武士人孟子疏可比學者珍之唐時古今文具存故元氏得博引爲據至北宋初則亡已久矣

大箋卌八 卌七

雜夫　八

疑然從於趙盾

公羊傳宣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仡然壯勇貌案說文仡勇壯也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據單注皆本與朱子經傳通解同疑正立自定之貌皆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鄉射禮疏引同今據改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佗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巖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鄉射禮疑立疏引此注作疑此疏反作佗音蓋因賈引公羊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爲佗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

捖摩華而睆

檀弓上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義曰說此睆爲刊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睆睆好貌是也又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考說文手部無捖字目部睅大目也睆即睅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刀部有刓字云刓說文無刓字玉篇云刓也廣韻亦只云圓削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

大箋卅七 卅八

雜夫　九

元完同聲因誤作睆或作捖也鄭司農讀捖爲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康成引說者蓋即馬融盧植等義據云以睆爲刮節目則經本不作刮字或爲刮蓋因說者改也鄭司農亦讀捖爲刮釋文引孫炎云睆漆也案說文土部垸以黍和灰而髹也从土完聲則孫叔然讀睆爲垸得備一義鄭注云華畫也若謂畫而又黍垸似𥟖陸德明云睆明貌案說文以睆爲大目與明義相近故大東睆彼牽牛傳云睆明星貌孔仲達仍用凱風傳爲說非是劉昌宗周禮捖音刮徐仙民禮記睆音刮皆依先後鄭讀也

在彼穹谷

詩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文選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白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俯入穹谷底注韓詩曰在彼穹谷案說文空从穴工聲穹从穴弓聲考工記䡝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在彼穹谷正入山惟恐不深意故下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恐其遠遁而去也薛夫子章何以穹谷爲深谷當矣說文云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毛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

覸本覵字

士昏禮媵御餕良席在東注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覸良人之所之釋文將覸劉古徧反今本亦作見案賈疏云孟子離婁篇吾將覸良人之所之注覸視也彼覸爲視亦得爲見故鄭此注爲見也是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校釋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覸此又近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記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燔燎羶薌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正義曰覸謂雜也據意皆是覸雜之理觀此可知覸字或脫落其半作見或離爲二作見間儀禮注當從釋文作覸賈疏作見非也然說文見部無覸字覞部云覵很視也从覞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覵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覸良人同字然則覸即覵之俗說文覞並視也从二見覵从覞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覸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爲視語意未周據禮記孟子皆作覸知漢以來多俗寫並有覸聲同又省覞爲見故作覸也惟鄭注禮記與本訓合廣韻二十八山覸視皃古閑切覸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覸苦閑切是分覸覵爲二字矣陸法言所引孟子蓋亦本說文

自敗敗他

顏氏家訓音辭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案經典釋文條例云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當體即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音餘及夫自敗蒲邁反敗他補敗反之殊自壞呼怪反壞撤音怪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

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案唐書本傳云受學於周安王)皆辯析之又郭忠恕佩觿上云國風(如字)之爲曰風(去聲)男女(如字)之爲女(尼據翻)子名譽(去聲)之爲毀譽(平聲大象賦云行步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衆躋犯貫索之刑書)自敗(如字)之爲敗(補邁翻已上皆原注案)他其求意有如此者則自敗敗他之有別與好惡毀譽名譽等例同耳好惡毀譽等既有兩讀則敗字亦不當混一公羊傳宣八年伐字亦有長言短言之別左傳哀元年夫先自敗也已敗當蒲邁反安能敗我敗當蒲敗反河北學士讀尚書好生惡殺皆如字顏氏嘗以爲不通人情物體何於此敗字又泥之甚耶

《繼十六》　十二

不獻魚鼈

曲禮記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案水潦驟降魚鼈宜多注既言不饒益其多則鄭意當從或解孔氏以爲難得非鄭旨也論衡無形云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與注意雖異然以水潦降爲魚鼈益多則同且於養生之道事上之理皆精漢人之言終勝俗儒也

俗儒好今非古

六朝以前崇尚舊學故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謠隋唐易用王弼書用孔安國春秋用杜預論語用何晏已漸改師法然猶知推本前儒不敢自出臆說學者謂自劉原父七經小傳出始好攻毀先師自名其學余讀唐書啖助傳知唐之中葉已開其端矣今錄此俾可考云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㮣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

《繼十七》　十三

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

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㡀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邱明疑當作便謂左氏傳邱明著非也助之鑿憑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

經義雜記　十四

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厤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與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

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大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洶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

經義雜記　十五

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據此知易詩禮春秋論語唐人皆自名其學今啖助書已闕逸或時見於他說餘則槩未之聞而施士匄之春秋唐帝已斥爲穿鑿之學矣此可見新說無益不知而作者之爲妄也後之人惟當發明舊義或先儒偶有闕誤者補正之然已非

天授之才不能而往往喜逞私說則愚而可憫者也琳謂六經傳注當與六經正文共垂千古即僞孔杜預王弼何晏皆不能廢識者審之新唐書論贊允核之至大昕案宋子京傳信古學於啖助論推言穿鑿詭辨之弊至爲精確歐陽公不能及也或謂宋不如歐直矮人觀場耳又孔仲達謂大戴書久逸不傳此言于陵通后蒼大小戴禮蓋絕學之僅存者也

沒階趨進

鄉黨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集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鏞堂謹案皇本亦作沒階趨進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俗刻論語竟刪去非是

海晦也

釋地四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曲禮下正義引李巡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蓼蕭正義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又釋名釋水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老子道經釋文澹兮其若海古本河上本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蓋海晦聲相近故毎訓海爲晦也

予一人有兩義

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亦謂之一人何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盤庚上不惕予一人施惕聲相近此古今文之異鄭康成注以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辭猶云我天子耳施讀爲弛案孝經甫刑一人有慶唐明皇注一人天子也正義曰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人臣稱之則言惟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與白虎通所言略同蓋皆漢經師說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六　經六千一百七十字　注五百九十一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僕展軨

禮記曲禮僕展軨注展軨具視釋文軨歷丁反一音領盧云車轄頭靼也舊云車闌也正義曰舊解云軨車欄也御者僕則從車軨疑衍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軨轄頭轊也續漢志注引作車轄頭也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一則欄之者字不作車邊爲之案說文車部軨車轖閒橫木从車令聲轜軨或从霝司馬相如說則軨字義當從盧解爲正據說文舊解亦得

大字廿九 小十二

備一義蓋馬季長說

唐月令

鄭樵六經奧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案唐書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脩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開成石經禮記月令用明皇刊定本爲第一以曲禮爲第二宋于儀禮經傳通解載禮記月令亦以唐月令附注據鄭漁仲語知宋時國子監禮記尚用唐改本惟私家用鄭注本耳未審何時改復

服杜解左之誤

左傳昭廿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胃遂注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見正義及史記集解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案史記吳大伯世家云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據此則光爲諸樊子僚爲夷眛子杜本史記是也正義引服虔云夷眛生光而廢之僚者夷眛之庶兄夷眛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此用公羊說也案公羊傳襄廿九年云夷眛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則以僚爲夷眛之庶兄者本公羊傳但不及史記之可據耳又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從先君命則國宜季子如不從則我宜立何注闔廬謂之長子光是公羊亦以光爲諸樊子與史記及杜氏合服云夷眛生光非是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正義曰恐已死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若我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史記吳大

大字廿七 小廿七

伯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案刺客列傳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吳世家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吳世家作是無奈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索隱曰母老子弱是專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强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

義非允愜案光曰我爾身也乃是開專諸之辭而深喜求助之言謂光身即子身光惟子是賴矣服杜用彭仲博說以為專諸之母老子弱誤也惟王肅義與史記合此條從王肅

俗本詩集傳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見韓詩外傳卷一今本誤改為息詩考載外傳不誤）俗本删此七字案王伯厚詩考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思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既引其文即從其義故下云有外侮則同心禦之乃今本改云音侮删春秋傳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下云奚何也乃今删家語作奚四字而改爰為奚案毛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惟家語辯政作奚必王肅私改以異鄭朱子不覺其非故誤從之然雖用其義尚未改其文若如今本竟作奚使未見集傳原本者能不致疑於朱子乎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俗本但作音嘉二字以及何彼穠矣之作穠終然允臧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牛羊不能晨夜之作晨預

大且篤之作篤不可畏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為朔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冢如彼泉流之作流泉（小旻抑同）降予卿士之作于凡此余初以為朱子之誤後考之有年獲見宋元板集傳知並俗本删改之失也

九達謂之逵

釋宮九達謂之逵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道釋文逵本或作馗字林云與逵同詩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為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又

春秋正義曰隱一年正義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
通是可驗舍人樊光孫炎之徒皆同斯說故郭氏本之
說文九部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从首逵
馗或从辵从坴釋名釋道九達曰逵齊魯謂道多爲逵
師此形然也又文選注見十一又二十又二十七引韓詩施于中馗
薛君章句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諸書義皆用爾雅
左傳隱十一年桓十四年及大逵莊廿八年及逵市宣
十二年至于逵路杜注皆以爲道方九軌周禮以易
爾雅與先儒相乖劉光伯規杜以逵爲九道交出謂國
國皆有逵道其說當矣孔仲達言李巡注爾雅亦取並

軌之義與上劉說皆見春秋正義隱十一年單文未足證也依說文則正
作馗或文作逵韓詩作馗爲正字據釋宮釋文知爾雅
亦作馗初學記載爾雅注逵一曰馗與許書合

鳥夷皮服

禹貢冀州鳥夷皮服孔傳海曲謂之鳥正義曰孔讀鳥
爲島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
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
孔傳雖讀鳥爲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又
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集解引鄭注云鳥夷東北之民搏
食鳥獸者揚州作鳥夷張守節正義同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益漢書地理志

冀州揚州皆作鳥夷顏師古於冀州注云此東北之夷搏
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
皆象鳥也於揚州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是可知
今皆作島爲誤矣釋文引馬融作島必非原本馬氏當
與鄭王同羣經音辨鳥部云島海曲也當老切書島夷
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大昕案後漢書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章懷注引書曰鳥夷卉服今本改鳥爲島

說文禰字

說文犬部云獮秋田也从犬璽聲禰獮或从豕宗廟之
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

云古文禰也徐鍇本以禰爲說文本字注云秋畋也从
示爾聲徼者所以爲宗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
于俎則君不射故从示又祖禰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
獮息淺反說文從繭或作禰从示又玉篇犬部獮思當作息
淺切秋曰獮殺也亦作禰獮同上則知秋獮字以从
犬从繭爲正玉篇从璽即繭之譌文說文糸部有繭注云
蠶衣也从糸从虫芾省古典切虫部無璽是當以爾雅釋文爲正今徐
鼎臣本从犬从璽不可從玉篇云獮亦作禰陸德明引
說文云或作禰从示知許書本有重文从示字但大徐
本既以獮爲禰因改禰爲禰小徐本於犬部移入示部

尙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示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犬部禰經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當爲禰禰或从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禰字而注有譌亦未可知

用寶珪沈于河

左傳昭廿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沈直蔭反又如字案漢書五行志中上云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以獲神助師古注湛讀曰沈爾雅祭川曰浮沈與陸氏所見本正合依漢志古文沈作湛顏讀爲沈是也杜注云禱河求福與師古引爾雅義同然則沈字當有志又云甲戌津人得之（傳作諸）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

香合香其

曲禮記下黍曰薌合粱曰薌萁釋文薌音香正義曰氣息香大祝疏云言此粱香可祭云案說文無薌字玉篇艸部薌許良切穀氣亦作香又荀子非相芬薌以送之史記滑稽傳微聞薌澤義並作香則薌即香之俗也說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鄭合薌萁正宜用此香字徐鉉新附薌字於艸部訓爲穀氣誤也（謹案士虞禮香合贊辭曰下曲禮云黍曰香合粱日香萁禮記內則膳膏薌鄭注禮從人作膳膏香）萁字說文以爲豆莖義不合釋文云字又作箕說文箕簸也其籀文箕經傳皆通用其爲語辭今注云其辭也知本作香其也釋文其音基王音期期時也正義曰穀秫曰黍秫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則合既有義其不宜獨爲語辭且稱薌黍粱並同若其爲語辭粱無定名矣古聲其期同王肅訓時足備一義存此以見不偏袒於鄭氏正義采王說而不錄此條者因與鄭異耳（周禮大祝釋文香其音基儀禮士虞禮釋文香合本又作薌音同）

孫王改讀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注則之言曾釋文以爲極亡呈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案注義亡字當上屬極字略讀孫叔然受學鄭之門人而如王分句誤矣若王肅改爲忘則弗之忘更不成文理可知鄭之離經爲最當後學所當遵守而不輕改爲者

麕牝曰麌

詩吉日麀鹿麌麌箋云麕牡曰麌案正義曰釋獸云麕

牡麌牝麜舊本麌麜字互倒是近人依今本爾雅改今據下文乙正是麜牝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麜或作麌或作麇是爲麇牡曰麌也則鄭箋所用爾雅與郭本不同詩釋文云麜牡下音茂誤同郭本矣今注疏本作牡是依釋文改也玉篇鹿部麌牝鹿也麌又云麜牝麜誤廣韻十一模麌牝麜也五質又同郭本皆與詩箋合羣經音辨卷七云鄭以麀鹿牝也麌麜牝也謂祁當作麌麌麜牝也所見鄭箋猶未誤

潛糝也

詩潛有多魚傳潛糝也正義曰釋器云糝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釋文槮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舊誤糝今據爾雅釋文改正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案釋器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幷詩傳並米旁作然則正義謂爾雅作木邊者特據郭改本耳然毛詩傳爲先秦古書與爾雅舊籀正合古文多假借豈可以偏旁

拘之小爾雅見孔叢子乃漢魏人所作郭氏據以追改爾雅誤矣且小爾雅槮字爾雅作涔毛詩作潛亦可據小爾雅改乎太平御覽八百卅四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此糝字从米之證詩正義引李巡作以木投水字之誤也如本作木當如孫郭注言積聚柴木不得云以投水中也說文米部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糣籒文糂从朁糝古文糂从參與毛詩傳合

爲其拜而蓌拜

曲禮記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注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釋文蓌拜子卧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租嫁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正義曰坐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案蓌字不知所从玉篇夊部作夎云亦作蓌引禮記無蓌拜此誤引廣韻卅九過云夎經典作蓌者蓌蓌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夎字于夊部以爲从夊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部云蹲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鎧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夎爲蹲之俗說文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楚危切此字从坐从夊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

籀堂諫案廣韻廿三蠢蹲坐也故云猶詐矣

易爲智力

禮記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釋文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案易爲知力言易用智力治之也若無力字則知當如字言易爲知識其義淺矣正義曰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似孔本亦有力字

狾狗

左傳襄十七年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釋文瘈狗徐居世反一音制字林作狾九世反云狂犬也案說文疒部無瘈字犬部狾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狾犬入華臣氏之門論衡盛煩云瘈狗入華臣之門與說文同有之門字狌狾大也从犬㞢聲然則左氏古文本作狾瘈與狾聲相近俗字也字林即本說文漢書五行志載左傳亦作狾狗蓋據西漢儒傳授之本故與許合淮南子十三則國猘狗之驚以殺子陽高注云國人逐猘狗以亂殺

大字九二　小五八　䜌七　十一

先生如羍

詩生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案說文羊部羍小羊也詩釋文正義引說文皆同从羊大聲讀若達羍或省據鄭箋知達本作羍達爲說文佻達字因羍讀若達故毛詩以同聲字借用初學記獸部引說文曰羍七月生羔也他達切說文以羜爲五月生羔𦍩爲六月生羔羍字列二字之下是當從初學記所引爲七月生羔先生如羍謂后稷如羍之七月生也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美異之如箋言終人道十月而生是未足爲異矣正義釋傳謂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非訓達爲生則沈重讀毛如字非也

大字八二　小十六　䜌七　十二

告之話言

抑愼爾出話傳話善言也又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告之話言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案說文話合會善言也从言𠯑聲譮籀文話从會又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然則出話之話當从𠯑聲从𠯑从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話言之話當從古聲从古故云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詁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告見立政正義郭璞注詩曰愼爾出話盤庚中乃話民之弗率孔傳話善言立政自一話一言傳以話爲善左傳文六年著之話言

杜注詁善言也此並從昏訓善之證若爾雅釋詁毛詩詁訓傳及抑告之話言並从古聲釋文作話音戶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矣猶幸有說文作詁四字使後人知許叔重引詩本作告之詁言乃今說文詁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詁訓四字語下引傳曰告之話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臧氏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苟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說文無曰字直作詩詁訓三字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注爲作善言遺戒杜以傳文是著故云遺戒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

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詁字而左傳有著之話言疑此或其駮文遂改詩作傳改詁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詁下別撰詩詁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臧氏傳文六年傳皆牴牾

柏黃腸松黃腸

方相氏注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釋曰引漢法爲證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柏椁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爲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又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正義曰君松椁者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案盧鄭禮注有柏黃腸松黃腸之文晉氏以爲本之漢法而未詳所本今考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劉昭注補引漢舊儀曰梓棺柏黃腸題湊此皆盧鄭所本也檀弓下柏椁以端注以端題湊也

隕霜不殺草

漢志中下云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

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何注公羊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旱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范解穀梁

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杜注左氏以長厤校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

不明爾德四句

蕩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志引作爾德不明已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已亡背亡仄案上文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晉書五行志中正同當本班書也今本時字疑誤王伯厚詩考載韓詩外傳亦作以無陪

卷七　十五

無側近本多改同毛詩又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皆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與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如傳箋則二句皆言無賢人如漢志則以無背無側爲不知反側小人以無陪無卿爲不知卿大夫君子女炰烋于中國者德之不明也斂怨以爲德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二語用鄭此所謂不別善惡也

好是家嗇

桑柔好是稼穡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斂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案鄭箋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云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箋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云此言王不尙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又箋稼穡卒痒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然則好是稼穡稼穡

卷七　十六

維寶鄭作家嗇不與下稼穡卒痒同陸氏之言是也釋文稼作家穡从禾然云本亦作嗇可見舊本皆作嗇矣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則孔本已作稼矣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又引[illegible]能知稼穡之事惟國寶也孔以爲傳意當然故釋傳用王肅說然正義所用毛詩則鄭箋本非王肅本也今反從肅說以改鄭義并易其經字不審甚矣且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從肅雖以家嗇爲稼穡尙未敢遽改經字殆後人又因肅義而改耳琳向謂孔氏學識往往出陸氏下此條尤可證云賈昌朝羣經音辨卷三家種也

音嫁詩好是家穡今文作稼此據釋文也

僮童字今反用

說文辛部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人部僮未冠也从人童聲據此知童子字當作僮僮僕字當作童今多反用之案曲禮下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釋文童本或作僮則經典不誤特寫者相承亂之耳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七　經五千九百十七字 注六百九十三字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盧子幹行略

范氏後漢書盧植傳載子幹言行疎略（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詔盧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奏植抵罪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晉袁宏後漢紀孝靈紀下所載較詳足補范史之闕今錄爲景仰者有考云靈帝中和六年九月甲戌董卓大會羣臣于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對曰按尚書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宏農王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疾卒（水經濕餘水注引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元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爲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 正內

第7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楠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爲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爲政務在清淨宏大體而巳病去官徵拜議郞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勑其子斂具單衣葬以土冗其子從之

聲如腐脃之脃

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脺釋文腐脃之脃七歲反舊作脺誤劉淸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

膬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膬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膬者耎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脺已下皆非鄭義琳以說文肉部脃小耎易斷也从肉从絕省（此芮切）膬耎易破也从肉毳聲（七絕切）據注云皆謂葬穿壙也南陽人名穿地爲竁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脆字易斷易破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有作膬字者知故作脆字作膬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脺沈重云脺者牛羊脂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脆之脺正從舊作脺其上一字作脆乃依釋文竄改耳古人或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又疑此十九字非陸氏本文或後人語竄入

珣璧

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釋文宣如字本或作瑄音同郭注漢書所云瑄玉是也案漢書郊祀志有司奉瑄玉孟康注用爾雅字作瑄又藝文類聚八十四引爾雅亦作瑄考說文玉部無瑄字有珣字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玉旬聲一曰玉器讀若宣知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字當作珣許云一曰玉器者以與

珣玗琪字同義異故讀若宣後人用其同聲者已非正字又於宣旁加玉則誤甚矣徐鉉新附有瑄字云璧六寸也从玉宣聲不知說文本作珣也

宛邱中央下

詩宛邱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今本郭注但云宛謂中央隆高）謂邱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

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又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又元和郡縣志載爾雅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為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為菀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以為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即是上文水潦所止泥丘也又下云丘上有丘為宛丘作者嫌人不曉故重辯之既言丘上有丘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丘但頂上污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丘上有丘為宛丘謂有上下兩丘上一丘中央宛下耳

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偃仰也

一成曰坏

書禹貢至于大伾傳山再重曰伾正義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案臣瓚云成皋縣山又不一成是瓚以一成為坏不同偽孔說又水經注五河水云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為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非也案說文土部云坏丘再成者也从土不聲據鄭善長引許呂並以為一成孔安國以為再成者非是可知今本說文作再成者乃俗人依孔傳所改當據鄭注校正郭注爾雅引書曰至于大坏是郭氏亦不依孔傳也又漢書溝洫志注鄭氏曰山一成為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義與爾雅同唯顏師古注地理志用孔傳再成之說足證唐人無識坏當從說文从土不聲爾雅亦同書作伾正義作岯釋文伾本或作岯韋音㔻爾雅釋文作韋昭音㔻

字或作伾水經注四十斤江水史記夏本紀正義作邳皆非正字

㠀島聲同

說文山部㠀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㠀从山鳥聲讀若詩曰蔦與女蘿又釋名釋水云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案說文云㠀鳥聲釋名云㠀亦言鳥可知二字同聲矣故禹貢冀州鳥夷皮服楊州鳥夷卉服孔傳皆讀鳥為島也

葖蘆菔

爾雅釋草葖蘆萉郭注萉宜為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

根俗呼雹葖釋文菔郭音蔔蒲北反案說文艸部菔蘆
菔似蕪菁實如小尗者从艸服聲蒲北切萉枲實也从艸
肥聲房未切可證萉宜爲菔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
曰突蘆菔菔音步北反字或作蔔據說文及後漢書注
知爾雅本作菔郭本以形近致誤耳蔔俗字說文所無

有蒲與茄

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
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
體也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
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並合

大三〇六一　小七〇　經十六　六

但毛讀荷音何鄭意則以荷爲茄正義曰如爾雅則芙
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
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
茄字者也考毛鄭異義據經作荷傳云芙蕖是毛詩作
荷矣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
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詩君子偕老珈與河何韻春秋成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國語周語柯陵之會風俗通義引國語周單子曾晉厲公於加陵淮南人閒云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是荷茄聲近之證但作芙蕖莖說雖覺顏色
之美未見容體之姸作芙蕖莖說則自存綽約之韻亭
亭之態兼之華與葉皆本於莖也作茄允協

萖夫離

釋草莞苻蘺其上蒚釋文莞本或作萖謝音[illegible]郭音桓
字林音緩俗音關苻蘺力知反本或作離案說文艸部
莞艸也从艸完聲萖夫蘺也从艸睆聲蒚夫蘺上也从
艸鬲聲則爾雅當作萖今作莞乃別是一字釋文云本
或作蔙蔙即萖之譌今本作蘺與說文正合

人莧

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釋文莧閑辨反三家音胡練反宋
衷云莧莧菜也虞云莧蕢也李氏集解載虞翻說與此異疑此非仲翔語正
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李氏集解引荀爽曰莧者葉柔

大三卅六　小九八　經十六　七

而根堅且赤案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蕢赤莧
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illegible]疏本作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乃誤以邢疏當郭注也單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郎人字之誤董義與此同說文艸部莧莧菜
也从艸見聲侯澗切宋衷本此侯澗切與胡練反亦近
虞云莧蕢也荀云根赤俱本爾雅

吾代二子愍矣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鄭蔡三國[illegible]之楚
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
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聞此冬便纂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尋爲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漢書五行志中上愍作閔注引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顏師古注用杜義以應說爲非案伯州犂以子晳之欲背誕爲子羽之憂子羽以假而不反爲伯州犂之憂而二子者各不自知故

齊國子代二子憂之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文甚合盖國子特言代二子憂之亦不論二子之被禍害與否乃杜氏必欲言王子圍以見國子之言一一有驗此後人所以疑左傳爲誣矣取意既迂遠又與上伯州犂子羽之言文氣閒隔而輕改先儒舊義此杜氏之失也劉光伯據服言而規杜當矣孔仲達顏師古只從杜而違先儒唐人之識固如是耳

冢宰有二說

白虎通爵篇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御周官所云也又封公侯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案別名記說與王度記差合以司馬爲天官故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如天子之大夫耳此蓋是夏商之制與周禮不合環案司馬順天爲天官此漢初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因有此說王度記名記皆漢人所撰不足信也

朋友

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案論語子路謗人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

貨財通而不計憂患共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飡友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案此言朋友之交極切摯篤於友誼者讀之能無興感乎

病不能禮

左傳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云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相息亮反據此知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

注矣且下云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從是也今注疏本又乙改

釋文

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獨將其來施施五字據顏氏說知江南舊本皆作將其來施顏以傳箋重文而疑其有誤然顏氏述江南江北書本江北者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江南本有杕之杜河北本杕作狄江南本駉駉牡馬河北本牡作牧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云施施而以作施施爲是則更誤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記樂記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又詩邶谷風有洸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釋文引韓詩亦云潰潰不然之貌檜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引此詩并引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是可知毛鄭皆云施施與正文悉單作施爲各成其是矣詩十月之交噂沓背僧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禮堂謹案宛邱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

大三百四六九 小卅 雜大 十

不問有所費

禮記曲禮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注皆爲傷恩也釋文不問其所費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案鄭注與人者不問其所欲云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或之言有也是可知上句不作不問其所欲矣然則三句皆當如釋文說作不問有所費不問有所欲不問有所舍蓋有所正與弗能相對已既弗能不當問其有否也唐本皆作其字蓋因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句而誤今據注及釋文正之

大三百六六 小廿 雜大 十一

左傳衍文卌二

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正義曰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耻辱自殺若有此辭不

煩彼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釋文云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撿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宋正義說後人妄增者至唯君裁之止凡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則連下乃舍諸靈臺五字方合數然此句杜氏有注釋文亦云鄠縣音戶則陸亦不數下五字與正義同七爲二字之譌耳正義引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今本同唐石經作匪以玉帛相見又引注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今本無夫人二字案有之是毛本注疏誤以釋文曰上天降災云云作注尋杜注又譌作晃杜注或疑新增之傳爲當有此未考之釋文正義也釋文所稱古本俱屬晉宋以來舊書唐定本及正義皆從之可謂有識

席閒函丈

曲禮記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爲杖釋文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曰丈或爲杖者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案文王世子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注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據此則曲禮云席閒函丈者猶文王世子云遠近閒三席也鄭注甚確正義亦引文王世子文上言所鄉之方此言所容之地丈或爲杖者古書字多聲借鄭氏以杖爲非故定從丈字王肅見鄭之所棄便取以相異不知一丈爲三席之地其閒遠近有度若以爲容杖之所語甚滑突爲以兩席之閒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本文理不順而正義云二家可會失之不審也

稷曰明粢

曲禮記下凡祭宗廟之禮稷曰明粢釋文粢音咨一本作明粱古本無此句正義曰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

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茍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案此當從王秘監以爲無此一句是釋文謂古本無此句古本卽指晉宋舊書陸氏所言與王劭合此一證也周禮大祝辨六號五曰齍號鄭司農云齍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香合曲禮之次稷在粱下稻上如有此句則司農具引曲禮以證黍稷之名無緣獨捨此句此二證也蔡邕獨斷上齊號黍曰薌

合粱曰香萁之屬也又云黍曰薌合粱曰香萁稻曰嘉疏獨無稷曰明粢句此三證也士虞禮曰嘉薦普淖明齊溲酒今文作明粢鄭以普淖爲黍稷故從古文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是禮經明齊爲新水作明粢者乃聲近之誤鄭所不從此四證也鄭司農注大祝引士虞禮剛鬣香合而不引明齊溲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爲明粢此五證也儀禮注引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是或意亦不以明齊爲明粢使曲禮現有明粢之文或說必以明齊爲明粢矣此六證也又鄭氏於敢用絜牲剛鬣下注云豕曰剛鬣於香合下注云黍也於下文用尹祭下注云尹祭脯也皆用曲禮爲說於明齊溲酒下注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不以明粢爲稷而單舉粢訓稷引郊特牲明水涗齊爲明齊之證而不引曲禮稷曰明粢爲明粢之證是康成意中不知稷有明粢之號此七證也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則粢者六穀之總名稷固不得專有是稱何師以其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鄭以粢是總名故用爾雅以稷訓粢之義而自爲之解如此賈公彥曰鄭以意解之無正文故言云以

疑之見士虞禮普淖注下使曲禮本有稷曰明粢之文鄭正可引以爲證不必先引爾雅次自爲之說以通之矣此八證也凡經文有煩簡不同者正義或引他本與盧王禮注以證明之如此本有稷曰明粢一句正義亦必博引他本及盧王之禮以證其當有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雉曰疏趾兔曰明視四句正義皆引王肅說乃正義無文特泛引詩書周禮儀禮爾雅經注以證當有而又鮮切當是可驗鄭注舊本及盧王注本皆無此句矣此九證也兔曰明視者正義引王肅云目精明郊特牲水曰明水者士虞禮曰明齊此亦曰清滌清明義同故酒亦曰清酌粢稷而稱之以明何所取義

漢魏不見有此名號此十證也唐以前書籍尚多王氏當更有所據後人所見淺狹止能旁引曲證以明其不當有耳又漢注用經傳與時本不同者唐疏多表明之如書高宗肜日傳殷曰肜周曰繹正義曰釋天又云夏曰復胙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公羊宣八年注殷曰肜周曰繹解云郭氏爾雅下文有夏曰復胙何氏不言者以諸家爾雅恐無今大祝疏不云曲禮更有稷曰明粢是賈氏亦不信有此句一疑也何師疏云此釋經及爾雅特以粢爲號如曲禮有文賈不應單據爾雅及此注此二疑也士虞禮疏又引之當是因今文有明齊故議復不能定

左傳桓二年粢食不鑿注黍稷曰粢正義引舍人注爾雅粢一名稷及士虞禮注粢稷也爲證而不引曲禮然則孔仲達疏他經亦不信此句此三疑也賈孔並在王劭之後故附末孔氏於此痛駮王氏曲通僞文誤矣釋文謂一本作明粢亦非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八 經五千九百卌六字 注三百九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九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馬敗績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馬驚敗績釋文馬驚敗一本無驚字案注云驚奔失列然則經文本作馬敗績故注以驚奔失列解之或援注以加經字誤也下公曰末之卜也正義曰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又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注云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皆可證本無驚字

贈增也

詩崧高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傳贈增也釋文作贈送也云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案箋云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云鄭惟贈送字別則以鄭訓贈爲送與陸本同誤釋文謂王申毛並同蓋王肅改毛爲贈送以異鄭耳正義釋經云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又釋傳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

義故云贈增也此言爲深得毛鄭旨矣今徐鉉本說文云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

尚書隱顯考

論衡正說云益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下云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

有蛇自泉宮出

左傳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注魯公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正義引釋例曰衆妖自泉臺出如先君之數人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爲安故不譏也案公羊傳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范注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若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又五行志云劉向已爲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已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是公羊穀梁皆以書毀爲譏劉子政何邵公范武子義同獨釋例改古義以爲不譏恐非是劉氏言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二語尤破的惑

於炎異者可爽然自失矣

君子好仇

詩關雎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不妒嫉釋文好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正義曰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案孫炎云相求之匹是以求訓逑然則孫注爾雅作逑匹與孔本毛傳合又民勞惠此中國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此申毛與說文合正義曰逑合釋詁文今爾雅作仇合也仇合之仇作逑與仇匹之仇作逑正同說文辵部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左傳桓二年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依孫叔然知爾雅仇當作逑依許叔重知左傳仇當作逑說文人部仇讎也从人九聲此讎怨之仇與匹耦之逑異字而爾雅毛詩左傳皆作仇者爲逑之同聲假借也蓋匹耦之逑不論嘉耦怨耦俱用从辵求聲字因嘉耦既以善相求怨耦又以怨相求嘉怨不同而相求則一固以關雎詩論之毛意是嘉耦鄭意是怨耦而所用逑字則一俗本注疏經傳作逑鄭箋作仇是以臆見區別之也箋既不云逑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明矣左傳師服之言因妃仇對文而立異耳又此詩經字皆假借作仇可釋文正義皆作逑疑非漢以來之舊陸云本亦作仇可從也無論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作君子好仇爾雅仇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或非盡爲毛詩而後漢書邊讓傳攜窈窕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子好仇文選景福殿賦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注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琴賦要列子兮爲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稽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攜我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是可證毛詩之不作逑矣又嘗徧考毛詩逑匹之逑皆作仇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無衣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傳手取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手仇毛音求匹也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怨耦曰仇左傳文是可證逑匹之逑毛詩皆作仇與今爾雅左傳同而作逑之爲出後人私改矣

湜湜其止

詩谷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本作湜湜其止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沚此因經誤作沚淺人又於箋首增小渚

曰沚四字於釋文加其沚音止四字誤迻不可解矣今特正之毛公此句無傳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舊誤同釋文作渭今據正義改）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此然不動搖正義釋經云言已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督惡別新昏既駮已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止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其標起至亦涇水以有渭起絕不言毛鄭止字有異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从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鏞堂謹案玉篇水部湜水清也詩曰湜湜其止）水清底見卽止然不動搖之義與鄭君正合白氏六（大字本七小字六）

帖卷七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玉裁案予購得宋本白帖轉不如此先生所見殆爲善本）則唐時未誤也朱子詩集傳湜湜其沚下有音止二字又云沚水渚也疑此誤始於朱子後見頻濱詩集傳（蘇轍皆）云沚小渚也呂祖謙曰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則朱子亦承前人之誤以止爲沚起於北宋矣（鏞堂謹案唐石經已誤作沚）

維此王季

詩皇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成鱄引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正義曰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案此知詩經作維此王季自帝省其山以下言王季自帝謂文王以下言文王詩四家惟毛氏源流子夏獨得其眞餘三家皆今文不免有誤詩春秋正義皆言韓

詩作文王者據其目見也又云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言之左傳古文也嘗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行毛詩不立於學官傳左氏者多習韓爲詩遂誤作文王也且左傳釋比于文王之文爲經緯天地曰文毛公作詁訓傳正本之皆言以王季之德比於古昔經緯天地之王如上亦作文王謂以周文王比古文王終不免涉

姝故知左傳當本作王季也杜預注云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已不知文王當爲王季如隋唐之儒劉炫春秋義疏陸德明左氏音義孔穎達詩禮記春秋三正義等又無論矣

放勳日勞之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曰音勑或作曰誤也案趙注此節云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據趙意不以

爲堯之言則今讀曰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曰釋文於曰日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此疏云又言放勳有曰朱子集注云堯言勞者勞之又云蓋命契之辭也皆誤讀日爲曰矣更有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尚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妄

屯如邅如

易屯六二屯如邅如釋文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案說文走部無邅字丢部趁邅也从丢㐱聲邅趁也从丢亶聲馬部駗馬載重難行也从馬㐱聲驙駗驙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是易邅如字當作驙馬季長云駗驙行不進與許叔重載重難行之義正同是馬亦當作驙也今本作邅蓋易或借用邅字篆文丢與辵偏旁相似遂誤作邅說文引易屯如驙如作乘馬驙如者此涉下文乘馬班如而誤猶引詩或舂或舀爲或簸或揄之異而誤作或簸或舀也

周咨諏謀度詢

毛詩皇皇者華一篇皆用春秋內外傳爲說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傳曰征夫行人也每懷和也魯語下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周爰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左傳襄四年云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魯語云咨才爲諏忠信爲周周爲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左傳云咨難爲謀國語云咨事爲謀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左傳云咨禮爲度國語云咨義爲度周爰咨詢傳親戚之謀爲詢左傳國語皆云咨親爲詢案左傳當云訪於善爲咨毛傳以義增足故云訪問於善爲咨今左傳亦曰訪問此後人依毛傳增也觀杜氏注此五句每句訓咨爲問可證首句本無問字左傳毛傳同云咨事爲諏亦

國語云咨才爲諏者謂咨賢才之謀也咨詢爲親戚之謀咨諏爲賢才之謀合親賢之謀而謀無不周矣說文云諏聚謀也賢才須合聚謀之又擇其善者從之爾雅釋詁詢信也親戚者吾之諸父昆弟其謀爲吾所親信不必聚合而擇之也國語作才較二傳作事義更精當而韋注云才當爲事非也左傳咨難爲謀國語咨事爲謀毛公合二傳爲訓故云咨事之難易爲謀猶左傳咨禮爲度國語咨義爲度而毛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也乃韋氏據左傳云事當爲難謀矣說文云慮難曰謀亦讀難爲難易之難與毛公合而杜注左傳云問患難非

十

也左傳無忠信爲周而云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是周爲忠信矣故杜注云忠信爲周國語無訪於善爲咨而云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是咨爲訪善矣故韋注云訪問於善爲咨又毛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正義曰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琳案左傳上言

咨詢度諏謀而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故毛鄭杜氏皆以五善謂咨諏謀度詢國語上云諏謀度詢必咨於周下云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故韋氏并周爲六德皆與內外傳本文合毛公既用外傳則所言六德當與韋氏同蓋既得五者於忠信之人已又愼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可知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六德毛鄭之說甚明而孔仲達過爲區別亦誤也春秋正義引孔晁國語注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本毛傳爲說而正義申之云言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卽是

大字八六　小廿三

十一

一德故爲六德也亦不知一德卽言忠信也

縜寸焉

考工記梓人爲侯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大昕案禮器如竹箭之有筠說文無筠字當從周禮注作縜）舌維持侯者釋文縜于貧反或尢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案于貧尢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縜侯犬古犬兩反皆肙聲字作絹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釋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此縜字作絹之證然說文糸

部云綅持綱紐也从糸侵聲周禮曰綅寸則綱紐字與
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綅作絹爲繒如麥稍義
別劉昌宗音侵犬反儀禮疏作絹非也

大城陳蔡不羹

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
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杜注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
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
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
使諸侯之惕焉今國語作惕惕爲因韋注而衍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

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爲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
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
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
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外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
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案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
蔡不羹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
亭卽此所謂二不羹也國語楚語上韋注云三國楚別
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
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
西不羹亭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

有西不羹陸德明謂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今本蓋依左傳所改又續漢書郡國志
二潁川郡襄城有西不羹劉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定
陵有東不羹劉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
曰高陵山汝水所出又水經注二十一汝水又東南逕
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楚
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
前參藥勤勞省闥增封侯國襄城亭千二百五十戸卽
此亭也然則杜氏以不羹爲有二本之春秋外傳兩漢
書東觀記又與王隱晉書酈道元水經注皆合此條尚
不得竟以杜氏爲誤劉光伯謂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

後遷爲非是並時有二此說亦爲近理至據外傳言古
四字積畫四當爲三則非也孔氏言諸儒所注本並云
四國無作三者則鄭司農賈景伯服子慎等書皆作四
國矣豈盡誤乎案賈誼新書大都云昔楚靈王問范無
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
曰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
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爲楚國
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
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
考賈生之言卽本外傳爲說則賈所見外傳本作靈王

城陳蔡葉不羹與內傳四國之說合水經注又云汝水又東得醴口水（下皆云醴水）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西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万（方皆譌）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春秋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卽子高之故邑也據此可知賈氏以陳蔡葉不羹爲四城之確正以葉與陳蔡不羹連合故謂多築列城於北以

大白九一　小五六　雙九　十四

逼華夏號此城爲萬城又云宏境萬里號曰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合若特沈諸梁一邑之葉安得云萬城安得云萬里蓋靈王大城四國至惠王分一葉以封諸梁曰萬城者本合四國而言之一葉不得專有其名旣分之後猶號葉成爲萬城則相沿乎昔日之總名也韋本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云今皆城三國云是三城也云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蓋後來脫落葉字故內傳亦誤同之劉光伯謂楚語而言三城豈如賈書之四言陳蔡葉不羹一言四城爲可據乎（大昕案昭十三年陳蔡不羹許葉遷文卽子革所云四國也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杜氏不知十二年傳有脫文乃分不羹爲二以足其數失其義矣新書最爲確證賈君正傳左氏春秋者）

勿士衘枚

詩東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衘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正義曰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行陳二字後人妄加）衘枚言敵皆前定未嘗衘枚與戰也定本云勿士行枚無衘（監本衘字空闕今補）字箋云初無行陳衘枚之事定本是也釋傳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敎戰法云遂鼓衘枚而進注云枚如箸衘之有繣

大三七十　小卌九　雙九　十五

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物也釋箋云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此二字亦後人所加）衘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鬬而服之也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士衘枚箋作無衘枚之事定本經勿士行枚箋作初無行陳衘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故於經大書勿士行枚而音之於箋大書無行陳而音之唐石經及今本皆從定本閒嘗爲之反覆參訂知孔本爲是釋文定本皆非而正義云定本是者孔氏奉勅删定不斥定本爲非也衘行字異鄭箋卽欲改行爲衘應有行當爲衘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

作衘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七引詩勿士衘枚與孔合定本作
行者釋文云毛音衘鄭音衘王戶剛反然則王肅改衘
爲行以與鄭異王肅自云述毛定本爲肅所惑以爲毛
作行而鄭改爲衘遂誤從之定本以箋行陳爲釋經之
行以箋衘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旣同定本音箋行爲戶
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
爲鄭音衘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蓋陸氏原知鄭作
勿士衘枚特爲王肅所惑欲合鄭王爲一故於經具有
三音於箋又不覺誤同定本反不若定本於經亦音戶
剛反之爲可通矣此條孔勝於陸箋用穀梁莊八年傳

善用兵者不陳所以申土文前定之義非因箋有行陳
之言也箋云亦初無亦字當衍孔本定本皆無

狠跙載躓

詩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傳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
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正
義曰跋躐疐跲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郤頓曰
疐也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躓竹二反跲躓卽疐也然則跋與
疐皆是顚倒之類案爾雅跋躐也郭注引詩曰狼跋其
胡疐跲也郭注引詩曰載疐其尾釋文跋郭音貝疐說
文云礙足不行與躓同又說文足部跙步行躐跋也从
足貝聲跋蹎跋也从足犮聲躓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
躓其尾疐部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家藏寫本徐鍇說文
作疐閡也然則跙與跋躓與疐各異字毛詩狼跋其胡當作
狼跙載疐其尾當作載躓爾雅跋躐也當作跙躐也疐
跲也當作躓跲也今二書皆作跋疐因聲近假借正文
當作跙躓何以明之釋言兩訓正解此詩而郭氏跋音
貝是明知跋爲跙之假借矣說文跙步行躐跋也當作
步行獵跙也如跋下云蹎跋也可證獵古躐字說文足部無躐辵部有邋云搚也義別說文
之獵跙卽爾雅之躐跙釋文蒲末反非也文選西征賦
亦狼狽而可愍李注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

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
失據塊然囚執狽音貝考說文犬部無狽字狽亦跙之
譌則詩之作狼跙有明證矣爾雅毛傳皆云疐跲也而
說文作躓跲也疐字一本訓爲合也一本訓爲礙不行
也與爾雅毛傳義異釋言又云疐仆也亦是躓跲字而
非閡礙不行字故郭注云頓躓倒仆以疐爲躓之假借
也乃陸德明云疐與躓同孔仲達云躓卽疐也廣韻六
至疐礙也頓也躓礙也頓也皆誤以疐躓爲一字釋文
引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叀
者如叀馬之鼻與牽同意李陽冰云叀前音不前合从

車宜上畫平不从止明矣徐鍇云凡專謹者事多閡故从叀不上於車廣韻云𨍭礙不行也據此知說文本無足字陸德明引有足者陸意𨍭與躓同因𨍭不从足故以義增之耳學者欲刺取唐人所引以校今本說文有不可輕信者若此

設服離衛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引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疏宮陳衛在門是以離衛為離宮之衛與杜異師古注漢書云離列人君之侍衛也與杜合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識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漢書五行志中上設服離衛張晏注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是以設服離衛為二事案下文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此言圍之設服也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言圍之離衛也張氏說與下文合杜注美矣君哉云美服似君注二執戈者前矣云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則杜氏本作二事正義云君服即執戈非杜意也注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云既造王宮而居之雖君服無所怪似以君服為即執戈也

五指之名

左傳宣四年子公之食指動杜注第二指也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噍鹽指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九

經七千八十二字
注四百十六字

經義雜記第三十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瓠字假借作壺

詩七月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此非訓壺爲瓠乃經借壺爲瓠故傳謂壺即瓠字於六書爲假借也爾雅釋木有壺棗郭注云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借壺作瓠與毛詩正同釋文引孫炎注云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此即郭之所本 校郭語尤明

十二辰之禽

論衡物勢云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犬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元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又蔡中郎集月令問荅云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疑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火麻爲金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碎通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案十二辰本於五行至仲任蔡伯喈俱據五行言之而不甚信余以五行推校之知此理不謬

盧鄭薄葬

後漢書鄭康成傳云疾篤遺令薄葬又太平御覽六百八載盧植別傳曰植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疑槨字誤附體單帛而已此見二賢之安死儉葬亦有同志焉

穀梁經捷作接

春秋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今左氏穀梁皆作捷公羊作接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

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葢亦誤同今本矣公羊春秋僖卅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菑接捷二字古多互用

公羊經甯遬

春秋文四年衞侯使甯俞來聘左氏公穀並同案公羊解云正本作遬字舊誤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遬是也據此知賈氏所見公羊作甯遬來聘徐所謂正本是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云甯俞下音餘已同今本矣

美目揚兮

詩猗嗟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目揚俱美專欲稱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然則此言美目揚兮者謂目好眉又好美字兼目眉二事言之猶三章清揚婉兮傳好眉目也謂清目揚眉眉目皆婉然好也上文抑若揚兮分言眉之美下文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分言目之美故傳云抑美色揚廣揚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案清與名皆言目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明與名通而爾雅毛傳皆曰目上爲名者以猗嗟名兮美目清兮連文清既屬目嫌名不是目故以目之上下別之所謂散言皆通對文則異也孫叔然注爾雅云目上平博郭景純云眉眼之間謂眉之下眼之上也與爾雅本經及毛詩皆合薛注西京賦亦曰眳眉睫之閒

皇矣傳考正

詩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西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

須假此二國義之至老猶不變改擣其所用爲惡者寖
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
常在文王所釋文其政如字政政敎也鄭作正正長也
爰度待洛反篇內皆同毛居也鄭謀也耆之巨夷反毛
惡也鄭老也正義曰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
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究謀釋詁文
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
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
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泰亡此三
字當爲衍文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

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
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
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
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
之乎或以毓言爲已義斯不然矣耆者老也人皆惡已
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
述文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
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宅居釋言文琳案箋
訓正爲長而不云政當爲正則鄭所據毛詩本作其正
不復唐石經原刻作正從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

據王肅引家語云紂政失其道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
知王爲政正爲政以與鄭難孫毓朋於王故述毛亦作
政左傳文四年作其政不獲與毛詩異或左傳亦本作
正也傳云究謀度居也度居二字亦肅所增益傳本云
究謀也故箋申之云度亦謀也爾雅釋詁度謀也釋言
宅居也古文尚書宅字兩漢人所引皆作度然以宅爲
度者今文形聲之誤而毛詩爲古文凡宅居皆作宅凡
度謀皆作度則未嘗溷也如鴻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箋云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箋云
宅居也皇矣此維與宅傳宅居也崧高定申伯之宅箋

云定其宅令往居謝閟宮遂荒徐宅傳宅居也元鳥宅
殷土芒芒箋云居亳之殷地如皇皇者華周爰咨度傳
咨禮義所宜爲度巧言予忖度之箋云因已能忖度讒
人之心皇矣爰究爰度箋云度亦謀也帝度其心傳心
能制義曰度度其鮮原箋云度謀也公劉度其隰原箋
云度其隰與原之多少抑不可度思箋云神之來至去
止不可度知閟宮是斷是度正義曰於是量度之宅與
度之不亂若此且皇矣上云爰究爰度下云此維與宅
公劉上云度其夕陽下云豳居允荒尤可見宅居度謀
之區別分明矣此既作爰究爰度則度字必當訓謀如

為居義則經當作爰究爰宅而後可左傳文四年引詩爰究爰度注云究度皆謀也誰謂毛公學識反出杜預下乎肅引家語云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不料作偽之人稍不檢點猶蹈襲舊義訓度為謀此固王肅之疏漏處而亦見雅訓之難容誣也案正義引王肅云乃往從之謀乃往從之居此度居二字為王肅所增之明證錫堂謹案縣度之薨薨傳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毛傳陾陾衆也言百姓之勸勉也二語相承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釋文云韓詩云度塡也與毛義合釋文薨薨爾雅云衆也王云亟疾也案正義釋毛云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正用肅說為毛義也耆惡也三字疑亦肅所私加今記於此以待後賢定之傳記

未見有以耆為惡者惟周頌武耆定爾功釋文於耆下引韓詩云惡也不詳所本肅或據之遂取以難鄭故孫毓云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家語云天所惡焉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孫毓既删於王家語又肅所撰故同以耆為惡而不足取信也上云上帝惡之下云憎其式廓不嫌複乎以耆為老經典之通義養老其惡此詩之諦訓舍老而言惡是棄其本訓而拾其緒餘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此八字亦疑肅所私加以證上文其正不獲之為政四國爰究爰度之為四方之國從桀紂謀居不知毛意維此二國其正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者謂此夏殷之後其君長不得乎帝心彼四方有道之國上帝於是謀究之於是謀度之期欲得賢君以為民主即篇首所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下言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者謂上帝養老之不遽棄二國而二國不能改上帝心憎其用惡浸大遂眷顧西周而與之居也蓋上帝無私先究度於四方晚而得之西土序所云天監代殷莫若周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應上維此二國其正不獲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應上維彼四國爰究爰度鄭康成從魯詩以改毛義故箋不與傳同正義下引張融云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故

知此箋以密阮徂共為四國本之魯詩　王肅自云述毛何所言更非毛意桀紂身為天子用大位行大政正天子之事上帝耆以此憎之故知此八字非毛傳本文也廓之為大毛既有傳式之為用亦屬常訓又何煩此二語乎顧顧西土也當作西顧顧西土也正義所載家語今家語無之據孔氏所言知王肅既竄改毛詩即私撰家語以合其所改罪案見在可覆審也嗟乎秦始皇焚書煨漢初之儒而六經得如故王肅注書祇嫉鄭君之賢而欲出其上遂逞其膚妄之見以顛倒六經肅之罪甚於始皇而晉唐以來儒者罕覺其謬遂至轉相授受多為小人所欺至

余而灼見其弊不得不大聲疾呼以救正之惜余老矣於尙書毛詩禮記三書甫啟端以折其謬而精力未能全逮後之人以余所考正者類推及之易易矣區區開創之功自負當步趨漢儒後有明見卓識之士當不以余言爲誣也

夢黃熊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釋文黃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亦作熊音雄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鯀化爲二物乎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能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曰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羆似豕之獸即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能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王云鮌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與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闚屏牖必是獸也張叔反論云賓爵下華（玉裁案當作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鮌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隕黃母化而爲黿兮鮌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音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琳案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稱故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凡能之屬皆从能熊獸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凡熊之屬皆从熊則能與熊異字異物正義既言諸本皆作熊又引賈逵注作熊釋文云亦作熊知左氏古文本作熊矣梁王劊臆說謂鯀化是能鼈若熊獸不能入羽淵遂妄改作能字孔氏駁正之是也（鏞堂謹案禮記王制注云晉侯夢黃能入國釋文黃能乃登反本又作熊音雄正義引昭七年左傳作能字又云按爾雅鼈三足能先師以爲黃能義或然也春秋正義已定從熊字此反同釋文作能未引先儒黃熊之說復疑而不能定五經正義作者非一人故時有異同於此可驗）釋文兼述爲能爲熊兩說又引說文字林謂作能

亦是獸名不定爲鼈廣韻十六咍云能爾雅謂三足鼈也又獸名禹父所化也亦以禹父所化之能爲獸不爲鼈此皆知梁王改熊爲能訓鼈之不可通而曲通之者也陸氏不能辨禹父所化果是熊是鼈故詭隨作能奈其兩通尚何議於東海人之祭禹廟乎鄭注禮記月令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是讀鴻鴈來賓爲句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賓雀老爵也棲宿堂宇之閒似賓客故曰賓雀是讀賓雀入大水爲蛤作句張叔從高誘讀也詩東山正義曰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張意當然爾雅釋訓甍甍增增衆也釋文云甍甍顧舍人本作雄雄而廣韻甍能同在十七登知古甍雄能熊聲皆同王氏之言是也左傳襄十年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正義曰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

淮夷蠻貊

詩閟宫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案此傳當云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經言淮夷蠻貊傳意止有淮夷而無蠻貊故謂蠻貊者卽淮夷之中其性行似蠻貊者耳詩人欲誇大魯侯之功故分列言之今本傳作蠻貊而夷行也是誤倒而字當作如又傳當有淮夷蠻貊四字毛公先舉經文而後下以己意俗本以下文夷行如蠻貊之蠻貊誤倒於上與上舉經之淮夷蠻貊相連因疑蠻貊二字爲複而刪之也考正義釋經云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又釋傳云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此當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則知孔本毛傳不誤原作夷行如蠻貊甚明或問曰經言淮夷蠻貊是明有蠻貊矣而傳以蠻貊卽淮夷何也琳案上章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與此章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文正同上不言蠻貊明此蠻貊卽淮夷類也且上篇泮水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皆止言淮夷不言蠻貊此傳與經最合也毛公先秦大儒不容有誤

鬱香艸

周禮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釋曰王度記云天子以

鬯謂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
[illegible]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階是鬱
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禮記郊特牲周
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正義曰鬱合鬯者鬱鬱金草
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
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
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此序官注）盧云言取草芬芳（當衍）香
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當衍）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當作以）
鬱金香草合爲鬯也案說文鬯部鬱芳艸也十葉
爲貫百廿（舊作卄非說文十部廿二十并也古文省）貫爲（爲字舊無據周禮注補）築以

煮之爲鬱从臼冂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
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又
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鬱不同今多通用
林部字然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同知經典本與
說文合也

臧文仲居蔡

論語公冶長子曰臧文仲居蔡集解包曰蔡國君之守
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朱子集註蔡大龜也案左傳襄
廿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
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
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
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
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元云曰蔡地
因以名名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下龜不盈五寸貝不
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
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
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
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
古曰瓚說非也本㠯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
北知鄭康成包氏注論語如淳顏師古注漢書皆以爲

龜出蔡地曰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
訓何詁蔡爲大龜乎家語有龜名曰蔡之文此王肅好
與鄭難陰排論語注出蔡地之說耳乃杜氏注左傳臣
瓚注漢書朱子注論語皆知蔡爲大龜而不求大龜所
以名蔡之由故說多誤孔仲達順杜而非鄭其學識反
出顏師古下矣（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此解與鄭包等同）

有攸不惟臣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據毛本趙注）
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下云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此脫君子二）

字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正義曰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據此則孟子本作有攸不惟臣趙注訓惟爲念北宋時撰正義尙作惟字朱子集注本誤作有攸不爲臣云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此不考之過所急當改正者

並趨羣望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杜注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案並走羣望當作並趨羣望字之壞

也詩棫樸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傳趨趨作趍俗字也箋云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故左右之諸臣之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望祀山川雖不積薪然諸臣之促疾祀事則同也古趨字多有誤作走者如玉篇趨下引詩來朝趨馬言早且疾也而今詩緜作來朝走馬是趨字譌走之證昭十七年嗇夫馳庶人走疑本作庶人趨走趨聲亦相近

秦儒

孔安國尙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正義曰衞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皆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案衞敬仲東漢初人所言坑儒事當得其實秦以詭計絕斯文陷儒士至二世而亡無足異者獨以儒者讀書明理宜知國之興亡乃秦亡在旦夕而諸儒不知全身免害徒貪爲郎之榮至七百人一旦殲焉同盡令後人既憐其無辜又病其庸愚也苟能如魯二

儒之抱道不出伏博士之耄而守經叔孫先之待時而動雖行藏不同其明哲保身不媿爲儒者宗則一也彼七百人者其見及此歟

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私當作和疏引外傳及鄭志倣此因下云和當爲私故後人改之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此旣以每爲雖懷爲和而下當作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

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注作雖內多中和之道此校字後人誤加)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皇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

大雅十二 小十ム　攀　七

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稱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訪原咨詢傳視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眞其事正義曰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

卄　攀　六

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形近之譌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此於篇末通說五[illegible]六[illegible]非覆中每懷靡及一言也謂忠信爲中和者禮中庸記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中和卽忠信也必言忠信者次四章章言周周爲忠信故

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破和爲私而此云中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乖盜不知中和爲忠信忠信爲周故也上傳每懷爲懷私者謂每人懷其私每爲每人懷爲懷私非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亦非訓每懷爲懷私也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民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烝民每懷靡及正義引王肅云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亦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以與鄭難今傳有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寧傳箋皆以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中每懷靡及云雖內多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篤識過前儒

經義雜記卷第三十　經七千三百七十四字 注五百卅二字

曾孫繼宏修錄　元孫禮堂 鏞堂 繪堂 屺堂 同校字

經義雜記敘錄一卷

元　孫　常　州　學　生　臧　鏞　堂　編

原序一首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禮記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論

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又曰推十合一爲士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又曰粟之爲言續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又曰貉之爲言惡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曰洚水者洪水也又曰人者仁也聖賢之詁訓聲音之學何如哉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過衞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聖門之校訂之學何如哉秦漢大儒精專斯業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韓嬰司馬遷孔安國司馬相如楊雄劉向劉歆賈逵許愼馬融蔡邕鄭康成盧植服虔應劭等學有純駁行有邪正然並先儒之領袖後學之模範也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范甯之穀梁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皆昧於聲音詁訓疎於校讐者也疎於校讐則多脫文譌字而失聖人手定之本經昧於聲音詁訓則不識古人之語言文字而無以得聖人之眞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尚後儒不知古學於是爲義疏爲釋

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者爲貴漢唐之說視之蔑如宋元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學習尙久矣毘陵臧玉林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旣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三十卷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惰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閉戶研述世無知者若璩旣讀是書先生命爲之序遂不敢辭而摭其顛末如此康熙三十六年季夏太原閻若璩謹序

序四首

毘陵臧子在東力學嗜古予既讀其所輯鄭康成論語
注盧子幹禮記注而愛重之矣今復出視令高祖玉林
先生經義雜記屬爲序引予讀其書隨筆劄記非古不
道有閻百詩徵士序痛斥俗學推崇古學竊不禁躍然
爲吾道慶也先生生長
國初其年殆與百詩亞彼時運會初開宗風未暢然而
落落數君子錯峙海內百詩外如顧亭林萬季野梅定
九胡朏明諸公事必稽覈言必典據古學之盛基於是
焉而先生亦其一也其考證之精博幾幾欲與顧閻諸
公抗行特默而好深湛之思不屑以標榜爲事故下士

罕知之要之先生之爲可傳自若也吁由先生以來又
將百年矣天下風氣進而益上雅村碩彥奮起角立者
數十百輩迄於今而三代以上聲音文字制度典章名
物象數訓詁師法皆能頓十指而言其曲折彬彬盛哉
溯厥首庸實維先生與顧閻諸公爲之導夫先路耳風
流之所沾丐復有耳孫鵲起以古學名其家在東[illegible]功
諸所以擴大先生之遺緒者將於是乎在抑予觀此書
發首弟一卷弟一則說論語正名彼時皇侃疏未出而
已能尊信鄭氏正書字之義所謂先覺者非歟姚江盧
召弓學士既爲詮評予復披得數證敬識著蛾術編而
俗所稱禰其祖者春秋內外傳衛世家皆無此言誠不
知其何出也夫人之於俗學拒之不堅則於古學信之
必不篤信之不篤則其好之必不深而又安望其有成
讀先生書者當均此意以求之乾隆癸丑季春月下旬
立夏後五日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議大夫光祿寺卿前　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嘉
定王鳴盛譔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并爲一
談而空疎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

不以爲俗即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
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眞
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一也先生博極羣書尤
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
明經學學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
嘗一日不讀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既不自表襮
儕輩或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
儒陸孔之上然聞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
內尊崇古學者日益衆而玄孫在東擕柒祖訓好學深

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眞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日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嘉定

錢大昕拜譔

校書何放乎放於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後漢成帝時劉向及任宏尹咸李柱國各顯所能奏上向卒歆終其業於時有讎有校有竹有素蓋綦詳焉而千古之大業未有盛於鄭康成氏者也七略必衷六藝刪定必歸素王康成氏其亦漢之素王乎蓋一書流傳既久彼此乖異勢所必有也然守一家以此攻彼夫人而自以爲能也而鄭君之學不主於墨守而主於兼綜不主於兼綜而主於獨斷其於經字之當定者必相其文義之離合審其音韻之遠近以定衆說之是非而以己說爲之補正凡擬其音者例曰讀如讀若謂音同而義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曰讀爲讀曰謂易之以音相近之字而義乃憭然也凡審知爲聲相近若形相似二者之誤則曰當爲謂非六書假借而轉寫紕繆者也漢人作注皆不離此三者惟鄭君獨探其本原其序周禮有曰二鄭衞賈馬之文章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然猶有差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夫就其原文所謂相其文義之

離合也就其字之聲類所謂審其音韻之遠近也不知虞夏商周之古音何以得其假借訓詁不知古賢聖之用心又何以得其文義而定所從整百家之不齊與自是至魏晉開師法尚在南北朝說音義家雖多而罕識要領至唐顏籀爲太宗作定本陸氏作經典釋文孔氏賈氏作義疏皆自以爲六藝所折衷究之定本不可遽信釋文正義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經字之日譌而經義何能畢合也

國朝右文超軼前古學士校讎之業至今日而極盛前此顧寧人閻百詩江愼修惠定宇諸先生實始基之而

隱君子武進臧玉林先生潛德幽光世未知其人也今得其經義雜記三十卷讀之發疑正讀必中肎綮旁羅參證抉摘幽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至如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宜百詩氏之贊歎欲絕也然百詩氏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等書學者尊信久矣先生之書今乃行於世豈顯晦固有時與抑傳之久者其出之固必後與玉裁嘗謂校書必毋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順其理今世穎異好學之士不少倘普讀先生之書庶可心契康成氏之奧恉而孔子微言七十子大義可由以不絕不乖也夫乾隆五十

八年六月金壇段玉裁拜手謹序

漢承秦滅學之後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由是羣經稍稍出焉或得諸屋壁或傳自宿儒故多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傳之者又經各數家淵原雖同支流派別兼之字或假借訓有多途解說之不能盡一勢所必然要皆各稟師承非有心立異至東漢之季博士弟子試科爭甲乙高下輒行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雖有宦者李巡白帝詔蔡邕等審定立石經焉保無已經竄改者乎厥後王肅欲與高密鄭公爲難改經字騰異說甚且造僞書六經之蟊賊萌蘖於此矣延及唐初陸德明孔穎達輩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費孟荀虞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注而用僞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而用杜預漢學之未隊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用范甯集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集解而孔包周馬鄭之注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李孫之注皆亡尤可惜者盧侍中植注禮記堪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焉陸氏釋文雖頗采諸家異同之字而不能別白是非且或是非顛倒詒誤後人宋元以降鄙下無識矣承斯後者欲正經文刊譌字復詁訓俾各還其朔豈不難哉

國朝文治肇隆人才輩出毘陵臧玉林先生殆應運而

生者著經義雜記三十卷讀之心目開朗昭若發矇說焉備焉欲贊一辭而未能也段君若膺敘其書曰發疑正讀必中肎綮旁羅參證抉摘幽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之數語者道是書之美備矣聱復奚言哉惟是先生之於六藝博綜衆說而以鄭公爲宗於六書則正畫審音必以許祭酒說文解字爲則斯與聱深相契合者竊謂先生之學識邁軼乎唐初羣儒之上而名顧不著於當代聱年七十有三得見先生之書而始知先生距先生之歿將百年矣潛德幽光晦之久者傳之亦久是書將嘉惠來學於無窮也竊爲先生幸尤爲後學幸之是

爲序乾隆五十有八年歲在昭陽赤奮若寒壯月庚寅晦東吳後學江藩拜譔江孝廉序手書篆文珍藏於家行笈中失檢未帶故以另鈔副本付梓鏞堂記

評校語二則

王給諫念曾曰昔藏吉士云惠氏求其古東原求其是然所謂是者仍東原之所見也元生此書則求是於古失每論及毛詩爾雅尤能曲折明其所以然之故甲寅季冬讀竟於濟南節署

先生於漢學記覽富考核精尤深於小學近代殆尠其匹而不求人知得閻徵君一人爲之知己死可不恨矣

後之人若去其煩雜而條理之傳世行遠無疑也余嘗謂人必有高第弟子及賢子孫而後可以著書斯在東之責也夫乾隆辛亥三月十一日環校畢記

目

經義雜記第一　正名凡十四則
經義雜記第二　十翰凡十六則
經義雜記第三　韋昭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四　駱壯凡二十一則
經義雜記第五　君子凡二十則
經義雜記第六　北風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七　頎然凡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八　李翺凡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九　維牛凡十六則
經義雜記第十　五里凡十一則
右上帙十卷
經義雜記第十一　義疏凡十四則
經義雜記第十二　漢石凡十二則
經義雜記第十三　旄勤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十四　卻行凡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十五　檀弓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十六　大蔟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十七　而民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十八　爵與凡二十一則
經義雜記第十九　經典凡二十三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　宋災凡十九則
右中帙十卷
經義雜記第二十一　伍舉凡十八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二　仲秋凡十四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三　匠人凡十七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四　更定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五　東淡凡二十一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六　入偶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七　僕展凡二十二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八　盧子幹凡十九則
經義雜記第二十九　馬敗凡十六則
經義雜記第三十　鄭字凡十五則

右下帙十卷

通計三十卷五百一十七則

新修常州府志儒林傳

臧琳字玉林武進諸生好博綜經史百氏之書間有不

合意輒又易一書讀之後見朱子教人循序漸進之法始大悔悟變前所為其父于經誨之曰吾不願汝獲科名為喜願汝為吾臧氏讀書種子幸矣琳謹佩父言遂專以讀書考古為務所著有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經義雜記三十卷謂禮記中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閱定當補誠意正學者最切要處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移於後以宋元明已來人多好改竄因作大學考異二卷以漢注古本為得其眞又有知人編三卷因學鈔十八卷舉動一依古賢為則其教人先以爾雅說文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其論治經也必以漢注唐疏為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投以後儒之傳注非特理奧有不能驟領亦懼為其所陷也太原閻若璩嘗序其書稱其深明兩漢之學一字一句無不精確云康熙五十二年卒年六十四乾隆壬子季夏

賜進士及第
誥授朝議大夫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餘姚盧文弨譔

武進學生臧先生家傳

先生名琳字玉林姓臧氏常州府武進縣人祖肇元字

省三父于經字善文母彭氏生二男子先生其次也幼端敏不好弄喜博綜經史百氏之書下至釋道稗官野紀皆所流覽不當意者時棄之多不卒業善文公訓以朱子讀書循序漸進之法始大悔悟弱冠補武進縣學博士弟子員文名鵲躍善文公教之曰吾不以汝驟獲科名為幸能為吾臧氏讀書種子則善矣先生色喜拜受之自有明三百年來士人多限於制義而不能自振其為詞章之學者無論矣為義理之學者或貌襲程朱自以為多或言不用六經可以明心見性此聖人之意不明於天下後世六經幾何不為糟粕也先生始獨憂

第一七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頁反內

之教門人後進以小學必以爾雅說文爲宗曰不我字
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其論治經也必以漢注
唐疏爲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採以後爲之
傳注非特理奥有不能驟領亦懼爲其臨也晉文公既
以讀書種子期先生先生亦以此自任遂絕意舉子業
一以研經考古爲務嘗撰述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
凡自漢伏勝孔安國許愼鄭康成馬融王肅及明邱濬
王樵之說莫不搜輯薈粹棄瑕取瑜又時出己論補先
儒之所闕垂二十年而成又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
閻徵士若璩序之云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

旣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一字一可無
不精確洵可謂首出之士矣鍵戶研述世無知者學者
誦閻徵士之序言可以想見先生之學行矣嘗謂禮記
中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當補誠意闕頭於學
者最爲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移於後以宋
元明以來學者好爲改竄因作大學考異二卷而以漢
注舊本爲得其眞先生之學於六經無不通而尤邃於
尙書春秋於禮有輯錄而未成又有水經注纂三卷知
八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皆藏於家先生性孝友事父
如事君晨昏定省無間侍膝下不敢輕發一語有姊適

汪氏夫卒子幼迎歸十餘年撫甥如子旣長爲娶分所
居以居之又嘗相士靖寧國府教授張綸布衣士也一
見奇之以伯女贅於家而自課其學業族人有輕綸者
一旦設宴中庭飭行李具白金五十兩命之遊學京師
勉之曰學不成名勿歸也後綸中康熙庚子舉人雍正
庚戌進士其所爲率類此平居未明即起夜分而寢舉
動一依昔賢爲則配馮氏閨門之內如賓友生順治七
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時以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亥時終享年六十有四子四人廷獻廷輔廷弼廷猷廷
獻業儒廷猷幼殤女四人長適張氏次適莫氏次適胡

氏次適丁氏孫男二人兆元兆魁

贊曰先生恬於榮利一以誦述聖經爲務所謂讀書種
子不信然哉其居家爲政孝友旣可見矣方逵常接先
生言論溫然無疾遽之容篤學至老不倦是非所稱隱
德君子者歟康熙五十六年夏四月同里後學楊方逵
頓首拜譔

武進臧布衣傳附

布衣姓臧氏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東莞人遷
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
失學冬寒無夾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

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葬孺塟以終
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貧者賻之孤女嫁之負貸者代
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蓋有以自恃也生
子四鏞堂鱣堂禮堂屺堂卒於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
九布衣砥敦孝友篤行於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
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
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
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
水經注纂二卷皆未傳於世布衣餒藏之不失片紙命
其子鏞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

三錄六　敍錄　十五

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啟其餒校錄之
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於地下矣嘉
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
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啟後學
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時嘉慶三年春二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文淵閣直
閣事　南書房行走提督浙江學政儀徵阮元譔
　　維我
高祖玉林公著書未刊四傳至

先考不絕如縷
先考鏞堂遺稿甚囷敎不孝鏞請曾祖有知諸始
啟餒校錄欲擇其要者付梓由是當世學者
甫知有
玉林先生其人　阮司農爲
先考著傳論
先考能守先緒啟後學恭錄此傳以見我
高祖之書之得傳也今經義雜記三十卷汗青斯竟
而不能起
先考於九原一覩之而生喜色也痛何如矣嘉慶

大字卅七 小六　敍錄　十六

四年歲次己未冬十月朔孫子鏞堂泣識於
傳後時在南海古藥洲

經義雜記敍錄一卷　正文五千六百九十五字 小注卌九字

經義雜記卅卷共計經十七萬五千八百十五字注
二萬三百九十七字敍錄一卷共五千七百卅四字

順德　胡垣表 李瓊輝 寫樣　馮裕 李 祥 鐫字

經義雜記跋

盧學士校刊經典釋文後附考證數卷多引武進臧玉林先生之說先生在康熙朝與閻百詩友善所著書甚多經義雜記三十卷其一也先生元孫在東從學士遊故學士得見之嘗謂元照曰人誠不可無賢子孫也臧先生之書使無在東則吾何由見之哉元照去年始獲交於在東在東篤志讀經力宗鄭氏學所著有拜經日記八卷皆發明古義者每出一說引證甚備是非甚確元照心折之以娛親小言就正在東不以為非因曰子不可不讀吾高祖書也遂出以見示每卷有標目而不分門故名雜記其會稡唐以前諸儒之說辨其離合皆有確徵不由臆決守經師之家法示來學之巨規盡在是矣惜在東有粵東之行不得卒讀因綴數語於後以志景慕在東此行將剞劂是書公之同學嗚呼著書難傳之尤難今海內嗜古者衆發明古學而著書者亦多而在當日雖潛邱諸老於斯道尚未能甚邃而先生獨於闇淡寂寞之中矻矻成書獨探本原是非所謂豪傑之士乎在東勤勤章表此孝子慈孫所以不死其親之心也嘉慶三年九月歸安後學嚴元照謹跋

常熟沈季和著

經玩

孝德堂藏板

雨中少酬酢得展書卷欲尋指趣又悶然無所得輒作雕蟲之技紬陸氏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錄爲六卷而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文異者補之復得六卷京邸書少所見未能翔實目所過又多漏略將賡續之存此以爲耑云

雍正乙巳秋八月季和甫沈淑識

門人湯士超繕

經玩題辭

病中無賴檢故紙得陸氏經典異文輯諸稿嗟乎治經而及此真所謂玩物喪志者矣蓋乙巳夏秋交苦雨而為之不可以為訓也顧自去秋至今病不少差經傳指趣既不能窺尋即欲復作無益如乙巳之秋亦不可得豈非不幸與好事者令予存之因名之曰經玩識數語於卷首已酉夏六月季和甫沈淑

同學孫　泮思洛
潘元疇莘士
顧　謙載齡同校
外生姚承烈纘西
平江後學顧學海
吳門再姪　元輅重校
姪　樅
男　栻
棻校字

經玩總目

常熟沈淑著

金帙　陸氏經典異文輯
卷之一
周易　尚書
卷之二
毛詩
卷之三
禮記

石帙　陸氏經典異文輯
卷之四
周禮　儀禮
卷之五
春秋左傳
卷之六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絲帙　經典異文補
卷之一

周易 尚書
卷之二
毛詩
卷之三
禮記 周官
竹帙 經典異文補 春秋三傳經文
考異
卷之四
儀禮

卷之五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孟子
卷之六
春秋三傳經文考異
匏帙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
卷之一
周 魯 齊 晉 衛 鄭 邢
土帙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

卷之二
宋 陳 楚 吳 許 秦 蔡
曹 莒 紀 邾 西虢 北燕
虞 越 小國 古國附 土地名補
革帙 左傳職官 器物 宮室
卷之三
左傳職官
卷之四
左傳器物 宮室

木帙 註疏瑣語
卷之一
易 書 詩
卷之二
禮記 周禮 儀禮
卷之三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之四
孝經 爾雅 論語 孟子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一

周易

乾

大人造劉歆父子作聚○愚案見劉向傳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
聖人作馬融作起揮本亦作煇義取光輝其唯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

坤本又作巛

无疆或作壃由辯荀作變陰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嫌鄭作謙荀虞陸董作嗛

屯

經綸本亦作論磐本亦作盤又作槃婚媾本作冓又作構非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君子

幾鄭作機云弩牙也

蒙

童字書作僮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用取本又作娶擊蒙馬鄭作繫

需

有孚又作旉於天王肅本作雲在天上利用恒未失常也本亦有无咎者
于沙鄭作沚致寇鄭王肅本作戎

訟

窒馬作咥云讀為躓猶止也鄭云咥覺悔貌掇鄭本作惙憂也鞶徐云王肅作槃褫本又作褫音同鄭本作拕徒可反

師

三錫鄭本作賜天寵王肅作龍云寵也有禽徐本作擒

比

匪人王肅本作匪人凶三驅鄭作敺

小畜

小畜本又作蓄輻音福本亦作輹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攣子夏傳作戀云思也幾子夏傳作近

履

㾊陸本作疾愬愬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也說文同

泰

財成荀作裁彙古文作𦏓董作夤出也鄭云勤也荒本亦作巟音同象曰无往不復

一本作无平不陂翩翩子夏傳作篇篇向本同古文作偏偏隍子夏作堭姚作湟

否

疇鄭作古田𠷎字

同人

其墉鄭作庸

大有

大車蜀才作輿其彭子夏作旁干云彭亨驕滿貌虞作尩晢王廙作晣同音又作哲字鄭本作遰云讀如明星晢晢陸本作逝虞作折

謙

謙 子夏作嗛云嗛謙也 虧盈 馬本作毀盈 而福 京本作而富 裒 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
用侵 王廙作寖 征國 本或作征邑國者非

豫

不忒 京作貸 殷 京作隱 薦 本又作荐或作廌獸名耳非 介于 古文作砎鄭古八反云謂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
盱 子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 由豫 馬作猶云猶豫疑也 簪 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叢合也蜀才本依京

隨

大亨貞 本又作大亨利貞 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作隨之 隨時之義 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以嚮 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音同 官有 蜀才作館有 位正中也 一本作中正

蠱

育德 王肅作毓古育字

臨

位當也 本或作當位實非也

觀

而不薦 王又作蒙王肅本作而觀薦 闚 本亦作窺 象曰闚觀女貞 一本有利字

噬嗑

勑法 此俗字也字林作勅 不行也 或本作止不行也 胏 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董同 何校 本亦作荷下同王肅云荷擔

賁

以明 蜀才本作命 車 音居鄭張本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 皤 鄭陸作燔音煩荀作波 戔戔 子夏傳作殘殘

剝

蔑 荀作滅 六三剝無咎 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以膚 京作簠謂祭器 得輿 京作德輿董作德車

復

朋來 京作崩 反復 本又作覆 无祇 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敍字音支 頻復 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馬云憂頻也

无妄

有灾 本又作災鄭作裁案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

不佑 本又作祐馬作右謂天不右行 不耕穫 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大畜

大畜 本又作蓄 多識 劉作志 輿 本或作轝音同 輹 或作輻一云車旁作复音服車下縛也作畐者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 良馬逐 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 童牛 廣蒼作犝
牿 陸云牿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以告人

頤

朶 京作揣 拂 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 逐逐 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荀作悠悠劉作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

大過

弱 本亦作溺 遯 本又作遁 稊 鄭作荑荑木更生

坎

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洊京作臻干作荐○愚案爾雅注作荐險且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枕九家作玷古文作沈沈直林反自牖陸作誘象曰樽酒簋一本更有貳字祇鄭云當為坻小邱也京作禔說文同音支

寘劉作示言衆議於九棘之下也子夏傳作湜姚作寘寘置也張作置

離

草木麗說文作䕻乎土王肅本作地日昃王嗣宗本作仄鼓鄭本作擊大耋京作絰蜀才作咥之嗟荀作差下嗟若亦爾凶古文及鄭無凶字沱荀作池一本作沲戚子夏傳作嘁嘁子六反咨慙也離

王公也鄭作麗王肅云麗王者之後為公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咸

取本亦作娶拇子夏作䵒荀作母云陰位之尊腓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憧憧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大冢反輔虞作酺云耳目之間滕九家作乘虞作媵鄭云送也

恒

浚鄭作濬或承鄭本作咸承振恒張作震

遯

遯字又作遂又作遁

係遯本或作繫憊王肅作斃荀作備

大壯

羸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之輹本又作輻于易陸作埸謂壃埸也不詳鄭王肅作祥善也

晉

鼫子夏傳作碩鼠失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為矢虞云矢古誓字

明夷

文王以之王肅云惟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下亦然夷于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眱左股馬王肅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用拯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愚案說文同箕子之明夷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為荄詁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詁以譏荀爽

家人

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睽

于巷字書作衖掣鄭作㸷云牛角皆踊曰㸷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劉本從說文解依鄭劓王肅作𩨎魚一反之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

蹇

正邦荀陸本作正國為漢朝諱宜待也張本作宜時也鄭本宜待時也

解

坼馬陸作宅云根也自我致戎本又作致寇拇荀作母

損

二簋蜀才作軌懲劉作徵蜀才作澄窒鄭劉作懫懫止也孟作恎陸作𢔁欲孟作浴巳事巳本亦作以虞

作祀 遄荀作顓 上祐本亦作右

益

用圭王肅作用桓圭 不處本或作不処 偏辭孟作徧云周匝也

夬

前趾荀作止 惕荀翟作錫云賜也 頄鄭作頯頯夾面也蜀才作仇 次本亦作趑或作跌說文及鄭作趀同七私反

且本亦作趄或作跙同七餘反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 牽羊子夏作掔 莧一本作莞華板反 陸蜀才作睦睦親也通也

姤薛云古文作遘鄭同

用娶本亦作取 正乃本亦作匹 誥四方鄭作詰止也王肅同 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作抳從手子夏作鑈也讀若昵王肅蜀才作尼止也 蹢一本作躑古文作蹢 躅本亦作蹢躅蹢躅不靜也古文作𨅾 包有本亦作庖下同荀作胞 包

瓜子夏作苞

萃

亨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 聚以正荀作取以正 除戎器本亦作儲又作治荀作慮 一握傅氏作渥 禴蜀才作躍劉作爚 未光也一本作志未光也

升鄭本作昇

用見大人本或作利見 以順德本又作慎姚本德作得 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

困

剛揜本又作掩虞作弇 來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同荼音圖云內不定之意王肅作余余 金車本亦作金輿

劓刖荀王肅本劓刖作臲鼿云不安貌陸同鄭云劓刖當為倪伔京作劓劊案說文劊斷也 臲說文作𡷕牛列反薛同 卼說文作𡴞云𡴞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

井

羸蜀才作累鄭讀曰虆 射荀作耶 甕說文作罋汲缾也 井收荀作甃 勿幕干本勿作网

革

相息說文作熄 文蔚說文作斐

鼎

以木巽火亨本又作亯同普庚反下並同 凝翟作擬云度也 形渥鄭作剭音屋

震

虩虩荀作愬愬 笑言言亦作語下同 億本又作噫 躋本又作隮 遂泥荀本遂作隊

艮

其趾荀作止 腓本又作肥 夤鄭本作臏徐又音胂荀作腎云互體有坎坎為腎 薰荀作動云互體有震震為動

漸

女歸吉也王肅本還作女歸吉利貞 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 孕荀作乘

歸妹

所歸妹也本或作所以歸妹 以須荀陸作嬬陸云妾也 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月幾荀作既 承匡鄭作筐

豐

則昃孟作稷 則食或作蝕非 雖旬荀作均劉昞作鈞 蔀鄭薛作菩云小席 見斗孟作見主

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韋云祭祀之蔽膝　沬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　肱姚作股
闃姚作闚孟作窒　翔鄭王肅作祥　自藏衆家作戕慈羊反馬王肅云殘也

旅

瑣瑣或作璅字者非也　懷其資本或作懐其資斧非　得其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黄鉞斧也應劭云齊利也下卦同　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　喪牛于易本亦作喪牛之凶

兌

麗澤鄭作離云猶併也

渙

用拯子夏作拼拼取也　有邱姚作有近　匪夷荀作匪弟

節

澤上有水上或作中今不用

中孚

豚黄作遯　爾靡本又作縻陸作𦆬京作劘　幾望京作近荀作既

小過

已上也鄭作尚云庶幾也

既濟

其茀子夏作髴荀作紱董作髢　憊陸作備　繻有子夏作襦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　衣袽說文作絮云緼也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

未濟

暉字又作煇

繫辭本亦作𤔡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意内而言外也辭不受也受辛者辤辞籀文辭字也

地卑本又作埤同　相摩本又作磨　相盪衆家作蕩　運行姚作違行　大始王肅作泰
坤作虞姚作坤化姚云化當為作　而成位乎其中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繫辭

焉而明吉凶虞本更有悔吝二字　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
易之序也虞本序作象　所樂虞本作所變　而玩鄭作翫　彌本又作弥　反
終鄭虞作及終　不流京作留　樂天虞作變天　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張云犯違猶裁成也　鮮
矣鄭作尟馬鄭王肅云少也　藏諸鄭作臧云善也　成象蜀才作盛象　爻法蜀才作效　也專陸作塼音同

禮蜀才作軆　卑本亦作埤　賾九家作冊京作嘖云情也　典禮京作等禮姚作典體　惡也荀作亞亞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衆家本並然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為動九家亦作冊
議之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之　縻之本又作靡京作劘　或默字或作嘿　苟錯本亦作措　慎
斯術也一本作順　不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　爲階姚作機　致寇至徐或作戎宋衷云戎誤
誨虞作悔謂悔恨　冶容鄭陸虞姚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　後掛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　之
策字又作筴　期本又作朞　而伸本又作信音身　酢京作醋　與祐荀作侑　聖人之
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　以言者下三句無以字一本四句皆有　如嚮本又作響　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虞陸本作之文
幾也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　夫易開王肅作闓音同　物成務一本無夫易二字
圓而本又作員　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　洗心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　藏往劉作臧

以神明其德夫荀虞顧絶句衆皆以夫字爲下句一本無夫字賾九家作冊莫善乎
蓍龜本亦作莫大洛出王肅作雒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隹又以尚賢也又以鄭本作有以
而錯本又作措之賾本亦作至賾而裁裁本又作財默而成本或作默而成之貞
勝姚本作貞稱隤然孟作退陸董姚作妥大寶孟作保曰人王肅卜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包本又
作庖孟京作伏犧字又作羲孟京作戲以佃本亦作田以漁漁本亦作魚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祐之本亦作佑挎本又作刳掞本亦作剡楫本又
作檝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析說文作榛暴客鄭作虣象也者像也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還作
象憧憧本又作懂信也本又作伸龍虵本又作蛇全身本亦作存身死其其亦作期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一　十一

滅止本亦作趾尟不本亦作鮮餗馬作粥絪本又作氤縕本又作氳其易之門
邪本又作門戶邪之修馬作脩撰德鄭作算

說卦

幽贊本或作讚如嚮本又作響參天或作夫者非而倚而倚蜀才作而奇○愚案周禮注同觀
變一本作觀變化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畫晅本又作烜妙萬物王肅作眇音妙董云
眇成也熯徐本作暵水火不相逮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爲豕京作豶瘠京荀作柴云多
筋幹爲吝京作遴爲龍虞干作駹虞云倉色干云雜色爲旉本又作專虞同姚云專一也蒼筤或作
琅馵京作朱荀同的說文作馰反生虞作阪云陵坂也陸云阪當爲反爲臭王肅作爲香臭寡髮
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愚案周禮注同矯一本作撟輮宋衷王廙作揉宋云使曲者直直者曲爲揉京作柔荀作橈弓輪姚作

倫爲亟荀作極云中也乾卦鄭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董作幹鱉本又作鼈蠃京作螺姚作蠡蚌本又
作蜯科虞作折槁鄭作槀干作熇果蓏京本作果墮之字寺亦作閽字黔鄭作黚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爲
堅多節一本無堅字爲羊虞作羔○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巛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
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玉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
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
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注云常
西方神也不同故記之於此

序卦

之稺本或作稚所蓄本亦作畜下及雜卦同

雜卦

豫怠京作治虞作怡則飭鄭本王肅作飾衆荀作終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一　十二

尚書

堯典

嵎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平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
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厎本或作底非守或作狩
贄本又作摯至于北岳如西禮馬本作如初

皋陶謨

百僚本又作寮有典馬本作五典有庸馬本作五庸明畏馬本作威襄案爾雅作儴因也如

羊反

益稷

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會馬鄭作繪 藻本又作薻 粉米說文作黺䊩徐本作絥音米 蹌說文作牄云鳥獸求食聲

禹貢

岳字又作嶽 十有三載載馬鄭本作年 濰本亦作惟又作維 畎徐本作畎谷 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 漸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 達于河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三陽湖陵南 蕩或作簜

琨馬本作瑻韋昭音貫。愚案漢書地理志同 沿鄭本作松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 雲徐本作云 杶又作櫄。愚案冬官注同 榦本又作幹 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 波馬本作播 孟豬左傳爾雅皆作孟者 和又作𠈓鄭云和讀曰洹 汭本又作內 岍字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愚案見夏紀 尾漢書作橫尾 弱本或作溺 伾本又作岯音丕字或作砙 溢字又作隘 納本又作內 穗字又作穟 秸本或作稭

甘誓

勦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五子之歌

逸本又作佾 豫本或作忬音同 盤本或作槃 雖或作睢

胤征

藝本又作埶 俶本又作佅亦作叔

仲虺之誥

蘇字又作穌 建中本或作忠非 暴或作虣

湯誥

罹本亦作羅洛何反

伊訓

哲本又作喆

太甲上

俊本亦作畯 越本又作粵

盤庚上

盤本又作般 蘖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 昏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昏暋皆訓強故兩存 越本又作粵 掩本又作弇

度亦作渡

盤庚中

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 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說命上

說本又作兌音悅下篇同 亮本又作諒 哲本又作喆

說命中

省本作告

說命下

俊本又作畯

戡 說文作戣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 摯 本又作贄

微子

酗 說文作䣱云酒訽 耄 字又作旄 讎 馬本作稠云數也 臣僕 一本無臣字 靖 馬本作清謂絜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 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牧誓

牧 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武成

䰧 說文作霸○愚案漢律歷志同 豆 本又作梪

洪範

殛 本或作極音同 無虐 馬本作亡侮 陂 舊本作頗

旅獒

獒 馬云作豪酋豪也 仞 字又作刃

金縢

辟 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噫 馬本作懿猶億也 新逆 馬本作親迎 築 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大誥

誥 本亦作弇 大誥爾多邦 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割 馬本作害

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篤 本又作竺 蕃 本亦作藩

康誥

䰧 字又作鬼 眚 本亦作省

酒誥

王若 馬本作成王若曰後錄書者加之 泆 又作逸亦作佚

梓材

梓 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 付 馬本作附 懌 字又作斁下同

召誥

讎 字或作酬

多士

弋 馬本作翼義同 泆 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 不啻 徐本作翅音同下篇倣此

無逸

嚴 馬作儼 卑服 馬本作俾使也 昃 本亦作仄 譸 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侜張誑也

君奭

其終 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我道 馬本作我迪 南宮括 馬本作南君 鳴鳥 本或作鳴鳳者非

多方

迪 馬本作攸云所也 殛 本又作極

立政

憸本又作𢜶

顧命

懌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頮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愚案律歷志作沬　憑說文作凭云依几也　侗馬本作詷云共也

冒馬鄭王作勖　貢馬鄭王作贛音救用反馬云陷也　綦馬本作騏云青黑色　咤字亦作宅音妬說文作詫下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

與說文音義同

君牙

君牙或作君雅○愚案見緇衣注云假借字也

囧命

經玩

囧字亦作臩

呂刑

耄本亦作薹毛報反　義本亦作誼　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　俾我俾馬本作矜矜哀也　曰吁馬作于于

於惟來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文侯之命

義本亦作誼

秦誓

仡仡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徐云強狀　諞馬本作偏云少也　介字又作个　他本亦作它　技本亦作伎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二

毛詩

周南

關雎○逑本亦作仇○愚案見緇衣漢匡衡傳　荇本亦作莕　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

葛覃本亦作蕈○是刈本亦作艾　無斁本又作歝

卷耳○虺說文作瘣　隤說文作頽　我姑說文作𠡣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𠡣　兕字又作光　觥

字又作齟砠矣本亦作䃌　瘏矣本又作屠非　痡本又作鋪

樛木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藟本亦作櫐　纍之本又作蘽　縈之本又作帶說文作縈

螽斯斯爾雅作蟴音同○詵詵說文作辡音同

經玩

桃夭說文作枖

菟罝菟又作兔

芣苢苢本亦作苡○擷一本作襭

喬木本亦作橋○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愚案見韓詩

汝墳○惄如本又作惄韓詩作愵音同　調又作輖音同○愚案說文同　頳尾說文作䞓又作赬並同

如燬字書作𤈦音毀說文同

麟之趾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趾本亦作止○之定字書作頂音同

召南

鵲巢字林作䧿○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

采蘩本亦作蘩

草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采蘋。有齊本亦作齋

甘棠。勿翦韓詩作剗初簡反所茇說文作废所憩本又作愒所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

行露。厭浥本又作挹穿我本亦作穿音川

羔羊。五紽本又作他或作它蛇本又作虵同音移韓詩作逶迤

殷其靁靁亦作雷。遑本或作偟

摽有梅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

經玩

小星。寔命韓詩作實云有也

野有死麕本亦作麏又作麇

何彼襛矣韓詩作戎戎音戎說文云衣厚貌

騶虞。五豵字又作豵

邶本又作鄁○愚按文中子同

柏舟字又作栢。以敖本亦作遨匪鑒本又作鑒棣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愚案見孔子閒居

遘閔本或作覯寤辟本又作擘避亦反迭而韓詩作载音同云载常也

綠衣。訧兮本或作尤

燕燕。實勞本亦作寔

日月。我顧本又作顧不述本又作術○愚案文選注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笑本又作咲俗字疐本又作嚏又作疌

擊鼓。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洵本或作詢誤韓詩作夐夐遠也

雄雉。自詒本亦作貽

匏有苦葉。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卬否本或作仰音同

谷風。黽勉本亦作僶采葑字書作葑孚容反宴爾本又作燕育鞫本亦作鞠居六反旨蓄本亦作畜御冬一本下句即作禦字

旄丘丘或作古丠字旄字林作堥。瑣兮依字作瑣流本又作鶹褎如本亦作裦

簡兮字從竹或作蕑是草名非也。俁俁韓詩作扈扈云美貌有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

經玩

泉水。毖彼韓詩作祕說文作毖云直視也于禰韓詩作坭音同肥泉字或作淝

北門。殷殷本又作慇摧我說文作催音同韓詩作誰音千隹子隹二反說也

靜女。姝說文作㚦云好也貽我本又作詒下同說懌說本又作悅洵本亦作詢音荀

新臺。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有洒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鄘

柏舟。髧本又作优兩髦說文作髳音同不亮本亦作諒我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牆有茨。中冓本又作遘不可詳韓詩作揚

君子偕老。玼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媛也韓詩作援援取也

定之方中。彼虛本或作墟

蝃蝀爾雅作螮蝀

載馳。載駈字亦作驅尤之本亦作訧稺本又作稚

衛

淇奧。綠竹綠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萹筑也石經同有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邲美貌也

如磨本又作摩咺兮韓詩作宣宣顯也青青本或作菁音同會說文作䯤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薖韓詩作過過美貌

碩人。褧說文作檾枲屬也齎本亦作蠐又作齊同音齊倩兮本亦作蒨七薦反說于本或作稅

孽孽韓詩作钀牛遏反長貌朅韓詩作桀云健也

氓。愆期字又作諐桑葚本又作椹音甚旦旦說文作悬悬

竹竿。滺滺本亦作悠

芄蘭本亦作丸。悸兮韓詩作萃垂貌我甲韓詩作狎

河廣。容刀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並音刀

伯兮。諼草韓詩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

王

黍離說文作𥠼。蒼天本亦作倉

君子于役。于時本亦作塒音時爾雅同

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非

中谷有蓷。暵說文作灘又作灘皆他安反嘆矣本亦作歎其脩脩本或作蓨音同

歗矣本又作嘯

兔爰。百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又作訛

大車。皦日本又作皎

鄭

緇衣。敝本又作弊

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毋本亦作無

清人。重喬韓詩作鷮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右抽說文作搯他牢反云搯乃以習擊刺也

羔裘字或作求○愚案申培詩說同

遵大路。魗本亦作𩲾又作𩴉市由反

山有扶蘇。有橋本亦作喬

蘀兮。漂女本亦作飄

褰裳本或作騫非

丰方言作妦

東門之壇依字當作墠

子衿本亦作襟。嗣音韓詩作詒詒寄也

出其東門。我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

野有蔓草。漙兮本亦作團遘本亦作逅

溱洧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渙渙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盱樂貌也。愚案漢地理志同

齊

還韓詩作嫙嫙好貌。峱崔集注本作嶩並驅本又作駈兩肩本亦作豜儇兮韓詩作婘音權好貌

南山。蓺本或作蓺枝蓺字耳衡亦作横字韓詩云東西耕曰横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甫田。總角本又作揔見兮一本作見之

敝笱本又作弊。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載驅本亦作駈。爾爾本亦作濔同乃禮反

猗嗟字或作欹。巧趨本又作超反兮韓詩作變變易

魏

葛屨。摻摻說文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

園有桃。之殽本又作肴有棘俗作棘棘非

十畝之間。閑閑本亦作閒還兮本亦作旋

伐檀。猗本亦作漪廛本亦作堰又作㕓貆本亦作狟音桓素餐說文作湌云或從水之

滑本亦作侍

碩鼠。咏號本亦作永

唐

蟋蟀說文蟀作𧊝

山有樞本或作蓲烏侯反。埽本又作掃下同宛本亦作苑弗鼓本或作擊非

揚之水。鑿鑿本又作糳同

椒聊。匊本又作掬

綢繆。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遘粲者字林作㛑

杕杜。菁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睘睘本亦作煢又作焭

羔裘。豹褎本又作褏同

無衣。且燠本又作墺

有杕之杜。噬肯韓詩作逝逝及也

采苓。爲言本或作僞字非

秦

車鄰本亦作隣又作轔。寺人本或作侍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駟驖。歇說文作猲驕說文作獢同許喬反

小戎。五楘本又作鞪脅驅本亦作駈蒙伐本或作瞂音同虎韔本亦作暢

竹閉本一作柲鄭注周禮云弓檠曰柲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

蒹葭。宛在本亦作苑萋萋本亦作凄且躋本又作隮

終南。有條本亦作樤音同渥丹丹韓詩作沰音拕各反沰赭也有紀本亦作屺

晨風。鴥說文作鴪尹橘反樹檖或作遂

經玩 金帙

陳

東門之枌。婆說文作媻音同 穀旦本亦作丑王七也反苟且也 于差韓詩作嗟徐七何反

衡門。以樂本又作爍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爍治也療或爍字也則毛本止作樂鄭本作爍

東門之池。叔姬本亦作淑

墓門。訊之本又作誶音信

防有鵲巢。予美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

月出。皦兮本又作皎 佼人字又作姣 僚兮本亦作嫽 劉兮本又作懰同力久反

經玩好貌埋蒼作嬼妖也

株林。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澤陂。且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好貌 菡本又作莟又作歒 萏本又作欿 且儼本又作曮魚檢反矜莊貌

檜

匪風。嘌兮本又作票匹遥反 溉之說文作㮣古愛反滌也

曹

蜉蝣。楚楚說文作䵂䵂云會五采鮮色也

鳲鳩本亦作尸。伊騏說文作瑧云弁飾往往冒玉也弁師注作綦

下泉。浸浸本作寖

豳

七月。觱發說文作畢發 栗烈說文作颲颲 莎雞沈云莎作沙今作沙素何反 曰為漢書作聿爲 及菽本亦作叔 食瓜字或加艸非 築場本又作塲 重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 穋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翏後種先熟曰稑 凌陰說文作縢音凌 蚤字或加艸非 兕本或作光 觥

鴟鴞。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𣫍桑皮也音同 畜本亦作蓄 卒瘏本又作卒瘏

譙譙本或作燋同在消反殺也

東山。伊威或旁加虫者後人增耳 在室本或作𧏙說文作蠨蛸堂誤也 蠨蛸音凤 町字又作圢音同

經玩

畽本又作疃他短反字又作墥 鸛本又作雚古玩反 栗薪韓詩栗作蓼力菊反聚薪也

破斧。錡字或作奇 訛又作吪

伐柯。取妻本亦作娶

九罭。袞衣字或作卷音同

狼跋。載疐本又作疐

小雅

鹿鳴。且湛字又作耽

四牡。倭本又作委 遲韓詩作倭夷 騅本又作隹

皇皇者華。維駒本又作驕 咨本亦作諮

常棣。春亦作即又作鶺令本亦作鴒況也或作兄非也于牆本或作廧且孺本亦作鶔且湛又作眈
伐木。湑我本又作醑坎坎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蹲本或作墫舞貌也
天保。禴本亦作礿之恒本亦作緪
采薇。莫止本亦作暮靡使本又作靡所彼爾說文作薾
出車。況瘁本亦作萃于襄本亦作攘
杕杜。睆華版反字從白或作日邊賁貌幝幝韓詩作緂音同
魚麗。鯊字亦作魦
南有嘉魚。罩之本亦作罺者鵻本亦作隹

蓼蕭。豈本亦作愷弟本亦作悌後皆倣此
湛露。厭厭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
彤弓。醻之本又作酬
六月。白旆本又作斾一曰斾與旆古今字殊
采芑。蒞止本又作涖瑲瑲本亦作鎗朱茀本又作芾或作紱下篇亦茀同焞焞本又作啍盛也
車攻。夬本又作決或作抉舉柴說文作𢊁士賣反有聞本亦作問
吉日。禱說文作禂麌麌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儦儦本作麃又作爊大兕本又作光

鴻鴈。肅肅本或作翿羽聲也嗸嗸本又作嗷
庭燎。將將本或作鏘晰晰本又作晢
鶴鳴。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
白駒。遯思字又作遁毋金本亦作無
我行其野。其蓫本又作蓄
斯干。㯃㯃本或作秩攸芋或作吁斯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斯革韓詩作鞠云翅也裼韓詩作禘音同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
無羊。其犉本又作犪濈濈本又作䎶亦作戢或訛韓詩作僞譌覺也
節南山。巖巖本或作嚴如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㷋字才廉反小熱也憯莫

本或作憯是毗王作埤埤厚也俾民本又作卑後皆倣此瑣瑣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不傭韓詩作庸庸易也相酬又作醻
正月。惸惸本又作焭篇末同蓋卑本又作庳同音婢不局本又作跼烕之本或作滅〇愚案見左傳嘉肴本又作殽孔云本又作員佌佌說文作佌音徙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
十月之交。卒本亦作崒胡憯亦作慘煽說文作傓云熾盛也方處一本作熾
不戕王本作臧臧善也黽勉本又作僶囂囂韓詩作嗸嗸噂說文作僔云聚也嗒本又作沓
我里本或作悝後人改也之痗本又作悔悔病也
雨無正。昊天疾威本又作旻天者非也不逞本又作退
小旻。回遹韓詩作鴥義同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

小宛。脊令本亦作鵠　塡寡塡韓詩作疹苦也　宜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愚案說文同

小弁。如擣本或作𢷎同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　疢如又作疹同　譬彼譬本亦作辟　伎伎本亦作跂　壞木說文作瘣云病也　或墐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

巧言。大憮本或作泰　旣涵韓詩作減　屢盟本又作婁　莫之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案爾雅漠謨同訓謨莫協韻爲勝　予忖本又作寸　之麋本又作湄

何人斯。心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巷伯。斐兮本或作菲　緝緝說文作咠云譖語也　翩翩字又作扁　豺字或作犲

蓼莪。飄風本又作票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二　十二

大東。睠言本又作眷　潸焉說文作潸云涕流貌山晏反　柚本又作軸　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　沈泉字又作氿　無寑字又作浸　憚人字亦作癉　百僚字又作寮　鞙鞙字或作琄　跂彼說文作岐卯豉反

四月。淒淒本亦作棲　盡瘁本又作萃　鶉字或作鷻

北山。叫本又作嘂　慘慘字或作懆　偃卬本又作仰

無將大車。雝兮字亦作壅

小明。憚我亦作癉

楚茨。于祊說文作鬃　旣筐本亦作匡

信南山。畇畇又作昀蘇遵反　旣優說文作瀀

甫田。倬彼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卓也　芸本又作耘　齊明本又作齋又作齍同音資　田畯本又作俊後篇同

大田。不稂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　螣字亦作或說文作蟘　蟊賊本又作蠈　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本又作弇雲興貌渰字作黤　興雨本或作興雲非也

瞻彼洛矣。鞞字又作琕　琫字又作鞛　有珌字又作㻫賓一反

桑扈說文扈作雇。其觩本或作斛

頍弁。懌本又作釋　霰字亦作霓

車舝。來括本又作佸音活會也　仰止本或作仰之

青蠅。營營說文作謍云小聲也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二　十三

賓之初筵。有句本亦作的同　反反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　屢本亦作婁

怭怭說文作佖平一反

采菽本亦作叔。愚案見左傳。平平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膍韓詩作肶

角弓。騂騂說文作弲音火全反　宜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　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　曰

消韓詩作聿劉向同

菀柳。俾予本作畀

都人士。臺爾雅作薹　垂帶本亦作𢃇

采綠。覯者韓詩作覯

白華。英英韓詩作泱泱同　浸彼字亦作滰　歗歌本亦作嘯　懆懆亦作慘慘

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沛沛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

瓠葉。斯首斯鄭作鮮炮本作炰

漸漸之石亦作嶄嶄下同

苕之華。在罶本又作霤

大雅

文王。哉周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愍案國語同哹字林作綒又火于反無遏或作謁音同

大明。俔韓詩作磬譬也造舟廣雅作艁音同說文艁古造字保右字亦作佑涼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韓詩作亮云相也。愍案漢書王莽傳作亮

緜。父本亦作甫復說文作覆爰契本又作挈迺疆本亦作壃後放此畀立本亦作俾後皆放此其繩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有伉本又作亢韓詩作閌云盛貌本本亦作奔奏本又作走音同御本又作禦

棫樸。槱之字亦作標弋九反峨峨本又作俄

旱麓本亦作鹿。豈弟本亦作愷又作凱弟亦作悌後皆同瑟彼說文作璱玉英華相帶如瑟所燎說文作尞一云柴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藟字又作蘽

思齊本亦作齋下同

皇矣。式郭郭本又作廓乃眷本又作睠又作券並音眷菑本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木立死也韓詩云反草也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剔之字又作鬄又作搦同串夷串一本作患厥配本亦作妃貉本作貊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以按本又作遏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幢幢陷陣車也執訊字又作誶又作誶音同馘字又作䤋殺而獻其耳也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是類本或依說文作禷仡仡說文作忔

靈臺。賁字亦作鼖大鼓也逢逢亦作韸徐音豐瞍字亦作瞜

下武。哲王本又作悊又作喆

文王有聲。匪亟亟或作棘其慾本亦作欲

生民。覃本或作譚匍本亦作扶匐本亦作服嶷說文作㘈云小兒有知荏叔叔或作菽

茀厥韓詩作拂拂弗也穈爾雅作虋郭亡偉反赤粱粟也揄說文作舀弋紹反叟叟字又作溲濤米聲也爾雅作溞音同浮浮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

行葦。泥泥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臄字或作醵旣句說文作彀大斗字又作枓

鳧鷖。熏熏說文作醺云醉也

假樂。宜君宜王一本宜並作且字

公劉。餱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粮永歎字或作嘆甗本又作巘取鍛本又作碫芮本又作汭

泂酌。餴爾雅作饙

卷阿。票風本亦作飄有馮本又作憑令聞本亦作問藹藹說文作譪譪

民勞。憯不本亦作憯揉遠本亦作柔惛說文作惽繾綣字或作卷

板。僤本又作癉沈本作癉。愍案緇衣作癉泄泄說文作呭云多言也繹矣本亦作懌同僚字又作寮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𠯈

蕩。多辟本又作僻侯作作本或作詛侯祝本或作呪非無陪本又作培旣

徯本又作傒式呼崔本作嗟式一本作或號呼俾晝本亦作卑後皆同

抑。靡哲本又作喆亦作悊謨本亦作謩音莫之玷說文作剈靡不承靡一本作

是不僭本亦作譖荼人本亦作共告之話言話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而莫本亦作桼

曰喪韓詩作[illegible]喪

桑柔。兄本亦作況有偏本亦作翩俾怒本亦作甹荓云字又作迸音普耕反本或作拼

同使也。案爾雅作拼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穡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蟊蟊說文作哀

恫本又作痌有肺本又作脯已謬本亦作僭赫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雲漢。蘊隆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蟲爾雅作爞爞云熏也韓詩作炯音徒冬反斁說文字林

皆作殬兢兢本又作矜炎炎本或作惔音同如惔本又作焚如熏本又作燻我遯

瘨本亦作遈韓詩作疹疢吝反云重也疚哉本或作疚又作究同瞻卬本亦作仰何里本又作瘇爾雅作悝王云

瘨病也

崧高。維嶽字亦作岳王纘韓詩作踐踐任也爾庸本亦作墉有俶本又作俶

以時本又作峙揉此本亦作柔

烝民。出納亦作內我義鄭作儀將將本亦作鏘

韓奕。有倬韓詩作晫音義皆同綏章本亦作緌鞹弘亦作鞃淺幭本又作幦顯

父本亦作甫其肴本亦作殽維筍字或作笋取妻本亦作娶將將本亦作鏘嗔嗔

本亦作豹其貊說文作貉貔皮本亦作豼

江漢。一卣本或作攸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常武。赫赫字又作嚇盛貌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鋪韓詩作敷云大也

仍執仍本或作扔音同繹繹韓詩作民民同

瞻卬。蟊賊本又作蝥哲本亦作喆譖始本又作僭

召旻。之疚字或作疚

周頌

清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

維清。之祺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昊天有成命。其命本亦作基始也

時邁。懷柔本亦作濡獄本亦作嶽

執競。磬筦本亦作管將將說文作蹌蹌行貌

思文。貽我字又作詒來牟字書作𪌘或作麰

臣工。維莫本或作暮

噫嘻噫又作意。駿發本亦作浚

豐年。洽本或作祫

有瞽本或作鼓。鞉磬字亦作鼗

潛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爾雅作橬時砧反

雝。宣哲本亦作悊

載見。有鶬本亦作鎗俾本又作卑

閔予小子。嬛嬛崔本作煢在疚本又作宊
小毖。荓爾雅作甹中音同蜂本又作蠭蜂摩曳也辛螫韓詩作辛赦赦事也
載芟。澤澤爾雅作郝郝音同云耕也其芸本又作耘有略字書作畧思累見爾雅。驛
驛爾雅作繹繹云生也緜緜韓詩作民民云衆貌其麃說文作穮有飶字又作苾有椒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俶俶始也非芬香
良耜。以薅說文作茠犉牡本亦作犉
絲衣。俅俅說文作絿鼒說文作鎡字音兹兕字又作兕觵字又作觥其觩本一作觓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不敖本又作傲

般。墮山字又作隓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魯頌

駉說文作驍又作駫同。牡馬本或作牧有驈字又作驈伾伾字林作駓走也有雒本或作騅駱同
繹繹崔本作驛魚字書作𩥉字林作驗音並同
有駜。咽咽本又作鼘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
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子孫子皆是妄加也
泮水。伐伐本又作茷蟜蟜字又作蹻亦作蹻吳王作吳音話其搜說文作𢯱

博鄭作傅音附無繹本又作射又作斁或作澤桑黮說文字林皆作葚憬彼說文作𢡪音獷云濶也大山
閟宮。無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重本又作種穋本又作稑早民本又作俾
繹本又作奕繹本又作嶧兒齒字書作齯。思累見爾雅

商頌

那。庸鼓依字作鏞大鍾也夷繹繹字又作懌
烈祖。鶬鶬本又作鏘
元鳥。維河河本或作何是何本亦作荷
長發。哲字或作悊桓撥韓詩作發發明也日躋鄭注禮記讀上湯齊為湯躋讀此為日齋齋莊也
傳奏本亦作敷是總本又作駿音宗韋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

殷武。罙入說文作罙從冈米云冒也是虔爾雅作梴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三

禮記

曲禮

嚴(本亦作儼)如齊(本亦作齋)親疏(或作踈)不辭(本又作詞)泣官(本亦作涖)共給(本或作供)嬰(本或作鸚)母(本或作鵡同音武)狌狌(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八十九十曰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僚友(本又作寮)食饗(本又作享)無誑(本又作訌同九況反)趨隅(本又作走徐音奏)不跪(本又作危)擭(本又作糞)函丈(王肅作杖)去齊(本又作齋諸家下緝)毋蹶(本又作蹷居衛反)書策(本又作筴)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嫂叔(字又作嫂)於梱(本又作閫)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取妻(本又作娶)醯(本又作醢)酒漿(字亦作將)

經玩

三飯(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濡肉(字亦作濡)齏(本又作齊)用梜(字林作筴云箸也)至矧(本又作哂)拂其(本又作佛扶弗反下同)醬齊(本又作齏)弛弓(本又作施)矛戟(本又作鉾音謀)其鐓(本又作錞徒對反)瘍有(本或作痒)不問其所費(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不辟(本亦作避)則載(本亦作戴下同)貅(本亦作貅許求反)猶與(本亦作豫)辟(徐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蔆拜(盧本作蹲)五嶲(本又作巂惠圭反)足蹙(本又作蹴)凡奉(本亦作捧)行舉足(一本作行不舉足)垂佩(本或作珮非)則辭以疾(本又作有疾)凡家造(一本作凡家造器衍字)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素簚(本又作幭莫歷反)男女相答拜也(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當依(本又作扆)自謂寡人(一本作自稱)蹌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小童(本或作僮)使自稱(本或作使者自稱)歲徧(本亦作遍下同)腯肥(腯本或作豚)薌萁(字又作箕同音姬)稷曰明粢(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嘉疏(本又作蔬)曰鹹(本又作醎)大夫與士肆(本又作肆同以二反)凡摯(本又作贄)榛(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

檀弓

孫腯(徐本作遁)以為極亡(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其慎(依注作引)不綏(本又作緌)即周(本又作即同子栗反)乘翰(字又作鶾)齊斬(本亦作齋齋衰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布幕(本又作冪)孋姬(本又作麗亦作驪)欲弒(本又作殺音試徐云字又作弒音同)共世子(本亦作恭)終無已夫(本或作已矣夫)邾婁(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俱作邾)來者(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予鄉(本又作嚮)抴(亦作曳)消

經玩

搖(本又作逍遙)委乎(本亦作萎)夾之(本又作挾古洽反)蟻(又作蛾)請鬻(本又作粥)遽伯(本又作壉其魚反)滕(本又作縢)問喪(問或作聞)汰哉(本又作大音泰)衡(依註作橫下衡三同)紂衣(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越疆(本又作壃下越疆同)不說(本亦作稅)嚴然(本亦作儼)已慤(本又作殼苦角反後同)將隊(本又作墜)曰噫(本又作意)斯猶(依註作搖)啜叔(叔或作菽)疾革(本又作亟)弗能斃(弗亦作不)一人(本亦作斃)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榆沈(沈本又作瀋同昌審反)有餽(本又作饋)韔(本又作韔)無苟(本亦作苟)虛墓(本亦作墟)揜坎(本又作掩)大饑(本又作飢)有殺(本又作弒下同)瞿然(本又作懼紀具反)奐焉(本亦作煥)九京(亦作原字)子貢(本亦作贛)扶服(本又作匍匐)追然(音退本亦作退)衣衰(依註衣作齊)成人(本或作郕)

王制

巡守（本或作狩後巡守皆同）柴（依字作柴）賜圭（字又作珪案說文珪古字圭今字）以訊（本又作誶）不

揜（本又作掩）零落（本又作苓）不麛（本又作麑）鬻（字又作賣）不征（本又作正）雕（本又作彫）

以防（本又作坊）曰棘（又作𣗥蒲北反）執技（本或作伎後同）羸（本又作嬴）汜與（本又作汎孚劍反）

齊戒（本亦作齋下皆同）翌（本又作皇）之矜（本又作鰥）任并（本又作併）

月令

太皞（皞亦作昊）路（本又作輅）其器（本又作器器同）乃齊（本又作齋）毋有（本亦作無）帝

藉（說文作耤）埋胔（胔亦作骴）猋風（本又作飆）中丁（本亦作仲）戴勝（本亦作戴）籧筐（籧亦作筥）

禳（本又作攘）赤駵（本又作騮）菽（本又作叔）墮（又作隳）鞀（本亦作鞉同）箎（本又作篪同）敔（本又作圉）

含桃（本又作函）則蟄（蔡本作執）零落（本又作苓）爲熒（本又作螢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

溽暑（本或作辱）蚤鷙（亦作鷙蟄也）軍帥（本或作師）隄（本又作堤）防（本又作坊）趣民（本亦作

鞠（本又作菊）僇禽（本又作戮）臭朽（本亦作𣦸字林云𣦸腐也說文云𣦸或為朽字）曷旦（本亦作鶡）

腹堅（本又作複）

曾子問

命毋（本亦作無）於禰（本又作祢）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巡守（本亦作狩）齊

車（本亦作齋下同）不厭（本或作饜於鹽反下同）不綏（言周禮作墮）爲壇（壇或作墠）不附

祭（本或作祔）召公（本又作邵下同）

文王世子

不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壹（本亦作一）九聆（本又作齡）儐於（本亦作擯）况于（于依註作迂）

孝弟（又作悌下孝弟皆同）諸父守貴室（本或作守貴宮貴室）含（本又作唅）纖（依註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為瀐者是依徐音而改也）亦告（依注作鞫）百姓（本或作與姓非）兌命（注作說）

禮運

與於蜡（字林作䄍）在埶（本亦作勢）捭豚（注作擗又作擘皆同）居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

橾（本又作巢助交反）臺榭（本亦作謝）祝嘏（本或作假）其殽（本又作肴）越席（字書作趏）以

羃（本又作冪）鉶（本又作釧）俗敝（本亦作弊）爲柄（本又作枋）裔（字又作猶）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妖

孽（又作蠥妖又作祅）澧（本又作醴）郊棷（棷本或作藪）而窺（本又作闚）

禮器

錯則（本又作措又作厝）以犢（本亦作特）琥（又作虎）龍卷（本又作袞）熏（字又作纁）繅（本又作璪亦作藻）

不琢（字又作瑑）愼（本又作順又作慎）匹士（本或作正士）藻棁（依字作梲）澣衣（依字當作浣又作浣）

隘矣（本又作阨）不摩（本又作麼）葆大（本又作保）不棊（不亦作弗）詔侑（本或作宥）

已蹙（本又作慼）頍官（本或作泮）惡（依注音呼又作嫭）泰山（本或作大）順之至也（順亦作慎）

而槀（字又作藁）肆夏（肆依注作陔又作祴）

郊特牲

三獻爓（本亦作燗夕廉反）灌用（本又作祼）婁嘆（本又作僂）升自阼（本又作升自阼階）

繡（依注作綃音消）三日齊（本又作齋）北庸（本又作墉）薄社（本又作亳）汜（本又作汎）卷（本又作袞）

載（本亦作戴）郵（本亦作尤字或作邮）迎貓（字又作猫）虎（又作虎或作虤非）路車（本亦作輅）槀

醯醢醯本又作醓敝本亦作弊取於本又作堅執贄本亦作摯鬱字又作鬱說又作藁

齊字又作沈辟依注作弭

內則

紛或作帉同小觿本或作鑴管遰徐作滯偪本又作幅如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縏

字又作槃袠又作帙衿纓本又作紟纓又作纓衣燠本又作奧養本又作養奉槃奉本或作捧

以溫本又作蘊又作慍同於運反蕡字又作蕡扶云反薨字又作薨灑本又作洒以上以或作已何

止本又作趾瀡本又作溲請滫本又作浣縱字或作縱裂本又作列共湢本又作偪姑縱

本又作從菫蘭本又作芷醷本又作臆酏讀曰餐又作餰之然反醢而苽字又作菰濡雞

醢一本作醯次下句同鱐本又作鱐所求反麐本又作麇又作麕下田豕麐同栭本又作檽用簋俗本多作簋非也

鶉雞羹本又作鶉羹雞羹雛字又作鶵攢之本又作鑽麃本又作麃腥依注作星臂本又作臂

必避反鹿胃字又作膥肉腥字林作胜先丁反云不熟也謹依註作墐音斤涂本亦作塗使湯

一本作使其湯其餌本或作餌下句作餌乾而食之一本無而食之三字舉焦字又作㸈子消反

同柂本又作柂年未五十本又作年未滿五十禯字又作禯請肆本又作肆

玉藻

玉藻本又作璪音早延字林作綖左扉一本作闑門左扉乃屨本又作屨珽本又作程音呈洒

如王肅作祭云明貌也油油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

已及下油字也而屨一本作而後屨而敝本亦作弊緌本又作緌下同縫齊本又作齌誓省

依注作偭無說本亦作稅紳長本亦作中緣衣注作稅音同履齊本又作齌趨本又作趍

采齊依註作薺周還本亦作旋下同非辟本又作僻佩瑞徐又作瑌玟字又作玫敵

者本又作適豚本又作豚同大本反齊如流本又作齌宿宿本或作蹜翔翔本又作洋音詳

顛顛字又作巔音田視容本又作目容

明堂位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三字依本又作扆旂本又作旗二旒

本又作斿彤本亦作雕嶡又作橛藻本又作繅蕃鬣字又作番大本又作泰和鍾說文作鍾以此鍾為

酒器璧翣又作萎四連本又作璉同力展反相弑本又作殺音試

喪服小記

齊衰又作齋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不絕本非也

大傳

祖禰本又作祢不瞻本或作儋繆本或作謬是嫂本又作嫂無移本或作施

少儀

適它本亦作他說屨本亦作脫曰拚又作攢不特本又作犆不翣本又作萎毋

拔王本作拔稅綏本又作脫又作說噍字又作嚼樽者本又作尊下同為罔本亦作冈又作網

臂本亦作䏶必豉反不常本亦作嘗

學記

蛾子本或作蟻肄三本又作肆斿其本亦作游其訊字又作誶也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謂摩本又作磨莫波反善教一本作學胡孝反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或原本又作源

樂記

飭貌本又作飾無邪字又作耶治辨本又作辯舊音遍藥廣雅辨徧也薄見反惇和本又作敦上

齊齊依注讀爲躋又作隮相摩本又作磨相蕩本或作盪慢本又作僈九旒本又作斿進

俯本又作府獿雜依字亦作猱傲字又作敖喬志本亦作驕帥本又作率衅而字又作釁

而錯本又作措纍纍本又作累

雜記

其綏依注作緌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爲說本亦作脫輲車依注作輇及槫同市專反下同

虆本又作爲大夫附依注作祔下並同有章本或作郭鬯本亦作暢枇本亦作朼率帶

本亦作帶衡依注作桁衲字又作納公館本又作觀含者本又作唅說文作琀馮之或作憑下同

堊室字亦作惡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庾云有大字非不偯說文作𢘆不扉本又作非

不弁本亦作拚偪下本又作損孺悲本亦作孺

喪大記

廢牀本或作床字以卷本又作袞人諦本又作啼馮之或作憑後皆同說髦本作帨

夷于堂本或作侇一本作夷尸于堂棄杖本亦作古弃字大盤本又作槃綌巾一本作綌

於甕本又作甈又作罋絞一幅本又作畐方服反大胥依注作祝下同巫止本或作巫止門

外門外衍字耳御棺一本作御柩用國註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輇車柩車也。依注亦作輇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

凡封依注作窆

祭法

縣本又作縣炤本又作昭相近注當爲禳祈聲之誤也。依註讀爲禳祈王肅作祖迎也幽宗雩宗註宗

皆當爲禜字之誤。並依注讀爲禜王如字設廟本亦作廟古字厲山左傳作列山巔項能修

之本或作顓頊修黃帝之功

祭義

濡本亦作濡音儒周還本亦作旋言夫日本或作言夫忌日如弗本亦作不薆于

本亦作弊蒿注或爲藨見以見閒依注見作覸爲藉說文作耤齊本又作齋夫人

繆說文作繅云抽繭出絲也以此爲旒繆字音所咸反而措本亦作錯莅官本又作涖栽及於親

本又作栽及於身溥之本亦作敷不遺一本作匱其媿反於廋本又作搜巡守本亦作狩遂

遂本又作燧而術義作述出注

祭統

齊盛本亦作齍與粢同乃齊本又作齋羞齊本亦作嚌脩于廟中也一本脩作

偏之差本又作之等煇依注作韗音運奔走本亦作犇不傳不本亦作弗

經解

猶坊本又作防下同豪依字作毫氂本又作犛

哀公問

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雕本亦作彫不親不正一本不皆作弗

仲尼燕居

女三人本亦作汝昭穆穆亦作繆而錯本又作措采齊本又作薺與字又作歟

孔子閒居

凱本人作愷又作豈弟本又作悌私炤本亦作照湯齊依注作躋亦作隮齊詩作躋

坊記

斯喬本亦作驕以殺本又作弒子云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以畜毛詩作勖履毛詩作禮

度是毛詩作宅大誓本亦作泰寔受易作實饋獻本又作餽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中庸其至矣乎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附本或作弃遯世本又作遁費而本又作拂所憾本又作感鳶飛字又作鳶

妻帑本又作孥齊明本亦作齋嘉樂詩本作假壹戎衣衣依注作殷昭穆穆又

作繆以遝本又作逮妖說文作祅孽說文作蠥見乎一本乎作於不貳本亦作貳音二昭

昭本亦作炤華嶽本亦作山嶽鮫龍本又作蛟不凝本又作疑不驕本亦作喬且

哲徐本作知鑾貉本又作貊能經綸本又作綸尚絅本又作潁詩作褧之昭本又作炤

不愧本又作媿奏詩作騣

表記

以倦本又作勸胥以寧尚書作罔克胥匡以生刑戮本或作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

止詩作行止彊馬一本作俛音免本或作俛非斃本又作獘彼記本又作已凱本亦作愷又作豈弟

本又作悌靖共本亦作恭則謟本亦作諂則愼本亦作古昚字鵲之說文作䧿餕徐本作鹽

信誓本亦作矢誓旦旦字林作悬牲牷本亦作全齊盛本亦作齍

緇衣

有遯亦作遁有梏詩作覺不貳本或作貸同音二下同黃黃徐本作橫音黃忒本或作貳音二

章義尚書作彰善云或善也靖共本亦作恭卒亶本亦作擅止共皇本作躬云躬恭也可

慢本又作僈兌命本亦作說天作孼可違也尚書作天作孼猶可違也不可

以逭本又作逭尚書作弗可逭無以字君雅尚書作牙夏日尚書無日字資冬資尚書作咨

德偵周易作貞

問喪

水漿本亦作漿之餈本亦作糜同如壞字林作㲉音同

服問

罪多本或作辠案辠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

閒傳

而偯說文作㥥云痛聲醢本亦作醓寢本亦作寑

三年問

蹢本又作躑躅或作踟雀本又作爵隙本又作郤加隆焉爾一本作加隆爲爾

深衣

袼之本亦作胳音各腋也下齊亦作齋

投壺

行觴字或作觴

儒行

粥粥徐本作粥粥六反卑謙貌戴仁本亦作戴以謟本又作讇靜而徐本作諍音爭麤本又作麄

獲本又作穫不閔本亦作慜

大學

澳本亦作奥又作隩如摩本亦作磨喧兮本亦作咺恂注字或作峻。依注音思俊反可諠詩作諼或作喧顧諟本又作顧邦畿又作幾緡蠻毛詩作緜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拒之本亦作矩若有一个一讀作介音界娟疾尚書作冒俾不本又作卑

冠義

經玩

昏禮

奠摯本亦作贄

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子承命本或作承父命誤壻字又作聟悉計反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卺說文作巹段脩本又作腶或作鍛贊醴依注作禮資衰依注作齊音咨

鄉飲酒義

致絜一本作致絜敬也成魄說文作霸祭薦本亦作[illegible]同

射義

不入一本作不得入者非也公罔又作罔旄本又作耄不亂本或作而不亂

燕義

莫敢適本亦作敵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稽首徐本作䭫音啟

聘義

拜況本亦作貺雍字又作饔享本又作饗以媿本又作愧賤碈字亦作琘孚注孚讀爲浮或作姇或爲扶。依注音浮尹依註音筍又作筠于貧反

喪服四制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齊衰本又作齋知者本或作智

經玩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四

周禮

天官

𩵉人 本又作魚亦作𢿱 䣼人 本又作醓 囿 斿 本亦作游 采 或作菜

大宰 ○ 家削 本亦作稍又作鄁 羞服 服或作膳 藪 于云宜作叟 挾日 宁又作浹于本作帀子合反十日也 前期 本或作先 眡 本又作視後皆同 神示 本又作祇 含玉 本又作唅後同

小宰 ○ 宮刑 杜作官 斂弛 劉本作施 共 禮本供字皆作共

宰夫 ○ 賓賜之飧牽 一本作賓賜享其飧牽于本同

庖人 ○ 膏香 禮記作薌音同

經玩

內饔 ○ 臕 本又作膔 臂 徐本作辟音方紙反

疾醫 ○ 嗽 本亦作欶

瘍醫 ○ 折瘍 劉本作𤻲同時設反

凌人 ○ 治鑑 本或作監

醢人 ○ 醢 本又作𥂝 芹 說文作菦云菜類蒿也音謹

宮人 ○ 之脩 本亦作修

掌次 ○ 皇邸 一本作皇羽邸

內宰 ○ 衺 本亦作邪 穜 本或作𥠉音同先種後熟曰穜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穜稑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 稑 本又作穋同

閽人 ○ 之闢 本又作辟

內司服 ○ 緣衣 或作禒

縫人 ○ 翣 本又作婆

夏采 ○ 建綏 依字作緌誤作綏耳

地官

麓 本亦作禁音鹿

大司徒 ○ 原 本又作遵 早物 音阜本或作阜 鱗物 劉本作䲃音鱗 而津 一本作濜音同潤也 日景 本或作影非 百畝 本亦作古晦字 聯兄弟 一本作聚兄弟

鄉師 ○ 之纛 本亦作翿

經玩

族師 ○ 埋 本或作貍

比長 ○ 有皐 本亦作罪

載師 ○ 桼林 本又作漆音七劉本作桼字之變也

司市 ○ 厄 本又作戹

質人 ○ 國基 本或作朞同

廛人 ○ 絘布 本或作次

司門 ○ 𣪫 本又作縈

遂人 ○ 及窆 本作窆

遂師 ○ 庀其 又作庀

草人。凡𢍏 本亦作龔 㮚 本又作壁呼覽反劉音濫
春人。其齍 本亦作粢
稿人 本作槀注讀爲犒

春官

大宗伯。地示 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放此 佐 本或作左 以槱 本亦作梄音同積也
六摯 本或作贄 省牲 本又作眚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
小宗伯。之齎 本又作資
雞人。嘑旦 本又作呼
司尊彝。兩獻 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四 三

司几筵。藻 本又作繅音早
司服。希冕 本又作絺
守祧。堊 本或作惡
世婦。比其 本亦作庀
大司樂。屍出 本亦作尸
樂師。采齊 本又作薺
小胥。觵 本或作觥同 士犆 本亦作特
鍾師。夏納 本或作納夏 齊夏 本又作齋
大卜。三𠧞 亦作兆 三夣 音夢本多作夢

菙氏 本又作菙
占夢 本又作㝱 寤 本又作寤
大祝。𩠐首 本又作稽
小史。昭穆 或作佋音韶
內史。八柄 本又作枋
巾車。條纓 依注作絛 前樊 依注作鞶 連車 本亦作輦
都宗人。禱 本亦作禱

夏官

大司馬。放弒 本又作殺同音試 將軍 本或作軍將 皆駴 本亦作駭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四 四

司勳。國正 本亦作征
掌畜。卵鳥 劉本作卵音卵
弁師。瑉玉 本又作珉 玉璂 本亦作琪
司弓矢。庾弓 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
校人。爲𣪊 本又作繫
職方。其浸 本又作濅 羋蠻 劉音如羊鳴近米李云今周禮本或無此字國語則有

秋官

雍氏 字或作雝
大司寇。趯 本亦作躍

鄉士。汁日本亦作協下同
朝士。呼趨本又作趣
司刺。老耄本又作旄
犬人。用牷本亦作全
司儀。諸侯毛毛劉本作老音毛容刃本又作從
冬官
無廬本或作盧爍金義當作鑠鸛本又作鸛貉依字作貈韗本或作鞹同崇於本亦作古宇字
鳧氏。兩欒本又作鑾
韗人。之賁本或作故又作鼓

楖人本或作揤
雕人本亦作彫
磬氏。其耑本或作端
矢人。而網本又作殺而搖本又作搖
梓人。爲簨本又作筍胷鳴本亦作骨又作胃于本作骨云骹昆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蠵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胃者恐非也沈云作胃爲得亦所未詳劉本作胃音肉觚依注作觶則一豆矣依注作斗舊音主亦多口反下一豆酒同
匠人。之隧本又作遂窌依字當爲窖作窌假借也
車人。謂之宣宣本或作𡩋

弓人。剒本又作腦三侔本又作牟亦作桙
儀禮
士冠禮
薦脯本又作荐或作薦非也捷柶本又作插亦作扱奠贄本又作摯適子本又作嫡
士昏禮
髀又作䏶大羹大亦作泰羹字林作䏲云肉汁也巹字林作𢍻居敏反蠡也以此巹爲蠡身所奉之巹段脩本又作腶
士相見禮
贄本又作摯

鄉飲酒禮
嚌字或作嚌魚麗本或作離五挺本亦作脡進奏本又作腠
燕禮
西鄉本又作嚮
大射儀
鑮本又作鎛若絺劉作絡音郤以醋本亦作酢眂算本亦作視
聘禮
篚方本或作匚不享本又作饗鞫窮本亦作躳
公食大夫禮

麋鸏鸏字林作頋人兮反

喪服

斬衰字又作縗後皆同　墤本又作凷說文云墤俗凷字　飯素今本多作飰字　嫂本又作嫂　弟本亦作娣

免字或作絻

士喪禮

用篚本或作篋　鬻本又作粥　冪用本又作鼏　大鬲又作鬲

既夕

俠牀本亦作夾　冪本又作幦　兩杅本又作芋音同　者齊本又作齋　諸寏本又作窔

士虞禮

奉篚本亦作筐　以醋本亦作酢　湆胾劉本作胾酢再反

特牲饋食禮

宵依字作綃綺屬

少牢饋食禮

東枋本亦作柄下同　侈袂本又作移　韭菹亦作葅

有司本或作有司徹

有司徹字又作撤　胳本亦作骼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五

春秋左氏傳

隱公

傳元年

嚴邑本又作巖　自斃本又作獘

經三年

食之本或作蝕

傳三年

沚本又作畤　奉馮本亦作憑　是何本又作荷河可反　不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五年同

經四年

弒其本又作殺同音試

傳五年

觀魚者本亦作漁者　秋獮說文作𤡿殺也　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

傳六年

鄉邇本又作嚮　芟說文作癹匹木反云以足蹋夷草

經十年

伐戴字林作𢦔云故國在陳留○愚案戴依公羊

傳十一年

不共（本亦作供）鄎（一本作息）

桓公

傳二年

不鑿（字林作糳子沃反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雒邑（本亦作洛）

傳三年

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讙）

傳五年

旝（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

傳六年

瘯（本又作蔟）蠡（說文作瘯云瘯瘰皮肥也）接以（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

傳八年

不然將失楚師（一本無師字）

傳十一年

州蓼（本或作鄝音同）

傳十二年

婁盟（本又作僂音同）

傳十三年

亂次以濟（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廬戎（本或作盧音同）荒谷（本或作巟音同）

傳十六年

急子（詩作伋）飲以酒（一本作以之）

莊公

經元年

遜于（本亦作孫音同）

經三年

以酅（本又作巂）

傳八年

期戍（本亦作朞）

傳九年

而稅（本又作說同土活反）

傳十一年

得儁（本或作俊）京師敗（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悖焉（一作勃）公子御（本或作禦）

傳十二年

南宮萬奔陳（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

傳十四年

繩（說文作譝）堵敖（史記作杜敖）

傳十五年

閒之（一本作閒）
傳十六年
宋故也（本或作爲宋故）
經十八年
有䖸（本又作蜮音或）
傳十八年
五毀（字又作毇）以叛（本或作畔俗字）那處（那又作明同乃多反）
傳二十一年
虢守（本或作狩後放此）

經典異文輯卷五　四

經玩
經二十二年
御寇（本亦作禦）
傳二十二年
將將（本又作鏘）並于正卿（本或作竝爲誤）
傳二十四年
御孫（本亦作禦）
傳二十八年
鬭御（本亦作禦）
傳三十年

鬭穀（漢書作穀音同）
閔公
傳元年
宴安（本又作晏）
傳二年
于曹（詩作漕）嗣適（本又作嫡下配適同）衛文公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衣之衣誤）
僖公
傳二年

經典異文輯卷五　五

經玩
懦（本又作㬉乃亂反字林作愞）
經四年
陳袁（袁本多作轅○惠棟二傳同）
傳四年
漢以爲池（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
傳五年
而書（本或作而書雲物非也）取焉（本又作娶）秋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于首止三字非）均
服（字書作袀音同○惠棟漢書同）
傳七年

經玩　石帙

惡大叔叔又作州
傳八年
期年本或作朞
傳十年
共大子本亦作恭
傳十二年
凱本亦作愷悌本亦作弟
經十四年
鄫子本或作繒
經玩

傳十五年
履新徐本作履綅服又作免音同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
有是後人加也無䁜本亦作況蛾本或作蟻晳本或作析
經十六年
是月本或作是日六鷁本或作鶂音同
傳十七年
共姬本亦作恭
傳十九年
而復之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

傳二十一年
風姓也本或作皆風姓
傳二十二年
而御本亦作禦兢兢本或作矜蠭本又作蠭俗作蜂皆同蠆字林作蠆丑介反登陘本亦作升陘
傳二十三年
伯儵本又作儵
傳二十四年
寺人披本又作侍人披女中宿一本作女中宿至行者甚衆一本甚作其懼
者其衆矣本或作甚衆矣爲嫡本亦作適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二子其衍字也
經玩

其侮詩作務桃子本或作姚亦宜音桃子臧之及一本作之服膰焉周禮又作鐇音
義皆同
傳二十五年
過析析俗作柝
經二十六年
至巂本又作酅户圭反○愚案巂從二傳
傳二十七年
不共本亦作恭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者非郤縠本又作穀同胡木反
經二十八年

狩于（本又作守）

傳二十八年

鱋（說文作䫲云若披皮誅也下是糾是殛同）旅弓（本或作旅字非也）矢千（本或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輙加也）殛之（本又作極）畀隊（本亦作俾）瓊玠（玠本又作价）

傳三十年

共其（本亦作供）

傳三十二年

孟子（本或作孟今）於殽（本又作崤）

文公

傳元年

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作王使又一本作天王使）蠭目（本又作蜂）畀我（本亦作俾）

經二年

士穀（本又作穀。馮棻穀梁同）

傳二年

書士穀（本或作書曰晉士穀）宋公子成（本或作戍音恤）

經五年

歸含（本亦作唅說文作琀）

傳五年

滅蓼（字或作鄝）

經六年

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

傳六年

中行（本亦作仲）

傳七年

華禦事（本又作御）膝矣（本又作藤）葛藟（本或作虆）舍嫡（本亦作適）有奪人之心（本或此下有後人待其反誤）爲寮（本又作僚）

經八年

會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馮棻公羊作伊雒）

傳十年

公壻（俗作聟）

經九年

之、禭（說文作裞云贈終者衣被曰裞以此禭爲衣死人衣）

傳九年

執幣傲（本又作敖）

傳十年

載燧（本又作煫音遂）

經十一年

叔彭生（叔又作朴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愚案叔彭生從二傳）

傳十一年

鍚穴（本或作錫）鄋（說文作鄋云北方長狄國也）僑如（本又作喬○愚案史記同）御之（本亦作禦）

傳十三年

以筴（本又作策）

傳十四年

蓄（本又作畜）憾（本又作感户暗反）

傳十五年

鼆（本又作黽莫幸反）

傳十六年

大饑（亦作飢）可克（本或作可擊）石溪（本又作谿）子貝（今俗本多作員音云）

宣公

經元年

侵宗（本亦作崇）

傳元年

秦急宗必救之（本或作崇急秦必救之是後人改耳）

傳二年

命於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馘百（本或作馘百人者人衍字）宜其禽也（一本作宜其為禽也）

私感（本又作憾）彫牆（本亦作雕）盛服（本或作成）祇彌（祇本又作提○愚案祇從公羊）遂扶

以下（舊本皆作扶服虔注作跣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公嗾（服本作吸）趙穿攻（本或作弒）旄車（一本作軞）

傳三年

魅（本又作魑）罔兩（本又作蜽音同）

傳四年

於䢵（本又作鄖音云）

傳九年

多辟（本又作僻）

傳十二年

于逵（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逵或馗字）先穀（本又作穀）川壅（本又作雍）兩馬（徐云或作輛皆力掌反○愚案環人註同）

右拒（本亦作矩）綦骨（本或作縣）

傳十五年

舍垢（本或作詬）析骸（本又作骨）必以殉（本或作必以為殉）于周不敬（一本不敬作而敖）

經十六年

宣謝（本又作榭）

傳十六年

虩虩本亦作矜

傳十七年

鳩乎本又作豸

經十八年

至笙徐云本作桎亦作朾○愚案二傳作恎

成公

經元年

茅戎史記及二傳皆作貿戎

經玩

傳五年

辟重本又作僻

傳七年

鄍公本亦作員音云此申呂所邑也一本作所以邑也

傳八年

城已惡本或作城已惡矣唯然本或作雖後人改也

傳九年

我也本或作爲我也爲衍字冷人依字作伶

傳十年

州蒲本或作州滿及寢門一本無及字

傳十一年

不娉本亦作聘

經十二年

瑮澤依字宜作瑣

傳十二年

交贄本又作摯殛本亦作極畀本亦作卑干城本亦作扞矣夫本亦無夫字

經十三年

伯廬本亦作盧

經玩

傳十三年

畀我本亦作俾痍本又作夷我寡君讀者亦作寡人迓本又作訝欣時徐云或作款案公羊傳作喜時

傳十四年

叔傲本又作敖

傳十五年

向帶本又作帶

經十六年

剌公子依字作刺

傳十六年

奸時本或作干而罷本亦作疲吾不復見子矣一本無復字集睦集又作輯音同范匄本又作丐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潘尫之黨一本作潘尫之子黨案注云黨潘尫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孫皆無子字三日穀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君幼本或作君幼弱而後食一本作辭伯而後食

傳十七年

反自鄢一本又作自鄢陵爲軌本又作宄

傳十八年

不從本亦作縱辛巳服虔本作辛未誤弁糾弁本又作卞以惡曰復入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

襄公

傳二年

正輿子本亦作與爲不哲矣一本作不爲哲矣棄力服本作棄功誰暱本又作泥

傳四年

攸家本或作攸處

傳六年

遷于郳本或作遷萊于郳萊衍字

傳八年

今辟本多作譬字後放此

傳九年

畜水本又作蓄皇鄖本亦作員四庸本又作墉般庚字亦作盤郭門本亦作鄟期年本亦作朞

經十年

偪陽本或作逼

傳十年

伯輿本又作與音同閨竇本亦作圭則何謂正矣何或作可誤也

傳十一年

玆命本或作玆盟誤

傳十三年

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總爲句焉用之本或作將焉用之

傳十四年

狐狸又作貍汰侈本或作侈厚成叔厚本或作郈音同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侯侯衍字也羔袖本又作褎唁衛侯徐作殖印之本亦作仰雷霆霆本亦作電乏祀本或作之祀誤也以從本或作縱不壞服本作懷

傳十五年

堵苟（本或作狗）
傳十六年
孟孺（本又作孺）子速（本亦作遬）釋感（本亦作憾）
傳十七年
其傷（一本作瘍音羊）瘈狗（字林作狾九世反云狂犬也○悲案漢書同）澤門（本或作皋門者誤）鹿（本又作麤）
衰（本又作縗）
傳十八年
純留（地理志作屯）乃弛（本又作施）之萩（本又作秋）及濰（本又作維）遂（本又作蒍）
傳十九年

不可舍（本亦作唅）輯睦（本又作集）仲（本亦作中）
經二十一年
以漆（本或作淶徐音七）
傳二十一年
弗應（一本作不應）譽勳（古作訓）傚之（或作效）其枚（本亦作板）
傳二十二年
差池（池徐本作沱直知反）[illegible]馬（本又作[illegible]）
傳二十三年
墨縗（本又作衰）申鮮虞之傅摯（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牢成（一本作罕成）廷

（本亦作庭）新樽（本亦作尊）
傳二十四年
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婁（本或作樓路口反部婁小阜也）
傳二十五年
孟公綽（徐本作卓音同）使偃取之（本或作娶字）嫠也（本又作釐）干掫（服本作諏子須反云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妃
胡公（本亦作配）不說（詩作閱）
傳二十六年
頷之（本又作頷五感反搖頭也）先輅（本亦作路）將仲子兮（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惠廧

（或作牆）有共（本又作供）晨厭（本又作壓）娶於（本又作取）
傳二十七年
内我（本又作納）不鄉（本亦作嚮）之蠶（本又作蘇）蔽諸侯（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无咎（本亦作無）
傳二十八年
慶嗣（本或作慶𦠝誤）必瘁（本或作萃）故鉏（本或作故公鉏者非）黄崖（本又作涯）徵過（張陵反當也本或作懲誤）
傳二十九年
取弁（本又作卞）祇見（服虔本作祇云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音同）將及矣（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召

一三八八 册 經部四庫全書 第2 版次

南本亦作邵至矣哉一本無矣字有感本亦作憾舞韶本或作招音同禪湛本亦作諶

傳三十年

閽王子圍之為政一本無閽字服虔王肅本同使走使服虔王肅本作史云吏不知歷者

嗚呼本又作烏乎平時本或作峙于宋大廟一本無大字出出鄭註周禮引此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大夫敖本亦作傲服本作放云淫放也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句大人之忠儉者本或作大夫者非

傳三十一年

人生幾何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淆竈徐本作肴大誓本亦作泰比及葬一本無及字褻本又作褻亦作褒下同閎杜云門也或作閉字讀者因考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無為穿鑿寡

君使丏本又作匄臺榭本亦作謝汙人本又作圬同音烏之繹本亦作懌展輿本又作與音同殺之乃立本或作乃自立者誤棐林本又作斐其傷多一本作其傷實多

將厭本又作饜令聞本亦作問棣棣本又作逮

昭公

經元年

莒展出奔吳一本作莒展輿○過齊莒展從二傳

傳元年

布几本亦作机所雍本又作擁持之本或作恃誤滅之詩作烕弁端委本亦作弁冕端委亦遠績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櫜甲櫜本或作衣視蔭本亦作陰翫歲

又作乢貪也又阨本又作隘方震本又作娠能御本亦作禦

傳三年

守適本或作嫡嬪廧本又作嬙在衰本亦作縗種種徐本作董董音章勇反短也

傳四年

何鄉本又作嚮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播於徐云字或作幡數袁反使

寘本或作眞

傳五年

輔櫟本又作躒

傳六年

而傲本又作遨寺人本又作侍強句本或作丐士鞅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為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令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

傳七年

黃能能亦作熊音雄獸名能一音奴來反三足鱉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鱉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為膳斯豈鯀化為二物乎堯殛本又作極負荷本亦作何

鶺本又作卽鴒本又作令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或憔詩作盡

嗣吉何建本或作可建

傳八年

畀躬本又作俾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孺子本亦作孺
傳九年
如卞本又作弁魅本又作鬽屠禮記作杜蒯躒本又作櫟
傳十年
先伐諸一本無伐字載周詩作哉視民詩作示在衰本又作縗惡寺
人柳寺又作侍
傳十一年
非胙本又作祚遂氏本又作爲之䢜本又作造初又反副倅也說文䢜從卄不羨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吏字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五　十

傳十二年
而堋禮家作窆守于本亦作狩司馬鬷本亦作晳王皮冠一本作楚子皮冠執
鞭必緜反或革旁作更者五孟反非也呂級本又作汲如響本又作嚮音同八索本或作素
傳十三年
史狎本或作鐘音同入鄗入本或作至觀從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訴天本又作詾
五人齊本又作齋苛慝苛本或作荷音同下同以蒲本又作匍亦作扶伏本又作匐
子服湫案子服湫又作子服椒止一人耳
傳十四年
庚與本亦作與無厭本又作饜

傳十五年
鳶本又作鳶荀櫟本又作躒樽以本或作尊又作罇
傳十六年
成賈本或作價賓賄賄或作貨子齹說文作齹云齒差跌也在河千多二反
傳十七年
鵙鳩本又作雎
傳十八年
壬午大甚本或作火甚將有大祥本或作火祥非也而鄉本亦作向
傳十九年
以持本或作恃怙之恃非也嫠婦依字作嫠上之人亦諜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諜札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五　十一

字林作殅壯列反云夭死也瘥字林作瘥勞罷本或作疲
經二十年
侯盧本又作盧力於反
傳二十年
終夕與于燎一本作終多與于燎其詢本或作訧不媿本又作愧斬艾本又作刈
已責本或作債自佃本亦作田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
專壹並過本作摶音同爽鳩氏樂之一本作之樂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
無本又作毋

經玩　石帙

傳二十一年

泠州鳩（字或作伶或作冷非也）　張匃（本亦作丐）　豐愆（本或作衍）　舊鄘（本或作墉）　揚徵（說文作徵云識也）　赭邱（邱又作丘）　莊堇（本或作莊堇父）　則關（本又作欒下同）　扶伏（本或作匍匐同）

傳二十二年

樊頃子（本或作須字）　奔平時（一本作于平時下同本或作平壽誤）　于社（本或作杜下皆同）

傳二十三年

期焉（本又作碁）

傳二十四年

經玩

釐不（本又作婺）　瓶之（本又作餅）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本或作沈于河）　王定而獻之（本或作王定之）

經二十五年

鸜（本又作鴝音劬）

傳二十五年

車轄（本又作舝）　姻亞（本亦作婭）　與襦（本或作𧝑）　申夜姑（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　又愬（又作訴）　介其（又作芥○愬案史記同）　侍人（本亦作寺人）　可畜（本亦作蓄下皆同）　將藴（本亦作蕰）　西北隅（本或作堣）　齊於（本又作齋）

傳二十六年

胊（本又作軥同車軛）　須眉（本又作鬚）　崔（本又作萑）　女寬（本亦作汝）　以藩（亦作蕃）　降妖（本又作訞）　無猒（本又作厭）　盪（本又作蕩）　不諂（本又作慆他刀反疑也）　少惰（本亦作憜同）　工賈（本亦作商賈）

傳二十七年

堀室（本又作窟）

傳二十八年

多僻（本又作辟）　顛黑（說文作㐱又作鬒云稠髮也）　無饜（本亦作厭）　忿纇（本又作類）　是豺（本又作犲）　唯此文王（詩作唯此王季）

傳二十九年

經玩

蓐收（本又作辱）　在乾（本亦作乹）　其巛（本又作坤）

傳三十年

且徵（直升反明也本或作懲誤）　吾好（一本作若好誤）　以肄（本又作肆以制反下同勞也）

傳三十一年

羸而（本又作裸）

傳三十二年

俾我（本又作卑）　仞溝（本又作刃）　書糇（本又作餱）　世從（本亦作縱）

定公

經元年

殺叔本又作救

傳二年

以敲說文作毃云擊頭也字林同又或作𣪍或作㪣口交反

傳三年

鉼水本又作瓶

經四年

公孫生本又作姓音生

傳四年

大輅本亦作路下皆同倍敦本亦作陪典策本又作冊亦作筴或作箣皆初革反甫田本亦作圃

之昭說文作紹宋王臣王本或作壬如林反寘本或作寘之豉反阸本或作隘鑢金本又作鑪

草茅今本多作莽下同

傳五年

璵本又作與闉輿本又作與羊汝反

傳六年

盤鑑盤又作槃小惟子本又作帷亦如字姑蕕又作猶

經八年

陳侯柳本或作抑

傳八年

鄟澤本亦作鄟音同說甲本又作稅

傳九年

頃覆本又作傾之靳本或作如黔之有靳非也幘說文作𩓾音義同

傳十年

秕又作粃城其西北而守之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在揚水卒章本或作揚之水卒章

傳十二年

子爲不知一本爲作僞

傳十四年

自到本又作刎於廷本又作庭桃甲本又作姚婁豬字林作㹈力付反云求子豕也艾字林作豭音艾三毛聚居者少君本亦作小君

哀公

傳元年

夫椒椒又作𣗥去疾本又作去惡之績一本作迹可竢本又作俟天有菑癘本或作天無菑癘非妃嬙本又作廧或作牆夫先自敗也已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

傳二年

而滅其滅或作戕音殘斃于本亦作斃傅傁又作叟嘔血本又作㖡

傳三年

脂轄本又作鎋道還本又作環

經四年

公孫姓本又作生

傳五年

疾疢本或作疹乃結反賓羣羣或作許

傳六年

五辭本又作辤楚昭王知大道矣本或作天道非夫瑀子瑀或作孺

經七年

于繒一本作鄫

經玩

傳七年

嬴以本又作傫擊柝字又作㯋

傳八年

詬之本又作訽水滋本亦作兹濁也○愚案說文同析骸本又作骿荐之本又作栫

傳九年

公孟綽本又作卓

傳十一年

御諸本又作禦不成丈夫也本或作大夫非策其本或作筴能默本亦作嘿

燮童本亦作僮腶脯字亦作鍛具含玉本又作唅𧙕以一本作𧙕之以元纁元纁

本亦作動饋賂或作餽子慭一作整

傳十二年

取于本亦作娶王暢一本作士暢

經十三年

許男成本或作城

傳十三年

麤則本或作麄殺其丈夫本或作大夫誤

傳十四年

御之本亦作禦介麇本又作麇三日齊本又作齋

經玩

傳十五年

廹孔悝本又作叔悝

傳十六年

返祏本亦作反有熊宜僚者本或作熊相宜僚使興國人興一本作與

傳十七年

乘衷甸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傳乘中佃一轅車也率賤本又作帥州蓼本又作鄝不諂本又作謟

有憾本又作感

傳十八年

昆命于龜本或依尚書作昆命于元龜

傳二十四年

衜言宁林作衜云夢言意不慧也丁例反

傳二十五年

以鉤本或作枸

傳二十六年

掘褚本或作搰胡忽反　孫於陳本亦作遜

傳二十七年

畢下之一本畢作早

陸氏經典異文輯卷六

春秋公羊傳

隱公

元年。儀父本亦作甫

五年。自陝失冉反何云弘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　召公又作邵

桓公

元年。于越本亦作粵

四年。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所求反簡擇也

五年。蝝本亦作蝝說文作蝝或螽字

六年。嚴公本亦作莊案後漢諱莊改爲嚴

八年。曰礿本又作禴

十一年。于折一本作析

莊公

元年。搚幹路合反本又作擸亦作拉皆同折聲也

七年。辛卯夜一本無夜字

十二年。公博字書作搏　萬臂本又作辟婢亦反

十四年。于鄄本亦作甄規因反

十七年。積也本又作漬

二十年。大瘠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二十四年。斷脩本又作腶音同

二十五年。營社本亦作禜

三十二年。無傫無本又作亟

僖公

元年。而縊一本作搤於革反苫挐一本作茹音同

二年。垂棘一本作棘音同牽馬本又作掔音同

四年。卒怗一本作貼一本作拈

十六年。磒然本或作砰八耕反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六　二

三十一年。大山本亦作泰音同

三十三年。于殽本又作肴嶔本或作欽同隻輪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文公

二年。彭衙本或作于隮僖本又作躋喪取本亦作娶

七年。眣晉音弊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眣本又作睽音同

八年。于暴本又作曝

九年。使椒椒一本作菽子小反

十年。女栗本亦作汝

十二年。譏譏尚書作截善諍本或作諞皮勉反本作諓七全反

十三年。犅詩作剛公燾一本作濤于斐本又作棐

宣公

六年。有人何本又作荷

成公

二年。公子手一本作午佚獲一本作失而闚本又作窺迓跛本又作訝

四年。伯臤本或作堅

十一年。郤州本亦作犨

十三年。伯廬本亦作盧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六　三

十五年。世子戍本或作成

襄公

九年。宋火二傳作災

十六年。狊梁本又作湨若贅本又作綴旒然本又作流

十九年。憍蹇本又作驕

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

二十四年。仲孫偈本又作偈亦作羯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咸本又作鍼

二十七年。鷊縶（鷊本又作鶃）

二十九年。僚馬（馬本又作惡音烏）

三十年。傅母（本又作姆）

昭公

四年。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

八年。廋（本亦作蒐）

十二年。公子整（或作慭）

十五年。夷昧（本亦作末）

二十年。兄輒（左氏作縶）

二十二年。大廋（本亦作蒐）

二十四年。鬱釐（本亦作郁釐）

二十六年。鄟陵（本亦作專）

二十七年。邾婁快（本又作會）

三十一年。荀櫟（本又作躒又作濼）愬天（本亦作訴）盱（本或作盻一音兮）

定公

元年。仲幾（本或作機）不衰（或作蓑）

四年。邵陵（本或作召）鮮虞（本或作吳音虞）

八年。曹靖（本亦作竫）鋑其（本又作鐵本或作鈠誤）蒲圃（本又作甫）駛馬

（本又作檄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忝動反）莊門（本或作嚚）矞反（本又作郤）說然（本又作稅）

十三年。大廋（本又作蒐）

十四年。醉李（本又作槜）于堅（本又作掔音牽）曰燔（本亦作膰又作繙）

哀公

二年。于粟（一本作秩）

五年。城比（本又作芘亦作庇）

六年。色然（本又作垝居委反驚駭貌本或作危）

八年。及僤（字林作僤）

十二年。蠓（本亦作蝝）

十三年。男成（本亦作戍）彄夫（一本作嫗音同）

十四年。有麇（本又作麋亦作麏）

春秋穀梁傳

隱公

元年。曰舍（又作舍）出竟（本或作境）

二年。日有食之（本亦作蝕後皆放此）宋繆公（本亦作穆）

四年。祝吁（詩作州吁）君完（本又作兒音完）

十年。伐戴（本或作載）

十一年。猶言（本或作特）

桓公

元年。弟殺（本亦作弑下同）大山（本亦作泰）

二年。宋督（本又作督）爲討之鼎（麋氏云討或作糾）

三年。諸母般（一本作鞶囊也）親迎（一本作逆）

四年。秋曰蒐（麋氏本作搜）

六年。會紀侯（左氏作杞侯。案今左氏本作紀）

九年。射姑（射麋氏本作亦）伉諸（本又作亢）

十一年。夫鍾（麋氏本鍾作童音鍾）

十四年。弟御（本亦作禦）以共（一本作供下同）三宮（麋氏宮作官）兼甸（一本作旬）

十八年。之伉（一本作亢）

莊公

元年。孫于（本亦作遜）

四年。饗齊（本又作享）

七年。辛卯昔（本或作昔同）

十年。獻武（本亦依左氏作舞）

十八年。遹於我（遹一本作介）有戜（本亦作蜮）

十九年。遹我（本又作介）

二十二年。禦寇（又作御）

二十三年。射姑（本或作亦）

二十七年。洮（本或作桃）

二十八年。築微（左氏作麋。案今左氏本作郿）

三十年。分子（分本或作介）

三十二年。以齊（本亦作齋）

閔公

元年。洛姑（一本作路姑）

二年。孫于（本或作遜）

僖公

元年。是鄉（本又作向）于檉（一本作朾）于偃（一本作郾）

七年。寧母（左氏作甯）

八年。以鄉（本又作向）

九年。禦說（本亦作御）詭諸（左氏作佹諸）

二十二年。司馬子反（左傳作子魚）

二十七年。齊侯昭（或作照非）

三十三年。百里子（如字或作伯誤也）唫（本作崟音吟）

文公

二年。士穀（本又作穀九年同）
七年。壬臣（本或作王臣）
八年。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誤）
九年。使萩（或作荻）
十一年。佚害（害本又作宕）
十四年。殺其（本又作弑）

宣公

八年。舒鄝（本又作蓼）
十年。饑（本或作飢）

十三年。先穀（一本作穀）
十八年。繒子（本或作鄫）挖殺（或作撲普木反）

成公

二年。僑如（本又作喬）鄉之（本又作嚮亦作向）
五年。無績（本或作繢）
七年。斛角（音求角貌本或作觓非）所能（亦作耐）
十八年。士匄（本又作丐）

襄公

七年。于鄬（本又作鄢于詭反）髡（本又作郡或作頵）

八年。公子濕（本又作隰同音）
十二年。圍郜（本又作台）
二十六年。侯衎（本作衍）
二十九年。寺人（本又作侍人）
三十年。子般（本或作班）

昭公

七年。鄉（本亦作嚮）
八年。御讋（本或作擊）揜禽（本亦作掩）
十一年。子虔（或作乾）

十七年。茀于（本亦作孛）
二十年。自夢（夢本或作蔑）
二十三年。子盈（本亦作逞）
二十五年。鸜鵒（本又作鸛音灌）公孫（本亦作遜）
三十一年。荀櫟（舊作躒）

定公

十四年。熟曰膰（本或作燔）

論語

學而

有朋(有或作友非)孝弟(本或作悌下同)傳不(鄭注云魯讀爲專)道(本或作導)毋友(本亦作無)
摩(一本作磨)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爲政

衆星共(鄭作拱)先生饌(鄭作餕)錯(鄭本作措投也)孝于(一本作孝乎)十世
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八佾

撤(本或作徹)嗚呼(本或作烏乎)繪事(本又作繢)

公冶長

彫(本或作凋)賦(梁武云魯論作傅)聞一(本或作問字非)糞(本或作糞同)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六　十

雍也

今也則亡(本或無亡字郎連下句讀)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文質
彬彬(說文作份)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述而

默而(俗作嘿)燕(鄭本作晏)不復(本或無復字)無誨(魯讀爲悔今從古)執鞭(或作硬)
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齊(本或作齋)爲樂(本或作嬀)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
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君娶(本今作取)
正唯(魯讀正爲誠)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誄曰(說文作讄或云作讄。禱某周禮注同)蕩
蕩(魯讀坦蕩爲坦湯)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偶作例皇本作君子)

泰伯

民無得(本亦作德)驕且吝(本亦作悋)

子罕

空空(鄭或作悾悾)冕(鄭本作弁)匱(本又作樻)衣弊(本今作敝)狐貉(當作貈)後彫(當作凋)
未之(或作末者非)

鄉黨

便擯(本又作儐同)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下如(魯讀下爲趨)紾(本又作袗)不佩(從王旁非)
齊必(本或作齋)魚餒(本又作鮾)瓜祭(魯讀瓜爲必)人儺(魯讀爲獻)於阼(本或作於阼階)
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賜腥(說文字林並作胜)杝(本或作拖)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

經玩　經典異文輯卷六　十一

共之(本又作供)

先進

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踐迹(本亦作跡)饑(鄭本作飢)
之撰(鄭作僎讀曰詮)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莫春(本亦作暮)而
歸(鄭本作饋)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顏淵

也訒(字或作仞)饑(鄭本作飢)辨惑(本亦作或)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
無倦(亦作卷)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草尚(本或作上)錯諸(或作措)

子路

曰毋倦(本今作無)繈(又作襁)毋欲(本今作無)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憲問

宮适(本又作括)草創(當作剏)䟽(本今作疏)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弑(本亦作殺)簡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方人(鄭本作謗)荷蕢(本又作何)

衛靈公

問陣(本今作陳)絶糧(鄭本作粻)蠻貊(說文作貃)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集解無此章鄭本有云古皆無此章)

季氏

邦域(邦或作封)於匣(本今作柙)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邦内(鄭本作封内)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佚遊(本亦作逸)在得(或作德非)

陽貨

歸孔子(鄭本作饋)莧爾(本今作莞)穿踰(本又作窬)與哉(本或作無)期已久矣(一本作其)徼以(鄭本作絞)

微子

齊人歸(鄭作饋)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木今作孔丘之徒與)滔滔(鄭本作悠悠)荷蓧(本又作條又作莜○惠案說文作莜)而芸(多作耘字)朱張(鄭作侏)鼗(亦作鞉)不弛(今作施)

子張

距(本今作拒)儼然(本或作嚴)洒掃(本今作埽)抑末(或作未非也)

堯曰

内(本今作納)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經典異文補卷一

周易

乾

蜚龍 史武帝紀

忼龍有悔 說文

元者體之長也 襄九年左傳

嘉德足以合禮 同上

硈乎其不可拔 爾雅疏○硈苦角切

屯

六二乘馬驙如 說文○驙張連切

否

否極則傾何可長也 京房易

噬嗑

噬乾𦞦 說文○𦞦阻史切

无妄

不耕穫不菑畬凶 坊記

離

百穀草木麗于地 說文

君子以繼明照于四方 京房易

日𣅳之離 說文今俗別作昃非是

恒

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緇衣

困

困于槷鼿 說文

井

井泄不食 史屈原傳

漸

鴻漸于般 史武帝紀

歸妹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僖四年左傳

巽

喪其齊斧 漢王莽傳

繫辭

夫乾隺然 說文

犕牛乘馬 說文○犕平秘切

重門擊㯄 王莽傳

臧之中野 劉向傳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漢楚元王傳

雜而不越 說文

說卦

燥萬物者莫㬤乎離 說文

附軼語

君子愼始差若毫氂謬以千里 經解

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 漢東方朔傳

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 說文

尚書

堯典

便章百姓 史五帝紀

合和萬國 史五帝紀

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 史五帝紀

敬授民時 史五帝紀○漢書歷律志同

居郁夷 史五帝紀

宅堣夷 說文

宅嵎鐵 尚書疏夏侯等書

曰崵谷 說文

敬道日出 五帝紀

辨秩東作 馮相氏注後平字倣此

便程東作 五帝紀後平秩字倣此

鳥獸字微 五帝紀

南譌 五帝紀馮相氏注同

南僞 漢王莽傳讀曰訛

度西曰柳穀 縫人注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

敬道日入 五帝紀

便在伏物 五帝紀

厥民燠 五帝紀

鳥獸毴髦 說文○毴而尹切又人勇切毛盛也

稘三百有六旬 說文○稘居之切復其時也

旁救孱功 說文

旁逑孱功 說文

舜典

舜讓于德不怡 今文尚書

舜讓于德不懌 五帝紀

辯于羣神 五帝紀。鄭音班

揖五瑞 五帝紀漢郊祀志

至于岱宗柴 五帝紀說文同

修五禮五樂 漢郊祀志

二生一牲死 史封禪書五行志

至于祖禰廟 五帝紀

眚災過赦 五帝紀

惟刑之靜哉 五帝紀

流共工于幽陵 五帝紀

黎民祖飢 今文尚書

黎民始飢 五帝紀

五品不馴 五帝紀

五品不訓 殷紀

五品不愻 說文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五帝紀

直哉惟靜潔 五帝紀

教稺子 五帝紀

教育子 說文

八音克龤 說文

殄僞振驚朕師 五帝紀

絀陟遠近 五帝紀

大禹謨

春秋左傳引此俱作夏書疏云以述禹事故也杜注傳所引此篇俱云逸書杜不見古文故也

勿使壞 文七年左傳疏云俾亦使也一字倒耳

惟能敝志 哀十八年左傳

皋陶謨

庶明高翼 史夏紀

知人則悊 漢書五行志

蚤夜翌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 史夏紀

無敖逸欲有國兢兢業業 漢王嘉傳欲字絶

益稷

容畎澮距川 說文

以昭待上帝命 夏紀

作續 司服注

璪火黺米說文

希繡司服注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漢律歷志

來治滑夏紀

𨖉以記之說文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僖二十七年左傳注云虞夏書也疏云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為夏書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

傅納以言漢文帝紀

無若丹朱奡說文

堋淫于家說文

予娶嵞山說文

邶成五服說文

簫韶大成說文

陟天之命夏紀

股肱善哉夏紀

百工喜哉夏紀

元首叢脞哉說文○脞昨禾切細碎也

禹貢

禹傅土夏紀

行山表木夏紀

隨山栞木漢地理志

定高山大川夏紀

冀州既載夏紀載師注孔傳句同

至于衡章漢地理志

大陸既為夏紀

鳥夷皮服夏紀地理志○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為島則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

夾右碣石入于海夏紀

濟河惟沇州夏紀

泲河惟兖州地理志

雍沮會同夏紀

其土黑墳夏紀厥皆作其

厥草惟繇說文

厥棐織文地理志

浮於濟漯通於河夏紀

惟畄其道地理志

海濵廣潟 夏紀
海瀕廣潟 地理志泗濵同
其篚酓絲 夏紀
大野既都 夏紀○後豬字倣此
大埜既豬 漢書
草木蔪苞 說文○蔪慈冉切
竹箭既布 夏紀
瑶琨筱簜 說文
均江海 夏紀地理志同

沱涔既道 夏紀○後放此
沱灊既道 地理志
雲夢土爲治 夏紀○蔡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未知孰是
厥貢羽旄齒革 地理志
厲砥砮丹 地理志
伊雒瀍澗 漢書
滎播既都 夏紀
導荷澤 史漢
道荷澤 夏紀導皆作道

被明都 夏紀
被盟豬 地理志孟津同
其篚纖絮 夏紀
汶嶓既蓺 夏紀○後岷字放此
其土青驪 夏紀
西傾因桓是來 漢
終南敦物 史
三危既度 史
厥貢惟璆琳琅玕 史

昆侖 史
昆崘 漢
渠叟 地理志
踰于河 夏紀
至于負尾 夏紀
至于大邳 夏紀
至于大坯 爾雅注
同爲逆河入于勃海 史河渠書
同爲迎河入于勃海 漢溝洫志○蓋漢時然也

嶓冢導瀁 夏紀

又東爲蒼浪之水 夏紀

又東至于醴 夏紀

泆爲滎 夏紀

軼爲滎 地理志

四奥既宅 夏紀地理志同

三百里納戞服 地理志

二百里任國 夏紀

甘誓

天用剿絶其命 說文

五子之歌

襄四年左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疏云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爲夏訓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哀六年左傳疏云夕師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文經篆隸師讀不同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案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胤征

聖有謨勳 襄二十一年左傳注云逸書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昭二十三年左傳蓋述此書語小異耳

湯誓

予其大理汝 史殷紀

仲虺之誥 殷紀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襄十四年左傳疏云傳取仲虺之誥之意改爲之辭

伊訓

惟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

誕資有牧方明 漢律歷志蔡傳云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漢書有朔字未知孰的

太甲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 緇衣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天當爲先皆字之誤也

厥辟不辟忝厥祖 坊記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緇衣○去中間省乃儉德惟懷永圖二句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 表記

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左傳引此注云逸書。說見前
天作孽可逭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緇衣
咸有一德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緇衣。說見前
盤庚
若顛木之有𣎴櫱說文
王譒告之說文
今汝懖懖說文
予亦炪說文。火光也
經玩　經典異文補卷一　十三
相時悉民說文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隱六年左傳
汝則有逸罰爾雅注疏云案盤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費誓云汝則有常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在今文予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哀十一年左傳疏云字少于書引之畧也
憂腎陽書疏夏侯等書
兌命禮記注云兌當爲說
傅險殷紀

若藥不瞑眩說文
惟甲冑起兵緇衣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
敬孫務時敏學記
惟學學半學記
高宗肜日
天既附命正厥德殷紀
天既付命正厥德漢孔光傳
經玩　經典異文補卷一　十四
典祀無禮于弃道殷紀
西伯戡黎
西伯堪黎爾雅注
西伯𢦏𨚗說文
西伯戡飢殷紀
西伯戡阢宋世家
微子
今殷其典喪宋世家
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宋世家

我興受其退 說文○薄邁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史周紀作十一年十二月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注云今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疏云今大誓謂馬融鄭元王肅等所注者也漢初尚書惟得二十八篇大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為放二十八宿不知書有百篇也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通為二十九篇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本經杜在晉初亦未見真本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成二年左傳疏云引其意非本文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昭二十四年左傳注云今大誓無此語

牧誓

逷矣西土之人 爾雅注

微纑 周紀

俾爾戈 爾雅注

是宗是長 漢谷永傳

尚狟狟 說文

如豺如離 周紀

武成

釗我周王 爾雅注逸書恐即武成文昭釗音義同

洪範

左傳引此倶作商書疏云箕子商人故也

我不知其彝倫逌叙 五行志

不從洪範九等 宋世家

彝倫攸斁 說文

羞用五事 漢五行志

叶用五紀 五行志

饗用五福 谷永傳

畏用六極 宋世家五行志同

土曰稼穡 宋世家蔡傳特釋爰字似當從史記

思曰容 五行志

明作智 宋世家

傅錫傳言 宋世家

于其無惡德 疏定本

無有作妞 說文○妞呼到切

于帝其順宋世家
內友柔克宋世家
沈漸剛克文五年左傳
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宋世家
曰雨曰濟曰圛曰蝨曰剋大卜注蝨音濛
曰㞼說文
𢖍貣宋世家
三人占從二人成七年左傳
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注
曰艾時陽若曰哲時奧若五行志
曰舒恒燠若鄭疏王本
曰霧恒風若宋世家
曰霿恒風若五行志○霿莫豆反
王眚惟歲宋世家

旅獒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僖五年左傳注云逸書疏云師讀不同

金縢

乃自以爲質史魯世家

戴璧秉圭魯世家
無墜天之降葆命魯世家
翌日乃瘳爾雅注
我之不辟說文○辟必益切治也
王亦未敢訓公魯世家

大誥

天棐諶辭漢孔光傳
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疏定本弗衍字

康誥

惠不惠茂不茂昭八年左傳
乃大明服僖二十二年左傳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疏曰此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全文也

酒誥

盡執抲說文○抲虎何切

梓材

至于媰婦說文○媰音徂婦人妊身也
惟其斁丹雘說文

洛誥

無若火始庸庸 漢梅福傳

乃惟孺子攽 說文。攽字絶

公無困我 漢杜欽傳吳氏曰當以我爲正

無逸

言乃讙 檀弓疏云讙讙字相近

密靖殷國 魯世家

惠于鰥寡 谷永傳

其無淫于酒 谷永傳

君奭

在昔上帝 句 周田觀文王之德 緇衣注云古文周田觀爲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昭武王惟冒 說文

蔡仲之命

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襄二十五年左傳注云逸書疏云此蔡仲之命文學者各傳所聞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多方

有夏之民叨懫 說文。懫讀若摯

上不朞于凶德 說文

立政

常敀 說文

在受德忞 說文。忞讀若旻

焯見三有俊心 說文

勿以譣人 說文

君陳

未見聖若巳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

顧命

布重莧席 說文音同

陳宲 說文。宲博袌切藏也

一人冕執鈗 說文。鈗傳云當作鈗

畢命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律歷志蔡傳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

君牙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 句 資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 緇衣注云資當爲至疏云咨作資鄭又讀資爲至以不見古文故也

臩命 周紀

甫刑 禮記孝經

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漢刑法注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太宰注

敓攘矯虔 說文

苗民匪用命 緇衣

刖劓斀黥 說文

臏宮劓割頭庶剠 書疏夏侯等書

德威惟威 表記

惄民惟刑 漢刑法注

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表記

播刑之不廸 緇衣注云不衍字

惟訊有稽 周紀

惟緇有稽 說文○緇武儦切

無簡不疑 周紀

其罰百率 周紀○率音刷

其罰倍灑 周紀

其罰六百鍰 周紀六作五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句咎在厥躬 漢武帝紀

肸誓 魯世家

柴誓曰敿乃擭 徐氏注○柴費音同

三隧 魯世家

秦誓

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 文十二年公羊傳

䛗䛗猗 說文○古文斷

附逸書

書序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孔傳汨治作興也稾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傳告來居治沃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 疏云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王
誼伯仲伯作典寶
咎單作明居 孔傳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
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傳原臣名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
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異畝同穎魯世家作異母同穎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告周公作亳姑

左傳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哀十一年
聖作則 昭六年
夏書曰昏墨賊殺 十四年
命以唐誥 定四年注云唐誥誥命篇名也
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哀二年傳注疏云或曰周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

爾雅注
逸周書曰文鷮若彩雉
史記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齊世家采偽泰誓文）
周書曰欲起無先（楚世家）
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蕭何世家）
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三王世家）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君傳）

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蘇秦傳）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蔡澤傳）
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蒙恬傳）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貨殖傳）
漢書
先其算命（律歷志）

周書武成篇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律歷志案今本月日小異以下之辭今本俱無不知班據何本）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郊祀志）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董仲舒傳　偽太誓文）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陳湯傳）
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商傳）
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莽傳）
說文
逸周書曰大翰若翬雉
不卵不蹠以成鳥獸
士分明之祘（讀若算）

疑沮事闕
朕實不明以俔伯父
圜圜升雲半有半無
竹箭如榗
周書曰稱奉介圭
宮中之冗食
來就惎惎
㵝有爪而不敢以撅

經典異文補卷二

毛詩○國風

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注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

周南

在河之州 說文今別作洲非是
槮差荇菜 說文
葛覃 申培詩說
服之無射 緇衣
云何盱矣 爾雅注
螺斯 申培詩說

桃之妖妖 說文
施於中馗 文選注薛君章
抽觴以女不可求思 韓詩外傳
江之羕矣 說文羕水長也
遵彼汝濆 爾雅注
麟止 申培詩說

召南

亦旣遘止 爾雅邢疏
南澗之濆 讀詩記董氏曰濆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采藻說文

于以湘之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顏注鬺烹也

蔽芾甘棠韓詩外傳

勿翦勿伐漢韋賢傳

莩有梅孟子注莩零落也

江有汜讀詩記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亦作洍盖古為洍後世譌也

野麇申培詩說

何彼襛矣說文

鄒虞申培詩說

經玩

邶

不可算也後漢書朱穆傳

晤辟有摽說文

以畜寡人坊記鄭注云畜孝也指定姜詩

終風且瀑說文

壇壇其陰韓詩

擊鼓其鼞說文

簡簡黃鳥太平御覽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宣二年左傳註云逸詩

遙遙我思說苑

雝雝鳴鳱鹽鐵論

盱日始旦易姚注

卬須我友爾雅疏

容勿同心文選注

我今不閱表記

扶服救之檀弓

能不我慉讀詩記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然說文同

東兮爾雅申培詩說同

經玩

其虛其徐爾雅

靜女其袾說文

僾而不見說文僾仿佛也

搔首躊躇文選注

窺臺申培詩說

暥婉之求得此䵷鼀說文暥於殄切日相戲也

鄘

牆有薺說文

㐱髮如雲說文㐱之忍切稠髮也

不屑髢也 追師鄭注

是褻袢也 說文

鶉之賁賁 襄二十七年左傳

鵲之奔奔 申培詩說

鵲之姜姜 表記

靈雨旣霝 爾雅疏曰零霝音義同

竿旄 定九年左傳

干髦 文中子

載馳 毛鄭作五章蘇氏作四章襄十九年左傳穆叔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朱子據之從蘇氏

衛

赫兮愃兮 說文

碩人之逐 爾雅疏逐軸今古字

齒如瓠棲 爾雅

翟蔽以朝 巾車注

施罛濊濊 說文

鱣鮪鱍鱍 韓詩

鱣鮪鮁鮁 說文

波涕漣漣 楚辭章句

履無咎言 坊記韓詩同

有狐夕夕 齊詩

王

曷其有佸 說文佸古活切

暘之水 申培詩說

掇其泣矣 韓詩外傳

雉離于罦 說文罦覆車网也

毳衣如緂 說文緂土敢切帛騅色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 說文

鄭

尗于田 申培詩說

膻裼暴虎 說文

彼巳之子 韓詩

舍命不偷 韓詩外傳

扶胥 申培詩說

麥秀 申培詩說〇此詩即狡童

有靖家室 韓詩靖善也

風雨湝湝 說文湝湝寒也

子袨 申培詩說
叏兮達兮 說文叏土刀切
踼之水 申培詩說
縞衣緦巾 說文
匪我思徂 爾雅疏曰徂且古義同存也
零露蓴兮 呂氏字林
方灌灌兮 漢地理志

齊

東方昌矣 說文

經玩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 地理志顏師古注齊詩作營
並驅从兩豣兮 說文
代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坊記
盧泠泠 韓詩
盧獜獜 說文
載歐 申培詩說
舞則纂兮 文選注薛君章句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魏

葛屨 申培詩說

纖纖女手 文選注
好人媞媞 爾雅疏楚辭章句同
歛歛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
三歲宦女 石經魯詩殘碑

唐

踼之水 申培詩說
素衣朱綃 郊特牲疏魯詩
茮 申培詩說
羔求 申培詩說

經玩
生于道右 韓詩

秦

竹柲緄縢 士喪禮注
愔愔良人 列女傳
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
隰有樹樣 說文
胡不承權輿 爾雅注

陳

歌以誶之 楚辭章句作誶予不顧廣韻六至部中有誶字亦引詩作歌以誶止

卭有旨鷊 說文鷊五狄切
勞心慅兮 五經文字
有蒲與茄 爾雅樊光注
碩大且嬌 說文太平御覽同薛君曰嬌重頤也五感反

檜

羔求 申培詩說
棘人欒欒兮 說文臞也
悈人欒欒兮 崔靈恩集注
旖旋其華 楚辭章句

匪風發兮匪車揚兮 韓詩外傳
中心⿱制心兮 漢王吉傳⿱制心古怛字
匪車嘌兮 說文嘌撫招切

曹

荷戈與綴 樂記注孔疏云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
彼已之子 僖二十四年左傳襄十七年引鄭羔裘同
彼記之子 表記
嬒兮蔚兮 說文
婉兮⿰女蜀兮 說文

其義一兮 崔靈恩集注

豳

七月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云豳詩豳風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案鄭說非是當以朱傳為正
一之日滭冹 說文
四之日舉止 漢食貨志
獻肩于公 大司馬注
六月食鬱及雚 說文雚余六切

禾稷種穋 說文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又作稑
納于滕陰 說文
受福無疆 月令注
隸天之未陰雨 說文
唯予音之嘵嘵 說文
熠熠宵行 說文
四國是匡 齊詩
載躓其尾 說文
赤舄已已 說文

赤舄掔掔 說文○苦閑切

小雅 學記作宵雅申培詩說作小正

周道威夷 文選注薛君曰威夷險也

周道郁夷 漢書地理志顏注言使臣乘馬行于此道也

痑痑駱馬 說文

煌蕚 申培詩說

莘莘征夫 國語說文同

侁侁征夫 楚辭章句

夫移之華萼不煒煒 藝文類聚

鶺鴒在原 昭七年左傳爾雅同

外禦其侮 傳二十九年左傳

飲酒之飫 說文

伐木所所 說文所所言伐木聲也

吉圭爲饎 士虞禮注

絜蠲爲饎 大戴禮注

吉圭惟饎 蜡氏注疏鄭從三家詩故不同

我出我輿 荀子

出輿彭彭 史記

南山有薹 申培詩說

懕懕夜飲 說文

蓁蓁者莪 文選注

我是用戒 鹽鐵論

伐鼓鼘鼘 蔡邕集注

振旅嗔嗔 說文

嘽嘽推推 漢書劉歆毀廟議

車工 申培詩說

東有圃草 韓詩圃博也有博大之草也

搏狩于敖 後漢書注

抉拾既次 繕人注

既禡既禂 說文

其麎孔有 爾雅注

伾伾俟俟 說文

駓駓騃騃 文選注薛君章句趨曰駓行曰騃

庭燎 申培詩說

鑾聲鉞鉞 說文今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

圻父 襄十六年左傳

在彼穹谷 韓詩

不惟舊因 白虎通

斯干 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賦新宮燕禮下管新宮或曰恐即此詩

約之格格 冬官注崔靈恩集注同

各有攸宇 大司徒注疏云君子小人各有所居

載衣之禘 說文禘緥也

節南山 昭二年左傳作節

天方薦瘥 說文嗟胙何切殘田也

天子是庳 荀子

不敢不趚 說文趚資昔切

能或滅之 漢書

曾是不億 文中子

協比其鄰 僖二十二年左傳襄二十九年同

速速方穀 後漢書蔡邕釋誨顏注詩小雅速速方穀毛萇注速速陋也韓詩亦作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

日月鞠凶 漢書

彼日而食 昭七年左傳疏云師讀不同

繁惟司徒 韓詩

閻妻煽方處 漢谷永傳注

寀勿從事 漢劉向傳

讒口嗸嗸 劉向傳韓詩同

傳沓背憎 僖十五年左傳釋文引說文誤

悠悠我悝 爾雅注悝憂也爾雅音義悠悠作攸攸悝顧野王作瘇病也

兩無其極 申培詩說

淪胥以鋪 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痡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漢書序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顏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也

聽言則對 新序漢書

謀猶回泬 韓詩文選注作廻穴

歙歙訿訿 漢書

噏噏呰呰 荀子

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

不可暴虎 鹽鐵論

戰戰矜矜 左傳

鳴鳩 申培詩說毛朱作小宛

螟蠕有子 說文

宜犴宜獄 射人注

小卞 漢書杜欽傳

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
我躬不說皇恤我後 襄二十五年左傳
㦸㦸大猷 說文
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漢書注
趯趯毚兔 史記春申君傳
既微且尰 說文
緀兮斐兮 說文緀文貌也
哆兮誃兮 爾雅
誃兮哆兮 說文

咠咠幡幡 說文
棄予作遺 韓詩外傳
缾之窒矣 說文窒去徑切
茗茗公子行彼周道 楚辭章句
哀我癉人 爾雅癉勞也
東有启明 爾雅疏
西有長賡 尚書疏
百卉具痱 爾雅疏
亂離斯瘼吾誰適歸 文中子

奚其適歸 宣十二年左傳
匪鷻匪鳶 說文
四牡騯騯 說文騯薄庚切
或憔悴事國 昭七年左傳
自詒伊慼 僖二十四年左傳
靜共爾位 爾雅疏
憂心且怞 說文
以雅以南 後漢書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毛詩與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
楚薺 玉藻注

楚薋 楚辭章句
馥芬孝祀 文選注
維禹敶之 稍人注疏此據韓詩而言
畇畇原隰 周禮疏韓詩同
取其血膫 說文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漢書食貨志
以我剡耜 爾雅注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食貨志
有晻淒淒興雲祁祁 呂氏春秋

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
桑扈 申培詩說
兕觵其觩 成十四年左傳
兕觵其觓 說文
匪交匪敖 襄二十七年左傳
匪徼匪敖 漢五行志
頍弁 申培詩說
先集維霓 爾雅注
死喪無日無義相見 韓詩外傳

經玩

樂酒今昔 楚辭章句
景行行之 史孔子世家
以慍我心 韓詩
營營青蠅至于藩 漢武五王傳
謍謍青蠅至于楙 說文謍余領切小聲也楙藩也
酌彼溓爵 爾雅疏曰鄭箋云康空也康溓音義同
屢舞姕姕 說文姕即移切
仄弁之俄 說文
觱沸濫泉 說文

彼交庶紓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襄十一年左傳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襄二十一年左傳疏云師讀有異
觲觲角弓 說文
雨雪麃麃 漢劉向傳
曣見聿消 韓詩曣日出也
上帝甚慆 韓詩外傳
垂帶如厲 內則注

經玩

瑕不謂矣 表記
滮池北流 說文
大雅 申培詩說作大正
娓娓文王 崔靈恩集注
本枝百世 莊六年左傳
惟周之士不顯奕世 後魏禮志
述修厥德 漢宣元六王傳
上天之縡 楊雄傳
使不俠四方 韓詩外傳

聿嬪于京爾雅郭注
允懷多福春秋繁露
在郃之陽說文
其旝如林說文
坶野洋洋水經注
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捄之仍仍說文
予曰有胥附尚書注
追琢其璋追師注

卹彼玉瓚典瑞志卹音琹又作邲
古人之無擇韓詩
此惟予度論衡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昭二十八年左傳疏云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維此文王莫其德音樂記亦作莫其德音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樂記注云聲之誤也韓詩同
同爾弟兄後漢書伏湛傳
白鳥鶴鶴孟子賈誼新書作皜皜

巨業維樅說文樂苑文王樂名巨業
應侯愼德家語淮南子同
昭茲來御愼其祖父後漢祭祀志
欥求厥寧說文欥詮詞也
築城伊洫韓詩云洫深池也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禮器
度是鎬京坊記
不㡿不疈說文
禾穎穟穟說文

瓜瓞唪唪集韻
或舂或抌舂人注韓詩同
后稷兆祀表記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
肆筵設机楚辭章句
黃耇鮐背爾雅注背皮如鮐魚
公尸來燕醙醙說文
嘉樂左傳文四年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
于邠斯觀白虎通

汭泧之卽職方注

嗣先公爾酋矣爾雅注

祓祿康矣爾雅注

毋從詭隨昭二十年左傳

慘不畏明昭二十年左傳

是用大簡成八年左傳

無然洩洩爾雅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襄三十一年左傳

以亡背亡仄五行志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有梏德行緇衣。音義同

誥爾人民鹽鐵論

愼爾侯度襄二十二年左傳

我心慘慘五經文字

誨爾忳忳禮記注

國步斯矉說文

靡所止凝齊詩

泰風有隧爾雅注泰風西風也

惟彼不順往以虫垢韓詩外傳

薇薇山川說文薇徒歷切

錫爾玠珪爾雅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既入于徐楚辭章句

登民申培詩說

不畏彊圉漢王莽傳

四牡騯騯說文

鉤膺鏤鍚說文

姪娣從之白虎通

武夫潢潢鹽鐵論

來徇來宣爾雅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孔子閒居

籍人伎忒說文

觱沸濫泉爾雅疏云音義同

我居御卒荒韓詩外傳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韓詩外傳

周頌

遂奔走作廟禮記注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襄二十七年左傳杜云逸書朱傳云何之為假辭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蓋據左氏

誐以溢我說文誐吾何切嘉善也

維清襄二十九年左傳舞象箾疏云詩序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

維青申培詩說

四方其順之左傳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傳岐字絕爾雅疏云岐有夷之行黃氏日抄與彼作矣相對為句

彼徂者岐後漢書西南夷傳

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韓詩外傳

經玩　經典異文補卷二　三十二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

夙夜其命宥密孔子閒居注云謐之誤也

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

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

時邁執競思文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元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崩歌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旹邁申培詩說

薄言振之韓詩

鐘鼓鍠鍠磬管鏘鏘漢禮樂注

飴我釐麰劉向傳廣雅麳小麥麰大麥也文選注韓詩外傳作嘉麰

偫乃錢鎛冬官注偫直里反

在此無射韓詩

降福孔偕襄二年左傳

應朄縣鼓大師注朄音胤

肅噰和鳴爾雅注

雝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

經玩　經典異文補卷二　三十三

武宣十二年左傳以此為武之卒章

㷀㷀在宊說文

弗時仔肩韓詩外傳

其鎛斯挏冬官注音同

穦之秩秩說文。積禾也

素衣其紑說文

戴弁俅俅爾雅

自羊來牛韓詩外傳

烏閜及哉史記音義

不虞不騺 史武帝紀

酌 宣十二年左傳作汋燕禮內則俱作勺

桓 宣十二年左傳以此爲武之六章

賚 傳以此爲武之三章

鋪時繹思 左傳

於皇明周 白虎通

魯頌

有驕有騜 說文

薄采其荇 白虎通

言采其茆 說文茆力久切白與酒醜爲韻作卯叶謨九反恐誤

鬄彼東南 韓詩

不吳不揚 說文吳五乎切今寫詩者改吳作吴又音乎化切謬甚案朱傳音話應從說文

獷彼淮夷 文選注薛君章句獷覺悟之貌

穜稺尗麥 說文

實始戩商 說文

戎狄是應荊荼是徵 史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說苑

遂幠大東 爾雅注幠有也疏曰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

寢廟繹繹 隸僕注

寢廟奕奕 蔡邕獨斷

商頌

邮 申培詩說

植我鞉鼓 明堂位注

鼗鼓鼘鼘 說文

亦有和鬻 說文鬻古行切五味盉羹也○盉音禾調味器

鬷假無言 昭二十年左傳

奏假無言 禮記

殷社芒芒 史三代世表

奄有九域 文選注

百祿是荷 左傳

率禮不越 漢蕭望之傳韓詩外傳說苑同

聖敬日齊 孔子閒居注云齊莊也

爲下國畷郵 郊特牲注疏云齊魯韓詩也

布政優優 成二年左傳昭二十年同

百祿是揫 說文

爲下國駿 齊詩謂驪馬也

爲下國駿蒙荀子
爲下國恂蒙大戴禮
荷天子之龍家語
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大戴禮
武王載拔說文
武王載發荀子
則莫我敢遏漢書
包有三枿漢書注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哀五年左傳疏云不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

附逸詩

詩序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黃氏日抄云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蜀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曲有聲無詞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

左傳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莊二十二年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僖五年士蔿賦注云自作
河水二十三年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成九年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五年
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八年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二十六年國子賦轡之柔矣杜云見周書疏云周書引疏云云
茅鴟二十八年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三十年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昭四年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十二年

我無所監夏侯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二十六年

禮記

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 疏云皇氏云師說詩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坊記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緇衣音義云昔吾有先正五句今詩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無能字或皆逸詩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注云曾孫侯氏是也

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 樂師鄭司農注疏云似逸詩不知何出

魯詩云陽如之何 爾雅注

史記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商君傳

大武遠宅而不涉 春申君傳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范睢傳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武帝紀

經典異文補卷三

禮記

曲禮

斂髮毋髢注髢或爲肆

跪而遷屨注遷或爲還

共飯不澤手注澤或爲擇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或爲予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士或爲仕

交遊之讐不同國注交遊或爲朋友

筴爲筮筴或爲蓍

左右攘辟注或者攘古讓字

立視五嶲注嶲或爲繠

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太

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

苞屨注苞或爲菲

素簚注簚或爲幕

臨諸侯畛於鬼神注畛或爲祗

是職方注是或爲氏

傾則姦注傾或爲側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

檀弓

其慎也注慎當爲引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注幕或爲帟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蓋皆當爲盍

華而睆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自敗於臺鮐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

召申祥而語之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正義云言申與顓聲相近

卜人師扶右注卜當爲僕

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沬

公叔木注木當爲朱春秋傳作戍

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春秋傳作塴

衽每束一注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爲告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

殷既封而弔注封當爲窆

咏斯猶注猶當爲搖

設蔞翣注周禮蔞作柳
杜蕢自外來注杜蕢或作屠蒯
杜蕢洗而揚觶注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春秋傳曰公叔務人
與其鄰重汪踦往注重當爲童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注陳或作陵楚人聲
曹桓公卒於會注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

郕妻考公之喪注考或爲定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
行并植於晉國注植或爲特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爲妥
衣衰而繆絰注衣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
叔仲衍以告注衍或爲皮
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凡穆或作繆

王制

百畝之分注分或爲糞

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
以訊馘告注馘或爲國
西方曰棘注棘當爲僰
必即天論注即或爲則論或爲倫
王三又然後制刑注又當作宥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膠或作絿

月令

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
天子乃鮮羔注鮮當爲獻

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無罘翳爲弋
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今月令無於時作爲爲詐僞
淫雨早降注今月令曰衆雨
王瓜生注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
毋休於都注今月令休爲伏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注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命漁師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今月令四爲田

民多瘧疾 注月令瘧疾爲厲疫

執弓挾矢以獵 注月令獵爲射

乘玄路 注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

命太史釁龜筴 注月令爲釁祠祠衍字

固封疆 注月令疆或爲壃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注月令淵爲深

水澤腹堅 注月令無堅字

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注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曾子問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 注殯當爲賓

殤不祔祭 注祔當爲備

遂輿機而往 注輿機或爲餘機

文王世子

既興器用幣 注興當爲釁字之誤也

兌命曰 注兌當爲說

禮運

然後飯腥而苴孰 注苴或爲俎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注變當爲辯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 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故功有藝也 注藝或爲倪

瘞繒 注繒或作贈

其居人也養 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

天子以德爲車 注車或爲居

禮器

疏布鼏 注鼏或作幂

燔柴於奧 注奧當爲爨或作竈

周坐尸詔侑武方 注武當爲無詔侑或爲詔囿

必先有事於頖宮 注字或爲郊宮

必先有事於惡池 注惡當爲呼

故禮有擯詔 注詔或爲紹

犧尊在西 注犧周禮作獻

郊特牲

故春禘而秋嘗 注禘當爲禴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注旦當爲神

天子存二代之後 注二或爲三

諸侯不臣寓公 注寓或爲託

鄉人裼 注裼或爲献或爲儺

兵乘共粢盛 注乘或作隣

而君親誓社 注社或爲省

庫門之內 注庫或爲廐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注齊或爲齔

夫也者夫也 注夫或爲傅

血腥爓祭 注爓或爲膶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注奠或爲薦羶當爲馨

祊之爲言倞也 注倞或爲諒

明水涗齊貴新也 注涗齊或爲汎齊

腥肆爓腍祭 注爓或爲膶

內則

糗餌粉酏 注酏當爲餰

濡魚卵醬實蓼 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

麋膚 注膚或爲胖

皆有軒 注軒或爲胖

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股臂漏 注腥當爲星漏當爲螻

鵠鴞胖 注鵠或爲鵠

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 注軒或爲胖宛或作鬱

炮取豚若將 注將當爲牂

塗之以謹 注謹當爲墐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 注醢或爲醓

舉燋 注舉或爲巨

拂髦 注拂髦或爲繆

宰醴負之 注醴當爲禮

祇見孺子 注祇或作振

旬而見 注旬當爲均

奔則爲妾 注奔或爲衒

玉藻

龍卷 注字或作衮

玄端而朝 注端當爲冕

弗身踐也 注踐當爲翦

緇布冠繢緌 注繢或作繪緌或作綏

縫齊倍要 注縫或爲逢或爲豐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注省當爲獮

紳韠結三齊注結或為紒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屈周禮作闕禕當為鞠褖或作稅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

於士去葷注葷或作焄

疾趨則欲發注欲或為數

頤霤如矢注頤或為還

公子曰臣孼注孼當為枿

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緌注緌當為綏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

蕢桴注蕢當為凷

有虞氏服韍注韍或作黻

故天下資禮樂焉注資或為飲

大傳

序以昭繆注繆當為穆

殊徽號注徽或作褘

少儀

游於說注說或為申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為儀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雖或為唯

加夫撓於劍焉注夫或為煩皆發聲

酢爵俟爵注古文禮俟作遵酢或為作俟或為騶

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

學記

術有序注術當為遂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依或為衣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或為雅

呻其佔畢多其訊注呻或為慕訊或為訾

待其從容注從或為松

比物醜類注醜或為計

樂記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作緣

大章注或作大卷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注肉或為潤

獶雜子女注獶或為優

克順克俾注俾當為比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注壎篪或爲簨虡
石聲磬磬注磬當爲罄
則思畜聚之臣注聚或爲最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注讙或爲歡動或爲勳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爲四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注薊或爲續祝或爲鑄
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字爲三台字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注愛或爲哀

雜記

以其綏復注綏當爲緌
不毀牆注毀或爲徹
載以輲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
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
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下大夫以襢衣注襢周禮作展
待猶君也注待或爲侍

緦冠繰纓注繰當爲澡
甕甒筲衡注衡當爲桁
玄冕一注或謂爲玄冠或爲玄端
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使或爲史
猶是附於王父也注猶當爲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四十者待盈坎注坎或爲壙
雖三年之喪可也注雖或爲唯
入自闈門注闈門或爲帷門

喪大記

賓出徹帷注徹或爲廢
食於篹者盥注篹或作簨
無紞注紞或爲點
裁猶冒也注裁字或爲才
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注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
君弔則復殯服注復或爲服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踊或爲哭或爲浴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注綠當爲角此綠或爲簍

大夫殯以幬注幬或作錞或作埻
加僞荒注僞當爲帷或作于蔣之誤也
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二
綍無碑注輴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綍或爲率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
咸注封周禮作窆此封或皆作斂咸讀爲緘或爲械

祭法

相近於坎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
幽宗。雩宗注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

顯考無廟注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

祭義

饗者鄉也注饗或爲相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
爓祭祭腥注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腸熟也
焄蒿悽愴注蒿或爲藨
見以蕭光。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覸
燔燎羶薌注燎當爲馨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皆當爲褒
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
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

祭統

心怵而奉之注怵或爲述
以共齊盛注齊或爲粢
君執紖注紖周禮作絼
士執芻注芻或爲稠
百官進徹之注進當爲餕進徹或俱爲餕
而舍奠于其廟注舍當爲釋

夫祭有畀煇包翟闇者注煇周禮作韗

經解

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注誠或作成

坊記

貴不慊於上注慊或爲嫌
言乃讙注讙當爲歡
大斂於阼注阼或爲堂

中庸

不變塞焉注塞或爲色

故栽者培之注栽或為兹
踐其位注踐或為纘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為謀
久則徵注徵或為徵
雖善無徵注徵或為證
徵諸庶民注徵或為證
無不覆幬注幬或作燾
肫肫其仁注肫肫或為純純

表記

安肆日偷注肆或為褻
則寬身之仁也注仁亦當言民
文而靜注靜或為情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入或為人
終事而退注事或為身
唯君子受命於天注唯當為雖
故君子之接如水注接或為交

緇衣

尹吉曰注吉當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口費而煩注費或為哱或為悖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君雅曰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注資當為至
精知略而行之注精或為清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注正當為匹字之誤
私惠不歸德注歸或為懷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寡當為顧
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注純或為煩

問喪

雞斯徒跣注雞斯當為笄纚
不敢入處室注入處室或為入宮
故匍匐而哭之注匍匐或作扶服
哭泣無數注數或為時

閒傳

齊衰貌若枲 注枲或爲似

禫而纖 注纖或作紋

深衣

續衽鉤邊 注續或爲裕

要縫半下 注要或爲優

反詘之及肘 注肘或爲腕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注政或爲正

投壺

毋踰言若是者浮 注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遥

儒行

不祈多積 注積或爲貨

不斷其威 注斷或爲繼

竟信其志 注信或爲身

不充詘於富貴不閔有司 注充或爲統閔或爲文

大學

致知在格物 注此致或爲至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注恂或作峻

顧諟天之明命 注諟或爲題

身有所忿懥 注懥或作懫或爲疐

一人貪戾此謂一言僨事 注戾或爲吝僨或爲犇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注倍或作偝矩或作巨

人之彥聖 注彥或作盤

昏禮

贊醴婦 注醴當作禮

爲后服資衰 注資當爲齊

鄉飲酒義

盥洗揚觶 注揚今禮皆作騰

介俎象陰陽也 注古文禮俎皆作遵

一人揚觶 注一人或爲二人

察守義者也 注察或爲殺

射義

則燕則譽 注譽或爲與

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注延或爲誓

序點揚觶而語 注序點或爲徐點今禮揚作騰

幼壯孝弟注壯或為將
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為旄勤
循聲而發注發或為射
以祈爾爵注爾或為尒

聘義

用之於戰勝注勝或為陳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注碈或作玟
溫潤而澤注潤或為濡
孚尹旁達注孚或作姇或為扶

喪服四制

禿者不髽注髽或為免
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

周官

天官

大宰。三曰官聯注故書聯作連
二曰嬪貢注故書嬪作賓
少宰。建邦之宮刑注杜子春云宮當為官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注政或為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故書傅別作傅辨鄭大夫讀為符別
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為小事
庖人。賓客之禽獻注獻古文為獸
內饔。豕盲眂而交睫腥注杜云盲眂當為望視腥當為星
凡掌共羞注共當為具
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云蕭字或為莤讀為縮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注豆當為羞
瘍醫。折瘍之祝藥注祝當為注
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為五穀

酒正。酒正奉之故書無酒字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注故書正為政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
醢人。豚拍注鄭杜皆以拍為膊
雁醢注故書雁或為鶴
掌舍。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為柜
為壇壝宮棘門注杜云棘門或為材門
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故書珠為夷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鄭云齎或為資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注故書互爲巨）
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
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
大喪廞裘飾皮車（注故書廞爲淫）
內宰。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故書二爲三）
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讀爲純）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故書玉爲王）
女御。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鄭讀梗爲亢杜爲更）

典婦功。及內人女功之事齎（注故書齎爲資）
凡授嬪婦功（注授當爲受）
則受良功而藏之（注良當爲苦字之誤）
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注故書齎爲資）
內司服。揄狄闕狄（注狄當爲翟）
展衣（注展字當爲襢）
緣（注或作税貿作褖衣）
縫人。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爲馬）
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檟）

染人。夏纁玄（注故書纁作薰）
屨人。青句（注句當爲絇）
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故書綏爲緌當作綏今禮家定作蕤）

地官

廛人（注故書廛爲壇）
泉府（注故書泉或作錢）
饎人（注故書饎作𩟄）
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爲性）
其植物宜膏物（注膏當爲櫜）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
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爲授）
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注杜云賙當爲糾）
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注故書域爲邦）
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
鄉師。共茅蒩（注杜云蒩當爲菹鄭大夫讀爲藉）
與其輂輦（注故書輦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涖爲立）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讀爲殿）
鄉大夫。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讀和容爲和頌無爲舞）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
民而讀邦法（注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云當爲正月吉疏云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爲正字）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故書酺或爲步）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注杜讀政爲征）
既比則讀法（注故書既爲暨）
觵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

舞師。教皇舞（注皇書或爲翌或爲義）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毀爲甈尨作庬）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爲蒿）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
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故書漆林爲桼林）
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注故書囏阨作墐阨）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注故書羇作寄）
均人。掌均地政（注政讀爲征）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云遊當爲猶）
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爲與）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
媒氏。入幣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司市。平肆展成奠賈（注杜云奠當爲定）
上旌於思次（注思次當爲司次）
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
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故書涖作立）

辟布者（注故書辟作辭）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故書附爲柎）
質人。壹其淳制（注杜云淳當爲純）
廛人。總布（注杜云總當爲儳鄭讀如憁）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爲廛）
賈師。凡國之賣價（注故書賣爲買）
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
肆長。斂其總布（注杜云總當爲儳）
泉府。貨之滯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

各從其抵 注抵質抵字
掌節。以英蕩輔之 注杜云蕩當爲帑
遂師。庀其委積 注故書庀爲比
及蜃車之役 注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稍人。以甸聚待羇旅 注故書羇作奇
凡其余聚 注余當爲餘
草人。騂剛用牛 注故書騂爲挈
墳壤用麋 注故書墳作盆
掌葛。以權度受之 注故書受或爲授
經玩

春官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注故書吉或爲告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注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注故書祀作禩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注故書疈爲罷
侯執信圭 注信當爲身
涖玉鬯 注故書涖作立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 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注鄭讀竁爲穿杜讀爲毳音義云字書無此字今注本或有作脆字者
肆儀爲位 注故書肆爲肄儀爲義
肆師。及其祈珥 注故書祈爲幾杜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玄謂幾當爲禨珥當爲衈
表齍盛告絜 注故書表爲剽
共設匪罋之禮 注匪其簋字之誤與
宗則爲位 注故書位爲涖
凡師不功 注故書功爲工古者工與功同
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注故書儀爲義
鬯人。禜門用瓢齎 注故書瓢作剽杜讀齎爲粢鄭讀爲齊
經玩

凡山川四方用蜃 注故書蜃或爲謨
凡祼事用概 注祼當爲埋
司尊彝。其朝踐用兩大尊 注故書踐作餞
諸臣之所昨也 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
醴齊縮酌 注故書縮爲數齊爲齎讀爲粢
司几筵。凶事仍几 注故書仍爲乃
天府。凡國之玉鎮器大寶器藏焉 注故書鎮作瑱
典瑞。執鎮圭 注故書鎮作瑱
珍圭以徵守 注杜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

駔圭注駔讀爲組荓之誤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
凡弔事弁經服注故書弁作絣
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
內宗。薦加豆籩注豆籩故書爲籩豆
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樂師。有皇舞注故書皇作翌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跢
詔來瞽皐舞注鄭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
大師。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注故書廞爲淫
瞽矇。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云讀爲定
眡瞭。擊頌磬笙磬注頌或作庸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
高聲硍注故書硍或作硍
鍾師。納夏注故書納作內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注故書蜡爲蠶
大卜。二曰觭夢注杜云觭字亟當爲奇
其經運十注運或爲緷當爲煇
菙氏。遂龡其焌契注焌書亦或爲俊
簭人。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

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占夢。二曰噩夢注杜云噩當爲驚愕之愕
乃舍萌於四方注杜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
遂令始難毆疫注故書難或爲儺
眡祲。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注故書彌作迷隮作資
大祝。二曰造注故書造作竈
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
三曰誥注杜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注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

四曰振動（注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

祭祇（注故書祇為枋）

小祝。大喪贊渳（注故書渳為攝）

設熬置銘（注銘今書或作名）

設道齎之奠（注杜云齎當為粢）

則保郊祀於社（注故書祀或作禩）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杜云防當為披）

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讀貉為百書亦或為禡）

司巫。及蒩館（注書或為租飽）

男巫。望衍（注衍讀為延聲之誤也）

冬堂贈（注故書贈為增）

春招弭（注杜讀弭如彌云謂讀為敉字之誤也）

王弔則與祝前（注故書前為先）

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或為汁）

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為帝杜奠讀為定）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注故書簋或為九）

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注故書鉤為拘）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注條讀為絛不言樊字脫耳）

木路前樊鵠纓（注杜云鵠或為結）

重翟錫面朱總（注故書朱總為總鬆為或作騎）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故書翣為駐書亦或為能）

疏飾（注故書疏為揟）

藻車藻蔽（注故書藻為繅杜繅讀為藻直為華藻也）

駹車雚蔽然禊髤飾（注故書駹作龍髤為軟杜讀軟為桼直為髤桼也）

孫乘夏篆（注故書篆為夏緣）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注故書更續為受讀）

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作軨）

車僕。苹車之萃（注故書苹作平杜云當為軿車）

皆畫其象焉（注杜云畫當為書）

夏官

司勳（注故書勳作勛）

司爟（注故書爟為燋）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墠鄭讀從墠書亦或為墠）

乃以九畿之籍（注故書畿為近）

有司表貉（注鄭云貉讀為禡書亦或為禡）

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為方聲之誤也）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注比或作庀

馬質。綱惡馬注鄭云綱讀爲亢書亦或爲亢

小子。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故書祀作禩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注故書積爲眦

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杜云待當爲特書亦或爲特

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

大僕。戒鼓傳達於四方注故書戒爲駭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鄭云洒當爲灑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故書瑉作璑鄭云繅當爲藻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䯤

司兵。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注故書椹爲鞎鄭司農云非是

稾人。試其弓弩注故書試爲考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故書茢爲滅杜云當爲厲

大馭。及犯軷注故書軷作罰

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爲斬軌爲範杜又云軌當爲軓

校人。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

庾人。以阜馬佚特注杜云佚當爲逸

圉師。夏庌馬注故書庌爲訝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爲晉

其澤藪曰雲瞢漢書地理志作雲夢

其浸潁湛杜云湛或爲淮

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

其澤藪曰望諸地理志作孟諸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注鄭司農云淮或作雎沭或爲洙

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地理志作盧維

其澤藪曰弦蒲注鄭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方三百里則七伯注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傅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杜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

秋官

司烜氏注烜讀如燬故書燬爲垣
條狼氏注杜云條當爲滌
薙氏注薙書或作夷
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鄭讀爲濁書亦或爲濁
大司寇。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注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憋
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云當爲辟
小司寇。附於刑用情訊之注故書附作付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故書附作付

士師。七曰爲邦朋注故書朋作倗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
正之以傅別約劑注故書別爲辨鄭云傅或爲付
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云窆當爲禁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駹作龍幾讀爲刉珥當爲衈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注搏當爲膊
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爲完
閽隸。掌子則取隸焉注杜云子當爲祀

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
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爲蕡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注故書互爲巨
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甍
翦氏。掌除蠹物注故書蠹爲橐
赤犮氏。以蜃炭攻之注故書蜃爲晨
壺涿氏。以炮土之鼓敺之注故書炮作泡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云橭讀爲枯書或爲樗
大行人。再祼而酢注故書祼作果讀爲灌

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
協辭命注故書作叶詞命鄭云叶當爲汁
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
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作藁
司儀。授幣注授當爲受
賓亦如之注賓當爲儐
行夫。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
掌客。牲三十有六注牲當爲腥字之誤也
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

冬官考工記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

貉踰汶則死注貉或爲貈

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笱杜云妢書或爲邠

凡攻木之工七注故書七爲十

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注鮑書或爲鞄

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注故書雕或爲舟杜云非也

搏埴之工陶旊注埴書或爲植

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速書或作數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牙書或作輮

欲其微至也注鄭云微至書或作危至

取諸圜也注故書圜或作員

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

必矩其陰陽注故書矩爲距

則轂雖敝不藃注藃當作耗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故書萬作禹書或作矩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故書十與二合爲二十字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故書庇作秘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蚤當爲爪

輿人。爲之校崇注故書校作榷

以爲轛圍注轛書或作軨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

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十或作七非也軓書或作軋

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

必緧其牛後注故書緧作鰌

輈注則利準注故書準作水

左不楗注書楗或作券玄謂今倦字也

鳧氏。兩欒謂之銑注故書欒作樂

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故書圜或作圍

𣏌氏。爲量注𣏌古文或作歷

權之然後準之注準故書或作水

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脣

凡鑄金之狀注故書狀作壯
鮑人注故書鮑或作鞄
察其線欲其藏也注故書線或作綜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劀
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鄰
韗人。為皐陶注鄭云韗書或為鞠玄謂以皐陶名官則陶字從革
㡆氏。以涗水漚其絲注故書涗作湄
淫之以蜃注杜云淫當為涅書亦或為湛
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故書或云五寸杜云當為七寸

上公用龍注龍當為尨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縪
祼圭尺有二寸注祼或作淉或作果
黃金勺注勺故書或作約
以致稍餼注餼或作氣
矢人。茀矢參分注茀當為殺
殺矢七分注殺當為茀
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
梓人。顧脰小體注故書頠或作頫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注故書撥作廢
且其匪色注故書匪作飛
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
觗三升注觗當為觶
則一豆矣注豆當為斗
飲一豆酒注豆又聲之誤當為斗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
匠人。置槷以縣注故書槷或作弋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轘

里為式注里讀為已聲之誤也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注故書汲作沒
車人。其博三寸注故書博或為搏
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為側
弓人。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或為䵒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注故書筋或作薊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注故書燂或作腅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注故書勝或作稱

則莫能以速中 注故書速或作數

利射侯與弋 注故書與作其

經典異文補卷四

儀禮

士冠禮

闑西閾外 注古文闑為槷閾為蹙後倣此

旅占 注古文旅作臚

纁裳純衣 注今文纁皆作熏後倣此

側尊一甒醴 注古文甒作廡後倣此

各一匴 注古文匴為篹

執以待於西坫南 注古文坫為襜

兄弟畢袗玄 注古文袗為均

將冠者采衣紒 注古文紒為結

贊者盥於洗西 注古文盥皆作浣

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 注古文櫛為節

壹揖壹讓升 注古文壹皆作一

面葉 注古文葉為擖

面枋 注今文枋為柄

啐醴 注古文啐為呼

請醴賓 注此醴當作禮

儷皮注古文儷為離
若不醴注醴亦當為禮
再醮攝酒注今文攝為聶
設扃鼏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後倣此
贏醢注今文贏為蝸
加俎嚌之注嚌當為祭字之誤也
主人紒而迎賓注古文紒為結
禮於阼注今文禮作醴
某有子注古文某為謀

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為秉
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注今文無對
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
嘉薦亶時注古文亶為癉
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為嘏
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
章甫注甫或為父今文為斧

士昏禮

當阿東面注今文阿為庪

如初禮注古文禮為醴
主人拂几授校注古文校作枝
面葉注古文葉作擖
肫髀不升注肫或作純古文純為鈞髀為脾
大羹湆注今文湆皆作汁
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
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
媵御沃盥交注御當為訝
贊啟會卻於敦南注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為綌

贊爾黍注古文黍作稷
主人說服於房注今文說作稅
北止注古文止作趾
媵侍於戶外注今文侍作待
贊見婦於舅姑注古文舅皆作咎
贊醴婦注醴當為禮
竝南上注竝當作併
婦贊成祭注今文無成
於是與始飯之錯注古文始為姑

酬以束錦 注古文錦皆作帛
笲緇被纁裏加於橋 注今文橋為鎬
又弗能教 注古文弗為不無能字
至於某之室 注今文於為于
我與在 注古文與為豫
夙夜毋違命 注古文毋為無
視諸衿鞶 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請終賜見 注今文無終賜

士相見禮

左頭奉之 注今文頭為脰
某將走見 注今文無走
某不敢為儀 注今文不為非
固請吾之子就家也 古文云固以請
將走見 古文曰某將走見
某也固辭 今文無也
主人答壹拜 注古文壹為一
某也既得見矣 今文無也
某也使某 注或言命某

結於面左頭 注今文頭為脰
妥而後傳言 注古文妥為綏
毋改眾皆若是 注古文毋作無今文眾為終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注今文父為甫古文毋為無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 注古文伸作信早作蚤
問夜膳葷 注古文葷作薰
徧嘗膳 注今云呫嘗膳
若君賜之爵 注今文曰若賜之爵
容彌蹙 注今文無容

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 注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
宅者 注今文宅或為託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注古文茅作苗

鄉飲酒禮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
左北上 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眾賓皆入左無門
坐奠爵於篚下 注今文無奠
坐挩手 注古文挩作說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今文無北面

衆賓辯有脯醢 注今文辯皆作徧
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 注今文厭皆為揖
衆受酬者受自左 注今文無衆酬
遵者降席東南面 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
說屨 注今文說為稅
主人釋服 注古文釋作舍
賓介不與 注古文與為預
脊脅胳肺 注今文胳作骼
則獻諸西階上 注古文無上

磬階間縮霤 注古文縮為蹙

鄉射禮

賓厭衆賓 注今文皆曰揖衆賓
主人阼階前西面 注今文無作階
盥洗 注古文盥皆作浣
坐棁手 注古文棁作說
大夫若有遵者 注今文遵為僎
皆揖就席 注今文揖為升
退少立 注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觶 注今文坐取觶無進
坐奠觶拜 注今文又曰坐奠之拜
兼挾乘矢 注古文挾皆作接
某御於子 注古文曰某從於子
弟子說束 注今文說皆作稅
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 今文無南
豫則鉤楹內 注豫宜從榭今文豫為序亦非也
適堂西 注今文曰適序西
執旌負侯而俟 注今文俟為立

不貫不釋 注古文貫作關
上握焉 注今文上作尚
十純則縮而委之 注古文縮皆為蹙
拜受爵 注古文曰再拜受爵
各以其耦進 注今文以為與
告左右 注今文曰告於賓
司射釋弓視算 注今文曰視數
舉觶者退反位 注古文曰反坐
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

于賓 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皆為爵
賓不與 注古文與作豫
五職 注古文職為識今文或作植
獻工與笙 注今文無與笙
遂命倚旌 注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
上二尋 注今文糅為縮韜為翻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注古文與為豫
侯道五十弓 注今文改弓為肱

握素 注素刊本一作膚
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注今文皮樹為繁豎糅為縚古文無以
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 注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大夫射則肉袒 注今文無射

燕禮

冪用綌若錫 注今文錫為緆
坐取觚洗 注古文觚皆為觶
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 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

主人辭洗 注今文無洗
更爵洗 注古文更為受
媵觚於賓 注今文媵皆作騰
大夫辯受酬 注今文辯皆作徧
奠於篚 注今文無
遂卒爵 注古文曰卒爵不拜
拜受觶 注今文觶作觚
賓降洗升媵觚於公 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
洗象觶 注今文曰洗象觚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 注今文觶又為觚
公答拜 注古文曰公答再拜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 注古文賜作錫
寡君有不腆之酒 注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使某固以請 注今文無使某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 注今文無則
與大夫燕 注今文無燕

大射儀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注古文頌為庸

冪用錫若絺綴諸箭注今文錫或作緆絺或作紿古文箭作晉
更爵洗注古文更為受
媵觚於賓注古文媵皆作騰
降適阼階下注適古文曰造
後首注古文為後手
挾乘矢於弓外注古文挾皆作接
士御於大夫注今文於為于
皆適次而俟注今文俟作待
不異侯注古文異作辭

三耦俟於次北注今文俟為立
至乏聲止注古文聲為磬
授獲者退立於西方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為舍
且左還注古文且為阻
捆之注古文捆作魁
揚觸捆復注古文捆作魁
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
適阼階下注今文無適

還右乃降注今文曰右還
以袂順左右隈注今文順為循
公親揉之注古文揉作紐
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注餘獲古文曰餘算
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古文縮皆作蹙
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為筵
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注今文無司馬
士長升拜受觶注今文觶作觚下同
公答再拜注今文無再

洗象觚注此觚當為觶

聘禮

帥衆介夕注古文帥皆作卒
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注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
使者載旜注古文旜皆為膳
取圭垂繅注今文繅作璪
介皆與北面西上注古文與作豫
陳皮北首西上注古文曰陳幣

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 注今文無擯
介皆入門左 注今文無門
裼降立 注古文裼皆作賜
公升側受几於序端 注今文無升
賓進訝 注今文訝爲梧
公壹拜送 注古文壹作一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 注古文重入
歸饔餼五牢 注今文歸或爲饋
皆二以並 注今文並皆爲併

車秉有五籔 注今文籔或爲逾
至於階讓 注古文曰三讓下同
庭實設 注今文曰入設
賓拜禮於朝 注今文禮爲醴
壹食再饗 注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注古文俶作淑
以侑幣 注古文侑皆爲宥
迎於外門外 今文曰迎於門外
帥大夫以入 注古文帥爲率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 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禮玉束帛乘皮 注今文禮皆作醴
公使卿贈 注今文公爲君
朝服載旜 注古文旜作膳
赴者未至 注今文赴作訃
宰問幾月之資 注古文資作齎
出祖釋軷 注古文軷作祓
圭與繅皆九寸 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
繫長尺絇組 注今文絇作約

爲肆 注古文肆爲肆
賓入門皇 注古文皇皆作王
皮馬相閒可也 注古文閒作干
賄在聘于賄 注古文賄皆作悔
禮不拜至 注今文禮爲醴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 注古文閾爲蹙
負右房而立 注今文無而
賜饔唯羹飪 注古文羹爲羔飪作腍
如饋食之禮 注今文無之

肦肉及庪車注古文肦作紛
明日問大夫注古文曰問夫人
夫人歸禮注今文歸作饋
旣致饔注古文旣為餼
則重賄反幣注今文曰賄反幣
十筥曰稯注古文稯作緵

公食大夫禮

設扃鼏注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
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

西面南上注古文無南上
坐奠於鼎西南注今文奠為委
左人待載注古文待為持
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
賓立於階西注今文曰西階
昌本南麋臡注今文臡皆作麋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竝注竝今文曰併下同古文簋皆作軌
大羹湆不和注今文湆為汁

由門入升自阼階注今文無升
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今文無于
膷以東臐膮牛炙注古文膷作香臐作熏
牛鮨注今文鮨作鰭
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
魚腊不與注古文與作豫
西東毋過四列注古文毋為無
皆如饗拜注古文饗或作鄉
侑幣束錦也注今文無束

加萑席注今文萑皆為莞
羊苦注今文苦為芐
簋有蓋冪注冪今文或作幂

覲禮

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
伯父帥乃初事注今文帥作率
以瑞玉有繅注今文玉為璧繅或為璪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四享注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

迎于外門外注古文曰迎于門外

大史是右注古文是為氏

尚左注古文尚作上

四傳擯注古文傳作傅

祭地瘞注古文瘞作殪

喪服

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注今文無冠布纓

庶孫之中殤注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也

士喪禮

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為對

為銘注今文銘為旆

為垼於西牆下東鄉注今文鄉為面

不績注古文績皆為精

布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為還

牢中旁寸注牢讀為樓今文樓為緩旁為方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注古文王為三今文檡為澤

褖衣注古文褖為緣

竹笏注今文笏作忽

挋用巾注古文挋皆作振

渜濯棄於坎注古文渜為緣

鬠用組注古文鬠皆為括

執以從注今文不言執

設韐帶搢笏注古文韐為合

麗於掔注古文麗為連掔作捥

櫜之注今文櫜為橐

冪用疏布注古文冪皆作密

冪奠用功布注古文奠為尊

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注今文鬄為剔胉為迫古文鼏為密

二人以並注今文並為併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注古文髻作括今文免皆為絻

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注今文侇作夷

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注今文扃為鉉古文予為于鼏為密

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注古文朼為匕髀為脾

兩胉亟注今文胉為迫

進柢注今文柢皆為胝

襚者以褶注古文褶為襲

蠃醢注今文蠃為蝸

無縢注今文縢為句

載魚左首進鬐注古文首為手鬐為耆

主人拜稽顙成踊注今文無成

主人拜送注今文無拜

敦啟會注今文無敦

兼執之注今文無兼

度茲幽宅兆基注古文無兆基作期

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

席於闑西閾外注古文闑作槷閾作蹙後同

占曰某日從注古文曰為日

既夕

請啟期注今文啟為開

商祝免袒注今文免作絻

取銘置於重注今文銘皆作名

設披注今文披皆為藩

緇翦注今文翦作淺

甒二注古文甒皆作廡

皆木桁久之注久當為灸

兩杅注今文杅為桙

賓奠幣於棧左服注今文棧作輚

髀不升注古文髀作脾

蠃醢注今文蠃為蝸

特鮮獸注古文特為俎

執筭注古文筭皆為筴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今文無以

屬引注古文屬為燭

乃窆注今文窆為封

曰如之何注古文無曰字

士處適寢注今文處為居

設牀第注古文第為茨

楔貌如軛上兩末注今文軛為厄

校在南注古文校為枝

赴曰君之臣某死注今文赴作訃

掘坎注今文掘為坅

徑用堄注古文徑為役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注今文無紟古文倫為輪
實角觶四木柶二注古文角觶為角柶
主人説髦注今文説皆作脱
主人乘惡車注古文惡作堊
白狗幦注古文幦為幂
御以蒲菆注古文菆作騶
木錧注今文錧為錧
木鑣注古文鑣為苞

經玩
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為毛
啟之昕注古文啟為開
夷牀輁軸注古文輁或作拱
序從如初適祖注今文無從
華靾載旜注古文靾為殺旜為膳
稾車載蓑笠注今文稾為潦
抗木刊注古文刊為竿
弓矢之新沽功注今文沽作古
有柲注古文柲作柴

設依撻焉注今文撻為銛

士虞禮

藉用葦席注古文席為席
設扃鼏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下同
東縮降洗觶升注古文縮作蹙
魚亞之注今文無之
佐食出立于户西注今文無于户西
啟會注今文啟為開下同
祝命佐食墮祭注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

經玩
播餘于篚注古文播為半
酌酒酳尸注古文酳作酌
祝取肝擩鹽振祭注今文無擩鹽
尸謖注古文謖或為休
沐浴不櫛注今文曰沐浴
殺于廟門西注今文無廟
取諸左膉上注古文膉作左股
載猶進柢魚進鬐注今文柢為眡古文鬐為耆
鉶芼用苦注古文苦為枯今文或作芐

不綏祭 注綏當為墮

明齊溲酒 注明齊或曰當為明視今文曰明粢皆非其次今文溲為醙

哀薦祫事 注今文曰古事

他用剛日 注今文他為它

乃餞 注古文餞為踐

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 注古文甒為廡

饌籩豆脯四脡 注古文脡為挺

二尹縮 注古文縮為蹙

尸謖 注古文謖作休

經玩　經典異文補卷四　三十二

丈夫說經 注今文說為稅

主人不與 注古文與為豫

猶出几席設如初 注古文席為筵

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 注今文隮為齊

明日以其班祔 注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

沐浴櫛搔翦 注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為蚤揃揃或為鬋

取諸脰膉 注古文脰膉為頭嗌

普薦溲酒 注今文溲為醙

朞而小祥 注古文朞皆作基

曰薦此常事 注古文常為祥

中月而禫 注古文禫或為導

特牲饋食禮

乃宿尸 注凡宿或作速記作肅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注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

藉用萑 注古文用為于

設大羹湆于醢北 注今文湆皆為汁

酌酳 注今文酳皆為酌

賓長以肝從 注古文無長

經玩　經典異文補卷四　三十三

尸以醋主人 注古文醋作酢

佐食授挼祭 注古文挼作綏

主婦洗爵酌 注今文曰洗酌爵

坐挩手 注古文挩皆作說

主婦拜受爵 注今文受為授

尸備荅拜焉 注古文備為復

皆奠觶於薦右 注今文無觶

餕者舉奠 注古文餕皆作餕

鉶芼用苦 注苦苦荼也今文苦為芐芐乃地黃非也

淳沃注今文淳作溦
刌肺三注今文刌為切
少牢饋食禮
宿注古文宿皆作羞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注古文甑為烝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
皆設扃鼏注古文鼏皆為密
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注古文甒皆作廡
皆有冪注今文冪皆作鼏

南柄注今文柄為方
長朼注古文朼作匕
心皆安下切注今文切皆為刌
蠃醢注今文蠃為蝸
主婦興入于房注今文無興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注今文辯為徧下同
舉尸牢幹注古文幹為肝
乃酳尸注古文酳作酌
以綏祭注綏或作挼讀為墮古文為肵

以嘏于主人曰注古文嘏為格
使女受祿於天注古文祿為福
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古文眉為微替為袂袂或為載載替聲相近
挂於季指注古文挂作卦
上佐食綏祭注綏亦當作挼古文為肵
祝拜坐受爵注今文曰祝拜受
尸謖注謖或作休
資黍於羊俎兩端注今文資作齎
有司徹

司宮攝酒注今文攝為聶
乃爇尸俎注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燖
乃議侑于賓注古文侑皆作宥
二手執挑匕枋注今文挑作抌
以挹湆注今文挹皆為扱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注古文曰東楹之東
取糗與腶修注今文腶為斷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注今文無西面
南面主婦立于席西注今文曰南面尸於席西

羊骼一 注古文骼為胳
若是以辯 注今文若為如辯定作徧
其脊體儀也 注今文儀皆為犧或為議
主人就筵 注古文曰升就筵
舉觶于其長 注古文觶皆為爵延昦中詔校書定作觶
腊辯無髀 注古文髀作脾
乃摭于魚腊俎 注今文摭為摕
其綏祭 注綏皆當作挼古文為挼
尸以醋主婦 注今文醋曰酢
右几扉用席 注古文扉作肴扉為茀

經典異文補卷五

左傳

隱公

工則度之 爾雅注度作劇
莬裘 公羊作塗裘

桓公

高渠彌 史記作高渠眯
祝聃 史記作祝瞻
齊人饋之餼 說文作齊人氣諸侯
莫敖必敗 漢書敖作囂

莊公

貝丘 史記作沛丘
徒人費 史記作徒茀
雍廩 史記作雍林
生竇 史記作笙瀆
曹劌 史記作曹沫
滅譚 史記作滅郯
其興也悖焉 杜注一作勃爾雅疏作浡然

傳瑕史記作甫瑕
其氣燄以取之漢書燄作炎
女贄不過榛栗說文榛作亲側詵切
圉人犖公羊作鄧扈樂
閔公
尨涼說文作牻掠
大帛之冠禮記注作大白之冠
僖公
次於聶北說文聶作㗊讀與聶同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羊虢作郭
驪姬穀梁作麗姬
一薰一蕕禮記注蕕作莤
卓子史記作悼子
采桑史記作齧桑
小白余依爾雅注絶
沙鹿崩漢書作沙麓崩
隕石於宋五說文隕作殞
子魚穀梁作子反

頭須史記作里鳧須韓詩外傳同
獻公之子九人史記作獻公子八人
勃鞮史記作履鞮
原田每每說文每作䍙
士榮爲大士周禮注大士作大理
爾墓之木拱矣公羊作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文公
歸餘於終史記作歸邪於終
夏父弗忌禮記作夏父弗綦

諸侯敵王所愾說文愾作鎎怒戰也
僑如之弟焚如史記作棼如
西乞術史記作西乞秫
魏壽餘史記作魏讎餘
邴歜閻職史記作丙戎庸職
謂之饕餮說文餮作飻
宣公
文馬百駟說文作䮍馬
提彌明公羊作祁彌明其系下餓人無名史記作示眯明謂即系下餓人亦氏另有翳桑餓人靈輒

騶桑公羊作縣桑

不逢不若爾雅注禁禦不若。疏云采合傳文

螭魅罔兩周禮家宗人注作螭彪魍魎彪冒秘反

袒服穀梁作襢

蓽路藍縷史記作篳露藍蔞

帥游闕四十乘周禮車僕注游作斿

取其鯨鯢說文鯨作鱷

成公

隕子辱矣說文隕作抎

韓厥執縶馬前說文縶作馽讀若輒

蕭同叔子公穀作蕭同姪子史記作蕭桐叔子

伯宗穀梁作伯尊

襄公

敗於狐駘禮記作敗於臺駘注云臺當為壺

篳門圭竇說文作圭窬

欒盈史記作欒逞

有班馬之聲爾雅注班作般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禮記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注云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

輔躒說文作輔趮

部婁無松柏說文作附婁

陪臣干掫史記作陪臣爭趣

非其私暱史記作秖暱

四翣不蹕周禮注作四翣

以備三恪說文作三愙

頒之而已說文頒作頒五咸反

以為盟主也史記作則盟主也

印段說文作印瑕字子石

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說文叫作訆譆譆作誒誒

昭公

翫歲而愒日說文作忨歲而激日

蔡蔡叔說文蔡作𥻦

敬子禮記作敬叔

聳之以行漢書作慫

使長鬣者相說文作長儠長壯儠儠也

屠蒯蒯禮記作蕢

外嬖嬖叔 禮記作李調左傳疏云外嬖即李調也
亳社 禮記作薄社
費無極 史記作費無忌
闕鞏之甲 說文作闕鞏
數典而忘其祖 漢書忘作移
叔向 禮記一名叔譽
魴也以其屬死之 周禮注魴作鮒
鱄設諸 公羊作專諸
賓將掫 周禮掌鱄人注作賓將趣在守鼜注內疏云杜子春謂趣與鼜音聲相似皆是夜戒守也

逢伯陵 漢書作逄公伯陵
王心弗堪 漢書作戡
今王室日惷惷焉 說文作蠢蠢
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 史記文成之世童謠賈逵注云魯文公成公
遠哉遙遙 漢書作搖搖
子家羈 公羊作子家駒
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 說文作偏部薦幹
貫瀆鬼神 說文貫作摜

定公

子期 史記作子綦
林楚 公羊作臨南
晳幘 說文作晳黷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既夕禮注疏作坐引而哭之三鄭畧引之
犂彌 史記作犂鉏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說文鄆作鄣
檇李 漢書作雋李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禮注脤作蜃器以蜃飾因名焉

哀公

夫椒 史記作夫湫○音同
邴意茲 史記作秉意茲
闞止 史記作監止
公叔務人 禮記作公叔禺人疏云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若可燖也亦可寒也 儀禮注尋作燖温之使熱也
旻天不弔 周禮大祝注作閔天不淑

公羊傳

桓公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周禮大司徒注野作鄙疏云鄭所見傳異

哀公
闞然公子陽生也說文闞作䦱䦱失冉切
穀梁傳
僖公
匹馬倚輪無反者漢書倚作觭
論語
瑚槤也說文今俗作璉非
司馬旗史記仲尼弟子傳
未成一匱漢書禮樂志

色孛如也說文
色艴如也說文
絬衣長短右袂說文絬私列切
狐貈之厚以居說文从豸舟聲臣鉉等曰舟非聲下各切
朝服袉紳說文
曾蔵仲尼弟子傳
克已復禮仁也昭十二年左傳
出門如賔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三十三年左傳
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臾古文蕢

小人窮斯爁矣說文
友諞佞說文
㥏而不輟說文
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漢書薛宣傳
附逸論語
如玉之瑩說文
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說文
孟子
一游一譽昭二年左傳疏

行或尼之爾雅注疏云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曾西𢯱然說文
般人七十而筯冬官注音助
歲十月徒杠成爾雅注疏云脫誤或所見本異
孝子之心不若是㤋說文㤋忽也
故源源而來說文
浼澌而行說文浼其兩切

經典異文補卷六

春秋三傳經文考異

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邾人小邾人俱放此　蔑公穀作昧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八年放此侅音該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公穀作履繻公作緰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帛公穀作伯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公穀作尹氏

四年。戊申衛州吁

州穀作祝後放此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放此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作輸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彼病反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九年。挾卒

挾公穀作俠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作載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

桓公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螽
公作蝝後放此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
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
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郯
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
鄭
袲公作侈
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穀作郎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
禚公作部四年放此
三年。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郳公作倪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傳亦作寶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
夜穀作昔隕公作霣後隕字放此
八年。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公作成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旣公穀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無子字
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舞歸
舞穀作武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其君捷及其大夫
仇牧
捷公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捷文十四年邾捷菑俱放此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瀸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
二十四年。赤歸于曹　郭公
公穀作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
二十八年。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
公宋人下有邾婁人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
三十年。夏次于成
公穀作師次
閔公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公作陳襄二十四二十五年放此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公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
莒挐

酈公作犁穀作麗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穀作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
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哀十一年轅頗放此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
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玆公作慈後放此。二十二年宋公玆父放此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止公穀作戴
七年。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穀作禦
十年。其君卓

公作卓子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
鄫子來朝
鄫穀作繒後放此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公作霍穀作雩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向公作朐 文七年放此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 二十六年放此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
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趚 成二年衛侯速襄十二年仲孫速定六年鄭游速俱放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穀作巂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
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公作狄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訾公作叢婁穀作樓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書朔
冬十月丁未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
晉士穀盟于垂隴
穀穀作穀 宣十三年先穀放此 隴公穀作斂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

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釋云疑誤
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讙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作壬
晉先蔑奔秦

茂公作昧奔泰作以師奔泰
八年。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公作伊雒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
麋公作圈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放此
十三年。大室屋壞
大公作世
鄭伯會公于棐

棐公作斐宣元年棐林同
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公作犀穀作師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

二年。秋九月乙丑其君夷皐
皐公作獋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穀無之字昭十七年同賁音六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公穀作子叔姬
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作夷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昭二十年宋向寧二十八年鄭伯寧滕子寧俱放此
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公作牟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
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
于袁婁
袁穀作爰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作將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
犨公作州 後放此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作沙
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戍 昭十年宋公成定四年杞伯成哀十三年許男成俱放此

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苕丘
　苕公作招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後放此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　穀作蜃
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襄十二年放此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作屈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
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姒公作弋定十五年定姒放此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鄵
　頑公穀作原　鄵作操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溼二十年放此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穀作傅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

十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十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作邰
十三年。夏取邿
　邿公作詩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囆定公九年鄭伯蠆放此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書衎名
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作洮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二十三年放此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作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穀作渝
二十四年。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公作咸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
遏公穀作謁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

曹人于宋
奐公作瑗昭八年放此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解云左氏經作太叔儀今本作世叔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昭六年放此音同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作年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
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弱公作酌十一年放此罕公作軒十一年定十五年罕達俱放此虢公
作漷穀作郭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公穀作原左傳作原
莒展輿出奔吳
公穀無輿字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
賴
賴公穀作厲
五年。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濆穀作賁
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後放此
九年。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放此
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厥憖公作屈銀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作虎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整
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昧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哀四年放此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作夢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二十四年。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

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二十九年放此大公作世定十年放此
有鸜鵒來巢
鸜公作鸛音權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公作揚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
盟於鄟陵

鄟公作剸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
　羽公作禹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定公

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公作浩油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
入郢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郢公穀作楚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作沙澤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頰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作費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十一年放此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窐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作瑕
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
宋
　衛趙陽公穀作晉陽公作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公孫公作公子牂公作牄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公作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
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作蘧篨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
乃克葬

昃公作稷
哀公
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作郊牛角
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
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公作開避漢景帝諱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公作歸姓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五年。春城毗
毗公作比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
其君荼

荼公作舍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作僤
十年。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作運
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曼字

盗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傴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卷一

周

隱公

成周洛陽縣

瓦屋周地

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

溫今河內溫縣

原在沁水縣西

絺在野王縣西南

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

隰郕在懷縣西南

欑茅在修武縣北

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

盟今盟津

州今州縣

陘闕

隤在修武縣北

懷今懷縣以上十二邑皆蘇忿生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

桓公

雒邑今河南城

郟王城

莊公

單采地

夷采地

圉門

酒泉周邑

樊采地

僖公

伊川周地伊水也

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

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王子帶食邑

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

原毛皆采邑

陽樊見上

隰城

翟泉今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

文公

郇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

宣公

雒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郟鄏今河南也

劉王季子食采於劉

成公

鄩周邑

鄇田鄇溫別邑今河内懷縣西南有鄇人亭

襄公

轘轅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平時周邑

昭公

雒汭在河南鞏縣南

閻田

頼周邑

郊周地

甘鹿周地

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
北山洛北芒也
滎錡氏河南鞏縣西有滎錡澗
要餞二邑周地
揚周地
領周地
圃車
前城周邑
東圉洛陽東有圉鄉

社周地
陰
侯氏
谿泉鞏縣西南有明谿泉
解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任人
京楚
鄩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
平陰今河陰縣

澤邑
訾周邑在河南鞏縣西南
牆人周邑
直人
尹尹氏之邑
阪道
尹道
左巷近東城
唐周地

西闈周地
蒯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
鄔緱氏西南有鄔聚
乾祭王城北門
瑕
杏
東訾鞏縣西南訾城是也
鞏
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

施谷周地
渠周地
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
萑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地
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
莒周邑
圉澤隄上皆周地
鄻周邑

定公

馮
負黍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狐人
闕外以上周四邑
姑蕕周地
儀栗周邑
窮谷
穀城在河南縣西
簡城

伊闕
魯

隱公

茂姑茂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潛魯地
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棠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許田魯朝宿邑近許之田
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
郕魯地
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

桓公

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
祝丘魯地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闞 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曲池 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向
趡 魯地
奚 魯地

莊公

蔇 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洙 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
生竇 魯地

長勺 魯地
乘丘 魯地
雩門 魯南城門
郚 魯地
濟西 濟水之西
洮 魯地
郿 魯下邑
諸 魯邑今城陽縣
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薛 魯地
秦 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稷門 魯南城門
逵泉 魯地

閔公

密 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
夷 魯地
兩社 周社亳社

僖公

酅 魯地
汶陽之田 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費
寧母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卞 今魯國卞縣
南門 本名稷門更高大之改名高門疏云改名高門魯人相傳云然
升陘 魯地
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有昌平城
濟西田 分曹地後以賂齊○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重館 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文公

六關 塞關陽關之屬凡六

郚 魯邑卞南縣有郚城

鹹 魯地

子駒之門 魯郭門

鄆 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

句鼆 庚丘 皆魯地

宣公

平陽 今泰山有平陽縣

笙 魯境外

蜀 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成公

龍 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巢丘

陽橋 魯地

棘 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中城 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壞隤 魯地

鄆 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襄公

五父之衢 在魯國東南

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遇 魯地

海陘 魯隘道

桃 卞縣東南有桃虛

陽關 在泰山鉅平縣東

旅松 近防地

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

御 魯邑

鹿門之關 魯南城東門

高魚 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亳社

陽州 魯地

昭公

庚宗 魯地

丌犄
蚡泉 魯地
塞關 齊魯界上關
萊柞 二山
紅 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根牟 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
比蒲
泉丌 魯地
清丌之社

昌閒
沂上 魯城南自有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郈 在東平無鹽縣東南
桐汝 里名
炊鼻 魯地
且知 近鄆地

定公

少皞之虛 曲阜也在魯城內
東野 季邑

周社
萊門 陽關邑門
棘下 城內地名
龜陰田 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莒父 霄 二邑

哀公

啟陽 今琅邪開陽縣
毗
邾瑕 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負瑕 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
闡 在東平剛縣北
東陽五梧蠶室 三邑魯地
黨氏之溝 朝中地名
稷曲 郊地名
大野 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丌輿 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
平陽 西平陽高平南有平陽縣
陵阪

孟武之衢

齊

隱公

石門 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盧 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桓公

嬴 齊邑今泰山嬴縣

黃 齊地

濼 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莊公

禚 齊地

穀 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葵丘 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姑棼貝丘 皆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乾時 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堂阜 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齊魯境上

北杏 齊地

柯 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小穀 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閔公

落姑 齊地

僖公

陽穀 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穆陵無棣 皆齊竟

甗 齊地

鄣 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鄣下

文公

周首之北門 周首齊地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郪丘 齊地

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

宣公

平州 齊地在泰山牟縣南

垂 齊地

歛盂

成公

鞌 齊地
袁婁 穀梁曰鞌去齊五十里
莘 齊地
靡笄 山名
華不注 山名
華泉
徐關
石窌 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
丘輿 馬陘 皆齊地

襄公
東陽 齊境上邑
耏外 耏水名
郲 齊所滅郲國
平陰 在濟北盧縣東北
巫山 在盧縣東北
京茲 在平陰城東南
邿 平陰西有邿山
雍門 齊城門
揚門 齊西門
東閭 齊東門
郵棠 齊邑
濰沂 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祝柯 今屬濟南郡
督揚 即祝柯
句瀆之丘
高唐 在祝柯縣西北
灑藍 齊地

重丘 齊地
棠 齊邑
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
廩丘 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齊取衛邑
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魚里
嶽 里名
邶殿 齊別都

昭公

莒 齊東境

寧風 齊地

稷 祀后稷之處

鹿門 齊城門

棘 子山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

夫于 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

渠丘 今齊國西安縣雍廩邑

澠 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

聊攝 齊西界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 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沛 澤名

稷門 齊城門

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淄 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

定公

禚 媚 杏 三邑皆齊西界

夾谷 即祝其

祝其

哀公

萊 齊東鄙邑

賴 齊邑

句竇之丘

駘 齊邑

殳冒淳 地名

潞 齊邑

鄎 齊地

犂 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

轅 祝阿縣西有轅城

艾陵 齊地

清 齊地濟北盧縣東南有清亭

博 屬泰山

舒州

豐丘 陳氏邑

郭關 齊關名

耏

蒙 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

顧齊地
舟道齊地
犂丘隰也
留舒齊地
濮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晉
隱公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

隨晉地
鄍晉別邑
桓公
條晉地
千畝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陘庭翼南鄙邑
汾隰汾水邊
莊公
聚晉邑

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
東關
蒲今平陽蒲子縣
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
閔公
東山疏在晉東
僖公
新城曲沃
采桑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按高梁傳注三見此係八年注十五年注云揚氏縣西南二十四年注云楊縣西南未知孰是
下國曲沃新城
韓晉地
沙鹿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河外河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解梁城今河東解縣華山在宏農華陰西南
韓原
陰呂飴甥食采於陰
河東

狐廚受鐸昆都晉二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
汾汾水出太原南入河
蒲城郎蒲
令狐
桑泉在河東解縣西
臼衰解縣東南有臼城
廬柳
郇解縣西北有郇城
原屏樓三邑

縣上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
南陽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
被廬晉地
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
表裏山河晉國外河而內山
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清原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
殽在宏農澠池縣西
二陵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冀晉邑

文公

王官郊皆晉地
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
甯晉邑汲郡修武縣
夷晉地
董河東汾陰縣有董亭
郫晉地

董陰晉地
刳首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
武城秦人伐晉取之
北徵
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羈馬晉邑
瑕
桃林之塞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
諸浮晉地

魏 今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
黃父 一名黑壤晉地
儵 晉鄭之境

宣公

焦 晉河外邑
陰地 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
首山 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桃園
懷
經玩
邢丘 今河內平皐縣
向陰 即黃父
黑壤 見上
董澤 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
清 一名清原見上
曲梁 今廣平曲梁縣
輔氏 晉地
稷 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
雒 晉地

瓜衍之縣
斷道 晉地
卷楚 即斷道
野王 今屬河內
苗 賁皇食邑
隨
范

成公

赤棘 晉地
經玩
邢 晉邑
梁山 馮翊夏陽縣北
垂棘 晉地
故絳 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
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新田 今平陽絳邑縣是
桑田 晉邑
保城
涑川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箕部

苕丘 晉地

虛滑 晉二邑滑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襄公

瓠丘 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

長樗 晉近城之地

雞澤 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著雍 晉地

櫟 晉地

經琉

溴梁 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長子純留 二縣今皆屬上黨郡

梗陽 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

柯 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著 晉邑

雍榆 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朝歌 今屬汲郡

孟門 晉隘道

大行 在河內郡北

熒庭 晉地

郫邵 晉邑

少水

東陽 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鄗 晉邑

木門 晉邑

焦 在陝縣

楊 屬平陽郡

緜

經玩

任 晉邑今屬廣平

昭公

大鹵 大原晉陽縣

大原 即大鹵

大夏 今晉陽縣

汾川

中都 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

州 本屬溫溫趙氏邑郤稱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今屬河內郡

魏榆 晉地

虎祁 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戲陽 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西河
乾侯 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
鄔 大原鄔縣
祁 大原祁縣
平陵
塗水 大原榆次縣
馬首

盂 大原盂縣
銅鞮 上黨銅鞮縣
平陽 平陽縣
陳氏 平陽楊氏縣
汝濱 晉取陸渾地
適歷 晉地

定公

大陸 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絶遠疑此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
平中 晉地

夏虛 大夏今大原晉陽
五氏 晉地
中牟 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
邯鄲 廣平縣
寒氏 即五氏
晉陽 趙鞅邑
河內 今河內汲郡
牽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脾上梁之間 即牽

百泉

哀公

五鹿 晉邑
棘蒲
上雒
菟和 菟和山在上雒東
倉野 在上雒縣
臨 晉邑
欒

郚

逆時

陰人

壺口　以上皆晉邑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路縣東有壺口關

柏人　晉邑今趙國柏人縣

冠氏　陽平館陶縣

英丘

衛

隱公

清　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牧　衛邑

楚丘　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垂　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犬丘　垂也地有兩名○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有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錫是也

桓公

越　近垂地名

蒲　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桃丘　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莘　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

首止　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莊公

鄄　衛地今東郡甄城

城濮　衛地

閔公

滎澤　此滎澤當在河北疏云禹貢豫州滎波既豬導沇水入于河溢爲滎是滎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入河乃洪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少亦稱滎也

共滕　皆衛別邑

曹　衛下邑

僖公

鹹　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匡　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菟圃

訾婁　衛邑

五鹿　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南河

斂盂　衛地

襄牛 衛地

有莘之虛 有莘故國名

宛濮 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帝丘 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

文公

戚 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宣公

清丘 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成公

新築 衛地

鞫居 衛地

馬陵 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襄公

丘宮 近戚地

澶淵 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茅氏 戚東鄙

圉 衛地

懿氏 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

廩丘 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羊角

昭公

平丘 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平壽 衛下邑

蓋獲之門 衛郭門

閱門 衛城門

馬路之衢

死鳥 衛地

彭水

定公

武父 衛北界

有閻之土 衛朝宿邑蓋近京畿

相土之東都 衛湯沐邑

殷虛 朝歌地

豚澤

瓦 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曲濮 衛地

鄟澤 衛地

哀公

鐵 在戚城南

鐵上 鐵丘名、

犂 衛邑

外州 衛邑

巢

郥

少禘 以上皆衛地

河上 戚也

平陽 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

昆吾之虛 今濮陽城中

泠 近魯邑

城鉏 近宋邑

外里

平莊 陵名

鄭 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隱公

鄢 今潁川鄢陵縣

制 今河南成皋縣一名虎牢

京 鄭邑今滎陽京縣

廩延 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城潁 鄭地

長葛 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祊 鄭祀泰山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時來 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郲

鄔劉 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

蔿邘 鄭二邑

狐壤 鄭地

桓公

繻葛 鄭地

祭 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武父 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渠門 鄭城門

牛首 鄭邑

櫟 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

周氏之汪 汪池也

莊公

滑 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鄔 鄭邑

大陵 鄭地

弭 鄭地

虎牢 制

扈 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桔柣之門 鄭遠郊之門

純門 鄭外郭門

逵市 郭內道上市

桐丘 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僖公

新城 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新密

柯澤 鄭地

汜 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

踐土 鄭地

衡雍 鄭地今滎陽卷縣

函陵

汜南 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

鄶城 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

文公

緜訾

匡 在穎川新汲縣東北

垂隴 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暴 鄭地

申 鄭地

狼淵 穎川穎陰縣西有狼亭

棐 鄭地

儵 晉鄭之境

宣公

棐林 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北林 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南里 鄭地

柳棼 鄭地

潁北 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

郲 鄭地

皇門

郠 鄭北地

管 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

敖鄗 二山在滎陽縣西北

滎澤 在滎陽縣東

成公

伯牛 鄭地

鄤 止輿 皆鄭地

汜祭 鄭地成皐縣東有汜水

蟲牢 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繞角 鄭地

脩澤 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

訾 鄭地

暴隧

鄢陵 鄭地今屬潁川郡即鄢

鄢陵 鄭地今屬潁川郡即鄢

鳴鴈 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督揚 鄭東地

制田 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

柯陵 鄭西地

高氏 在陽翟縣西南

曲洧 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襄公

鄫 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洧上 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城棣 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鄬 鄭地

鄵 鄭地

戲 鄭地

鄟門 鄭城門

師之梁 鄭城門

陰阪 洧津

陰口 鄭地名

中分鄭城中里名
倉門
梧鄭地
陽陵鄭地
宅城鄭地
蕭魚鄭地
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
向鄭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瑣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
經玩

濟隧水名
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
上棘
旃然旃然水出滎陽成皐縣東入汴
胥靡鄭邑
獻于鄭邑
雍梁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
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滍水

棘澤
城麇鄭邑
樂氏津名
黃崖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
墓門鄭城門
羊肆
斗城鄭地名
酸棗陳留縣

昭公

經玩

虢鄭地
閨門鄭城門
薰隧門外道名
犨縣南陽
郟縣襄陽
周氏之衢
苑氏鄭地
索氏河南成皐縣東有大索城
圉鄭地

柤 鄭地

奕山

時門 鄭城門

洧淵

鬼閻 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萑苻之澤

定公

圃田 鄭藪名

哀公

彌作

頃丘

玉暢

嵒

戈

錫 宋鄭之間隙地以上凡六邑

邢 在廣平襄國縣

僖公

聶北 邢地

夷儀 邢地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卷二

宋 今梁國睢陽縣

隱公

黃 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菅 宋地

郜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

防 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老桃 宋地

桓公

稷 宋地

穀丘 宋地

虛 宋地

龜 宋地

句瀆之丘 即穀丘

盧門 宋城門

袲 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莊公

蒙澤 宋地梁國有蒙縣

蕭 宋邑今沛國蕭縣

亳 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

幽 宋地

梁丘 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僖公

檉 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犖 即檉

貫 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貰字相似

葵丘 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疏云與莊八年注異者傳稱齊侯勤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宋地

次睢之社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社祀之

鹿上 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盂 宋地

薄

緡 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孟諸 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文公

承筐 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長丘 宋地

郕門

新城 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宣公

大棘 在陳留襄邑縣南

成公

睢上

睢澨 澨水涯

沙隨 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汋陂　夫渠　汋陵 皆宋地

彭城 宋邑今彭城縣

朝郟　城郜　幽丘 皆宋邑

夷庚 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于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靡角之谷 宋地

曹門

襄公

呂留 二縣今屬彭城郡

犬丘 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

商丘 宋地

呰毋 宋地

桐門

楊梁 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合 向戌邑

蒙門 宋城門

昭公

南里 宋城內里名

横 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

舊鄘 舊鄘故成也

桑林之門 宋城門名

廚 宋邑

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楊門 睢陽正東門

新里 宋邑

赭丘 宋地

曲棘 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定公

老丘 宋地

哀公

雍丘 雍丘縣屬陳留

城鉏 宋邑

葦 向魋邑

薄 宋邑

逢澤 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

曹 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空澤 宋邑

空桐 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

唐盂

杞 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

隱公

牟婁 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僖公

緣陵 杞邑避淮夷遷都於此

宣公

無婁 杞邑

襄公

淳于

陳 今陳國陳縣

隱公

濮 陳地水名

僖公

焦夷 焦今譙縣也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皆陳邑

文公

壺丘 陳邑

宣公

辰陵 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栗門 陳城門

成公

鳴鹿 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

哀公

大冥 陳地

吳 今吳郡

襄公

鳩茲 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

衡山 在吳興烏程縣南

皋丹之隘 吳險阨之道

雩婁 今屬安豐郡

朱方 吳邑

延州來 季札邑

昭公

房鍾 吳地

定公

檇李 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陘 去檇李七里

哀公

夫椒 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城邗溝通江淮 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桐汭 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額黃 吳地

笠澤

楚 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

桓公

漢東

沈鹿 楚地

漢淮之間 正義曰漢淮二水名漢北淮南

郊郢 楚地

彭 彭水在新城昌魏縣

鄢 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

荒谷 冶父 皆楚地

莊公

荊 亦楚也

溠 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

漢汭 謂漢西疏云水曲曰汭

那處 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涌 涌水在南郡華容縣

津 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

湫 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夕室 地名

僖公

陘 楚地穎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召陵 潁川縣也
方城 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漢水 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
武城 楚地在南陽宛縣北
郢 楚都
析 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
睽 楚邑
蔿 楚邑
申息 楚二邑
經玩
連穀 楚地

文公

商 楚邑今上雒商縣
期思 楚邑今弋陽期思縣
廬 今襄陽中廬縣
商密
阜山
大林 楚邑
陽丘 楚邑

訾枝 楚邑
選 楚地
阪高 楚險地
句澨 楚西界地
陘隰 地名
臨品 地名

宣公

葉 楚地今南陽葉縣
轑陽 楚邑
經玩
烝野 楚邑
漳澨 漳水邊
皐滸 楚地
夢中 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
滑汭 水名
郔 楚地
沂 楚邑
夏州
江南

沈 或作寑寑縣也今汝陰固始縣

蒲胥之市

成公

州來 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呂 楚邑

鍾離 楚邑淮南縣

新石 楚邑

汝陰之田 汝水之南近鄭地

瑕 楚地

巢駕釐虺 楚四邑

襄公

焦夷

繁揚 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

柤 楚地

庸浦 楚地

棠

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汾 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

昭公

犨郟櫟 三邑本鄭地

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棘櫟麻 三邑皆楚東鄙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夏汭 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

瑣 楚地

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羅汭 羅水名

萊山

南懷汝清 皆楚界

雩婁

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章華 南郡華容縣

岡山

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

荆山 在新城沶鄉縣南

息舟 楚邑

魚陂 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訾梁
夏 漢別名
棘闈 棘里名闈門也
豫章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移從在江南豫章
宗丘 楚地
長岸 楚地
陰 陰縣今屬南鄉縣
下陰
經玩
城父 今襄城城父縣
雞父 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薳澨 楚地
囷陽 楚地
州屈
丘皇
卷 卷城在南陽葉縣南
潛 楚邑在盧江六縣西南
沙汭 沙水名

養 楚邑
胡田 故胡子地
夷 城父也
六 楚邑
南岡

定公

柏舉 楚地
大隧直轅冥阨 三者漢東隘道
城口 三隘道之總名
經玩
小別大別 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清發 水名
雍澨
睢 睢水出新昌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
雲中 所謂江南之夢
稷沂 楚地
軍祥 楚地
麇 楚地
公壻之谿 楚地名

成臼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脾洩 楚邑

鄀

哀公

負函 繒關 皆楚地

豐析 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

少習 商縣武關也

白 楚邑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

三户 今丹水縣北三户亭

鄾 楚邑

許 潁川許昌縣

成公

展陂 許地

鉏任 泠敦之田

襄公

棫林 函氏 皆許地

昭公

白羽

析 于傳時白羽改爲析

定公

容城

秦

僖公

雍 秦國都

王城 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

文公

彭衙 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汪

邧新城 秦邑

少梁 馮翊夏陽縣

成公

麻隧 秦地

侯麗 秦地

涇 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

新楚 秦地

襄公

棫林 秦地

蔡 今汝南上蔡縣

桓公

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莊公

莘 蔡地

成公

桑隧 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

昭公

郹陽 蔡邑

郹 郹陽也

曹 今濟陰定陶縣

僖公

洮 曹地

濟西田

襄公

重丘 曹邑

昭公

鄸 曹邑

定公

郊 曹邑

哀公

黍丘 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揖丘

大城

鍾

邘

莒 今城陽莒縣

隱公

密 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僖公

向 莒地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文公

鄅陵 莒邑

成公

渠丘 莒縣有蘧里

鄆 莒別邑

襄公

且于 莒邑

壽舒 莒邑

蒲侯氏 近莒

介根 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

昭公

大厖常儀靡 莒二邑

鄫 莒邑

牟婁

防茲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郠

紀鄣 莒邑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壽餘 莒地

紀 在東莞劇縣

隱公

浮來 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莊公

郱鄑郚 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酅 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隱公

邾 今魯國鄒縣

翼 邾地

僖公

偃 邾地

虛丘 邾地

魚門 邾城門

訾婁

文公

繹 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

襄公

狐駘 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

漷水 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漆閭丘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昭公

蟲 邾邑

離姑 邾邑
澨 東海邑慮縣
哀公
句繹 邾地
絞 邾邑
范門
茅 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西虢 弘農陜縣東南有虢城
莊公

玤 虢地
莘 虢地
閔公
渭汭 渭水出隴西東入河
僖公
下陽 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桑田 虢邑在弘農陜縣東北
上陽 虢國都在弘農陜縣東南
北燕 今薊縣

昭公
虢 燕境
濡上 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陽 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唐
虞 在河東大陽縣
僖公
顛軨 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
鄍 虞邑

越 今會稽山陰縣
哀公
會稽 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姑蔑 越地今東陽大宋縣
冥 越地
甬東 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小國 古國附
隱公
宿 東平無鹽縣

申 今南陽宛縣
東虢 今滎陽縣
共 今汲郡共縣
夷 在城陽莊武縣
戎 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
向 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極
南燕 今東郡燕縣
郕 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 夫鍾 郕地

郕郚
滕 沛國公丘縣東南
凡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戴 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薛 魯國薛縣
息 汝南新息縣

桓公

芮 在馮翊臨晉縣
魏 河東河北縣

州 ○ 淳于 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隨 今義陽隨縣 ○ 瑕 隨地 速杞 隨地
北戎 山戎
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 鄾 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
穀 在南鄉筑陽縣北
黃 今弋陽縣 ○ 踖陵 黃地
巴 在巴郡江州縣
梁 在馮翊夏陽縣 ○ 新里
荀賈 皆國名○賈姬姓國也

貳軫 二國名
鄖 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夏城 ○ 蒲騷 鄖邑
絞 國名
州 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蓼 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羅 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
賴 在義陽隨縣
盧戎 南蠻
牟 今泰山牟縣

葛 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莊公

於餘丘 國名

郳 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郳之別封故曰小邾

譚 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遂 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滑 鄭都費河南緱氏縣

權 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

蕭 宋附庸國

大戎 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 允姓之戎

驪戎 在京兆新豐縣

郭 紀附庸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郭城

狄。樍函 狄地

閔公

耿 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

霍 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

陽 國名

犬戎 西戎別在中國者

僖公

江 在汝南安陽縣

冀 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徐 在下邳僮縣東南。婁林 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蒲隧 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

舒 今廬江舒縣

弦 在弋陽軑縣東南

翟

道 在汝南安陽縣南

柏 汝南西平縣有柏亭

蘇 蘇子國於溫○疏云國名為蘇所都之邑名為溫故溫蘇通見於經

揚拒泉皐伊雒之戎 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閒者今伊闕北有泉亭

淮夷

鄫 今琅邪鄫縣 鄫衍 即鄫

厲 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英氏 楚與國

項 今汝陰項縣

郜 姬姓國

任今任城縣
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
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陸渾之戎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 汝濵
頓今汝陰南頓縣
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
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毛
聃

雍在河內山陽縣西
畢在長安縣西北
原
酆在始平鄠縣東
郇
應在襄陽城父縣西
韓在河東郡界
邘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
蔣在弋陽期思縣

茅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
胙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祭
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後遷於南郡鄀縣 ○ 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
夔今建平秭歸縣
漢陽諸姬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
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
姜戎姜姓之戎
白狄故西河縣有白部

文公

沇汝南平輿縣北有沇亭
六今盧江六縣
蓼今安豐蓼縣
麇 ○ 防渚麇地 錫穴麇地
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潞赤狄別種潞氏國子爵也
巢吳楚間小國盧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羣舒舒傭舒鳩之屬今盧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宗 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庸 今上庸縣屬楚小國 ○石溪 仞 楚入庸道 方城 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 裨儵魚 庸三
邑魚 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
百濮 夷也
崇 本亦作宗
赤狄
鄎
邧 國名
萊 今東萊黃縣 棠 萊邑北海即墨縣有棠鄉

唐 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
根牟 東夷國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黎氏地 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攢函 狄地

成公

茅戎
徐吾氏 茅戎之別也
蠻氏 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襄公

有鬲 今平原鬲縣
斟灌 斟尋 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過 戈 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
偪陽 今彭城傅陽縣
郜 任城亢父縣有郜亭
瓜州 戎地在今燉煌
鑄 濟北蛇丘縣所治
舒鳩 ○荒浦 舒鳩地 離城 舒鳩城

昭公

觀 今頓丘衛縣
扈 在始平鄠縣
郖 今下邳縣
胡 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二不羹 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肥 赤狄別種鉅鹿下曲陽西有肥累城 ○昔陽 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房 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鮮虞 赤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中人 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鼓 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密須 在安定陰密縣
甲父 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
郚 今琅邪開陽縣
定公
桐 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
哀公
虞 梁國有虞城 。綸
蠻子。梁 河南梁縣西南故城 霍 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邑
戎。戎州 戎邑

東夷。敖
土地名補
僖公
淮 臨淮郡左右。疏云淮水發源入海其路甚長杜欲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泓 水名
阪泉
鄬 江陵險阻名
汦 汦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成公

鍼
戲童
汝上
洹
襄公
潁 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
阿澤 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昭公
四嶽 東岱西華南衡北恒

三塗 在河南陸渾縣南
陽城 山名在陽城縣東北
大室 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荊山 在新城沶鄉縣南
中南 在始平武功縣南
鈞臺 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
景亳 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
岐陽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酆 在始平鄠縣東

塗山在壽春東北
柢箕之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羽淵
魏駘芮岐畢
蒲姑商
柢山名
棘津河津名
三川涇渭洛水也
經玩

鬷川
魯縣今魯陽縣
定公
郅下邳縣
皐鼬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瑣即沙
垂葭。郥氏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渠蒢。遂挐

橐皋在淮南逡遒縣
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東昏城是
闕
共池
惡曹
折以上桓公
多魚
經玩

牡丘以上僖公
女栗
厥貉
沓以上文公
上鄍
瑣澤
交剛
貍脤
虛朾

台谷 以上成公

善道

劉 蓋魯城外之近地

大隧

商任

泮 以上襄公

曠林

祲祥

厥慭

郪陵

窮 以上昭公

拔 郯即拔

安甫 以上定公

杜元凱釋例土地名今未見其書據注分國寄示從子輩便記覽馬雍正乙巳秋九月季和父

左傳職官卷三

周

盟府 注司盟之官○疏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卜正 注卜官之長○疏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

膳夫

內史 注周大夫

御士 疏周禮無此官惟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掌王之燕令

三吏 注三公也

尉氏 注討姦之官○疏周禮司冦之屬無此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于時有此官耳

使司徒禁掠欒氏 疏周禮司冦掌詰姦慝刑暴亂此使司徒者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役徒以比追胥以此追冦盜是其所掌獲得罪人乃使司冦刑之

陶正

候 注送迎賓客之官

宰旅 疏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二人

祈招 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

魯

司空 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

羽父求大宰 疏周禮天子六卿諸侯則幷六爲三而兼職魯三卿無大宰羽父蓋欲魯特置其官以榮已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

不立之

卜士

圉人疏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宗伯注掌宗廟昭穆之禮。疏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

司寇

隧正注主徒役。疏當周禮之遂人

季氏馬正注家司馬

左宰

孟氏御騶疏騶掌馬之官兼掌御事

正夫注隧正。疏隧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冠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兼掌之

外史疏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

季氏為司徒書名叔孫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疏周禮大司徒掌十有二教十一曰以賢制爵十二曰以庸制祿故書名定位號也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諸侯之法不得盡與禮同

司宮

饔人

賈正疏如周禮之賈師

工師注掌工匠之官

周人注司周書典籍之官

宰人注冢宰之屬

校人

巾車

宗人注禮官

齊

工政注掌百工之官

寺人注內奄官

雍注雍人。疏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

二守注天子所命上卿也

銳司徒注主銳兵者

辟司徒注主壘壁者

少傅

左相

饔人

司馬

衡鹿疏周禮林衡掌巡林麓之禁

舟鮫 疏舟行水之器鮫大魚之名澤中有此魚故以為名

虞候 疏周禮□□□官皆名為虞虞度也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

祈望 疏海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名主海之官

虞人 注掌山澤

差車 注主車○疏鮑氏三

晉

五正 疏五行官之長

御戎 疏周禮戎僕掌□□車

右 疏周禮□□掌戎車之兵革使

晉以僖侯廢司徒 注廢為中軍

大司空 注卿官○疏晉自文公以後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縠非卿也

寺人

七輿大夫 疏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每車一大夫主之

中大夫

豎 注左右小史○疏周禮注未冠者之官名

元帥 注中軍帥

執秩 注主爵秩

筮史

司空 注晉司空非卿也

中行右行左行 晉置上中下三軍合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

大傅大師 疏皆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為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

公族大夫 卿之適子為之 餘子 適子之母弟為之 公行 妾子為之○疏詩魏風有公族公行其公族公行既同公路當與公行為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無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旄車之族 注公行之官○疏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 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

○疏司馬主兵甲司空主營壘故從軍行

僕大夫 注大僕○疏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甸人 注主為公田者

饋人

校正屬御戎 疏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為重此御戎當是御之尊者校正當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官也按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

司士屬右 疏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或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為尊此司士蓋司右之類為車右屬官

軍尉 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

中軍尉
候奄
上軍尉
六騶屬乘馬御 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
中軍司馬
鄫無賦於司馬 注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四軍八卿 注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
六正 注三軍之六卿
五吏 文職
三十帥 武職皆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夫
百官之正長 注羣有司
師旅 小將帥
復陶 注主衣服之官
縣師 注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疏周禮縣師上士二人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畝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故杜畧引周禮以解之
輿尉 服虔云軍尉主發衆使民
五卿八大夫

嬖大夫 注下大夫
饍宰
理 疏孔晁云理官
司典 掌典籍
陰地之命大夫 注命大夫別縣監尹

衛

右宰
大士 疏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士察也
少師
褚師

鄭

潁谷封人 注封人典封疆者○疏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元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
祭封人
執訊 注通訊問之官
門子 注卿之適子○疏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踈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元云將代父當門者也
司馬司空司徒
大宰
少正 注鄭卿官

令正 注主作辭令之政
上大夫嬖大夫
褚師 注市官
馬師
司墓 疏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之
外僕 注掌次舍者
六卿
府人庫人 疏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
野司寇 注縣士○疏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諸侯縣士亦當然

郊人 疏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
宋
大司馬
大司寇
少司寇
大宰
少宰
司武 注司馬
宋以武公廢司空 廢為司城

魚氏世為左師
門官 注守門者○疏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
門尹般 注宋大夫
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 宋六卿
府人
蕭封人
帥甸 注郊甸之帥○疏周禮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近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彼從國都而出計遠近節級而別為之名諸侯與天子境雖不同亦當近國為郊郊外為甸天子之甸為公邑之田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帥甸無以

相明故注舉類言之耳
司里 注里宰○疏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二十五家之長也
隧正 注官名也五縣為隧
校正 注主馬
工正 注主車○疏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大子為司馬致工正者服是謂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政掌車也
司宮 注奄臣
巷伯 注寺人皆掌宮內之事○疏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惟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奄人之官此最為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內小

臣也周禮又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云正內路寢也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周禮內小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寺人孟子知巷伯寺人一也

二師令四鄉正 疏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則鄉正當屬司徒此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二鄉故云二師令四鄉正也賈逵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此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

祝宗 注大祝宗人○疏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皆祝宗同行

內師 疏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監知太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

司馬置折俎 疏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魚牲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令司馬置折俎也

少司馬

御士 注公御士

褚師 注大夫

迹人 疏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元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大尹 注近官

楚

莫敖 注楚官名

大閽 注若今城門校尉官○疏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為閽者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元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為大閽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

令尹

司馬

國老 疏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

大師

環列之尹 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司敗 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工尹 注掌百工之官

工正

箴尹 注官名

封人 注封人其時主築城者○疏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是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也

司徒 注司徒掌役

縣公 注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宰 注令尹

內官 注近官

少宰

泠人 注樂官

右尹大司馬右司馬左司馬

連尹 疏服虔云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為之何以使由基為宮廄尹也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

宮廄尹

司馬令尹之偏

大宰

芋尹 疏芋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卜尹

師少師

郊尹

正僕人 注太子近官○疏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廄尹

莠尹王尹 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

都君子 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王馬之屬 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左尹

監馬尹

鍼尹

樂尹 注司樂大夫

右領左史 注皆楚賤官

差車

寢尹 注寢縣也

秦

行人

不更 疏漢書稱商君為法于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為二十非盡商君新作也

右大夫

庶長

總

卿置側室 註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疏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其側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除所及惟知宗事故特言之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

日官居卿 注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疏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大史也大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數傳言居卿則是尊之名卿耳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注司盟之官。疏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惟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而得有號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以勳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

曹監侯獳注監掌通內外者

行李注使人。疏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李使人李理字異為注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注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經玩

侯人注謂同候望敵者

行人注通使之官。疏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

獸臣注虞人

僕夫

蔡司馬

舞師注樂師也

陳司徒注大夫

陪臣注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

守臣注諸侯臣為王所命曰守臣

蔡太師

司歷

圬人塗者

僕人

巾車主車

隸人牧圉

嬪嬙疏周禮有九嬪嬪是婦官知嬙亦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漢成帝時以掖庭王嬙賜匈奴名因於古

三老服云工老商老農老杜云上中下壽

山人虞官

經玩

縣人遂屬。疏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禮五縣為遂是縣為遂之屬也

行理注使人通聘問者

陳芋尹

古

大岳注堯四岳。疏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

遒人注行人之官書孔傳云宣令之官

嗇夫疏書孔傳云嗇夫主幣之官鄭注覲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

雲師

火師

水師
龍師
鳥師
鳳鳥氏歷正
元鳥氏司分 注燕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 注伯勞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 注鶬鴳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 注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
祝鳩氏司徒 注鷦鳩孝

鴡鳩氏司馬 注王鴡鷙而有別
鳲鳩氏司空 注鳲鳩均平
爽鳩氏司寇 注鷹鷙
鶻鳩氏司事 注鶻鵰春來冬去○疏司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皆屬司空此司空司事各為一官者古今代異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為一官也
五雉為五工正 注西方鷷雉東方鶅雉南方翟雉北方鵗雉伊洛之南翬雉
九扈為九農正 注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
樂正后夔
木正句芒

火正祝融
金正蓐收
水正元冥
土正后土
稷田正也
薛祖奚仲為夏車正 注為夏禹掌車服大夫
仲虺為湯左相
少康為仍牧正 注牧官之長
有虞庖正 疏庖正當周禮之庖人

春秋列國官號甚雜今分輯之載注疏之說與周官參校畧可以見侯國之差錯焉雍正乙巳冬十月季和父

左傳器物卷四 見他經者不載

隱公

發弧 旗名

桓公

郜大鼎 郜國所造器也

莊公

金僕姑 矢名

鞶鑑 以鏡飾帶今西方羌胡為然

傳

經玩

皐比 虎皮

爵 飲酒器

閔公

魚軒 夫人車以魚軒為飾

重錦

偏衣 左右異色

金玦 以金為玦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僖公

屈產之乘垂棘之璧 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

屝屨 麻作之曰屝

鷸冠 青羽出交州

韅靷鞅靽 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參備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大輅金輅戎輅戎車

彤弓一彤矢百玈矢千 彤赤弓玈黑弓

秬鬯一卣 秬黑黍鬯香酒卣器名

瓊弁玉纓 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以飾弁及纓

大旆之左旃 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經玩

遽 傳車

墨衰絰 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均服 戎事上下同服

宣公

丁寧 鉦也

笠轂 服云轂之蓋如笠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

衵服 近身衣

篳路 柴車

藍縷 衣敝

敼 矢之善者
軘車 服云屯守之車
游闕 游車補闕者
扃 車上兵闌
樓車 車上望櫓

成公

曲縣 諸侯軒縣三面其形曲
轈 士車與棧同
紀甗 玉甑

玉磬
先路
蜃炭
輴 棺旁飾
檜 棺上飾
南冠 楚冠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獬廌冠也
襄鍾 鄭襄公之廟鍾
巢車 車上為櫓
跗注 戎服

襄公

頌琴 猶言雅琴
組甲被練
畚 簣籠
揭 土轝
櫓 大楯
旌夏 大旌
廣車 鄭云橫陳之車
羽毛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吳壽夢之鼎
林鍾 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為名
丹書 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户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古人丹書之遺法
寢戈 親近兵杖
俎壺
璽書
縞帶
紵衣 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昭公

豆區 四豆為區區斗六升
踊 刖足者屨
讒鼎 服云疾讒之鼎明堂位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
桃弧棘矢
瑤甕玉櫝斝耳
大屈 賈云大屈寶金可以為劍大屈金所生地名也服杜云弓名
莒二方鼎
游服 游戲之服
弁髦

靈姑銔 旗名
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豹舄
鍼柲 柲柄也
魯壺
密須之鼓
闕鞏之甲 國名
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
瓘斝玉瓚

餘皇 舟名
寶珪
牒 札也
僂句 龜所出地名
楯瓦 瓦楯脊
朐 車軛
鈹 劍也
啟服 馬前右足白啟用以夾轅故名
龍輔 禱旱玉也為龍文

刑鼎
雙琥 刻玉為虎形
長轂 戎車
駟 傳也
無射 鍾名

定公

肅爽馬 爽或作霜賈云色如霜紈馬云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
夏后氏之璜
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

少帛 雜帛
綪茷 大赤
大呂 鍾名
沽洗 鍾名
文之舒鼎 衛文公之鼎
成之昭兆 衛成公得此龜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
定之鞶鑑、
楊楯
馬褐 馬衣
貍製 製裘也
犀軒 卿車
直蓋 高蓋
蔥靈 輜車名
衝 戰車
燧象
竹刑

哀公

蠭旗

屬鏤 劍名
虎幄
衷甸 一轅卿車
製 雨衣
韍
桐棺

左傳宮室

周

蔿國之圃
邊伯之宮
闕 象魏也
宣榭 注講武屋
酆宮
祇宮
莊宮
襄宮
平宮

魯

仲子之宮
社圃圃名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王姬之館
桓宮
延廄
路寢正寢也
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
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

夷伯之廟
西宮注公別宮也穀以為閔廟公以為小寢杜取公羊
重館方與縣
大室注大廟之室公作世室以為魯公廟
泉宮泉臺
新宮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
武宮以章之功立
鹿囿
蒲圃

東宮
僖閎僖宮之門
楚宮
大庫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郎囿
大廷氏之庫即大庫
長府
蛇淵囿
煬宮季平子立

雉門公宮之南門
兩觀闕也
高寢宮名
司鐸宮名
齊
東宮疏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
內宮之朝疏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
襄宮襄公廟
大宮大公廟

虎門公門
遄臺
檀臺
晉
武宮注文公之祖武公廟
寘衛侯於深室別為囚室
桃園
寢庭路寢之庭
軍府注軍藏府

榭講武堂
固宮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銅鞮之宮
衛
虒祁之宮
西圃
藉圃
北宮
昆吾之觀衛有觀在昆吾之虛

靈臺
鄭
大宮鄭祖廟
宗祏藏主石室
王宮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作王宮於踐土
王庭踐土宮之庭
原圃圃名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西宮北宮
伯有爲窟室

襄庫
鄉校
宋
東宮
連中館名
沃宮
吳
堀室
楚

經皇注冢前闕
窒皇注殿門闕
渚宮小洲曰渚
地室
蒲宮
章華之宮
新臺章華々
大室祖廟
高府別府

秦
靈臺在京兆鄠縣周故臺
具囿囿名
曹
社宮
郑
門臺
總
茅屋

逆旅客舍
京觀
眢井廢井
縣門疏偏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有寇則發機而下之
宗祊
大寢
路寢
小寢
倚廬

夏釣臺

注疏瑣語卷一

周易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 疏易緯乾鑿度

水土二行兼信與知 疏易緯乾鑿度

磁石引鍼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弦絶銅山崩而洛鐘應 疏

有德司契 注疏老子經

經玩

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疏先儒語

鼫鼠五能不成一伎 疏蔡邕勸學篇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井中蝦蟆 疏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為鮒魚

大夫蘭 疏王度記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士蕭庶人艾

天苞地符 疏春秋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車劇 疏子夏傳軸車劇也

隆眇 疏目隆眇

烏號弓 疏家語楚昭王出遊亡烏號之弓

阪上走丸 疏

尚書

百兩篇 疏前漢時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

舜父有目 注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謂之瞽

舜不立正妃 疏禮記注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堯正建丑舜正建子 疏康成說

祿籍 注疏福祿名籍

米糂 疏說文今人謂飯為米糂

粟冰 注粉若粟冰疏粉之在粟其狀如冰

經玩

紫磨金 疏鏐即紫磨金

葛越 注疏南方布名

聆風 疏箘簬聆風也

隱括 注疏隱審檢括此舊語不知出何書

司農少府國之淵 疏史游急就篇

虎據鷹趾 疏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兵之入見大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君子臨眾知之

受德紂字 注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

君陳周公子 疏中庸鄭注

句子戟疏康成曰戈卯今句子戟

從古疏

東萊稱疏康成云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

距堙疏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疏荀卿書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疏古語

釘鍱疏○鍱音脊鋃也

其弟管叔注疏孔以管叔為周公之弟不用孟子說

經玩　注疏瑣語卷一　三

朝夕坐於門塾疏伏生書傳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消帖疏

息土疏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

相染易疏今俗語

胥餘疏書傳不見箕子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

剔去疏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

無狀招禍疏近代以來請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

三苗貫桑疏書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大功以上得相容隱疏今律

青腰疏山海經青邱之山多有青腰

狃忕疏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

蒻竹疏筍為蒻竹

白削疏吳録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輿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輿體動曰我見刀為然

鑱斧疏康成云劉熙今鑱斧

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疏今律

毛詩

面稱目諫疏

水始木始火始金始疏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經玩　注疏瑣語卷一　四

五際六情疏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案酒疏

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俚語云云

煩撋箋音義撋挼莎也

乳母疏昏禮鄭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賈疏漢時乳母與喪服乳母別

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疏周書王會

金獸之瑞疏駮異義洪範五事二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

角核 疏駮異義獄者埆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漢世名帳爲裯 疏
憒辱 箋憒辱無照察
兄曰姊月 疏孝經識
調戲 疏
人道我 箋今俗人嚏云人道我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疏漢書溝洫志
古名舟曰虛 疏
耳聾多笑 箋

金環退之銀環進之 傳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着於右手
步搖 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假紒 見上
袢延 傳疏熱之氣也
九能 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美人 疏郭璞曰俗名虹爲美人
仲明 疏陸璣曰鱅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童容 箋幃裳童容也

曾子見益母而感 疏
翻車 疏郭璞曰翻今之翻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諸盧 箋鄉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
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 疏陸璣曰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故里語云云
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疏陸璣曰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云云
鵞毛矟 箋喬矛矜也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疏經傳不言矛有羽毛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鵞毛矟也
學子 傳
三商 疏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上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

摩獵 疏
子母環 傳疏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魚大盈車 疏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喟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
居就糧梁水魴 疏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故鄉語云云
網魚得鱮不如啗茹 疏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云
方文席 傳疏用竹爲席其文必方
喑咀 疏嗟是口之喑咀
題肩 疏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射取名焉

酸迷 疏莫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

澆飯 疏說文澆水澆飯也

趨織鳴嬾婦驚 疏蟋蟀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故里語云云

櫄樗栲漆相似如一 疏俗語

澀如杜 疏赤棠子澀而酢故俗語云云

迫迮梱致 箋根相迫迮梱致

色如生鐵 疏耋者色如生鐵

討羽 傳蒙討羽也箋討雜也

婁胊 疏膺馬帶若今婁胊

經玩

徽紵 疏陸璣曰紵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疏荀卿書

苦如薏 疏陸璣曰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云

召人以瑗絕人以玦 疏荀卿書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

羊桃韜筆管 疏陸璣曰羊桃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宿田翁 疏陸璣曰禾秀為穗而不成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

十三月 疏春秋元命苞夏人以十三月為正

凍醪 傳春酒凍醪也

撠挶 傳拮据撠挶也

殺子致旱 疏陸璣曰鸛雀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魚獸 疏陸璣曰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皮雖乾燥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

寅車 疏司馬法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

戰不出頃曰不出防 傳

達屨 傳為達屨也疏所尊莫是過

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 疏援神契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 疏淮南子

穀皮紙 疏陸璣曰穀今江南人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

墻袵 疏縮板若今之墻袵

經玩

夜衣 箋禒夜衣

萬世桎鎋 疏孝經鉤命決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桎車鎋也

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 疏譙周古史考

更衣帳 疏大射注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

督酒 箋

行縢 箋邪幅若今行縢疏縢緘也言行而緘束之

命民 疏書傳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

斯白 箋今俗語斯白疏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

鼠尾沐髮 疏陸璣曰陵苕一名鼠尾七八月中華紫可染皂煑以沐髮即黑

磬作　疏今俗語磬罄物曰磬作

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

釵不謂山中自有梏　疏陸璣曰梏似荊上黨人伐以為釵故上黨人調云云

時臺　疏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有囿臺觀鳥獸魚鼈

人先　疏蔡邕月令章句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謂之人先

簡狄剖背生契　疏帝王世紀

河目海口　疏孔子河目海口

冬葱　疏管子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叔布之天下

嬰弓　疏公羊注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順伽　箋疏謂順適其意

彭亨　傳魚休猶彭亨也

鐵驄　疏釋名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嚇炙　疏

旱母　疏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

當盧　箋鏤錫今當盧也疏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巴竹筍　疏陸璣曰巴竹筍八月九月生

徐靚　傳祁祁徐靚也

鬣為龍精　疏鬣耆

賣餳吹簫　箋

鷦鷯生鵰　疏陸璣云鷦鷯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云云

連錢驄　疏釋名青驪驎驒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

泥驄　疏釋名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

禖宮　疏

稷為司馬　疏尚書刑德放

子尾送女器　疏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

辯護　疏中侯握河紀說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時用相禮儀

晨露　疏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

善心善容　疏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

九言　疏虞摯流別論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耳璫　疏陸璣曰卷耳葉青白色白華細莖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

祿者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

事上　疏援神契

奏雞鳴　疏書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

抱帳　疏鄭志諸妾不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平較　疏較謂車兩旁今謂之平較

扇汗 傳音義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水臁 傳音義臁陂也

呼食為粲 疏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粲

銓量 疏銓量輕重

曲城 疏闉是門外之城今之門外曲城是也

佃食 疏多方云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

萬歲 疏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花如練而細蕊正白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

伯翳綜聲於語烏鵲盧辨音於鳴牛 疏蔡邕語

戴星馬 疏馬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歷錄 傳疏文章貌

𤻲饑 箋○說文𤻲治也

車下李 疏晉宮閣銘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

女匠 疏鷦鷯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幽州人謂之巧婦或曰女匠

喜子 疏郭璞曰長跨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喜子陸璣曰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

親客 見上

鬼火 疏淮南子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

一宿酒 傳疏毛以為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蓋於時有之

脃脘 箋桑謂脃脘○脃七歲反脘音問

楚篧 疏爾雅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篧

萊烝 疏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

搯上 箋搯搯上也疏搯者以手平物之名

紡塼 傳紡塼

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搯屋而繼之 傳疏此有成文不知所出

河精上為天漢 疏河圖括地象

肥肜 箋肉物肥肜

宿澤 疏冬積雪為宿澤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 傳疏未知出何書

繩綖 疏言繩之繩謂與之作繩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

烓竈 傳煁烓竈也音義烓音烏說文云行竈也

行竈 見上

黑公 疏皋陶於洛見黑公

黑烏 疏湯登堯臺見黑烏

白雀 疏秦穆公白雀集於車

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 疏雒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

四友 疏書傳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門人加親非疏附與自吾得賜遠方之士至非奔走與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非先後與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非禦侮與

鉤梯 箋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疏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謂此也

青盲 疏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

左脇三人右脇三人 疏楚世家陸終取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

四乳龍顏 疏文王四乳龍顏

侍御 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 疏石渠論

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 疏白虎通

天鉞 疏六韜大柯斧八斤一名天鉞

鳳皇巢阿閣讙樹 疏中候握河紀言讙讙在樹也

皁白 箋分別皁白

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兎四穀不升去囿獸 疏白虎通

三輔 疏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太守也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後漢乃始不言左右

毛氍毹 疏蜀都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氍毹

就酒 疏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白魚入舟 疏太誓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

授右 疏中候合符后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曰下授右注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

垂作銚 疏世本

張皇 疏方言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

王鮪岫居 疏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謂此穴也

靈星祠 疏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驄馬 疏倉頡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黑玉赤勒 疏中候雒予命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烏以雒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

注疏瑣語卷二

禮記

小車 注安車若今小車疏漢世駕一馬而坐乘

㮍槔 注槔井上㮍槔

梜提 注今人謂箸為梜提

卒然 疏兵書善用兵者似卒然卒然者常山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衣車 疏隱義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漢桓帝時禁臣下乘之

揮作弓夷牟作矢 疏世本注皆黃帝臣

負子 疏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經玩

白石李 疏棋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

黑龍之精 疏論語緯撰考叔梁紇與徵在禱尼邱之山感黑龍之精生仲尼

虵文畫 注殼之蟻結似今虵文畫

契刀 疏刀有二種契刀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

方中 疏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

金泥銀繩 疏封禪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

行辟反支 疏前漢張竦行辟反支

出辟往亡入辟歸忌 疏後漢陳伯子出辟往亡入辟歸忌

亥為天倉 疏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

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注農書疏先師以為氾勝之書

若盧 疏周圜秦獄名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注孝經說

雞鳴戟 疏考工記注戈若今雞鳴戟

良奧 注女有歸皆得良奧之家

宜成醪 疏酒正注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齊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齊成而翁翁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齊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

恬酒 見上

經玩

酇白 見上

下酒 見上

造清 見上

上通無莫 注孝經說

六十律 疏漢元帝時郎中京房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

捋治 注田人所捋治疏以手捋豚即耕種耘耡

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 疏樂緯

銀甕丹甑 注○援神契

其政太平山車垂鉤 疏禮緯斗威儀

先炊 注老婦先炊者也

祝融爲竈神 疏古周禮說

強鬼 注禓強鬼也○強其丈反

筆彄 注管筆彄

米瀾 注潘米瀾也

掉磬 注疏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

軟棗 疏栭軟棗

鹿矮 注今益州有鹿矮音義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矮

火脯 注熱似今之火脯

膏饘 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之膏饘矣○饘音旃

午達 注疏一縱一橫曰午

珽玉六寸明自炤 注相玉書

頭忖 注上環頭忖也

菼帚 注茢菼帚也

沙羽 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

桴思 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

桑根車 注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

無句作磬 注世本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禿楬 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楬苦瞎反

警枕 注頴警枕也

凍洛 注疏今人謂地堅爲洛

行蟲 注

六英五莖 疏樂緯含嘉樂曰六英顓頊樂曰五莖宋均注爲六合之英華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獼猴舞 疏漢書檀長卿爲獼猴舞

袿袍 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

大襦 注繡衣若今大襦

鷖彌 注嬰兒猶鷖彌也

通裁 疏士喪禮注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

被識 注紞以組類爲之綴之被領側若今之被識矣

黃腸 疏諸侯以松黃腸爲椁黃腸松心也

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 疏援神契

食雞知棲半露食鶩知其黑白 疏符朗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鶩知其黑白

邪巾貊頭 注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

擁咽 疏古者方領似今擁咽

女叔注疏謂壻之妹
君有五期輔有三名疏易緯通卦驗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天之用事王亦有五期三名公卿大夫也
少宮主婦少商主政疏禮緯斗威儀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
六紀九十一代疏六藝論注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疏六韜
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漢律

輲輪疏書傳畧說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注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其小也
策身疏杖以策身
九賜疏出禮緯含文嘉
摳衣前請疏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
今之稱唸猶古之稱諾疏○唸音惹
古者爲候爲進注疏古時謂迎客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
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疏含文嘉
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又
烝葱注溱烝葱之

摟沙注
倒傳疏寫器謂倒傳之
齒本注齒本曰剢
鼓容十二斛疏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
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疏左氏說
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疏虞夏傳
送杵注相謂送杵聲
蓍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說文

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疏三正記
轄頭疏軨轄頭也
靁刺疏䨓靁刺也
死人移書疏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多少如今死人移書
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注
且字注某甫且字也疏且假借此字
崑崙神州疏地統書括地象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
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

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 疏春秋緯文耀鉤
今俗呼盡爲澌 疏
澌汗 注澌謂相澌汗而死
折堲 疏弟子職右手折堲音義堲燭頭燼也
白面長人 疏禮緯稽命徵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
黑龜與書 疏洛予命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
牛鼻繩 疏雉牛鼻繩也
癸比 疏帝王世紀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
𢕟漢時扇 疏

承霤 注今宮中有承霤以銅爲之
小要 疏漢時呼棺衽爲小要
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
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 疏禮緯稽命徵
子卯自刑 疏五行子卯自刑
架橙 疏閣架橙之閣
門廡 注夏屋今之門廡
題湊 注音義湊頭也湊聚也
南方謂都爲豬 注

自陳 疏文子學識故稱名自陳
攜奬 疏
鎖須 疏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
鑰匙 疏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
五精 疏元命包周爵五等法五精
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
差 疏漢律
正衛 疏駁異義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
戚施亶鑄籧除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

聾聵司火 疏晉語
奧蔭 疏釋名陰蔭也氣在內奧蔭
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
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曖於未
申堅於申留執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
疏律歷志
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
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改更於庚悉新於辛
懷任於壬陳揆於癸 又

河内葭莩金門山竹 疏律歷志以河内葭莩為灰宜陽金門山竹為管

負冰 注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

候雁 疏通卦驗二月節候雁北

小被 疏褓謂小被

別獄 注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

孚乳 注燕巢人堂宇而孚乳

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注王居明堂禮

縮栗 注枝葉縮栗

莖挈 注王瓜草挈 疏本草文

八能之士 疏易緯通卦驗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小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

墣闞 疏墣是墣闞也

大理 注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丹良 疏丹良螢火

關中 注疏關通也通取中央言之

小史直日 注御者如今小史直日

赤雀入酆止於昌戶 疏中候我應

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 疏大戴禮

孚甲 疏

希覬 疏希覬仰慕

清祀 疏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

蒼牙 疏易緯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伏羲也

拱救 注

負竭 疏五行負竭如夏火王則負竭於木

鋒杪 疏劍戟鋒杪為端首

赤文綠色 疏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

丹甲青文 疏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方案 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齊人所善曰麾 注

合錢 注合錢飲酒曰醵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

北社唯槐 疏尚書無逸篇

雷公 疏鄭駁異義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

沂鄂 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紳約 注紳所以自紳約也

土釜 疏塋土釜

梅漿注䤈梅漿

藏桃藏梅疏王肅云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

會稽獻煎茱萸注漢律

䰧莫注皺皮肉之上䰧莫也

筋腱注腱義腱筋之大者王逸注楚辭筋頭也

農率注夏小正農率均田疏農率田畯也

蟬鳴黍疏蔡邕云仲夏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

幧頭注帶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縿續如今作幧頭為之也

要鼓疏禮圖天子鞞制形如要鼓

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疏尚書傳

䉶匜疏䉶匜搖動

赤龍疏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

韓盧宋促疏桓譚新論皆狗名促鵲音同

刀櫨疏廣雅大樸木劍衣謂以木為劍衣若今刀櫨

百里有師疏白虎通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右師其次為左師

馬子疏駒也

齊人謂穅為相注

里尹注王度記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三鄰為朋疏洛誥傳古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

澆落疏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

緘繩注今齊人呼棺束為緘繩

三命注疏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

依䃉注

蒼頭疏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

宛轉繩疏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有秩嗇夫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疏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按此則有秩嗇

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

曲裾注鉤邊若今曲裾疏漢時朝服曲裾明帝所為

周禮

陰爵陽爵疏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陰爵出封為諸侯乃為陽爵

衛士注胥徒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什長注胥謂其有才知為什長

侍史官婢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

冰室注凌冰室

解止注舍行所解止之處疏解脫止息

少内 注職内主入若今之泉所入為之少内
裁縫官 注内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
天子圓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
國二十里 疏白虎通
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傳 疏
月奉 注祿若今月奉疏漢時奉月給之
口率出泉 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
占會百物 注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
斥幣 注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

質几 疏
功狀 注治功狀也疏治職功狀文書
貸子 注稱責謂貸子疏貸而生子若今舉責
月平 注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
上計吏 注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
大手書 注傳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最目 注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小計 注主每月之小計
侍曹伍伯 注治敘次序宮中如今侍曹伍伯傳朝吏也疏伍伯五人之長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

引籍 注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疏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
譎觚 注譎觚非常疏兵書有譎觚之人
填街蹕 注今時衛士填街蹕疏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
彫胡 疏南方有菰米一名彫胡
荊州鮺魚青州蟹胥 注疏鄭時有之
涼州烏翅 注
饗衛士 注饗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饗衛士
水偃 注梁水偃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 疏諺

酸削 注痟酸削也疏酸斷也
宜成醴醪蒼梧縹清 疏曹植酒賦
酋久白酒 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
常滿尊 注三酒以飲諸臣疏之若今常滿尊
截漿 注漿今之截漿疏截之言載米汁相截漢時名為截漿
給事中 注疏在朝羣臣親近於王總名給事中
寒粥 注涼今寒粥若糗飯襍水也
楅室 注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
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 注

雁頭 疏芡雞頭今人或謂之雁頭

魚衣 注治水中魚衣

顆鹽 疏鹽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

石鹽 注飴鹽之恬者今戎鹽有馬疏即石鹽是也

路厠 注匽路厠也

行馬 注梐枑謂行馬

清器虎子 注䙝器清器虎子之屬

最凡 注契最凡也

圭衣 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疏刻為圭形綴於衣

白縛 注素沙今之白縛縛音絹

今齊人名麴麩曰媒 注○麩魚列反

皂斗 注今謂柞實為皂斗

割察 注糾猶割察也

八月案比 注大比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發昫 注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

縣肉格 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娶會 注嫁殤者為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

斗檢封 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

豐年粟儉年玉 疏謗

畫指 疏券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刻其側若今畫指也

行頭 疏肆長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也

街彈之室 注栅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漢時在街治室檢彈一里之民

黏疏 注埴壚黏疏者

义灰 注白盛之蜃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义灰疏义取以為灰故名

石主 疏今山陽俗祠有石主

承槃 注舟尊下臺若今承槃

合歡席 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席矣

捷盧 注騶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錫牙然

魂衣 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

立基 疏孝經緯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

下謀 見上

屬續 見上

九淵 疏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

靈星舞子 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短罷 注○罷皮買反

黃門倡 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

雅拜 注奇讀如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傾戲 注○戯音虧
就巫下禓 注今世死既斂就巫下禓巫降之遺禮
戒浴 疏令三月三日水上戒浴
嬴蘭車 注蒲蔽謂嬴蘭車疏漢時有嬴長蘭乘不善之車
果然 注疏獸名
居句 注○方曲也
私火 注燋爲私火
名湯熱爲觀 注今燕俗名湯熱爲觀

放想 注疏漢時有此語是可畏怖之貌
立秋貙劉 注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疏劉殺也
魌頭 注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魌音欺
扶蘇 注藩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
飛矛 注杠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
矢籋 注弁夾矢籋也疏矢籋之言出於漢時○籋奴帖反
菩芻棘柏 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
相士作乘馬 注世本
牧㢘 注疏放牧之處皆有㢘廡以蔭馬

馬兹 注厤馬兹也
仈哨 注疏仈者兩頭寬中狹哨不正也
狙司 注疏俗語
狼扈 注疏猶今言狼藉
捇拔 注疏除去之也
宿胥 注疏時夜宿逐賊謂之胥
傳語 注疏傳聚也
楬櫫 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昌翔 注疏昌狂翔翔

次金 注疏漢時主役之官名次金
柞鄂 注獲柞鄂也疏壁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扃絹 注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
秅秭麻苔 注疏俗語秅束之揔名秭數之揔號苔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爲一鋪
摩鐧 注盧摩鐧之器
紛容揱參 注
梟棊 注博以梟棊疏立一子於中央
蜂藪 注疏蜂窠有孔藪然
匡刺 注

魚字注鮫魚字疏字猶名也
書刀注削今之書刀
曼胡疏戟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
鬝頭無髮注疏時俗以無髮爲鬝
令甓瓴注堂塗若今令甓瓴疏令甓摶也瓴摶道也
定張車注苹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
湖漂絮注疏俗語
切脥啗貴注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脥以啗所貴疏鄭時事
竹萌注筍竹萌

起膠餅疏酏粥也以酒酏爲餅若今起膠餅
蒸菜疏今煮菜謂之蒸菜
平帳注帟平帳
承塵注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火精疏玉火精
偶衣注神之偶衣
媚道注奇衺若今媚道疏漢書孝文時事
令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日錄所記推當
御見者注

地燭注燎地燭疏對人手熱者爲手燭
手燭見上
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
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注疏孝經援神契文
沙縠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
司空公疏書傳
象斗疏象斗染黑
司空郡國輿地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槖韜注蓮荚之屬有槖韜
天門地戶疏河圖括地象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
四時言事注小司徒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疏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日役簿皆在於冬
酗醬注
門徒注監門門徒
蝝螟酺神疏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
小案比注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使者如今小案比
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疏
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

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
泉宜種稻疏援神契
三老人疏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
洞五九禮闕郵疏中候義明注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注五射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注五御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注九數
重差夕桀句股注疏算術名漢法增之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市亭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候樓注次市中候樓也
粉解注勃壤粉解者
荑下麥注今時謂禾下麥為荑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
鹹淡疏康成時有採者嘗知鹹淡即知有金玉
豕首注染草茹藘橐蘆豕首紫茢之屬
目眹注
壁色繒注帛如今壁色繒也
今南陽名穿地為竈注

桃枝席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漢世以桃枝竹為席
柔嚅注
大貝疏書傳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
貞于陽卜注國語
抵欺注
竹使符注珍圭以徵守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
銅虎符注牙璋發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駔疾注疏當時有此語
毛布疏爾雅毛氂謂之罽則績毛為之若今之毛布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
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
無墳樹以楊柳疏春秋緯
天帝明堂疏春秋緯文耀鉤房心為天帝明堂布政之所出
鼓陔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
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
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
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軍弱

少威明 注兵書疏武王出兵之書
飛鉗涅齰 注疏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飛鉗涅齰使之不語
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
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
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盾助時藏皆於四
門之外右辟 疏孝經緯鈎命決
巫咸作筮 注世本
細目燋 注疏俗讀
八會 注疏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

熠熠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
侵尊 注董仲舒救日食祝
持節拜 注後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街路祭 注漢儀每街路輒祭
侏大 注疏肥大也漢時語
龍度天門 疏歲星木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星跳度為龍度天門
軿車 注翟車有握則無蓋如今軿車
輜車後戶 注疏漢時輜車後開戶
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 注

亭長絳衣 注蜀謂徼識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熱火 注疏對司烜以夫燧取於日中者為冷火
胡子 疏漢時戈有旁出者為句孑亦名胡子
青瘦 注
馬上鼓 疏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
無干車無自後射 注疏漢田律
假馬 注弟翁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疏假馬謂籌翁所算之籌
壘門 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
南郡黃雀 注春鳥若今南郡黃雀之屬

道引 注前驅如今道引
大會小會 疏漢歷有大會小會
薄借綦 注疏漢時語
逆衙 注。衙五嫁反
房為龍馬 注孝經緯疏是馬祖
禹井 疏地里志會稽山上有禹井
苗山 疏越傳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更名苗山曰會稽山因疾死葬棺冢壙深七尺高三尺土階三寸三周方畝
小子言平 注疏俗讀
屋笮 注疏俗讀

鬅小兒頭注疏俗讀

爵族注疏雀竅也

御食蛙注蟈今御所食蛙也

决事比注邦成若今時决事比也疏若今律斷事皆依舊事其無條取比類以决之

讀鞫注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

金印紫綬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黑綬

奉引注小司寇前王而辟若今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望後利日注協日刑殺若今時望後利日疏利日令刑殺之日

大會殿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

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注疏漢賊律

宦男女注宮者丈夫割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

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注

鐵券丹書注俗語

罰作注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

抵閣注疏道路之名

鄉亭注有地之官有邠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都候注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麻燭注蕡燭麻燭也

揭頭注明刑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

敢蠱人及教令者弃市注漢賊律

王杖注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時命之為王杖

九月斷文書注諸侯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不恙注

車枕疏軫輿後橫木即今之車枕也

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注

迫唶注疏俗讀

橑子疏漢世名蓋弓為橑子

擁頸注戈或謂之擁頸疏以其胡曲故也

三鋒戟注戟今三鋒戟也

辟邪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辟邪獸名

鍾乳注枚鍾乳也

羊豬戔注音義未見出處俗謂羊豬脂為[illegible]音素干反豈取此乎

志無空邪注

鹿車縪注音義今此俗猶有此語音府結反蓋古語乎

偋衛注今人以指夾矢偋衛

悁邑 注疏詩中心悁悁是悁邑之意

兩脚耜 疏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脚耜

皓落 注頭髮皓落曰宣

剛關頭斧 注疏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為之又以柄關孔今亦然

膱敗 注脂膏膱敗疏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膱膏義膱膏膱膏敗也

褺絙 注疏俗語○褺音慴

抮縛 注疏俗讀

乞鞠 注期外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日不得乞鞠

金雞玉羊 疏易說云泰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

儀禮

假吏 注有司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重錢交錢單錢拆錢 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八也

韇丸 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

搏風 疏榮屋翼即今之搏風

幘梁 注纚今之幘梁

隋方 注隋方曰篋疏隋狹而長也

冠箱 注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

逡遁 注○遁音句

偃領 注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

筥笿籚 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笿籚

鴝鵒知來 注淮南子

寒具筥 注竹簠方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

不借 注疏扉今時不借也疏此凶履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

鄧總 注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疏鄧氏造布有名總

刻鏤摘頭 注疏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為之

酒敦 注敦之形如今酒敦

魂車 注薦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

竹箬蓋 注笠竹箬蓋也疏箬竹青之皮

緎耳 注屬引於緎耳

褌襂 注巾帶若今之褌襂

大木轝 注輇之制如今大木轝

飯椮 注疏匕桃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椮疏以漢法況之

陽豫之卦 疏春秋緯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注陽豫夏殷之卦名

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 疏漢禮器制度況之所用

卷幘 注今未冠笄者著卷幘

小吏冠 注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

坋汙 注

射韝 注遂射韝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

官布 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

行神 注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

祝板 疏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編連之

江淮之間名量為籔 注

萊陽之間刈稻聚把名為筥 注○俱鄭時

綈素屏風 注依如今綈素屏風 疏綈赤也素白也

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為繂 注

馬絆綦 注疏俗讀馬有絆名為綦拘止馬使不得浪去

單被 疏喪大記注紟今之單被也

桑叉 注神物惡桑叉

拂仿 注執功布以接神為有所拂仿也疏拂仿去凶邪之氣也

轉轔 注輴狀如轉轔疏漢名輴軸為轉轔

轅縛 注輅轅縛所以屬引疏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故名轅縛

雞脾肶 注疏俗有此語

鑿木置食 注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

內堂 注下室如今之內堂

弓韣 疏依者以韋依纏其弦今時弓韣是也

揜衣 注鉤袒如今揜衣

注疏瑣語卷三

左傳

延道　注隧若今延道

餬紙　疏今人以薄粥塗物謂之餬紙餬帛

持簿　注珽玉笏若今吏之持簿

索帬　注纓在馬膺前如索帬疏服虔云今乘輿大駕有之

馬鞅　疏康成云纓今馬鞅

隱疾難爲醫　疏俗語

朗榆　疏木有似榆者俗呼為朗榆

斬故　疏俗語戲而相愧也

管仲井　疏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陰諧　疏廣雅鴟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

盗羊遺頭　疏杜世族譜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盗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明已不食誰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

栫木　疏寘薪若今栫木

領車　疏牙車領車牙下骨名

緹衣　疏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以韎韋為弁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車屐　疏軗車下伏兎也今人謂之車役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　疏鶂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天苑主牛　疏春秋說

雨入鼻　注尫瘠病之人其面向上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

嗹汝腦　疏俗相罵云嗹汝腦

嗹鹽指　疏食指俗所謂嗹鹽指

馬檛　注策馬檛音義馬杖也

千歲之黿能與人語　疏元中要記

絳幡白幡　注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

余車　疏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歇前　注爾雅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疏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可用藉手　疏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柱後冠　疏應劭漢官儀法冠一名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廌冠也

白癡　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委頓　疏今俗語

赤紙爲籍以鉛爲軸　疏魏律緣坐配没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

良食　疏國語子尚良食

俳諧集　疏宋太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好鶩　疏今人謂數鶩為好鶩

拂捎疏今人謂拂為拂捎
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懼其虎疏曹大家女誡
吳楚之人少鬚疏
積灰生蠅疏張叔皮論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鮌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
赤熊闚屏疏汲冢書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
枚雷疏今俗語○總也
解冠注降服如今解冠
贊理疏晉語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

五行嫁娶疏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
吳門白馬疏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
痎瘧疏俗人呼二日一發瘧為痎瘧
白玉管疏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陰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
荼牀注楄柎梲中荼牀也
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疏今俗語
刑神疏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忘歸矢疏孔叢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
靈子疏東蒐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為靈子

扈閣疏春秋緯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
草次注疏猶造次
觀魚臺注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疏易緯通卦驗
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弦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

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疏樂緯
計獻注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白玉珠疏司馬彪漢書輿服志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
赤皮蔽膝疏徐廣車服儀制古者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
令人謂裹書之物爲袠疏
闇虛疏張衡靈憲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在月則月食
發石疏賈逵以旝為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書有作飛石之事

臨軒策拜 疏古人之立太子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

幵官氏 疏世本孔子年十九取於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公主 疏秦漢以來嫁女使三公主之呼為公主

夷吾亭 注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

王表 疏吳孫權時有人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

鴆不得渡江 疏晉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隷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

赤頰 疏鶴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

淖糜 疏粥淖糜

間稼 疏呂氏春秋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注所以入苗間也

明月珠 疏裴淵廣州記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

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疏辨名記

般色 注今人謂赤黑為般色

羿彈十日 疏歸藏易

百官箴 疏漢成帝時揚雄受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實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

決鄣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疏呂氏春秋吳起為鄴令引鄣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鄣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跳出 疏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

大曲之弓 疏魯連書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

蕪荑鹽豉 疏楚辭招魂傳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蓋秦漢以來始為之

無射鐘 疏周景王無射鐘在王城鑄之移就洛陽苻秦徙之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至十五年勑毀之

胡曹作冕 疏世本注胡曹黃帝臣

挽歌 疏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晉初荀顗制禮以古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

公羊傳

三科九旨 疏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張三世二存三統三異內外九旨者一時二月三日四王五天王六天子七譏八貶九絕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五始七等六輔二類 見上

閉房 注男子六十閉房

雙生 注

投最 注最之言聚今聚民為投最

得來 注齊人名求得為得來

高春 疏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輿

乳犬攫虎伏雞搏貍 注

佼易注

五諫注諫有五一諷諫二順諫三直諫四爭諫五贛諫

郭都注僖公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疏感精符文

陰威列索注

竹篌注筍竹篌一名編輿

雙雙疏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

令呼犬謂之屬疏

馬盂疏杅若今馬盂舊說杅是衧字若今食俙

食俙見上

經玩

挍室注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挍室

保辜注

赭衣墨幪疏唐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

更衣注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衣

因諸疏博物志周曰囹圄齊曰因諸

負捶注負棰謝過

酌酒切肺疏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為朋友

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注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

千歲之鼂青頓注

軒城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婦人首祭事注齊俗

血書飛爲赤烏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

頏曹疏

白馬朱鬣疏禮緯文王得白馬朱鬣大貝元龜

單馬木車疏書傳士乘飾車兩馬庶人乘單馬木車

童男女八人注使童男女名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霊社注

經玩

羔羊跪乳注

斗擻疏無垢加功曰擻若里語曰斗擻

律親親得相首匿注

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注

瞬眼疏以目通指曰眣若今時瞬眼矣

長人十二疏關中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為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

就揟注今俗名就揟為綴揟

億措注疏億度也措置也

鸛鵒來巢于榆 疏運斗樞

叩頭 注顙猶今叩頭

以草衣城 注蓑城若今以草衣城

千雉 注禮天子千雉公侯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春秋說文

穀梁傳

青鼓 疏救日五鼓麋信徐邈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龍門之戰 疏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

胡豆 疏徐邈云戎豆今之胡豆也

結緣 疏周有藍田楚有和氏宋有結緣晉有垂棘

紫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 疏元命苞

右主左主 疏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廣厚三寸祭訖則納於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

五菜 注家作一園以種五菜疏世所謂五辛之菜也

捶打 注棁殺謂捶打殘賊而殺

木介 疏木氷比木介

注疏瑣語卷四

孝經

皐較 疏孔傳云蓋者皐較之辭劉炫云皐較猶梗槩也

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 疏韓詩外傳

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 疏條牒

爾雅

人大謂之奘 疏秦晉之間凡人大謂之奘

自家而出謂之嫁 注方言自家而出之嫁猶女出爲嫁

那那 注左傳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

薄努 疏方言鄙語曰薄努猶勉努也周鄭之間曰勔釗齊魯曰勗茲

勔釗 見上

女人稱我曰姎 疏說文

自呼爲身 注今人自呼爲身

阿陽 注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呼猒極爲鬈 注江東呼猒極爲鬈

拘樓 注樓駁也猶今言拘樓

漉寠 疏漉寠空貌

䰇歎 注今河北人云䰇歎

厭串 注俗語

貫伏 注俗語疏東晉時有此厭串貫伏之語

振訊 注振訊所以為潔清

契斷 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

摸取 注

嫉妎 注

經玩

洮米 注

結髮 疏

嬾人臥室 疏說文㾓嬾也草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

好媛 注美女為媛所以結好媛

彥詠 注美士為彥人所彥詠

撫拍 注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

歸人 注尸子右若謂死人為歸人

威姑 疏姑謂之威漢律曰婦告威姑

兄鍾 注夫之兄為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僚壻 注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

地秩 疏門根俗謂之地秩

侏儒柱 注

人跂三尺 疏白虎通人跂三尺法天地人

步渡彴 注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

甋甐 注甋甐小甖

百囊罟 注九罭今之百囊罟

撩罟 注罺今之撩罟

縮貉 注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

經玩

呼母為恀 注今江東呼母為恀○恀音是

述氣 疏律管所以述氣

剸刀 注南方人呼翦刀為剸刀

屬累 注以事相屬累為諈諉

刺探 注

凌懅 注

三隅竈 注煁今之三隅竈疏無釜之竈若今火爐

隱賑 注疏豐財也

幕然 注幕然蔡夜

黏䵒注膠黏䵒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疏晉語驪姬與優施謀飲里克酒乃歌曰云云

揩拄注

細作注閒左傳謂之諜今之細作也

小跪注

姡然注面姡然

羽葆幢注翿今之羽葆幢

魚舍疏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

刀衣鼻疏士冠禮注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

香纓注縭即今香纓

鬼衣疏說文褮鬼衣也

大巾疏方言蔽厀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

糷飯疏

米皮注糠米皮

酢餾疏方言甑或謂之酢餾

滅字注以筆滅字為點

鉀箭注金鏃翦羽謂之鍭今之鉀箭

骨骲注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骲

宛轉注弓有緣者謂之弓即今宛轉

羊頭疏方言箭三鐮者謂之羊頭

犁錧注疏田器

消搖疏徒歌曰謠聲消搖也

驚咢疏徒擊鼓曰咢解驚咢也

欓鼓注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為欓鼓疏欓荷也

吉玉注山海經縣以吉玉

磔狗止風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

白地錦注

越王約髮注今江東呼兩頭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弦疏言是越王約髮所變也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注尸子

天井注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

濮魁注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人壅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為濮魁

苦如蘗注蘗狗毒樊光曰俗語苦如蘗

丹書八字疏抱樸子蟾諸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元中記蟾諸生角者食之壽千歲

火中白鼠疏山海經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火浣布

鵁鶄厭火 注鵁鶄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鳳皇高丈二 疏京房易傳

白鷺縗 注白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曰白鷺縗

朱鷺曲 疏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鷚 疏陸璣曰鷚微小於鷚走而且鳴曰鷚鷚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木山下人語云云

嚶羿 疏郭圖讚云鶴鶺之鳥一名嚶羿應弦銜鏑矢不着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

兕有九孔 疏崔豹古今注

舐毫而孕 疏論衡兕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

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 注晉律。狗虎子

脣蔽目 疏郭讚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旋毛如乳 注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

瞿有瞿有鯀胥梁為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 疏歸藏

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疏說文孔子語

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也 疏說文孔子語

別囿 疏尸子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

韻絕 注於乎皆語之韻絕

膠詐 疏方言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間曰膠自關而東西或曰膠詐

彌離 注弟離即彌離彌離猶蒙籠耳

重蠶 注今呼重蠶為蠶

餐飯 注今呼餐飯為饙

今江東呼大為駔 注

叢緻 注今人呼物叢緻者為稹

屋梠 疏屋檐一名櫩一名屋梠

唱射 注容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

五劇鄉 注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

步橋 疏廣雅徛步橋也

救絲 注救絲以為絇

拘腸 疏方言箭四鎌或曰拘腸

瑄玉 注漢書

皓旰 注疏日光出之貌

永風 疏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

木子 疏果木子

涷雨 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涷雨○涷音東

琅玕樹 注山海經崑崙山有琅玕樹

浦隩 注隩隈今江東呼為浦隩

伯益作井 疏世本

單船 注士特舟單船

雁齒取蒲緒 注縣馬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為雁齒纘者以取蒲緒

三足鼈六眼龜 注吳興郡陽羨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疏以時驗而言

癡鳥 注鵄俗呼為癡鳥

大鳥如馬駒 注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護田鳥 注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澤虞俗呼為護田鳥

狂鳥 疏大荒西經東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吐蚊 注鵁似烏鸊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為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名云

鷿鷉瑩刀 注鷿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鷉音梯

䝐子 注俗呼小豶豬為䝐子○䝐音偉

幺豚 注豕最後生者俗呼為幺豚

犎牛 疏東觀記疏勒王遣使文時詣闕獻獅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犎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是也

騉蹄苑 注秦時有騉蹄苑疏取駿馬以名其苑也

踏雪馬 注四蹄皆白首俗呼為踏雪馬

官府馬 注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

果下牛 注犤牛庳小今之㹀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疏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

論語

欲為論念張文 疏漢書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大震 疏司馬法前驅啟乘車大震倅車爲馬大震大殿也

旁牌 疏干今謂之旁牌

烏曹作簙 疏

孟子

舜作竹簫以象鳳翼 疏風俗通

阿堵物 疏今呼錢為阿堵物

扣椓 注掴猶扣椓也纖纖欲堅故扣之

馬衣 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疏皇覽

氣成樓閣 疏張華云燕昭王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

犀首　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荆蘭之衣　疏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

斗食　注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疑首善算　疏傳記有云疑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遊鸞孫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

牛角歌　疏三齊記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涓蜀梁　疏荀子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

五女　疏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亦之五子拔地壓殺五女

雙珠　疏韓詩隋侯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于水中而去後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懌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

踸踔　注

經考卷一

休寧戴震記

重卦

張懷瓘曰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為六十四矣

王弘撰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其為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為六十四矣

顧炎武曰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薨字當改作遷字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程迴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

迴當作迥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易取變易之義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〻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朱子曰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朱子語類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〻交於陽是卦圖

上應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按易之名、惟取變易之義、故四營而成易、謂之變也、變易之義、足以盡之、朱子兼交易為言、就成卦以後圖位明之耳、變易中能兼交易、聖人命名、祗歸於一、漢人謂一名而含三義者尤疎遠、

彖辭文辭

孔穎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文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劉安世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文辭、則恐周公所作、若文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亨于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九六七八

周易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文效天下之動也、

孔穎達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為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質而不變、為爻之本體、九為老陽、六為老陰、文而從變、故為爻之別名、

沈括曰、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

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雖兊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兊、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朱子曰、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爻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

又曰、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而七八為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

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寔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陽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變不者二三上、在屯為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按大衍之數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著、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凡四營成易、是為一變、掛扐所得、非五則九、去其初掛之一、或四或八也、四者、一其四為奇、八者兩其四為偶、除一變得數、復合見存之策而四營、掛扐所得、非四則八、是為再變、除兩次得數、如前合見存之策而四營、掛扐所得、亦非四則八、是為三變、合三變乃成爻、三奇曰老陽、三偶曰老陰、一奇二偶曰少陽、二奇一偶曰少陰、此驗於掛扐之數、而知之者也、老陽數九、而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而其策二十四、少陽數七、而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而其策三十二、此驗於過揲之數、而知之者也、陰陽老少、所以別其成爻之有變有不變而已、說者假、

乾坤六子以明之言乾坤以喻老陽老陰言六子以喻少陽少陰其実奇偶未得成卦況於辭觀之則惑矣

十翼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漢書藝文志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漢書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當作之）言解說上下經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傳士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

隋書經籍志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

孔穎達曰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别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又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辭象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程迥曰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

原本上有圖竝乃東原所自加者今邵二雲先生筆所[illegible]不甚依於此原本多偶用墨筆補之如吳仁傑曰已下是也

吳仁傑曰費直易省去彖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以傳字加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

又曰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為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直

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為文言耳然彖象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

朱子曰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為之爾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為得之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爻弼之所自分也

馬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俞琰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

閻若璩曰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或者猶以歐陽公書為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為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為臼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

按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十二篇者三家所同也隋志以說卦三篇為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據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稱則武帝時太史公已見之不可謂漢初無說卦也漢書已明言序卦鄭氏易有文言說序雜四篇而俞琰謂序卦雜卦之名始於韓康伯

亦考之未詳

又按吳氏正漢書文言為之言致確陸德明易釋文於繫辭上篇題下云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肅所注亦費氏易未嘗省去繫辭之目也而吳氏謂費直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者此後人誤解漢書傳會為之漢書但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仍是經二篇傳十篇但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傳意明其當時口授學徒如此何嘗汨亂古經沒彖象繫辭之名乎使如吳氏所云則劉向班固皆當言其篇題與古文異矣凡以改易古經咎費氏皆不察之論也

又按鄭氏易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合為一卷則分文言入乾坤二卦後亦始于輔嗣也唐李鼎祚集解又分序卦於各卦之前如詩書之序伊川易傳則于卦辭前引序卦傳兼論上下而體與李氏同意

又按隋志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易說卦三篇書太誓一篇本後漢王充房宏等之說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只云太誓後得不繫何年說卦三篇宜與之同時而得但武帝世已有不當宣帝世耳易以卜筮得不禁而漢初失說卦三篇者考說卦序卦雜卦辭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傳聞漢武帝時博士集而讀之合於上下經彖象繫辭文言為易經十二篇猶以太誓合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為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序卦雜卦雖各自為題統而言之固可謂之說卦三篇先儒合為十翼遂一歸孔子而無敢異議矣

易為卜筮而作

朱子曰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

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

又曰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

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理象數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文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卦變

蘇軾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

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顧炎武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江脊齊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否反為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需反為訟需之九五來為九二而得中也蠱反為隨蠱之上九來為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為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隨反為蠱隨之初九上而為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為卦主是以成蠱賁反為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為六五亦得中也噬嗑反為賁噬嗑之六五來為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為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復亨剛反此句亦以卦變為義剝反為復剝之上九反而為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為復故謂之反大畜反為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為初九而為主於內卦也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外乾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无妄反為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為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恒反為咸恒之初六上而為上六恒之九四下而為九三也咸反為恒咸之九三上而為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咸恒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相反之卦明夷反為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家人反為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解反為蹇解之九二往而為九五也蹇反為解蹇之九三往而為九四得五上二陰為衆蹇之九五來為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即為得衆不必坤而後為衆也益反為損以益之初九為上九是為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本義以此為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為益以損之上九為初九是為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為主益以初爻為主觀爻辭可知本義以此為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萃反為升萃之三陰爻升而為上卦

也上三陰爻雖同升當以六五為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革反為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歸妹反為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為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為六四皆為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節反為渙節之九五來為九二節之六三往為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為序天道人事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

凡云往云上者皆自反卦之內卦轉入外卦云來云下云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轉入內卦〻名亦有翻轉取義者如復之下一陽從剝之上一陽來反故謂之復升之上三陰從萃之下三陰上升故謂之升夫子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朱子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此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為典要是也宋時薛氏溫其於蹇解二卦云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為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

按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變其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穆子轄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賁之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字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費辭也大致繫辭所謂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一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主上下兩體王拱東曾摘之但引據未嘗）

互體

朱子曰以二三四為一卦又以三四五為一卦爻辭取象或以上下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又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王應麟曰、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胡炳文曰、本義謂雜卦傳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始於乾、終於夬、夬之一陰決盡、則為乾也、

顧炎武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又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又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朔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故爻辭並言羊、

按屯之六三、即鹿无虞、應劭風俗通義論林屬於山、為麓引之、虞翻云、即就也、艮為山、山足稱鹿、蓋以三四五成艮、取互象、凡言互卦類此、若雜卦傳末簡、以韻協之不誤、而卦不反對、先儒因以互體為之說、則大過之初二三成巽、二三四成乾、是為姤、上初二成艮、初二三本成巽、是為漸、五上初成震、上初二成艮、是為頤、四五上本成兌、五上六成震、是為歸妹、三四五成乾、四五上本成兌、是為夬、此自大過已下之次第也、別為互卦之一例、又自二至五互之、則復為乾矣、其說至巧、雜卦傳若信為孔子所作、竊疑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巧也、

宋儒復易古本

尤袤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為之跋、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

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徵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
董真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而無第一第二字又東萊稱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小有不同爾

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獨刻本義傳於世

吳肅公曰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從獨襲名為本義其寔非朱子之書

顧炎武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其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混亂

朱彝尊曰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充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為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鋟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按呂徵仲考定古易在元豐五年晁以道呂伯恭之本俱出其後徵仲伯恭所定與唐孔沖遠言鄭學之徒數十翼者合凡異此者可以此斷其未盡合乎古矣又按宋寶祐中充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紛亂朱子本義元本寔始于此

經考卷二

休寧戴震記

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虞夏書四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肸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皋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分之非也

今文尚書

伏字後多訛伏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㠯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傳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又曰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又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

顔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馮班曰藝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鼂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潁州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相通耶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甚失遷之意

朱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為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

又曰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按伏生之書初出屋壁并民間得大誓共二十九篇武帝時博士合以教授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為今文而孔壁所得者即許氏說文解字敘所云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非科斗書僞作孔安國書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襲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藏之漢興即以教齊魯之間非徒得之記憶亦無使女子傳言事伏生書無大誓而史乃言二十九篇必是時已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益以大誓共為博士之業故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以大誓為武帝末始得或云宣帝初並相傳失寔也朱彝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為百篇之序使伏生書已有是序則伏生傳授時已知有百篇何以孔臧乃云

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耶

又按晉書衛恒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五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書、凡漢魏晉間人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文、因時人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淳傳古文書法、非寫科斗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效科斗形為之、轉失古文法也、

虞夏同科

孔穎達曰、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帝王名號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因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封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

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

胡渭曰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舜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所稱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不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唯篇端曰若稽古帝堯）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叙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宜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文有廟號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曰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箕子祖庚時作故廟號序以為祖己訓高宗誤也）稱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為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康誥伯禽唐誥眘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堯典中星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為書以示民者也（如夏小正月令之屬）二者相為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

（當作冐末）

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謂末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寔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陸鶉火值南玄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

（當作玄武）

七宿壽星大火析木之津北方主成七宿星紀玄枵娵訾之口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寔沈南方朱鳥

四正摘餘莫不協矣（七宿鶉首鶉火鶉尾）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迆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心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角（處暑時）九月在箕（霜降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為漢津析木之津也太火西沒則玄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西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恒鄉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斗星紀也虛玄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也玄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或謂斗牽牛為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於斗牽牛特周之星象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玄枵正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非星紀序首也十二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謂七星）曰火（謂心）曰虛曰昴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先儒謂或舉一象或舉一次或舉一宿未然也猶之古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為二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立新名事正相類凡列星東移晉宋已來謂之歲差以日星每歲相校而差非天行有差也大致二千一百年差一次據堯典星象為首二萬五千餘年乃復此象虞夏第一紀周第二紀今第三紀云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寔得古製者也楊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為之器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為渾天者依放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諸周髀有北極樞（又曰正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閒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濾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文志所

云不動處即魯論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指此釋周髀凡數家未詳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極為左旋之樞又有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古度法每一歲而周四游冬至夜半北游所極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為黃道極之樞也惟其然故周髀謂赤道極曰北極樞而黃道極無其名乃取諸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運於中以擬夫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圜以界黃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夏至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外衡日發南所極冬至內衡日斂北所極夏至中衡南北之中是為赤道分也自外入內交於赤道春分自內出外交於赤道秋分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注孔傳同乃魏晉閒人為之竊取於鄭注者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又以為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無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歷家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即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修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而變遷必察之治歷準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為言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臯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如祭祀大典禮及登臺書雲物之屬有月之政焉正朔

疑失落一十字

告月是也（聽朔朝廟之屬）有木火金水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歷法久則必差非天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纍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歷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洪範五紀

協用五紀者上協乎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為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為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逡所在紀於星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為本盈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於歷數者也以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為本洪範所陳殷歷之大綱與

康誥酒誥

閻若璩曰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舜（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商遺兵四出翦滅以遂教民取殘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為久吾以為速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三月內曰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已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日

逸書十六篇

虞夏書七篇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商書六篇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周書三篇武成旅獒冏命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雅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常授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孔穎達曰、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

六篇、〻、即卷也、

按古文尚書增多之十六篇、不立學官、故當時只謂之逸書、如禮古經之三十九篇、當時只謂之逸禮、皆以不立于學官、為逸、逸、非亡之謂也、所以不立於學官者、則由傳士不治、故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遂增入今文二十八篇、為二十九、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遂未得立、

中古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楚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愈薦補博士、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頎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

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傳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

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孔穎達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即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秘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書之古文因具在也

又曰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秘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递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况秘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寔亡於永嘉

又曰、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及予徵之兩晉、益合、秘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最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

又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為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晩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汩作九共二十四篇、為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之徒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於藝文志、而止附于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辛黜之、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

又曰、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於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為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於兒寬、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寔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為博士時、自當徒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順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說明、而傳祿之駿手、本不當纂覓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國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余偶因之、末敢改正云、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

又曰、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徧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文所以別於孔子也

朱彝尊曰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為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皐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

又曰按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倪寬司馬遷當時領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

又曰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故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

又曰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

按孔氏古文尚書劉歆班固皆言安國獻之而遭巫蠱事未及施行是弟獻其書而已初無安國作傳之事也其書既獻藏於秘府藝文志所謂中古文儒林傳所謂中書者是也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皆得見之而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融蓋魯見孔氏古文逸篇但未聞有為逸篇解說者故云爾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武成而外固見存矣隋志言賈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說者謂雖全見古文而只解其今文所有立於學官者逸篇未立於學官則不之解似為近之朱彝尊乃以蓋寬杜林之書為非孔氏古文然則東漢諸儒顧舍見存之中古文而別求一書以當之豈昧昧若是耶今人知東晉始出之古文為偽書而不知安國所獻秘府所藏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所見及馬鄭所指之逸篇乃

別一真古文尚書也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辨論最分明

逸書舜典棄稷

閻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

又曰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為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俱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

按舜典棄稷在逸書十六篇之數孔沖遠言鄭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為三十四則舜典棄稷二篇非分出者明矣

逸書湯誥

閻若璩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無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

逸書武成

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埜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

武成篇曰惟旁生覇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顔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録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

又曰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内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予謂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為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為初得天下事多創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耶偏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耶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式見周禮大宗伯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不知閽人掌大喪祭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

按漢志三引武成逸篇而東晉始出之武成遺其二孔冲遠直目漢志所引為偽書顔師古則漫指為今文尚書皆不察之論也

經考卷三

六詩　休寧戴震記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穎達曰、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程子曰、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朱子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

又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王應麟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雖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與、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閻若璩曰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

按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作詩、有此、三體也、賦比興、詩之辭、有此、三義也、賦者指明而敷陳之也、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賦也、比者託事比擬、不必明言而意自見也、如鴟鴞通篇為鳥言是也、興者假物引端也、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是也、樛木之詩先儒以為興、是葛藟但

人乎哉

江春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群書之韻異乎今者音別之為古音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為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為古韻椎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尤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音而又間為古韻此何足為典據而二家惟爭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為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

又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戾詈韻而寇可非韻也吳氏

興福履爾然以是詩為后妃逮下故衆妾稱願之詩中無從知其為衆妾所作徒因樛木下垂葛藟上蔓喻后妃逮下衆妾上附則比之義矣麟之趾先儒亦以為興然又曰于嗟麟兮歎美公子為麟也麟喻公子趾定角喻公子振振仁厚於是歎麟即歎公子則亦比之義也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先儒謂比王室陵夷小國困弊即以興下愾然念周京葛覃主乎思歸寧本非自為絺綌然因服葛時有感追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為之首章并及葛葉萋萋黃鳥飛鳴總謂之賦黍離泮水等詩先儒又有賦其事以起興之說然則賦也興也特作詩者之立言置辭不出此三者若強析之反自亂其例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何嘗以例拘既有言矣就其言觀之非指明敷陳則託事比擬則假物引端引端之辭亦可寄意比擬比擬之辭亦可因以引端敷陳之辭又有虛實淺深反側彼此之不同而似于比擬引端往往有之此三者在經中不辭自明辭之反滯于一偏矣

小雅大雅

穀梁曰純乎雅之體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為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按、小雅陳說人事、大雅每言天道、觀乎小雅、可以知政、觀乎大雅、可以達天、毛詩序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其所言之理、與樂章之體製、俱因之而有別也、小雅猶近風、大雅則鄰於頌、

王風魯頌

王應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注同、呂成公謂叅循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輿叟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若璩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又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於雅也、

顧炎武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釆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釆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釆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録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又曰、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

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僖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

又曰、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太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

按周興於岐、故西都之詩、分繫二公、其采邑則始興之地、其人則布政之大臣也、東都使諸侯朝覲於王之所、故曰王城、是以王名其地也、以王名其地、而其地所采詩、謂之王、是亦、以地、繫詩也、又何疑乎、魯頌之體變矣、然、不可謂之風、其、始、作、之、也、郎、以、為頌而作、之、毛詩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未聞其所據、

四始

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又曰、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成伯瑜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

按四始自毛詩序史記已言之、蓋經、師、相、傳、之、遺、語、後儒因之、又、有風、雅、正、變、之、說、今考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騶虞、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頌之雝酌及豳詩豳雅豳頌、逸篇之九夏貍首采薺新宮之屬、見於禮經者、皆周、公、所定、之、樂、

章而太師教六詩瞽矇掌六詩之歌並定於周公制作禮樂時矣余竊謂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於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後之詩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為詩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詩之正經惟有所謂四始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師採而增益之與抑魯太師所得者與魯頌之名必非列於周太師者則孔子所據殆魯太師職掌所存者耳今詩中逸其辭者僅六篇他若貍首新宮采薺以及驪駒茅鴟等當孔子正樂定詩之時不應已逸意孔子後有亡失蓋孔子所定詩不止逸其六但篇次所在不可考而今詩之次第未必盡孔子所定之舊也亡逸錯簡篇名失傳不可周知然失亡之篇固不多以加於三百十一篇去三百大數未遠四始之為正經豳在其中若顧炎武謂南豳雅頌為四詩則又異於四始之義矣

樂章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録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小大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録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鄉飲酒禮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周禮鐘師注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

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孔穎達曰、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於臣得用頌、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又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顧炎武曰、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王應麟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顧炎武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又曰、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又曰、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瑟之所由興也、

又曰、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又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彫龍言楚辭訛韻寔繁、）降及魏晉、古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為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也、（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於管絃也、）猶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為之也、

又曰、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曰、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

又曰、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詩興而樂廢矣、

按南豳雅頌或特作詩以為樂章或采所有之詩定為樂章漢儒有謂關雎為畢公作者當時或有傳書如金縢左傳國語言周公作鴟鴞常棣時邁思文之類今不可考矣周南召南所謂房中之樂鄉樂是也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射節用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其采蘋則本為女子教成之祭而作古人樂章一詩而數用有如此

小雅六亡篇

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孔穎達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陸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旋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呂伯恭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王應麟曰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按六亡詩之篇名蓋取之辭中亦猶關雎葛覃卷耳之類必辭中有其字然後有此名非空名也以是知其辭亡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論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皆曰奏篇章獻豳詩獻豳雅獻豳頌則豳

被于籥而曰、歆、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一詩、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籥詩、管詩之未嘗無辭也、其所以亡、或因別有笙譜、習者取詩簡合之、殘滅之餘、全詩不見矣、

篇次世次

孔穎達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已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王應麟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又曰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又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鹿鳴、在宵雅之首、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風、非謂二詩作于衰周、

又曰、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又曰、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又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

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附〕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華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予由詩說與存中同、

又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時、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勞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〻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〻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以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而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又曰、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予（日誰將西）

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熊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閻若璩曰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唯虞鄺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曆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曆注有乾象曆抑數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又嘗以曆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爲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

按釆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爾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强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大祖豈必遠求南仲于文王時乎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矣南陔已後則又周初雅樂未可以今之詩篇次第定作詩世次也即南山以下舊說以爲幽王時詩朱子嘗疑楚茨至車舝十篇爲正雅錯誤在此魚麗釆菽黍苗隰桑瓠葉同黍苗言召伯營謝與大雅崧高皆宣王封申伯事自民勞至桑柔五篇舊說以爲厲王時詩然衛武公作抑據國語則年九十有五矣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作抑詩之時雖不必九十五當在宣王以後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五十一年武公九十五則當平王二十三年

商頌國風

吳澄曰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按邶鄘衛者皆衛風猶以舊名列在太師者分繫之爾據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而鄭之名列在太師者西鄭也既滅虢鄶等十邑遂居是濟洛陽河潁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所謂新鄭今所繫詩新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太師所列亦不改也唐後改曰晉而唐之名列在太師者不

改從乎、始封而已、周世之國、無幽故、繫國風之末爾、頌、列于周魯後、猶幽列於國風後也、

古音叶韻

徐蕆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為亡皆切、而當為陵之切者、由其以貍為聲、免為每罪切、而當為美辨切者、由其從免得聲、有為云大切、而晡痏鮪皆從有得聲、則當為羽軌切矣、皮為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從皮得聲、則當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為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為蒲北切、而無房六叶者、友之為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為證可也、

陳根孫曰、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為姑、慶之為羌、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字、

王應麟曰、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懆、(七到切)伐鼓淵淵為鼘(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

陳第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音遞轉、繫乎時者也、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遡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

顧炎武曰、古音非叶、極為精當、然愚以古詩中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興蒸之屬也、而小雅末章與音為韻、大明七章與林心為韻、戎東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務為韻、常武首與祖父為韻、又如箕子洪範、則以平與偏為韻、孔子繫易、于屯于比于恒、則以禽與窮中終容凶功為韻、于蒙于泰、則以寔與順巽願亂為韻、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

閻若璩曰、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古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百里音即變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

棫以調同為韻、讀調如同、引離騷為證、愚謂離騷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皐陶而能調、蓋屈子亦誤、以此詩為韻、故放之、古人讀書不必其無誤也、東方朔七諫、不量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則又誤從離騷者耳、

又曰、按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三句連韻、嚴在嚴韻、監在去聲五十九鑑、亦在平聲二十八銜、濫在去聲五十三勘、平與去可通韻也、下文不敢怠遑、乃間句耳、舊叶嚴側剛反、引楚辭天問為證、天問云、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亦音莊、愚謂此亦如以調韻同之類、皆古人誤讀詩因強傚其韻耳、陳氏又為之說曰、漢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以其音之同也、古人改易名姓、如陳田馬莽之類、皆字異音同、嚴與莊義相近耳、非音同也、

李文藻鈔藏

經考卷四

休寧戴震記

周官經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馬融曰、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又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鄭康成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

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推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

賈公彥曰、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

又曰、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後漢書云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王應麟曰、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法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閒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正月之吉

顧炎武曰、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又曰、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

日月嘗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寔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近有楚人刱為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闢之遂無以難按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太史授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為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為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政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典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為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魯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為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調協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為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

朔、周公孔子之道一而已矣、

禁凶聲

顧炎武曰、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為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激、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匏

熊朋來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

顧炎武曰、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土、內簧其中、今之笙竽、雖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謂大樂久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木而不用匏、塤亦木為之、元史匏以班竹為之而八音但有其大六矣今坊刻日知錄作八木刻其本

婦人拜

王應麟曰、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項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時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南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以手至地或作首至地

閻若璩曰、劉熙釋名云、拜于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王應麟曰、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按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有近於推步、何也、曰失其傳也、考諸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

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為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為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為四月、繫仲秋者、周為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從乎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是謂氣盛盈、朔數云者、從乎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引而合于日、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是謂朔虛、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竊未有明證、别夏時首建寅、若中數曰歲、則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信爾雅、得非孤證與、曰、周禮有之、其為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也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則加歲、以明夏時之十二月也、以周禮為周禮、一書之中、焉用更端立異也哉、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顧炎武曰、有明火、有國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董氏大祝大司寇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又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変、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滅減、有自來矣、又曰、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烹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

按司爟注、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與論語集解馬融說引周書月令同、

異晝夜漏

王應麟曰、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

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然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前之日亦皆少差

按晝夜永短隨地之南北不同漸北則夏永者益永冬短者益短以至於北極下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漸南則夏永者漸減而冬短者漸增以至於赤道下一歲恒如春秋分無復永短矣言其近者南北萬里而永短即殊因其北極高下不同可以推算知之也

又按古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每一刻為六十分以十分為一小刻分隸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刻梁天監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變古法旋廢不用今歐邏巴以晝夜為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蓋本於梁天監中所改者耳

考工記

鄭目錄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

賈公彥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

林希逸曰考工記不特為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乃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晝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為其為其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為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考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禮經十七篇

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

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藝文志、經七十篇、（后氏戴氏、）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

漢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隋書經籍志、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行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又曰、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則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又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

熊朋來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何喬新曰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

朱彝尊曰后氏之禮分為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與

按漢志經七十篇下注云后氏戴氏七十即十七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也傳寫倒誤

逸禮三十九篇

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鄭康成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文今文高堂生傳十

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見及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

王應麟曰、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

又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閻若璩曰、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又曰、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禮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

按漢志云、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謂校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十七誤倒為七十、蓋禮古經五十六卷、篇各為卷、實五十六篇、內減十七篇、故多三十九篇、學即校也、

又按本命亦大戴禮記篇名、及聘禮志、皆非逸禮、投壺奔喪、鄭康成雖以為禮之正經、而不云在逸禮中、

禮記

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漢書景十三王列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周官尚書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漢書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記、

按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秘書、至哀帝時復使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奏其七略、班固因七略以為藝文志、其儒林傳云、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前於劉向校理秘書矣、大小戴刪定禮記、在宣成之間、而班志所載但據七略論列之舊、不及二戴篇數、後人因隋書經籍志、先言劉向考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為二戴因劉向校定者而刪其煩重、非也、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

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

按大戴禮、宋時曾列之十四經、余嘗考定其文、記於目錄後曰、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為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為盧辨之注、辨字景宣、周書有傳、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宋本一、元明本四、宋本亦有譌失、余

合五本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攷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成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為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亡、瑞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据康成稱引竄改也、夏小正緤縞下、忽云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之於篇首、寔爾雅疏語、校是書者、所竄入、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攷、其公冠之譌為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弘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於此知宋時之本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一卷二卷七卷九卷十二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圜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即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為即漢志孔子三朝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篇目起三十九、迄八十一、中有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因竄入明堂篇、題為六十七、已下改者殊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為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夏東原氏記

夏小正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數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按、隋志大戴禮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今夏小正在

十三卷中為第四十七朱子儀禮經傳採其篇以此篇有經有傳遂分別十二月之經而以傳讓一字分繫其下余嘗攷論是篇記其星象曰建寅之月夏以為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柄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上合唐虞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故周人表之紀候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閒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按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陞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柄縣在下者魁沈參首旦參中故斗柄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大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星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于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于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陞故降婁值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

曾子十篇

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名參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目一卷

按曾子書漢志隋志皆別行今不復有傳本惟大戴禮中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圓十篇為兩卷篇題皆冠以曾子二字其即漢志曾子之尚存者無疑

孔子三朝七篇

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　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王應麟曰孔子三朝七篇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公冠篇

王應麟曰、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三句與洛誥同

按諸本冠辭作符、故王氏引爲公符篇、

禮記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又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羅璧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繫也、

黃乾行曰、禮記儀禮之疏也、故伏氏謂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朱子嘗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則記與易書詩春秋並行矣、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字、至爲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記小學之儀、如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義、如學記是也、或釋禮之義、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或專記喪葬之儀、如奔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或獨詳變禮、如檀弓曾子問是也、或記聖王之制、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玉藻是也、或記聖賢之言、如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

按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考之於劉向別錄屬制度者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是也屬通論者十六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屬明堂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服者十一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六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沖遠於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據孔氏所云樂記入禮記在劉向之前是小戴定禮記劉向別錄曾列其書也別錄於諸篇既各以類從而又列小戴禮記之目故孔氏謂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今樂記一篇本十一篇或小戴所合為一篇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於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氏又云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孔氏於喪服四制下又云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然則別錄列禮記四十九篇之目者固有喪服四制而其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也又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仁即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當云從同郡戴聖學作戴德者蓋誤）仁親受禮於小戴其書已為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仁亦成帝時為大鴻臚而小戴定禮記必稍在前故向得列之別錄而仁又為章句也隋書經籍志（脫一刪字）序二戴于劉向後又曰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不知其說何所本融遠在劉向橋仁之後劉橋所見皆已四十九篇矣鄭康成六藝論只云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言四十六及融所加其於目錄亦絕不及融陸德明孔沖遠皆隋末唐初之儒猶不言融加三篇隋書成於唐去漢已遠傳聞應有失實者不足信也

曲禮

王應麟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

又曰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閻若璩曰程大昌雅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走之遽不暇駕車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注王行于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為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薺詩為節行騶而趨疾按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為節乇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月令

王應麟曰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啟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啟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曆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閻若璩曰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啟蟄而郊月數同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竊人以後之節以上古歷耳）

又曰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皆以雞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楊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從時訓

又曰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錢曉徵曰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為綱附以八覽六論為目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為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為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釋過殺為與尉韋懸

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又曰莞裔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
按月令昏旦中星與夏小正大致差一次此歲差之說也歲差者以恒星每歲東移積至二千一百餘年而差及一次昏旦中星既變既則北斗所指亦殊鄭注於十二月之下皆曰斗建其之辰非也余嘗就周髀之書考之而知月建之說由于北極作璿璣四游解曰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莫之能述羣說紛駛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為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為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為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為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法)漸進至四分天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寔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乃西游所極北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又作月建解曰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為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試以正北極為中以北極璿璣環繞而成之規均分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璣起正北子位是為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位大寒爰正丑位是為建丑立春過寅宮雨水爰正寅位是為建寅驚蟄過卯宮春分爰正卯位(東游所極)是為建卯清明過辰宮穀雨爰正辰位是為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正巳位是為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正午位(南游所極)是為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正未位是為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正申位是為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正酉位(西游所極)是為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正戌位是為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正亥位是為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復正子位(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而次也

又按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攷北極璿璣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

二十四氣圖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又按唐明皇删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别行唐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

禮運

王應麟曰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

又曰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攷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内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

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明堂位

王應麟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公是閻若璩曰公是即劉原文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宮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閻若璩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左氏明矣

又曰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又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曰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正業

王應麟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閻若璩曰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自黃帝以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

好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

桓譚新論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舞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孔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于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其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篇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

三十篇去二十

第十九、樂義第三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寔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按樂記十一篇、據皇侃所分、自首至王道備矣、為樂本、自樂者為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為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至于聖人曰禮樂云、為樂禮、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為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為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為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為樂情、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為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不亦宜乎、為賓牟賈、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可謂盛矣、為樂化、自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至末、為師乙、

坊記

王應麟曰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中庸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黎立武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王褘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

按漢志中庸說二篇與禮記之中庸異同莫考王氏至欲傅會之分中庸一篇爲二何不善闕疑乎

附劉原甫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

不完

經考卷五

魯之春秋

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春秋公羊傳疏案莊七年經云星霣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

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禮記

内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

黄澤曰、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藏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據魯史

載

黄澤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又曰、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常為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閒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切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

又曰、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示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史法書法

杜預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其紀年篇旨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又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寔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書時事之變

程子曰、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寔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

呂大圭曰、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賛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黃澤曰、春秋所以難者、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

又曰、學者須以考事為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

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

又曰、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考覈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辨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辨既決、則春秋始可通、

又曰、春秋書法、須先攷究前後異同詳畧、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修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擧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推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又曰、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揔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又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耳、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其國、其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擧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又曰、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為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又曰、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百出、弒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

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又曰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理明義精之學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朱子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黄澤曰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為一貫也

舊史闕文傳經者脫漏

王觀國曰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成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也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左邱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物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是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王應麟曰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

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顧炎武曰、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為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又曰、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為內桓書師、劉原父以為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又曰、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代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于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政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文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鄭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此之說獄、是以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綱羅浩博、寔夫子之所未見、予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

又曰、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為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耶、

又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五、苛

之辭、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耶、

又曰、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又曰、邵國賢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與春秋之闕文、與、如謂魯史之闕文也、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又曰、范介儒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立言之體

顧炎武曰、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曰、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鄉書名而已、胡氏以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又曰、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稱元

王應麟曰、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大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顧炎武曰、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為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月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周正朔

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

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

朱子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王應麟曰、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自專、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紛更也、

黃澤曰、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法、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別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說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寔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正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峰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荅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一諸侯、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今只就經文、擧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種不入土為灾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飢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是時而狩所以為譏澤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蓋特為獲麟故不可遽以為貶漢初猶有夏殷周及魯歷又有顓頊歷古人見前代歷紀甚明又三傳所載之事互有異同然同是遵用周正朔無異說凡三代正朔皆自是為一代之制既改月則須改時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閒旱為證晦菴集注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為據蓋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

又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為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為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為異此年不書飢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為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為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為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為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乎三不通也

又曰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

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故書狩、夫以書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

又曰、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用周正之說、以為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為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又見一說、以為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為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政、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為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為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陳櫟曰、月數與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王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

以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熊朋來曰陽生于子即為春陰生于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

又曰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耳

顧炎武曰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紀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群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又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為十月正足以為秦人改月之證

又曰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又曰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月日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

又曰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

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又曰、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二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又曰、春秋時月並書、于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金縢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皆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

按夏時周月、其說甚異、寔由於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一語、尹氏胡氏蔡氏緣之、而議論滋紛矣、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夫謂周正月非夏時之春則可、謂周正月周不謂之春則不可、吾友吳行先告余曰、程子及胡氏之意、周雖改正朔、而周正月之非春、雖周亦只謂之冬、不謂之春、月為王之正朔、可改、春為天時、一定不可改、孔子作春秋、乃于王正月上書春、明正月當應天時之春、不當如周之以天時之冬為正月也、書春於王正月之上、而周正之失自明、故曰假天時以立義、而胡氏又曰、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也、諸儒所以辨之者、俱未推得其本意、且諸儒辨論、乃易明者、既天時與正朔差兩月、舉二百四十年時月盡紛更如此、程子及胡氏豈昧昧者哉、夫亦曰天時有一定、百王所同、萬世共曉、今移而加於王月之上、王為周王、則月固知為周月、而天下後世明知其月之非春、然後可以悟正月之不可不自春始、苟曰冬正月、則辭不順、而當行夏時、用建寅為正月明矣、又考其致誤之由、蓋於殷周改月、既未得其詳、疑或改或不改、故引伊訓以見月之不改、引史記以見時亦不改、惟春秋紀事月固改矣、周改時、無明文、遂斷然以時為一定不改者也、程子及胡氏既疑於經文、而又得行夏之時一語、遂傅會其說、以書春於王

正月上為聖人之微辭也不然先賢豈好為多事而強加聖人以改周正朔哉若周改時有明文可舉必無是說矣余曰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春之莫以孟春耕耤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言也勅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耤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嗟之以命諸侯勸農為急下文云柳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上帝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錢鎛耕治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事也奄觀銍艾言穫之不遠以勉耕之當急也寔孟春而曰維春之莫鄭康成詩箋曰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所謂朝周之春者周雖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於周則晚春也孔沖遠正義言朝祭之期甚明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曰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孟春乘大路鄭康成注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沖遠正義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曰季夏建巳之月也孔沖遠正義曰若夏之季夏非祭之月其於詩正義則曰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略舉數事亦足證周不惟改月寔改時矣胡氏引史記冬十月顧氏既辨之詳而其所引伊訓改之漢律歷志明引此為朔旦冬至冬至於夏為十一月於商為十二月於周為正月此改月之證非不改月之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以周人言商周改月如梓慎以漢人言商周改時如陳寵皆明據也後儒去古彌遠古歷不可得見又未能坐知千歲日至徒以空言說經經失之凡立言者慎之又慎有疑則闕毋鑿說毋改經其斯為今日讀書之法律與

書王

黃澤曰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於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為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為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為教義之

害非小・矣故春秋易致爭錯杜元凱却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乎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顧炎武曰未為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為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正殷春秋王正月是也又曰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李孟陽曰今人徃徃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為聖人新意非也（博古圖載周仲稱父鼎銘曰惟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惟王十月）又曰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春正月

不書即位

黃澤曰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為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為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曰不適則曷為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適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穀梁之說斷則斷矣而不違乎事之情

昧乎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為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寔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為賢、而說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又曰、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說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為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為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如此推尋則知當來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又曰、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為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

又曰、何休以為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寔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內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

又曰、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于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寔為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自導人為不

義此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為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又曰、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于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失、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為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內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之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禮聘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宗人必不與、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汎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又曰、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為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叔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致知公羊之義為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為太子、蓋已誓于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

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為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為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為滑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

按古者有攝主之禮上卿及長庶皆可為攝主後儒考論不詳裁不聞是名而又見於俗之衰薄一聞所謂攝則以為禍亂之本因王莽居攝篡漢並疑周公必不居攝夫周公為攝主以奉成王正古之禮也黄氏言魯隱公必承父命為攝主以奉桓此在古人原非異事孔子與曾子論君薨而世子生之禮是古者君薨世子未生猶有攝主而無所嫌疑雖然茲事也春秋之末已難行之哀公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此衰薄之一端因此推之康子即位是世卿之家有攝主也鄭康成注禮記曾子問篇曰攝主卿代君聽國政不言長庶為攝主者一避或無長庶一雖有長庶或君不命為攝主然則隱公之攝為有父命黄氏之說確矣既有父命則惠公之薨告喪於天子必亦如嗣子承統之禮而以父命為攝主告于天子此禮之常也而胡氏曰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于天子二語皆無著趙汸春秋屬辭以為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隱公為攝主奉桓不行即位之禮也繼弒不忍即位亦不行即位之禮也夫莊公閔公僖公以為不忍而不行即位之禮則是繼弒不行即位之禮為一定之典桓公何不用是典以明己之不忍不與乎弒哉蓋弒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即位亦史法所無春秋一裁以天理天理所不忍言者莫如繼弒而曰即位也故推原臣子之情不書即位蓋雖告廟臨群臣而當是際必有深痛難安者不必書於策也舊史或書之夫子必削之以見此理桓則與聞乎弒故仍舊史所書以不忍者形之而

一是莊子之訛

惡其忍宣視桓有闇然為弑君者所立而受國不討賊何有於不忍乎桓宣書即位理在此也隱公受父命直君臨國待桓長然後退而與桓與上卿之為攝主又不同此雖惠公之失然隱自以為攝改葬惠公亦不臨蓋奉桓為先公之世子而不自成為君是其所以不書即位也仲子之娶以夫人之禮桓公之生以世子之禮黄氏論之詳矣

諸侯立子之制

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黄澤曰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晋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宗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與然不可攷矣又按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據厲嬀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嬀即右媵之娣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又曰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按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内寵六人寵皆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争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

又曰晋襄公卒晋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愚按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之擇法大抵如此

又曰惟公子糾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説子糾母貴宜為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

君氏

黄澤曰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尓既

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变其文而書法如此

又曰公羊以尹氏為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為經所書者皆是史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禹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說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伊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又曰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為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為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变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為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

又曰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之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之不明之甚哉

顧炎武曰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又曰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王應麟曰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大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閻若璩曰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

黃澤曰、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宮、或止是祭於寢、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于經、則魯先君之宮、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衆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宮、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宮用六佾焉、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說太簡略矣、夫築宮一世而遷毀、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為不築宮則已、若築宮則亦當以親盡為斷、

族氏

顧炎武曰、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名氏得而通
名氏得而通當作

又曰、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又曰、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寔錄也、故隱桓之閒、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書秦以下、悉無大夫、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又曰、或曰、翬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而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又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弒其

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迎王后

黄澤曰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范氏曰祭公寰内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迎例時不親迎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于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澤謂范氏說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放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爲證則文王之初載其時寔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周之文武宗祀陳爲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爲天地宗廟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凡此恐未可據以爲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況當春秋時魯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以舊禮況天子乎大抵春秋時數國既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于事體不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者何可勝計若于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謂矣

踰年即位

顧炎武曰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成公三年宋

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違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又曰、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又曰、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周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居于皇、劉蚠亦在焉、)猛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於敬王王子朝)又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又曰、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頃公)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悼公)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紀侯大

(見困學紀聞)

閻若璩(王應麟)曰、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太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為杞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星隕如雨

顧炎武曰、星隕如雨、言多也、(宋陳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明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

子糾

黃澤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讖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

讎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内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内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説、雖或未脩、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説春秋者不同。范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説、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寔、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説、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為國人所弑、則魯人如何欲逮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内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乱、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寔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又曰、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説、以子糾桓公為襄公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據公穀及三傳之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内行、則殺兄而争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随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為應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断、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簒、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説、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為問者、是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皆不荅、所謂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為君之道也、師傅先君所謂也、不可純以臣禮律也、有患難則相與周旋也、既已宣力效勞也、竭盡其節也、而偶脱虎口者也、則亦在所可恕也、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按春

秋經文為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又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敗亦榮、以敗為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于長勺、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狄、國內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牙帥師來脅殺子糾、譎取管仲、當是之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邱、又敗宋師于鄑、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強扶弱、豈渴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荆吳

顧炎武曰、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四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荊、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於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二十八年而不書帥、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年、伐越、二十二年、入郢、定公四年、敗檇李、十四年、伐陳、哀公六年、會柤、同上、會鄫、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年十一月、救陳、十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皋、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

哀姜

黃澤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君遭弒、國幾于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為過、凡左氏之失類此、又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

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為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為是、二傳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弒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於齊、以葬、此皆事之情寔、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于廟、因致之於莊宮、左氏譏其非禮者、為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絕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究、不可更從化說、

顧炎武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為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晉侯夷吾卒

顧炎武曰、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公遣人來告、）

趙盾

黃澤曰、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為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為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為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為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弒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寔亦不大相遠也、

又曰、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寔、惟越竟乃免、語意不倫

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竟討賊乃免、則語意偹矣、

按越竟討賊、語亦未當、蓋越竟不返、乃可免、返則不惟討賊而已。既討、賊。猶、當、束身、以待、誅。雖、後、君、赦之。亦、爲、罪、人、以、終、身。不、復、與、聞、國、事。不、與、士、大、夫、接可、也。

葬用柔日

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小君定姒、兩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經變也、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兩不克葬遷而至于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

比月書日食

王應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二、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又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閻若璩曰、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泰雲九頗以爲然、

又曰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實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

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中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

按日食後越五月六月皆可再食、無比月頻食之理。春秋比月而食者、再以推步之法考之、襄二十一年九月朔入日食限、十月朔不入食限、二十四年七月朔入日食限、八月朔不入食限、說者或援漢高帝及文帝時兩頻食、證古或有之、以推步上考、高帝三年十一月甲戌合朔、入食限、十二月癸卯合朔、不入食限、而漢志誤以甲戌為十月晦、癸卯為十一月晦、漢人曆法之疎如是、又考文帝三年十一月丁酉合朔入食限、十二月丁卯合朔不入食限、漢志亦如前、此非空言說經所可知也。

姒氏卒

顧炎武曰、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 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後漢儀禮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 及手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大夫稱子

顧炎武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詩云、伯兮叔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五年 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 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 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犨也、僖公二十三年 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二十八年 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 中行伯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十三年 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 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十二年 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 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 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卞莊子 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

又曰、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于晉侯、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淳曰、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子、非也。

論語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魯二十篇。

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

何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記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隋書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攷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

王應麟曰、陸氏釋文、於申棖注曰、申棖、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曰、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棠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馬端臨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朱彝尊曰按漢志論語十二家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為王中畫近上者為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為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

孟子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傳）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述之者也

爾雅

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王應麟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府巾切）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按釋詁最古釋言釋訓似後人附益然皆不足深據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為予我之予賚畀卜為賜予之予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郭注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間隙餘未詳說文哉言之間也言之間即語助辭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間豫射厭也豫為厭足飽飫之厭射為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擬捨之病其他解釋詩書緣辭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所見傳注莫先毛詩其書又在爾雅後爾

雅杜甘棠棃山樆榆白枌等句讀微異杜澁棠甘而名可互訓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杜甘曰棠棃山生曰樆榆白曰枌毛詩傳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朱子集傳曰枌白榆也本毛詩又曰榆白枌也誤讀爾雅其他毛氏誤用爾雅者尚多可證爾雅非襲今所得見之傳注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為厲繇帶以上為厲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亦作濿詩又以淇梁淇厲淇測並稱厲者不成梁之名此字說文得其傳爾雅乃失其傳逐字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此見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亦有失傳傅會者在好學之士善辨別其間而已

是書從　河間紀先生處借錄謹惟姚郎二雲手校一過無甚譌錯矣乾隆己丑九月十八日吾都李文藻記于京城南坊橋北百順衚衕寓舍

惜抱軒九經說序目

經之有傳註古溫故知新博問精識之君子乃善爲之非余力所逮也尋究其所疑或考而辯之謂吾一說以爲古君子拾遺補闕雖未必其當而非不可爲矣夫聖人之經猶國之有君也堅附一家之言而不變是所謂予家臣不敢知國者也以爲忠非忠之正矣擇善而從之學之正也均不見其善則均不敢從余次平生所疑論一經或數事或數十事不敢自信以足爲傳註分別記編以爲是余之私說焉爾千餘年以來說經之書多矣余有不獲見或復有同吾所說者抑後有閎達君子

興焉集古今之成取不賢者識小之事或有資于是編是誠皆所竊幸矣若夫糾舉違謬而誨之尤所願而懼不夙聞者異同之情其毋閒焉嘉慶元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第一易說一
第二易說二
第三書說一
第四書說二
第五書說三
第六書說四
第七詩說
第八周禮說一
第九周禮說二
第十周禮說三
第十一儀禮說
第十二禮記說一
第十三禮記說二
第十四禮記說三
第十五春秋說
第十六論語說

第十七孟子說

右九經說十七卷桐城姚惜抱夫子著始嘉慶丙辰朱則泊則潤鋟板於旌德爲卷十二夫子後復有所論增益舊文合得十七卷己巳之冬定申爲補鋟於江甯次年工竣定申於六經蒙昧無所見幸得侍講席與聞夫子之教則適在丙辰及是十四年矣夫子嘗言天下之理無窮經之所蘊亦無窮人各據所得以待天下後世論其當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猶後人不必徇我也世稱漢儒之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然漢儒說義理未嘗無精當之語宋以後考

證又未始無過越漢說者是亦在善擇之而已夫子之命意如是然則是書之傳於世世自有讀之而覺當乎人心者此當以俟天下之公論定申無敢私譽焉惟謹載成書歲月云爾嘉慶庚午春三月受業陶定申記

惜抱軒九經說一

易說一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今可知者上下經爲二篇其傳之何以分爲十篇者蓋不可知也六經遭秦焚滅故皆闕佚獨易以卜筮書幸相傳至漢無遺失者而經師獨移易其次累世遞相改變古本亡滅不可復求以見孔氏舊編之先後此漢魏經師之過也宋呂氏之倫始就繫辭之所稱推漢志之篇目分傳十篇其意勤矣朱子作本義因于呂氏王弼舊本有彖曰象曰字今皆考爲後儒所益悉删除

之吾竊疑彖象傳之首蓋本有此字但每卦每爻輒益以彖象曰爲失之耳蓋夫子所謂彖曰者非自謂其傳也蓋曰彖之意所謂乾元云者以大哉乾元云也畫象之以六陽卦爲乾者象之意若曰天行健故謂之乾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易之傳傳是三者故彖曰不可以加諸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爻上如必欲加之則惟可曰爻曰也象無辭彖與爻乃有辭耳故加于爻而謂之小象者非也然不可因是盡除彖曰象曰之文楊子雲曰文王附其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又藝文志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

之屬十篇子雲班氏語固誤矣然使孔氏之傳之首無彖曰象曰字漢人何以誤稱傳爲彖與象耶又朱子從呂氏本幷彖傳爻傳爲一篇而王原叔本以象傳爻傳各爲篇蓋原叔本爲是揚子雲太元以九贊擬六爻辭以八十一首擬彖傳以九測擬爻傳太元筮法不用彖故不擬彖辭彖傳子雲固見孔氏十二篇易者其分篇以首之篇別諸測則知象傳之篇必別諸爻傳矣旣濟傳之末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未濟傳之首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其文蓋相承于中不容雜以火在水上未濟之辭矣若易旣經更亂之後必欲求合其所爲十二

篇者則吾未敢決也猶子雲太元十九篇經范望更亂之後亦不能決知何以分爲十九篇也

乾彖說

世人有謂易有孔子作傳後儒固惟孔子是從而已今朱子解元亨利貞與孔子異焉有異孔子而尙可從者哉斯言也斯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凡古人之說經也以明理敎人而已不必與所說經拘拘附合若孟子荀子及諸傳記引經而義不同者多矣姑勿盡論卽孔子易傳中如以愼言語防亂義說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說公用射隼其於易本旨未嘗非別出也夫何疑於說元亨利貞乎若後儒解經第欲使前聖之說通順易明而已則朱子所以解乾彖爲得本義者固必不可易也

黃裳元吉說

禮用帶以元纁而顧命載諸侯見康王以黃朱然則黃朱貴於纁矣黃以表中裳有黼黻之文故曰文在中黃裳必用於禮服禮服之裳正幅故曰正位居體夫易之爻固夫人而可占也如專以人君之德言之其聰明睿知臨照萬物者乾德也以比人身其猶袞冕之居上體也與其寬裕謙恭靈承於旅者坤德也以比人身其猶黃裳之居下體也與

師貞丈人吉說

師貞丈人吉困亨貞大人吉此二彖之言貞其義皆當如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及太卜凡國大貞之貞問也此解與師之彖傳微不合然理自相通固無害亦如乾之以四德解耳若困之彖傳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則孔子未嘗不以貞屬下讀作就正解矣

武人爲於大君說

臨之彖曰至於八月有凶而觀八月之卦也四陰盛長之時也朱子謂名卦繫辭更取他義聖人扶陽而抑陰也此誠得聖人之情矣履之爲卦以一陰履五陽此卦

本亦非佳正與觀畧同聖人設辭皆不取以陰制陽之
義惟六三爻辭末云武人爲于大君此猶八月之凶存
于臨象之旨也朱子疑六三陰柔不見武人之象斯則
不必然能制忿怒貪暴而行其仁慈者君子之陽剛也
不能自克肆其慘毒者小人之陰柔也是武人之謂也
巽之初六亦以陰爻稱武人小人固陰柔而其發乃甚
可畏也大君乃天子之稱彼既制有海內矣其吉凶皆
未可決蓋羿速亡而昪傳子後世且有不僅傳子者矣
聖人第以此語罝暱人凶之下若以爲餘意然然實則
此正履之所以爲履聖人自不欲盡言之耳　或又疑

易爲筮用也苟聖人以意移易其美惡占筮何由效乎
夫用筮之道筮者之精神與作易者之精神相注者也
作易意所嚮則驗隨之矣又何疑哉

噬嗑六三爻辭說

腊昔也言非一時所治故古人有以稱乾肉者周禮腊
人掌乾肉是也又有以稱久烹醲厚者國語厚味實腊
毒是也此爻辭蓋謂腊膿厚之肉味厚則有毒故曰噬
腊肉遇毒扑之言噬肉凡四爻屢進益難治獄者位愈
尊則所治必大及疑獄不易決者然而九五乾肉易于
九四乾胏者以其位極尊獄至是則其下治之必已有
緒矣猶乾肉之已去骨者也六二六三所噬皆易噬者
也貪其易而快之則反爲害食肉者易其爲膚以脥滅
鼻豈不累于顏乎治獄者疾之已甚自快其明抉用刑
少過豈非累于德乎若六三所處不中故非特累德而
所治者或不服而相疾怨猶貪其腊之易噬而反遇毒
然而皆無咎者治所當治而非刑及善人也中孚以議
獄緩死以折獄爲快者其中孚蓋不足乎是以遇毒也

賁六爻說

初六賁其趾舍車而徒莫卑于趾飾之人不以爲美不
飾之人不以爲陋也然君子之飾容貌非爲人也故賁

始于趾火滅修容之謚也既不以人不知而怠修則雖
徒行而不爲病是可爲君子已六二則位少進矣賁其
須須者所俟也趙宣子盛服將朝禮曰揖私朝煇如也
登車則有光矣此人臣之賁其須者至于賓客會盟祭
祀皆豫飭而須焉斯可與上興矣賁之道至九三而極
盛文明之終也于禮若正當朝祭會盟之時元衣纁裳
交會于是其文濡如盛極則以永貞戒之文勝質則史
之患也其上三爻皆以止爲德文皆少減六四文質之
交其文蓋不用于世者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若微子然
故有皤如乘翰之象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其終無尤謂

乎屯之匪寇婚媾言人非為我寇也賁之匪寇婚媾言我非為人寇也六五居中其文固可為當世用之文也而遠于文明之地若邱園然君子不以菲廢禮以束帛行之而已無加璧乘馬之盛然而于文備矣傳習之于吾徒推行之于天下皆所為有喜也故曰吝終吉也艮為門闕上九又處賁之終故若成室而飾之者然以其德知止故不為丹雘之飾以白賁而已考工記所謂白盛也志在于樸夫何咎之有夫以周之尚文也氣運所趨人情所歸聖人不得而逆之也周公制禮度其宜而為之法而意未嘗不崇尚儉質故于賁繫之辭三致意

焉此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與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說

天地閉賢人隱亂邦不居固遯之義也然而世不獲遯者有之矣公族之卿世有宗廟承祧之宗子君雖不能盡用其言而親厚之不怠若斯者雖處當遯之時未可遽言遯也異姓之卿反覆之不聽則去貴戚之卿則易位若勢不能易君位而又不獲去君子于斯處之必有道矣六二與九五為正應欲遯不獲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然而所以為遯之道固在也不榮其爵不利其祿忠君愛國之誠不懈而自處于卑約斯亦可謂固志者矣叔肸之于魯宣子臧之于曹成晏子之于齊景季札之于吳闔廬劉向之于漢元成蓋近斯義矣若衛子鮮以母弟之親而為不復之盟託于木門坐不向衛是執之用革而必強脫者也毋乃已薄而遠于仁乎夫然後知固志在中而外不必遯者之為中道也孔撝約云侯果曰殷之父師當此爻矣是此義前人已有見及者

遇主于巷說

睽九二爻辭遇主于巷無咎王弼謂出門同趣不期而遇也程子則謂臣委曲以求遇君二說不同蓋弼之言是也君子不欲黨是以同人于野也況當睽之時乎吾

無意于與人睽而亦不彊人之睽者而合于我或遇我塗巷之間而接我以賓主之誼者此必非私我也吾從而與之夫何咎自周以前言主者必賓主也否則大夫家臣以謂大夫也蓋三晉田齊之後乃謂君為主繫易之時不當有此夫君也而委曲求遇之殆于不可訓哉

益九五爻辭說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說曰惠順也慈母之愛子也執而決癰刮瘍啼呼弗置也仁君之愛民也正之以禮用之使勞眾以為慼弗變也中心至誠以順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何必盡人問之哉其大吉

固可決也雖然是非强衆不說以從己私者所可藉口也上誠有孚以益其下乎始或人有不順焉而待其既無不順我之德而謂上之愛我矣盤庚之遷殷周公之伐武庚始者人容有未即順焉然定居殷邑既勝武庚之後使人情終不以爲悅則必其有孚之道不足矣豈盤庚周公之所敢出者哉此爻辭所以必重言有孚孔子所以以大得志明其徵諸庶民者之盡善夫亦文繫而不可殺也非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與

立心勿恒說

立心勿恒猶言不恒其德也如繫辭傳安其身易其心

定其交者恒也危以動懼以語無交而求者勿恒也程傳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於理無失而以勿恒爲戒辭則於辭似失之朱子語類有云勿字止是不字非禁止之辭而本義尚依程傳未及改

姤九五爻辭說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說曰瓜攀附而生小人之道也杞植于上爲之衞而不與爲緣君子之道也九五之剛中馭初六之陰不與比近而能防其爲惡得馭小人之術矣猶植杞以包瓜也又不汲汲乎自用其長而小人卒附我以成我之事非吾以人力必致之也蓋天所助焉以人君之道言之則以道率民以禮防民猶之植杞而事變無窮不曲而爲之備是謂含章若夫俗變風移仇民皆悅此國家之福而有隕自天者雖文武成康豈有意必其然邪後之君銷鋒鑄鐻而揭竿者興禁誹監謗而惡言起法令繁密而姦宄滋生不知聽于天而謂小民可以人力智術馭之是日搔其疇而欲瓜之美也不可得矣古苞苴用諸魚肉程傳以釋包有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爲苞者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衞田里是爲包焉耳

萃九五爻辭說

萃之象爲澤以鍾水物既散而後聚之者非其本聚也其本已聚則無待于萃矣猶鬼神之精已散而爲假于廟以聚之故彖曰王假于廟九五之爻當尊位而求聚其衆者其職固然故曰萃有位無咎然以陽爻在澤中澤欲虛而陽爲實實非所以受物也物未必歸之而吾求其來歸于我蓋其時有匪孚者矣必元永貞而後悔亡故夫子傳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兌之上六傳亦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有意于聚人者不若安止而丕應徯志之爲光矣有意于說人者不若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爲光矣

一第 ?/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0 版反内

九三升虛邑說

升而有可居之位則六五之升階也升而無可居之位則九三之升虛邑也古者亡國故虛必有壇社之址若晉文登有莘之虛梓愼登大庭之庫是也是其處位雖高臨望雖廣而不可據以爲安以人事言之大則若周公之攝政小則若孔子之攝相夾谷以及人臣入廟而爲尸公享卿而大夫爲賓皆其象也九三重剛處上而不中故其象若是雖非凶而亦不可以爲吉也故傳曰無所疑也言其可蹔居而不可久立而已疑如儀禮疑立及詩靡所止疑之疑遯上九傳無所疑也其訓亦然

遯諸爻皆有位而遯去之其勢稍難上九本無所立之位其遯不更綽有餘地哉

困九二九五爻辭說

士不幸遭困之時位愈尊則困彌甚矣朱紱者天子公孤服也赤紱者再命三命以上皆可服也九二當危難之日既素食其酒食而不得去且予以朱紱之位而不能辭然而其時不可爲矣豈非困乎困于人事惟可精意以事神耳故利用亨祀若不得已而征則凶矣然雖凶而非失道蓋其始雖不能韜晦以免亂世之我求及其終卒致命以徇義故謂之無咎善補過也楊涉以唐末爲宰相與家人相對涕泣既知自危而以朱紱之來爲困矣使處梁篡奪之日抗節而死豈非征凶無咎者乎涉惟不受其凶也而爲咎不亦大乎傳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言得其中道則有慶卷而懷之不與禍亂者也易內及傳用嘉喜慶三字義皆畧近而不同嘉者行事無失也喜者自快也慶者人慶之也故中有慶不可以中心爲解惟完名全節以成其高則婦孺皆爲之樂是之謂中失中則朱紱及之不可辭其禍矣九二坎中最居于險故象如此九五之去險遠矣然與之應故劓刖及之又命以赤紱之位始而劓刖則素不蒙其利貿

于酒食矣而赤紱位輕又賢于朱紱故可以辭之不居乃徐有說說若輿說輹之說當困之時惟以辭位出險爲貴若可說而不說必邪僻好亂以爲利者故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二與五爻易固有以君臣言者而不必盡然程傳拘于是故于此尤難通也

古者染赤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朱之色近纁蓋四入也毛詩曰我朱孔揚爲公子裳毛傳以爲朱深纁也天子諸侯以深纁爲裳及芾故禮曰韠君朱詩之斯干及采芑皆曰朱芾斯皇是也卿大夫之芾纁祭服纁裳則芾同之自朱至縓皆謂之赤自天子至

于大夫再命以上者皆謂之赤芾白虎通曰謂朱黃亦赤矣詩曰赤芾金舄赤芾在股言諸侯也其赤朱也禮曰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芾葱衡言卿大夫也其赤纁也易曰朱紱方來猶禮言韠君朱者也困于赤紱猶禮言再命三命者也

井象辭說

古者司空別田之高下善惡爲三品受田者三年一換主易居所以均民也其易居也徙邑而不徙鄉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井彖云改邑不改井言民之徙邑也雖徙于彼邑而用井則同是不改井也舍其舊邑井而非

喪也獲其新邑井而無得也此徙于彼邑彼來于此邑各井其井故曰往來井井身之涉于世也無常而盡己之道無二盡其道以資其生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是謂居其所而遷傳釋之曰以剛中也言有剛中之德乃可因時而盡道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其繘也度義制事者其缾也小人則不然常覬于所未處而不安于所己處故處境而不能盡其道不能盡其道是未繘井而羸其缾者也不責于己功之有未至而責其所處之窮不亦愚乎故傳曰羸其缾是以凶也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亦無咎于世也已

惜抱軒九經說二

易說二

革說

革象已日乃孚自甲至癸日日浹日縣治法民皆見之以爲善矣則有所興革之事可行矣文王於此止以尋常治民言之若周公則惟九二一爻同文王義餘皆言革命之事九三征凶貞厲者革以澤滅火上卦象勝下卦象敗九三處離之末明盡而晦不可以前征矣雖貞自守猶厲也君子於天下事勢之變初未嘗不可扶持至其極也雖有善者亦無如何道微勢極今我民罔弗

欲喪天下之人皆言當革至於三就矣則信不可爲爾革必矣有孚猶大壯初九之征凶有孚革二五兩爻居中皆有其位革人使變者也三與上非其位爲人變者也上則若處興朝之世三則若處亡國之時周公身當其世者也征凶貞厲以言三仁之倫征凶居貞吉若以言武庚多士多方之屬孔子傳曰又何之矣正以解征之必凶也程子以革言三就與已日革之爲一類解失之矣夫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各有取焉爾

鼎玉鉉說

陸德明釋文載徐邈音鉉古玄反又古冥反又古螢反

按士昏禮設扃鼏註扃今文作鉉然則鉉卽扃字異體當以古冥反爲正矣蓋宗廟尚文鼏扃以木爲之而其端或飾有金玉焉故曰金扃玉扃又按說文金部鉉字注云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从金玄聲鼏謂此字自古傳寫多誤鼏从鼎冂聲而書之與鼏同既已失矣鉉字竊謂本象形字上○象鼎耳下○象鼎腹而以一貫耳上从金而非玄聲篆書玄當垂覆此橫自當取平如木也然則鉉與鼏皆正字而扃乃假借字也不然若讀古冥反而偏旁从玄此何義哉蓋金鉉玉鉉之音非从元黃之元古自專有玄字意叔重時已失此字與

震六二六五爻辭說

君子處震之道二恐懼修省以正其身安詳持重以裕其度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成有一不足則爲病矣二五爻皆居中當位任事以統眾庶而震變之事驟來尤貴安詳足以鎭眾故于六二曰震來厲億于六五曰震往來厲億億安也傳曰心億則樂當震之來非不危厲然吾當以安靖待之苟懼而失所措者是震驚百里而喪失匕鬯者矣二之位下乘剛之初其震也甚故曰震來而不免喪貝既億以待之則所喪者雖躋于九陵而終入于吾大焉者若太王事獯鬻而昆夷卒喙文王囚羑里獻洛西而卒以王與周其七日得之謂乎五之位尊乘四之震也不甚故其震時往時來既億以待之則震者旋消于無有矣故曰無喪然吾不可以易視之如無事周公處管蔡之變而赤舄几几億也滅殷誅逆而國安于磐石無喪也然而經緯天下之道不敢或怠綢繆牖戶作周官陳立政之心其卽繫易無喪有事之謂耶前儒以億爲億度之億屬下文讀之于解難通而與象與爻辭互相明之義亦不得矣

艮其背說

程子之傳艮象其言至矣儒者爲學之精要舉在是矣

雖然竊恐文王之本義未必然也夫易本爲占者辭也當艮之時人當各止其所而不相爲故止以其背不復相向于是使人不能獲其身至于行其庭者若無人焉者自守之靜篤也故無咎不然將露才揚己使人得而獲我將有失身之咎矣位卑而言高罪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文王之義亦若是而已矣孔子以四德論乾彖朱子以謂文王之本義不然故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余竊謂程子之解艮象亦程子之易也其言外物不接內欲不萌蓋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聖賢終身所守而非占于一卦之事也且以之

說經頗迂曲費辭聖人使人居則玩其辭者亦必不然雖然余之說所謂訓詁之學也孔子及程子之傳其所以教于天下者大矣訓詁何足以難之

鴻漸于陸說

漸以進爲德者也無應與則困莫能進居卦之終則窮蔑可進矣故九三上九皆爲鴻漸于陸失其所而無所往之象也然九三凶上九吉者三居臣子之位雖不得于君而義不可去叔肸子臧子家駒屈平之倫是也上之位固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是吉也非常人之所爲吉也鴻居于水澤飲食游浮

者吉之常也若以其羽爲儀于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者天下雖亂而吾之道不可亂也贊易述詩書禮樂作春秋以遺後聖是爲吉而已矣

豐象傳尚大也說

豐極而將斂之時固可憂矣然其時尚處昌大之時禍敗未至是尚可爲也惟人君甘居障蔽以昏其志故終就亂亡若炳然如日之中不受障蔽何憂之有故曰宜照天下也且文王之彖言此其所以風商辛乎朱子語類亦引宣和間說之蓋徽宗正居尚大之時苟有照天下之道其事尚易若南渡之後雖有能照之君安能遠及天下哉

遇其夷主吉說

遇其夷主吉言當去危邦就同德其所以吉者以行故也蓋九四不當其位與六二當位者異故彼必有孚發若而此當行也困上六爻傳動悔有悔吉亦當如此讀

旅六五爻辭說

田獵以火春蒐火敝獻禽祭社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山上有火田獵之象也六五尊位非羇旅之義君子狩獵在野亦近於旅矣故取射雉之象

渙上九爻辭說

渙其血去句逖出無咎句血去與五爻王居爲韻逖出無咎言出險者雖愈遠可也當渙極時無位之人不能聚渙矣惟以遠出避害爲當理傳云遠害正解逖出義也若小畜惕出與反目爲韻文義句讀與此皆不同

中孚豚魚吉說

豚魚前儒多以爲兩物竊以謂吳草廬以江豚釋之者是也夫有中孚之德以感人此則所謂大人造者其吉不待言矣若夫爲所感者爲臣下則能丕應徯志以待一人之有事于四方與同輩則能友直友諒以事賢者是豈非吉乎占得此爻者當知大人君子之德于其末

至而先嚮之如豚魚之預知風然是則吉矣不然則不免于童觀之吝後夫之凶也澤上有風中孚故有豚魚之象其讀以豚魚吉爲句夫風之能感豚魚者固天地至神之信矣而豚魚能先期應之則亦豚魚之信也大人君子作而萬物睹者固其過化存神之信矣而人知足知而親之則亦其人之信也故傳曰信及豚魚也若如諸儒之說聖人之感有萬物獨舉豚魚若未有義然且其讀以中孚豚魚爲句與傳之讀不合吾是以知其于旨失也

翰音登于天說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程子謂登于天者其音也朱子以雞曰翰音言如雞欲登天也竊意程子說是雞所以名翰音正以其聲遠聞也爻辭取以比人之名聲昭著而求名不已以爲貞常之事如雞在地而長鳴不已欲其音登于天則凶之道矣若小過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正與此相反飛鳥在上而音下聞之可以占候可以悅耳非無用之空音而飛鳥遺音卽逝又無意係於音則如士之無求於聲聞而聞自達者所以謂之大吉也

小過爻辭說

易以陽爲君以陰爲臣臣寖盛而奪君之權雖聖人受命亦衰世事也小過陰盛時也朱子以小畜之自我西郊爲文王自謂然則小過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周公言我周在岐下時也二四本相爲應故六二言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上無天子而下有方伯之時彼小國者安得不向之哉虞芮質成則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謂合是則崇密矣故曰臣不可過也公弋者蓋指王季及文王未稱王之時言之言其僅可取樂歸之小國如弋取在穴之近獸不能射獵追逐飛走之遠禽蓋未至更姓改物亦象辭可小事不可大事意也

過有二義彖辭以過甚爲義爻辭以過去不相値爲義猶觀彖以觀示爲義而爻以觀覘爲義文王之易周公之易理合而辭不必合也小過之時陰過盛之時也然而陽實而舒能爲陰益者也故陰爻以遇爲吉而過爲凶六二無應上六已亢弗能取陽之益者是以皆不吉也陰虛而慘必爲陽損者也故陽爻以遇爲凶而過爲吉九三處艮之窮陰之來侵其事定矣安所逃哉故曰弗過然則當是者惟有防之而已夫滕處齊楚之交三晉値秦之暴守死自衞固不能存其國也然而差爲不辱焉苟從而事之彼終亦戕我我胡爲甘此凶哉故傳

曰凶如何也九四處震之始可以自動而救其危者敵之侵我我固不能避然猶有與之遇之術也故曰弗過遇之若鄭人之事晉楚君子當衰世而當與小人共事固不得不往與之交然而危厲甚矣必能戒備不豫以防其難勿用輕動以慎吾守又永持正道以固其內兼是三者庶可以無患矣若第以謂吾能與彼交矣而恃而安焉失其自治之道烏知彼包藏禍心之不可測哉故傳曰終不可長也經當以必戒勿用永貞爲句傳多有取經一二字而包其上下義者取便于文也因傳云往厲必戒而讀經依以爲句則經傳胥失之象過字讀去聲爻過字讀平聲古觀示之與觀覘過甚之與經過本一音六朝經師爲分二音以便講說耳今則從之

爻傳說

孔子爻傳多以有兩爻相承爲一意者合讀之其義自明比初六六二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言比之初人心未知所向之時而能擇所比比之其明知遠矣是以有他吉也若比之自內其所當比者固已定矣第爲不自失而已無妄六三九四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無咎固有之也言君子處身能爲吾之可貞者而已無妄之災若行人得牛而災邑人者固有之矣非吾所能避亦不必以爲憂也遯九四九五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言君子好遯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能嘉遯者必其正志者也志不正必係于所好矣大壯九三九四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言小人不度事機而用壯君子罔若是也逮其藩決不羸之時則可以往矣明夷六四六五傳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言仕明夷之君有異乎常道如入左腹以得其君而行達于門庭之外者矣周公于成王之幼孔明之于後主是也下及淳于髡優孟之諷諫亦皆有其意焉若不能得明夷之心觸其恚怒則箕子之明夷矣二者不同而吾心之明不因處闇時而息則一而已故曰明不可息也自俗儒分爻傳以附爻辭而于前一爻之傳辭未終讀之若歇後焉者既失孔子之意因是以釋周公之爻辭亦不可得而明是兩失之矣

惜抱軒九經說三

尚書說一

世或謂今所傳之古文尚書雖非眞本而所言理當則亦何惡吾謂不然僞古文所採其具有精理者數語而已其餘義雖無謬然不免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安得謂之當理哉且非聖賢而爲聖賢之言苟深求之終有大背理淺鄙之見流露行閒者今試爲抉出之大禹謨言益贊于禹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苗頑可謂不倫之甚其背理一也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孫吳之旨豈三代用師之道其背理二也仲虺以湯

言足聽聞爲夏桀所忌然則湯非伐夏救民也爲自活之計如石敬唐而已其背理三也隨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固是古語而解以兼弱則非是古王者繼絶扶危惡忍兼弱哉今併以兼弱入仲虺之口其背理四也武成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如東晉本以爲告皇天后土辭如是夸亦甚矣如宋賢定本則半爲告諸侯語其爲矜驕也則均葵邱之會齊桓震而矜之畔者九國今武王之過乃甚於齊桓乎其背理五也君陳乃臣下相稱之辭故美以嘉謀嘉猷歸善於君今從禮記勦取矯以爲成王以此美其臣是欲自爲名矣況王不當稱臣爲君乎其背理六也嘉績多於先王此豈爲人子孫敢出之語其背理七也至武王斥紂肆口非體則前人固已言之矣彼作僞者搜集勤博亦微有巧思遂能欺千餘年明知之目朱子首覺其詐後人因端尋之至閻百詩輩如讞獄盡發臧證究其情變矣吾謂以前儒者慎重遺經不敢廢黜固理當然也此後則是非大明顯黜之不爲過不當列之學矣

四岳說

古世婦之官非世婦也庶子之官非庶子也行人之官非行人也堯時以內卿掌四岳者官曰四岳非四岳也

四岳者於四方羣牧中各立一人爲長凡有四人焉惟其有四故可偕羣牧日日覲也掌是四方者其人一而已故堯未得舜始而欲禪之位也其分居四方之四岳禹治水時爲姜姓有呂氏未知舜受終時所日覲者即此姜姓與抑他族與此姜姓者本外諸侯故命爲禹佐若內卿一人之四岳年輩爵位皆先於禹安得爲禹佐哉此四人爲其從孫同其功同舜賜之姓氏同故太子晉合禹稱之曰一王四伯四伯之中一爲伯夷入爲秩宗齊太公祖也史伯曰姜伯夷之後未知申呂及許姜戎傳所云四岳之裔者皆出伯夷與抑各有東西南北

岳之分與唐虞至周遠矣意其子孫亦但能自名四岳之後而已必指爲東西南北之別者亦不能詳與若夫肅命巽位之四岳第以官傳不可知爲誰氏也

舜讓于德不怡說

不怡者慼然不安居之之謂也太史公于五帝紀訓之爲不懌及敘傳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蓋眞古文然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其時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于位慼然其不安其訓與不怡蓋義相近世俗不達古訓乃易不怡爲弗嗣而說君奭謂召公有所不說于周公疑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豈不謬甚哉

六宗說

尚書禋于六宗前人之說有八云天地四時爲六宗者伏生馬融說也云水火雷風山澤者劉歆孔晁說也云日月星河海岱者賈逵說也夫經旣上云類上帝下云望山川矣而此三說其一有天則復上帝其二皆復山川故不可從矣云在上下四方之閒而非上下四方者歐陽和伯夏侯建說也其言怪誕不足辨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鄭康成之說也夫日月所會爲辰辰非有實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與星

混言之耳烏得析爲二宗乎或曰左傳晉伯瑕云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鄭據此言之則又不然物猶事也伯瑕言論歷者有此六事耳豈有神而祭之爲宗之謂哉若夫家語以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爲六宗託爲孔子之言僞孔傳遂用其解然以義推之實不可通蓋雩禜爲水旱舜初攝位不當祭及水旱且雩有二一爲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是也一因災而雩子產曰山川之神水旱癘疾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是也今雩將與月令同耶是旣類上帝又雩帝也若如子產說耶是旣雩山川又望山川也晉司馬紹統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地宗社稷五祀四方之宗四時五帝是曰六宗不知日月星辰皆從天不別祭而五祀五帝之類非有二神也四事而異名耳張髦以爲卽祖考宗廟夫宗廟或五或七未聞有六也此數說者旣皆所難通古今遼隔禮制湮亡誠不可臆定然竊以謂伏生之說猶近之但小過耳謹按左傳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田正曰稷此六者在天地之閒爲大神其五者分爲五方四時而其一主稼穡古王者依其名設官曰五官曰后稷五官后稷有大功于民者則配食于神古有重該修熙犂句龍柱周祖后稷

乘是也其祭也雖有祀食而以其本神爲尊宗者尊也故曰后稷五祀是尊是奉三代以下凡七祀后土又爲社唐虞之時未有社太史公曰自禹興而修社祀是故舜之禋惟六宗耳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又曰六府孔修洪範以後言五行虞夏閒言六府當舜攝位時蓋尤重六府矣而六宗者主六府之宗然則后稷五祀爲六宗殆其信乎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舜攝位用天子禮故首上帝祭天也次六宗曲禮則謂之四方四方亦五行神也以其司五行曰五祀亦曰五帝以其分主一方曰四方王者以四時孟

月迎五行時氣則曰四時民間以中春中秋迎二氣則曰寒暑其實一而已曲禮不及社稷者統于地也書不及地者統于上帝也其義一而已又次則山川又次則羣神曲禮之五祀門行戶竈中霤五小祀也書以統于羣神由是言之曲禮與書之義可謂符合矣先儒說六宗者伏生爲最古其言四時爲六宗之四是矣然曲禮言歲徧者四時迎氣之禮宜當謂之四時舜攝位一時並祭四方宜謂之四方顧其神也皆同雖互易其辭不害也第伏生不當及天地耳若以后稷易天地曰六宗四時后稷可矣月令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曰

天宗者六宗是也是時孟冬大蜡索百神而享之尤以四方之神及社稷爲重故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禮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司嗇穀神之稷先嗇則人鬼之后稷也夫祭禮言主者非其至尊以接乎至尊者耳是以大報天而主日祭司嗇而主先嗇焉耳古者司中司命司寒皆神祇之稱司嗇者蓋亦然故曰司嗇稷神非人鬼之后稷也月令以別于人鬼而言之故尊之曰天宗明乎蜡祭之必先四方社稷則知天宗者必四方社稷矣明乎四方社稷稱天宗則爲六宗矣或曰大宗伯以禋祀祀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后稷五

祀誠卽六宗也不曰血祭而曰禋可乎曰奚不可周語曰精意以享之謂禋書曰予以秬鬯二卣明禋禋祀豈必天神哉燔燎升煙爲禋以報陽也祭用血以求諸陰也然古人未嘗不兼求諸陰陽故詩曰來方禋祀方者五祀也又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郊者圜丘方澤及兆五帝于四郊也五帝者五祀也宮者宗廟社稷也而皆用禋然則尚書社稷五祀之禋奚疑焉或又曰子謂五祀卽五帝有說乎曰虢公夢神史嚚曰是蓐收也天之刑神也蓋此所謂白帝也若帝句芒之類皆然兆于四郊青圭赤璋白琥元璜以禮之者此也古以其神名爲

官名爲其官者生得名其官死不得專其神也彼呂不韋者不知神名官名之別也乃從而亂之曰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夫五德終始之帝鄒衍始爲是說耳儒者曷嘗道之哉此非五帝之謂也五帝者卽句芒蓐收者耳月令之辭宜曰其帝句芒其佐重以至四時皆然則儒者之說矣故曰五帝者五祀也

南嶽說

爾雅霍山惟南嶽吾以此言爲可據此山亦名衡山而非導山之衡舜省方南至此足矣何必遠逾洞庭哉葬于蒼梧及以長沙之衡爲舜時南嶽皆傳者之過耳

封十有二山說

封者爲之封域既以康山林之神又以養蕃草木鳥獸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聖人所以使萬物咸若也

禹曰益哉說

稷契皋陶伯夷之年大抵與舜相若也禹益之年相若也或以益爲皋陶子雖未敢信當舜命九官時益蓋少矣德未著于衆惟禹與其治水知其賢故薦爲虞及禹有天下舜故臣皆盡乃獨相益是益最少之徵也今本曷爲僉曰益哉雖于義無害而非事實也

皋陶謨說

禹皋陶之陳說皆在舜前皋陶言在知人在安民禹乃言舜未能盡此道故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以爲謂帝堯者非也以刑爲治者帝王之病憂乎驩兜遷乎有苗面陳舜之所病若是此所以爲禹也堯崩而言其不足豈禹哉

載采采當依史記以始事事詁之蓋皋陶言人亦行有九德矣而人君必言知其人之有德也乃可始命之官以事其事言字畧如爾雅言我也詩薄言之言語辭也寬而栗以下承行有九德言也曰宣三德以下承始事

事之義也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故其說尚書於諸儒爲善矣

皋陶陳謨辭頗有韻蓋當時言與詩甚近舜使夔教胄子以詩言志歌永言而君臣之間出納五言大抵言比乎詩矣皋陶之言如詩固當時敷納之體矣吾因是思之夫舜有九韶之舞九德之歌彼九德之歌何辭哉大抵卽其君臣出納之辭而已孟子載齊景公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徵韶角韶其詩曰畜君何尤言韶樂中有言君臣相說之事者其均調爲徵角之章而中有畜君何尤之辭也宋人僞疏解爲景公造作此樂詩乃當時之詩此說甚謬俗多沿之九德

之歌獨此遺文僅存推其義切乃禹皋類納言之辭與舞有九成以象其事則歌有九章以言其事之德是爲九德之歌左氏傳乃言金木水火土穀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合爲九德此說之碎者也鄭康成誤取之以註周禮大司樂而僞古文遂以入之大禹謨其謬甚哉茲益著其爲僞而已夫九德之辭亦禹皋之辭焉爾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禹于此蓋卽繼曰都帝愼乃在位安汝止言烝民之食其難如此人君安忍肆于其上而不愼乎皋陶不待其言畢因歎息其孳孳爲民曰師汝昌言帝亦一聞

其言愼乃在位而卽俞之史因記于禹辭之閒以見一時相感動之意實則禹之昌言尙未盡也

禹聞舜欲以法教治庶頑意以爲未善也故獨責難于君謂君道不足則罔功矣帝當戒于丹朱昔余創若時治水勤勞于外卒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建立諸侯師長大小相維相率以迪有功可謂法立而教成矣然苗頑尙不卽工豈非人不易化而法不可恃哉是以勉帝念之此其昌言益切矣舜于是承其意曰是誠在我惟迪朕德乃功可惟敘矣尙書自曰若稽古皋陶至此載一時交儆之辭自皋陶方祇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其治效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史臣言皋陶之功如此方讀若旁言旁及四方也是篇皋陶謨也故首末皆載皋陶之言而中書皋陶之績若禹益稷之績自載禹謨益稷篇而今亡矣僞古文分皋陶謨之半以爲益稷儒者遂疑不應紀皋陶之績于此乃盡竄爲舜辭謂舜欲以皋陶之象刑待三苗之卽工是幾若委責皋陶以謝禹之戒諫也是于義之大不可者也三苗者疑卽莊子之所謂宗膾胥敖荆州之三邦也其國在南故莊子爲舜辭曰南面而不釋然是時其君已遷三危其邦底貢矣而其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者

未已也及至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然後苗不終頑而有卽工者矣分北虞翻謂其字爲古分别字者是也

三江說

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其南東入于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固非必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水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曰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概分之

以明江漢之均爲瀆焉耳鄭康成本地志以注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迆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南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于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迆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于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漾導江辭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匯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

也然則是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與夫說禹三江者莫詳于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註書而惜乎康成之文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湮失人疑所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則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庾仲初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原流猥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而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受之大水豈啻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而與疏所引之鄭注絕相背此豈康成言哉近世胡朏明著禹貢錐指知誚庾仲初之徒而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抑何其考之不詳也夫說經義理後人容有勝前人者若目驗地形則古人得者多矣愈古則其得愈多夫地理志班氏蓋取于西漢人之書也其記戶口必曰元始二年則其爲書之時可知矣胡氏不思地志之可信而猥謂蕪湖石城

之水鑿于闔廬非禹迹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眞禹所爲非闔廬鑿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派分河之委故曰疏江亦派分其委與九河同故荀子曰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未遠也使石城蕪湖水乃闔廬鑿邪其知之必先于胡氏矣

九江說

禹九江處今湖北黃州府九江府之閒今黃州黃梅漢尋陽縣故地理志曰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

江是也朱子乃以洞庭當禹九江則失之矣昔禹主名山川九河自河分故名曰河三江九江皆自江分故名曰江後人妄以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其于辭皆不順洞庭受湘沅尙未入江安得名曰江此其失一也秦置九江郡于今黃州安慶地其名蓋因殷周以來漢昭宣閒以其地爲廬江郡禹時九江納錫大龜故褚先生云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二十枚輸太卜官曷嘗求之洞庭耶其失二也江自黃州安慶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陵漢江夏西陵縣是也其東山曰東陵漢武帝以前廬江郡在今江西及池州地故地志廬江

郡云金蘭東北有東陵鄉謂今池州山也此與書廬江出陵陽云云並係漢初廬江郡之舊記與昭宣後江北之廬江不合班氏不悟而混載之然賴此得知東陵在漢初廬江之域禹貢所謂至于東陵東迆也金蘭疑爲石城之舊名漢石城縣在隋唐曰秋浦在今曰貴池禹南江于是分經貴池靑陽南陵而東迆行山隘中故曰東迆今乃以三國吳拒蜀之西陵謂禹貢時名而云巴陵與相對爲東陵其于南江東迆不亦遠乎其失三也禹時目驗江分爲九至後世固不必然然當春秋時蓋猶湳瀲縱橫合成巨浸約今黃梅宿松數百十里皆水

所泛也意必中汪洋而時淺外廣而沮洳水旱之塗不利車馬舟檝故吳楚交爭必取徑淮南濡六設當時江如今之澄爲一川則舉帆上下可矣胡爲迂曲遠出淮上耶惟九江汎濫行者必避其險故也逮于西漢九江之狀猶存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此其所目驗也自後江水中深旁岸皆出民盡居之無復大龜是古今之變朱子乃謂江有九道必有九洲而疑尋陽不能容之其失四也九河禹疏之故曰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九江自成故第曰過九江過其地曰過洛汭三澨皆是也設九江爲洞庭則當云會九江不當云

過矣其失五也以是斷之漢地謂九江在尋陽莀以易矣然漢志亦有失其說敷淺原乃誤耳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自衡山來由九江南過至江北則敷淺原必江北地矣以原表地非必有峻嶺巨嶂在其側矣導山于河側地自太行恆山窮之至碣石入于海則于江側地敘之之終亦必舉江且近海地矣而漢志乃載敷淺原于豫章郡歷陵縣下注云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吾意傅淺原蓋在歷陽守近歷陵不知何時寫錄者誤移其縣耳敷淺原雖不能明指其處意當在今和州六合閒也至是江之

委欲盡而導山導川之形勢皆合矣吾于三江九江並用漢志之說惟敷淺原不之從非漢志誤也殆書之者誤也

陪尾說

陪尾者淮水所經山也導熊耳外方以紀洛之原委焉導桐柏陪尾以紀淮之原委焉漢地里志蓋于六安國安豐縣書曰横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于江夏郡安陸縣書曰禹貢大別在西南凡史表志無文義可屬貫上下讀之易忽又其字大小相雜寫之易舛是以世傳漢志移歷陽之尃陽山于歷陵而安豐之横尾與

安陸之大別兩縣互易皆寫者之失其後鄭君北人不習知漢淮之閒因誤本漢書注禹貢曰陪尾在安陸于是世歸其舛謬之失于漢志而不知非其本也漢安陸西南隋為漢陽故大別今在漢陽漢安豐今為固始及霍邱其地之山必有陪尾存焉自漢志誤本既傳世反妄指安陸一山以陪尾名之而陪尾之眞隱矣胡朏明知以陪尾在安陸為難通而不悟漢書互舛之故顧取唐地志泗水縣之陪尾此流俗妄說耳其于桐柏抑何其不相貫之甚乎是必不可據也

惜抱軒九經說四

尚書說二

湯誓說

吾讀詩書而知桀罪之浮于紂也書之足信者微子敘書及周召告成王所舉紂罪咈耇長棄親戚暱小人嗜酒聽婦言而已其暴虐斂怨于民則卿士羣小為之矯詩所言亦然非若桀躬為虐使民謂時日曷喪欲與偕亡怨其君若是深也武王伐紂不滅殷國而封祿父而湯遂取桀邑而放桀湯之于桀非薄于武之于殷以夏民怨桀深于殷民之怨紂雖欲復存夏而不可得焉耳

始者契封之商在禹都陽翟之西夏經有窮寒浞澆之禍雖少康復立而畿內地失者蓋多故相土自商越禹都而東至帝邱及邢焉及湯西徙居亳逸書曰先見于西邑夏以帝邱商邱視亳為西邑亳在河南偃師當故禹畿是以曰西邑夏由是言之商自相土已取夏王畿地惟所遷徙及其中葉有震且業相土之地削焉未知夏復取之與抑據于他諸侯與然湯以七十里起卒奄有禹畿而居之夫陶唐有虞之國在河東逮夏中世而唐虞皆喪國逸書謂陶唐迺滅而亡是也及桀取都之而居安邑安邑非禹畿是時禹畿已悉歸湯而夏在故

識之北如一侯國耳長發之詩先言湯受小球大球朝諸侯之事而後敘伐昆吾夏桀蓋湯之爲天子初不待滅夏夏之存亡未嘗足爲商盛衰也民曰夏罪其如台哉然而湯必割正夏者迫于夏民怨桀之甚而欲喪之非商以自爲也桀居唐虞故都故湯與戰鳴條之野舜卒于鳴條鳴條卽在安邑旁非東夷也孟子與上生遷之地連言之耳天乙履名也湯字也武王號也商人未以諱事神故以日名子而蓋其文以別之湯之告天專稱曰履猶稱辛受者專曰受也尙書于虞夏稱名堯舜禹未有字也商有字則稱字或以湯爲謚則不然矣伊尹曰我何以湯

之聘幣爲哉明非謚也太史公以武王爲湯自稱則非矣然當時實有此號故商頌稱之禮以漸而文商乃有字周乃有謚獨天下奉天子以美號虞夏商周初反有之而成王以後無焉放勳重華文命武王甯王其稱一也後世以上尊號爲佞僞故惡焉堯舜禹湯之世非有僞也蓋足以明盛德矣

盤庚遷殷說

始沓盤庚都河之南或曰祖乙圮于耿而遷奄傳居之至于盤庚然而盤庚時河水爲患民用蕩析離居是以將往都河北殷邑也在位之臣咸懷土不欲往以浮言恐畏其衆衆亦不欲適乃籲言曰先王初宅此土惟重我民謂此土足避禍災劉殺今君不能胥匡民以生而乃卜度遷都遷都其如予何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以爲民謀亟遷其邦卒宅此土惟古人謀之其審今反不承于古顧自震蕩遷播猝離憂患天將舉斷民命是王之以危難與我民也王若能胥匡民枯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顛木厥根不移卒生由蘖天將永我命于茲紹先王之大烈王奈何欲違先王所爲乎于是盤庚將斅于民先戒其在位無爲浮言于衆無相告以恐沈如是予則戮汝汝尙繼乃祖乃父君臣同其逸勤

庶有以安然後告戒其民曰古我先后固惟民是承亦賴民保后同其憂感君民相依一心濟于天災惟時盛降大虐于天先王不敢懷土視民所利則遷往今予亦擇汝所利俾汝喜康非比于罰乃有斷命惟從汝志所欲得今非遷不能安定厥邦天災之至非朕力所能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而謂朕不胥匡民乃怒弗聽予甘自鞠苦天降災迫乃弗避若具舟乃弗濟涉瀕受死亡罔有後日汝乃無生若顛木安得復有由蘖乎謂能守先后之居其實不可處處之先后則怒棄予則降罪疾于予及汝衆惟遷去得所生生適所以從先后而善承

于古也（朱子語類謂盤庚不知何故說得都無頭緒此由前儒之說誤以我王來以下即爲盤庚之詞不知此是民詞盤中一篇皆與此相應上篇但責有位者數從康恐沈于衆而已如此尋其文義更爲明了不致如朱子所疑）

司馬子長謂盤庚自河北遷河南從先王之居亳至武乙乃去亳後儒多因其說余謂非是商人自湯居亳至仲丁遷去湯子孫未嘗再居亳也自盤庚遷殷至紂而亡盤庚子孫亦未嘗或遷去殷也盤庚始都地雖莫敢質言然必在河南而遷乃河北惟河北殷墟古則謂之殷河之南曷嘗有殷哉曰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人君能擇民所利與民政修而治成則復祖德矣豈必復成

湯故居乃爲復乎小民難與慮始惟殷古未嘗都也雖其地卒可爲甯宇終商之世不復有再遷之事而民不知其善且利是以衆咸感也然而盤庚爲謀之臧且遂于其先王矣故商之都未有如盤庚遷殷之久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始宅殷世或因司馬之說易爲將治亳殷謬矣賴束晳以古文尚書辨證其失今反信僞孔傳而斥束晳之眞古文爲誤何其益謬邪楊子雲州箴曰盤庚北度牧野是宅子雲之言蓋或孔安國書傳說也未遷牧野之前商不得稱殷曰時殷降大虐者殷盛也首篇云新邑者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次篇所云新邑者殷也盤庚辭也經師不之辨故說失之

盤庚遷殷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亳其證存於傳者蓋有數四盤庚既遷三傳其國至于弟子受之實爲武丁書曰其在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楚史老謂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此言舊勞于外既以德著至小乙崩乃入嗣位而居河內其自河徂亳者免喪而祭湯廟猶周都鎬而祭于豐也設殷是時其國都在亳則嗣位不得言入于河也若如僞古文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皆在未即位之前則其德未著史老不言能聳其德至于神明矣故知武丁之入于河爲入河

北而嗣位也元鳥祀武丁詩也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言武丁宅殷而興也曰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言殷之爲都幅幀三面距河此惟河內可以言之以言亳則無當矣鄭氏知其無當乃改讀河爲何以就武丁都河南之說不亦舛乎景殷邑名也詩曰景山殷邑山也里革曰紂踣于京京即景也武丁既中興自是至紂皆同一都未遷也故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至紂之時猶存設經遷徙其風俗豈復如故都哉以是觀之殷本紀謂帝武乙始都河北必不然矣且貨殖傳謂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北周人都河南夫殷人屢

遷往來河之南北非獨河內也然而從其久者而言之則謂殷人都河內其猶可乎設必如本紀之言則殷之都河南者久而都河內者未久也是子長之說且自相啎也

甚矣蘇子由讀書之不詳也其論曰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周人之書委曲而繁重吾讀盤庚覺其委婉曲折辭無不盡有甚于周人焉夫隨風爲巽君子法之重巽以申命開諭懇款惟恐不詳未嘗敢以簡貴自高者三代之道然也軍旅之誓簡肅甘誓湯誓牧誓是也國中之誥詳盡盤庚及周諸誥是也何商周之有別哉其體

則然是以費誓直而簡秦誓曲而詳猶不遠于三代也古文亡而作僞者商書爲多無情之辭不能閎深殘文斷句苟成而已蘇子未能辨而謂爲簡潔明肅不亦疎乎

罔非天允典祀說

史記殷本紀載高宗肜日之文曰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句毋禮于棄道太史公經說之意言天既附物示命以正君德如雉雊之事而反曰天其奈我何則何怪天將大絕之乎嗚呼王嗣位當以民爲敬敬民所以敬天也罔非若是敬者天乃繼續其命使有常年也暱者君所親苟君所親而非賢則棄道之人也不禮於是親暱棄道之人則必禮賢以承天矣司讀嗣豊爲禮古字通而因轉誤爲豐按世解以暱爲禰廟甚爲不辭依太史公解於承上降年義甚明而辭理甚順必宜從之　廟祭以遠近爲疏數豐於禰則正是禮豈可以爲非若牲牢鼎簋之數致祭始終之儀天子之禮固有常矣必無獨豐於禰廟之理且子專篤其情于禰而以爲獲罪于天乎

微子說

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微子事最爲明晰所謂父

師少師者殷樂官太師疵少師彊而其與微子語則箕子奴比干死之後之事也敘述問答既畢乃追敘箕子比干之事蓋微子目睹進諫之無益而反成君戮賢之過矣故載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下乃接前文曰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於是微子所處之道幾微無憾所以爲仁也至僞孔傳乃謂太師少師爲箕子比干是二子未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遂從之是則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言人臣所以忠諫者自爲安靖國家自善其道以對先王而已

不可諫而不諫亦所以自獻於先王也太史公釋其義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疵彊與微子皆去即人自善之道然微子有國可歸故曰出不可謂之遯疵彊非宗室非有國大臣去位謂之遯而已故曰我不顧於此行亦遯去此自疵彊之事於箕比何以言哉且箕比微子兄弟也古人呼弟必名呼兄或爵安得謂之王子若如呂氏春秋說箕比爲微子之從父愈當呼名也惟疵彊乃宜稱王子矣此尤非箕比之明徵也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此據公羊之經左氏經作築郿）水經注京

相播云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蓋紂時微子封國於此及武王時猶居之故周人亦稱之曰微子也其後遷其國於宋而以微益魯周公封於魯本百里及成王時益之至方四百里此亦其一徵也然微子死不葬其宋國內而葬于魯境內以從故封殆微子遺命以奉其先王命之志與

微子紂叔父非紂庶兄也蓋史記因呂氏春秋之說以爲紂兄呂氏雜採小說家言固不足信也孟子以紂爲微子兄之子者誠得其眞矣紂故無兄弟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播棄不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以是知惟孟子之言信也當紂之時微子受國于微逮紂之亡其同姓亦皆以無道翦滅若奄之類是也惟微子賢見重于天下雖周人亦必存之微子出而反國則殷宗猶有賴以存微子不出而死則殷終于不祀矣箕子比干或未有國者與或所居位勢必不可出者與當時商之舊國可冀以存宗廟者微子而已故曰我舊云刻子云如昏姻孔云之云猶言衞也刻者期刻之謂商舊環衞諸侯舍微子無可期望者矣微子既居其國武王滅紂而微子君其國不改及滅武庚乃遷而大之于宋吾謂微子所以爲仁

而無愆于義者如此若其抱祭器而奔周及武王滅商而面縛銜璧是父師所不忍爲臣僕者而微子甘爲之也是殆非仁者事而好事者爲之也嗟乎商周之事遠矣傳微子者周人之言尚舛謬不可信况後世乎余取孔孟之言決微子而微子之實乃見

左氏傳載陽虎之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作僞古文微子之命者遂取以入武王之辭此大誤也易爻辭言帝乙者湯也陽虎承而論之言湯後武庚既亡微子承祀存爲大宗即湯之元子矣以義稱之不可以此元子當適長子之常解也且即如呂氏春秋史記之說以

微子爲小乙之庶長而武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斯不亦亂適庶之分而失辭乎杜元凱誤解帝乙爲小乙作僞古文者頗熟於左傳杜註茲乃更爲其所誤耳

惜抱軒九經說五

尙書說三

太誓牧誓說

告天下者曰太誓告一方者第曰誓伐紂雖以諸侯從然戰但用西土之人耳故須重誓而太誓之辭則更簡史記所載是也明乎此而今僞太誓三篇不待辯而可斥矣

文王稱王說

天子者爵也爵則古今之尊同帝王者號也號則以時尊王自周以前非天子號也猶曰君焉耳文王稱王無

疑也曰闢國百里三分天下有二諸侯皆奉之爲君矣然而不謂之僭何也古者人有十等遞相君臣未嘗爲僭文王服事殷而諸侯事文王何僭之有文王之爲王任六州之貢受四方之難不敢委謝是以日昃不遑豈榮之哉太史公曰周武王爲天子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周以王爲天子號故徐偃王吳楚不謂之僭不可也夏商以帝爲天子號故湯文王未爲天子皆稱王不可謂之僭也文王沒而臣子加之號曰文亦非定制也定制爲謚自周公始于是有追王之禮王之稱于是嚴而不可干後世乃執周公之法而疑文王之事豈非過哉商

頌曰帝立子生商元王桓撥易曰王用享于帝太子晉曰黎苗之王此商周以前所稱帝與王未嘗不異其名實者也箕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曰天王文王稱王則有之矣曰天王爲天下王則未也

洛書九疇說

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其言寶其眞者謂圖書實有物存顧命陳之東序者是也非第言聖人知天之道若天有以啟之之謂也歆爲人雖不合

道而所學問自有本原非祟讖緯者近世學者喜排宋儒疑邵子易圖因謂箕子言錫禹九疇未嘗言出于雒書歆言本緯書不足信孔子曰多聞闕疑圖書之理微矣非吾所能知闕疑不言可也而譏及邵朱不亦甚乎吾觀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豈非九疇洛書之謂哉莊子言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及春秋經世之志語皆朱子所稱而九洛之事又足以證明劉歆之說之必有傳也故曰莊子之學其初自孔氏之徒出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說

王則尊矣卿士庶尹則卑矣彌尊者彌少彌卑者彌衆尊者失德而卑者必及矣未有表曲而景直者也雖然其及也必以漸王失德于上而卿士非皆不肖也則一歲之內庶徵蓋有失者矣至于卿士舉非其人則每月庶徵必有失者矣自甲至癸日日遠至政愈亂賢才愈亡小人愈進師尹舉無君子則十日之內庶徵必有失者矣失者疎則天災亦疎失者密則天災亦密故省之以知治亂清濁之甚不也

管叔監殷說

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苟疑

而多爲之防失天子以誠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姦備亂聖人猶且弗爲而況必不得也天下之變不可勝防也人之智慮必有所不及多爲之術而示民以疑是啟亂而已武王勝殷而封武庚誠疑武庚耶則不封之爲君可也使君之而又疑之令管蔡雜居于其國中是相猜而不能一日以安且武庚爲君而管蔡爲臣一旦武庚爲變管蔡從之則不義不從則身死二者無一可是武王周公遺之以危也然而曰管叔監殷者何也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于魯康叔封于衛管蔡亦封于殷之故地其封一也既居殷地其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

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也梓材曰王啟監言天下之諸侯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畿內諸侯也周制親賢並建武庚為殷侯存商祀也管蔡為侯富貴之也是謂三監夫豈疑其為亂哉故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明管蔡之為邦君也管蔡既誅乃併三國之地以與衛其始固與武庚各為國焉爾周之侯專制秦法乃令御史監郡衰世法也漢儒作王制者習聞秦制又附天子賜命諸侯上卿之說及武庚監殷之事乃云天子命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夫命為方伯非賢莫可授也授其賢而疑其心

使王朝之臣以監之何其示天下之小與此眞漢儒之謬說也作偽古文尚書者又出王制之後用鄭康成之說遂于管蔡之外益以霍叔嗟乎管蔡畔而霍叔未與也偽古文者附王制之辭援鄭氏之解遽以為經而霍叔遂眞為畔黨矣

漢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吾謂此言三監是也然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監之名以成王時畔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逸周書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此雖有監殷臣之言而未嘗云三監其曰建則必封建為侯非殷鄉士可知矣獨其管叔曰于東蔡霍曰于殷則語意似蔡霍眞在殷國者吾謂非也此三國皆殷故地為作雒者未審知蔡霍故都所居故云于殷耳逸周書非西周史臣之紀多雜家小說之言其載故不能必詳實也鄭氏注書序三監及淮夷畔于是遽逆漢書地理志之說不數武庚而入霍叔此鄭之謬耳夫王畿千里以方百里裁之則殷地可置百侯雖不必遽然然置侯固不止三其畔者三耳安得以作雒建霍與蔡同而謂必同其畔哉

金縢說

武王崩而管蔡與武庚畔又流言以間周公然是時管蔡在殷造為流言者也其流言于國者非獨管蔡罪也文王之子多矣其賢者或能知周公其不肖者皆助之流言者也周公以為畔者得罪于先王甚巨不得不誅其流言之羣弟但欲害己而已不足以易兄弟之歡舜不罪象周公不罪羣弟其道一也然周公既誅管蔡矣使成王復疑忌周公諸弟或搆其間因端造亂其罪遂著雖欲終全兄弟之好能乎故作鴟鴞曰無毀爾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蓋欲有以保吾羣弟也茲可以知

聖人之心矣當殷之畔也天下蓋咸震矣周公居東非日與之角逐以爭一旦之命也陳兵于要害而招懷攜貳接之以禮故其詩曰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及諸侯咸懷而畔者不能以孤立是以取之不難也管蔡畔而周公誅之成王非有疑也其徵疑者固以羣弟在國者之言耳周公既定管蔡而歸挾震主之威而四國之心咸附成王豈能無惕惕哉故天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必于是時也經師以居東爲退避居東者非也當殷之畔其勢方張使周師不出二年則武庚勢成不可得而誅矣霍光曰天下訩訩不安光當受難而況于周公而可云

避乎周公是時攝天子政其東征固不必受命于孺子然成王雖幼未達公心亦何至以管蔡之畔爲是哉周公亦烏取乎避之 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辟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狂有援是以爲避居東之證者竊按既云居于商必是武庚既滅之後若其未滅商豈公所可居者滅武庚之後公不卽反少留以謝遠三公之權然又義不容以終謝是以爲跋胡疐尾時也然則云避于伐殷後則可避于前則不可

惟爾三王說

書蔡傳以周公冊祝稱三王爲爾如人子膝下之辭然乎曰非也此史祝辭之常體也雖天神地祇亦如是爾古人質相呼以名相稱以爾汝後世乃以爲賤簡不可施諸所尊敬惟巫史之告鬼神循于古而不易且惟巫史之體既然則廟中得託其稱詩曰莫非爾極爾稷也實爲爾公允師爾武王也而非人子于父母之常禮也

大誥說

武王崩武庚畔多方應之天下蓋謂殷且復興周之庶邦君庶士御事皆賢者武王所與定天下也然而皆以殷勢方張疑不可伐也使周公用其言則是文王武王之業既成而復隳天下之民既及于仁政而又轉之于暴虐周公爲臣子忠孝不終不能卒成先王之德而傷先王之心使周公東征不幸勢衰力敝不足以定禍亂而身危殆于兵旅周公猶且甘之以謂義之不可以已

也故設爲王辭而所述則公志曰遺大投艱于朕身曰不卬自恤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周公固以身當其難矣雖然公聖人也聖人則知天天以道予文武文武沒斯道在周公維天予公斯道豈恝不使以有爲天既使公父子相繼治安斯民豈中道而舍之而滋殷之亂畧天必不然周公東征知其足以必勝武庚也然以斯盡諭于眾則不能故反覆于卜筮假以爲說然又曰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天命不易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卽不卬自恤之心也忠之盛也若夫周公之知天猶之孔子曰天之未喪

一第八八又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正外

與文匡人其如予何此非第忠之盛也雖武侯不足以語于此矣

康誥說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非一時辭也武王既克殷封建母弟周公于魯管蔡霍叔畢封康叔封于康康地在陽翟東北爲之命書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是爲康誥矣是時武王以蘇忿生爲司寇康叔以康侯兼小司寇故又命之曰封敬明乃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此周禮小司寇之職也其後周公作洛邑而朝諸侯武庚既誅分其地以封衛乃作酒誥戒沬邦又告康叔

往衛爲邦君之事乃宏大誥治王若曰明大命于沬邦始者其文蓋相次此與康誥非一時辭也康叔自康封衛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成王不敢易焉而歸其職于衛史氏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爲一故祝鮀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虞封于唐曰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衛宜曰衛誥然則曰康誥者非封衛時作而史屬之也史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沬邦則其前康誥爲武王辭明矣僞爲古文者始刪其文爲王若曰然後與康誥無別也且夫武王兄也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者始也言始命侯吾弟于康也當武王初定伊洛所謂新邦用輕典也諄諄告以愼罰而卒歸于無作怨及成王于沬邦所謂亂邦用重典也則執拘羣飲歸于周予其殺其義與時之不同如此宋儒者知小子寡兄之辭非成王所得言遂謂武王已封衛則不然武庚未誅武父圃田之土不可得而封畛以與弟也若康誥以命衛侯而終篇無一語及衛國豈其理哉或曰康誥苟非封殷墟時作而其辭曰殷先哲王耇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享何謂也曰康亦殷地也邦畿千里武王雖封武庚豈與之方千里哉康蓋殷畿內之故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易

之繫辭有此猶王用享于岐山高宗伐鬼方之例也武王取以封弟而氏之康天子胙土而命之氏不易康侯既封衛而猶爲康叔子曰康伯微子既封宋而猶爲微氏故微子子曰微仲（古今人表以仲爲啟子）及再易世然後氏宋衛也康叔始爲小司寇及周公陳立政之時蘇公薨始以衛侯爲司寇矣

庶邦庶士說

庶邦者諸侯也文王爲諸侯伯故誥毖之康叔之在衛亦方伯也故未言侯甸男邦采衛猶文王之誥毖庶邦也庶士者謂卿士百官之長統少正御事者也未言圻

第一八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爻農爻宏爻者猶文王之誥庶士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說

言民既以紂之失德爲傷矣然民之行乃自循紂之失亦惟荒腆於酒不自休息敢助武庚爲畔而不以死爲畏也蓋武庚作亂之時必有如欒盈入晉觴曲沃人因其衆醉而要結之之事殷衆遂許之爲死黨商邑者紂有天下時之稱也殷國者武庚爲殷侯時之稱也言殷民久習酣飲於紂在時故後於羣飲之日感慨厥心憤然疾很遂從武庚爲亂甘心就死以致殷國之滅亡推其所以致此者幸在商邑久矣其後文厥或告曰羣飲

正指如是以酒聚衆作亂者故盡執拘於周而殺之也其第不免耽飲者則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然教之不從則亦誅誠恐其以飲燕之小惡而卒成畔逆之大罪也酒誥一篇辭義本末所重在此說者率未達其旨以荒腆于酒以下仍爲斥紂之失則于文爲繁複而于當時情事亦不切矣余既爲是說後見朱子語類八十一卷說鴟鴞處畧同此說

梓材說

成王之告康叔以爲邦君之任誠重矣苟非身盡其職何以俾其臣下效法而不敢懈哉君能敬勞臣始敬勞君苟不以政事爲勤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得宥縱則臣下亦肆爲宥縱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尚足以爲國乎故身不容不端而法不容不慎也於是康叔乃復曰王之啟國命監將使治民無戕虐敬寡屬婦而容畜之豈徒區區法令而足以爲治哉且必王先自能仁民而時憂其曷以養恬之而後邦君御事效焉自古王皆若茲能若茲矣則監國者不必刑辟人而國已治矣若稽田王則敷菑而臣第修爲疆畎若作室必王爲垣墉作梓材必王勤樸斵先之勞之爲政之要也康叔乃又言王當如先王之用明德以懷諸侯以德和懌先後迷民豈恃有邦君之以臣達王而已弗事事哉康叔之意蓋略與

虞書之末禹皋陶承舜言而進戒之旨相近彼能以是戒成王則亦賢矣故母弟之中以次周公也史臣以一時相詔戒辭次于篇以爲有脫簡誤入者非也

多士說

昔武庚既誅而墟殷周既作洛邑乃遷殷士其時殷士于商失天下之痛猶未若滅殷國而爲墟之痛也故周告以天命于殷既終非周亡殷周未嘗欲害殷猶予殷侯故國不爾動爾乃自爾邑爲亂何哉毋乃天意即于殷大戾必欲其國之爲墟乎故若是其不正乎不斥武庚之罪而曰天即大戾所以慰其臣子也殷既不可使

其故臣以居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奉德不康甯必
墟殷也亦天命也又非遷女遂盡戮之有後命也昔殷
革夏命不復以安邑予夏子孫爾所知也故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以移于洛周公之辭至是益溫矣昔武王來
自奄降命四國告以違命者必誅王者以國爲體故周
公爲成王稱武王之事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
命多方所謂致告之至再至三亦此命也今武庚爲亂
不得不明致天罰多方所謂不用我降爾命其大罰殛
之也此固予之不得已者若移爾臣事我多遜予豈忍
盡殺之哉惟再申昔降四國之命而已今洛邑既成爾

能臣我多遜則尚有爾土尚甯幹止若爾終犯予命則
予必致天罰不可赦矣昔殷邦畿千里河南洛陽固殷
畿也故周稱其人曰庶殷召誥之稱攻位者庶殷非多
士也其時沫土之士未遷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雖
遷豈遽役之哉且武庚之畔從之者商故家大族非庶
民當受役者也庶民盡不從畔故第以酒誥誥而不遷
士之懷商也深故從畔以及于遷而多士作于是也

惜抱軒九經說六

尚書說四

君奭說

君奭之書程子以爲周公留召公而作者其說無以易
矣謂周公以是自明者乃漢以來儒者所見之陋古書
序初無是意也古者人臣七十致仕逮其年而弗去殆
無辨于貪寵位而嗜利祿者矣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當
其時召公之年固及可以去之年也然而老而致仕者
士大夫之常節也社稷之臣身繫天下之重不可引常
節以自隘也夫召公豈不達斯義哉召公謂國有周公

矣治天下安國家翊成王周公當之矣而吾以當去之
年復尸此位殆有謬于義者是以悵然不悅于居職也
周公曰今天下粗定其治未成將永孚于休將終出于
不祥皆未可知非君可釋然安逸時也昔商自成湯得
伊尹累世有舊臣佐君天使之壽考乎治格天保乂有
殷殷是以久安君子之壽非徒壽而已而自逸焉可乎
哉文王時舊臣輔成文王之德虢叔之倫凡五人焉逮
武王時喪其一而有四人逮今四人喪盡今在予小子
旦若濟大川同往操舟惟汝奭而已予小子同心今未
有在位者已在位諸賢誕無有以我之責收任于其躬

者蓋奉合承教供職爲具臣則有矣當天下社稷之責非所及也如君之耇造而又引身而去德隱而不降尙何望焉夫周公聖相也而成王蓋嘗疑之當金縢之變成王雖因風雷之異而悔迎周公然亦必召公平日有以啟導成王解釋周公忠藎之言豫動之之力也周召或外治事或內導君是以成成周之治襄我二人舍其一焉是去周之一臂也然則君德何必不復衰而天下何必不復亂乎易曰勿憂宜日中能持日中者大聖人之道也周公于百職事無足引者獨引召公召公旣留于德益廣而天下益治使不聞周公之言雖功成名遂

身退亦賢者事乎然而道則小矣

文王卽位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皆周之舊臣也周公意在留召公久居位以輔君故舉文王之臣五人獨取其久在職者舉文武之佐不言太公猶舉武丁之佐不言傳說皆以其非舊且久也

召公周之宗族周公之父兄也故周公自稱小子非泛爲謙辭也周公事成王𨈆𨈆如畏聖人敬君如此世乃謂小子同未在位爲斥成王若周公目無成王焉者是非徒文辭之失而于理悖矣

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居東尙未有從化者多方所以作也丕冒海隅出日義在于此非第言周居西土海隅出日相去較遠而已

惟時二人弗戡言二人尙慮其少不足以迎天休而況又去其一耶

多方說

誅武庚遷殷民而作多士踐奄遷其君歸而作多方以是知奄亦殷同姓也故曰商奄孟子曰誅紂伐奄非滅國五十之倫而殷之倫也武庚畔而誅奄同氣一體之國能自安乎是以卒致成王之討伐然而是時商之遺民當益反側不安故誥之曰爾尙不忌于凶德言必不

以畔者相累也且其曰商後王逸厥逸者固謂紂矣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之子孫非紂之同姓耶是奄之謂也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則謂異姓也同異姓皆無其人而天命卒歸于周此可以人力爭乎苟爾能順天命臣我矣固不憂我之猜于女也當時武庚首惡故誅之若奄君雖畔遷于蒲姑焉爾豈非周之盛德耶始遷洛者妹土之多士也成王伐奄而返並遷諸侯之臣從畔者于洛故多方兼告之曰告爾四國多方者今之遷者也曰惟爾殷侯尹民者昔已遷者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以下爲殷侯尹民已遷者言也其時已

安居矣故勗之為德勸以迪簡以啟其志王曰嗚呼多士以下為四國多方士言也尚未安居懼其不勸忱我命故必以探天之罰龔之或曰盤庚自奄遷

表臣百司太史尹伯者任人也文王以諸侯立三卿其職以道德輔導言之則為準人其治國事則為常任其外統鄉遂則亦有常伯之事焉是必以大賢居之非第吉士而已故公舉其職于庶常吉士之外言人稱其官焉爾夷微盧者文王之附庸也烝者君也三亳版者文王時日闢國百里地東及三亳南及商版之塞命闢尹

以守邊徼此言文王國中既治而遠者亦無不得人而治也凡文王官人使茲常事司牧人克俊有德矣則垂拱委任而不敢侵其職焉逮于武王遵法勿替而已夫衰世之君其所用為公卿三宅皆憸壬不肖者耳于綴衣虎賁之屬固無責耳矣若夫賢君治世于三宅大者能求得人苟于贅御左右知恤不及而憸人得匿其中則終有沮忠正而損君德者矣非可以保成立政也人君內治衰亂國空而無賢固無暇以及遠略矣若夫內政粗立推之不足及遠而怠逸乘焉則君德不光而廣覆之畢隘矣故言文王立政必及于微盧三亳之閒而

繼世嗣統苟不思詰戎兵陟禹迹亦烏足稱文孫之哲繼迹而究立政用賢之大業哉夫桀紂不可不戒也然愈于桀紂亦胡足云責難于君謂之恭聖人之言本末鉅細終始之義備非以偏義裁也是故立政在于宅賢非賢在位雖有善法不行也雖然中主在位執政任事之臣無大賢而能奉舊法則其國猶安司寇蘇公不可復得而獄式掌之太史人與法相維而治益長周公之慮遠矣

三宅之義但言立政設官有此三事爾實則先王建官多有一官而兼數職者不可盡然取百職而盡分之也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言天下與公卿祖識地德太史糾虔天刑此是準人事師尹惟旅旅者陳也陳奏政事此爲常任之事牧相宣序民事即立政之牧也孟子云官守者常伯常任也言責者準人也古人或分或合各從所言之耳以言輔成君德則準人爲要以言立政則常伯常任爲切周公所稱在立政故後獨舉常事司牧人文王以常事惟聽于有司有司即常任也司牧惟聽于牧夫牧夫即常伯也之猶及也言惟有司及牧夫也

顧命說

古者王賜爵策命必于祖廟顧命者策命之大者也而可不于廟乎入廟則不可凶服故王及卿士邦君皆麻冕然則其服何服也曰緇布十五升服也何以知其緇布也禮言冠而不言服則服如其冠矣麻冕則衣必緇布矣是元端服也元子之服也書曰王麻冕黼裳史名之也未受顧命猶臣子也是以元子服焉晉文公受襄王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晉侯端委以入顧命之于祖廟設陟王几筵而嗣子衣元端以入升降不由阼階夫亦猶是禮焉爾夫元端者元裳或雜裳可也是以卿士蟻裳而嗣子則不然而黼裳者其諸王太子之裳也與既于廟受顧命則當見諸祖故秉同以祭同者瓚也

言自是受七鬯以守宗廟爲祭主矣王在喪之于宗廟固有越紼之祭矣然受顧命非薦時食也故不備禮無牲與尸祭者祼也周人尙臭祼用鬱鬯祭之重事也故三祼而祭已畢矣咤者聲也三咤者祝聲三噫歆以警神也經言太保太史上宗與王儕不言祝者祝先俟于室所以依神也祝在焉而告主人以神之饗不以祝以宗者異乎常祭而重其事也酢者亞祼也太保盥同以虛同授宗人使賓以其餘瀝嚌有受福之意焉然後拜以復于王焉周禮亞祼以大宗伯而茲以太保者亦重其事也其御王冊命也于廟堂而祼也于室太保之酢

也于室而出與王拜也于堂前儒以受顧命爲在成王路寢則說謬矣喪在殯奠而不祭且周人殯于西階之上西序東嚮底席貝几之位赤刀大訓之陳殆無以容矣陳其宗器廟中之禮也王在殯則東西房者婦人之哭位也非所以陳宗物也而況嗣子大臣吉服于殯前若固無是情乎知顧命爲受于祖廟則知麻冕之非過矣抑是篇也非鎬京之事也周嘗會諸侯于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國于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其至故恐弗獲誓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齊元而養于左

右焉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于南門之外者乎其時諸侯執壤奠者咸在而未及將召公使因受顧命之服以朝嗣王以卒成王之事昔者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而朝諸侯忠則盛矣然而兄弟且疑之以遘禍亂國亦危矣召公懲是又適值諸侯之咸在故亟朝以繫天下之心當時王崩而太子不在左右亦危事也故成王顧命曰宏濟于艱難然則召公必使亟朝乎諸侯也度時宜而爲禮之變也而史亦易先王在殯嗣子稱子之例而稱之曰王亦因其禮之變而名之也夫先君顧命而嗣子不在乎側諸侯來朝值國喪而因見新王斯皆禮所未有而周人以義起孔子以爲變而不失乎正是以刪書而錄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天子在喪稱余小子而康王稱余一人釗以臨諸侯何也曰周之初未嘗以是爲天子稱也故周公曰能念予一人上文王其罔害則知下云余一人周公自謂非謂王也禮以漸而益詳成康以後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余一人爲天子之禮當康王之初曰予一人猶其曰予小子也劉明東云史記周本紀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作顧命此顧命在廟之明證或曰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其見于殯也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今何以知麻冕顧命之非冕服也曰世子始生

之見哀而有慶焉禮主乎神者也故冕服顧命之受也不敢以喪服受命而已禮主乎生者也故端委而已且經于成王固云相被冕服與麻冕者異辭矣故知康王太保諸臣皆不冕服也或曰顧命之事子以爲在東都成王之東都六卿何以咸在而君陳之分正東郊成周者何以不見于茲也曰大會同六卿咸有事焉故畢從君陳之分正東郊成周書序所云不得而知其職矣然必非繼周公居成周之職序言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然則周公去洛居豐久矣安得如僞古文者以周公既沒而始命君陳以繼周公也周公始與召公爲二伯

分領陝東西諸侯及周公老而歸豐召公之職如故也而周公居洛之職以命畢公故太保率西方諸侯而畢公率東方諸侯以始見于康王二伯分陝而一在洛至重職也烏有非舊德不在六卿位者而居之顧命之紀六卿無君陳者而有畢公吾是以知君陳必非繼周公之職而顧命之必在洛也設其在鎬則畢公方居于洛而主東方無由同少保諸卿百尹御事之猝聚于鎬矣康王命作冊畢其書不可得見矣周公誅祿父徙頑民遷殷獻民于九畢而逸畢命有冊霍叔之事鄭康成嘗見之意者畢命爲殷民居九畢者作與故與霍叔事連

僞古文者以畢命爲始命畢公居洛以繼君陳噫當周公之去洛國有老臣重德不之用而以卑且幼者先焉則成王之治誖矣或曰子何以知諸侯非畿內諸侯也曰以經云東方西方庶邦侯甸男衞決之非畿內也且齊非畿內而齊侯呂伋在焉是以會同來者也曰子烏知呂伋非有職于王朝者耶曰惟其無職于王朝故太保使仲桓南宮毛傳命爰之若有職于王朝則太保召而命之可也

畢門者廟門之內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王出應門而後入廟受顧命畢則諸侯先出廟而俟王出廟入應門諸侯則從而入焉王之朝也固在路門應門之閒然王位于路門近于應門遠今康王出在應門之內者不欲當先王之位其立近應門而遠路門也周惟于東都建國攻位備左宗廟之制故廟在應門之外韋元成引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斯固禮之正也然而鎬京地狹不可備制故文王之廟在豐周公告三王必爲壇墠焉作洛而後毖祀上下肇稱殷禮聿得其所古諸侯之建國多不能如禮必朝之東得建宗廟也其廟如漢制或立于城內或立于城外是以老聃告孔子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惟東都周公營建之如禮矣故顧命之事

必在洛也

呂刑說

呂刑者呂侯作是篇以命四方司政典獄有邦有土者也其首曰惟呂命既乃曰王曰猶周公曰王若曰例也惟呂侯命曰吾王享國百年年既及耄矣而不敢自怠猶大度作刑以詰四方其憂四方若此此呂侯善則稱君詞也下皆述王之語至末受王嘉師鑒于茲祥刑九字復是呂侯之辭言凡受王民者當奉王訓而已序曰呂命穆王訓夏作贖刑作呂刑言呂侯告命人以穆王欲訓諸夏作贖刑故呂侯作是書耳經師失其讀以呂

命爲句謂穆王作是篇以告呂侯與其通篇辭義既不相傳矣僞作古文者不悟其失乃于說命效之首曰惟說命而其篇内第高宗傳說相告辭耳其于文義何由可通此非所謂竊之不中者耶

呂侯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蔡氏思未詳而非之是未知法之意也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無所疑于當法與無所疑于不當法與無所疑于適輕下服者皆曷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罪矣刑則懼濫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等則入流流減等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也古用肉刑苟自死減

而宮自宮減而剕剕其輕者猶未甚輕也君子以爲是非所以處疑罪也故金贖之法眞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備天下察獄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者而設此以全民命其于漢張敞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夫堯典所云金作贖刑者固亦謂五刑也若鞭朴之刑其罪微矣有疑不即釋而尚罰之于法不已苛乎史記索隱引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與鍰字通然則呂侯蓋舉唐虞以來舊法以訓當世豈其苟造也哉其刑章罰數之增損誠有不逮乎古者容有之矣若用罰之意固卽漢文除肉刑之意而善用之者故曰

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

古今事勢異宜當唐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薄法不行于四夷能投之罪人而流辟裔土乎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尚蒙授田于君貧富未至懸絕雖金贖千鍰得罪之家猶必可辦也後世則有千金之產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束矢乃聽民獄訟及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伸而疑罪必不獲赦矣至于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于周此古今之變也不得以是譏呂侯爲法之非也

極者中也屬于五極者五典五禮之中也夫苗之制刑

所以不當者以其不知德禮故不能差有辭之是非彼鰥寡不幸而入于苗之刑例而實非爲惡其辭固有可推原者是鰥寡有辭于苗也然苟非上有德之賢聖安能聽其辭而曲當其理也哉哲人之于刑也民之以辭來者辭或有情或無情或情之深淺不能悉達于辭其情萬變固有無疆之辭焉然而哲人聽之一以屬于五典五禮之道爲正則足以御其無疆矣此卽所謂德威德明而伯夷降典折民之刑雖萬世莫能易也此所以咸中有慶之道也此篇首尾義出一貫而蔡傳皆失之

費誓說

昔人嘗封其地其小者子所云儉于百里也而淮夷徐戎大敵交至其勢危急故一國盡出禦之至兼有臣妾在軍女子應役則非特竭作而已當時蓋僅能禦之其役遂大啟其宇至方四百豈非亦有戒于是役也與

不啻如自其口出說

彥聖之所以為彥聖者以其言出于口而知之也其道當從其謀當其用之從之惟恐不至如吾自出口之言然是乃其心好之者也苟明知其是而從之不勇是猶常人之當國者也至故違其言俾不達于事則又甚矣謀不出己而惡人之功小人往往而然蔡傳云心之所

好甚于口之所言及解達為窮達之達似皆失之

惜抱軒九經說七

詩說

關雎說

為詩而說關雎者孰善乎曰朱子之言不可易矣宮人美后妃之詩也且非第朱子言也毛公義蓋已如此毛傳所謂窈窕者后妃也所思之友之樂之者亦皆后妃曷嘗云后妃有求賢之心乎且非第毛公云爾也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序以是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于辭固拙矣然其意則謂欲進后妃之賢而非以色升也哀思后妃之賢才而羣

女不傷沮之也猶之朱子宮人之辭也曷嘗云后妃之進賢者乎謂后妃之欲進賢者鄭氏也孔穎達不悟序與毛公義異于鄭氏而強以鄭氏之解被之且夫毛公謂其荇菜以事宗廟者后妃之職是以思是賢女以為后妃思而得之以承宗廟矣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是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嬪御之倫于廟中固皆有事焉然友之樂之云者敵體于君辭也宮人宜以是稱諸后妃后妃不可以是稱諸未至之女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崩其即位蓋四十七八

歲矣又終王季之喪三年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當太姒之來嬪文王蓋五十矣未知其爲世子有妻而亡之與抑以求聖女之難竟未有夫人與于是妾御皆哀其無以共承宗廟是以輾轉反側以思之也可不謂之憂在進賢得性情之正者乎苟以后妃之貴而志進賢若是固不可謂之非美也以妾御之賤而所志若是也不亦美之尤者乎美之尤者非文王盛德之尤者乎房中有樂但有琴瑟耳鐘鼓非所以樂后妃惟賓祭有鐘鼓之樂后妃與焉白華之詩曰鼓鐘于宮所謂宮亦廟也文王五十而娶太姒篤生武王文王之崩武王蓋四十六七歲矣又十三年而伐紂年可六十故告周公曰維

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又六年而崩蓋武王壽止于六十六故周公陳無逸不及武王謂武王九十三而崩者妄也武王克殷歲在鶉火逾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成王封小弱弟于唐是時唐叔蓋可二十矣遡克紂時殆爲四歲武王崩時蓋爲十歲成王長之異義古尙書說謂成王十三而喪武王者近之矣文王既爲西伯而後太公至周爲西伯之後九年而文王崩然則武王娶太公女邑姜亦年四十矣故克紂之後元女太姬始可嫁而成王叔虞皆幼也以是推之周人先世大抵壽長而娶晚是以自不窋而後十六君而閱千年是以

召公以似先公酋矣祝康王之壽謂男子不必三十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此殆習于衰俗而爲之說者與莘之國北過郃陽南及渭汭故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蓋居漢京兆左馮翊之間兼郃陽船司空之地宜其謂之大邦矣文王初載猶居岐周故詩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其時周封界不得至河而莘固東濱河文王以百兩來迎宮人從焉是以見河洲而起興也自周而來莘當逾洛水造舟爲梁其在洛上與及武王有天下莘爲畿內之國不知何時遂併于虢是以神降于莘爲虢公地也

副笄六珈說

傳曰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拔毛鄭之意蓋皆以笄與珈同爲副上之物其飾皆盛非謂以珈爲笄之飾合笄珈爲一物也追師追衡笄蓋笄以玉爲卽所謂飾之盛者矣珈制雖不可知亦女子首飾耳太元之晝首曰時𨻞𨻞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女子易䇐䇐卽珈也笄與珈女子皆得有之惟后夫人之飾爲盛耳正義謂以珈飾笄及云卿大夫妻則無者皆非也

楚宮說

宮者先君廟也猶春秋稱武宮桓宮莊宮之類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于定方中時卽作此宮也室則君所居也待作宮成更揆日作室室與宮亦所謂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者

國風淫詩說

國風之有淫詩古序詩者以爲是刺惡之辭也朱子以謂淫者自爲之其難詩序之說甚辨然竊謂朱子之說亦未盡得也世有身爲辱行而必舉孟姜孟弋之名出以告人者乎嘗觀樂府辭若子夜讀曲之倫及近世里巷歌謠其設意搆辭第縱心言之或不必有所爲然後

知桑間濮上之辭亦若是焉已矣天下風俗美惡莫甚乎不知其然而然人不自知其莊敬也而言行靡不出于莊敬則治美可知矣人不自知其放僻也而言行靡不出于放僻則衰敝可知矣雖古盛時治國未必無一人之不肖一人爲淫而刺譏旋作風俗猶可言也不畏人之刺而或自道之風俗衰矣而猶未極也相習爲淫相安爲佚雖不必身爲其事者而意皆若樂乎此忽乎不知其出于口也而轉相詠誦焉然後人心之蕩不可收而先王之教澤存于民者泯絶矣

斯干說

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此說見漢書臣瓚註瓚必有所本懿王居廢丘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丘宮室之壞而鎬京之毀久矣宣王宜更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閒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于陳倉方周未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與在廢丘與抑宣幽之世與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

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嘗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崇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其時民亦從而徙宅百堵皆作鴻鴈詠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誠宣王之美然其地則益西近戎加以幽王之無道戎之侵軼最甚曰蹙國百里蓋必幽王未死而國都先失徙避漸東卒不免于驪山之下然與喪都非一年事矣正月十日之交雨無正三詩皆幽王末年之詩也昔者幽王承宣王故都蓋在豐鎬之西及爲戎所攻故都遂滅毀社稷殺民人曰滅君死焉曰滅詳春秋說幽王播遷東徙託居下邑如彼棲苴卿大夫離

散莫之顧其忠臣不忍去不避危難存之者哀傷而作詩也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宗周既滅夫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至無道之極雖憂患不能生之若幽王是已戎禍既成覆出爲惡不至驪山之事不悔也皇父番家父之倫卽正大夫離居者也雖未必皆導王于昏致滅國之禍然任君重位而當戎禍既亟天災迭降晏然與其豔妻安處不恤及國反作都率衆以遠王王誠信讒不能從善然臣子之誼可恝然如是哉此詩人所不敢傚也逮平王東遷崤函以西大抵糜爛幽王之罪深矣然吾竊意宜王建都亦稍失策云

上帝甚蹈說

毛詩上帝甚蹈韓詩外傳引爲上帝甚慆竊意韓詩是也慆者變也猶天降慆德意也毛公時字蓋不誤故解慆爲動動亦變也夫人君失德莫甚于多變方其用是人也則重之如恐不及未幾事過矣則忘其前功而苛責其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此市井小人所羞而天王顧爲之者知不足以知人而存心不出于忠厚也慆之字或作謟似蹈傳寫至康成遂誤爲蹈此與戰國策上帝甚神皆以字形近而書外誤孫卿謂當時以是爲非以吉爲凶故引詩以證歎時君之甚變亂何爲云甚神乎

祼將于京說

王之祭于廟也陳器奉牲幣百執事皆王朝之六官也然則諸侯入而助祭者何事與祼獻之事而已而祼禮尤重祭之屬莫大于祼在廟之人咸助王矢其精誠使臭陰達于淵泉以格神助之大者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又曰左右奉璋奉璋峩峩以是知內外臣咸助王秉璋執瓚以祼于神矣頌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言王始祭而祼而辟公以祼相也然後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此言既祼然後出迎牲有薦腥薦孰之事而辟

公又以獻爵相也然後助祭之實備矣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蓋諸臣之祼瓚獻爵皆曰酢顧命奉璋以酢是也酢者胙也求福胙于神也夏繹祭曰復胙義宜取是周官因胙而誤爲昨舟卽卣也以聲近假借之言卣有瓚罍有酒皆諸臣之所酌焉以獻神者故曰諸臣之所酢其嘗烝閒祀追祀言酢義皆如此鄭司農以舟爲尊下之臺則非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禮矣且不應與皆有罍文同而義別也尸醋主人說文字本爲醋後世訓醋借酢之字而酢之禮乃

反隱康成乃以謂諸臣自醋則酌于罍其說益不可通矣蓋不悟酢非尸酳主人之酳而又以謂罌非諸臣之所得用也不思諸侯相朝祼用鬱鬯而況爲天子達于神明乎

惟師尚父說

太公之名號經史說之多異兼意以爲望其名也尚其字也太公其薨後子孫所稱猶周之稱太王也以謚配名曰太公望此爲齊言之若當太公在時固無稱太公者又周人敬之不稱其名故稱其官曰師稱其字而加父以尊之曰尚父惟師尚父詩之所以歌也秦昭王謂

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太公語蓋誤當爲尚父尚字而加父猶管夷吾字仲而加父皆以尊之比以父行范雎字叔昭王是以云范君亦寡人之叔父太史公于太公世家既載流俗妄語以爲西伯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是以于昭王語亦述之而誤也自文王稱太公以父配字其後遂爲周人男子之美稱猶文王稱諱如見親而周遂有謚禮以諱事神皆禮之所由起毛公乃解詩以爲可尚可父劉子政以爲師之尚之父之似于義爲迂而後世遂有以尚父之稱加諸其大臣者其失蓋自毛公始也

棫樸旱麓詩說

棫樸者諸侯頌天子之辭也故謂我王共承祀事而助祭者徠趣巡歷方畿而六師從邁其居位既已尊崇美盛矣又祝其壽考作人而勉勉于綱紀四方之事望其君者益深而不忘規戒也旱麓者蓋天子所以答之云豈弟君子者猶蓼蕭湛露之以稱諸侯之辭也言君子既干祿而降福矣善人以類進猶鳶魚之飛潛然然則君子豈不作人哉貢士于王畿之謂也故又言余以牲酒享祀余終賴君子爲神所勞者以邀福于神焉而卒

又自比于葛藟比諸侯于條枚而望其求福之道一出于正蓋君臣交相勉也若此序詩者徒見棫樸旱麓在大明綿之後思齊之前謂必亦爲述祖德之詩爾其實不然文王未爲天子僅有三軍而詩言六師及之其稱周王我王者宜諸侯之謂其時王非子孫之所以加先王也行葦既醉四章亦上下相酬答而居公劉之前若以述祖德類從則生民公劉宜相次矣編詩前後或因樂章之次今世不可強說獨其本詩辭證明白者其義可誦而辨朱子惡詩序違失本旨改易其不安者多矣此二篇猶因依舊說而實與詩刺謬不可傅合表記言

君子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論之旱麓所言爲諸侯之事漢以前儒者解之未嘗誤也爲毛詩者失之矣

皇矣第四章說

左氏傳晉成鱄引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疏謂韓詩及王肅注毛詩亦作惟此文王惟鄭康成本作惟此王季鄭疑鄭本蓋誤也文王稱王故曰王此大邦曷以施于王季哉文王之德順乎天下之心服而徠之故曰克

順克比人情于天下徠歸之日有震而矜之者矣此德之所以有悔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故曰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然而伐崇及密者天命誅之非文王有所利焉而于德有失也故末四章述伐崇密事焉詩稱文王之盛德固多矣而皇矣之辭尤備吾以知鄭本作王季之誤也

文王有聲說

文王有聲之說前儒以前四章稱文王後四章稱武王又謂靈臺之辟雍乃文王在豐所作之辟雍是詩之辟雍乃武王鎬京之辟雍鼐竊疑其不必然也豐鎬相去地無幾耳文王都豐其地蓋狹故擇于豐水下流之地建辟雍而會四方之諸侯其地即鎬京也武王之興因文之故基辟雍豈待于改作哉豐水東注二章兼述文武之事非專指一王也鎬京辟雍詩以序于宅是鎬京之前明文王建之于前即靈臺之所詠其後武王因而宅于是耳武王蓋不以豐鎬爲截然兩都文廟在豐故不復再建于鎬末章言豐水有芑蓋水盛而物生焉王者德盛而功立焉以武王爲子安得不伐暴救民而有事哉其貽孫燕子亦猶文王之聿追來孝也功在天下而後安在一家也詩序云繼伐者蓋得其旨矣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說

處處者民處所恆處之室二畝半在邑中者也廬旅者耕時暫處之廬二畝半在田者也廬者不成乎室也故道路所頓曰廬涼闇曰廬中田之居曰廬旅衆也言處耕衆也六尺六寸爲步步百爲畝畝得方六丈六尺計二畝半爲地方九丈五尺有餘古尺短蓋當今方五丈許邑之中爲室盡方五丈許以爲室矣故可以常居八口田之中爲廬尙有還廬樹桑菜茹有畦在焉不盡方五丈許以爲廬也故雖耕時民不盡室以居之書曰厥民析蓋有宿于廬者矣有不必宿者矣其不宿者早出

夕入里胥隣長春秋朝夕視出入民故曰出入相友公劉之詩言在邑在田皆有安居述農夫之事畧與七月相表裏所以作豳而肇周王業者也孔撝約云詩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卽此廬旅之旅蓋主伯仲叔家之專長晝課田功夜則入城邑其循田者衆子弟而已

其軍三單說

單蓋卽墠字古文省土旁耳邑聚必有社稷之祀社稷興壇而一墠三墠言爲邑聚三也凡周禮及管子所計都鄙里邑民家之數皆言其畧耳居民必度山川形勢其多寡勢不可一限也若夫公劉之初興其定民居之數尤不可知所可知者因其原隰之勢水泉之宜爲三

聚焉而已周之盛以萬人爲一軍公劉之時殆未能有是也

鳧鷖在涇說

水之中流盛者曰涇莊子涇流之大是也鳥常集地與木而鳧鷖有時而浮中流矣人臣當卑而公尸有時入廟而居君父之位矣詩以興其當位之稱也鄭康成以水名釋涇按周都渭南涇在渭北遠非起興之宜也

是用大諫說

民勞之末曰是用大諫是終詩之辭也其宜也板之首章不宜然其三章乃言我言惟服自述諫之之意耳左傳及魏志高堂隆傳皆引作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蓋大音泰簡忽畧也此詩首二章論言行二端之失義皆相承出話不然是以棄聖人之法言而言又無誠也爲猶不遠是以行無法制而太簡忽也太簡是以憲憲泄泄也靡聖不實是以不輯不懌也康成時本蓋因民勞而字誤毛詩之舊殆未必然

蕩蕩上帝說

蕩蕩上帝四句毛傳曰上帝以託君王是也猶有菀之言上帝甚神意厲王暴虐自尊侈有若周天皇之所爲者故當時臣謂之上帝耳詩又言王所以其命多辟者

自恃崇高之勢而已而不知天命匪諶也人君有初不獲終者多矣若殷商是也朱子集傳不用舊說然意似迂曲又與詩意不貫不若毛詩說之安也

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說

諸侯爲方伯不待王命而興師征討惟蠻夷猾夏得以行之當西周時魯齊衛皆大國行方伯之事淮夷徐戎爲亂而魯公誓師曰魯人三郊三遂明所統師非第魯已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自康叔時已當方伯之任及衛武公自戒曰用戒戎作用遏蠻方禦蠻方伯職也狄人廹逐黎侯旄邱之詩作焉黎以方伯衛之舊職故

望之也齊東方大國所統旁小國爲侯五爲伯九故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言征取其兵賦而用焉以討蠻夷杜元凱註左乃以爲五等之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誠如是則摟諸侯以伐諸侯王命召公以授太公者已悖矣

絲衣說

天子之祭備禮樂眡滌濯蓋有樂焉絲衣其樂章也禮王郊祭則皮弁以聽祭報又曰君皮弁素積朔日月半巡牲故皮弁眡滌濯之服也皮弁衣布而裳以絲詩曰絲衣者猶秦風之云黻衣通言裳也器之巨者眡而舉

鼐鼏則小者俎豆以下眡可知矣爵之賤者舉兕觥則貴者玉瓚以下眡可知矣舉旨酒則眡彝尊罍可知矣既眡則又戒執事者不吳不敖皆所以爲敬戒也夫詩祭祀之辭必在頌賓燕之辭必在雅其體未嘗或紊者絲衣在頌而毛詩序以爲繹賓尸朱子以爲祭祀飲酒其于義恐皆未可通也吳大言也大聲而言爲慢故戒之字不當讀胡化反投壺禮無憮無敖吳憮音近假借字耳其戒辭一也

長發六章七章說

按此詩四章五章皆序湯事矣六章之首似不必復舉武王之稱末章有震且業下文勢又不應遽言阿衡也竊疑昔在中葉二句當接百祿是總之下此詩至末二章更述商始終盛衰之勢耳第六章六句末章九句章顧既伐昆吾夏桀下正接允也天子則辭意俱順矣

惜抱軒九經說八

周禮說一

周禮非周公之書也蓋周公定天下之制存于斯焉然亦不備東遷以後周之君子取百職司所有之典職集而載之焉爾周自成王以後三公之職以六卿兼之然三公固有其職矣周之初有三公而不兼卿者矣太師尚父是也周之建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惟魯衞齊啟土逾制此一時之權宜爾爲周禮者見其封國有是而以謂先王凡建國之定制此二者之存亡天下所繫之大者使周公作書必載有三公之職封國

斷自百里以下而權宜之制不必錄于書也周穆王始作職方而其文載于今書周公營洛邑以爲地中便于四方之朝貢而已今大司徒職乃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是必東遷以後君子之侈說也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宏乃明鬼神依物怪欲以致諸侯然則庭氏碧族諸官之說意其興于是邪不然胡若是瑣哉司儀掌客其文獨詳與他處尤不類此由非一人一時之所成書故也魏文侯樂人竇公獨傳其書爲大司樂章則知東周百官之傳守職事若竇公者固多矣西周之官廢于東周則其職事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詳大則三公小則綴衣狄鳴呼豈獨冬官亡於於漢氏哉

古今官制未有數百年更歷盛衰而不變者也夫周之爲國久矣其官制未可以前後定爲一也文武之時三公在六卿外合之曰九卿曰九品及成王顧命之日三公入六卿內無專官及宣王時命皇父爲卿士統臨六卿故十月之交特言皇父卿士也（此與微子洪範所云卿士合諸卿而言之者異）意宣王頗復文武舊制矣以逮東遷或變或沿鄭莊尚爲王卿士而未幾去之故春秋桓公四年書宰周公

也至於公之下卿之上復有孤此未知在周爲何王時之制宰夫職曰掌治朝之法以正王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無孤時所記者也及夏官司士射人所言亦治朝位也而曰三公北面孤東面此有孤時所記者也收集雜有前後非出一時之制故不可得而一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其言簡而備足以慮經盛衰諒周盛時之文宜如此爾及掌固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此敵國來攻設守之

法使周公豫慮及此于周盛時可謂太早計矣而其文亦稍繁複焉環人職曰訟敵國夫周之衰稱諸侯敵國而至於訟焉天子之體之隳極矣豈周公時亦有此事乎王鮪之生也以暮春出河南鞏縣非時及他處皆無東周時獻之其宜耳而獻人職曰春獻王鮪豈在鎬而使人間關數百里以獻此魚哉當東周之世地小而諸侯各閉其利宜偶有植漆于田之民以徼利者故如載師重征之或可也若西周擅終南財產之饒通四方之貨民固當取漆於山必無廢田而植漆者使漆林之征果二十而五尚得不謂之暴征乎吾謂撰周禮者第以存一代之制雜收東西周所紀載不計其事之前後本末嘗云是盡周公法也以為皆出於周公者後儒欲過尊其書強為之說而不免失之誣矣（宋永嘉陳及之已有此說）

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說

太宰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說曰邦中者兼載師之國中及近郊地四面方百里言之也康成誤以邦中即載師之國中國中止是城內豈有田賦故不得不以口率說賦矣此不若其云邦之所居曰國之為當也（至其註載師又因遂人有授民夫一廛田百畝語疑廛里不謂民在都城者此又疑所不必疑載師之廛里正是民在都城者遂人夫一廛乃謂凡民有二畝半宅在邑者）二曰四郊之賦者載師之遠郊鄭司農引司馬法百里為郊是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言去城五十其方百里蓋於九賦為邦中又云百里為遠郊言去城百里其方二百里故鄭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此則九賦之四郊也三則邦甸之賦載師之甸地司馬法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皆在此邦甸中矣其五邦縣之賦載師之縣地司馬法四百里為縣也其六邦都之賦載師之畺地司馬法五百里為都也此凡所言里數者約畧之辭周王畿以東西相覆為千里惡可以道里遠近定其名哉若其四家削之賦則公卿大夫之田邑田邑尤不可以遠近定或有在郊甸或在縣都緫曰家削九賦於甸縣都皆加邦者以家削與同地故言邦以別諸家焉爾且夫周禮治鄉遂之法詳矣而經或言都鄙而不明治都鄙之官與法夫都鄙未可與鄉遂隔別為二也何也鄉遂皆自五家起數累至萬二千五百家而鄉遂名焉然天下聚落因地形勢為之未有可限以民數者也為治者必無毀城郭邑居以就民數之理亦無有城邑即不用計民經田里之法然則二者必相通也邦中百里地近王都王都外即其鄙宜無人臣都邑焉然尚有不

可以是限者若夫四郊以外地廣而爲都者多矣近地狹其都宜小遠地廣其都宜大於是分其名爲三最遠而大者曰都邦都之賦㦸師以大都任畺地是也次近差小曰縣邦縣之賦㦸師以小都任縣地是也又近尤小曰邑邦甸之賦㦸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而總謂之都鄙計民經里則其法皆遂法也爲王守都邑之官其地大如遂以上乎則遂大夫之職其職也大如縣乎則縣正之事其事也故周禮未嘗更云守都鄙官之職而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不復言以何治鄉遂者鄉遂與都鄙固一也若夫其地平漫無邑而大如遂則固以遂治矣夫遂人所掌之遂不可數定也然而云大喪率六遂之役者第用遂六以屬六綍耳遂豈限以六哉

都大而遠守都者雖非私據其地然已儼如國矣故設都司馬都宗人都士祭之與家同康成因是遂謂都爲王子弟公卿邑而其解都鄙亦由是而誤夫子臣下邑未嘗非以都鄙爲之也而不可云都鄙皆私邑也至其云公邑者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此解固是而云二百里三百里則上大夫四百里五百里則下大夫則非夫上下之別當以都大小耳豈大都

畺地反下大夫小都縣地反上大夫乎

醬用百有二十罋說

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醬者醓醢之總名也膳夫所掌有食飲膳羞珍醬六者不言醓醢設官無醬人有醢人醢人鄭註醬謂醓醢是也醢人共醢六十罋醯人共醯六十罋合之正百二十矣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然則醢又醯菹臡之總名也其五齊在酒正所掌以實於尊者自屬酒類在醢人所掌實於罋者非以供飲乃供調和食物配醢則亦可名醯也醯人所掌五齊配醯則亦可名醢至菹既與醬通名故內則有芥醬其醬乃菹也又內則凡但言醢者三牲所爲周禮七醢中之醓醢也其有異如蚳醢兔醢則別言之

小司徒以令貢賦說

小司徒職言以令貢賦者二其說各有所主令于卒伍者軍賦也令于經土地井牧者田賦也古人賦稅大抵通稱而其制則不可混公共出財納于公則謂之貢貢亦通稱故禹貢以兼目貢賦而爲名此所言貢賦止是一事康成以九賦釋令于卒伍者及以貢爲嬪婦百工之物皆非是

五物詢眾庶說

鄉大夫旣興賢者能者賓而獻諸王矣若其衆庶未登庠序或更有可取用之人故不必當鄉射之時而更以鄉射之禮詢取之其詢以五物一曰和言其人雖不必大孝友仁義而必素和順無乖悖之事二曰容言非侏儒跛躄而容貌端正有是二者乃可使與射三曰主皮以觀其勇力之可用四曰和容當衆會之時差有威儀可觀庶幾容體比於禮者五曰興舞庶幾節奏比於樂者古人射之以樂以聽以射其行步趨蹌援弓釋矢能中樂節斯謂之舞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詩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是也備此五者則其人亦可附諸賢能之末矣

媒氏會男女說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說曰奔者速行也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禮而嫁娶則速也古者士無不備禮者庶人則有之矣荀子曰霜降迎女冰判殺止士霜降以後備迎女之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于是冰判可以娶始未備逆女之禮而至于冰判士則止庶人則殺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若夫庶人則不然備禮可也不備亦可也雖奔而亦爲妻非妾也故曰殺王者寬于禮以適其情嚴于時以遏其亂仲春則可以奔非仲春而奔然後有不用令之罪及其有故也雖非仲春亦可摽有梅之詩是矣葢王者之寬其民也若此故曰議道自已制法以民禮不下庶人夫女子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者士大夫之家也司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者亦所以寬庶人也故守節者禮之所旌而失節而不至于淫者刑之所不及以君子義理之極而責之庶民其言也非不有辭也然而庶民無所措手足矣

司市說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葢神農之治日中爲市甫中卽昃日昃卽日中也交易亦不必專爲商賈言百族則商賈販夫販婦皆在矣然商賈固以市爲事者故令其早至爲朝市其貨亦必多宜先運致又可多賣也然至夕時商賈必與百族咸退抑末戒貪又使市中清整也惟販夫販婦所攜寡少尺布斗粟安可使明日又來市耶則可留至夕時必售之而後去耳

遂人治野說

遂人之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而

井田之制見於考工記匠人者以方里為井井間有溝一井耕者八夫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成凡百井八百夫也方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同凡萬井八萬夫也其為溝洫澮之名雖同而地之廣狹相懸遠矣于是康成以謂井田者特周畿內采地都鄙法耳周之鄉遂一如遂人之制而無井田吾以為不然王田之與采地不可定也以王田賜公卿則采地矣公卿有以削地者則又王田矣可若是之紛紜乎哉夫井田者三代之正法其鄉遂采地地皆當為井田夫何疑哉惟其山川形勢不能平衍不可井者則遂人之法行焉曷嘗以王田采地分哉或曰如是則周禮鄉遂宜載井田制矣不言井田而反載十夫百夫溝洫之制豈舍其正制而言變制乎曰是有說也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之法已具載小司徒矣度地者司空之事為井田之制之詳如匠人所言冬官固必有之今特亡其篇耳以其鄉遂都鄙皆然不得專載於鄉老之職亦不得專于遂人也是以皆不載也若夫遂人所職者野野則於遠人遠地相際國有受新甿而闢新地之事皆其事也故其文曰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甿者始至之民又曰凡治野夫間有遂以至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畿則王國之極界矣

故知此為始闢草萊之地未可井者言之此十夫百夫溝洫之法所以獨具於遂人而凡鄉遂都鄙地有倚山川邱陵不可井者理通於此故無取乎繁言耳古人十夫百夫之溝洫與井之制一以地勢制其宜而不論於國為何屬孟子告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適就滕地勢分之耳滕之國小矣其所謂野者苟如大國度之則猶在國中耳國中豈不宜九一而助乎惟滕之國中必不能矣楚蔿掩書土田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其所分異以地勢如此雖周禮何嘗不然也

廩人四鬴說

廩人凡萬民之食者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以月計六斗四升曰鬴然則月食四鬴是二石五斗六升也古斛小於今斛以七分準之得一石七斗九升贏以一月三十日分之人日食如今量可五升半贏矣蓋古之一國自君至民之生齒皆有數可稽而一年境內登穀亦有數可會會收穀之數以配國人之數計豐年所堪若是是則餘穀多矣若人食二鬴以今量計之日食可升八合弱此亦不至有飢者但無贏藏則無耳惟不足則移民就穀必矣

吉事變几說

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注謂如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喪事奠几朝夕相因故曰仍几按祼饋食繹已異地而更設自必易几朝夕奠未嘗易地易設自不易几豈以吉凶言哉顧命甫設而卽云仍几則仍几非因前事之謂矣葢几有面背吉事則几面內向人故左右變也凶事則兩几之面一向故曰仍几以左右言也此王朝之禮諸侯以下一几則無此禮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說

天子之卿任六事者所謂卿士也非六事而卿者葢有之矣日官諸卿以底日是也晉六軍將爲卿而郤缺爲

卿不在將軍之列先儒謂之散卿葢周禮亦然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而五叔無官然五叔皆諸侯有爵也且亦可以有官有官而職輕任簡非六官之列若滕爲卜正是之謂無官耳孟子曰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故舜封象有庳使源源而來雖然源源而來不來之時猶多也曷若使官於京師相見之易乎周之制葢嘗若此矣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葢六宮凡十二人掌王宮中宿戒王后祭祀賓客之禮宮中之喪禮古葢重男女之防矣而不害其內外之交行禮故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世婦所掌因喪祭禮也然而爲之者其王親族與非六事而卿者十二人苟非王諸父兄弟不宜若是衆也彼賈逵馬融以十二人爲奄非也鄭康成引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者以明此世婦亦士人耳而賈公彥反謂康成以証世婦之爲奄也豈不謬哉

惜抱軒九經說九

周禮說二

大司樂用樂合分說

大司樂既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明所用者非一樂矣又云乃分樂而序之明合之中又有分也故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磬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蓋古之祭為時久矣非可以一樂終祭雖備六樂而正祭初獻之樂則其所尤重者故有六者之別所謂分樂敘之敘以言先後非謂祀天神必無咸池祭地示必無雲門也至其後樂六變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招致其人故云可得而禮則非言正以禮神也是以雲門咸池用以致天地與其以祀以祭也同而九磬以致人鬼與其享先祖先妣者異且其文先言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至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以明六樂本皆可隨用以致天神地示人鬼一也而分而用者周禮然耳猶前分樂而序之之意也不然豈黃帝之樂遂不足以致人鬼而舜之樂遂不足以致天神地示哉周人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有奏有歌有舞者意奏歌舞各為用非一時並舉也奏以鐘鼓在迎牲迎神之始其聲巨工升歌則以琴瑟其聲細苟以歌並於奏人聲掩於鐘鼓惡用之哉奏自黃鍾以至無射皆陽律也歌自大呂以至夾鍾皆陰呂也鐘鼓宜陽之發人聲宜陰之淸自天神而下各以律呂之次而分用之非計律與呂之相合也康成所說建辰應月之義雖曰巧合然豈必古人用樂之義果出此哉春秋傳及經傳言金奏工歌必異奏則不歌歌則不金奏使其同時則必同律乃相協矣

周人享先妣說

自周制禮而上貴有厥降之制公子不得伸其私恩尊嫡而賤庶賤母不世祭商以前蓋無是禮也古者后夫人不甚以適庶為分而子不以母貴帝嚳四妃舜娶堯之二女曷嘗言孰為后孰為媵也哉帝摯嗣嚳則祀嚳與娵訾氏而嚳三妃之子各祀其母固其宜也當時既無母不世祭之制故契稷之子孫祀契稷之母以至於有天下周公制禮而分適庶之分始嚴雖為制嚴而不可援子孫之制以追廢祖宗千餘年以來母氏之祀詩曰似續祖妣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豈以為凡為天子之制必當然哉因於古而不可變者也嚳之

用天子禮固非矣及至僖公放乎周而為姜嫄立閟宮以為是亦天子禮也而惡知其竊禮之不中也

社說

漢以來儒者說社為祭后土而不為祭地至胡五峯乃謂社即祭地朱子從之雞考之經知五峯朱子所見之卓不可易也禮每以郊社對舉猶以天地對舉也周禮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矣則不言祭地言以黃琮禮地則不言禮社小宗伯言右社稷則不言祭地之位司服言祭社稷之服則不言祭地服大司樂言祭地示之樂則不言祭社樂典瑞及考工記玉人皆言兩圭有邸

祀地則不更言祭社之玉斯皆明社與地之為一矣天神之號曰昊天上帝地示之號曰后土知社為祭后土而不知為祭地是知二五不知十也世所疑者徒以大司樂言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方邱奏之謂此為名曰祭地而非名祭社也而吾謂此亦名社也故鼓人職曰以靈鼓鼓社祭祭法天子之社有二社稷之社所謂王社也澤中方邱者所謂羣姓立之大社也古社禮已亡不傳惟郊特牲載其說蓋古社禮之後記也夫尋常社稷之祭必在春秋而此社禮乃於季春出火後為行社田之事為社田之後而後社祭然則其祭必當夏日至之時矣為社事單出里邱甸共粢盛則祭社之時民得從焉民得從則非國中右社之地所能容然則其地即澤中之地矣以是斷之社與方邱祭地為一說又何疑哉郊特牲以夏田為社田大司馬以春蒐為社夏苗為礿此非異說也各舉一端以取義耳夫春蒐何嘗不為宗廟哉夫天子之社有二然小宗伯第言國中右社之位而方邱之社不及者大社以民主其事民或歲遷其地不可定為之兆域故不見於小宗伯焉爾或曰社誠為祭地也天地宜同尊於先王先公之上而司服言祭社稷希冕乃在祭

先王先公四望山川之下以是為王者祭地禮毋乃非其序乎曰記固言之矣尊天而親地也希冕者大夫得服之下與民近欲偕民以為美報故王服不極尊也且服之序豈謂神尊卑之序哉祭先王袞冕則稷當袞冕之祭矣而及所配食之稷祭則反希冕以承祭焉夫何嫌疑哉　國中右社稷之社位定不可易若方澤之社地可時易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謂此也

九拜說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為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掌致諸

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
於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
稽留其手於首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動兩手相擊
而後拜所謂抃也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
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曰賜許男
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共也君
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於降階之
拜亦曰稽首者過言之耳蓋降階者固欲稽首然然而
君子時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速矣振動之拜則以慶賀
此四者皆下之於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

於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焉平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
五曰吉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相接之常禮也首與尻平
故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六曰凶拜喪禮也稽
顙觸地無容而拜也顙頓於地而稽留之曰稽顙七曰
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
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諸
地曰肅拜禮以其不足以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
已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
最輕者肅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
拜極矣奇拜褒拜以多寡爲重七者蓋兼得名之鄭康
成謂拜而後稽顙爲吉拜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
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賵儀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
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
拜不稽顙也苟稽顙則凶拜矣奚論其先後使周公制
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拜也則人皆識之矣孔
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古人必以兩手交爲拜稽顙
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
也

合賦以地與民制之說

周禮大司馬職凡合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

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
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說曰周時
小司徒考夫屋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故合賦必以三夫
起算凡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率挾五人治之合三夫
爲屋當用十又五人上地地美雖有餘夫而畝弗增所
入足食九人或十人是當三家之二中地之農餘夫少
地差減所入足食七人或八人當十五人之半下地之
農夫益少地彌薄足食五人或六人是三家之一之人
也故餘夫二十五畝爲下地計也於是合賦上農家九
人十人之中取三人焉中農二家十五人之中取五人

焉下農家五人六人之中取二人焉貴之出財以供車輦牛馬甲胄兵械之費是曰賦古者有粟米之賦一曰稅以供國用及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之祿禹貢厥賦大宰職之九賦是也有泉幣之賦以給車馬甲兵之賦大司馬職令賦是也今以中農之家計之井八家可用者二十八人十六井爲邱邱三百二十八人四邱爲甸甸千二百八十人平居皆教以戰陳之事及有事乎軍旅使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二百八十人共兵車一乘之費固非分出泉幣市之不可一甸之所賦以至於百甸千甸甸皆一車甸之所出

有常也一甸之所賦分之甸有五百十二家家或爲上或爲中下甸所有之家不齊則家之所出無常也先王恐其無常數則易爲民害於是令於大司馬又使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除其害者此周法然也鄭康成況以漢法以口率出泉爲賦夫周之時所口率者在所用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者之內而已秦之時頭會箕斂則人無有免者漢因於秦故民尚名算泉爲賦其名猶周名也而法非周法矣且夫古者賦之泉幣專以足兵而已不充君之私用兵車器械敝則歲一修之一家歲之所出以修軍用者葢無幾孔子曰一井

出稷禾秉芻缶米是也至魯宣公初稅畝始取民私田之稅至魯成公又作邱甲古四邱出一乘甲士三人今邱出一甲則三甸而具四乘焉其賦固已重矣然猶以爲兵用也與稅畝猶兩事也儲之猶在民必儆而後修也至哀公之時併稅畝邱甲而爲一事其賦不復以地與民制之而專取於地使有田者歲十而納其二其一固粟米之賦也其一以當泉幣之賦是爲田賦所取倍多雖名爲軍賦而非第供甲兵車馬之用而已君之私用歲取焉故曰二吾猶不足杜元凱以初稅畝卽爲取二非是其說葢本穀梁傳云公田而履畝十取一寔則穀梁意謂去公田之專稅而合計公私之畝十取一爲重葢古者公田爲居餘八

十畝分八家合其私田乃十一而取一故十取一郎爲重宣公以前井歲取八十畝宣公時井歲取八十八畝凡魯取民亦以漸加重無宣公時驟增至十二之理自是國用君錄之賦與車馬甲兵之賦其名實遂交亂矣盛世之法愼而詳公而託之於下大司馬之以地與民制賦是也亂世之法苟而畧私而據之於上哀公田賦是也惟古者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地畝一定無所增減民則以時多寡或隱漏不均均人之職固亦爲此其後宣王料民于太原楚子重侵魯王卒盡行乃先大戶亦皆爲此也若一以田賦則亦無可日無可料無爲大閱民戶但按地責賦而巳嗟乎唐制有丁則有庸其初亦沿秦頭會之法非周令賦之法矣而租庸調猶詳分之猶周之分地與民之意也及併爲兩稅則一責之于地猶魯哀公之一責之於田賦也是

爲益失其制以厲民由周以至兩稅以役其變也不可窮然則民至後世被以無藝之求益併其名而名爲正供難民亦不知其本帖然以爲是誠吾當以供國者若是者益多矣而追原其本則不然爲人上而取於下者能無心惻乎

茇舍治兵說

司馬中夏教茇舍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夫六軍之帥六鄉卿六鄉大夫也鄉之下州黨遂之下郡鄙不言州黨而言縣鄙何哉曰州黨卿如縣鄙之制也周禮一鄉已足一軍六鄉六軍七萬五千人矣疑未必聚衆若

是之多况兼遂乎然則鄉遂當各行其田獵茇舍之時必無州黨縣鄙咸至之理舉其一而通其二也中秋治兵辨旗物之用惟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與司常職言國大閱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同至軍吏載旗以下與司常孤卿建旜以下皆異者何也曰建者在車上吉儀也載者在其身以備戰死而來尸之凶儀也凶儀不可擬君故王與侯卿以其車之所建是爲載而已而身不復載小幟自軍帥以下皆不敢以車之所建爲身之所載以明吉凶之異自旜以下其形皆爲小幟幟上必有其人名焉而經云各書其事與號焉者又以避名同者耳此司常職皆畫其象焉之事所謂徽識也康成注中夏茇舍辨號名之用爲徽識者非矣中夏所辨乃爲夜事夜戰相遇當自稱以妨混於敵故茇舍時豫以相曉帥稱其門縣鄙則稱其縣鄙之名家稱其號而家之所以爲號者其家之田在鄉耶則云某州某家在野耶則云某邑某家故云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皆謂家也野地大其食邑必有名鄉地狹公卿賜田或無邑名也康成必限以載師之法以鄉邑之田任稍地謂鄉無家田而不思理不可拘也司勳固明言六鄉之賞地矣

惜抱軒九經說十

周禮說三

職方九服說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方五千五百里也較之禹貢五服名異而地益廣吾謂周與禹貢之制服形勢固大異矣禹之時自王畿之外

先小國後大國以爲遠近遠諸要荒雖其道里不能尺寸拘計之然其大體固然矣故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也若周安有是哉其建國大者四五百里此與百里之國皆爲侯服伯七十里畧當甸服子男五十里則當男服采衛以下則皆夷蠻雖大曰子者其親於我而可役使者曰采衛服疏於我而不可用者曰蠻夷服尤疏者則鎮藩服自侯至采衛相雜而居豈如唐虞以遠近爲别者哉康叔在衛爲一州之伯而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此豈可以道里論耶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若以地之遠近計則鄭非侯服乎師服曰晉甸侯也而建國言晉國小在侯甸之間不可建國非論去王畿遠近也楚於周京不得近於犬戎之於周楚猶有包茅之貢而祭公之論犬戎第爲荒服終王而已明其別不以遠近也蓋自夏商以來萬國迭爲兼并興滅者多矣小大之勢非禹貢之時之勢則分服不得用禹貢之法固其理也東周君子乃欲以禹貢五服之理以分周之九服其不然乎且天子之居不必當天下之中而四方之形勢異故禹貢第言五百里爲服言就一方言之固有是耳不必四方盡然唐虞之言質實如此若如職方氏云方五百里爲服是四面如

一也夫周安有是哉吾斷以爲此乃近誣之夸辭周之盛時固未嘗有是言矣或曰周九服之法不同禹五服之法則然矣而周甸服在侯服之次乃用唐虞帝畿內之名者何耶曰此未嘗用其名也畿內之言甸猶詩言惟禹甸之之甸以田名也以田供天子之賦歛也侯服次之言甸服猶傳夷甸之甸以車名也以車供天子之征役也若祭公曰畿內甸服襄王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周亦何嘗改禹貢名哉

職方建國說

建國小然後天下治天子布命功德之臣及親子弟俾

有分地環居六服足以奉職貢守社稷爲藩衛而已雖大不過一同賢者可以爲德不肖者不得以爲淫其于國也法度易修其于民也疾苦利弊之情易達其于天下也雖有變亂而易以定之是故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代之定制莫之相違也曰然則周禮載諸公方五百里降至諸男猶方百里者何居曰孟子王制所述封國常制也大司徒職方氏所紀非常制也詩曰大啟爾宇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言其越常也昔者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暨功臣古帝後裔畢封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爲方百里也

及至遭武庚之畔多士多方不靖不甯有淮夷奄薄姑之難鴟張並興者錯立于九州或彊且大外有犬戎夷而內畱侯如黑子之著面可以爲安乎周是以大啟齊魯之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使召康公命太公賜之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史記紀齊魯初封皆武王時然卒擴其疆者成王之世也成王爲鎮定天下建一時權宜于是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國上異武王下不爲後世法周之封國不可盡知然所褒大越常制者蓋不多有于傳齊魯之外公則有宋侯則有衛晉宋以褒先代齊東萊夷晉東南淮夷徐戎衛之北晉之北東西皆戎狄故其封大于常制是其封雖大而天子必齊以法司徒之法曰五百里者食其封內之半四百里三百里者食三之一二百里百里者食四之一國內經費及貢享聘問之財貨取諸此其餘儲之以爲兵戎之費及天子有巡狩救災恤隣之事則取之王無賴焉以爲諸侯而已諸侯非以爲利焉以藩王室而已儒者多不明其義惟司馬子長知之故其說曰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百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以明非常制也是故有常制以爲天下法有非常制以爲諸侯安曰鄭氏言

王制爲商記者非與曰非也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州方千里一爲王畿餘州入使周變商制必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以爲國以一州建公之國四以四州建侯之國二十五以三州建伯之國三十三餘方百里者三不足建一子而地盡矣尚有唐虞夏商之存國半天下閒田以待慶賞方岳湯沐地以待巡狩又有名山大澤不以封將安所置之大國驟增二十五倍于商之公侯而使功臣子弟不畢受封無是理也鄭知其不可通則云周九州方七千里大于古夫周九州山川載于職方可考也于禹貢有不逮焉而無加贏鄭以謂

方三千里不足以給也獨不思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中何以容方七千里乎而蠻夷戎狄所居不可奪以封諸侯者又何說也且周之國可考矣鄭許以南江漢以北地不過方五六百里而建侯國七申呂鄧陳蔡隨唐其下伯子男及不聞于傳者不可畢數將如孟子王制建之乎將如大司徒建之乎大宗伯職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雖方五十亦國也必謂三百里乃爲成國然乎否乎鄭氏之後說者多强以周禮孟子王制牽合爲一其解愈疎謬不可通蓋無足辨者天下小國多則治甯大國多則奪于攻戰班固

推方三百十六里之地出車千乘方百里者出車百乘周末世之强家周初侯國也齊桓公革車八百乘以霸何無千乘況其餘邪先王以百乘數十乘足以周衛爲甯字矣不得已而後益之其後千乘之國益多豈天下之福哉

大司寇禁民訟獄說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者財物土田之事如今云錢穀案也獄者重罪如今云刑命案也訟獄字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蓋先王之意統欲民之無訟獄故一造至一不至一有劑一無劑者則是曲直已明不必訟獄矣若兩造俱至兩人俱齎劑書則訟形成矣然猶可勸諭使息猶不必訟獄也必更待其各入束矢鈞金則訟獄意堅必不可已然後聽之是雖聽訟獄而本意乃欲禁之故曰禁獄禁訟也齊語云三禁而不可上下言三禁則吏必有諭止之辭不可上下者訟者之意不可移易也至于獄之事重于訟故入金而更俟之三日欲其自悔而取歸以免民罪故不遽致于朝也古人凡公所聽訟之地皆可稱朝非必君之三朝也

大行人說

大行人必當屬諸司寇乎曰何爲其然也以其義之相通則六官無弗通者以其事周宗伯屬之事也帝王建官分職各以時事繁簡而制之宜司空首于虞而末于周稷契益三官之職併于司徒典樂併于秩宗士之職分爲司馬周之時禮制尤繁而刑措不用使大行人屬于宗伯則宗伯司寇之勞逸懸絕矣是以均之于司寇也嗚乎觀于禮與刑官之勞逸而天下治亂之甚否其可知與

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說

一歲而徧方嶽者唐虞之巡狩也夏商吾未之敢知若

夫周則未嘗有此禮矣何以言之周都鎬京固近在西嶽其東惟泰山居齊魯國可往而會諸侯于其下南之衡北之恒皆蠻夷戎狄所居非會諸侯所也唐虞之禮簡矣天子躬至盛聖德懷萬國如父子不待師旅扈從之多峙粻車輦之勞而行數千里之外迄乎周禮制繁而世風降來會諸侯儀或繁于唐虞之天子茍天子從官旅師徒周行四嶽終歲則其為政于天下也固非若秦漢之君驕泰佚遊之為其也然而四國亦不勝其擾矣時邁般周巡狩詩也所詠止河嶽之間未嘗及遠周公作立政其時周最盛時也而曰其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夫周公方以是覬乎成王則知成王固未能及此矣而況其後世乎大宗伯職曰殷見曰同大行人曰十二歲巡狩殷國蓋其法朞于一方而會四方諸侯焉耳徧于方嶽無是事也鄭本雍州之伯也而王賜祊田于泰山之下夫亦朞于一方而會四方之徵也如王當其歲不巡守乃合四方于周謂之殷國且夫周不特不能徧方嶽也其適諸侯雖一方而亦鮮矣周公以天子行畿外會諸侯于諸侯之地其事難召諸侯于天子之地其事易是以作東都立明堂朝諸侯以為殷國夫東都王畿本非巡守地也而既用巡守會諸侯之禮則亦可曰巡守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行狩者巡守也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既常於此若夫諸侯之國天子來巡雖周盛時亦第有其事而已固不可期以十二歲之時待其良也雖會東都亦不可數期矣車攻之詩一詠之而已為美矣漢文帝時儒者采尚書作王制以堯舜之禮必諸後世之天子而不知其不可行也殆所謂俗儒不通時務者與作僞古文尚書者又為王制所誤以入諸周官之篇其失于周制也遠矣

考工記畫繢之事說

古人畫繢有不可得之于形者則取其義而已夫地不

可畫也畫為方土則地之義著故曰土以黃其象方夫天不可畫也畫為雲氣隨時異色則天之義著故曰天時變古旂皆絳質而月令四時迎氣載旂有青赤白元蓋皆畫雲氣之色所謂天時變者與火無質也附物為質不可畫為焚物之狀故作圜形而上有燄此如今之畫火珠者然故曰火以圜山有凹凸之形以色章間其間今工謂之皴故曰山以章畫水之法至唐始作濤頭湧起之形古人無有也以龍表之而已故虞書山龍者以義言則山水也故曰水以龍畫鳥獸直取飛立之形則于觀美不足故蟠屈之使就衣裳旗幟故曰鳥獸虵

蛇者委蛇也

夏后氏世室周人明堂說

世室之制五室其室一在中而四在四隅在四隅者西用之故又可曰九室而有四旁兩夾窻明堂之制五室其室皆居中霤之北其中曰室其東西曰東房西房又其東西曰左右夾室分言之則異名合言之皆曰室故亦曰五室夏后氏禮不甚傳孔子曰行夏之時呂氏月令兼采三代之制而主夏后氏其天子以十二月居堂室各異之法此夏后氏世室法也世室四向其名有五而天子以夏居者曰明堂及周人作宮獨取南向故用

世室五名中之一名以為名以宗祀先王以朝諸侯皆曰明堂明堂者南向之堂也非東面西面北面之室所可與其間也儒者嘗傳夏后氏以月遷居室之法舉夏以該春秋若冬名其書曰明堂月令猶魯史四時備而名春秋焉耳作盛德記者不悟周之明堂非明堂月令之明堂既載曰明堂月令九室十二堂矣又載曰明堂者文王之廟茲二者其始言之皆未嘗謬而合之使一不勝其謬也使周明堂果為九室十二堂之制則依月令遷居者宮寢其宜爾而禮載宮寢皆南向朝諸侯宗祀文王無取乎以月令遷居也而反作四向之制何哉匠人作室惟以宮廟之制皆然故載之曰周人明堂使朝諸侯宗祀文王之制異乎常宮寢而匠人載其朝諸侯宗祀者而逸其宮寢不言有是理乎夫宮廟朝諸侯之堂皆不異也而三代之制異也

賈生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及入西南北學云云鼐疑此即夏世室之禮蓋古者學與宮廟其制畧同惟夏故稱帝周則稱王矣又吾按月令所稱四時異居亦謂天子之燕居爾若朝羣臣于廷則三代同也漢人誤會明堂朝諸侯與明堂月令為一說故淮南子直以月令四時異居為朝臣下之禮其時則一篇載呂氏月令直改居

字為朝此大為謬失古之朝必在廷無在堂者況左右个乎天子南面而朝此未有知其所始者而忽易為東面西面北面可乎青陽總章元堂左右个為地幾何其必不可正天子之南面無疑也漢人解明堂者疎至若此後之君子尚欲拘守其說不亦過與

明堂之制本為明了後人總因康成言土室居中木火金水室居四維是以紛糾難定其說蓋原出緯書晉裴頠云使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頠謂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宜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按頠此論不愧通人是

一六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反文卜

以梁時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從顔說也惜乎顔不悟周明堂本是向南正方之位本無雜碎之事雜碎乃漢人謬說耳若因漢人以合考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二筵之說以之營構總不得通魏李謐遂疑考工謬于堂之脩廣可謂輕於立論矣不知明堂營構據地正方皆九筵也其南北之深九筵以七筵爲堂之深以二筵爲室之深合之是九筵矣其東西之廣以其前堂九筵爲後室之廣一室廣二筵則不足廣一筵則有餘是以云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者以廣言也云每室二筵者以深言也明堂之制易曉如此而煩千餘年儒家

爭競不已不亦怪乎若夏有世室之制則誠有四維之室然而其修廣不可知矣

明堂五室既皆南向之室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當如此蓋宗廟路寢明堂作五架屋後宮之堂作九架屋云九嬪居之者非謂嬪所恒居蓋有內政與王后集議之所居也以漢法況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如漢之朝堂在正殿之外至漢正殿則作九室故西京賦云九戶開闢意周之內有九室制亦如此堂北當有九戶矣但周正寢以接臣下者不然耳

惜抱軒九經說十一

儀禮說

竊伯父薑塢先生語曰儀禮喪服傳疏引大戴禮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領領此非今大戴禮記也大戴說十七篇之辭也又非賈公彥唐人所能引載也魏晉六朝以來舊義疏得見大戴說者所引而賈氏襲之晉書禮志載杜元凱云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二戴之說晉時尚存是以知其雜錯也今則存於經者無以辨之而其亡者不可得見矣夏小正雜戴氏傳舊文迹書不別儀禮蓋亦有然者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

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四十六字不似經文蓋亦說經之辭錯入而莫之別耳漢書律歷志引伊訓誕資有牧方明如淳引覲禮惟云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而已孟康乃言方明之狀然不云語出覲禮則知經止於如淳所引而康之說本於經師也

覲禮之首復有鈌文投壺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入字恐亦戴氏所說

以官爵人德之殺說

以父之官而遽爵及其子非先王之道也是衰世德之殺也夫士之子之冠所用爵弁服皮弁服元端服固爲

士服矣然士子猶庶人不得遽爲士㬌猶昏禮得攝盛耳故承摯見君但元冠元端也古公侯卿大夫子不必皆有爵故冠同士禮周末官人以世貴人子無無爵者猶周初雖諸侯不必有謚冠而字之死以爲稱伯禽康叔唐叔之倫是也其後大夫乃無不謚記者因論無大夫冠禮而慨古今之變日後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父雖貴而生有無爵者生雖貴而死有無謚者鄭君謂皆爲士言失其旨矣

畢袗玄說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注袗同也（士冠禮注同）按經曰畢

則不當複曰同矣又按曲禮袗絺綌註袗單也（玉藻振絺綌註讀振爲袗解同）孔安國註論語袗絺綌亦曰暑則單服絺綌然則袗之爲單其正訓也袗玄者玄色單衣也古人內服有袍繭袷衣之類外禮服必是單衣故漢人稱禮服卽曰單衣史載江充紗縠單衣劉俠卿爲盆子製絳單衣楊彪入魏朝布單衣皮弁之類皆是也儀禮之稱袗猶漢魏之稱單衣此與曲禮論語之所以言袗者不同而義詁爲單同也鄭非不知袗之詁單而於儀禮不用此詁者蓋鄭註周禮內司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沙言六服皆袍製以白絹爲裏其意蓋以謂婦人無單衣也甄謂此亦鄭誤也內司服祿衣素沙四字連文非謂褘衣以下五衣皆素沙裏也禮服必單惟祿衣乃御於君之服蓋已褻故有裏耳祿衣素沙惟后夫人禮然若士妻以祿衣卽爲禮服則必單衣而不得素沙裏矣此儀禮所云袗玄是矣且玉藻云禪爲絅帛爲褶衣錦褧衣碩人詩以詠夫人之正服安得云婦人無單衣乎詩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此言袗玄衣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此袗而非玄衣也說文袗玄衣古上服固玄矣然義非取玄且皮弁服不且袗素乎孟子被袗衣趙氏註袗爲畫古天子衣固畫矣然義非取畫皆不若以單詁之爲當耳

雜記言夫人死復衣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紗按是言夫人復衣三也其揄狄下脫一闕字喪大記言君以卷夫人以屈狄明復必有闕狄矣雜記言夫人兼稅衣揄狄闕狄三者又言其稅用素紗之裏此詳辭也喪大記舉中以該上下此略辭也雜記又云內子以鞠衣褒衣素紗此復衣亦三也古素紗惟用於祿又上承夫人稅素紗之文故不云稅而可知其稅也若如康成說婦人之服皆袍製必有素紗之裏則經但言其復之用揄闕鞠稅足矣自知其有素紗何爲加若是煩文乎爲此

者以有不素紗衣也又復之衣雖貴不過三故復諸侯以袞衣冕服爵弁服冕服用其最上耳夫人復衣亦三也康成解稅衣揄狄乃云自稅衣上至揄狄則經文亦何不辭耶

士旅食說

燕禮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圜壺士旅食者未有爵之士也經或稱之曰庶子或曰諸子或曰士庶子或曰國子而皆一也國中君之適子一而臣之適子衆故謂之庶子而守衞君宮衆食於公故曰士旅食士者事也鄭康成註夏官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此

解是也其註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乃云士是適子庶子其支庶此解非也天子以臣之適子衞王宮居虎門則侯國之臣之適子亦當爲衞於門矣爲衞於門故燕禮就設其尊於門西言在門堂之上也禮於獻士之後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獻於門堂也禮言士旅酬於西階上辯士旅酌言有爵之士旅酬在西堦上既辯矣而其卒受觶之士以觶酬士旅食之長於門堂階上而士旅食又自相酬盖其旅酬不得在西階上也及士旅酌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此庶子亦卽諸臣之適子與士旅食一類非庶子官也盖君使庶子從左右以供時使者故與內小臣同在阼階上也胥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大射禮則爲賓與服不釋獲爲諸人執俎皆庶子事執燭及俎猥下之事宜使賤者也若庶子官在王朝則下大夫也在諸侯國容以上士爲之而掌督庶子要亦尊職矣安得獻之於士舉旅行酬之後而命以猥賤事哉惟徹俎之時庶士正徹公俎此乃庶子官矣徹俎代公宜重之也經惟恐人讀與士庶子混故明言正也康成解士旅食爲庶人在官者夫士旅食雖卿大夫適子而未有爵固亦可云庶人在官而疏遂以府史胥徒釋之則大謬矣至康成以士舉旅行酬

所獻之庶子爲庶子官此因讀禮記燕義而失其旨也按燕義篇首所舉固庶子官而其中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云以次則非一人非篇首之庶子官矣康成未察因誤以執燭阼階者皆爲庶子官以阼階爲庶子官因以西階執燭之司宮擬王朝之小宰夫小宰亦尊官也司宮於燕則設席設尊又埽畫物自北階下其猥職可知矣安得以宰類哉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說

天子門五諸侯三盖皆以中一門爲大門周初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大門乃立冢土於應門之內與廟相對

故曰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及爲天子立五門則雉門爲大門廟在雉門內應門外矣是以顧命出廟門入應門也鄭君謂在雉門外非是諸侯以魯言之則亦雉門爲大門固容車所不入而廟居其內者也然古人亦隨所稱雉門固曰大門寢門廟門亦可曰大門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言廟門也君出大門而後就車言寢門也蓋對小寢門闈門而稱焉

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說

司儀載諸公相爲賓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是敵體之賓出必有顧爲辭主人之遠送也若大夫聘而亦顧則嫌於以敵體遠送之禮期於主人矣故不顧者以臣禮自決也

公士大夫之臣爲君服說

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君斬衰而布帶繩屨公士者天子之卿士也天子卿曰公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率之以征不德天子卿非三公猶得曰公故春秋書葬劉文公也言公士爲天子之卿則知大夫亦天子大夫也子夏傳曰君謂有地者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禮稱之曰國其喪也貴臣服之固如外諸侯臣之爲君而少降其衆臣之制處王

畿內不可純如諸侯禮也若諸侯之卿士大夫雖食采謂之食祿而已不得謂之有地其臣主之而已不得君之君之必斬衰主之蓋齊衰焉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既虞而祭也亦然夫饋奠助祭自大夫以下皆臣之事也故知諸侯大夫之臣爲主齊衰也周之末家臣之於主也如君食采者據地而有之蓋僭於禮矣辛俞猶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主之況周之盛乎惟天子大夫之臣乃得喪之以君禮而微減於諸侯國中之制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及此公士大夫之臣爲君布帶繩屨其于禮皆一義隆於諸侯之卿大夫而殺於諸侯說禮者不悟而以謂諸侯卿士之喪則然是助僭禮者之爲有異乎大夫不稱君之義矣

禮凡言公皆不謂諸侯之臣士喪禮孺悲之說也春秋之末諸侯臣或稱公於是云君臨臣斂升公卿大夫是稱也非禮之正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其禮猶之士喪禮而言卿不言公此禮之正也鄉飲酒禮記諸公大夫則旣一人舉觶乃入此自謂王畿內之鄉禮鄭必謂鄉飲酒專爲諸侯之鄉遂于此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此乃曲說

非是蓋因士喪禮而失之矣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說

鄭君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抽猶去也此解本不誤疏乃謂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存六百縷此說則誤矣緦錫皆輕服傳皆明云十五升矣安得反爲七升半與大功等轉重於小功耶凡布縷先以數細縷合成一縷然後織之成布今俗呼曰圓紗若不合成者曰扁紗抽者謂一縷中減去其半則小縷少矣故鄭云細如絲其仍以千二百縷織爲布則與朝服同而不如朝服之密緻矣略如俗稱扁紗也

喪奠不巾說

士喪禮既殯徹大斂遷祖乃奠醴酒脯醢不巾鄭氏謂不巾者無俎與栗故也余曰鄭氏之說疏矣尊有冪而籩有巾致絜以承祀者禮之盛節也非人子以事親者也是故始死奠以餘閣猶之朝夕養而已殯而神事諸于孝子之心不亦怨乎然而斂奠則巾朔月奠則巾者殷禮也有司朋友爲之也致敬則可朝夕之奠醴酒脯醢人子之常食於親也惡忍於其素而加諸及其日月適矣將葬遷於祖矣然後奠則巾之所以卽遠也記曰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言失禮也不剝而冪巾之則朝夕之奠與祭何別焉君子之於禮蓋愼矣以謂疏布絡也與則已微謂孝子哀慕之所伸也謂進退之有節也謂日月先後之有宜也巾也剝也其於義也不猶辨也夫

特牲饋食爵止席於戶內說

特牲饋食筵几於室中東面者尸於此坐也筵祝南面是祝席負北墉在尸筵之東北也三獻後爵止席於戶內爲主人舖之是主人之席又在祝席之東南夫士之薦尸以兩豆加庶羞爲六三俎加肵俎爲四兩敦兩鉶一登兩籩計其設之方丈矣祝與主人筵所設雖少然

亦各須數尺之地此三筵席所居東西地當二丈也而復有餘地以爲往來拜荅之禮此非僅兩楹間地所能容必當兼西房之地以爲室故康成謂士大夫無西房其說信也至於少牢饋食所陳以祭者廣於士矣又多一佐食其儀益繁故主人無筵於室中逮賓尸而後設其席於東序蓋室雖兼西房之地而計其廣亦不容設主人之席故設於堂也若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室僅兩楹之地蓋筵祝亦不於室中矣而胙席亦如大夫之在東序顧命東序西嚮敷重豐席此天子受胙位也司几筵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南嚮設莞筵紛純加藻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夫特言胙席如之明位不如之也夫依於前而席而見其夫婦致爵者所以樂神也親也不敢席於室者尊之也大夫以上於先人取義於尊士取義于親此先王所因地爲制也與康成云尸酢王尸乃非是

主人西南再拜祝曰籑有以也說

父母無爲子斬衰之義而爲適長子斬衰者重先祖之正體以奉宗廟也父母無拜子之義而爲適長子拜者亦重先祖之正體以奉宗廟也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于尸及尸謖之時則舉奠者及長兄弟籑於是主人與

之祝籑既而上籑酌酢主人主人皆拜之是父之敬其子也故曰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冠禮冠者取脯見於母母拜受是母之敬其子也冠義苐云成人而與爲禮此于義猶若未切石梁王氏以爲適子承祖者得之矣猶特牲饋食之拜籑之義也禮之權也雖然是禮也葢周人貴貴之禮非三代之達禮與

惜抱軒九經説十二

禮記說一

漢書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説二篇按漢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今儀禮矣固志之經十七篇也其記之百三十一篇者葢自周秦以來及高堂生及后蒼等之所收集若夫明堂陰陽王史氏則與古經皆出淹中及孔氏學者也曲臺九篇則后蒼所自撰也其後二戴馬鄭諸儒傳禮者經十七篇皆同而記互有取舍夫記者本儀禮後記以說禮而已

儒者欲廣論道德之事所采諸子之說滋多雖云禮記非盡爲禮記也今之四十九篇累經諸儒刪取之餘安知其間不有眞古禮之後記而爲諸儒所去者耶又四十九篇之內如明堂位別錄云屬明堂陰陽矣樂記於六藝略又別屬樂矣然則今之四十九篇非盡在記百三十一篇內可知矣吾疑冠昏鄉射燕聘義創后蒼曲臺記也其所解不越漢所有十七篇外而取義頗迂泛冠義見於母母拜之其說殆不及石梁王氏之善鄉飲酒義啐酒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所以行禮也此亦非是葢牲俎之屬有司弟子所薦賓則坐席正

位食之爵乃主人親獻故啐酒席末嘗之而起立飲西階上義在敬主人耳且此二者孰非所以行禮哉說之若是疏也古禮記不若是矣

曲禮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册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毋側聽　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踞

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遝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毋嚃炙右五十九句有韻可誦與弟子職同疑此皆古曲禮正篇所以教小學者其文自孟子之母及孟子皆嘗引之周世學者所嘗誦其後禮家或删取分析雜以他書爲今曲禮篇耳然雖以曲禮名而雜及學者行誼君臣大節固非止于曲禮之事與古曲禮殊異王式引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云在曲禮然則曲禮正篇全文西漢時固在不知何時竟逸亡之曲禮之設本俾童子誦焉其所教皆幼少先習之事其云適舍上堂入戶蓋自家庭皆然解者必以賓客就館爲說則非也共食不飽言不得使人久坐俟吾之飽人食已則亦止耳如漢中山王之幼賜食於成帝前而後飽者爲失禮也亦爲童子言之也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字當衍去吾疑夫人苟於他國諸侯自稱當亦曰老婦趙太后尙以稱於其臣況隣侯乎

孔氏三世出妻說

世多疑孔子之聖伯魚子思之賢而皆出妻豈道有不及化與吾謂堯舜之于子周公之于弟聖人固有所不能化道非不足也所値者有性質之美惡殊也古之時臣可以仕再君女可以字再夫被放出而他往者不謂之不誼也故其出妻也事輕于後世後世出婦而嫁也難矣故出妻之事重于古嗚呼私暱之情益多而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恃而益放烏在其不以此故世以是疑檀弓者其見習於後世而不悟其非也然世又或疑伯魚不當喪出母若其知不及後人者則亦不然夫禮有服有喪二者異矣經或具或不具焉父在爲母

期出妻之子苟非父沒爲父後者則爲母亦期其期之名同也然父在爲母禫練其服十有五月而畢若其喪則父母固皆三年矣出妻之子爲母喪古未之論也伯魚子上之爲母服期其見於禮經者豈待言而後知哉惟其喪之異也伯魚既期而猶哭是爲之禫練而喪之三年與父在爲母喪者無以異矣故夫子以爲甚雖夫子以爲甚而禮始未之言則伯魚未忍遽爲其薄也及夫子言之而後伯魚除之子上因之孔氏不喪出母非不爲出母期也不爲之禫練且三年喪耳服之制存乎禮喪之輕重非聖人不能斷解經者或疑焉或謬爲說焉皆未之深思者也

其慎也蓋殯也說

慎如字不當讀剎慎審也審實也詩予慎無罪

馬驚敗績說

戴東原云敗績如敗績覆壓之義車覆也鼐謂此本趙東山左傳補註載陳君舉之說且是說在註疏元不誤陸氏音義載别本無驚字尤可見也陳澔乃誤引左傳大崩曰敗績之說耳此章止載貢父死敵之事鄭註言二人死之非是貢父卽是誄所謂字誄也卜國蓋無誄

浴於爨室說

古人祭祀必新爲爨所以爲敬也曾子之喪或是寒時曾元曾申以事死如生之義設爨於室以爲溫而後浴又新之以爲敬也以有爨在室故云爨室非移尸於常日爨食之所也

既小斂袒括髮說

習於儀而不達於義非能知禮者也協於義而協於禮可以義起雖小變於古之儀而庸爲失乎親既小斂主人袒括髮而奉尸以俟於堂儀禮之節固然然而袒臂而奉親毋乃已褻乎雖哀痛之迫不暇念此然而不若既奉而後袒之善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所易於古者其節須臾之頃耳而當于禮之義則多矣君子之與人爲善也武叔毀仲尼一節而善儒者稱之而況賢智之多者與康成不知其說而以子游爲譏之夫譏之而不正其辭非君子之言禮也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說

麻衰康成以爲吉服十五升布非也吉服之麻絰謂之麻衣不謂之麻衰言衰則非吉服也蓋用家臣爲主之服其齊衰也與

柏椁以端長六尺說

一第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頁反內

言天子棺木之理與人身俱縱其椁木之理獨橫盡斷棺木方尺爲段內湊斷棺而合之故曰柏椁以端計自足至首當用六段故長僅六尺前後不蔽棺故經於前棺四重必云四者皆周以別於椁之不周也此栢椁是以衆材釘合爲一其菆塗龍輴以椁之椁乃衆材不釘合者然方木向內與此柏椁相似故鄭云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覆之也此處鄭註甚明而疏義殊不能了

曾點倚其門而歌說

檀弓之書出于魯繆公之後戰國之時其時莊周之徒與以臨喪不哀爲知禮意頗附會其事于七十子者爲

檀弓者不能辨也曾點雖狂然豈廢先王之禮以執政之喪而倚歌于其門哉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閱十八年季武子卒孔子之年十八其時子路九歲弟子傳不載曾皙之年然以論語記弟子之序考之必幼于子路矣九歲以下之童子能倚門而歌於季氏乎吾固知其謬記也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說

此二句當在後遣而君襚弗爲服也之下以言仕而未有祿者也誤脫在前大夫士喪公往先戒之主人設殷薦其辭不得云寡君承事矣

曾子齊衰哭子張說

孔子之視弟子猶子也弟子之視孔子猶父也然則曾子子張之相視非兄弟也與三年之喪不忘兄弟之悲子張死而曾子齊衰哭之其義一也士有僚友矣有交遊矣有執友矣苟其亡也無不弔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此以言凡交遊之當弔者也非曾子於子張之謂也度於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度於情而當則雖孔子未之言稱情而行之而孔子之道未嘗不在是矣師所未言而不得

其權是舉一隅而失其三者也豈曾子之謂哉檀弓之篇記曾子齊衰哭子張者謂其精義而合權非曾子不能非謂曾子忘其所聞於夫子也而世儒從而譏之夫蟜固不脫齊衰以問季武子之疾儒者尚不以爲非情有所不得已也而況曾子於子張之亡者乎

虞人致百祀之木說

祀年也商曰祀周或通稱天子柏椁斷方一尺用之此非百年之木不足爲也其職在虞人則亦取之山澤而已矣不王者所取木不合度及匠爲之不工善也古人工師皆是世職以乏天子殯事廢祀剢人不爲過鄭氏

誤以百祀爲畿內百縣之祀故說者率不可通不知章內兩祀字自異義耳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說

列國相交其卿大夫所從客有三等之士主國待客牲牢禾米芻薪之類其數當以位升降其有中士下士王者所予禮數視其上士得三分之一而已中下士同不更別者降殺以兩及中士已爲甚少不容更降又以中下士暌畧之

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說

周禮大宗伯典命之九命常制也猶後世之官品爲其

官則必有其命矣王制所言九命加賜也特予以褒功德容有終身爲其官而不獲一命者矣苐於其賜者畧以尊卑爲之限使不得過數而已命者錫命也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定制苟爲三公者則王一皆賜之衮矣是九錫之衣服也其餘則不必及必特賜乃得加之然至九而極矣其大國之君不過七命以至五命三命一命皆特褒之人也彤弓之詩以歌錫弓矢者采菽之詩以歌錫車馬衣服者方叔當采芑之時錫衣服而未錫車馬故其首章但言路車有奭而已其次章乃言服其命服也若夫樂鬯鈇鉞虎賁皆聞於傳而朱戶納陛則尠矣其閒葢以衣服之錫爲輕當周盛時或諸侯非有大功而苐因燕好錫之者矣然必其朝於王所者也無功而又不朝而錫之則衰周之事也又其甚也則加於晉武公之有罪者矣要之此非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之謂也九錫之說葢西漢儒者習聞之故作王制者述焉而作禮緯含文嘉者亦襲爲後世不見所原本之禮而謬謂其出於含文嘉則大失矣緯始元成之世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有九錫之文豈出於含文嘉哉康成既誤以周禮之九命解王制而

張晏注漢書亦云周禮以爲九命皆混淆不分若易張晏注云王制以爲九命則得之矣

曲禮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其賜亦王命特褒之賜與此文則賜也義同人子雖承王命特褒有此車馬而不敢乘於鄉閭者不欲夸耀其賢踰父兄也故叔孫昭子受王路之賜而南遺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其有路而生不敢乘卽三賜不及車馬義也若尋常本國君之賜車則何不可乘之有

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說

王者用民視地遠近百里之內近故力役繁多以供官

府百役千里之內遠惟大事如治兵大土功之類乃及之但有統御而已無力役之繁也而稍增其賦故周禮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以是故矣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歲之成從質於天子說

歲成之會主於司會而已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其大者定矣至樂正有造士之數司寇有罪人之數司市有遠方民來居之數亦須考其多寡故從司會質於天子而質乃徧也荀子王制篇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楊倞

謂七國設官治市者兼周禮野廬氏之職其說是也漢作王制者重之與司成司寇列爲三官殆亦因七國以來諸子之書也若下文百官質於三官三官乃三公之誤耳

東膠虞庠說

古王者之制期有大學小學而已其所建之地不必定也王者期行養老之禮而已其養老之學亦不必定也鄭康成註王制謂有虞上庠夏后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皆是太學意以王者養國老當在太學耳吾謂不然夫太學固宜在國而天子養國老固宜在太學也然而事勢有不可執者昔文王都豐而辟廱靈臺遠在其東數十里文王以爲教士之地武王遷鎬辟廱太學因文王之故地於王都則近矣然終非在國而在郊也儒者記之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周之制適如是因地宜耳至周人立四學蓋小學之法教士多方故可兼前王之制若大學之教一而已多設何爲故虞上庠夏東序可曰太學周上庠東序皆小學也東膠卽東序亦卽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者也當天子行養老之禮必使國老疲曳出郊以向辟廱非敬老之誼故於東膠小學行之且以天子之學言之惟辟廱乃太學也若對諸

侯言之天子所涖卽太學矣傳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雖在東膠亦可稱也然而非太學之正也夫小學宜有左右而周王宮之右適無地以建虞庠故建之西郊所謂書在上庠者卽此而又因以養庶老焉故曰天子立四學小學虞庠東膠暨宗三而大學辟廱一也

月令說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

所樀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聚蓄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門

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不可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

可以贏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命有司日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蟄蟲咸俯在內皆墐

其戶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甯去聲色禁耆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右二百四十一句皆有韻可讀與單襄所引夏時做同疑此乃三代遺文呂氏采之非秦人語也蔡邕王肅言禮記月令即逸周書中之月令辯者意其是與叅呂氏所採非出一家以集錄舊文故春秋皆復云日夜分仲冬再言日短至當不韋時七國皆稱王王之名不足尊矣故月令書內皆稱天子惟王命布

農事猶曰王秦人既開阡陌經界不可復正此文猶審端徑術先定準直此二者於秦何以施之哉蓋姑因前人之文不及審去耳可以美土疆第言美其疆場內之土何必獨為強檗之地乎蟄蟲咸俯謂物候在內皆墐其戶謂民事也前儒不悟其為有韻之文是以辭與讀並失之蟄蟲咸俯與其皆入室文蓋本相承言覲有是候則入室者乃在內皆墐其戶七月之五章其義著矣呂氏之徒乃以他語閒之也

將昏遭喪免喪弗取說

孔子曰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言甫免喪而圖昏非禮也是以於是時則弗取而後云者言逡緩之非謂壻弗取而遂嫁之他族也文公將免喪使襄仲如齊納幣則春秋譏之以為喪娶然而女之父母必使人請焉者父母之心不可已焉爾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說

服之除也合重而受輕人情之節也從乎生者也喪之期而必祭也天時之變也從乎死者也故祭不為除喪然而服未除者則不以殷祭君先喪而父母後之為君也練而除首絰矣則不為親也絰矣為君也縞而除練矣則不為親也練矣然而親練祥之祭以時父母喪而

君後之則待君之練而為私祭期待君之縞而為私祭再期親練祥之祭不得以時祭者即吉之道也筮日筮尸以交乎神明服之重者未除而輕者未受而以祭則非祭之道也兼有父母之喪練祥之祭各以其服（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服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君云惟君之喪不除私服是也）門內恩掩義故可以脫父衰而為母服脫父母衰而為諸父昆弟之服門外義斷恩故不可脫君衰而為父母服孔子曰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言侯為君服可以練然後為親練可以祥然後為親祥也君臣父子之誼於是備矣若庾蔚

之說謂待君織禫除而後父母有練祥之祭則過矣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再祭也以月易期所以爲除服漸也如蔚之言是使以時祭者而乃從三年後葬者之禮也夫子之於親情苟可以伸則伸之矣脫君服而爲父母祭情之必不伸者也因君服而爲父母祭情之可伸者也

禮運說

孔子沒而七十子之徒述其所聞於孔子者葢莫不有書然苟非善言德行之至者不能無少過也曾子之徒著孝經子游之徒作禮運子夏之徒作孔子閒居其辭

皆若有已甚者然而聖人之旨未嘗不存焉夫禮之有運也上古之世汙樽抔飲茹毛飲血順其情而自遂者莫不可爲禮也及至唐堯虞舜垂衣裳作禮樂建百官而天下治舜授之禹禹以逮夫湯湯以逮夫文武三代聖人皆各爲其一代之禮而不相因襲夫聖人非不欲無變古之禮而治今之天下然而人心異矣世運移矣聖人不能強天下之心以復乎古也古者喪服不降貴賤各以其親而已至周則自天子以下各有厭降之制夫以親戚之閒不能不以貴賤升降固人情之不及乎古也然而文武達天道順人情以制禮曲盡其宜而會通其變其用以因時之運而其意則欲人之循道以存天地之本使與上古始制禮之意相通而不悖也此周之所以郁郁乎文孔子所以必從周也然苟非若是之文織悉之閒少有不盡則不足以安乎天下矣然則天下之薄周之所以不及乎夏商者固可見矣而況以覩夫唐虞邪夫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子游之所聞於孔子者則以天下風俗既薄必曲爲禮而後可存其忠信而爲治此於老莊之旨遠矣至于唐虞三代氣運之有澆漓固老莊嘗言之者然亦未嘗誣也豈必爲之諱而後得爲儒者之說哉

禮運之說以爲禮之初自微而盛自盛而衰至于三代之末杞宋周魯無有能存先王之道者而僭亂暴虐淫失之國多矣苟欲返之於治何由乎非達乎禮之意者不可也所謂達乎禮之意者達天道順人情而已故曰政本於天殽以降命殽者效也言天命存乎於穆之表必效于事以降于人也天命有降於社者君因之而教稼穡是謂殽地有降於祖廟者君因以仁義之道嗣先王而不敢忘孝降於山川而君因以興作利民降于五祀則門戶居室出入之閒不敢忘制度焉故非禮勿動也其達天道如此非第祭祀而已如是乃所以藏身之

固也若其順人情者養生送死固習民於所樂矣然知和而必以禮節之處其所存者禮之嚴也玩其所樂者樂之和也夫禮樂之道皆人所固有也非强之也故君者示以道德而民所由明示以衣食而民所由養民所由以有事者也非君以己私意而明人而養人而使之事也百姓則乎君之明而自爲治矣賴養於君而自爲安矣受事于君而自爲顯矣禮達而分定者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哉人皆有愛乎死者之心喪祭之禮所以施也人皆有患其生不適於道之心冠昏射御凡生者之禮所以用也故從民嗜欲而用之者所以順情

也正民之嗜欲而矯之者亦所以順情也去詐去怨去貪極之捐軀以死社稷宗廟皆所以求本心之安而已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故人君達天道順人情以爲禮而天下治矣然而天道固不出乎人情之外者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秀氣也故聖人以人情爲田天道達而人情順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雖三代之衰而可復乎大道之行者其理莫能外是故曰此順之實也夫孔子於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固皆逮以爲未之逮也然而有志焉夫子之得邦家者蓋將軼三代之英而追唐虞之治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以孔子之聖以四靈爲畜器車馬圖未嘗不可以至達天德之至也嗚呼是其志非大賢以下所能與矣

古者祝嘏有常辭矣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辭不易其常古而祭則受福是謂大假衰世之君失道於民而欲邀福於神使祝史誣以求媚于是有祕祝焉歸德於君歸罪於民其辭不可使聞國人而藏于宗祝巫史是幽闇之國也國將亡而聽命於神者也

羣言淆亂信諸聖人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吾是以知夏之末嘗郊鯀也善夫方正學之言曰鯀得罪於天舜之極天殛之也以之配天天其享之乎

當禹承舜天下未嘗有意以天下與子而必郊其父爲一代之制也其所郊者舜之所郊者也逮禹崩啟立以禹功德足以配天而郊禹其後世因之以至杞焉爾二代之禮至春秋時頗不能詳人以周禮度之夏商謂郊與宗祀必非二人遂謂鯀爲夏郊夫使鯀爲夏郊而杞曷爲郊禹哉或曰夏蓋嘗郊鯀而後廢之然而必非禹所立也已

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名冢卿三老三吏是時文王之三老其太公伯夷叔齊與三老之名意始於此其後周以待老而有盛德者蓋不必三而皆循而謂之三老故曰

三老在學卜筮瞽侑瞽者大師侑者亞飯三飯四飯之樂工也古者瞽矇諷誦諫故以次諸三老三公焉

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此皆存乎天者其降曰命則及乎人矣天秩天叙是也其官于天也者官者職也人有禮乃所以盡乎天命之職也協於分藝者藝者常也尊卑上下男女長幼各協其分之常則羣居和一而不相害矣故其居人也曰養禮以養人爲本鄭氏易養爲義者非也

禮記說二

有美有文而誠若說

禮也者古先聖王爲之也而非古先聖王爲之也理義有所未行人情有所抑遏古先聖王從而達之夫安得而易之哉是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協乎義而當乎情者夫豈有二哉協乎義而當乎情之必以禮也猶入室之必由戸也是以君子之於禮也其竭情盡愼若父母之愛兄弟之友固其誠也其有美有文若姑姊妹之薄

也世母叔母踊不絕地而服則齊衰朞酌鄉人弟爲尸則敬弟以名爲禮以義爲禮以時爲禮亦皆出於誠之不容已者莫非誠也故孟子曰義內

郊特牲說

禮記之所以名蓋因儀禮每篇後有廣記儀節論說其義謂之記其後儒者集取之或轉相增益爲書雜以諸子之說非盡論禮之文矣而推其本要以儀禮後記爲始故曰禮記其中若郊特牲喪大記之類蓋尤爲禮記本書郊特牲有郊社諸侯祭宗廟蜡祭士冠昏禮諸記其儀多亡第有記存於斯耳惟士冠昏則儀及記于今

世具存其記文最古別有冠義昏義蓋又在後非特義理精密不逮是篇所載冠昏之說即文辭簡當亦不侔也禮器引是篇文曰于彼乎于此乎然則是篇所采集出禮器者前明矣古諸侯祭禮辭蓋有稱所陳祭爲尸云者故其記釋　也至其後乃別說神象之尸康成不悟此經爲儀禮後記釋之詞乃以其前說爲失不知所言自兩事也詩季女尸之毛公以主解尸之非也季女豈主祭者乎尸之爲陳義又見爾雅疏引爾雅禮說以詁詩耳

大路樊纓一就說

周禮巾車玉路繁纓十有再就以祀此常祀所乘也若

郊天則素車越席繁纓一就此非常祀也常祀之用尊于賓朝之事故玉路即名大路顧命所謂在賓階面是也郊天之用又尊于常祀故素車越席繁纓一就乃更爲大路禮器郊特牲明堂位所云大路是也若諸侯以下凡王賜之車皆曰大路以其尊於其家所有之車而已大路無定名而祀天之大路最上其在巾車五輅爲下而用之有時而上也康成解此爲殷祀天車杜氏注左傳大路越席爲玉路皆執巾車玉輅爲尊之故而失之

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說

祀天子賜諸侯不以當時之樂故諸侯得舞夏不得舞大武既大武矣則必朱干設鍚冕而舞矣經以足其詞故備言之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說

古人坐臥同處皆在室當奧而必異席父母將臥之時其坐席當斂簟以牀坐於異處少者於時執牀與坐臥者坐者皆可曰牀此言執則其牀必小矣爲簟設也御者舉几移就坐牀於是斂坐牀設臥席然後可舍坐而寢次日與斂衾席皆御者事故經以承御者文

揖遊說

進退周旋升降出入事也愼齊揖遊皆儀也揖如退則揖之之揖小俯也遊者小綏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說

適子庶子者適生而非冢也若他庶子不與冢子同母者見於內寢後章別言之其庶子不得云禮帥初也左傳云乃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左傳之適子內則之冢子也左傳之餘子內則之適子庶子也

由命士以上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說

子有與母而同時生者其在君則適與庶必各擇日而見矣若士大夫之家則同日見之故曰均而見然冢子必在食前庶子必在食後以爲別也若非均而見雖庶子亦在食前矣經內適子字衍或與冢子連文誤移卜之

元端朝日說

端者禮服之通名也衣形正方裳用正幅故曰端經傳言端委端章甫由是名矣衮鷩至元端服服不同而端同也禮服無繪曰元端元端而冕曰元冕服元端而冠曰元端服冠冕不同而元端同也夫天子以玉藻之冕

龍衮以祭矣至於朝日則經蒙上以祭之冕不必言冕矣第言其衣故曰元端以朝日也至於皮弁朝後卒食燕居去皮弁易冠亦不待言則曰元端以居若夫諸侯之祭首必有冕經亦謂不待言也故元端以祭第言其衣也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朝服之冠衣卽元端服之冠衣也第以素裳異耳故朝服卽稱元端君臣必同服故曰朝元端及適小寢釋禮服釋禮服則深衣矣君臣亦同服故曰夕深衣然則天子朝日諸侯之祭其元端字皆未嘗誤不必如康成之改讀冕也

聽朔于南門之外說

南門者天子路寢門四出其南門卽路門矣天子聽朔日朝同于此地故下皮弁以日視朝不言其地蒙上文也諸侯尊王朔故聽朔于廟聽日朝於內朝經乃異言之天子朝于南門之外門屏之中惟閏月居門終月則在門之左扉常日之朝以屏屏王後今旣居門無屏故闔扉以當屏也王之路門中平通車故可立以朝臣下若諸侯則路門有堂不可居堂上而朝故諸侯無閏月居門之禮

誓省說

鄭康成讀省爲獮蓋軍禮袀服上下皆元惟君衮有黼

文義取君臣有別識而敵人不得遠而見君之所在也誓獮用軍禮故亦若是爾陳氏讀如字非是若省耕省斂偶值寒而衮則君固當衣狐白矣

大夫私事說

大夫公事以公士擯其必然者也大夫私事或使私人擯之或公士擯之其不可必者也使私人擯不得如公士稱寡君之老又不得稱曰夫子是以惟可稱名也若公士擯雖私事而如公事之禮楚子圍娶於鄭伍舉爲介稱寡大夫圍是也

明堂位說

明堂之制余於周禮說既論之矣竊意唐虞之時諸侯朝天子必分日而見故曰日覲四岳羣牧夏商殆亦因之至周乃欲一日盡會天下之諸侯天子之宮廷所不能容始作朝諸侯之明堂矣又古天子之於諸侯未嘗不下堂而見天子負扆立於堂上殆亦周始爲此禮天子之體愈尊而謙德衰矣

明堂位一篇其辭固夸誕不實然世儒遂疑所載周公朝諸侯于明堂爲無有是事則亦過矣武王崩成王之年雖未敢決知然其幼不能臨諸侯可信也王在諒闇百官固聽於冢宰及成王免喪而周公猶攝王事苐不

稱王耳不稱王而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以明周公所立固天子位也周公成洛邑而郊天而謂不可以下朝諸侯乎史記載伊尹攝政朝諸侯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忠如周公攝王事以朝諸侯奚爲其不可也使不幸周公未致政成王而沒成王謚之王而入之廟猶將可矣以周公異日得終臣節而遂謂其始攝天子之非也豈非拘於識哉當武王既崩冢宰攝政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及成王免喪而冠周公使史佚爲辭是時而不歸政流言乃起蓋攝政三年矣伐毁畔居東二年乃以東山師歸王出郊天乃雨詩零雨其濛是也明年爲攝政之六年作洛邑朝諸侯於明堂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周天子殷見諸侯之常禮爲壇三成而設斧扆俾司儀職之意夏商時尚無是禮明堂設扆公始盛其儀也是時公立堂上司儀擯公以下升階奠玉授玉乃出又入而將幣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旅王若公因此時事矣其明年公乃致政于成王矣

逸周書九　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其鈌字不可知今禮記作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雖文少易義不殊鼐疑逸書鈌字及禮記九采皆當作蕃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所謂荒

服者王也四塞卽九蕃也蕃國亦夷蠻戎狄也明堂之位以其地在職方之域者則位于四門在域外者則位應門之外故稱曰九蕃非九數也猶九天九地之九言其極遠不可以數計者皆在此耳世告至者不可與期會聽其一世一至而已成王之四年歲在大火箕子來而見封唐叔焉所謂世告至者與故不純臣也康成乃以九采爲九州之牧焉有州牧而擯之應門之外也乎是不可通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拊搏揩擊四字互舛

庶子王亦如之說

儒者爲禘之說多矣惟王子邕之言正而篤不可復易也經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王禮也而立四廟者非必王禮也經連言之耳然則庶子王亦如之獨承上禘祖所出而以祖配云爾也黃帝之孫顓頊繼立顓頊其適與虞夏禘黃帝而以祖顓頊配之固其宜矣古稱帝嚳之元妃曰姜嫄產后稷未知稷得爲適子與非與次妃簡狄生契契其庶子與然而其子孫皆有天下而王矣則皆得禘其祖之所自出不限以庶子不祭祖之禮也是爲庶子王亦如之

祔於其妻說

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注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蓋以謂夫死而以夫祔妻也歙金修撰榜譏鄭謂以夫祔妻乖尊卑隮祔之義且禮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於是祔於王父也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矣妾祔於妾祖姑則爲壇祔矣未聞無廟者不祔也竊謂修撰之駁鄭極當而所解經義猶未分明竊謂經所云祔於其妻者非謂夫死時之事弟言妻死夫爲妻行祔祭禮耳當夫爲大夫而妻卒爲其妻設薦祭固用大夫牲矣卽其夫忽有貶降夫雖爲士矣而其妻生固大夫妻也則於其祔不易牲以終其爲大夫妻之事至練祥則易牲矣若夫先非大夫而妻死將祔時夫忽進職爲大夫則妻可以易用大夫牲絀則緩而進則驟此於情甚順而解亦易通也

惜抱軒九經說十四

禮記說三

公子有宗道說

禮之爲義廣矣不可以一說窮也父在爲母期而繼母如母以尊禰而成孝也及爲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兄弟異母一體也及立子則以貴禮曰公子有宗道言其本無宗也上不敢宗君下則昆弟衆者或數十紛而無統宗之道窮矣禮窮則變故使昆弟一人爲之宗爲之宗者適子乎則爲服齊衰九月爲其妻服緦若大宗然若庶子乎則服所宗者大功九月而已若小宗

然大功九月固諸侯庶昆弟爲昆弟之服是雖爲宗子禮無加也皆昆弟也皆宗也或有加焉或否焉一以母爲貴賤而已先王之禮逸而遺說畧見於春秋春秋母弟則稱弟傳之所載周史伯襄王王子帶詹桓伯及析父祝鮀之倫必重言母弟何休以言母弟爲親親吾以爲不然父之子兄弟一也偏爲親是爲不能親親凡言母弟者皆適也而重言之者以重適母故耳左氏傳曰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雖春秋列國庶子爲君亦有稱母弟者而固非禮正也春秋書公弟叔肸叔肸非適也然而曰公弟者其時宣公旣以其母敬嬴爲夫人矣春秋於其卒葬皆書曰小君其子安得不同之于適也若夫先王之禮則小君一而已故子以母貴非以爲親親也而以云尊尊也言尊尊則義重而仁存言親親則義衰而恩薄親親則禮無獨加尊尊則禮可以有加昔武王以母弟周公爲昆弟宗故皆爲管蔡衛聃曹滕諸國之宗國禮曰公子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葢若周公焉君夫人子皆適也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明適非一人也詩曰君之宗之適子一爲君一則爲宗宗亦尊矣而加之服豈不可乎哉無適子爲宗然後命庶子其爲宗若攝然禮惟言宗其適者爲

宗道則其餘爲宗者攝也其爲親也同其爲尊也降是以無加服苟又無多庶子公子一人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矣雖然豈獨若是無宗者哉卽有宗矣其宗且適子矣然非繼禰者也非宗子也繼禰者君而公子不宗君公子所宗非繼禰而有宗道故不曰公子有宗子而曰公子有宗道宗子可無而宗道不可廢廢則昆弟無統誠有統矣如大宗可也如小宗可也吾觀鄭氏說經旣得其義而爲義疏者不能詳後之舍鄭而爲說者皆妄也且多不達周制與聖人之禮意余因鄭說廣之使考禮者無惑焉

樂記說

漢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世或因志是語謂今本樂記自出于劉向所得非獻王所作者非也王禹所得劉向所得皆出於獻王其書篇多寡小異藝文並著于錄猶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並著于錄非以兩書大相懸異也自河間獻王作是書儒者各以意取之如太史公及

二戴所刪錄多寡又異記雖成于獻王毛公輩然實本周人之書而獻王集之今惟其取于荀子者可考餘不知所出然其中有精言微義蓋非知道者莫能爲也自漢人采獲以成其書儒者專樸頗疏于文義其樂象篇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此于諸子本書非專爲樂說故其文下有大輅者天子之車也云云今取其有當於說樂者忘刪其無當於說樂者魏文侯篇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記一時問答之辭盡矣其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塤箎又出於他處其文自承上意故云然後采者以附子夏語後而忘去然後字猶集曲禮者取曾子坐如尸立如齊忘去若夫字也故君子式黃髮發句言故王制圭田無征於上下文類中獨加夫字集衆辭每若是說此經者不悟爲采集之故顧強爲說以通上下之文則益謬矣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說

鄭以此士爲邑宰之士謂朝廷之士與大夫同竊恐未必然經云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所謂練而歸者歸其家耳豈必謂歸所治之邑乎若夫練之前士固次于公館矣然雖

與大夫同次公館而必有廬與堊室之別等級分明經曷嘗謂朝廷之士必別於邑宰之士哉蓋古者大夫與士同治公事大夫得坐士則不得故曰朝不坐則居公館以服君喪亦不得同處明矣

易之失賊說

六經無失也不善學之者而失生焉學之過非經之過也雖然過之生也必以其類六經之理通於一而其用之類則不同務乎儀文度數之繁而遺禮樂之本者其失也內荒究乎心性精微之域而遺人事之宜者其失也外悖故經雖無失而學者之失未嘗不由經而生今

夫易天下之至精也冥通乎陰陽之合而藏乎神明之妙聖人得之則體用合爲一而動容周旋中禮者胥是也然而不善學之則其失於他經爲尤甚彼入其中澹乎其神漠乎其思渺乎其微以謂是天下之精而其外皆粗末也萬物爲一體而有無死生爲一塗於是耳目百體可以遺而父子兄弟人倫之接可以泛然而適遺儻然而不知所事也制義疏而恩情薄防檢弛而人事廢是不爲賊乎魏晉之間是已士大夫以老易並言而天下爲之大亂夫子罕言性與天道而易者言性與天道之書也當周之世列國之師各以意爲教學者各以

性所近爲學苟有得于經皆可以爲美苟善學之皆可以入乎聖人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欲學者得其美無陷其失而已失于詩書禮樂者其失猶輕失于春秋易者爲失滋重雅言詩書執禮不及易與春秋者孔氏之法則然既不能以強諸天下爲教與學者矣及乇孔子亡而微言絕數傳之後莊周滑稽之徒與所謂易之失賊雖孔氏之徒有之而況他國之爲學者哉

禮有九大饗有四說

禮有九其五者常禮也其四者大饗乃有之天子之禮也天子饗元侯則賓入大門而金奏肆夏繁遏渠所以戒厲諸侯之義具焉故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故曰示易以敬也又曰示情也言天子所望於諸侯之實非虛爲之禮而已既乃工升歌清廟以示王者之德故曰示德也既乃下管象象文王之舞以示王者之事故曰示事也於是干戚以舞大武執籥以舞大夏周制諸侯之庭得舞夏而已不賜以時王之舞武與夏籥相序而興則天子之舞也既乃饗畢客將出以雍徹器以振羽送賓三家者以雍徹奚取於三家之堂夫亦天子之樂也非兩君相見所得用也而魯之饗賓乃金奏肆夏焉升歌清廟焉管象舞大武焉以雍徹以振羽送賓焉此

四者僭而不協於義夫子蓋難言之以故告弟子曰慎聽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此微辭以示其禮也大而爲義也深非可誣以用之者也或問禘之說子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其意亦猶是而已矣子舉四者之事不及清廟舉四者之義不及雍振羽文互備也若夫陳薦俎備百官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此五者諸侯大夫可得而爲之矣合之是爲禮有九矣自鄭氏以來多不達于此章之說故舉句讀亦并失之（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句客出句以雍徹句以振羽句）

孔子閒居說

孔子閒居蓋子夏之徒述所聞於子夏者其言道蓋聖門論說之精者子思作中庸之亞也夫六經之道無強人以所無者而皆原於人心所不能已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之動爲志而詩以言之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者人情也禮亦順人情而爲者也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用和爲貴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夫人既羣居而有和樂之情矣則於其死也安得而不哀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其本出於天命之自然而流行于天地萬物之一氣可以見聞求之乎哉君子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能盡之是以志氣塞乎天地

夫欲志氣塞乎天地者非可襲而取也其要在慎獨誠意使其中純一無閒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故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慎獨誠意之道也雖然是道也持之甚難失之常易於是焉有五起之辭佐之夫所謂五起者義非有出於三無之外也然而君子時以是辭誦之口而存之心使吾神移志凝久之而心思耳目百體皆從於是不執而安不守而固夫乃可持三無而行五至矣箕子授武王以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教天下者夫亦五起之同術也其後所云三無私者猶其前志氣塞乎天地之旨也其引詩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以致之猶其前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之旨也其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聖人以清明在躬合乎天地自然之理以爲道而無所強于其閒者猶其前五至之旨也至於先天而天弗違惟嶽降神爲之生賢人以佐其治而聖人之道盡矣夫子夏弟子之爲是說也夫亦善言德行矣雖然其言高明者多而沈潛差少不若中庸說之密而無病也流而爲田子方莊周者諒以是與始吾讀周禮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而竊疑焉夫至德則無弗兼矣何以列三德者爲既而思之人之資各有所近而教各有方或

先以知或先以行夫子尠言性道而孟子舉性善以道人者以至德爲教也曾子以孝德爲教者也孔子固兼三德爲教而以天下中人爲多故常以文行忠信四教命者敏德也若子夏子游之倫始於文學而卒於聞道故其言亦至德以道爲本者也然而不免於病者其資性有偏而弟子之受其辭以爲書者其偏或益甚也

孔子閒居一篇所言皆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之事非大賢以上不易幾也其末乃言三代之君固未能盡若是矣則勉強爲善爲天子則率由舊章介聞不已若太甲成康之爲嗣王也爲諸侯則謹身修行以協於四隣若

太王之創業是雖未能志氣塞乎天地爲王者道德之極致也然亦不失爲守文寡過之君矣蓋以謂是姑爲中下之資言之而君子之所願學者有不在乎是焉爾

坊記說

禮原於人情之所不可已而法與於道之自然聖人不以性所無者加諸人以爲禮不以私意強乎天下以爲法雖其禮法之行可制天下嗜欲淫僻之失而聖人亦未嘗不以人嗜欲淫僻爲慮而豫防其流而終不可以爲聖人之意第在乎此者因乎天地而當乎人心者聖人制禮之本也及至人心放失流而不返然後廢先王

之禮而悖亂皆作世因知廢禮之爲害而不知人心之先失久矣使自返其心則於先王之禮嗜若飲食衣服之不可去而何防之云乎故曰禮者履也禮之用和爲貴周衰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嘗遊聖人之門者於先王之禮莫不有窺焉而或未之盡也蓋言先王之禮者莫篤於荀子而以人性爲惡以化性起僞爲禮其病亦莫甚於荀子甚矣其去聖人之言遠也禮記緇衣坊記之篇皆出七十子之後其稱子者非孔子也弟其師耳而坊記謂禮專以坊民近荀子之義至其稱雖以是坊民而民卒逾之若民性甚惡而啟人君尚刑重法之心此九其義之駁也而儒者第以引及論語而辨其非孔子之辭於義不已末乎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按稱人義已見上章此章宜作善則稱天故下引詩惟龜正之猶祭義以易抱龜南面明讓善於天之義

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此人臣相稱善之辭陳者其人名也稱君者猶周公稱君奭也故君陳君牙之篇皆非命辭僞作古文者不悟以君陳稱於成王之口又於畢命亦然其不辭已甚矣而以歸善於君爲成王所欲若後世庸主與其

臣爭名之意是害義之尤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至其如示諸掌乎說

春秋修其祖廟朱子謂自是以下皆以所制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是也猶前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謂非第謂武周以是祭先祖之禮也夫天子於先祖固自盡其禮矣而使天下之孝子皆由吾之禮而足以達其自盡之心夫是以謂之達孝是以爲費之大也且孝子於天下國家靡不盡其心然尤必加厚於宗族乃足以伸其事親之極愛是故宗廟之禮以序昭穆序爵序事下爲上燕毛皆言周制祭祀之時於宗族之禮也鄭康

成引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以解序爵之義引宗人授事以官以解序事之義於說當矣而解旅酬下爲上兼舉賓弟子則非也特牲饋食士禮也士之臣少故賓弟子在廟若少牢饋食禮以大夫官備萬有兄弟後生者舉觶爾已無賓弟子在廟矣而况天子諸侯乎經所言下爲上者義在宗族不在賓也宗族于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授事以爵以官是則同異姓之位不別別於内朝而不別於宗廟者宗廟嚴于已之燕朝也然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容子孫無爵在廟者及同爵之位則以昭穆爲次又子孫獻尸及君賜爵之時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皆序昭穆而不以爵序至於逮賤序齒皆所以厚宗人而已是五者或別於異姓焉或不別於異姓焉兼貴貴親親之義武王周公制禮曲盡如此非達孝者不能也者夫武王及周嗣王之於先王固爲踐其位矣而諸侯大夫各爲先王所授守官之嗣所行之禮所奏之樂自武王周公制之而皆先王之德意也是皆可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也夫武王周公之制禮通于天下者如此其始皆原武王周公自有仁人孝子敬愛事先王之心而後禮樂發於不可自已者也然而推以及人使周之後王以及諸侯大夫踐位行禮奏樂者縱不得其義而苟用武周之制禮而固合乎仁人孝子之道此所以爲繼志述事之至善故曰孝之至也夫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苟知其義則治國無難仁孝之心光於四海達孝者葢如此也

哀公問政說

孔子對哀公問政自文武之政以下至及其成功一也其辭盡矣自子曰好學近乎知以下當更爲章非與哀公言者也聖人告人必視其所能行而切告之九經者王天下之事孔子豈以告哀公哉家語之辭王肅爲之不足據也

表記說

表記之言葢表舉聖賢之道以爲世法之義故首云子言之歸乎言當歸向乎有隱而顯四德之君子猶趙文子言吾誰與歸之歸也以子在陳歸與義解之則謬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說

德不稱其行者誠意不足矣行不稱其德者精義不足矣以清淨爲德而修行無有者老莊之學也知及之仁能守之可謂有其德矣不莊以涖動不以禮猶無其行也君子固恥之也

辭欲巧說

古書之辭有文同而義别於理不相害也孟子貴王賤霸自以桓文詐力雄長之弊言之表記義道以霸及祭義至弟近乎霸白以古諸侯居二伯之職者言之若周召畢公是也孔子惡巧言令色自為不忠信矯飾者言之表記云辭欲巧自為辭令之體不可鄙率巧所以達其信究其極詩書之文皆是也執其一而病其一以辭害志不可云通儒已

緇衣末章說

緇衣引南人有言與論語意不同其為字讀去聲言無恒之人不可為之卜筮其人多變雖鬼神不能定也故

引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鬼神厭之矣又引說命曰爵慎無及惡德民也設慢使之立爾政事雖大為祭祀而神惡其不敬矣以惡德治事必至煩亂以事神亦難矣言無恒為害也且得罪鬼神偽古文者不達其旨故更竄易其文耳

深衣說

有禮服有深衣衣禮服則深衣為裹衣不衣禮服則深衣為表衣禮服長二尺二寸其下有裳裳異衣之色深衣連衣裳一之禮服之裳全幅而七之以三為前以四為後裳之縫不當衣之縫深衣裳半幅而十有二之其前六其後亦六自衣督縫下屬於裳故禮記曰負繩及踝以應直袵衣左右一禮服之袂下殺深衣之袂上殺其長三尺有五寸其首廣尺二寸過尺則殺之其殺二尺有五寸禮服袂之廣屬衣而垂其殺其直者當前故拜者斂袂深衣袂傅裳中併而末何之苟中不併則已削必見其後裳之際苟末不何則已褒衣以行也必若衣之裂其廣者當齊之上其句者當要故禮記曰續衽鉤邊續衽但謂連續其衽于前裳異於禮服之衽懸垂裳上耳其裳自開而不相連故親始死扱上衽言以前裳兩角扱于帶也公羊傳昭公以衽受言執前裳兩角也若前裳連則無由扱且執矣又曰衽當旁衽者任也言居衣之下若任也禮服之衽在衣左

襟而右之死而斂在衣右襟而左之故左衽者不祥深衣衽之在裳也猶其在左襟也衣之下其廣九尺五分衣之下去一以為裳之上倍裳之上以為之齊齊之廣丈四尺四寸故禮記曰下齊如權衡以應乎深衣後齊及踝左襟齊及跗右襟及要故禮記曰短毋見膚言右襟也長毋被土言左襟也袷者領也其廣二寸其長交於脅及脇古者方領苟以袷之端迤而屬之襟去其廉則不方故襟之負袷也必曲起如矩故禮記曰曲袷如矩以應方又曰負繩抱方負繩惟深衣也則然抱方不必深衣也禮服則皆然禮記因深衣而遂言之禮服者

士以上以朝以祭之服也深衣者燕居及庶人服也

以道鄉人說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爲句道音導

孚尹旁達說

康成讀經往往改字本音以後學者每疑焉而易其訓然康成深於訓詁其音讀必有故未易卒棄之也奉席如橋衡鄭解橋如桔槔爲鄭學者讀居廟反夫弟子持席曳之則不敬衡奉則觸物故低昂之如桔槔然陳澔乃讀之爲如字者豈有理乎孚尹旁達鄭讀爲浮筠謂玉采色也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然則孚之訓爲玉采色者古語然矣藍田呂與叔乃謂鄭義無據直解孚爲信尹爲直謂玉信直旁達則於文義不可明愈知鄭義不可易也鄭讀急繕其怒曰急勁其於夏官繕人說亦然繕之爲勁必有古訓今雖不習聞之未敢遂以疑鄭說也

春秋說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 隱公元年

惠公仲子者何孝公之妾惠公之母也穀梁之說是也考仲子之宮者何桓公之母也公羊左氏之說是也孝惠皆娶于商所娶姪娣宜皆有曰仲子者三傳之說各有所受孰其名之同而不悟其人之異也王賵之明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乃薨左氏以爲豫凶事何其說之不近情哉魯仲子之有二也前後異焉春秋以爲一書歸賵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於桓母矣一書考其宮於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僻也聖人所不及料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元年

王國之臣至魯必有其事焉不言其事而言來是不反之稱也畿內臣有王使有非王使其於魯春秋皆著其來之故惟桓公八年祭公來遂迎王后於紀不言來魯之事以其遂事而知其來之故猶之著其事者矣第書來而卒無所爲事者是不反之稱也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屬辭比事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焉爾故公羊氏以祭伯來爲出奔來魯此其說殆不可

易左氏穀梁以爲非王命而來朝不正其外交故勿謂朝是皆附會難信且其辭尤有非者聘者問也朝也者見而受政之辭也小國之侯於大國之侯爲方伯連率者有受政之義故曰朝若夫王畿內諸侯以屬於天子言之雖卑者猶序于大國諸侯之上非受政之人也不可曰朝以其分而言之雖三公猶不及外小國之純乎爲君於天子有不純臣之道者苟別乎天子而爲君與外諸侯等列相朝則抗矣此必無其禮者不可以屬辭故左氏穀梁皆爲失辭然則其非王使又無他故而至魯焉者當謂之何蓋春秋一謂之曰聘桓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是也故言春秋不正其外交者以責祭叔誠當而非以責祭伯祭伯之來慜矣非爲賓旅者也

尹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說 隱公三年

尹氏者周尹氏也公羊之說是也而曰譏世卿則非也然則何以書爲武氏子來求賻書也周之東遷也卿士不免貧乏尹氏蓋世卿而無國邑春秋王卿以爵書者有國之辭書氏則無國之辭其喪幾不舉武氏爲之求賻於諸侯春秋書之以傷王室之衰也自詩王謂尹氏其後世常爲卿非畿內諸侯而世卿若尹氏者蓋鮮故春秋六書尹氏雖非以爲譏亦以世卿而始以氏著之也是年春天王崩矣王

崩而賻魯之所宜供者苟周人來責不可以言求必如毛伯求金家父求車非魯所當供乃曰求是以知求賻之必非王命也王子虎劉卷之卒也名而尹氏不名者亦如外諸侯不同盟者之卒不名也左氏以爲君氏卒聲子也夫春秋於諸侯之卒有不名於魯小君妾母之卒無不姓第曰君氏則爲不辭矣且以爲小君也則宜曰薨以爲卒也則不可曰君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者蒙上夫人姜氏薨于夷文也不可爲比杜則以爲闕文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說 隱公五年

仲子非夫人何以書夫人子氏薨隱公探父邪志而夫人之春秋惡得而不夫人之也然則考其宮何以變文曰仲子春秋於夫人既葬則不日夫人而配以君謚今將稱曰惠子則元妃孟子稱之矣舍仲子則無稱也夫人者死則祔先公之廟而弗專宮也宮仲子者妾母禮然而非僭也故不書作仲子宮逮其考也而後有僭也故書其考古者廟之有樂也天子命焉以樂先君昭繼祀者也祀妾母者已之私也君子不敢以已私而用天子之賜樂用六羽於妾母之宮魯始未之有也自隱公于仲子爲之魯於妾母之宮自是靡不然也然則曷不第曰用樂而必曰獻六羽使魯羣廟皆用六羽則仲子

習蒭言用樂而其同可知矣魯羣廟八佾而惟妾母之宮六佾非明著之不可知也

壬辰公薨說

春秋爲魯弑君諱晉董狐齊太史傕趙盾崔杼之事則書其國史皆曰弑君二者之於史其孰是焉曰皆是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不忍言君之被弑仁也弑君之賊紀諸簡策以爲戮亦仁也然以史義言之則晉與齊其爲正矣春秋之作也其文則史孔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因其事而易其辭孔子有之併史所載事而易之孔子所不爲也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使孔子生

於齊晉而史作焉使董狐齊太史生於魯爲春秋書羽父慶父襄仲之弑皆無隱焉吾知孔子必因其故矣惟魯舊史之文曰薨曰卒聖人則亦從之而以不地致其意以不地致意豈若明載其賊之爲著邪孔子不敢易史氏之舊非以爲正而爲後世作史者法也彼世之爲史者吾異焉既於列傳明載弑君之迹矣而諱於本紀是何爲耶且春秋以魯人爲魯諱亦其宜也今以異世而修前代之史於吾非所不忍言者而以諱爲學春秋之義是失義之尤者已太史公本紀書申侯弑幽王趙高弑二世良史宜若是含良史之法而爲彼進退無據之辭知春秋者宜弗爲也

州公如曹說

周有天下列爵五等而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天子三公而已祿父殷王元子而爲殷侯夏裔爲杞侯雖二王之後未嘗爲公也迄周公滅殷封宋而後外諸侯有公蓋賢微子而慰殷遺民之心此異數焉爾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勳勞出而受國不過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爲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爲其臣子辭也若春秋

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之地相覆得方千里以爲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周衰勢散與外諸侯無異獨其稱名尚存王嘗以州田與鄭鄭不能有而州亦侵於狄不能自立故周公以國危奔曹左氏謂之湻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以城陽之湻于城陽之湻于在魯東出魯東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於魯惟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也說者誤以城陽湻于爲州則州不得爲畿內州不爲畿內而遂疑周建公若是之多而顧靳于齊魯燕衛不得而與也豈先王命爵

之道哉（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此言極其明審矣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明以外諸侯之稱止於侯者其正也漢傳十襲其文而少增之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則不知其爲顛倒謬誤矣）

莊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說

一歲而三築臺必非得已者也臺守禦之備也當莊公之末年戎翟之勢方盛齊桓之烈未成魯盡有戒心焉所備之地多築城則不可及也故爲三臺以分扼要地而次年正月又城小穀以爲守禦以待戎翟爾翟滅邢衛而齊桓幸能拒之此非魯所敢先必者也使過衛而東南寇必中於魯矣齊桓之功莫盛於拒翟而帖荆爲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言翟豈言楚哉魯始者岌焉築臺與城其去爲邢衛也幾何而卒不必籍乎臺與城之力而國無寇警徼齊桓何以得此春秋之時以臺爲守禦者多矣昭公攻季氏衛蒯聵入於孔悝皆據臺以爲固說春秋者一以臺爲遊觀之娛則不達乎情矣莊公雖無道豈一歲三築遊觀之所而又絶遠乎國都亦胡取哉春秋書是悲天下之難幸齊桓之功抑譏魯之不能自振而區區于城障之險者則有之而非譏公之疲民以自娛也

滅夏陽說（僖二年）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春秋於是三者之亡皆書曰滅社稷猶存而君死焉則曰滅狄滅衛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社稷與君猶存而邑民盡矣亦曰滅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吳滅巢是也夫取其地而據其人民者晉之謀也恣殺掠以快其貪者虞之志也是以先書虞聖人惡虞之惡有甚於納賂者矣（屠城字荀子議兵始見之蓋以前謂之滅）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說（僖八年）

禘大祭也何以謂之大祭周禮享先王所舞大武而已惟於后稷之廟而禘魯然後備六代之樂及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魯於周公之廟而禘文王用四代之樂其於羣公固未可也後乃以備樂祭於羣廟故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祭非禘也而魯人以用禘樂亦皆曰禘傳所謂禘於武公禘於僖公禘於襄公者是也以用禘樂而遂曰禘君子以爲不可以屬辭故未嘗書諸春秋昭十五年書有事於武宮而已惟禘于太廟乃書曰禘魯禘固非禮也沿其失滋甚而名又不正是以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然則書吉禘于莊公何也亦于太廟而以莊公主入也使就莊公主而祭則春秋宜曰莊宮

矣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何也禮不善嘉事因夫人之至未及當禘之年而爲之禘非禮也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人君終喪追祫則祫追禘則禘以閔公二年吉禘後計之僖公二年當終喪吉祫四年當禘七年祫九年禘茲僖八年未及當禘之年也莊公以夫人至而丹桓宮楹刻其桷僖公以致夫人而禘于太廟皆設宗廟以逆禮而觀諸婦人其悖於周公不已甚乎左氏以夫人爲哀姜者非也哀姜之亡久矣春秋於君之妻生則曰夫人死則稱謚與姓

展夷伯之廟說 僖十四年

古者無謚至周初始有之謚者號也總其生平之行而爲之號然有以行爲號者有第諱名而舉字爲號者蓋周人亦謂之謚周祖王季以字爲號即其謚也成康之間卿士公侯爲特謚者周文公召康公而已其餘康叔蔡仲禽父燮父丁公之倫皆以其字爲謚穆王以後王朝卿士列國之君始皆爲特謚而列國大夫猶弗爲也故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故字謚氏三者同一言此春秋以前列國大夫之禮然也夷伯益以字爲謚者劉原父不明春秋以前字謚之禮又不思禮大夫歿矣則稱謚若字春秋未嘗名既歿之大夫原父乃疑夷伯非謚而謂春秋當名之或氏字之是說之不深考者也周宋之禮日益以侈入春秋後字爲謚若宋孔父此用穀梁說及孔子歿哀公誄之曰尼父間間之而已其餘大夫大抵皆特謚然始猶以謚配字若僖伯共仲之類春秋之末卒以謚稱子不復連字此非所謂後進之于禮者與哀公之于孔子賜謚而不賜族夷伯者或嘗賜族爲夷氏與或未賜族故左氏舉其子孫之氏加之曰展氏與皆未敢知也而其必以字謚者先進之禮然也

猶三望說 僖三十一年

魯境東北負泰山東南及海春秋書城諸國濱海矣

其西北不及河及濟故春秋曰魯濟濟瀆也宜望祀之然則魯三望者海岱濟也公羊所謂海岱河者其齊之望與齊人以所睎於齊而施於魯是失也

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說

孔子之作春秋蓋因史舊文史書黑肱以濫或承上有事焉故不云邾孔子刪其上文而於此因史之舊而未增焉耳杜氏以爲闕文是也公羊之說僻矣而左氏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爲懲不義之義則亦非也夫孔子於此亦屬辭之常體耳會盟征伐之事國之重事一國所謀者也使大夫則尤重故名之非使大夫則少輕故

人之言是彼國之人所爲耳若夫竊邑出奔此一人之事而國人不與其罪也苟書邾人以漆閭丘邾人以濫得乎其人已接於魯矣又不得書之曰邾盜然則非書其名無以書也殺人者固當爲盜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此皆史氏常體耳彼其恐爲不義者豈因名與不名而有所懲懼者哉聖人即事以存善惡之迹於其名與不名抑豈有所重輕於其間哉夫公羊左氏抑皆不達聖人本志而求之太過者與

吳入郢說 定公四年

春秋何以書吳入郢曰屬辭之體固宜然爾春秋有宜

以國稱者有宜以邑稱者朝聘會盟征伐誅殺宜以國稱城其邑及火災及被圍入宜以邑稱天下諸侯因之名皆因乎邑之名故春秋所以邑稱之稱與國異而書之不異荊州也楚夷名也古以其夷也而畧之謂之荊楚猶之淮夷徐戎之謂爾詩曰伐征楚是也春秋書之或曰荊或曰楚蓋所以名其國者異於諸侯衛有楚邑矣荊楚未嘗有楚邑也不可曰吳入楚且諸侯有遷邑都者因舊邑名而被新邑可也昔者邢已遷夷儀彼夷儀曰邢矣故春秋書曰城邢衛廬於曹而城楚邱故春秋不書城衛而書城楚邱其後楚徙鄀徙壽春曰郢非何以楚以楚非邑名不可以被諸新邑也故春秋所以邑稱之稱與國異則書之亦異春秋國名而非其邑者三周之邑曰成周故曰成周宣榭火曰天王入於成周曰城成周楚之邑曰丹陽曰郢故書曰吳入郢徐之以州名國也猶之荊也昭十二年楚子伐徐左氏傳曰圍徐非邑而曰圍於屬辭不宜其邑之名不著則春秋曰伐而已

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6 版正內

惜抱軒集經說十六

論語說

孝乎惟孝說

孝乎者君子之自致於親也惟孝者道所當致於親者也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文王之爲世子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有過非孝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有不及非孝也夫子告子夏曰禮乎禮禮而不於禮是非禮之禮大人所弗爲矣孝而不惟孝是生事不以禮死葬祭不以禮苟以私意違道以事親者矣

林放問禮之本說

聖人與門弟子雅言執禮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禮之本非所以教常弟子者也然而當時天資高明過乎中庸之智者固有獨見聖人制禮之本者矣琴張曾晳之倫皆是也其識固卓出乎小儒之陋而上徹乎禮樂之原然而極其弊將有知和而和舍棄儀節放軼規矩而不顧雖當聖人之存大義未乖未必遽至如莊周所云臨喪而歌謂常人惡知禮意其悖若是甚也然而極言禮本亦足以啟其端矣林放其狂者徒與故舉禮之本爲問聖人覺其所求之高遠異乎常人之問故歎其大也顧禮之本不可輕言而放尚未逮于可語一貫之哲故第告以甯儉甯戚此固行禮者眞意所存禮之本之可見者學者守之既不違聖人制禮之本旨又必不至有但求本而遂至遺禮之病蓋聖人所以進拔其美而裁狂簡之旨亦於玆寓云

奧竈說

鼐伯父薑塢先生說曰鄭康成注月令引中霤禮曰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肺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由是言之迎尸祭于奧之祭在後而祭主

于竈陘在前與其媚之于後不若媚之于先仕于衛者與其徒干于衛君不若先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爲得也竈之祭乃祭宗廟燎爨雍爨之竈非日用烹飪之地故在廟門外而奧爲廟門外之西屋以鄭引中霤禮推之蓋祀戶及中霤迎尸祭于室之奧祀竈及門行迎尸祭于門西之奧

射不主皮說

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者也古者與賓客燕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布侯中畫獸天子之侯畫熊諸侯之侯

卿大夫之侯畫虎豹士之侯畫鹿豕此君與其臣燕射所用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為質設於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宮之擇登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尚乎武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者皆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可謂之主皮之射者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故其義稍取乎力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賓燕之禮尤尚文焉故第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而已若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閻百詩謂主皮之射與貫革異者其說非是國中賓燕之禮無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者蓋鄉大夫於三年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無傑士焉故復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以廣取之曰衆庶則非士也曰以鄉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常制夫士有拳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不選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牛兕犀可用為甲者之

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䜿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衆庶之法此尚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鄉射有禮射有主皮射故儀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蓋禮射欲遞休人力故作三次升降每次發乘矢若主皮之射不作三次蓋不勝者既不能貫革矣即為不取之衆庶不必又射矣而勝者若待其少息復射不足見力故乘矢之後再發乘矢愈多可也夫主皮軍禮也兩軍相當射者能以四發息乎故必使又射也鄭註禮射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此註義是而辭未顯鄭意言鄉射與大射賓射燕射同為禮射非謂鄉射在禮射外也鄉射正可謂之賓射鄭豈不知本篇為禮樂射乎且大射賓射燕射之不主皮亦何待言惟鄉射中有禮射有主皮射故記之耳至鄭註主皮之射不據周禮鄉大夫專屬詢衆庶解則於經旨不能分明其言主皮乃張獸皮無侯則的當不可易也

左邱明耻之說

左邱明者魯君子而孔子之弟子也孔子謂所耻與已

同其志是以與同觀於史記而作春秋邱明因之作傳然而今之左傳其好惡不當于聖人者十有三四是何耶夫亦有故存焉而非邱明之過也昔邱明作傳授之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鐸椒鐸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後及漢夫左傳之文非一人所能備也自曾申而降盍累增焉以吳起之倫而附會私意以說春秋何怪其與聖人謬哉吾始者讀將軍文子篇孔子爲子貢舉商周賢士僅十一人而介山子推與焉其爲人也易行以俟命覯于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其不進仕于晉國者爲親故耳而左

傳乃以怨恨文公之不及以祿懷憤而逃則其志行抑何僻戾耶既而思之此殆吳起因其大異已嚙臂盟母之行惡言子推之孝德從而易孔氏舊辭乎何其事之不近情也吳起始仕魏而卒仕楚故傳言晉楚事尤詳而爲三晉之祖多諱其惡而溢稱其美又善于論兵勢意此等多起之所益未必皆左氏之文固然也太史公班固皆不載左傳在周相傳之序劉向別錄幸載之孔穎達陸德明並傳其說太史公傳吳起曰學於曾子檀弓記魯穆公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曾子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是曾申之稱爲曾子也以史記之傳證之別錄是以知其皆不誣也左傳本孔氏之遺書不幸曾申一授而得吳起又不幸在漢之興也以劉歆歆之論曰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甚哉小人之言也而後世遂悉以其過歸之左氏矣且夫左傳自曾申傳之而孝經亦出曾氏是以左傳孝經有同辭者不亦宜乎朱子不察於此乃疑孝經爲勦襲左傳而謂論語之左邱明必非爲春秋傳者嗟乎由是言之邱明爲吳起之倫長蒙詬于千載也不亦痛乎是不可不辨

季康子問仲由從政說

政所從出者冢卿也位非冢卿而冢卿授之一國之任

身卒以聽焉是謂之使從政若子皮之于子產季桓子之于孔子是也當定公之時孔子有東周之志將廣魯于天下惜乎說行于桓子而小人間之不獲終焉此道之將廢也若夫哀公之時無論道不復行于天下也而魯且日危魯固不能用孔子矣苟使由求賜三人者一居當國之任治一國而保之固皆有餘力以比孔子三月之事則不能以比子產之全鄭則可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當是時也大道之行聖人盍無望於魯矣閔子騫嘗齊衰趨事於少壯之日及孔子歸魯道之不行則不應季氏之聘彼以謂苟非行義天下如三子之事盍有

不足爲者云

自行束脩以上說

束脩者贄也卿羔大夫鴈士冬以雉夏以腒故束脩以備無雉之時者禮也無論其時惟便而已則贄之尤薄者也以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先生雖贄以束脩不害爲有禮而可教故始見而必誨之而況繼見朝夕者乎贄束脩而必誨之而況羔鴈雉腒備禮者乎禮尊可兼卑故男贄可以束脩卑不可僭尊故婦覿不可用幣士相見禮曰夏用腒腒即脩也曲禮左腒右末是也白虎通引其文曰夏以腒鄭解儀禮必以腒爲乾雉者不必然也

過位復其位說

位者路門外宁門內朝位也天子五門庫皐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而皆有三朝庫門內雉門外有外朝國有大事以詢萬民此朝不常御天子應門內路門外有內朝司士職正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皆謂是朝也王路寢有四出門故王路門曰南門鄭注云國門非是諸侯雉門內路門外有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天子頒朔自已故視朔聽朝同地諸侯奉天子朔故聽朔必于太廟而視朝于內朝此內朝亦曰治朝亦曰外朝以視路門內更有燕朝故曰外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其在外朝司士爲之位文王世子所云外朝者乃玉藻之內朝也其所云內朝則燕朝也經不著諸侯治朝諸臣立位之所在惟聘禮載使者受命于朝卿大夫皆西面北上又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意諸侯治朝卿大夫與士分位東西向無北面立者與前儒約燕及大射禮言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按此自燕朝位以說治朝非是夫孔子曰朝于玆其常也然方其從政于魯蓋與聞國政之要矣故入路門而就燕朝議之若韓獻子從公于燕寢之庭而議遷新田之事矣是以論語記其過君虛位將入路門而升堂堂者

門堂也庫雉門無堂而路門有之入于寢門議畢出門而復下堂故曰出降一等爾雅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故設階趨者設門堂階也既趨而復治朝西面北上之位是時君與大夫雖隔門猶朝服以俟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故孔子猶踧踖也夫三朝君臣皆立無有坐者皆在庭無在堂者燕寢固有堂矣然燕則升之而朝則不敢曰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古人有通稱之朝有正朝禮之朝正朝禮則三朝是已通稱之朝則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及左傳國遷朝焉退朝于庭使外僕速張于除檀弓朝不坐燕不與皆是也

此但言治公事之地爲朝耳大夫與士共治公事大夫坐士不得也鄭注禮記云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鄭義雖異余說然所云朝燕者以朝燕爲一事朝者見君之通稱而非正言燕朝之禮故鄭于周禮太僕註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昜嘗謂燕朝可于堂上坐耶爲檀弓義疏者自爲謬說云燕朝坐于堂而解論語者遂從之誤矣必謂朝于堂上則禮有二焉覲及大會同是也然而坐則無矣

古者天子諸侯禮異天子諸侯皆有屏皆曰宁然天子外屏屏在路門南王又在屏南故曰朝在路門及屏正中是謂門屏之間是爲天子當宁諸侯內屏屏在路門

內兩塾中齊風所謂著卽宁也故曰邦君樹塞門君曰朝門外雖背宁而遠故不曰當宁天子諸侯皆臺門然諸侯一觀下有堂不容車行故君出大門而後就車禮也天子兩觀臺在左右而中容車故乘象路以視朝王既乘車朝意公卿亦得乘車至朝所庭燎有煇言觀其旂其以是與周禮樂師鄭注王如車出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

不撤薑食不多食說

古者有庋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廂醢韲菜則不徹庋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康成說庋閣有二牲之肉非是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薤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雖常廢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惏于食尙待記而後明乎

從先進說

孔子處周文盛之世守爲下不悖之誼奉先王之禮而不敢易故曰今用之吾從周此與弟子常言者也然而周之文固美矣而其過盛則足以傷質蓋非特遠於季

世而其弊遂極雖當周公成王之治而固已啟其端殆有不及乎夏商以上者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非與弟子常言而間言之者也顏淵問爲邦子告以兼用四代之法如用之者亦得邦家而爲一代之制之謂非尙爲周守法之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聖人變易一世葢欲軼三代而反唐虞其勢極難而聖人能爲之子貢謂賢於堯舜殆亦將謂此吾嘗謂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葢屢傳而失其本眞然而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要不若

論語不明指四代之異第言先進後進雖示所願從而未嘗有所譏議此固聖人語言之至善而記之最得其者也儒者乃解後進爲周末之事則不然周之末豈有謂盛周爲野人者且周末如鄭衛俗樂固不足言而舍是又安有所謂樂者哉樂從先進固卽樂則韶舞之謂乎

顏淵死說

嘗考孔子失魯司寇而去魯蓋當定公十三年其時孔子年五十有五自是三年而定公薨又十一年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而反於魯故太史公孔子世家

謂去魯十四歲而反於魯此不誤也而記定公十三年十四年孔子在魯則誤矣與其十四歲而反之說及魯世家及考之他書度其事勢皆不可合也江愼修羣經補義已有此說

孔子之去魯也顏子從行而其父則不故弟子列傳云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及孔子反魯而顏氏父子相見者一年顏淵之死蓋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時也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計其卒之年三十九矣吾於是知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乃三字之誤也伯魚之年五十而死則未知孔子十九歲生伯魚六十八而喪之邪抑二十生伯魚六十九而喪之邪然可必知者當孔子反魯之後與顏子之死差先焉爾故淵死孔子以荅顏路之請車爲椁之不可也次年顏子家餽祥肉孔子年始七十若云回二十九蚤死及王肅僞家語云三十二而卒其時孔子皆在道路皆不得見其祥肉不可得餽而伯魚猶存也孔子于哀公時反魯雖不如昔者之當國政然猶爲大夫吳人來聘嘗發幣焉蓋哀公以師友之職處孔子故多問對之辭吉月必朝如有政吾其與聞請討陳恒定禮樂亦其職也孔子亡而哀公誄之雖曰過禮然必非以加於匹夫故孔子於顏子之亡有吾從大夫後之說也然則孔子之于

哀公亦所謂際可公養之仕者與

杜元凱于哀公十二年孟子卒傳註云孔子始老孔疏亦以謂孔子自衞反魯宜有職焉于是始老致事吾謂非也蓋在職而遭小君喪宜彼此相弔故曰孔子與弔其後二年陳恒弑君孔子請討曰吾從大夫之後是尙爲大夫可知也杜氏之解猶未盡得耳而劉光伯反云子貢誄哀公生不能用諸書無云孔子仕于哀公規杜之過則近愚矣哀公雖以孔子爲大夫而不以國聽是尙可云能用也乎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說

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在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饑歲乎公曰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已苟弟欲足已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周人語多如此國語召穆公曰其與能幾何言王

自謂能弭謗然可謂能幾何耶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昭十七年傳梓愼曰其與不然乎解並同之有若言百姓足卽當謂之君足君用小乏亦不害其可謂足也故註云君民一體也解與爲取與義或解共義皆非是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

子路冉有皆嘗爲季氏宰然子路爲宰當桓子之世孔子用於魯之時也冉有爲宰當康子之世孔子不用於魯之時也子路之志蓋與孔子差同將張公室而與魯及冉有之爲季氏則利私家之意多矣是以子路之於季氏可以閒而冉有之仕季氏聖人多所不與也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其時季孫意嚮聖人甚至未幾乃受女樂聖人不復言子路不復諫者以其意先疑而不用其說矣其所以疑而不用其說者蓋公伯寮之徒爲之也所謂彼婦之口彼婦之謁者與聖人非不惡讒而欲正其罪也然猶是季孫始者能意嚮聖人是必天之啟其衷也俄而不嚮孔氏是必天之不啟其衷也天命如斯而吾強執公伯寮而誅之以快一時之意然而國之朋黨不已交爭而禍安知所極乎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是不知命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說

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爲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于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于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越等損于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爲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爲者哉童子則失矣其父兄俾之將命者豈非過與

樂則韶舞說

王者功成而作樂舞各象其功德未有相沿襲者也韶

樂其至矣三王以降所遺之世所立之事不同作樂之
成非不欲比乎其至者然終不可倣倣而強合也若立
諸學以教諸學者用諸宗廟固可取前代之樂用之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王者未作樂之時取先王
之樂宜于民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周人以夏樂教民
故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及作大舞並薦宗廟故天子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而又以大
夏頒之諸侯使事其先公使孔子而有天下其後作樂
或遂能及舜未可知也然終不可謂曰韶舞惟教士薦
宗廟頒諸侯則必以韶舞使男子二十則舞之若周人

之於大夏也古聖人之作樂也必非其自爲以彰己德
也文武之舞成于周公韶夏亦然太史公曰禹乃興九
韶之樂屈原曰啟九辨與九歌舜聖人也而成韶舞者
禹則又聖人禹固聖人也而成大夏者啟此大夏所以
終莫能逮韶也哉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此大司樂所掌以備祭祀者也非國子人人能
兼此六舞也人人所能舞者夏樂而已非夏舞而學之
者文之象箾武之大武而已其餘士不備學也周人惟
於宗廟禘祫備用六代之樂故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魯禘
文王用四代之樂自韶以下故曰魯有禘樂非禘而祭
宗廟則周人用大武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是也然
雖舞大武必兼大夏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者天子之常禮也白虎通義引禮曰夫賜樂者不
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故諸侯不得舞大武又不得
舞韶濩故晉悼公非於宋國未嘗見桑林也惟夏樂周
以賜諸侯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
佾禮也雖魯之羣廟其始亦然後乃濫以禘樂薦耳何
休曰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孔子於禮樂不欲過文欲

從先進不恤夫近野在齊聞韶而太息然則爲邦則以
韶舞祀先祖推及天下諸侯以易大夏不亦宜乎

樂有文舞有武舞羽籥爲文干戚爲武大夏文舞也韶
亦文舞也故曰簫韶簫亦籥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
文舞之道也然則周不以時王樂賜諸侯者亦以武烈
非所以爲諸侯勸與韶樂經秦及漢猶存漢謂之文始
舞武王大武曰五行舞文始舞以羽籥五行舞以干戚
與漢自制之樂並施宗廟猶周制也自武帝太初以後
行夏之時矣漢之宗廟未嘗無韶舞也在孔顏則爲建
巾百王而爲之極在漢則具文以塗耳目而已嗚呼本

末之相懸不亦甚哉雖然洎漢亡而天下遂不復聞韶之髣髴是亦可痛已

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說

大臣受君命以有其臣臣之受命于大夫者受命于國君者也不幸而大夫背君則奚從曰諫主以正之以從君可也不聽則舍而去之以潔身可也助主而畔君則為亂賊當誅然則助其君而畔其主可乎曰苟為其人奚為而不可湯武奉天而誅其王家臣而有如湯武則亦將奉君而誅主是二者非常之事也然而聖賢行之亦以為常道然何也其心與天一也從天而誅於道奚

歉焉公山弗擾之畔畔季氏也佛肸之畔畔趙氏也季氏趙氏魯晉之逆臣也使孔子為之輔弱君絀強主信大義於天下王者之治可復見東周可為也彼弗擾佛肸非其人也雖非其人苟一惟孔子是從則亦可用以行吾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豈虛語哉苟不一惟孔子是從其間少有為利之志則小人之為亂者而已是其是非間不容髮非子路道所能至亦非其智所能知也夫子之言蓋引而不盡云

子見夫子說

夫子當時大夫之通稱也子路以常農夫視丈人謂子見有車服如大夫其人者過此乎此問路人之常語不知此言非所當言於高人逸士之前者故丈人不答所問言當世卿大夫特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耳孰足以言夫子者乎此即孔子噫斗筲之旨世謂其以詆子路恭失之

四飯說

鼐伯父薑塢先生說曰周禮禮記但言君侑食舉樂而已不言四飯惟白虎通義云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四飯之義得此始明白虎通以四飯為王者之制諸侯三

飯卿大夫再飯而說太師摯為紂樂官故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然魯國用天子禮樂矣以師摯諸人為魯樂師與孔子同時固可通也朱子或問亦用白虎通之說但言魯用諸侯禮三飯則恐未然果爾其官應自三飯止不得自亞飯始也若儀禮特牲少牢所云三飯九飯十一飯者賈疏云食與飯有大小之名一飯為一口此與論語義殊

天祿永終說

堯命舜之辭若曰汝為天子則當允執中道而常哀念

四海之困窮則天祿可以永終而無傾覆之患矣舜之所以命禹其辭不可闕要亦師其意耳豈必襲其辭哉三代王者咸守是道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即允執其中四海困窮之意矣考終命者福也君子曰終永終豈可以不善言哉包氏釋困窮爲窮極其遠之意則失之而解天祿永終不謬固漢儒相傳之正說也作僞古文者以謂舜命禹必襲其辭又分晰四海困窮句於下以謂文理易順而不悟其大不順矣

惜抱軒九經說十七

孟子說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說

畝者田之高起如隴者也畎者田之塹下如溝者也此皆以形名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此言三代之與其以田授民之制同而爲畝之大小異也蓋自禹盡力乎溝洫而井田之制定焉方里而井井有九夫之地溝洫環之三代豈有變哉千年不變者溝井也歲一變者畎畝也故井與夫不可爲

廣狹而畝可以爲多寡稷始教民稼穡大抵其畝廣而畎亦廣其後世漸易而狹廣者則少狹者則多廣者便於田間往來狹者便於隤土以附禾是以三代因其民所爲畝之廣狹而定爲多寡之名要其予民也皆爲一夫之地曷嘗有多寡廣狹哉周之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明周甸即夏甸也周既定制之後人以周尺計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而實則畝以形名者也非以尺步計爲名者也先王井田之法以八萬夫爲同之地畫分之爲百成八百夫爲成之地畫分之爲百井然後一井畫爲九夫一夫歲爲之畎畝自大而畫之爲小非自

小而累之爲大也百步爲畝畝百爲夫此以說周制則可以說畝本義則不可彼夏商之尺非周尺安得以周尺步說夏商之畝乎殷人一畝其長如周而廣則益之有半夏后氏一畝其長如周而廣倍此孟子所以言三代異也不然使一如周畝而多少之授民殊焉是夏后之民歲收雖穰不能供八口之食也況儉歲乎且三代必於更姓改物之時屢變井田溝洫之制爲之恐累數年而不能成徒紛紛擾亂天下愚者所不肯爲也而況於聖人哉漢趙過爲代田法一畝三甽此記者循俗計步爲畝之說而云耳夫三甽則三畝矣畝可以多可以

寡計趙過之一夫三百畝猶夏后之五十殷之七十也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說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此皆周書之言也孟子於宋小國章引其辭詳于齊人伐燕章引其文畧然其爲兩引商周之事以明王道則一也說孟子者誤以徯我后后來其蘇與若時雨降民大悅爲一事疑其出於商書而於宋小國章遂斷其辭與下文不屬及僞古文因說孟子者之誤而徑載其辭於商世遂不悟其當爲周矣夫是語也固非伐紂之辭也意武王克紂之後而東伐奄國或周公東征時之書故其文曰我后曰我周王是天下固已定於周之辭也已定於周而有不爲臣是以爲罪而民心皆徯我后欲我后之東征征者上伐下也徯之而至則篚厥元黃矣不然彼不爲臣於武王伐紂之初者焉知其非義士乎且非第此也卽孟子所引泰誓亦非伐紂時之誓也周之泰誓蓋非一其前後相去或數十年但大誓師卽名太誓耳史記周本紀所載之太誓未必非眞伐紂之太誓而經傳所引太誓漢以後不得見於尙書者不可定其何時之太誓也墨子引太誓云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爲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時喪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此明言鑒紂之既亡豈伐紂時之辭所宜有哉馬融不悟而疑之作僞古文者遂盡以傳之伐紂之時甚矣其詐且愚也我武惟揚于湯有光此殆以周公而稱武王用兵之義以告天下若多方言周王靈承于旅者可也若出于武王之口豈若是夸哉因僞作書者而被聖人以過其當惡孰甚焉

楊氏爲我說

世或謂孟子不斥老氏非也名各以時著楊子老子之

弟子也其爲我之義老子貴以身爲天下之義也當孟氏之時楊氏之名有著於老氏故孟子書獨舉楊氏莊子書之陽子居卽孟子書之楊朱及莊子天下篇數老子不及陽子居猶孟子舉楊子不及老子以其道之一也而昌黎與孟尚書書曰釋老之害過于楊墨分老楊爲二類亦詞之失者與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說

此公明儀與孟子他處所載非一人蓋孟子弟子因聞羿有罪語而疑問爾或曰上文孟子曰字乃曾子之誤此章乃曾子語孟子述之或曰公明氏也公儀亦氏也

此自爲公儀明字倒耳是三說者必有一是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說

人子之心常無窮以義有可以自解而遂已焉是恝也以外人觀之如舜之孝而父母不悅其若之何哉若舜自以爲吾所爲者於義已盡而父母不悅其若之何哉是以他人待其親也莊周曰事其親者不擇事而安之孝之至也如周之說抑孝之猶未至焉爾夫當瞽瞍之不悅舜往于田之時舜之心以爲此必吾不能盡志於親以致親之不悅是以號泣而怨慕也夫豈以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遂無餘事哉是以終于底豫也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其所謂不可不愼義乃在下猶孟子先言若是恝而恝之義乃在下也萬章曰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古人文之類是者亦多矣

舜禹益避爲天子說

陶唐虞夏之興舜禹益爲之輔相天子崩百官總已以聽既免喪惟恐逼君之子避而去之然則將逃諸野乎是不然臣子之位不可逃舍先王命職而孤立其子於上不顧棄吾民則非仁隱處以爲節則隘是數者皆聖人所不爲夫聖人所爲天下之中也且夫薦諸天而所

薦者又避君之子是皆推明聖人之意云爾堯舜禹益曷嘗以此自命乎哉余考孟子竊謂南河之南陽城箕山之陰皆侯國而舜禹益之避居各返其國焉爾諸侯返國則爲藩臣新君苟召之則又爲卿士於臣子甚順於事勢甚便且安其意則避君之子其迹則爲諸侯就國而已夫奚以逃且匿爲言逃且匿者其習聞許由卞隨誣誕之說而遂以加諸舜禹者與而不知其於事實遠矣昔者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陶邱販於頓邱就時于負夏此皆曹濮衛地在南河之南是時舜居三年成都矣及其登庸堯必命之國命之國必不易其所已

都然則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者舜國也世本曰禹居陽城蓋在嵩山下嵩山古曰崇山故禹國曰崇國父曰有崇伯鯀其國之興以融降崇山爲之徵然則避舜之子於陽城者禹國也既而皆不得終于諸侯舜于是都蒲阪禹于是都陽翟舜始居衛濮負夏地孟子謂之東夷自東夷而蒲阪故孟子謂之中國茲二聖者其爲帝都也若其爲侯國也隱故說孟子者或失其義然使所避猶非侯國也則朝覲訟獄者安所容而謳歌者何所向哉不且大失天下望乎益之事不可詳矣然箕山之陰必益國也當舜避堯之子自平陽而東南至南河逾

河而南止於衛濮禹避自蒲阪而南至陽城益避自陽翟而西北至箕山之陰舜之避也道最遠禹之避也道遠次之益之避也近惟各之其國則遠近不得同焉爾古雖更姓改物而新君不據舊君之都邑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舜禹之侯國小而堯子在平陽舜子在蒲阪爲國君而守宗祀如故舜禹不更建都邑則無都矣是以之蒲阪陽翟也武王勝殷猶不取紂之故都以畀武庚居焉而況其在虞夏乎朱子孟子或問云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告歸二字殆當不可易鄭康成之注尚書大傳謂負夏衛地是也而云歷山在河東則非也此沿楊子雲河東賦之

說耳漁陶之于耕田不應若是之遠曾子固已難之然子固以指歷城南山其相去猶遠也鼒按春申君說秦王云割濮歷之北元和郡縣志雷澤縣西北歷山舜所耕此則與其漁陶地相次疑近是矣又其地西去梁國虞縣不遠虞縣故舜居也書所謂嬪於虞者也若河東之有虞城蓋有虞氏既都蒲阪之後而名之耳水土未平草木禽獸方盛兗州之民乃宅高邱舜居深山之中者固兗州之歷山也徙而成都者梁國之虞縣也皆南河之南地也嬀汭漢人不能言其處然宜亦在兗豫之閒至皇甫謐者乃因虞城而附會謂嬀在河東此何據

耶吾謂虞思之國蓋在河東之虞城以其承商均以來之故都且羿方強滅相于濮陽少康必遠避之以居河東甚澆能戒之其宜也奈何後儒反以梁國之虞爲虞思之國而河東虞城反爲舜未爲天子之故都哉漢地里志陽翟禹所居太史公曰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啟有鈞臺之享鈞臺在陽翟南武王將都豫州曰其有夏之居禹都陽翟其可証于經史者甚明夏之都河南者甚久故夏后皋墓在殽南陵帝發至桀其閒乃遷河東安邑故桀之國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而皇甫謐乃謂禹都安邑此與臣瓚謂桀都河南其說兩

說矣

主司城貞子說

司城貞子蓋卽左傳之公孫貞子以尸將事于吳者陳人也言孔子是時由宋至陳擇得貞子以爲主故孔子居陳最久不肯以當阨而苟適他所耳

孔子獵較說

天子諸侯祭而田以爲乾豆者禮也大夫祭而田非禮也大夫而拜上其亡君也不待充類至義之盡而著矣是以孔子違衆而從下田而較禽多寡以祭其亡君也必充義而後著也是以孔子不違衆而獵較魯君微政

在季氏孔子畀賤季氏少知之而假以權爲見行可之仕非如子產爲鄭正卿又有子皮授以政而躬率以聽其得鄭之專也豐卷祭而請田子產不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卷猶授甲非子皮力持之則子產不容於鄭矣而況孔子之在魯乎且魯臣之大罪在僭八佾雍徹之事旣不能猝而盡去之矣則獵較其小者姑與衆同可也雖與衆同過于此而固簿正祭器於彼待其久祭器不僭而獵較自息矣欲速則不達夫子言之然而其效不成者魯卿無子皮其人也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說

君微闇而大臣執柄士竭其賢才求用於時則皆益于其臣非益于其君也益于君而行吾志蓋其時之僅也常難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入于左腹非常途也而亅濟明夷之君獲正其心卒能超然於門庭之外而不繫乎其私是非君子遭其時者不能也三家專魯儒者惡之久矣孔子以季桓子進仕謂桓子能行吾道也故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而以其子季桓子當之范文正公因呂許公之薦康定中出領西事范公意爲國家而呂能薦之亦可以謂爲國也故承其善意而出此蓋近乎孔子次則楊龜山之於蔡攸也季

桓子受女樂而孔子行彼蔡攸者豈苐受女樂而已哉龜山未遽行也宜乎其不能救靖康之禍雖然其時攸有意乎反治龜山不繫乎私恩猶可云孔子之道也易之爻辭每言亨吉或无咎悔吝凶明夷六四獨無之當明夷之時爲左腹獲心之事非常事也才足濟之則亨且吉才不足以盡濟之而志在爲國不繫乎私恩亦較然可告天下然言亨與吉則不足矣或无咎焉或吝焉易以其不可必也故無辭下是則未見行可而苟仕者矣助臣而損君者矣嗟乎當桓子之未受女樂也專意任孔子至墮其城不恤將死自咎得罪孔子不能與魯

必命諸其子其悔禍若此孔子固至矣後世權臣如季
桓子恭亦未易有哉

五伯說

五伯之稱有以德爲辨者矣仲尼弟子所羞稱孟子所論皆是也有以位爲辨者矣記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雖諸侯必有兄以弟友訓列國者侯伯之職然也侯伯之職當紂之世文居之矣周制有二伯成康之世周公召公畢公皆嘗居之矣伯豈儒者所惡者哉儒者所惡必其怙威力脅諸侯而陵天子者故五伯者以其德之衰而舉之也然雖舉以德之衰要必因其位而後

加以伯之名齊桓嗣太公征五侯九伯之職晉文周襄王所命爲侯伯者也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史伯稱爲佐制物於前代者必其時王嘗以侯伯命之可知也故必是之爲五伯莊子言彭祖下及五伯齊賓媚人及孟子所稱皆謂是五君耳宋襄秦穆楚莊强弱雖殊均非有周命爲侯伯者無與乎伯之目也洎春秋之後越王句踐秦孝公乃皆爲周室所致伯焉然非齊賓媚人之所及知則亦必非孟子之所謂已

南陽說

水之北曰陽山之南曰陽故泰山之南汶水之北曰南陽太行之南南河之北曰南陽太室之南漢水之北曰南陽古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南陽者魯地也汶陽之田魯之田也自春秋以來齊侵魯而有之齊南境包泰山外矣故蘇秦說秦曰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也武王封周公於魯方百里也成王益啟伯禽之宇至方四百里故太史公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里魯頌之祝其君也曰復周公之宇魯之故宇蓋嘗廣矣其後北爲齊侵南爲楚侵魯之削也滋甚魯餘方百里者五開方之得方二百三十里有奇視其封于成王時四百里之地削過大半矣然于

周公始封百里猶贏五分之四也夫周公之始封正也成王啟之非正也有王者作從其正者而已如魯之國縱不必損之而豈益之哉昔周封建諸侯大小相維大者至四五百里小者至於五十里不能五十里其懸絕太甚矣及其後吞噬幾盡孟子蓋有病焉夫國有大小其相吞噬之甚也必易於地均勢敵者矣孟子苟爲王者佐非特無取乎數百里之大也亦無取乎五十里不及五十里之小者也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守先王之道而少變通其跡焉其孟子之志乎哉

孫叔敖舉于海說

2062325
S
Z121.5
15

楚地不至於海孫叔敖者蔿氏蔿賈之子亦非居海濱
者也然而云舉于海蓋藪澤亦謂之海蔿氏遭越椒之
禍蓋敖嘗退居藪澤荀子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太史
公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邱相進之于莊王以自代
也然則托居期思之藪而升爲楚相是爲舉于海已古
之方言有謂川曰河者公羊傳蔡昭公朝楚有美裘焉
囊瓦求之不與于其歸也用是乎河子虛賦曰下屬江
河其所云河皆川也古之方言有謂藪澤曰海者國語
海于有蔽海于有蔽者謂藪澤有蔽障以蓄其薪蒸所謂鳩藪澤也渠弭于有渚者渠川渠也弭者止也水上有渚以蓄其魚鱉所謂規堰瀦也環山于有牢者以備齊師之餼牽所謂虞山林牧隰皐也兼是三

者所以足爲齊師行道主也七發北望汝海其所云海皆藪也雖今
之方言亦然其始自周人有之

21101000483691